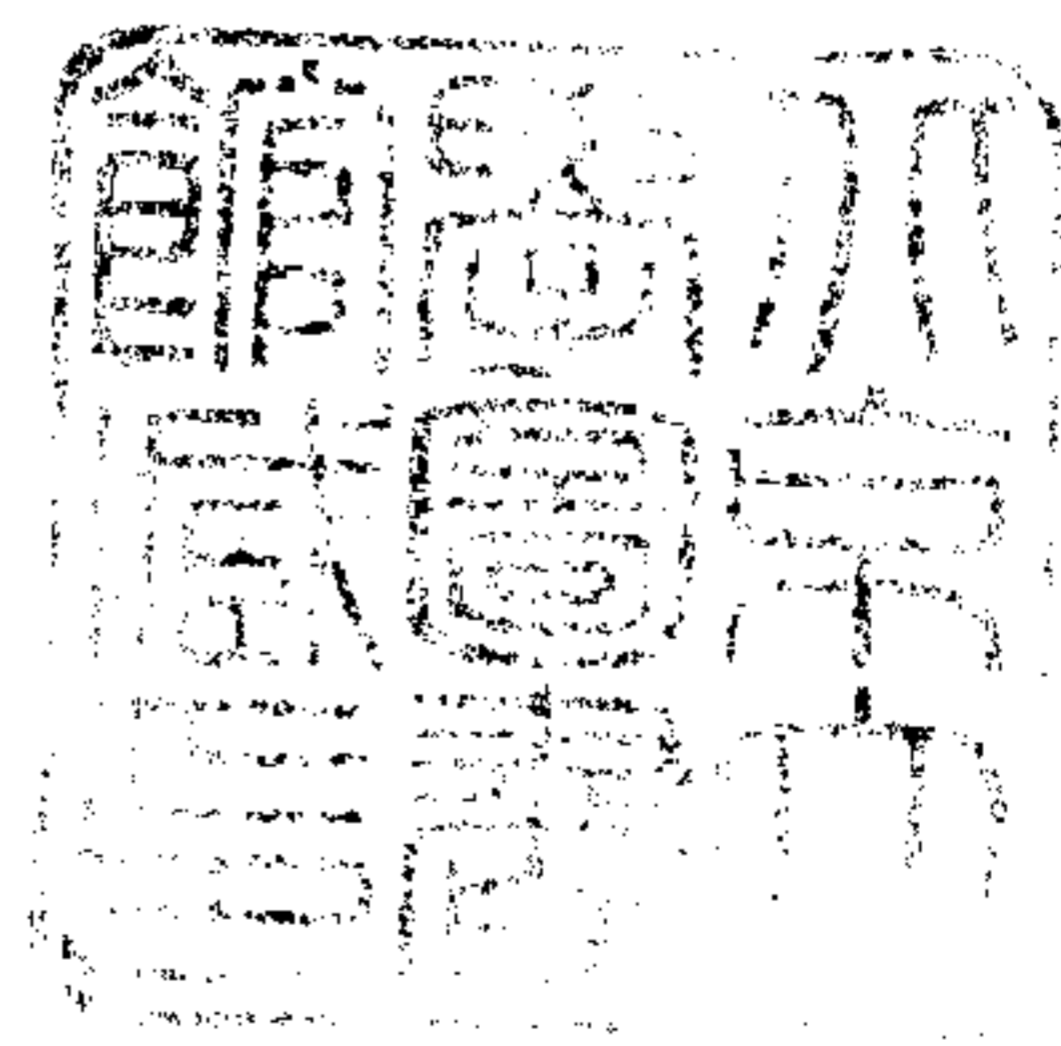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三三・子部・雜家類

炳燭齋隨筆一卷	〔明〕顧大韶撰	一
樗齋漫錄十二卷	〔明〕許自昌撰	四九
菜根譚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明〕洪自誠撰	一六九
幾亭外書九卷	〔明〕陳龍正撰	一九九
客問篇一卷	〔明〕吳易撰	四四五
三戍叢譚十三卷	〔明〕茅元儀撰	四七三
野航史話四卷	〔明〕茅元儀撰	五六五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明〕茅元儀撰	五九五

炳燭齋隨筆

海虞顧大韶仲恭父著

男品公臣父校

古德云依經解義二世佛究離經一字印同魔說依

又不是離又不是必有不依而依離而不離者乎

知其解者可以作經義矣

雖有談天之日未有不始於學語者也雖有逐日之

足未有不始於學步者也故曰千聖之行始於足

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可不勉哉

讀書當如蜂之釀蜜採百味消歸一味作文當如蠶

炳燭齋隨筆

之作繭繅一絲便盡一繭讀書而但為記誦之學

是智不如蜂也作文而但為餽飭之文是智不如

蠶也

女必論色而後求貞焉無益嫖母相對而譚節烈人

有不失笑者乎士必論才而後求德焉情農敗賈

相對而誇清貧人有不鄙夷者乎

釋存不昧之靈道存不亡之形儒存不朽之名此倪

思經鈕堂雜志中語也其言雖淺聖人不能易矣

又曰有福食福無福食智無智食力其言雖鄙聖

炳燭齋隨筆

人不能易矣

讀類書文集而不讀子史是沽酒市脯之學也讀子

史而不讀五經是拔本塞源之學也讀五經而不

講理學不通三教是貧兒數寶之學也故曰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王李之文大官之剩饌也其所自出者貴矣然而非

其有也袁鍾之文清士之烹鮮也時或可於口然

而不堪大嚼也以剩饌而欲詆自得之歐蘇曾王

所謂蚍蜉撼大樹也以烹鮮而欲駕剩饌之王李

炳燭齋隨筆

無乃一螾不如一螾乎

余偶讀天目集求一可喜之句而不可得也有文如

此而自謂名家其心之死已久矣有文如此而謂

之名家其友之心亦死已久矣

莊子女偶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我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為聖人乎此語妙絕嘗推論之孔子有聖人之

才而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故發憤忘食終日終

夜以思直至五十而始知天命顏子有聖人之才

而又得遇聖人故未滿三十而入聖域矣

盈天地間皆文也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而一以貫之

文遂爲夫子之文矣故曰文不在茲乎仁人心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日克己復禮而遂爲顏淵

之仁矣故曰天下歸仁焉古德有言不道無禪止

是無師元祜有言吾讀杜子美集而知詩人之才

有所統萃焉數語可以叅觀

老氏以爲自然而自然之故雖老氏不能言也佛氏

以爲因緣而因緣之始雖佛氏亦不能言也莊子

炳燭齋時筆

三

云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卽此兩言如兩兒辨

日不可判其是非因緣自然之辨吾知與天地相

終始矣

用人之仁去其貪仁至公也貪至私也仁者而有貪

乎曰仁者之貪將以布施也故曰所識窮乏者得

我與此亦仁者之所不免也雖然其仁未至也夫

至仁者博施濟衆而不居其功一介不取與而不

諱其吝烏乎貪哉

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

嗇於人并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

愛小人之事也此言出於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

者也

晏子之儉嗇天下萬世之所共知也而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

嗇於己而豐於人所以爲賢也范希文之方嚴天

下萬世之所共知也而取人不棄瑕累不拘形迹

滕屠鄭沽皆爲入幕之賓嚴於己而寬於人所以

爲大也禮云恥費輕實晏子有焉論語云躬自厚

炳燭齋隨筆

四

而薄責於人希文有焉

佛教未行之先其早爲前驅者惟莊子而已佛教既

行之後其相爲表裏者惟莊子而已故曰小機者

執之卽別大用者通之則同陋哉憨山之影響論

也乃以三禪判老莊乎是猶本國之輿臺而傲鄰

國之君王也多見其不知量矣 憨山名德清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舉此三言而三乘十二部盡於此矣定而後

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舉此三言而圓覺

之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通盡於此矣謂孔
老淺而釋氏深劣僧之見也謂佛老邪而儒教正
劣儒之見也一言以折之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心爲心

慈山之判老莊於三禪東漢之判孔子於七地皆泥
教之言也然而慈山愚矣東漢有逆流如來一語
以寬地步其猶善爲說詞乎

考亭之四書集註精矣非考亭一人之能也蓋集唐
宋以來名儒之見而折衷之此其所以精也然亦

炳燭齋隨筆

五

有必不可從者尊德性章之分存心致知求放心
章之而後可以上達數語是也以廣大高明屬德
性則問學獨可不廣大可不高明乎以精微中庸
屬問學則德性獨無精微獨無中庸乎且不尊德
性則問學不祇糟粕乎既尊德性則問學不添蛇
足乎至於求放心註脚猶爲支離章中首言仁人
心也求放心卽求仁也求仁之功亦不爲下學矣
乃曰而後可以上達則其所上達者更有何事乎
且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以後可以四

字解而已矣三字其文理可通乎蓋因與陸子靜
作對立意相反惟恐一言之徑捷近於陸學故作
此迂曲之解以別之總起於一念之勝心而不自
知其說之大敗矣大凡至於必勝者必至於大敗
不獨道學爲然曾子以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一
語雙提真萬世之師也使有宋諸大儒而知此則
在朝可無洛蜀之黨在野可無鵝湖之辨矣伊川
考亭皆北宮黜之徒也

人生世間凡爲人賤惡之事不可有一焉然爲人所

炳燭齋隨筆

六

愛敬之事亦不必其多也有一二焉足矣若事事
求過人則精竭而氣傷且力分而業不精吾見其
必窮矣吾友顧朗仲王季和皆中道而夭殆以是
夫

孟子之書不脫文人習氣其尚論人物指畫地理多
有未安只是齒牙間鬆快耳如舜生於諸馮遷於
負夏卒於鳴條今雖不能灼定其何處大槩在青
冀之域耳豈可謂之東夷乎曰排淮泗而注之江
夫泗入淮可也而淮豈可入江淮之所以列四瀆

者以其獨至於海也若必須注江而後達海則亦不得謂之瀆矣且江與淮相隔三百餘里人所共知若堰准入海之路而必注之瓜儀則高郵界首諸湖之水盡化爲濁流而廣陵一郡之民盡化爲魚鼈矣使孟子曾身歷其地有不自笑其失言乎曰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夫太公大將也散宜生謀臣也何與於道統若正言之曰周公見而知之豈不穩當正如作文字者好用新鮮字眼遂不顧其心之所安耳

炳燭齋隨筆

七

道家之書莫妙於莊子佛家之書莫妙於楞嚴莊子多引而不發楞嚴則和盤託出矣有志於道者且勿讀楞嚴只讀莊子深思而自得之可也

言道之文自六經思孟外董仲舒時有迂腐楊子雲好雕琢王仲淹多模倣皆非真有道之言也其出之自然而心和氣平理明辭順者惟周茂叔之太極菑說與通書爲然其真有道之言乎張橫渠有意爲文而拙於文如西銘惡旨酒一聯疵病非一以崇伯子稱神禹近於狎大人一失也孟子所稱

不顧養非止好飲一端今專以惡旨酒爲顧養二失也惡旨酒是禹故事育英才與穎封人何與而扯以爲對三失也如此作法卽入之律賦時文中人且譏其不工而況於垂世立言乎二程極贊此銘稱爲秦漢以來所未到又推其筆力過人然不共爲譏彈潤色亦未盡朋友忠告之道也

余少時偶聽一表兄語有會於心至今不忘其人奕與射俱在下下品而善論其理云學射日高一日則墜子日大一日學碁日高一日則碁盤日小

炳燭齋隨筆

八

日所謂墜子日大者卽列子貫虱之說也所謂碁盤日小者蓋機勢融徹三百六十一路了了在目不至顧此失彼得後遺前所以謂之小耳得學射之法可以看書所謂認題是也得學弈之法可以作文所謂布勢是也

告子原是儒家者流非老莊之徒也其性猶杞柳及生之謂性等語實自體認精思得之孟子只把名教降伏他告子亦爲名教所壓不敢開口申辨其心未必服也如破杞柳之說則以戕賊人禍仁義

之說歷之正為告子之貴仁義也若如老子失德
后仁失仁后義及莊子之擗棄仁義則且欣然肯
戕賊之說矣破生之謂性則以犬牛猶人之說歷
之正為告子之貴人賤畜也若如莊子之天地與
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且傲然受牛犬之名矣
故孟子能折告子之口不能服告子之心

橫渠之西銘其意甚莽其詞甚鹵以覆馭可也正蒙
中頗有名言如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
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

炳燭齋隨筆

九

族將大聲者形氣相軋而成易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此數語可誦
禹貢三江之說我友何季穆言之甚詳予嘗勸其著
論以明之季穆曰吾文不如子假子之筆宣吾之
意可也予謙讓未遑無何而季穆死矣故予輓詩
中有追辨三江渾似痴之句愧未能著書以終季
穆之志今略述其概於此水經註引郭璞語云三
江岷江淞江錢塘江也極直截痛快岷江者即今
之楊子江禹貢所謂北江也淞江者名賴陽江亦

炳燭齋隨筆

名陵陽江亦名歷陽江今東壩所堰之水從大江
於蕪湖分出直注太湖而於淞江入海即禹貢之
所謂中江也禹貢舉其上流而郭璞舉其下流耳
錢塘江人所共知禹貢雖不言南江然既有北江
中江則其有南江不待言矣非錢塘江而何即以
禹貢解禹貢何其精確但漢既合於江則總為岷
江矣禹貢係北江於漢水之下係中江於導江之
下不知作何分別安得起神禹於九原而質之曰
然則蔡傳東江淞江婁江之說非乎曰何獨蔡傳

炳燭齋隨筆

十

國語韋昭註已有此說矣水經註有亦謂之三江
一語最快今定其名曰小三江可也
偶讀歸震川集有三江說與季穆之言略合乃知前
輩學問淹貫非吾輩所敢仰望吾輩所謂奇論者
在震川固以為尋常茶飯耳
韓非子有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一語楊用脩遂
著論以為田常之篡范蠡實佐之及讀左傳知簡
公之弒在哀公十四年而越之滅吳乃在哀公二
十二年耳范蠡豈能於八年前先與田常之謀乎

五

每讀古人文字便令人謙讀今人文字便令人傲
水經註一書雖經楊用脩皇甫曾輩表章然差錯難
曉處甚多近世鬱儀王孫之箋出令人便於讀誦
其功不淺然有大誤二處尚未加辨正渭水中卷
既云入於海矣而其下卷乃始序諸葛屯田渭濱
之事其為倒逆顯然易知若以下卷作中卷中卷
作下卷豈非一快江水項下自江水左得起至安
陸之延頭止九十餘字明是註體而混入經文亦
應改正

炳燭齋隨筆

十一

佛經每言六道所謂天人脩羅餓鬼畜生地獄是也
要而言之只有天人鬼三界而已脩羅畜生地獄
則分挿於其中者也上界以天人為主即有天脩
羅焉若帝釋之象天狗天鳥以及無足多足等蟲
則皆天畜也天牢貫索則皆天獄也中界以人為
主即有人脩羅焉馬牛以及百獸雞鶩以及百鳥
則皆人畜也刑部大理以及郡縣之監犯則皆人
獄也下界以人鬼為主即有鬼脩羅焉百獸百鳥
之類鬼道中亦皆有之則皆鬼畜也鄧都泰山之

類則皆鬼獄也三界皆以人為主亦貴矣哉請
問人所以貴曰有二焉禮儀與文字是已有禮儀
以相輯睦則億萬之衆可使聯如一身萬物所以
莫敵其力也有文字以博古通今則億萬年之事
可使了如目前萬物所以莫敵其智也若人而無
禮儀人而不知文字與畜生何異哉佛經又有倒
生之地獄則似非鬼道所攝又當別論此蓋非凡
耳目之所及也或笑曰然則天道鬼道子豈皆耳
目及之乎曰目雖不及而耳所傳聞可以意推也

炳燭齋隨筆

十二

趙簡子神遊帝所帝使射翟犬此儒書所載以此
知有天畜也若二十八宿各屬一禽此則天人而
畜形者也貴人之牢賤人之牢天官書明言之以
此知有天獄也袁粲幼子所騎之犬非鬼犬乎康
王所騎之泥馬非鬼馬乎推之百獸百鳥莫不皆
然以此知有鬼畜也至於冥司拷鬼則家喻戶曉
又不待言以此知有鬼獄也嗚呼通天地人曰儒
若不究心於三界之事何以爲通儒乎
儒者之知有中界而不知有上界下界也自古之腐

儒皆然然而其膽尚怯亦曰不知爲不知云耳其
抗言掃之者則自張子二氣之良能一語始快哉
沈待詔之續原教論也曰謂天卽理可也而謂祭
天卽祭理可乎謂鬼神二氣之良能可也而謂祭
鬼神卽祭良能可乎張朱聞之必咋舌於地下矣
或問曰天神則天道矣人鬼則鬼道矣又有所謂
地祇者當屬何道曰此其詳在道經凡嶽瀆山川
之神皆陰官也當屬鬼道至於三十六洞天七十
二福地皆仙官所治當屬天道總未有出於三界

炳燭齋隨筆

三

之說者也或又問曰楞嚴判仙於天之下而子合
而一之何也曰楞嚴以降魔伏外爲宗旨故取抑
仙品耳以理論之則仙似高於天由福業而生天
者如人世之恩蔭由脩煉而升天者如人世之科
目總之歸於天道而已
李卓吾初識耿子庸問曰自以爲是不可以入堯舜
之道又曰吾斯之未能信自信與自是有何差別
子庸答曰自以爲是固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不自
以爲是亦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卓吾大笑遂成至

炳燭齋隨筆

友此一設話頭極好如何不要自是又却要自是
曰此甚易明不出曾子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二
語耳自反而不縮雖舉世譽之無解於不是也若
自以爲是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自反而縮雖
舉世非之無害於是也若不自以爲是則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也鄉愿病處只是不求慊於心而求
慊於世衆惡之則自以爲非衆悅之則自以爲是
如水母無目以蝦爲目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耳
曰然則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非乎曰此先以質

炳燭齋隨筆

古

直好義爲主正是求慊於心所以觀察下人者誠
恐自己有不到處故借鑑於人必求無不慊而後
已耳比之鄉愿媚世真天地懸隔
聲色臭味安逸皆性也君子何以忍嗜慾也曰富貴
而不忍嗜慾則貽累於人貧賤而不忍嗜慾則貽
累於己以李德裕之相業而有水遁玉食之侈以
杜子美之文章而有殘盃冷炙之辱皆爲嗜慾所
役也能如公孫弘之脫粟布被則可以長處樂矣
能如陸龜蒙之杞菊賦則可以長處約矣

七

古柔存齒剛壞故君子不為齒而為舌目無厭腹易足故聖人不為目而為腹

冢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凡所謂師儒友吏之類皆人也而九曰敷以富得民則從來以敷澤解之其可通乎如曰敷澤則當入於九職任萬民之條與九兩係民何與愚謂敷者富家巨室之好施與者雖非官非吏非師非儒而能聯屬民心此亦邦國之所不可少者故周公明許之而著之於九兩之條也周禮以富得民謂之敷後漢黨錮傳以財救

炳燭齋隨筆

五

人謂之厨此二字極相似但敷出於國制之所許故可以助治厨出於黨人之私號故反以致禍耳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則有大興作如城郭宮室之類累旬月而後就者將奈之何曰三日以內民自備工食者也三日以外官給其工食而已無他法也亦有竟歲安靜而無事於三日之役者則奈之何曰計其工食之費而輸役以歸官可也至於小荒則歲止用二日大荒則歲一日此又在弛舍之例併役錢亦不計矣

周禮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以其物更其外否說者以旬為十日謂乘官馬者十日之內馬死則必責其賠償色力務期同於原馬若死於十日之外則僅責其物色相似而已若死於二十日之外則不責其賠償也愚以為此說非也古者采薇遣戍往返二年其餘朝聘會同必動經數月若馬死於二十日之外便不責其賠償則一經行役將遂無隻蹄之反矣其何以為國哉蓋旬者十歲之稱謂馬之齒也十歲以內稱馬也故責其更十歲

炳燭齋隨筆

六

以外長馬也故責其物更二十歲以外則馬老矣其死非乘者之罪故不責其更也曰子之說於理則安矣然以十歲解旬字亦有據乎曰旬之為言徧也固未可定為十歲之稱亦未可定為十日之稱也即周禮中用旬字亦有三說有徧十日而謂之旬者朝士之旬而舉之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有徧一歲而謂之旬者均人之旬用三日焉小荒則旬用二日焉大荒則旬用一日焉是也有徧十歲而謂之

旬者則馬質所云是也若執十日之解非但不可通於馬質亦不可通於均人矣十日之中用民力三日雖桀紂之暴虐亦必無是事而謂周公爲之乎

凡事觀於其大則必不爭於其小矣觀聖賢之遭謗誣則爭榮辱之念可以息矣觀帝王之被侵凌則爭強弱之念可以息矣

穀食之必化而爲糞穢自然之理也然而投穀食於糞穢者雷霆擊之生人之必化而爲死人亦自然

炳燭齋隨筆

七

之理也然而殺人者王法誅之何者任其自敗則無過而折其方新則有罪也任其自敗則雖湯武之弑君篡國人不以爲非折其方新則斷一樹殺一獸亦足以干天地之和故君子貴知時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此語出管子當表出之

魯頌居常與許管子小匡篇有反其侵地常潛蓋僖公時常沒於齊許易於鄭

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謂杞邢衛也封邢衛詳左傳城緣陵以封杞見管子大匡篇

左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上文但言大城陳蔡不羨解者遂以四字爲三字之悞讀賈誼新書有大城陳蔡葉與不羨等語始知四字實未嘗誤也左傳偶遺葉字耳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証者讀者不可不知先是楚靈王遷許於城父葉爲空邑徙方城外以實之因大城葉事見左傳昭公九年賈誼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謂諸王也可爲流涕者

炳燭齋隨筆

六

一謂匈奴也讀者見可爲流涕者也一語篇中凡再見遂誤以一字爲二字可爲長大息者六篇中止載五事蓋班固刪其一也其一太息言私鑄錢布事賈誼新書見存宜採以補漢書注

檀弓填池二字鄭注讀爲奠徹穿鑿太甚愚謂池卽後池視重雷之池謂柳車之池填乃顛字之誤既祖則樞轉向外矣欲受弔乃顛轉柳車還令樞北首乃推車而反於故處也舉池以表柳車也此說稍可通

反壤猶漢書言復土也衣周於身則身不得見矣棺周於衣則衣不得見矣椁周於棺則棺不得見矣土周於椁則椁不得見矣反壤而樹之則并其土亦不得見矣此正是深藏之意哉乃贊嘆之決辭非譏也

陽虎於匡時孔子弟子顏刻為御孔子過匡時亦顏刻為御貌又相類故匡人以為虎而圍之見禮記畏厭溺疏

叔梁紇七十而娶顏氏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生三歲炳燭齋時筆

而紇卒則壽可七十四五也

檀弓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得字為句言以人之毋嘗巧則於心無不安若康子以其毋嘗爾之巧則心必痛矣欲其設身處地也兩以字字法正相對

檀弓為懿伯之忌不入左傳作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遇字甚明鄭杜兩註皆如說夢集註載劉氏之說解忌為忌日甚當但謂敬叔避懿伯之忌則未是懿伯於敬叔為無服之叔祖豈有為立忌日之

禮蓋懿伯是惠伯嫡叔惠伯應立忌日敬叔恐惠伯以忌日入滕為不便故逡巡不入所以體惠伯之意及惠伯有不以私忌廢公事語故遂相將而入也玩左傳椒請先入敬子從之二語意義曉然矣

文中子年十六即抗顏而為人師非亞聖大賢其孰能之唐人如司空圖輩極口推尊而宋范文正公至以仲淹為名希文為字則文中子之品槩可推已獨其書多模倣論語而又謂房杜王魏皆其門炳燭齋時筆

人則出於阮逸之附會非文中子意也予嘗讀王無功遊北山賦泉疑洙泗下自註云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號王孔子之溪也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下自註云此溪門人常以百數惟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費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相為後來題目以姚義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識方之莊周並不言及玄齡等其答馮

子華處士書云又知房李諸賢實肆力廊廟吾家
魏學士亦申其矛由此推之則魏徵實嘗受業於
文中子但不在董常程元之列耳至於房杜王珪
則絕不相及特拈出以破吠聲者之疑

詩經王事靡盬註云不可以不堅固也夫以不堅固
訓盬字毛鄭以來皆然不可易矣但以不可以三
字訓靡字則其解頗曲而不暢愚謂靡盬二字各
自爲義漢書爲酒醪以靡穀注靡散也說文靡披
靡也從非麻聲徐曰披靡分也蓋謂王事如草之
炳燭齋隨筆

注

披靡而不植如盬之細碎而不堅固正使臣奔走
幹辦之時豈可言歸哉如此解方通

聖人觀轉蓬而作輪後人詩詞中言飄散者多以轉
蓬爲喻轉蓬者謂如蓬花之旋轉於空中也
文以氣爲主陸務觀之文不減於東坡而不如者氣
不如其高明也東坡之文不減於歐公而不如者
氣不如其溫厚也

陸宣公之四六非不可學也然而後世無與宣公匹
者四六之條暢自宣公昉也蘇長公之文字非不

可學也然而後世無與長公匹者文字之清空自
長公昉也

易經朋盍簪註云盍合也簪聚也旣云合又云聚不
已復乎愚謂簪字明明是冠上之笄何乃以虛字
釋之蓋簪是首之所戴者首聚則簪合矣盍簪猶
言聚首也

孟子云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於禽獸奚擇哉比
人於禽獸傲之極也范蠡云吾雖醜然而人面哉
吾猶禽獸也自比於禽獸其傲更甚矣要之此二

炳燭齋隨筆

注

語皆偏辭也不可以爲訓

今之人失勢則曰吾其奈彼何得勢則曰彼其奈我
何吁吾其奈彼何不失爲引分自安猶之可也彼
其奈我何則不仁無禮無所不至矣若君子則不
然失勢則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得勢則曰彼亦人
子也可善遇之故在上不陵在下不援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善哉其言之也識時勢而不明
義理則市井之智耳不明義理并不識時勢則婦
人之智耳所以古人有舉朝皆婦人之嘆

從善必登從惡必崩乃自然之理聖人不能違天地亦不能違也世之愚者多以富貴貧賤定人高下智者則不然以賢智愚不肖定人高下自達人觀之欺貧重富乃秉懿之結果而好善惡惡持勢利之幾先兩者雖有早晚之殊其寔則一也善乎達觀之偈曰天上人間勢利同總將福業判雌雄真知言哉

立人之道曰仁義禮智信為將之道曰智仁信勇嚴勇即義也嚴即禮也必五德備而後可為將將亦

炳燭齋隨筆

三

難言哉乾卦元亨利貞配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蓋乾知大始以易知言乾而智在其中矣仁禮義信皆智之川流也

靖郭君相齊懷左右刷而左右重不知刷為何物或作啟音刷韻會云禮有啟巾蓋刷是拂拭之義啟巾拂拭之巾也韓非省文故不言刷巾而止言刷耳升菴讀為尉又轉為禕以為即詩之結禕又因孔疏中香纓而解為香囊穿鑿甚矣又倭幸傳駿驕冠是文雉之類而升菴誤以為後狻猊狻獅子

也以獅子皮為冠有何嫵媚升菴雖博極羣書亦有輕於立論處

常棣之詩曰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又曰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蓋極言朋友之不如兄弟也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而卒章則曰兄弟無遠此蓋言朋友必不可少而兄弟亦不可疏也正以答前篇之意故編詩者序而次之解者即以諸父諸舅兄弟為友生誤之甚矣

炳燭齋隨筆

三

中庸九經亦以尊賢居親親之上正與伐木篇同意尊賢者所謂求其友聲也親親者所謂兄弟無遠也要之賢者之取友也賴以彌縫其失匡救其災不肖者之取友也至於遠間親新間舊此常棣伐木二篇所以並存而不廢也

貧人問求富之術於富人富人曰欲學吾術先去五賊五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亦憤世之言耳若五物盡去則必喪家亡身矣何能富哉故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誠可去也義則多廉潔多慷慨有礙

於富誠可去也禮則多辭讓多儀文有礙於富誠可去也惟智與信則不可去徵賤徵貴知取知予至於趨利避害假炎附熱非智其何以知之凡富家必有任用之監奴凡巨賈必有行財之小商非信其何以御之故前三者實富之賊而後二者乃富之翼也求富者去其三賊存其二翼可也

詩經有上文叶韻而末句不叶者麟趾騶虞之類是也有下文叶韻而首二句不叶者瞻彼洛矣之類是也有首句自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自與第四句

炳燭齋隨筆

三五

叶者兔置魚麗之類是也有首句與末句叶而中二句不叶者決拾既飲之章是也有用中州韻叶者左右芼之叶鍾鼓樂之烝然罩罩叶式燕以樂之類是也有通章不叶韻者如大雅其在於今一章及周頌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其邦等篇是也詳知其例方可以讀詩或曰全篇不叶韻何以爲詩曰佛經偈頌皆未嘗叶韻也曰西方之書豈可以律華言乎曰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苟可以長言之嗟歎之何必叶韻哉

烝也無戎戎字當是戌字之譌戌與侮叶韻且訓戎爲助亦牽強

小雅云莫肯念亂此語最爲有味凡承平之官吏多恣爲貪污豪富之子弟多恣爲驕奢皆莫肯念亂者也嘗讀容齋隨筆愛其二則其一可以警貪污之官吏其一可以警驕奢之子弟謹錄於左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臨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

炳燭齋隨筆

三六

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齶支體探其肺肝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抗卒陳通爲逆每獲一命官亦卽支解之豈非貪殘之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怒乎

容齋二筆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

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饑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衣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唯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葦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為攝

炳燭齋隨筆

三

守蔡駕言之蔡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紀聞所遺也

容齋三筆

人能念亂則必思所以全其身矣人能念死則必思所以全其心矣僧家示眾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聞之能不悚然

避勞怨卸干係但知為己不知為國為民此俗吏之恒態也然觀於貪縱之吏則俗吏皆良吏矣好貨財私妻子但知有己不知有父母兄弟此俗子之恒態也然觀於蕩覆之子則俗子皆才子矣

孟子慕少艾漢詁讀少為上聲訓艾為刈固為牽強朱註以艾為美好字書從無此解尤為杜撰蓋古人呼男色為艾左傳既定兩婁豬盍歸我艾豨國語國君好內適子殆好艾大夫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王而予幼艾此數艾字正可解孟子少艾之義蓋凡人既知好色而未有妻子未免與變童徵逐以今證古此說無疑

楚辭少司命 憇長劍兮擁

炳燭齋隨筆

三

造化八元等語其年遂舉子於生肖屬龍則龍身之占驗矣但十竅之說他書無考或云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龍卵生之屬也而以角聽八竅加兩角非十竅而何其說有理識之以俟知者

月令仲夏正種黍之時而云農乃登黍似於理未當蔡邕云今蟬鳴黍是也雖曲為之解終於孟秋農乃登穀句有礙今以目驗之黍稷稻粱諸穀俱無於五月熟者惟小麥則五月熟黍字或來字之誤也

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戒命也謂出戒於國云
我此行三年而後歸也古者諸侯從天子征伐有
三年不歸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於此之
時從征諸侯必三年不歸國也周公東征亦三年
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是也孔疏解三年之戒
為三年喪備失之

賈桴土鼓正所謂擊壤也堯時雖有八音然山野間
古風尚存耳

禮運卜筮瞽侑侑即瞽之以樂侑食者耳以下筮瞽
炳燭齋隨筆

不可為句故添一侑字以成文耳鄭註解為四輔
非是巫史卜筮瞽皆賤官也與四輔並稱則為不
倫

內則毋敢敵偶於冢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罄正義
云齊人謂相絞許為掉罄崔云北海人謂相激事
為掉罄蓋如今人云相軋也推掉也

少儀不疑在躬在躬謂服飾也謂冠履衣裳之類在
身者皆有常制不敢有奇邪異衣使人致疑也又
一說下文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罔即此句注

脚不知則疑也

不貳問謂一度問卜止問一事若問二事則心不專
即為不誠也若一事則容有二問如卜日有上旬
中旬下旬之異曲禮所謂卜筮不過三是也若魯
四卜郊則春秋譏之若代人卜筮亦不嫌有二嚴
君平賣卜日為五卦訖則下簾

坊記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有君正
與三月無君則弔相對有君則見為人臣也見為
人臣而謀仕是二心也惟卜之日稱二君謂未仕

炳燭齋隨筆

之初或失位之後欲謀仕而問卜則可稱二君如
或齊或魯之類狐突云策名委贄二乃辟也與此
經文義正相足

春江一曲柳千條乃劉禹錫詞周德華喜唱之德華
所取柳枝詞有六此其一也升菴選唐絕定為德
華詩誤矣事見唐人雲谿友議德華劉採春女採
春元微之所狎娼也

潔淨精微易教也又云易之失賊蓋太潔則滓穢無
所容太精則情偽無所遁必陷為刻薄人矣申韓

原於道德亦是此意知其白守其黑則深於老亦深於易矣

禮記引詩經處甚多鄭注多與詩箋不同疏按鄭志

答貝模云注記時孰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左傳云以害鳥帑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

帑

曲禮云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蓋禮之所無不妄費以

媚說於人禮之所有不惜費而辭謝於人二句意

正相對費字與表記耻費輕實左傳多取費焉費

炳燭齋隨筆

三

字同義

几世之與而不取施而不報者皆謂之費如今人云

費財費力是也道之為物自天地聖人以至夫婦

鳶魚無不斟酌焉無所不與而未見其有所取也

無所不施而未見有報之者也故曰君子之道費

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此言動者危也鴛鴦在梁則

戢其左翼此言靜者安也乘馬在廐無驅馳之勞

而有芻秣之利言其安且得養也周自昭王南征

不復巡狩禮廢穆王聽祈招之詩而後獲沒於祗

宮蓋衰周之巡狩有危道焉是詩不知的於何王

之世然玩味詩意蓋以戒王之無巡遊耳朱傳以

鴛鴦乘馬與君子以畢羅推秣與福祿可發一笑

檀弓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正對上文雖鄰不

往而言有殯之時苟非兄弟雖鄰不往弔平居無

殯之時則苟有一識者雖其不同居之兄弟亦必

往弔之言吉凶相反也所識已疏矣所識之兄弟

又疏矣所識不同居之兄弟又更疏矣然且必往

占之弔禮其廣如此

炳燭齋隨筆

三

檀弓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按曾點之年無文

可考但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襄三十一年薨至

昭七年武子卒則是時孔子甫十七歲曾點必少

於孔子度不過十餘歲耳遂敢臨武子之喪而歌

真可謂穉且狂矣至於曾參誤斷瓜根而點幾殺

之則狂暴之性老而不改也

檀弓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註云申詳子張之子言

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兄弟也由此言之則子張

之子子游之婿也

張老慶文子成室而乃曰哭於斯似於不知忌諱矣
文子乃拜謝其言故記者兩美之

祭義天子七廟禮經有明文鄭康成堅執殷人五廟
之說蓋鄭未見古文尚書不知尚書有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二語也鄭又以周文武兩世室在七廟
之內引周禮守祧八人爲證謂若兩世室在七廟
之外則守祧何止八人不知周公作周禮時文武
俱在親廟中何緣添設守祧乎使康成聞此說亦
必啞然自笑也且周公初制禮而卽有守祧八人

炳燭齋隨筆

三

則七廟已具又是一證此王肅難鄭所未及故特
著之愚意周有九廟七廟及兩世室也殷有十一
廟祭法殷人祖契宗湯又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
宗武丁爲高宗併六親廟而爲十一也自武丁至
紂雖多兄弟相繼然殷制兄弟分昭穆當紂時高
宗已在七廟之外矣周自文武外雖以成康之守
成宣王之中興而不得稱宗其嚴於祀典若此家
語孔子對定公曰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
則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此

義亦不可不知

祭義天子有善讓德於天卽云易抱龜南面雖有明
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坊記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遂引詩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又引詩惟龜正之武
王成之此二段參觀之自明不煩註脚

易革卦君子豹變虎豹豺狼皆以攫殺援噬爲性者
也然虎豹或以喻君子而豺狼專以比小人何哉
有文與無文之別耳文之不可已如是夫

地官州長而下至於比長皆後世之所謂鄉官非任

炳燭齋隨筆

三

職蒞事之官也每鄉必自有城邑有城邑則自有
邑宰專城而治者如所云鄉師之類乃任職蒞事
之官也若鄉老之每二鄉一人鄉大夫之每鄉一
人古者三公多係兼官惟六卿是實職使每卿主
一鄉正如齊語國有國子之鄉高有高子之鄉蒞
居常則爲一鄉之教主使其心志素相聯屬有事
卽爲一軍之命將號令自相服從耳至於州長而
下乃漢三老嗇夫之屬族師而下則如唐之坊正
村正耳大率以賓興之升于司徒不升于學者克

之王制所云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周禮所云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皆指此輩也其所云中大夫下大夫上中下士云者如漢賜民爵一級至公乘以上之類徒有冠帶而已非真居官而蒞事按爵而班祿也儒者不知其說遂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養官三千一百五十五員之疑是皆泥于文而不思其義耳

春官之世婦非天官之世婦也天官之世婦以御幸而春官之世婦以掌宮事鄭註以為奄卿謬甚奄

炳燭齋隨筆

三

人之見於周禮其爵不過奄上士而止安得有所謂奄卿哉且男子而冒世婦之名于文義亦不通愚謂必先朝之舊嬪或后夫人之保傅及退閒之宮人克之世婦之曾本與大夫埒此獨云每宮卿二人蓋優異其爵秩使宮中之人尊敬而服其教訓也或以為卿大夫之妻夫卿大夫妻各有家政安得入宮掌事且卿止六人耳每宮二人安得有十二妻或以為即用世婦中之習于禮者為之則名為卿大夫而仍叙御于王所亦覺名不正而言

不順皆非是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此事不知的在何年按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所焉此定公八年事也時孔子年五十未仕又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此定公

炳燭齋隨筆

三

十二年孔子攝行相事時事也若叛在襲魯之年則公山弗狃方與孔子為敵無緣反來相召且正孔子相魯仲由為季氏宰柄用之時何乃起末之也已之嘆決無此理若叛在陽虎欲去三桓之時則此時但是密謀無顯然為叛之跡論語不應直書以費叛也然以理論之還是八年時事蓋陽虎雖惡人而欲去三桓自是快舉於時弗擾輩與其謀廣招賢能以期集事而孔子亦遂欲因之以行其志耳然同一時事也陽虎諷之以仕則直拒之

弗擾招之以叛則欲從之聖意亦不可測蓋陽虎惡人意在竊國柄而弗擾善人實欲張公室也觀哀八年吳伐魯時弗狃叔孫輒之言便可見其立心之忠順矣尚論者不可不知

張融云稷契年稱于堯堯不與帝嚳並在帝位稷契安得爲帝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大戴禮及史記則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

炳燭齋隨筆

三

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嚳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嚳融據經典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嚳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因王肅難鄭禘郊之義故融著論以申鄭意

記事者每好以雅詞文俗語最是文字之病卽如江

南有淫祀曰五郎神直謂之五郎有何不可而強名之曰五通夫佛經有五通仙人蓋佛有六通一曰天眼二曰天耳三曰神足四曰他心五曰宿命六曰漏盡羅漢則具六通仙人未得漏盡故止云五通也若夫五郎神者不過五行之邪氣依草附木叨竊血食者耳奈何以五通名之且五通者一人而具五通五郎者五人而共一祠于文義亦不相類也

炳燭齋隨筆

三

夔夔齋慄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今天下重足而立亦此意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華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緯書載六天之名字繆妄不經無愚智皆知之也而鄭康成尊信之繫辭爲聖人之作無愚智皆知之也而歐陽永叔獨疑之人之疑信亦何所不至哉資於敬君之心以敬父則可以爲孝矣資於愛子之心以愛弟則可以爲友矣

今世既葬而復更其地者謂之遷葬非是按周禮媒氏禁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而遷以相從者非更其地之謂更其地者當云改葬禮記改葬之服總

是也周禮遂人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則一縣所治二千五百家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則一邑所治僅三十二家也而一縣所治為二千四十八家大小不同如此後遂以縣邑通稱論語千室之邑又有十室之邑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

炳燭齋隨筆

完

邑曰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又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則縣邑之通稱久矣又春秋時君大夫自稱其國皆曰敝邑鄭語號鄆二國而云若得二邑商頌商邑翼翼則國亦可稱邑逸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縣方百里郡方五十里

歐陽公以繫辭非聖人作已為可笑至謂子曰為講師傳說之言尤為誣妄徧檢論語禮記大戴家語等書未有非孔子之言而稱子曰者大學曾子門人所作而述曾子之言必著曾字中庸第二章稱

仲尼曰以後則但稱子曰明子即仲尼也論語於有子曾子之言亦必稱其姓以別之蓋子曰二字如帝曰王曰之不可僭也後世如孟子自稱孟子曰莊子自稱莊子曰荀楊二子皆不敢自稱子曰惟文中子直稱子曰則其沒後門人追尊之詞決非仲淹本意也然而議者猶以吳楚僭王譏之豈有易之講師而敢輒稱子曰者哉歐公之言所謂遁辭知其所窮矣

炳燭齋隨筆

罕

史記飛廉之子惡來為秦祖其弟為趙祖子孫昌大如此助紂為虐之人何以受天之祐蓋飛廉善走惡來有力父子皆以才力事紂原無大罪武周必誅之者以其心忠于紂而又才武足以倡亂故不得不除之耳飛廉死後必愬之於帝故帝命之代周正見天道之無私也有謂天帝醉而誤賜秦以天下者豈其然哉

今俗字謂一羣人為一宗字當從總或從醜陳風越以醜邁箋云醜總也男女合行俗又謂之一陶字當從禱左傳禱祝註云言其凶頑無儔匹也

朱子之解經好排舊說至於字義亦不本爾雅說文而以臆決之如哂大笑也禮記云笑不至哂而以爲微笑不競不綌綌急也而以爲緩此等訓詁不知何從得之雖曰不妄吾不信也綌急也見左傳注昭二十年

左傳引易士刳羊亦無益也益音荒今人呼蟹腹中肉爲蟹益當用此字

孟子引而置之莊獄之間註云莊獄齊街里名疏亦別無一語按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於莊卽此莊也

炳燭齋隨筆

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於獄卽此獄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是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今標出以見疏之疏略并見趙註之有據

子在回何敢死反而言之則子不在回何敢生此可見古人殉義之誠亦可見其立言之妙惟誠也而後可以使詐則其誠也乃所以詐人之詐也惟廉也而後可以使貪則其廉也乃所以貪人之貪也若以詐使詐以貪使貪彼且不作使而作敵矣

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下八五代史閻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

今人呼多鬚爲鬚子鬚直當作胡從髟俗字也五代史傳云胡鬚是也

左傳鶻鳩氏司事也疏云司事謂營造之事愚按營造之事當屬下文五雉爲五工正不得在五鳩之列按上祝鳩爲司徒鶻鳩爲司馬鳩鳩爲司空爽鳩爲司寇則此鶻鳩司事當是周官宗伯之職謂之司事者司祭祀賓客之事非營造之事也

炳燭齋隨筆

聖三

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云云曰少皞氏之衰則非少皞之本身可知謂少皞卽傳顓頊其誣明矣

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出左傳顏高之弓六鈞孔穎達疏

左傳哀四年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字不可解杜注云承音懲蓋楚言愚謂此亦強解古無此訓承之正訓奉也受也諸大夫恐其又遷心不欲其如吳而口陽承奉受命也如此解稍

可通不然傳文或有脫字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則性成於道之後中庸言率性之謂道則性成於道之先蓋易之所謂道天道也即中庸之所謂天命也故先道而後性中庸之所謂道人道也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故先性而後道苟不求其立言之旨而徒泥其文則有所戾而不合矣

左氏云儉德之共也共字當作去聲讀蓋言諸德共

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

納齋隨筆

望

如為人上者而知儉則樽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為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納賄竊帑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奔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逸而心常閒豈非善自為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求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不致傾覆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食所餘可推以濟親友

之急困者是儉有當於睦嫻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或曰今之人非不欲儉也無奈舉世之人咸以慳吝為嗤鄙好勝者恥之不得不勉而從奢耳不知人生之可恥而不知耻者多矣德行不如人則不耻才藝不如人則不耻學問不如人則不耻至於一烹一庖之不善則耻之一裁製之不鮮則耻之一輿從之不都則耻之豈非孟子所謂無耻之耻而無所用耻者乎試觀奢侈之人才智者必至於敗名喪

納齋隨筆

望

節愚柔者必至於喪家亡身其可耻與慳吝之可耻孰甚善用耻者必能辨之矣

志欲大而心欲小致廣大而盡精微也知欲圓而行欲方極高明而道中庸也

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蓋言為小善而有成勝於為大善而無成耳若為惡則愈熟而其害愈甚不可言五穀不熟不如烏喙野葛也荀子則云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與孟子此語卻可參觀穆天子傳叙事極簡惟載哀淑人事甚詳可見穆王

情之所鍾實在於此瑤池王母亦草草而別獨於
盛姬哀念不置以此知好德之不如好色也享國
百年僅得一人當意不旬月而失之能不悲乎佳
人難再得詎不信哉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
人為沙為蟲此千古奇事而本傳絕不及之何也
蓋昭王南征不復而民間遂謗言有一軍皆化之
說實無此事也有則左氏莊列必引及之矣

河伯呼穆王曰穆滿未死而先呼其謚蓋神人已先
兩蜀齋書

知之莊子所謂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又河伯直呼
天子之名其體甚倨豈五嶽視三公之說至此而
有不能通者耶夷王下堂而見諸侯人事鬼事其
盛衰之際亦略同

小兒出豆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
唐以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
不識而後人識之耶偶讀文苑英華第七百七篇
有黃滔作陳先生集序云先生諱黯字希孺年十
三袖詩謁清源牧時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

此善性義疎
小兒呼以豆
計一食豆致
為此病也
子身名子

貌胡不咏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班犀定不
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豆字見文字中始此
友人牧齋子七歲讀論語至亞飯于適楚問師何以
有亞飯三飯而無初飯師不能對余適訪牧齋因
令之質余余答曰此句當與一餐告飽句相發明
天子一飯而告飽諸侯二飯而告飽大夫士三飯
而告飽告飽之後必須以樂勸侑然後復食當初
飯時本不須勸侑故無侑食之樂也此義在禮記
郊特牲中云凡食天子一諸侯二大夫三食力無

兩蜀齋書

算此之以少為貴者也至於魯之有亞飯亦自有
說魯本諸侯應再飯而後告飽不應亞飯即用樂
因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有亞飯之官耳此
義亦不可不知此子乃欣然領解而入

朔方正訓曰北方唐堯都唐在今山西故堯典之朔
易在正北今之朔州等處是也周都豐鎬在今陝
西故小雅之朔方在西北今之寧夏河套等處也
蓋皆以國都之北為朔

國語及周本紀俱謂自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孔氏

公劉疏云自虞至周有千三百歲必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乃可克其數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此言甚明爽愚謂自公劉以後世數必無誤惟不啻失國而自竄於戎狄之間此時不過西戎一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自後至鞠陶不知凡幾世矣其君長名字皆以僻陋在夷都不記憶至公劉遷邠而始復為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相傳鞠陶既是公劉之父無容不記憶所以復見於史冊耳度不啻至鞠陶不下三

傳

四百年公劉之遷當在夏末商初也謂不啻生鞠陶者妄也

維天之命毛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疏引孟子趙岐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先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云於穆不似毛傳雖取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不從其讀也又魯頌閟宮篇疏孟仲子曰是為襟宮序錄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傳魯人毛文公

楞嚴經有人天本豎畜生本橫之說蓋豎則首上足下各得其宜橫則上下無辨矣人畜之分全在於此畜生中亦稍有異者犬馬頭高於身故能為人用猿猴人立便有靈異此又橫而近於豎者也至於地獄倒生則又不止於橫矣嗟乎世之形豎而心橫且倒者可不思乎

傳

世稱義之蘭亭真蹟在僧辨才所唐太宗與魏徵謀遣御史蕭翼給得之以武德四年歸於秦王府考是年正太宗破王世克寶建德開天冊府之歲也魏徵尚為太子建成謀主何緣與太宗共語且秦王雖橫安能勅遣御史哉此好事之言不中理者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屬史不記過其罪沒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進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

廷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矣山形管鄭箋卜云其吉箋

凡染絲一入為練二入為頰三入為纁朱其四入與五入為緇玄其六入與七入為緇

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閑問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

左右者之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出車攻毛傳周弁殷冔夏收皆弁也委貌周玄冠章甫殷冔夏

炳燭齋隨筆

完

皆冠也

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無筭缺頰項青組屬於

頰緇纁頰鬢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

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也今未冠著卷幘頰象之

所生

尚弁助祭於君之服皮弁與君視朝之服玄端暮夕

於君之服

天子受命六年始得太公又三年而崩則文王之興

非太公之力也故詩惟有周南召南而不及太公

惟大雅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歸功於太公可見伐崇伐密時尚未得太公也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至九十七而崩則武王八十三矣武王九十三而崩則武王在位僅十年立四年

滅紂滅紂後又六年

周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此子孫追稱之詞惟邑姜不稱太蓋避太姜也

邑姜太公之女成王之母太公遇文王至武王崩其間僅十四年武王崩時成王已十歲則太公一遇

炳燭齋隨筆

幸

文王即以其女為太子妃可見聖王與聖臣相契

立談之頃即約為婚姻豈非盛事

武王八十四而生成王唐叔虞又其弟也應韓又叔

虞之弟也唯邢當是成王之庶長兄

鄭康成以九命之外別加九錫出禮緯合文嘉一曰

車馬云云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

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

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

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滌

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
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
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
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此後世九錫文之祖
左傳富辰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此八人并伯邑考
武王為太姒十男也下云邲雍曹滕畢原豐郟此
八人當是庶出者書經命畢公保釐東郊蓋文王
之庶子也其年無可考外傳晉語云重之以周召
畢榮序於周召之下則年應少於周公

丙蜀籍隨筆

三

晉語詢於八虞賈逵云八虞周八士皆為虞官或云
八士皆南宮氏晉語八虞之下別云謀於南宮則
八虞非八士

宋史記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蓋平
王二十四年也衛武公幽王八年相周作抑戒詩
年九十五又三年而幽王有驪山之禍又二十四
年而武公卒時年一百二十二歲

大雅築城伊洹作豐伊匹則文王遷豐其城方十里
四面共四十里也傳箋皆以為大於諸侯小於天

子則天子之城方十二里四面共四十八里也周
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蓋言封建上公之制
耳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皆以九為節此數
條可互證

鄭都城過百雉五丈為版五版為堵五堵為雉是一
雉有一百二十五丈也百雉當為萬二千五百丈
以六尺為步計之三百步為一里里長一百八十
丈萬二千五百丈當為六十九里三分里之二也
是其制反大於天子之城無是理矣故鄭杜諸家

丙蜀籍隨筆

三

皆以五版為堵版濶二尺積五板之高而成一堵
不在橫算之數所謂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如此算
則百雉當為二千五百丈以法計之當為十三里
九分里之八也鄭伯國七命其城當方七里為節
則四面二十八里百雉幾居其半矣已踰大都三
一之制故祭仲非之鄭以都城無如此大者故有
三丈為版之說則一雉長十五丈百雉為千五百
丈當為八里三分里之一此說似為得中又有雉
長三丈之說則百雉止三百丈僅一里三分里之

二如此狹小何以爲都城此說亦恐非是

闔人外門用墨內門用奄園游用刑

米之率糶卜稗九鑿八侍御七

皇甫謐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南亳

在穀熟卽湯都也北亳在蒙卽景亳是湯所受命

也西亳在偃師卽盤庚所遷書序將治亳殷是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出商頌玄鳥註

楊子取爲我蓋惟務自利而不欲利天下也然知爲

我之爲利則亦自知之可矣又何必以之教天下

炳燭齋隨筆

三三

耶教之者欲以利之也是楊子終未能忘利天下

之心也與爲我之說無乃自相矛盾乎如楊子者

亦未能克其操者也

世傳蘇味道模稜之說蓋古人處衰世是非從違不

敢太分明所以避謗遠害耳今之所謂模稜者則

不然遇利則急取之未嘗遠害也遇勢則亟趨之

未嘗避謗也而至於是非從違之際則務於模稜

焉蓋不過便於異日之翻悔匪賴云耳故曰古之

模稜也慎今之模稜也滑

今世有天主教者自大西洋來窟穴於廣東香山嶼

而蔓延於兩京其人類碧眼不畜妻妾多奇器巧

伎其教奉天主而不奉佛其黨類饒於貲能豢畜

儒生之窮餓者而使之造作文字語言以緣飾其

教要之文義皆鄙淺離道不足道而士大夫之無

識者亦或信之或問此教何所昉予應之曰此卽

古之所謂祆祠也說文已有其字字從天不從天

與祆字別自漢已有之而唐官名有祆正蓋其來

久矣宋姚寬西溪叢語言之甚詳謹錄其說如左

炳燭齋隨筆

五

余兄伯聲嘗考火祆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鹽堅

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

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

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

有祆廟註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

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至

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

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

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為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祇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祇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祇正祇法初來以鴻臚寺為禮遠令邸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祇之有正想自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

炳燭齋隨筆

三五

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澣河中灘流中有火祇祠相傳祇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祇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為歲每歲自烏澣沂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祇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祇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

也 余按此條記祇祠甚詳但中引左傳用鄩子于次睢之社註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水此水次有祇神皆祖祠之寬即續而云此即火祇之神則大謬予所不取蓋因寬不辨祇字與祇字之異按說文祇胡神也從示天聲祇地反物為祇也從示天聲字省作祇杜預所云祇神蓋即所謂地反物為祇者耳奈何誤讀為祇而遂以為火祇之祠乎西域之通中國在漢武後當春秋時豈有祇祠預入中國之理寬亦弗思之甚也韻會

炳燭齋隨筆

三五

云祇胡神也又官名一曰胡謂神為祇關中謂天為祇非今之天主教而何摩醯首羅者佛經所云曰禪天主蓋大千世界之主也 論語久要不忘要字當讀作去聲古人要字與約字通用約字亦讀作去聲今中州韻皆然 木蘭乃桂之屬史記優旃傳薦以木蘭如今烹飪之用桂皮也 史記高帝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

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御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觀此則項羽之敗全是淮陰侯力而淮陰用兵全副伎倆亦於此戰見之也班固略而不書蓋以淮陰罪誅有意抹殺其功尚爲有說司馬光通鑑亦絕不道及一字何也蓋古人讀書亦未必能精細舉此一端可例其餘

高帝論功定封曹參功最多蕭何次之高祖不悅鄂千秋推明之以何爲第一帝乃大喜蓋曹參之功

內獨齊情

聖

所以致多如是者以其與淮陰侯信俱信擒後遂沒其功而歸之參耳所以叙爲第一名雖參第一寔見信第一也高帝旣擒信心益忌信不樂乎有是說而事理較然又無一說可以易之者自鄂千秋一時萬世之說申而韓信之功始抑高帝之心始快矣故鄂君之言謂之進賢可也謂之蔽賢亦可也高帝之喜謂之賞功可也謂之忌功亦可也左傳且曰獻狀謂令曹人自供其觀駢脅之狀也國語淫於觀狀淫大也過也謂鄭無禮於晉君其非

大過於觀狀也

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百字卽阡陌之陌謂田畔也直跳過三條田畔橫跳過三條田畔以示其不病也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至於湯又三十一王而後至於紂乃后稷勤周十五王而遂至於文文與紂同時也何殷之王皆短折而周之君皆長世耶非也蓋后稷之子孫世爲后稷至不啻而始失其官則自后稷以至不啻不知凡幾世矣而所記憶者止有

神燭齊情

聖

開國之后稷與失官之不啻而已周人亦據其所記憶者而歷數之以定其昭穆非世數止於此千年之間至少亦必三十餘世

家徒四壁立貧之極也然猶有四壁也至室如懸磬則止有梁柱如磬之懸蓋并其四壁而無之矣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國語云幕能帥顛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註者皆以幕爲舜之後虞思也愚竊有未安卽以內外傳之文義推之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言舜之先世皆有德

而舜又重之以明德也安得先言後世而後及先
世乎即先言後而追及於先則追及於舜可矣又
何越舜而追言瞽瞍乎若慕果為舜之後則當云
慕能帥舜者也亦如下文杼能帥禹之例安得云
能帥顓頊乎以理論之慕必是顓頊之子孫舜之
遠祖但其世數不可考耳鄭語亦以虞慕與商契
周棄並稱而云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則慕為有虞
之祖無疑報者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而
又不可同於無功德之祧禫故別為祭以報之此

內屬齊隨筆

五元

義詳見家語有虞氏祖顓頊矣宗舜矣故慕不祖
不宗而為報耳

編管曰簫聚其管而統之於匏曰笙簫以象鳳之飛
笙以象鳳之集也然儀禮云笙入間歌魚麗笙歌
南有嘉魚笙歌南山有臺笙國語叔孫豹云伶簫
咏歌及鹿鳴之三或用笙或用簫未知其制如何
分別嗚呼儀禮三百篇今所存止十七篇耳雖云
可推測而知然亦僅可知其什一耳

晉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云教之春秋而為之

聳善而抑惡焉蓋周制各國之史皆以春秋為名
非特魯史為然也但各國多別自立名如晉乘楚
檮杌之類而魯則守周之舊名耳墨子明鬼篇曰
著在宋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可
見春秋非獨魯史之名也

楚語啓有五觀註以為太康昆弟也竊謂啓之不肖
子惟太康耳厥弟五人侯於洛汭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皆賢人也安得列於姦子之數耶註謂觀為
洛汭之地豈五子皆即畢命於此後人哀之而總

炳燭齊隨筆

李

稱曰五觀耶然則謂啓有五觀者謂太康不肖而
致有五觀之禍耳非指五觀為姦子也晉語稱卻
有車轅趙有孟姬樂有叔祁范有函冶或指人或
指事或指地蓋外傳句法多如是讀者當以義求
之

齊語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此三句
本難解而渠弭二字尤僻註云渠弭禪海也益不
可解今細思而曲通之海謂大水也北人通稱大
水曰海至今猶然海於有蔽謂軍行次於大水邊

令本國預設藩舍以爲遮蔽也禪猶言小也神海者小水也渠卽溝渠之渠弭止也軍行至於溝渠邊不能徑度則必暫止故謂之渠弭旣暫止則令本國預爲除地以爲可止之處也環山而行所歷多荒僻無人之地或致匱乏則令本國預備牛羊豕以犒師也蓋魯衛燕旣得侵地雖有此費亦所甘心而齊之反三國侵地非曰直舉而與之也亦有所用之耳此管子之謀也未知然否

天問云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穀梁云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易云以一而神以兩而化佛經謂

炳燭齋隨筆

空

父精母血與前世之識神而生人數說皆一理也宦官盛於漢而有天下者卽宦官曹騭之孫操也盜賊盛於唐而有天下者卽降盜朱溫也其兆皆先見矣

但聞多食之致病矣不聞節食之傷生也但聞貪饕之損福矣不聞淡泊之生災也

要窮學燒丹要死學採戰李赤肚名言也

楚子重之爲政也曰大戶已責趙尹繹之治晉陽也

曰損其戶數蓋古者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也必閱其有丁有力能克賦役者而後著之於籍其或老或幼或疾或女戶皆漏而不書賦役不及焉所以政不苛而民不怨也卽如唐開寶全盛之時戶不登千萬若以實論之卽浙東西兩道之地其戶豈止千萬哉蓋下戶之不登於版籍者多矣王成偽增戶口亦只是搜括遺漏填之於冊非以無爲有也諸葛亮謂劉備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可語鎮南令遊戶皆自實嗚呼刻則浚民

炳燭齋隨筆

空

寬則惠奸其必慈惠而明察者庶可以定戶口之數乎大戶謂寬大其戶蓋力不能獨克則爲之幫貼以廣之也

祁奚與叔向晉之兩大賢也所謂當十世宥之者也卽祁奚子盈之討祁勝郟臧亦激於一朝之忿原非大惡乃荀躒受賂而言之晉侯晉侯遂殺祁盈而滅其族可謂淫刑以逞矣至於叔向之子食我不過以黨於祁盈亦殺之而滅其族是何言與是時韓宣子將死矣不能有所諫正真可恨也未幾

韓宣子卒而魏獻子為政雖云成事不說然祁氏羊舌之田邑故在也自當訪其親支立以為後以奉兩大賢之祀乃遂取其十一邑而分之此豈復有人心者哉乃成鱗從而諛之曰主之此舉也近文德矣是以盜賊之善於分贓而稱為堯舜之揖讓也左氏又稱仲尼聞魏子之舉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使仲尼而果顛倒是非若此又惡足以為仲尼哉嗚呼子產卒而仲尼聞之出涕使聞祁奚叔向之族滅吾不知其涕泗之滂沱當炳燭齋隨筆

奎

何如者而乃忍於稱道贊嘆之哉

無駮姬之譏則晉國不亂而重耳無由得國無夏姬之妖則巫臣不奔而吳不通於上國故晉之伯也驪姬之力也吳之伯也夏姬之力也天生尤物必有關世道非偶焉而已也

左傳載宋景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往弔此事似不足載看杜註始知以終悼子求婚之事也蓋丘明一字一句必無虛設

欲王明二人本末略同皆漢之敗將也皆吳之降

虜也皆魏之名臣也而世說獨優欣而劣朗且云王之學華俱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愚尋簡事跡竊以斯言為未公也朗雖兵敗身擒然初猶保城逆戰既敗於會稽猶能泛海入閩窮迫始降而欲舉郡迎寇幅巾入座恬不知耻其不如一也朗雖附魏背漢然隨眾稽顙無他逆節而欲至勒真漢宮破壁壞垣牽出伏后犯天下之不韙受罵千載其不如二也朗於文明二朝屢進讜言奏議曄然可觀子肅傳家學為世儒宗而欲遺言校如

丙蜀齋隨筆

奎

三不如也大抵晉魏評論皆崇尚虛浮不核事實舉此一端可例其餘

嵇叔夜臨刑時作詩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不知欲寡其過則專務內省而不務外飾此乃謗議之所以易叢也性不傷物則必愛護人愛護者在此則觸忤者必在彼矣此乃怨憎之所以易致也陽明聞謗謂門人曰我近來學問大進覺鄉愿氣息少此言更有至理

陳壽魏書於王粲等文士傳俱刊落詞藻罕所紀載

較遷固之體似加嚴矣而吳書周紉詐降魏書七篇胡綜偽造胡質降書三篇則詳載無遺是亦不可以已乎於魏則削其所當存於吳則存其所當削此皆史氏之大疵也從無論及者故特著之

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不知此譬說

炳燭齋隨筆

奎

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處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疑誤後學深矣

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

謂璽書其制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册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於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綻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

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由此言之則天下之大不孝莫如兼愛矣墨子則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故愛利人之親者人亦報以愛利吾親惡賊人之親者人亦報以惡賊吾親然則孝子之爲親計者

炳燭齋隨筆

奎

必先從事於愛利人之親矣由此言之則天下之大孝莫如兼愛矣此二說者誰是誰非曰墨氏之言天下之定理孟子之言儒者之深文

墨子之非命蓋恐暴主之恃命以虐民情民之委命而廢業其意是也然而其義非也夫命之有也必矣國祚之短長家道之興替人之貴賤貧富壽夭豈可謂無命哉即墨子亦稱夏鑄九鼎卜由曰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由此言之則鼎之遷亦有數也而何疑

於國之存亡人之死生乎自墨子之言以觀墨子此亦所謂矛盾之說矣

陸德明論語音之失云北人則而如靡異今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髮如當爲而算法一一如一一二如二如亦當作而與無極而太極而字同義內典稱佛爲如來如者如如不動之義亦當讀作而

按韓非子博者貴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觀此則知博之有梟如今象棋之有將將死則棋敗也

炳燭齋隨筆

李

戰國策唐睢見春申君曰夫梟棋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棋佐之也註云梟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散謂衆碁也觀此則博之六碁五散而一梟如今象棋之止有一將也又孫臣謂魏王曰王不見博者之用梟耶欲握則握欲食則食觀此則知梟碁可握可食而散碁則專主於食不得後握如今之象碁車馬砲可進可退而卒則有進無退也據此數條則梟之爲碁名無疑矣又按楚辭招魂云成梟而卒呼五白些註半倍勝也觀此則梟爲勝采而五白

則倍勝也杜詩袒跣大叫呼五白宛轉不肯成梟盧本此韓詩梟盧叱迴旋則用劉裕與劉毅事註引李翱五木經謂梟當作椽據此數條則梟之爲采名又無疑矣豈碁之刻梟形者名梟而采名自名椽遂致相混耶至本朝楊用修乃以梟爲今之么於前兩說皆無所稽則肉莽穿鑿甚矣不知今之所謂么卽古博齒之所謂塞皆刻爲一畫者列于註及後漢書註甚明何乃昧目而道黑白耶

炳燭齋隨筆

張

荀子六貳之博則天府已註引六博爲解恐非是六博者多致貧豈天府之謂哉愚謂博市易也六二之博猶言三倍之利市也本以二而利以六故曰六二之博如此轉轉得利則成不竭之府已韓非子管仲曰鑿乃自積以爲治註積虧勢也易大畜卦積豕之牙積豕蓋割勢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先鄭云案玉案也後鄭云玉飾案也而不言案之形制說文云案几屬亦不者其狀余少讀一書云案卽今之枰也此語似確

而竟忘其出於何書蓋案列於几之上故曰几案
而案非几也今世有案卓亦置案於卓之上而案
非卓也以案盛食則謂之食案今之托盤是也以
案盛筆硯則謂之書案今之都盛是也舊本畫孟
光舉案齊眉亦作手捧托盤狀則案之爲盤明矣
註云其高十有二寸則大率與簋簠豆高下相
等古人設席於地故食器皆高也然經不言長廣
若干而但言尺有二寸豈長廣與高同爲一尺二
寸而其體正方歟

炳燭齋隨筆

卷

或問東方朔傳中簞數註云戴器也不知戴器爲何
物愚謂戴卽班白者不負戴之戴曰戴器則必上
可以盛物而下可冒於首者又必以草及樹枝爲
之故與寄生相類其狀可想見也今川貴間苗蠻
尚多以首任物者然直戴之而已亦不見別有戴
器也

周禮司燿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鄭註不言如何爲出火如何爲納火愚按烹飪之
事不可一日廢無春夏秋冬夏之異也烘燎之事則

惟冬及春初用之焚黍之事亦惟冬及春初有之
不應季春反出而季秋反納也所謂出內火者蓋
專指陶冶鼓鑄而言禮器云然後修火之利范金
合土蓋火之爲用雖多而范金合土立成器以爲
天下利則其最大最巧者也故聖王以其作止爲
火之出內以節宣火性焉左傳云火見鄭其火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與
此義可相證

小宰貳冢宰凡六典八法八則九賦九貢九式皆掌

炳燭齋隨筆

卷

其貳而八柄八統不與焉蓋此二者乃天子之事
惟宰相得詔之而已小宰不得與也

周禮養老之典有三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
徒以保息養老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事
之老也賈公彥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之
致仕者而皇氏以爲三者之外又有引戶校年庶
人之老共爲四種夫曰庶老則士庶老之老皆舉
之矣安得定爲士之致仕者而此外又安得別出
庶人之老耶公彥之疏固鑿皇氏之說亦贅

人四邊醢人四豆大抵每用皆八內有菱芡栗脯以四物為八邊者然其數亦八也惟饋食之邊但言棗栗桃乾榛榛實五物而其三則無文殊不可解鄭註謂桃是乾桃乾榛是乾梅而內則別有桃諸梅諸則是其濕者通前五為七邊矣尚缺其一孔疏謂桃梅既有乾濕則棗亦有乾濕加此項為八物也雖穿鑿之甚亦可推見先儒解經之苦心晉文請隧國語韋昭註以六遂之遂解之謂天子六鄉六遂諸侯有鄉無遂故曰王章也然觀費誓魯炳燭齊隨筆

圭

人三郊三遂之語則諸侯之有遂明矣此解為失還當從杜預隧地而葬之說為是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二字原是開創之義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字義畧同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先鄭以天產為男女之性地產為分地利後鄭以天產為動物六牲之屬地產為植物九穀之屬然於禮樂分帖處兩說皆說不通愚謂

此四句正與樂記樂由天作禮由地制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等語相發明所謂天產即指樂而言謂樂由天作也作者鼓舞之意樂之用虛其所以鼓舞人者微妙而難知故曰作陰德然又恐樂勝而流也故以中禮防之所謂地產者即指禮而言謂禮由地制也禮之用實其所以鼓舞人者顯白而易見故曰作陽德然又恐禮勝而離也故以和樂防之禮樂交相為制交相為用而聖人之所以教天下者至矣

炳燭齊隨筆

圭

大司徒五嶽鄭以中嶽為嵩高西嶽為華山此自虞至秦漢之所同也但在周則必不然職方以華山為豫州之鎮則中嶽非嵩高可知以吳山為雍周之鎮則西嶽非華山可知當云中嶽華山西嶽吳山

鄭康成說上公九獻以為二裸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酌尸二獻并賓客之獻而為九陳氏禮書據行人上公再裸而酢又云上公九獻以為二裸在九獻之外然亦不能於朝踐饋食酌尸之外別舉三獻

以足九獻之數或云賓之初筵第二章云子孫其
泄各奏爾能又曰賓載手仇又曰室人入又然則
子孫也實也室人也各一獻為三獻并朝踐二獻
饋食二獻酌尸二獻則共為九獻矣此說近是未
敢明其必然也

周禮祭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
比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式六曰巫目七曰巫比
八曰巫式九曰巫比十曰巫式十一曰巫比十二曰巫比
也威謂筮與心歎否也云云似未得經意愚謂巫
威即書與楚辭所稱巫咸自巫更而下九者皆古

炳燭齋隨筆

五

神巫所著書各自名家如漢焦氏易林之類筮人
徧參之以辨吉凶也

塚人凡有功者居前鄭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
中央以理論之恐無臣葬正當居墓前之理竊謂
居前者雖依昭穆之次而其位稍向前以表異之
也居昭者以向右為前居穆者以向左為前

周禮六夢三曰思夢註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
夢註覺時道之而夢如註意則思夢寤夢有何分
別愚謂寤夢謂將寤時之夢蓋人寐將寤聲已接

於耳而色未交於目自有一種似夢非夢光景此
則經所云寤夢也

政與教不同教之道在矯枉以就正柔者教之以剛
剛者教之以柔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政之
道在因物以付物剛者治之以剛柔者治之以柔
所謂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也

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諸侯長
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十二獻於禮不合蓋禮物
雖自自王朝而其行饗禮則天子為賓諸侯之長

炳燭齋隨筆

五

為獻主用十二獻之禮以饗王也長諸侯亦不必
上公無公則大侯亦得為長也

孟子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此以爵之尊卑言者
也周禮弓長六尺有六寸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
三寸中士服之弓長六尺下士服之此以身之長
短言者也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此以人之賢愚言者也

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釜十則鍾此蓋齊量然耳非周量也周量以

考工記證之粟氏為量深尺方尺其實一鬴又曰其鬴一寸其實一豆鬴即釜也豆即斗也深尺而為釜一寸而為斗則釜之為十斗明矣蓋鬴即斛之別名亦名為石與齊量之釜不同也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斗矣據此則斗之為十升明矣與齊量之四升為豆亦不同也又自齊量而外絕不聞有所謂區者則區亦是齊之私制他國無是也蓋自巡狩之典不舉同律度量衡之法不行國異制家殊俗久矣

兩蜀齋隨筆

筆

而註疏家乃必引此說彼為準則如論語之與之釜周禮之食不能人二釜皆云六斗四升不亦謬乎

禮記獻粟者操量鼓管子云釜鼓滿則人槩之鼓之為量不知其實幾何恐亦非周量也孔子在衛衛致粟六萬又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雖不明其量然以理論之必以釜斛計者蓋魯秉周禮所用必是周量耳

國語犬戎樹惇能帥舊德樹惇必其君之名也玩文

勢可知

國語叙宣王不籍千畝而終之以戰於千畝似覺無謂蓋自宣王即位即不籍千畝至三十九年荒蕪已久而千畝遂成戰場矣故終之以此非無謂也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授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為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竿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

兩蜀齋隨筆

美

祖右社前朝後市又道塗九經九緯每經塗濶九軌又九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人授半畝勢必不給况二畝半乎孟子云願授一廛而為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為妄矣以今世目驗之小民

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

考工記車人有大車栢車羊車皆非駟馬車也牛車大則栢車中羊車小矣大車以行平地栢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鄭註云羊善也則羊車未必駕羊漢書蹇蹇鹿車驅鹿車亦未必駕鹿晉武帝後宮乘羊車則真駕羊矣法華經有羊車鹿車牛車之說以喻三乘則似實駕羊駕鹿者蓋西域有此

炳燭齋隨筆

三

制而後流入中國也

今人用安排字作安頓鋪排之義按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云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也則安排乃作安於排解今人誤用

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上地中地地下地正與上農夫食九人一段可參看蓋既分田之後其丁多力勤者田自腴家自富其人即謂之上農夫其家即謂之上地如

炳燭齋隨筆

後世大戶中戶小戶云爾非謂給地之時即定其上中下也若謂家七人者與之以上地家六人者與之以中地家五人者與之以下地則丁多力彊者皆獲肥饒而單丁下戶皆獲磽瘠純用情面上下其手豈先王分田制祿之意乎且人命不可期家七人者偶遇疾疫或損而為五人豈可遂奪其上地而更給之以下地幼有時長長有時壯則家五人者可漸增至七人豈得遂收其下地而更給之以上地乎

炳燭齋隨筆

三

公羊傳五版而堵八尺曰版堵四十尺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

莊子逍遙遊篇大小二字是一篇眼目逍遙者見大則心泰也至於無已無功無名則大之至矣亦逍遙之極矣下文許由藐姑射大瓠諸章亦只說得一大字郭註云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名當其分逍遙一也此等議論固不謬乎莊子之意然首篇則尚未及此蓋古人立言亦必由淺以之深也讀書宜平心以味之

三九

不必深求

野馬也至乃今將圖南

野馬者馬之在野者也野馬奔則塵埃起故曰以息相吹也天非真有蒼蒼之色但遠而無極故視以為蒼蒼耳處下而平視野馬塵埃或謂之紅塵或謂之黃埃若從九萬里之上視之則亦猶人之視天亦見以為蒼蒼而已此一段不過發明鵬飛之高而議論層波叠浪解者遂生支節

大椿

兩燭齊隨筆

毛

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聞此語者無不以為誕矣然觀閩中有鐵蕉六十年一開花其開花也必以丁卯年推此而論則椿之八千歲一春秋桃之三千歲一花實六合之內焉知必無是事乎越人斷髮文身

斷司馬彪本作敦註云敦斷也今吳語以刀斫物曰敦應本此

昭文之鼓琴也至載之末年齊物論

枝策郭註以枝策假寐為說然但言枝策未見有

假寐之意或云歧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禠琴也愚謂莊子以三子並稱各是一事且昭文與師曠未必同時焉得謂枝策為擊節鼓琴乎竊謂枝分也策箒也枝策謂算數也昭文精於琴師曠精於數惠施精於辨以至倦而據梧各有所好各有所明各自以為有成實未始有成也載之末年猶言傳之後世也

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日能照而有所不必照也德能治而有所不必治

兩燭齊隨筆

平

也蓬艾之間日之照不及焉亦何損於日彼三子亦猶是耳何足介於胸中而不釋然乎若十日並出萬物畢照則天下之大不祥也汝之德豈欲進於日之照乎此章蓋即察見淵魚者不祥之意其名為弔詭

弔讀為的弔詭者其言似於詭異而實的當也傳其常情人間世

為使之道不過傳其常情致君之命而已若巧言偏詞必至於弄巧成拙傳言者殃矣叔向云子員

道兩國之言無私亦此意也使葉公知此則何憂何慮何至朝受命而夕飲水乎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順之則虎可以馴逆之則馬有時怒順之之法在於平淡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而已逆之之端起於驕寵如以筐盛矢以蜃盛溺是也知此術者即以見天殺之人可矣

禪傍

禪傍獨牆棺木也其義與單同不知古人何以不

炳燭齋隨筆

全

讀為單而讀作善音

迷陽卻曲

迷陽者當陽光盛時而若迷謂不用其明也卻不前也曲不直也謂遇事不肯直前也

與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德克符

按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禦寇鄭繻公時人則在子產後百餘年矣伯昏無人焉得為子產師乎大抵莊子多寓言不必實有其事為天子之諸御至全德之人乎

不瓜剪不穿耳蓋言童女之未脩容者也今人家女子出嫁始為剃面即此意欲為貴人之御必求全形之女若已為人妻者則止於外不得混克役使矣此正貴全形之意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高地也凡有足者無不願遊焉如諺所云聞要也至人之以德為循亦聞要而已豈真以德為真而勤行之哉

夫藏舟於壑至昧者不知也

炳燭齋隨筆

全

藏舟於壑者自謂如藏山於澤之固也孰知或竊負之而走也人之愛其形而欲善吾生此藏舟之智耳不知老死之隨其後也若知生老始終無往不善則如藏天下於天下物莫能遁之矣

孟孫才居喪不哀

哀字當作哀若作哀則與上句中心不戚同不得列為三者

有旦宅而無情死

旦宅猶言新宅也自生而死猶昨居舊宅而今旦

遷入新宅其情固未嘗死也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應帝王

紛而封哉一五字為句以是終三字為一句紛而

封哉一者謂萬事雖紛而其封域不出乎一也以

是終者總結食豕如食人以下五句言列子守此

學術以終其身也

蒿目而憂世之患新毋

蒿目謂如以蒿薰目而淚為之流也

之八者乃始鬱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在宥

炳燭齋隨筆

全

鬱卷謂鬱切而卷懷之也愴囊謂傷殘而囊盛之

也言割裂性命而於八者之中各珍藏其一也

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意毒哉

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意

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上文意治人之過也下文意毒哉又下文意心養

三箇意字皆讀作噫皆一字為句皆嘆詞也鴻濛

已極論嘆治人之過矣而雲將曰吾奈何是其志

終在於治人也故鴻濛又嘆曰毒哉僊僊乎如俗

云快快活活回去罷言不必問也雲將終願聞一

言鴻濛乃又歎曰心養心養者言心不可不養也

汝徒處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數語養心之要也

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天地

有族有祖言有眾必有君也可以為眾父而不可

以為眾父父言可為一方之君而不可為萬方之

君也謂齧缺才德狹小不可以配天也

鳥行而無彰

鳥行無彰猶言空中鳥迹也

炳燭齋隨筆

全

三患莫至

三患謂老病死也一說即佛氏所謂小三災刀兵

饑饉疾疫也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

非以服有服天道

苟有其實而不受其名則再受其殃矣苟無其實

而受其名又何害焉呼牛呼馬任之而已服服從

也言不與人爭辨也吾之服從人蓋常常如此吾

雖服人而未嘗自多其服也有服與書經有其善

喪厥善有字同義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婦字當是歸字之誤而今乎歸四字為句言大亂之本始於舜禹而今日乃其歸結也女讀作汝汝何言哉四字為句

有弟而兄啼

有弟而兄啼謂母復懷姙而先生之子飲其乳則成病也醫家謂之繼病此亦物化自然之理

炳燭齋隨筆

金

遙而不問撥而不跋秋水

撥猶撥拾之頃言暫也猶言俯仰之間也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寒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反衍謂反覆而續衍也既曰反覆則上者有時在下下者有時在上何貴賤之可定乎若拘而志則與道大寒而竊澁難行矣謝施謂代謝而施用也既口代謝則從無而有從有而無何少多之可定乎若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可不合矣

炳燭齋隨筆

俄而柳生其左肘至樂

柳字當作瘤

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山木

冷字當是令字之譌真令猶言實語也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知此遊

此一段從來讀者皆以固不及質為一句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為一句所以為之解者皆迂曲不通余玩其文勢當以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

炳燭齋隨筆

金

市履豨也十四字共為一句質正即周禮所謂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者獲則質正之名也監市猶監門市吏之賤者也履實也履豨估實豬價也每下謂先問其首而漸及於尻也况喻也曉也設市有賣豬者就質正評其價質正必問於監市監市則履豨首以至於尻舉其肥瘠則豬價曉然矣使問其首而不及於尻則豬之價未曉也豬之首尻有異而不可謂尻之非豬也道之上下有異而不可謂下之非道也質正之問知尻之為豬

三夫子之問不知屎溺之爲道固曰不及也

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庚桑楚

朱當作越自稱其名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承上言畏鬼責者以內爲券者也畏人非者以外爲券者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其脩潛也券外者志於期費費用也言期於用盡之也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言常常如此而自有光耀所謂闔然而日

炳燭齋隨筆

全

章也志於期費者惟賈人也言如賈人之居貨期於盡販賣之而後已豈有所深藏而不出哉人見其跛猶之魁然跛謂跛足言時之暫也人見其暫時外飾似乎魁然豈能久哉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與物窮者窮盡也盡心以爲人則物自入而就其度內矣與物且者且聊且也本無爲人之心而聊且以應人則人豈爲其所容哉上段言自修此段

言與物總之各有誠僞之分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滅而有實謂形雖滅而精神不散猶言死而不亡也鬼之一也一字與左傳聰明正直而一也一字同義

聯者之有脆骸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僂焉爲是舉移是

散棄去也脆骸非牲體之所貴然而不可棄去也當其食脆骸之時則牲體之是又移於脆骸矣僂

炳燭齋隨筆

全

非寢廟之所貴當其適僂之時則寢廟之是又移於僂矣僂周禮作匱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郭云別者形殘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去之愚謂訓介爲別古無此訓且別者之醜在足不在面何所嫌而移畫哉介字當作姘妒也婦之妒者并圖畫之美人而移去之意謂無好醜之相形可以外非譽矣而實不能外非譽也以不能忘已之醜也胥靡輕死故登高而不懼意謂可以遺死生矣

而實不能遺死生也以其不能忘胥靡也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

麗譙華美之譙樓也喻目鎬壇齋宮也喻心徐無

齊人躋于於宋者其命闡也而以完其求鉞鍾也以

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

而躋闡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

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踴躡躡而行不便利之貌想當時方言謂人不伶

詞不儇巧者名之曰躡子猶今人曰馱子也齊人

炳燭齋隨筆

完

有一馱子居於宋者每事顛倒如下所云也命名

也完如漢書當髡者完為城且春之完周禮墨者

使守門完者使守積則闡者之完亦常法也完雖

不堯鉞亦必其章服形狀與奴隸同有異乎良人

者今此馱子其名為人闡者而其狀不同於奴隸

其顛倒一矣鉞鍾必有紐襜求者挈之而走可也

何用束縛其顛倒二矣唐亡也佛書云功不唐捐

唐子逃亡之子也求逃亡之子而不出域與不求

何異其顛倒三矣有遺類矣猶言不知類也齊之

馱子如此楚人又有一馱子寄居而為闡者於夜

半無人之時獨上人船舟人拒之遂與之鬪未始

離於岑言足不離高岸蓋為舟人所拒終不能上

船適足以造怨而已楚之馱子又如此此皆自信

其愚不可理喻五子之辯何以異是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

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

慮為之傳之則陽

此一段自郭註而下從來解者皆牽合不通唯焦

炳燭齋隨筆

本

氏老莊翼載徐上彰云三得其三為之自相呼應

如此看庶乎可通可謂獨得其解矣今請因而詳

說之司御隨成兩見三者皆官號也門戶登恒仲

尼羸法皆人名也司御者相國之稱也相國之御

百官猶御者之御六馬故曰司御也門尹登恒即

伊尹也從師而不圍所謂學焉而後臣之尊賢則

不惑也隨成者隨其成而案之蓋後世考功之職

也為之司其名則賢否黜陟各當其所矣人之名

曰羸法蓋羸其姓法其名也按史記秦本紀大費

之玄孫曰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伐桀始即所謂羸法與兩見猶言明四目達四聰蓋盡其思慮以廣主之聰明也仲尼尼字當是虺字之譌商書所謂仲虺之誥是也為之傳之蓋與伊尹俱為湯傳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至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橋橋深也橋梁之為物以漸而高以漸而下凡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皆象於此人之欲惡去就亦然今市人有上橋行市下橋行市之說曰橋起為橋運皆此意也下文窮則反終則始正所謂橋運也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莫為或使皆一曲之詞非大通之論也佛經云非因非緣非自然性論至於是則言默俱非千聖同堂亦無所措其喙矣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

也若之何其有鬼耶寓言

命性靈也人之生也捨生趨生無有終窮豈可謂無性靈耶然此性靈從何而來雖極力推原莫知其所自始也又豈可謂有靈性耶應報應也福善禍淫有其感必有其應豈可謂無鬼神耶然善有時未必福惡有時未必禍又有不相應之時又豈可謂有鬼耶此二義與前莫為或使一義皆甚微深妙之理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此也

晉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一段諫王

觀此段則伯夷歸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沒見周德之衰遂去而餓死也孟子謂就養於西伯蓋亦論之未詳與

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盜跡言世人但見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而彼獨富貴焉則以為絕俗過世之士矣是其胸中無主意無正見以遠覽古今知是非之分也惟與俗俱

化爲世俗之人而已蓋所見者近則不知貧富之
外別有是非也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懼欣之喜
不監於心

此承上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而言監
視也猶覺知也言但知有富則慘怛恬愉不覺其
孰安而孰危矣惡在其爲安體乎怵惕歡欣不覺
其孰喜而孰憂矣烏在其爲樂意乎下言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則安在其爲長生乎

子富

生

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
矣列禦寇

不曰弟而曰而子憾父之詞也閻胡嘗視其良猶
言何不看我的好處也旣爲秋栢之實矣言弟已
成材皆吾教誨之力也

一命而呂鉅

呂呂尚太公也鉅大也呂鉅言自視如太公之尊
大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八者俱過人人之所忌也故必窮三者俱不若人
人之所憐也故必達此皆理之自然如形之有六
府也

炳燭齋隨筆終

炳燭齋隨筆

七

樗齋漫錄自序

樗齋漫錄者樗齋人讀

齋中漫錄之者也道入讀

書不作次第漫從架上抽

一函值經讀值史讀

樗齋漫錄

叙

子與集與說夫復如是讀

亦未必竟亦未必不竟只遇

已之所為已之所不能

已之不敢言者投於中

錄之而已矣未錄前不著

了字於胸中畢竟如何

而後錄也既錄後不著

了字於胸中畢竟所錄為

如何也夫樗齋之了字已

為了字人必案案或有字者

樗齋漫錄

叙

從外而入等字出於內而出

前人之所未有問之言之然

亦從讀時偶有正感也非欣

畢竟如是而後言之也總名

之曰樗齋漫錄而已矣

王子冬日樗道人許自昌

書於樗齋中



泚水齋集

錄

樗齋漫錄卷之一

甫里許自昌玄祐甫纂

一里師為童子解說論語至吾執御矣童子不知義理忽問曰前日夫子已說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今又說吾執御矣執鞭執御賤役也夫子何樂為之里師無以對余代為之答曰夫子此處却有微意前說求富是利也今說成名是名也只為世人名利之夢難醒夫子特下轉語喚醒之意若曰富可求也鞭可執也名可成也御可執也噫嘻為此

蟻角地頭不惜驢前馬後亦可哀已

唐應德順之薛仲常應旂世所稱荆川方山兩先生者也二先生為文章宗祖舉業家無不尸祝焉嘗其未得僑時未聞有行卷及荆川南宮第一後其門人無錫蔡瀛始與姻家同刻一稿方山南宮第一二後其門人常熟錢夢玉始以活字板印行其三試卷未聞有坊刻也今則大不然矣老童低秀胸無墨眼無丁者無不刻一文稿以為交游酒食之資偽評賈序令人痲癢欲嘔善乎荆川先生之言

曰好刻文字亦無恥之一節也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初場第一題論語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第二題中庸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於是

典試官以聞

肅皇問徐文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傳文貞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肅皇大悅造次酬應妙捷如此此老教時手段亦可

以規其一斑矣樗道人曰此匪特言語且德行矣

倘真以論語下文對典試者能免罪咎乎

樗齋漫錄

卷一

一

梁次公曰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急欲富貴者天相也可稱名言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年八十餘嘗肩擔而行

至正間來游鴈宕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

為母之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挑起佛前

長命燈自米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樗道

人曰玩偈語此髡滑稽能文之人也曾中頗玲瓏

剔透與之入道不難已

病字從丙丙火也疾字從矢矢箭也蓋矢言其急而

丙言其躁也躁而急其疾病之源乎痰字從兩火亦此意蓋疾病未有不以痰為祟者而能濟之以和緩便為清涼散矣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

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

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

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

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

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

樗齋漫錄

卷一

三

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真州孝廉王道新將訪一貴客令其家史敘狀史誤

書新為親王大怒讓史時冷居士在座笑曰不干

他誤是程先生如是解來王怒頓解一座絕倒蓋

謂大學註親當作新也

今之學易者半天下于易之玄機奧義茫如也他不

具論即周易二字周以言其循環無端易以言其

變化莫測已將全書精神和盤托出解者乃謂周

代名是周朝之易如此則周字已失其精義而易

字亦無精彩不過一書名耳豈以文周孔三聖人俱周人易行于周故名耶殊不知易始于宓戲氏宓戲乃易之主文周孔乃易之輔安有舍其主而從其輔之理嘗笑今人生兒女匝一年亦曰周歲豈亦文王周公孔子之歲耶更有為連山歸藏以補夏商之易者其蛇足又為何如

有作磨謎者曰路迢迢而非遠石疊疊而無山雷逢逢而不用雪飄飄而不寒亦可謂巧而雅矣

硯北子揭一聯于室云大覺未通先向癡呆中進步

塵緣難了且從笑罵裡藏身亦近道者之言也
唐李約庶人錡從子也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游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浣鹿培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何物寧馨出此佳語真堪為游山令甲彼喝節松陰鳴鑼山徑者那復解此

今人罵無用人每日食來開口困來合眼蓋形容其

止能食與睡耳不知此政不復易得傳燈錄云睡時千般計較能困來合眼乎食時百種需索能食來開口乎唐人亦曰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亦知食與睡之不易矣

冷居士游雲間主於楊氏渠主人膏梁子也往武林見一閩人為小像鬚眉逼肖笑語欲真乃延之家刻已像焉其叔氏後言于居士曰如此東西要他何用居士笑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聞者噴飯

括蒼林君度先生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呪動博千金文士剝精嘔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樵道人曰耕田之語頗似近道而未後兩則尚多感慨可以知樵堂已

今天下承訛襲舛固非一事而畫工塑匠尤為可笑如西王母居崑崙山舊言蓬頭虎齒而戴勝今之

壽慶圖乃為美麗婦人甚至伍子胥廟則為紫鬚
丈夫蓋誤子胥為紫鬚也杜拾遺廟則為婦人蓋
誤拾遺為十姨也有文人作拾遺對子胥語曰子
猶不失為鬚眉丈夫且紫鬚亦不惡獨奈何雌我
乎真可謂善謔只因工匠目不知書故訛舛爾爾
可恨號為書生者其訛舛更有甚于工匠者焉

夫人立身只是少箇厚字不得即議論詩文中亦不
可薄如清風嶺王烈婦其貞操比雪霜清操貫日
月皎皎無疑矣乃台州秀才逞其些小聰明題詩

釋齋漫錄

卷一

六

刺之曰台州到此方投水也伴胡人幾夜眠則薄
之至矣其人回家即死薄之報也其死或不專為
此詩但觀其詩如此平生決無一盛德事可知嘗
疑大學首篇以明字發端以厚字結局今日思之
委有深意蓋明者最易流于刻薄故聖經微及之
云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蓋往拜時適值其亡也孟
子乃謂亦矚其亡是非真知孔子為聖之時矣松
江楊士修作頌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貨

亡時若云昔日曾窺矚何不途中預避之快語也
無錫葉晝亦云如說孔子亦矚其亡則孔子不獨
貌似陽虎矣可謂善戲謔兮

董玄宰先生過甫里詩曰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
隱几時生白仇書幾殺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
星自笑烟波艇頻年問此亭

詹氏小辯曰今世居官而賢則往往違道干譽亦賢
者之習俗也然世人賢之亦莫知以為非大諦居
官則視官事所宜禪于民實否烏得任已但任已

釋齋漫錄

卷一

七

三十四

即不便于人而人被其害故居官切不可一有所
好有則人盡迎合之何良俊曰昔呂申公當國好
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
之仕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
表率苟一倡之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此等豈有
實心向學不過假此結在上之知求以濟其私耳
豪傑之士無位展抱退處講明迪後固無不可若
既受民社之寄而乃終日空談全廢政務豈非聖
世必誅者哉王伯安先生從游者最衆彼不但無

妨職業然當統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奇行政則講學兼施于政術此真天。三代以後豈多見而後世中才希世而效之此欲以學鑽也爾日又有疏鑽見一出位言事杖而落籍者數年後驟起人咸畏之爭以金餽之莫敢不贊歎已亦自任大賢以意熏燎當世人莫敢與稽于是縉紳艷之無問然否各進一疏希一斥以來殊擢重名大利于後而爾日又有病鑽知已之不

能委瑣又羞小官不能超格逕陞遂以病告去人

不知而咸高之屢轉不起轉而京堂病即立愈夫

京堂非聖藥耶然二鑽而計必講學學其大鑽乎

公然而風成矣樗道人曰禪鑽固已奇矣而又有學鑽疏鑽病鑽奇之奇也嘗笑語友人曰孔顏之所以賤貧者只為不能鑽也友人曰何以言之曰鑽之彌堅非不能鑽而何友人為之絕倒

樗道人曰以下五則亦見五經之變錄之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

鑽之為用固大矣

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為無補于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无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鍤輓象曰傳于鍤輓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无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无咎也九四摸稜吉象曰摸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干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

下抑揄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後平江蔡

宗魯衛作吝卦以配之曰吝亨利居間不利有所

為彖曰吝鄙吝也利居間无所求也不利有所為

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

吝于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于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

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
象曰吝于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雖不有
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
朋來吝于酒食弗克歡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惑于
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
來從其類也吝于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无
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內吝于教子弗叶吉象
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內畏寡妻也吝于教
子終无所成也近扶風馬文壁琬又作論卦曰論
貞享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
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由初
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
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于祿初九論于同朋
无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
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論酒食用
享象曰來其論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
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
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論王用徵安車以迎

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徵不羞也終歲弗
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論不已
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論衆怒殺之何過也樽道人
曰此易經之變也如此衍易若在今日恐不止六
十四卦矣噫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
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克應聲答曰
總是小竇建德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
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勅從事曰周生好
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
李公寒温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
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
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
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
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
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
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
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

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此書經之變也樗道人又曰亦借書為謔耳猶未變也

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効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喑喑鴨鳴呶呶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塘鴨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鷄既鳴矣鴨既美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樗道人曰此詩經之變也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

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攜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飢寒也宜哉見者大笑樗道人曰此春秋之變也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朝居京師作月令不甚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靴化為鞋最善名狀化為鞋更可笑也樗道人曰此禮記之變也

武林講學諸君日以商量明德為事每一聚首則曰明德如何商量動靜語默行住坐臥皆明德也一日午飯空中適有食素者忽一先生曰明德還是葷的還是素的試舉看時無錫葉文通在座笑而應曰葷素尚未定問何故文通曰朱夫子原說則有時而昏葷一座大笑

客有問顏子壽夭者一縉紳先生應之曰壽客問何故縉紳曰有一王小二你認得否客曰不知縉紳曰王小二是學生今日輿夫見在此公不知乃天

也如顏子在今日一聞其名人人惚如認得他一般非壽而何客唯唯既而曰今日聞桀紂之名亦似相認者一般此亦壽乎縉紳語塞問者漸有得色葉文通從旁斷之曰顏子是壽到今桀紂是夭到今一座大快

白香山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此老善于玩世渠知天下後世多老嫗手眼故乃爾爾

易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蓋言進德修業以祈

及時進德修業是修及時是證解之者反以為欲及時進德修業是之謂顛倒相抑不知吾儒之學以時為宗耶并學而時習之從頭便解錯矣噫

顧涇陽夢中請于龜山先生曰六經俱經二程夫子訂定何禮記尚仍其舛錯乎先生曰已訂定久矣寤後始知學庸乃訂定之禮經也

黃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以石塘鬼侍郎之言反謂宜州宜人決意南往竟歿于宜州人都以石塘鬼不

靈噫是安知非石塘僧人造言以悅魯直也耶此等詭譎世上不少亦只在當人自有主張耳

楚誌詩曰城外土饅頭餛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餛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顯兒以酒燒且圖有滋味噫嘻今之以酒肉納皮袋者總是要餛草有滋味耳

弔喪弔字極妙乃箭插于弓之象也蓋古之葬者原野山林間尚多猛獸恐為所禍故送葬者備弓矢以護焉

世人炎露只緣不能希天耳未寒而裘未暑而葛種

種笑端滿人耳目可笑也亦可哭也獨不觀天地乎天地妙處只是一箇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溫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為夏其卦乾為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為冬其卦坤為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善乎梁次公之言曰讀得一部大統曆熟方會做人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上澗漚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癭重水虺躩甘水好美辛水疽瘞苦水疰偃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于水土者而貧富貴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陰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

其入果不亦...
神...
以教之耶

此...
...
...

...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河
 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
 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
 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狄梁公有盧嫺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
 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兔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
 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
 一子耳不欲令事女主人公大慚姚少師嘗與嘉定
 王太史葵同學太史有姊每晨為少師總髻撫之
 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
 肯出甚堅家人慫恿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
 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即下
 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你拜許多
 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少師恬然受之
 二事今人傳為佳話俱以兩媪為英烈不知此特
 好事者偽托之語蓋兩公譽望勲業隆厚故以此
 點染之云即誠有之于兩公奚損哉甚矣文人之
 多忌好毀往往如此

卷一

卷一

卷一

客問夏后氏殷人周人之辨曰其亦尚有揖讓征誅
 之意乎
 詩經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蓋自言威儀朴茂無可選
 處乃註者反言富而閑習則是自家賣弄矣豈貞
 靜者之言哉失詩人之意何止千里
 僧伽龍朔中游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
 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
 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
 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為真真癡絕也僧贊
 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
 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死為康僧會詳何國在碎
 葉東北乃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
 一笑今之作者解者大率類此
 一日語及伊川晦庵之學本來子曰二先生只為開
 眼看處太真所以合眼會處太假余旨其言不識
 二先生以為何如
 鄉黨卒章硯北子以為正記孔子全身曰山梁見非
 廟堂也曰雌雉見非帝王也雉有文明之象孔子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原是師道中人其自道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蓋可知已而時哉時哉正嘆其仕止久速之合
時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已形容曲盡矣

儀真城外廠西地方居人姓王李者居半多業儒
卯科舉有人夢府案取名七王八李共十五人及
楊州府發案所取李姓者七王姓者八少異焉後
孝廉王道新之兄道弘以父喪阻同里李桂者頂
名應試吁府案一小取捨耳七王八李乃預定不
爽如此况大于此者乎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
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
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
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
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禱齋漫錄卷之二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今之稱極樂世界者俱曰西方客請其故余戲謂西
屬金有金便極樂矣聞者絕倒然金有斷割之義
斬斷世緣割却情愛乃極樂也

今之賢智者輒致恨於膠黏道學泥塑禪和不知膠
黏道學猶勝于呈狀生員泥塑禪和尚強於酒肉
和尚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

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齧肉將入口
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
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
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
者整屋掃瓦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
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
是猶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歿
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人鑒
也

一日語及武氏羣以帷薄之事責之余笑謂渠非婦人張氏兄弟婦人耳羣謂何故余曰渠原自謂則

天皇帝則分明以男子自處矣既以男子自處則

張氏兄弟特皇帝兩寵妃耳且未有男子乃以蓮

花之面爲人主所寵者也羣大笑

無錫居民周姓者萬曆戊子冬夢報春闈得雋者衆

中諠傳云今年本縣中進士九個半覺來不醒九

个半之說且一邑九人得雋亦恐太盛無此事及

明年已丑果中十人而薛方山之孫名敷教者武

進籍居五牧乃無錫界上九個半之語亦奇矣

黃魯直草書題常應物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

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詩于

扇頭王榮老攜之渡觀江江神索寶風浪大作以

玉塵尾端硯宣包虎帳投之不驗最後以此扇投

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

一餉而濟吁鬼之愛才如此今人反忌才如鬼何

耶
今人家簷下溝謂之洋溝說者不一崔豹古今註云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日羊

溝謂羊喜抵觸垣牆爲溝以隔之曰羊溝大抵屋

下者爲陰溝簷前者爲陽溝還從陽溝是

今之主闢佛者凡釋氏名言妙句盡經批駁非也昔

介甫語子固曰善學者讀其書義理之來有合吾

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

從此言極公

文公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

人多生佛中斯言委不妄語

臨川謝無逸名逸宋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

不喜對書生此意極好蓋世所稱語言無味面貌

可憎者書生是也以爲書生不能多讀書耳

暖姝由筆議唐人姚合詩移花蕪蝶至薛能詩移花

更得鶯謂爲悖理乃曰此鶯蝶何其愚也此非鶯

蝶愚乃讀詩者愚耳蓋移花後鶯蝶必至乃詩人

模擬其詞曰蕪至日更得此正詩家三昧奈何泥

執言句耶
李伯時善畫馬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

行已可耻也又作馬忍為之耶伯時悲曰作馬無
乃例能傷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
夕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
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此真實諦也嘗見
屠狗者臨卒每作犬聲屠猪者臨卒每作猪聲此
非結習使之然耶乃知日以損已利人為念者富
貴習也日以損人利己為念者貧賤習也人之富
貴貧賤果天造非人力耶噫可與知者道耳

禮云父子不同席蓋古者席坐四人長幼自當分席

不過不並坐一席耳今人誤會禮意竟至不同堂
會飲甚者主家招客亦分父子為兩日相避如仇
敵者然世俗之野于禮如此

太祖上皇微時嘗行臥山間恍惚見雲端若天帝者
旁有紫衣護從指曰此老有大陰騭必當契此覺
識其處後起土一大石板上有一金書曰一紀伶仃
二紀平平三紀黃衣滿門無白下而

太祖果以三十六歲登極夫無陰騭而貪圖美地是
有地理無天理也果天怕老婆者耶

李木曾神子暈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
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
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
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一日語及人彘事紫衲道人曰呂后此舉快則快矣
第不知高祖如何以處審食其耳語極尖美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為失先寵為辱
先惟能以未得為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代辱
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

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冷居士吳人年四十以文自叙曰見惡或仍見惡也
有聞則實有聞矣孔之不惑孟之不動已身到其
境非文字也好吟宋人句云兩輪日月磨與廢一
副乾坤夾是非其不惑不動之類乎

詹氏小辯曰今世風俗之最懞忮者其一曰講學之
徒心本狡獪而外飾中規中矩之形容良知之談
不絕于口穿窬之心轉劇于內講者學也而心非
為學借以趨勢賈名取高位而市重利所謂志不

在小者也人人知其狡僞而不敢議不敢犯則以其所藉之名大也而天下是非得失賢否反若有自彼口出者則所乘之勢重也予以其害甚于邪說誣民仁義顛倒而破滅之然乃冥然自信此今之至可痛哭者也其一曰稱詩之徒竊取前聞補綴成篇誕自誇詡以為作者而高視闊步矜氣大言以凌跨朋儕放情杯酒嫚罵猖狂猥自標舉以為節狹而高歌擊劍或笑或哭以矯誣流俗曰吾能為人歿生遨遊公卿之門內借聲勢而外顧為

樽齋漫錄

卷二

六

輕詆以自掩曰某縉紳豈華犖者彼得吾而價長耳及以請託而造之立下風以仰承意肯低眉輕聲以冀其聽念曰吾授數十金還耳萬一不得則反唇怒目而相稽曰若輩賢否出吾口汝目中自無眸子吾豈虛受人堅金白璧者哉汝請族之吾立令銅駝置荆棘中耳顛倒是非亂為謗毀以恐愒當世而橫無忌憚此亦今之至可痛哭者也要以二家皆為利耳乃稱詩之徒則明言明欲得之講學之徒無言而以意取陽推而陰以術獵之不

大得不厭焉樽道人云畫出兩項人鬚眉面目真賈太傅之言也

大學央是子思所作賈逵之言可信也不然誠意傳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斬惟以畜處泰庶取而薄享以迂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樽齋漫錄

卷二

六

今方言譏人溺後娶者曰晚婆子尿好澆飯喫此誤也其始乃勸人後娶吞之者曰晚婆子雖好要飯喫蓋謙詞也雖然前語雖誤可謂曲盡世態矣唐之魏徵工于迎合者也彼見太宗喜直諫即以直諫為迎與以聲色狗馬逢君者同一術也後世不知便以渠為直臣當日太宗則知之熟矣曰魏徵嫵媚真知己之言哉彼不知者猶曉曉于太宗嫵媚二字真可發一笑也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

畫馬幹曰不必觀也

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解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曾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曾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于劍

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蚘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蚘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

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頰真子曰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朴彥法問曰何哂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乃髑髏之深嘔感頰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楊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于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

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樗道人曰此至言也嘗見詩話謂某詩本某詩不覺失笑得此可一洗其陋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言人必由山而後
自二和五七

陸平泉先生謂客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已盡客曰不然若借房入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于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數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平翁咲而點首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已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

博濟錄

卷二

十一

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為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梁貴之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以為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為故皆可以為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

醫林

慎作吟

身且如華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白傷明論海生津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為也昔具中一人為頑友所負爵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友心動慨然歸其連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蛇即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歿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所疾者與其友將

博濟錄

卷二

十一

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歿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神之壯餒存乎行行懽于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為藥順情為機順時為劑人之氣即天地之氣元無彼此勝理一閉而病呼吸一閉而歿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藏藏自相損益如川山甲引經之藥腹行履背行背手足頭項

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冬夏一生之老少皆然樗道人曰此論最為明快學醫者佩之庶無人費之慘乎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

釋氏之輪迴

卷二

二二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歿輪迴凡念頭起滅即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後念起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于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上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

語法真端故實解

二二

此段文字與前段文字相連

班固作漢書

卷二

十三

字然終不若史記樸瞻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但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瞻有古意

梁次公曰見識偏是貧見識全是富見識低是賤見識高是貴見識短是天見識長是壽見識小是愚見識大是智見識邪是狂見識正是聖見識險是凶見識穩是吉見識近是禍見識遠是福嗚呼安

得有識者解吾此語哉

聶以道宰江右也一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賈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

樗齋漫錄

卷二

一

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樗道人曰如此聽訟的是真實經濟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于世教義不存於此興詩亦徒作夫

論古今文章

神到公如野性
論古今文章

詩發乎情止乎義禮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于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

樗齋漫錄

卷二

一

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瑱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于後後之說勿施于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尚書叙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

序

卷二

十一

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墳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生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抑揚

序

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鏡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為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於身後藉以為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蜂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序

卷二

十一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麗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為務哀哉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樗道人曰若至人又以精氣為糧如辟穀其遺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馮宿文宗朝敕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懽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開之有中二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國相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轡照耀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謁者奉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聲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曰

馮宿

卷二

一八

蕭傲馮乃驚仆于地扶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沉靜蕭傲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樗道人曰今之馮宿不一而足乃不即死又出宿下矣噫

和三五

樗齋漫錄卷之三

茂苑許自昌玄祐甫纂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陸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

樗齋漫錄

卷三

三十五

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

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
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
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
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
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
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
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
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

律齊說錄

卷三

一一

三一

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
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
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
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又復自欺自瞞
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
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
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
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
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

此等議論心地不明
見理不真空然
於口是之善極其
難其理則一也

此等時時令人發笑
然其理則一也
不誠亦明矣

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
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
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
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禱道人曰
象山先生人向以為禪矣自此番齋醮之後必又
有以為道者書罷放筆一笑

詩之小序大序托名子貢子夏亦偽托也渠見論語

律齊說錄

卷三

一一

三一

兩言可與言詩屬西河端木乃特為此夫文人淺
陋其來久矣于今日也又何尤

大德間僧胆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瘕
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
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
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
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
才者矣

王房仲曰今人俱以六經缺其一矣不知三百篇實

居二焉蓋載之簡編則為詩布之管絃則為樂樂何嘗亡乎此實具眼者之言

今兄弟之子曰姪姊妹之子曰甥非也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但當施舅與姑耳

今之順子名曰孝逆子名曰忤人俱知之其命意之妙人或不知也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所以孝字從子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

位也所以忤字從午大抵水潤下火炎上對父母心稍上而不下便為忤而不孝矣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談海若者也

宋之光義惡弟也趙普賊臣也陳橋之事特以太祖為嘗耳彼二人者實有隱謀并杜太后亦在其術

中而不悟不待其殺弟殺侄而始見之陛下豈容再誤之語即始謀也若太祖者真聖人哉真聖人哉

洪州安和尚與秀關西為同行秀應詔住法雲寺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淋也何足復對語哉今之書生有

此見識議論否

趙豫松江府太守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眾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歐諱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

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甫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楨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樗道人曰此術士大慧人也亦幾于道矣

有一詩人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

出自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日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

語次偶及封使君變虎食人事客以為至變不信余曰今有未變虎而食其親戚鄉黨朋友鄰里者君以為常乎變乎客曰常矣

既不學之知則不識以字故為必矣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批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關中名醫駱耕耕道曰莊子之言有于孫真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為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者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為主故

曰是時為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董為君董烏頭也去水則豕零為君豕零水猪零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為君中品藥為臣下品藥為佐使可一笑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人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夫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

樽齋漫錄

卷三

八

貨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于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州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

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驚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樗道人曰至理只在眼前只爲世人心忙眼亂拈不出耳苟有閒心冷眼周生之術亦尋常之事非奇也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

樽齋漫錄

卷三

九

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

余公子俊號率庵蜀之眉州青神人家山後有塚鄰兒取其遺骸爲戲公輒爲掩之是夜夢老人謝曰子有陰隲爲我整理門戶他日當至大官嘗雜于群牧兒中有縱畜踐人苗者地主追之衆皆驚散公獨拱立折之以理其人異之授戶部主事分司太倉出納痛革宿弊有兩貴家爭田部檄公案之一家謂是舊名某家塘當屬我公曰然則張家灣

盡屬張家邪卒為直之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公之在姪也母張宜人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庭有黑子七如北斗見者奇之陞司經局洗馬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閭樂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嬖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惇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常

刑部

卷三

十一

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少保胡公世寧永清別號靜庵古杭仁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省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坊其門恥關謁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後仍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

終

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未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為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章謂紫碧山產有石膽可以益壽遂遣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今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糖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况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毅然上疏寢之

吾鄉曹定庵公名時中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公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庵乎

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洪武三十年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

松江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

此等虛名德本之類
學世世一月其然
知世之弊與之而秀
才之去其下以示
之在下其下其下
則其理也倍于近世

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

出子雲法言上公即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

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眾情大服

辛巳武宗晏駕肅廟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

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

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

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

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

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

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

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今之為治者謂士大夫必侵牟細民也而法必峻于

士大夫偏也不知念偏而奸民乘之妄誣士大夫

之家遂至禍結訟連力盡身灾彼其初意豈不佳

但一偏之細民士大夫便不得其平矣及其卒之

而細民之始藉以行詐者反因以干憲是兩敗俱

傷偏之適以害之蓋士大夫中自有恂恂長者細

民中自有曉曉戮民于茲緣情設教斯其為良法

乎樗道人曰如此說來又覺偏于士大夫矣所以

立言難也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據其

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

縱橫不如歐史矣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

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

以成屍無傷憂憊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

恐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

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

再醮今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悻

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極云

左傳以禧負羈曹賢人也愚以為未然當晉公子入

曹而不知其賢非智也知其賢公子而其君浴薄

觀其駢脅而不以告非仁也納妻婦人言非勇也

盤殮加璧而先私貳於晉公子非忠也夫仁智忠勇而後謂之賢禧負羈舉無一焉而又謂之賢特優于乘軒赤帝者耳惡得賢

一殘編中詠溫麻用事頗切詩曰無復中庭慶拜麻
漚麻聊爾作生涯公桑尚有三盆手主績元非百姓家前輩緇冠從儉素後生統務事奢華東風池水無人奪昔日老拳空自誇

長洲沈石田讀宋高宗杖岳飛手劄有感調滿江紅
云汴鼎南遷漫流寓錢塘如客可涕泣瘡痍凋瘵

荆齋漫錄

卷三

十四

君不吝嗇不能生
其神則去公其
功亦宋之基業可
保矣

倩誰醫國好個忠飛天下將奈他逆槍舟中賊把
英雄頓挫莫成功成冤極 飛不死宋之得飛不
死金之失恨飛之一死槍全奸策萬里長城麟足
折兩宮歸路烏頭白嘆昏夫亦有小聰明看遺敕
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羸瘦此
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
有娠而孔子使子得疾如疝淮南鴻烈曰男子植
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
也蓋情在腹中之子故於所乳之子為情不往來

所以病而不澤也即此繼病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
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
皆坐此病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
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
敦厚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
東坡胡擊亂刺自出乎法度

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餅
史炤通鑑釋文以為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餅
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
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荆齋漫錄

卷三

一五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
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混漾不可捕捉如
是而已矣此四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
情狀

太祖高皇帝并詩誰將平地掘成凹五湖四海盡來
朝中心一點明如鏡外面波濤不動搖

本心而明其天賦謂
也

此不及釋文公此子
亦果何故

此亦不及釋文公此子
亦果何故

雖云為人不可不知

鴈群宿有警夜者名鴈奴捕生者篝火但俟其宿舉
火燭之奴鳴而群鴈起人隱其火群鴈見無人以
為奴誑而共啜之再舉火而藏避如初奴復受啜
至後復然奴恐不復鳴矣人乃挺杖覆網掩群可
得嗚呼人不知悟反咎忠言者多何況鴈哉

景泰五年大飢遣周文襄忱賑撫周進本復連二詩
云蕭蕭疋馬過長安滿目飢民不可看十里路埋
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般犬銜骸骨形將朽鴉啄
骷髏血未乾寄語當朝諸宰輔鐵人聞着也心酸

樗齋漫錄

卷三

一六

又艱難百姓實堪悲大小人民總受飢五日不燒
三日火十家關閉九家籬隻鵝抵換三升穀斗米
能求八歲兒更有兩般堪嘆處地無芳草樹無皮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諸侯
。以王業辯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
命無傷也是固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
子不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
衰周未亡則亦因而存之合從杞宋之列耳初未
嘗勸之伐周而黜顯王也庸何傷哉

以論非必信其及

十有六字應未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
以揖讓為揖遜以悼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
也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
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摸稜依違而已
人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
子為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
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
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樗齋漫錄

卷三

一七

富家召客命優作劇先正衍琵琶記後續衍關雲長
斬貂蟬故事一鄉人在坐對眾太息曰趙五娘喫
了一世辛苦臨了被紅臉醉漢殺了蓋扮貂蟬者
即扮五娘之旦脚耳人俱笑之嗚呼今之秀才看
書不分段絡豈止如此
昔聞秀才荒年賣子詩云攜兒去賣對兒哭賣兒買
米供饘粥熟呼兒兒不來渾身似食孩兒肉吁
亦慘矣

宋太祖曰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秀才果肯選其後
清純自守自然得
其真實於其秀才
之所謂志不立則
心不定心不靜則
身不立身不立則
學不成身不立則
學不成身不立則

天下無如吃飯難
吃飯難不不可不
急則則則則則則
先吃飯後後後後
古語說也

此語可謂秀才真正座主大抵秀才眼孔贈以猪肉三觔白米一斗或以濁酒一壺枯魚半尾啖之則并其妻子亦向人說某公是今日孟嘗君矣

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不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

柳齋漫錄

卷三

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諱其至親所為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養生歌喫得飯屙得屎這場快活真歡喜人生本以食為命養身不可不調理太飽則傷心太飢則傷胃不飢不飽得其中五臟安和有甚事心酸世上幾多人不學養生真可惜醉醲飽鮮恣耽歡暑濕風寒少避忌直交惹得病魔侵方去使錢求藥治真藥去了喫假藥指望壽長却不濟勸世人聽我

語趁健喫飯且屙屎有朝一日喫不得飯屙不得屎鳳髓龍肝也徒爾長伸兩脚面向天埋在荒郊誰看你天陰雨濕髑髏寒白楊愁殺秋風起

無錫秀才陸元輔粗有本原是酒肉皮囊奴視其父出即令之張蓋負笈甚且加以毒口飽以老拳無所不至其父亦小人甘之不敢對人言是其父也卒之無有人知其父者竟為真奴矣無何陸死矣有一子白日行乞于市必對人曰某是秀才陸元輔之子因吾父凌虐吾祖故吾今行乞以報之

柳齋漫錄

卷三

一九

三六九

說畢方乞一文前遇一人又說如初乞如初一日南北東西四門成市處必一周遍明日又如是矣所乞之人多元輔之故交嗚呼誰謂天遠哉此眼前事訪之邑人無不知也

夫子晒之喜也吾與點也悲也請觀言外方得箇中

樗齋漫錄卷四

茂苑許自昌玄祐甫卷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一十
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
溶溶禍入官墻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回狼
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耽耽焉逐逐焉垂涎
吐渦真有似乎精魄失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厥
腹虛空昧若何虹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
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

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

錫周秦親家隣友為過財人米麥熒熒亂圈點也

柳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直行也批權橫

斜門子醉也雷霆乍怒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

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媼亦妍十目所視而莫
揜焉有不可得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
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
渡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貧寅緣其間不分玉石真
材銷鑠怨氣邇迤道路聞之莫不嘆惜嗟乎 皇

此論從歷練而來
此論從歷練而來

上之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
柰何取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
為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霎時為吞聲之啞啞案
首賊私多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於官店之
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於
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
心方益驕固謗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
嗚呼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
亦可殺也嗟夫使 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

不為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

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

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強於 國史也時萬曆丙

戌年吳中士子作此以譏房學院者自斯而後又

不知凡幾亦可見世風矣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

人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今俗學之通弊也肯立半存焉全舛

誤脫半字
以趙為併

以齊為立字經
三寫為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
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平新安王晦叔

云程子曰素問必出千戰國之末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

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浚

儀王伯厚云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

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

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毀周礼疑孟子譏書之

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註乎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

人君體元居正故曰元年元日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

魏以後但用三月端午細素雜記云余家元和中

三日不必已也端午細素雜記云余家元和中

珊湖鈞云屈原懷沙死忠後人每年以五色絲懸

軒而弔之後人以五字為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

宗以八月五日生宋景公上表有月維仲秋日七夕

在端五之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五也七夕

續齊諧記云桂陽零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彼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

答曰暫詣牽牛風上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為

橋歲時記云七夕夕夕人結綵樓穿七夕針陳瓜果

于庭中以乞巧有蟠于羅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

于瓜果之上以為得巧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

日九為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
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
當有灾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
菊花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
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都人
重九各以粉麩蒸糕相遺上挿剪綵小旗糕釘果
實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

也至于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

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唐

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然千

燈因馳門禁帝御安花朝以花風土記云浙間風

花競放乃中秋以月歐陽詹說月序云秋之于時

游賞之時中秋以月後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

終十五于夜又月之中藉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

月數則瞻望國故曰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於此

夜遊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

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衛道夫

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

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

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俟參之菽園雜記云今人

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

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

五九為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

刑謂之斷屠月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
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咏
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
力加殮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痴愈
題蠶豆云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却
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饑宋時王文康公
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
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

齊漫錄

卷四

王尚文題綿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
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秦
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場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
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
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者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
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
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凡人之一身

齊漫錄

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從丙言火也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為族讐王俊
十六者歐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計歸則父已
斂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
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
生受之每人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即銖錙無
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
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刀自勒報仇刀
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

齊漫錄

卷四

木

感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為舉業惟手書
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
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正月廿六日仇俊飲于
隣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
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構自首狀投于邑
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宜訪之士
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
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
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日復何言吾事畢矣

只欠一死今日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
 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日子惟不忍殘父屍以致此
 死則抵仇何檢為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極
 前金華公憐之遂為文請于郡其畧曰謹按王世
 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
 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懸之繪
 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
 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割刃于仇
 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

刑部

卷四

十一

三十一

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觀于
 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
 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
 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慨慷既難卒保其身而
 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心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
 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令
 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
 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
 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日

子行吾當徐來生日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
 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
 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
 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
 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
 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今人昇其父柩至生聞
 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
 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
 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階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為

刑部

卷四

八

三十一

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檢
 復何為遂令昇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
 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于蒼旻一心圖報兮何
 幽深六年嘗臥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舍
 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耿
 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甦整巾起歌之
 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囑妻詞封
 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
 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

一第二三 丹 賣參日...

仇香之學以高言

敏且親至其廬為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今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牘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茂矣

林齊漫錄

卷四

九

三六

王伯安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王伯安曰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此指修身而言
身任事孤志行
則則無勝心不
或也

高林有知言亦使
張不遠

天道惡其多事
預留餘地言
必無算盡者必
害其其明也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林齊漫錄

卷四

十一

三四

唐伯虎漫興十首 一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不才贏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 二此生甘分老吳閭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跣跡說法蒲團軟鞋韞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三一身憔悴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鬻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盃棋局畔此

生何望不甘心四 悵悵暗數少時年陳跡關心自
 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
 袖黃金淡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
 衣乞食院門前五驅馳南北罨頭塵襤褸衣衫墊
 角巾萬點落花俱是恨滿盃明月即忘貧香燈不
 起維摩病櫻筍難消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戲
 兒棚上下場人六 平康巷陌倦游人狼籍桃花中
 酒身短夢風烟千里蝶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
 買長門賦黛筆難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對
 燒高燭送殘春七 自怨迂疎更自憐焚香掃榻枕
 書眠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探囊已沒錢滿腹有
 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
 酌深杯看月圓八 踏遍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
 低頭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
 生空鵬賦黃金游客剩貂裘年來踪跡真堪畫飛
 葉僧房細雨舟九 盡怪趨蹌摠不能自知才命兩
 無憑難尋葦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兩字功
 名成蝶夢百年蔬水曲吾肱盡嘗世味猶存舌茶

齊隨緣敢愛憎十 造物元來最忌名太平又合老
 無能交遊零落綈袍冷風雪飄飄瓦罐冰二頃未
 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試倩家人道消
 盡英雄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傅守谿詩曰綠簑
 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
 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陸梳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為國者家宰制國用在於
 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
 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
 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
 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
 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為水旱
 不測之備十一 尊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錢
 輕費但當逐年增置倉藥其六分作十
 二月之用十二 閏月則分作
 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
 十分日用其一十三 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
 生束帛等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
 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待中不及五分為太

嗇蓋於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其所餘者別置簿

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

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隣族之貧弱者賢

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母以

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况今之僧道無不豐

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

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

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

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

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

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

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

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

惟一家不憂水旱天雷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

利豈不博哉居上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

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

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

而不用者疑若無害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

今乃忽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

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

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

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

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

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

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

三年之防注謂防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

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家婚

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

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

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所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

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

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至如

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祭祀宜

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

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

亦其地也

矣前所言以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爲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前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說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鑄千農圃堂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爲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爲已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爲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爲已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直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卽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說者謂弑君者趙穿盾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于盾則是弑君者穿也盾特失爲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爲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穿盾族也遂弑靈公是

則盾有幸弑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弑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于獄乎獨呂氏以爲盾實主弑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爲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爲大人其爲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于信果則于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

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鑄千農圃堂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爲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爲已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爲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爲已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嬖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蒯聵與輒謂蒯欲殺母以得罪于父輒據國以拒蒯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蒯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于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蒯復藉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而不知有義譬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于蒯之入成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于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蘇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眾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是與眾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為非也而後世定以為是

公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為是也而後世定以為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梅摯守昭州昭為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于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為孺哉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于偏也蓋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為亦老于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親踈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之柄惟其握之久所以釋之吝然非倚諸武則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儲位則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佯為易姓受命絕天下之圖已廬陵廢而不終廢復而

后上出語口不
默可于後許
之福也

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
一日彌留不屬之已子而誰與哉而承嗣以儲議
未就至于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徒嘒嘒然
與后爭姑母之親疎或死或爭徒足以供此姥一
笑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歟曰文惠之所可貴惟其
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之意尚在中
虜之間其專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支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

迦之罪也余亦曰胡亥愚而秦世滅非焚書之罪

也五胡興而晉室亂非崇玄之罪也佞臣多而梁

國亡非達摩之罪也今人不知學妄引國家之治

亂藉口近于把持

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

為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

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

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于季康子之家

嘒嘒辨論忘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

天孫

之豈草虫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為非禮乎且

日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以為有不夜哭之禮夫寡

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

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

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疏人之不能

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

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

後人却只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

道字不識支離殺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

地在于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為顯鬼

神為幽肝肺為內耳目為外几席為近燕貊為遠

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

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

者若止言孝則必未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

為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

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

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折今人說孝何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當辨於此

樗齋漫錄卷四

卷四

未四

三二

一〇五

九月五日

樗齋漫錄卷之五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海寇鄭廣陸梁蒲福間飄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裘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溟延祥隸帥閩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談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寮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處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坐慙噓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下驚有心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裕齋馬樞密判臨安府榮邱解偷山賊逼令重罪鞠之乃拾墳山之墜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得之是寶大王穩便解來即時放了

明刊

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
黥犬主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
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樗道人曰或云此是
寧庶人事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
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
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
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窻外有
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

香齋漫錄

卷五

二

三

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
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
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迭三
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嗚呼豈
知太羹玄酒之真味哉

余里中有二文學俱姓王一名憲章一名炳勳二君
最相善萬曆己亥七月炳勳忽夢至一陰府殿上
王者即憲章也相與周旋備至且言已與炳勳皆

海通三

廿九

王侯臧尚有天子者在是時兩文學方善飯無恙
此後九月十一月相繼謝世二文學皆端方之士
生為正士死為上鬼此固然無足怪者獨其夢頗
異可紀耳李君世培作雪窻紀夢甚詳文多不載
浙右富人捨竹園于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笋僧執為
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
還他竹園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談諧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

香齋漫錄

卷五

三

三

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
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徧國中無能
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
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
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歡愕坡徐曰某亦有
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唯肝欲起辯坡曰而謂我
忘其一邪謹閱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
為坡逆敘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辭舌不敢復

事見萬曆八年夏
在萬曆八年夏

言他

嘗記殿司薦陣亡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
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
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
窗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
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岫傳世綠蓑衣詠
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

釋名

卷五

四

三

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宵窮制作其不敢知獨
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奔麤
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
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為變
黨伐之論于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舒之望江有富翁白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
卜地青鳥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
術聞廷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
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

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

以實言則龍斷取貨未易厭也于是偽使其治之
隸如張翁家議園豕若以禱者因晚其山木之美
而譽之曰吾治方乏此可窰以得貨翁許之乎

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
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
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

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
使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

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鞍馬謁張翁而邀
之至則館焉盛設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
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

緡三百真之詐實縑于篋酌酒于尊而告之曰子
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

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
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非也余
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
以為請凡予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

卒辨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
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
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
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
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于死而不
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愧乎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
篇蜀花蓋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
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亦作宮詞百

林齊漫錄

卷五

六

篇其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
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
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
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璵時駐馬畫工
暗地畫真容二篇亦有致今吳士錢朗生集句宮
詞百篇中有天然渾成者一時苦心遂足傳世惜
未刊行耳

程史載義諭事甚奇為錄其傳傳曰義諭者九江成
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諱入籍開禧間虜大入

今不及此為多矣
受其重名於此
已故上之

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
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狗地
至花屬見病諭馬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
且僵烏鴛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為主繫而得之
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彫復生
日寘之槽櫪惻惻然與群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廐
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
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
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搨候晨雁鶩行立俟

林齊漫錄

卷五

七

三六

頤指盡午退以為常馬或蹶亦不任相通融為假
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諭往始命鞍鞮鳴人立
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
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鞆來則帖耳馴
服如平時振迅通衢擊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
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
禡而騎相望後先諭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
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駑悍擯弗齒嘉定庫
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庫符下統府調兵三

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
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
以鈎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馳立
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
元礪有第悍狠恃執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
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踔進退折
旋良慍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豈粟濯泉剪鬣用
金玉爲鎧華鞵沃績極其鮮明羣渠皆釀酒來賀
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嘗若是

精齋漫錄

卷五

八

三二六

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于是日游其驗于峒
嶮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
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
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
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
怒以鐵槊擊之騰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
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
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
礪之弟矣諫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

類與美定之
為警同語

亦亦未日由開全
親之手抑是子

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
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
功之出于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于時居
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
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
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
戀豆歷騰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
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

精齋漫錄

卷五

九

三二七

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撮取著于
篇

其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
某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某亦遜謝不敢對公大
聲曰以爾知德懋故問其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爲
日講 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
得德懋居山林久未閒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
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
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章

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荅于是即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于

稽齋漫錄

非五

十

三七七

達理者每易一棧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亡其囊中扇得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紹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雙泉念菴先生父也樗道人曰好箇直不疑

邵康節先生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游學至有所立

意家不富示

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為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斯言最為公道可笑今日單門淺學略識之乎便眇視富貴家子弟為目不識丁豈知富貴家多藏書往來更多名碩父兄亦有遺訓其視貧賤者何啻車馬者之視徒步也可輕哂之乎若富貴而不肯學又何怪乎貧賤者之哂之也

稽齋漫錄

非五

二

三三六

荀卿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家者不能小者不為是弃國損家之道也今夫人之于貨財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給用也人之于粟米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資養也甚者謀其身矣又及其子謀其子矣又及其孫日孜孜而不已也至于仁義禮善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以睦鄰里以治內外以續祖先以杖後裔有之則安無之則危有之則生無之則死乃弃而不求求而不力則何以異於貨財粟米哉

或問晦菴曰何如是命曰性是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

身德有學有類

世間性如高僧

無二且以人事驗之性見書喜讀其命必利科目
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憤戾者命多罹
禍患所為狼疾者命多罹死亡心慈者壽命長心
刻者壽命促性不好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
子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之
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詰者曰劫大惡也鄉
黨賤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斃也
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

神異錄

卷五

十一

三四八

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扈捍其
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祗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
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繫而發其藏曲
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眾眾躍然而赴
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拳梏庭蹠
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嘗聞近川者浸近樹者
蔭富家大室亦窶人之川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
名為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耕各食其食分土
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

寫行地味然不
到矣

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
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羣聚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
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
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
惟厲禁之為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
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恒也
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之不暇而
欲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為重衣食為輕
廉耻為重生死為輕獨奈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為

神異錄

卷五

十一

三四八

百年不寤之惡是刑僂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
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瞿然曰
固所不聞民曰溢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
以竊公貨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在訊
刺以納苞苴是盜也賄供饋以饗脂膏是盜也備
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竈以樹強援是盜也
持陰事以脇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
也夫我之盜也以救匱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
盜也先之以餽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

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之乎有司乃面赧氣縮左
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讀晉書羊叔子傳見叔子前母兄發與叔子同母兄

承俱得病叔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

濟而承竟死夫叔子母非後母耶今人言及後母

便以為毒如夏日豈知亦有春風如羊母者耶真

可為後母特出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旨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

者有足財焉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

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

又云之當作平聲讀可也發一笑梁園有富

家子杜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

賓或汗漫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

枚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

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

百九丁橋夾岍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
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為諶謂之長安
語音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為旬故如此讀
也無知妄釋可恨可笑

陳同甫嘗言于孝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

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

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

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

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

糞齋漫錄 卷五 十五

褒衣博帶危坐闊走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

眉合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

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

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

夫立道學之名

史記紂沉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人之紂九

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

里閔天之徒求得姜女文馬九馴他奇怪物因姜

臣費仲獻紂紂大悅赦今傳言文王乃歸為玉門

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夫也紂聞之曰
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
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為
后夫周之興也以女盡其君周之亡也亦為人以
女所盡天之報施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
王克紂歸而燎于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獻又曰
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又曰
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史記武王
克商紂不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
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
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史記武王
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
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傳記云太公
蒙面而斬妲己嗚呼武王將誅紂而哀之尚書曰
予惟率夷憐爾何其誣哉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
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
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舉子業者

謂之秀才至于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况能
爛其書析其義乎
梁次公論長生只以素位為主其言極切實可聽與
方士不同也嘗曰人主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
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為也只要百年之中不
夭乃為壽耳如何為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
時便當做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
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
時之身不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
去在巳則為巳之活人不夭于巳也在未則為未
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見在日子反擲向空中
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蕭山何敬者父舜賓以憲副坐註誤論成留家一日
駕樓船渡江與蕭山尹船相值尹倉皇伏謁以為
當道也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跪謝過而尹內羞其
下人性又陰狠竟以逃伍罪械繫解成陰令解者
間道至餘干害之敬切齒父仇祈策于姑蘇父友
叅政黃某黃難之曰事何容易夜分就寢黃輒從

戶外呼敬名敬輒響應如是者垂二年夜目不交
睫黃乃歎曰子可以報仇矣資之千金而陰為決
策尹鄒姓故以給舍謫日夜冀還官去乃偽為邸
報云鄒某陞南京某部主事鄒得報即解印渡江
敬因邀之舟中毒毆之灌以溷穢令母死獨故購
其雙目憲司驗尹既瞽廢而心頗憐敬為父發憤
敬母又得參政資之京擿登聞鼓訟父冤事下并
鞠竟逮前諸解人抵死鄒與敬俱論戍在繫會赦
出敬出以未得手搥仇人之骨為恨蓬髮垢面身

不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為孝子云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

學沈謝嘲風咏月汗人行止嗟乎今之學士大夫

未嘗不讀孝經論語也而乃嘲貨咏賂汗自己之

行止不忠不孝敗國亡家又豈讀文選之罪乎

彈鉄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

夏人歌五句廢廢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

篇略略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

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婦人指環合曰戒止不合曰介指考其義古者后妃
群妾進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
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其義蓋戒止也
今訛為介指誤矣

聞昔有作貞婦詩者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蓋
佳句也有議之者曰禮云寡婦不夜哭燈字宜易
春字此豈特不知詩抑亦不知禮矣夫寡婦不夜
哭者以男子之嬪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
旦豈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耶哀至則哭何朝

暮之存

今人俱知以雪為瑞而不知其所以瑞余考墨客揮
犀云蝗一生九十九子皆連綴而下入地常深寸
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
飛喜旱而畏雪雪多則入地愈深不復能出是雪
以除蝗而瑞也今以其花六瓣為瑞誤矣大抵無
益于蒼生者非瑞也其花六瓣何益于民乃為瑞
乎

今世極可笑者以氏族相矜曰宋某之後唐某之後

漢某之後春秋某之後殊不思天下無有春秋漢唐宋之時突生一支派者人各有始祖始祖總是一箇所自出之帝儒者所謂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者是也愚謂世人只合分賢愚不合妄分貴賤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可謂知言執此可以得貴臣矣

樗齋漫錄 卷五

二十一

何必問姑布子哉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謂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于今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胷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語獎諭明日于宰相處得一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于後進如此樗道人曰至言至言

敬問命公謀臣不忠

樗齋漫錄卷之五

九月六日

樗齋漫錄卷之六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癸辛志云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蓋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據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擿前輩以爲能也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喝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

樗齋漫錄 卷六

二十一

引孟子殺人以挺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則其實通鑑誤之于前綱目承之于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于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 又郭威弒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 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

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問
訴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
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
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因諫
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
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捨摩訶也
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
之耳綱目誤耳耶 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
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

隋書

卷六

二

曰卿知諫不從何為立其朝卿仕世克尊顯何亦
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克拒非諫卿
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
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于上言世克拒諫為
其語曰然則何以立其朝殊失其實矣 又綱目
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
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
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
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為是 又綱目

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
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后丁酉崩特四
日耳此承通鑑作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
妃久疾帝殊念之遂立為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
意者亦通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
且問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五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歐陽永叔謂人性之相遠如此

宋書

卷六

三

三五

余嘗究其理此皆夙習而人自不知耳凡根利者
皆夙世修持由漸而頓非生知也人言富貴人多
從禪門中來如宋夏二公安知其前生不為行者
之十年誦法華也耶有十年在前方有後來之五
日七日此一定之理無疑者凡事俱然不獨法華
一事已也善乎冷居士之言曰今之生知皆昔之
學知困知也無生知也不然孔子豈欺我者哉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綠底事多因嬖倖欲封
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體其意蓋指

當時王詔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于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微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于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

樽齋漫錄

卷六

四

三

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于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用荆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圖雍齒封則此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坡翁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

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膽塗于白刃筋骨絕于劍鉞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

樽齋漫錄

卷六

五

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團樂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于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于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挾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舜舉詩云項羽天姿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

不當試曉之耶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吳郡錢功甫曰水滸傳成於南宋遺民杭人羅本貫中以後羅氏三世俱啞則天之不欲露奸偽譎詐於世可知矣其書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廝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與帛牌同行吁可怪已然雕刻頗廣傳寫易訛中間不無畫蛇添足為妄人增損至我朝惟郭武家刻稱精未易得也余惟此書多與史傳不合如宋

水滸傳

卷六

六

三〇二

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知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未嘗命高太尉童大王也而水滸傳系於四年惟宋史宣和二年方臘陷建德軍歙衢杭州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寧撫使帥師討之三年四月貫執方臘八月伏誅差後於三年二月或者因知亳州侯蒙上書有赦江罪命討方臘之言疑江降後貫調其兵隨軍至幫源洞乎然臘未嘗陷蘇常等州也若政和五年女真完顏阿骨打已稱帝國號金政元收國至七年又改

天輔大敗契丹兵收其五京至宣和四年三月宋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帥師巡北邊應金而五月伐遼貫敗績於白溝退保雄州十月貫使劉延慶郭藥師伐遼敗績於燕山延慶退保雄州宋江何嘗從軍也宋師何嘗勝遼也余藏癸辛禱志宣和遺事所載詳略不同若田虎王慶歸功水滸固不足辨如薊州五臺此時正屬契丹宋人豈能掉臂出入耶又瓦子圍頭杭州市井豈出於杭人之筆不免夾帶鄉談耶而黃花峪和尚二禩

水滸傳

卷六

七

三〇三

劇不見本傳何耶愚意宋江自在山東而宋史書淮南已可笑其金華將軍事又可笑金華令曹杲真定人仕吳越有功杭州廟食湧金門內載在祀典與張順何預耶又金鈴鈞掛系之華山益可笑蓋江未嘗越開封而至陝西明矣抑訛泰山作華山蔡衙內作任原耶余聞貫中酷嗜水滸事凡客自北來者無不延請於家咨其稱述各筆之於槩篋笥克滿積有歲年於是會萃纂葺不論事之有無祇即其可駭可愕者聯而絡之貫而通之嘔心

刻肝雕腎剗腸機械變詐種種洩露天不三世其
啞而何哉頃聞有李卓吾名贄者從事竺乾之教
一切綺語掃而空之將謂作水滸傳者必墮地獄
當犁舌之報屏斥不觀久矣乃憤世疾時亦好此
書章爲之批句爲之點如須溪滄溪何歟豈其悖
本教而逞機心故後掇奇禍歟李有門人携至吳
中吳士人幸無涯馮游龍等酷嗜李氏之學奉爲
著蔡見而愛之相與校對再三刪削訛繆附以余
所示襟志遺事精書妙刻費凡不貲開卷琅然心

樗齋漫錄

卷六

八

三批

目沁爽卽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
駁亦痴人前說夢云爾

飽食煖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
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
簾愜昏眠取簾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
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
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
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
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

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
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
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
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
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
荆公嗜睡夏日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
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

樗齋漫錄

卷六

九

三批

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
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故
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
晝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
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
以雌黃前輩雖該贍可喜而亦安知無議其後者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
博瞻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

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于秋夏之交甚至重複書楊彪賜之子于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

續修四庫全書

卷六

一

三四十六

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一書以示坡翁翁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其後耳揮塵錄云蜀人吳鎮初登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繆豈別一書邪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相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二語尚未能行此真善讀論語也若趙普之論語不知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二語何如

客有言及宋之洛黨川黨者愚獨不滿乎坡公客問何故愚謂正叔方而子瞻圓正叔死而子瞻活正叔鈍而子瞻利子瞻不容正叔而欲正叔容子瞻決無是理決無是事深有望于今日之為子瞻者四皓之名見于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章嘗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

續修四庫全書

卷六

一

三四十六

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則加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記李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與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

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周燮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先生謂之四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是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紀楚鬻熊之後爲園鄭穆公之子園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園稱所換蓋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庠以常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園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

轉齊錄

卷六

一一

三三

祿與角字通用故樂書作祿鄭康成于禮書角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涪常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庠以居園中故以爲號夏黃公姓崑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里公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無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角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舍太湖中有蔡氏註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國子監有字學大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

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乃雅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用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角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周昌東二丐傳蔡乞兒丐燕市三十年垢面露體糟糠不厭忽得遺金百兩懸書於市以訪失金者或認焉問其數不合拒之有強欲奪者蔡曰吾頭可斷金不可得埋之越數月不得主未嘗取視一日過橋有夫婦爲伍伯所拘相號泣詢之曰負富室

轉齊錄

卷六

一一

三三

子錢踰百鬻產鬻女猶未足今且詣官奈何蔡曰是固我熟識者吾爲若居間乃走謂富人曰公生計甚厚奈何侵窮民設二人遽朝露無論王法天道謂何伊負百緡耳請寬其三十緡餘則我代償可也富人詰之遂往埋所取償如數富人媿曰若行德而使我放利何以戴目稱丈夫受其母錢五十金貸其息夫婦泣謝去蔡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如數贖其女以還餘十五金市木棉與其儕均分身不多銖兩又有焦存兒人家女也生而

此二人者

應以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身可

瞽年十九主家棄之丐於市夜樓舖舍群乞欲犯

之以死拒曰薄命鄰死心不死也敢更犯淫以辱

父母耶中貴魯朝閔之擇一瞽兒配焉從夫習唱

齊丐于市踰年夫死中貴為葬之使再耦存兒痛

哭曰吾學夫唱以乞食忍以其唱共他人食乎竟

不嫁魯給之舍與一跛媪共居聞男子聲輒避匿

終其身二事馮元成先生所目擊為志之書靖甫

常以寄我久之失去予恐沒其善因憶而識之嗟

乎人至丐最卑微矣乃二人者男潔女貞操行不

苟如此即詩書閭閻之家曷過焉孔子稱齊景公

千駟不如伯夷叔齊餓首陽見稱於民此以名教

勵人也若二丐者何期名哉無名而善善之至也

寸心炯炯俯仰天地有真貴焉又何以侯王易稱

道人曰斯實俠丈夫奇女子隱於丐者也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

鮮怨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

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

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

杖銘

杖銘

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為子孫

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

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

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

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

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

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

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張紫蠟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

箴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蠟方居母喪上疏論

事朝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丸墨

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

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

之歸老而道遺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

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

以為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他日陳正獻卿為

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王陽明兒時客令舉令公言欲論語有譬字一句乃

舉能近取譬一語容易之各舉譬如北辰譬諸草木等語公各罰一觥曰兒譬從下出諸公乃從上出乎此時已鼓弄諸人于掌握之上矣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謂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漢書載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傳以為安丹成上

昇雞犬砥鼎亦得仙去唐書紀張果自云我生堯丙子其貌實年六七十未幾亦卒神仙傳謂果生堯丙子二萬八千歲矣堯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唐開元初才二千八百餘年魯魚亥豕之誤明矣不然孟子載文王之地百里荅齊宣王則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三十里耳

康節先生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既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此真達者之語善乎梁次公之言曰位三公田萬頃而猶有不足之心者大貧大賤之

相也

相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臥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

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鑄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仙秘訣人不曉耳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士夫家呼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與飲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如此點化真可使頑鐵頓為黃金

樗齋漫錄 卷六

呂東萊祖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于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于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于末疾喜未替于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于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邪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

林論詩得六

宋六

一八

三五

林論詩得六

所以同父然則... 於學則... 於事則...

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就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發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盛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脉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出癸辛雜志

宋太祖命曹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

林論詩得六

宋六

十九

三五

敢藏于家即納于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
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蓋特以此申命令使果
犯而發封見為白紙則必奏稟非命世之主安得
有此作略哉

王少湖先生曰好色好鬪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
此三者君子所以戒之今吳人罵人每云吃食打
雄阿矢因此數者亦禽獸之所長也罵最毒惜人
不省耳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
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岍公疑
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
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
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
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于法
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樗齋漫錄卷之六

唐書九月七日

樗齋漫錄卷之七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蘇子瞻文章妙天下而有不及婦人處昔明肅太后
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
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為請
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
之制猶以御文德為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
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
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乃知文章全在乎識識
又根乎德也冷居士戲曰此白香山之所以折衷
于老嫗也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
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為之辟易公問為誰僧
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于扉云口銜
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
此身猶是一微塵

宋太祖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
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真

帝王之言冷居士曰天下只秀才無用正為求助于之乎者也耳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夸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已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交關頭頭讓人些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

卷七

朱七

二

三

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中第一莫使性氣中外事一切靜柔順理之曰為善得禍乃是為善未熟為惡得福乃是為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慎之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

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憤

皇祐初洛陽僧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諾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為師魯買洛城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後義琛復以歲所得地租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于柩前納其券于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

卷七

朱七

三

四

以生噫誰謂天下無有心男子哉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愚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神元聖帝而李邦直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于是僅加元

熟讀六經

方是假名

方是假名

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于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樗道人曰邦直是秀才見識

雲棲和尚謂般若真智顛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不然即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痴呆不待來生又甚化為異類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余謂此猶遠言之也何待來生何必一跌何須化為異類儻無般若真智主宰其中即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時亦何曾識得一字亦何曾不痴呆亦何曾不為異類也哉

大凡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于靜坐中自是一無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書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中庸云誠則明明則誠最有味凡欺心之人皆黑心

詐語者徒語也
於此處見其
別有真意
不在此處
詐也

之人也惟黑心愈欺心矣彼詐偽者自謂聰明智慧豈知是箇大糊塗之人也哉不然試自思之許多詐偽曾有用處否曾不為人覷破否

高麗王徵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許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

可惜中宵漏滴殘會宋神宗遣海商喻旨果使來朝觀此則佛家之修生西方者亦如是矣豈相遠哉
羣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復有無寫新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為今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

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
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
如今已復長新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
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
温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
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
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
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
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網必為之儻不諾

神齋錄

卷七

六

三

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割物命
所費不肯吝而不驗病者已阻宿實所許之祭曰
帝賞其請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為
尚焉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
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
子之易惑故牽于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
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
福以饗餐于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
于獄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于人載在祀典血食

行本曰淫之字去
聖不為其所惑

其信也而漸
下是皆行
即此孔孟之
夫亦道也
即此孔孟之
能也

行作忠孝節義
此其意也

予謂名心誠實
情狀不可不
如法不可不
法名不可不
法名不可不

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
福于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為一
輩之木居士既為今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托
以惑眾此尤可笑云

一衲子與一儒者語及生老病死衲子曰生死所同
但吾輩修行人有老而無病世間不知修行者有
病而無老耳此言殊足為尊生却疾之助

雲棲和尚曰昔一老宿言舉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
長嘆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論不好名者惟公

神齋錄

卷七

七

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已為所賣矣
此則公案拈出極好但不知拈公案時略無要人
道好之心否儻微著此意并和尚猶在好名城
也聞者大笑

仁字从人兼愛疑仁矣墨氏何以賊仁義字從我為
我疑義矣而楊氏何以賊義蓋圖不盡言言不盡
意天下道理豈盡在語言文字之中哉笑彼介甫
欲以字說盡天下此所以受困于犇麤波滑之諛
也善乎先輩之言曰謂字說有一二分者便有七

八分不曉事的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盡信書不如無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閭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寔壞遂行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為始會教官林經湘對士子上請語微失于是大開肆罵時趙京尹與眾教官調停一

相齋漫錄

卷七

八

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人一半取游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遠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

斯不為三
水不為三
何不為三

相齋漫錄

卷七

九

為四學衰東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其惜元城之去實為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絨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豈倘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為宜行已而有耻苟為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携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悞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上書如聚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栢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舍射影沙逐客今下堪吁嗟識者

將謂秦事邪淳祐寔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
時有引喙鳴靈鴉天降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
無華奄奄山鬼相榆椰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惜一
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
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
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關至此游士欲
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
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已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
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以叅樞軸畢竟

林外錄

卷一

一

三四五

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于是漸復
雲集矣樗道人曰游士口舌絕似今之山人

出殺指陳

竹窻二筆載看忙二字謂富者看貧者之役役于歲

以送規勞債中
其遠古則入於

盡之日貴者看賤者之役役於大比之年惑破智
成所作已辦者看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
彼富貴者有矜已心無憐彼心獨菩薩起大慈悲
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如此則菩薩爲此一
事曉夜而忙安得片刻之閒而得看之乎

讀袁中郎白松詩四首而巢雲老雀夢猶寒真警句

也因思青蓮紫米碧麥又得一件侶矣

世上有眼前極變事而人以爲常今拈出之豐于嫁
女而嗇于教子明于責人而暗于責己勇于作惡
而怯于積善巧于取名而拙于績實真可異也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
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
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
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
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

林外錄

卷七

十一

三四六

今有竊高人之名犯衆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
憤無知之竟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
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雄
而滅我夫差既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
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
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于江海語其高
節則未可諱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
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著不
共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于吳宜也而史越

不在高士之列者
固不實也通加
通也子公於上
可知也

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于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意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未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實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于吳又不齒于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深慨其事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樗道人曰文雖近刻議論亦奇

野客叢書載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冷居士笑謂今之進士無真實為君民幹事者這差多著數人也得

洪憲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

山素有元章愛古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梭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耒鋤芥將為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刈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樵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獷犷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州人惡其所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于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昇家也亟往取援王為宛轉趙憲崇暉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鬪而死璞止從夏楚想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廁忽覩駱老在側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簷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竟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忍死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渡則此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

忽墮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而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泪没其間至此方悟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一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眾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杖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旁喃喃若誦經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十四

三〇六

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怒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向西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曰為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至叔于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以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夫人身意自不

東國改古題

除官不事
九五之說

改過之念不決前
不味然亦不至
法下矣

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為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道之以回轉時聞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為何物駱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鬃馬支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劍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為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音安得在此為驅卒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十五

三〇七

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完復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先繼絕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暈竹乾復問平生食祿遂于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叅知政事以其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為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柰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于此稍前至大溪有

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益大綠
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
于傍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殮耳後一歲璞亦
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
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
者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氣耳亟問黃四無
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轉呼觀天判
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求救公曰汝殺人
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

林齊漫錄

卷七

十一

十一

行昭以管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
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于唐申歲首以秘撰兩浙
漕召憶向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
學士晚雖亂亂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
所致乎此事洪公嘗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
傍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
又立復詢顛末書之 出雜志
宋長安張衍有道者也嘗謂古者福人多貴人少今
貴人多福人少嗚呼知言哉

如此說來則福與
貴實連度

宋鄭公初名郊爲知制誥時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
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吁小人之譖人也直不肖令人有其姓名一至於
此可發大笑

宋鄭公初名郊爲知制誥時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
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吁小人之譖人也直不肖令人有其姓名一至於
此可發大笑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趙邠卿謂久假不歸即
爲真亦有意蓋憐五伯不能久也若能習慣亦
成自然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最相近

林齊漫錄

卷七

十一

十一

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
症至見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
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
釀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
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泣請告曰
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
少許卽投之俾如法用之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
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差其後凡數人莫
不立驗然膽礬難有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
以備用也 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

塵罩其上投膽粟許則疑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閉盡去筋膜塵土入水腦一二片或澳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 辛酉夏余腿瘍發于外臙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糝膏灌之劑嘗試略過痛癢襍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蹒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蘆水滌瘡口泡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

局方駐車丸

卷七

一八

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丸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禮元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出雜志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誦誦如此奈何太祖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

此等事地誌云

不意其後之法

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于家間恐怖婦女何耶如此女人真堪為帝王眷屬葉笑翁嘗曰士人家婦女尚有秀才氣者其人決不能發達亦妙語也鍾夫人琰適王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蓋謂渾中第淪也讀晉史至此每嘆夫人此言乃千古大英雄知已之言也假使腐儒聽此又以為瓜田李下矣噫俗儒可與語千古哉

卷七

卷七

一九

三五三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執久矣願見筆法以為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今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麓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歎服再拜而去

事不練者多憂心不正者多懼氣不全者多喪學不博者多惑志不定者多屈養不深者多露見不到

卷七

者多陋此張無垢格言也又馬碧梧格言曰留有餘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之福以還子孫

劉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常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

漿迂義旗秦亡誰復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

二金人合淚垂王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

空却綠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

題詠他詩亦稱是

富鄭公從軍徙青七十餘萬眾自河北東下公毅然

樗齋漫錄

卷七

二十一

樗齋漫錄

曰吾不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乃廣為招納自屋廬飲食醫藥靡弗備具也公嘗自謂在青州遠勝二十四考中書今是可與言功名者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

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為黃金其人皎然王

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

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

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

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

樗齋漫錄

樗齋漫錄 卷七

手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因宜順受之壽可至

六十九人壽修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

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

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

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

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

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阨于危

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年八十七晚

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

樗齋漫錄

卷七

二十一

杜牧之云今推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頗盡近世佞佛之態

樗齋漫錄卷之八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昔聞鄉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荅藹然師弟子之真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錄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

宋元豐甲子洛中大雨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為一深丈餘公卿士

樗齋漫錄

卷八

庶第宅廬舍皆壞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今萬曆戊申吳中大水姦民亦有乘機生事者賴大中丞懷魯周公取其渠魁置之法因以不擾噫周公之績可謂偉矣足與韓康公今古為兩

范忠宣云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這便是了生死萬曆戊申大水為害諸詞家競作詩歌以紀其異惟馬貳師大水謠十首借詼諧之語以形容水勢之

此詩可入史錄

周中丞

今之秀才

大頗堪撫掌今錄其四洪波豈但害青秧樹死無遺只剩楊即使穀生楊樹杪再加三尺也難當田家小婦不知荒猶自撐船暗約郎俏語郎今來更便船頭恰好轉奴床雨聲不歇水頻增虎隸催徵尚繞門欲剥衣裳來換酒三年前已婦無視鄉民捕魚無遺術大者為網小者罟今年不患食無魚明年只怕為魚食

今之秀才以歲考三等為耻故有埋藏君子出脫小人之說凡有志者願考四等五等六等不願考第

樗齋漫錄

卷八

三等也以三等絕無生意耳豈知三等在宋朝甚貴不比今日之賤也宋朝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兄弟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吁三等之貴如此梁次公戲為今之三等秀才解嘲曰蘇子瞻文章妙今古尚以

三等為矜詡乃輕我黨耶聞者絕倒

天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為一時稱誦詩曰

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

色譎馬前猶自買臙脂

金陵史忠無嗣一女既笄婿貧不能娶與婿約元夜

畧具隻雞斗酒我當過飲至元夜誑其妻與女曰

家家走橋人人看燈曷亦隨俗可乎携妻與女送

至婿家取咲而別後補女粧奩大半是平生詩畫

耳

似此法應以去
大詩未及皆不
故中誤

高皇帝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獸者遊手遊食

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

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關王廟是其地基也橋

道人曰 聖君制度便超千古今安得萬間逍遙

樓哉

嘉靖間御史劉公行素命書辦顧曉寫詩軸顧擅易

一字劉公畧不介意復命寫送行詩輒易兩字劉

大怒責之革去其役劉語人曰待小人不可不嚴

寬則益無忌憚矣斯言真可法

白門賈豎高霞峯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

到偶諸御史遊鷄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

御史云此高霞峯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好句

高公問住持此是何等人好拿來枷號示眾霞峯

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踪累月知者絕倒樗

道人曰如今各處寺院都該着御史走一遭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

之聲悲切遂謂之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

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叫三聲某

探囊中錢盡以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

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閩士莊恢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

其門弟子不知此意但欲推尊所傳不復更加研

究黨同伐異反甚于先儒

一醉漢酒後大言曰莫小看我家大門口一直便

到北京

皇帝家裏人俱笑之不知此即誰家屋裏沒觀音个

个人心有仲尼人皆可以為堯舜滿街皆聖人之

人

言也人自不察耳此大舜所以好察邇言也

婦人之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

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

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奇小也如古樂

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

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

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

隱之徒作詩多言閨闈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

香奩集有詠屐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綵綴唐尺短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奇

古今忠臣節婦看得一死真如鴻毛此皆夙根勘得

生死破故能輕人之所重如是此之謂了生死

記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夫財外物也

身已身也孰疎孰親孰重孰輕而不仁者乃顛倒

若此可為痛哭流涕矣

不仁者以身發財一語罵人極毒嘗細思之娼婦三

錢五錢一宿身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色發財

不可謂之以身發財驕夫馬夫一錢二錢一程身

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力發財不可謂之以身

發財即至奴僕曰賣身矣然律無故打死做工人

者罪是身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分發財不可

謂之以身發財到猪羊鵝鴨等物逐劬論價方謂

之以身發財矣夫身且售矣發財何益真可發一

大笑也不仁者省之

今海內率言戒殺矣而不知其本夫業已為猪為羊

為鵝為鴨矣故人得公然殺之而莫能禁也辟如

殺人則抵命不戒而人自戒也曰戒殺者只欲人

不失人心因不失人身耳何世多錯認了也善乎

一比丘之言曰為猪羊而爭命是四隻脚時爭也

還須兩隻脚時爭方好此意正與余說同

古今豪傑多有負奇冤不白者其言多起于骨肉參

商而遠聽者成之此亦上天有意存焉蓋此等豪

傑近則乘一世之銓衡遠則操千秋之月旦此處

最易埋沒了人故先使身親歷之庶幾他日不因

人言而便輕易判斷却也

已污而議人之潔者無福之人也已潔而議人之污

婦人纏足起于近世

古今忠臣節婦看得一死

香奩集

詠屐子

詩云

六寸膚圍

完雖不
白則未
晚即未
樣子身

今海內

率言

戒殺

一
身
丹
修
作
已
月
之
書
全
身
成
工
夕

者猶薄福之人也已潔而人無議其污者有謂之
人也已潔而人仍議其污者乃厚福之人也此等
議論不可與氣節之人言况可與讒邪之人道乎
采議曾魯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
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
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
今日位居三事家累千金者不乏人亦有意乎忠
獻之謚否也

王元之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四匹潤筆客偶述
粵齋漫錄 卷八 七

此余笑謂如此舉動秀才所無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其治安靜民頗安
之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
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
十年臨老反者粥不了英雄為群小點污真可痛
惜

今日東南慧心之士好作清真文字多不利場屋以
其神在淡處味在冷處不易賞鑑故也不若無所
知見之人記得齷齪時文三五百首反取一第如

寄真若百發百中者因思坡翁橄欖二語足以勸
之坡語為何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
甜

潘邠老哭東坡詩云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
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鏡人見
此亦應自笑文忠蓋指歐陽公也

梁次公為弟子說論語三戒一士友醉而大叫曰我
今年三十歲了既非少色不當戒又非老得不當
戒貪財好色非孔子之教乎次公笑而謂曰公言
最是但只是有些鬪氣其人慚笑而退一座大快
之

長安有度虬頗善為賦一日作清思賦出以示人人
不之貴虬乃托以相如作遠大重于世世人眼目
從來如此

梁次公與一友夜談每至極快處其友唯唯而已次
公問其故友曰曾聽過次公笑謔之曰汝是天下
極賤人友駭問次公曰天下極快道理一經汝聽
過便不值錢非賤而何友亦大笑

宋初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宜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之有六哉王言可謂直得世人作詩文祕訣

東都周宗慤平日未嘗作東一日請客久旱忽雨朱溫戲之曰驕陽為虐已成災賴有筵開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交風雨一齊來若論今日秀才一生只是吃着別人幾曾見他作東七年之旱可慮也

樽齋漫錄

卷八

七

宋高南為奉新令有願減十年壽乞為三日霖之句

以祈雨此仁者之心也壽當無量矣此非說報應三日霖中所活無數豈止十年已乎其為壽也多矣

凡此會三

紫衲道人曰凡忍辱不得忍事不得忍言不得皆福薄也

冷居士曰天下惟處館先生最福薄主人家兩粥一飯亦沒福消受橫生嫌隙廣作怨尤必至解之而後已真可憐也

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此信慧崇佳句也極似馮

齋景况錄之以公同好

宋仁宗時皇嗣屢失吳處厚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以二人乃趙氏之所以延也此事似迂而實不妄但不可與儒者道耳

馮瀛王有句云未省乾坤陷吉人此語真是造化在手人人可以自信知其言者知其人也又云但教方寸無諸惡彼虎叢中也立身逼真經歷過語人但見其身事十一帝而不危以為依阿詭隨豈知其自家楠柄如此善乎富文忠公之言曰如道者此孟子所謂大人也今人皮相安足語此

樽齋漫錄

卷八

十

張文定公齊賢自警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人但以為詞語質朴事理切當而已不知無私克己之語真聖人之言也今天下無私之人渾是一團已所以學問不大事業不光令人轉思孔顏授受以克己為第一義也文定古今第一流人物自然平常語句中亦流

露出古今第一等議論來

別人面上便宜不可討自家面上便宜不可不討此
從虎丘僧舍聞之亦妙語也

梁次公曰凡大富大貴大學問人絕無猜疑妬忌貢
高我慢之心足知猜疑妬忌貢高我慢之人皆福
不足故也

哭子喪明已為賢者所呵責乃有宋時穆彥璋者以
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不大可笑耶
紫衲道人曰此子必是彥璋前生冤對特見愛子

樗齋漫錄

卷八

一一

身以引入虎口者耶噫世之為愛子故而喪失身
命者多矣亦知此否

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可謂極拙畫矣而荆公
改作日勝日貧尤為意想之所不到坡猶畫形荆
則畫神矣文章之優劣關于一字如此

宋胡瑗延門人徐積食二女子侍立將退問曰或問
見侍女否何以荅之瑗曰莫安排此意最好今天
下道學先生原無真假只為安排假了竊謂聖人
亦常人也其行事安能便與人遠何必粧做聖人

今人讀此語亦
不多

身以引入虎口

日勝日負之論

安能如假作
樗齋漫錄

古之志大者制
影在人耳目者亦
必皆狀元宰相

齊志云或曰
者乃生也

大人信又八

事過則復福

云云學則有則
不必至想切名

影像反把常人真面孔塗壞了可惜可惜

胡且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謂之
快語則可若論至理儘有狀元宰相而復虛生者
蓋狀元宰相之上尚有事在即狀元宰相之中亦
有事在非但狀元宰相而已便可不虛生也吾聞
之冷居士如此

或問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何也曰名者古今美器
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得之多後人豈應復得最為
知盈虛之理

樗齋漫錄

卷八

十二

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
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
却屬老夫矣此正痛惜推崇之意或以名素相軌
而然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紫衲道人曰厚福人過少薄福人過多有福人知過
便改無福人過而不改

向見書齋中一聯云有工夫讀書便為造化待功名
到手方是文章極愛之近一老僧述達觀和尚之
言曰有一分學問便是一分福極說得好

俗語有女婿齒疼須灸丈母脚根之語殊為可笑一
衲子云脚根有丈母穴灸之可止齒疾故云不意
世俗傳之訛也然亦頗得丈母愛婿之心矣書罷
又為一笑

昔人每稱岳父為泰山按岳即泰山之義也不知其
自後考泰山有丈人峰故俗于婦翁有泰山之呼
蓋隱語也今吳中稱叔為椒稱兄為况想亦其遺
耶可發大笑

一老衲講所惡于上母以使下所惡于下母以事上
所惡于前母以先後所惡于后母以從前所惡于

左母以交于右所惡于右母以交于左十二句只
以一言蔽之謂自我做好人起最透脫最無秀才
氣使說書者俱如此可喜也

冷居士曰末世絕無好人僅有不好人須用我的好
引他的好出來切勿將我的不好惹他的不好出
來寧可把我的好換去他的不好始得此可謂菩
薩心腸奸雄手段總之亦是一箇恕字的註脚也
一士問梁次公曰我欲行論語兩句終未得次公問

反是則聖明行
謂味於言也

願力行如何具
人信如信言而
致令

今有對上言
之清其言上
則明其言

終不離其者謂
是誠何心

何語士曰入則孝出則弟耳次公謂士汝在家罵
父母否士曰否汝在家打兄嫂否士曰否次公又
問汝以虞舜為入孝否士曰孝汝以周公為出弟
否士曰第又問不告而娶是孝否誅管蔡是弟否
士力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為解次公厲聲大叱曰舜之不告明明是箇不孝
周之管蔡明明是箇不弟汝偏信他孝弟汝在家
未嘗不孝不弟汝偏信自家不孝不弟何已死之
前人如此信他見在之自己如此疑他士言下有

省

古今真人惟有陶淵明一人而已東坡云淵明欲仕
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
則叩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
其真也知言哉因思俗人陰以為利陽以為名忍
饑對食閉門獨享不天淵乎

六經有終始字而無始終字即言化育而不言育化
是也天下事那一件不從前劫來釋語云要知後
世因今生作者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已明

樗齋漫錄

卷八

四

白言之

容言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

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

五星聚尾箕唐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宋

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天寶九年之

聚無論矣即齊桓之聚何德以致之耶是以五星

之聚不盡為祥也而冷居士更以乾德之聚不關

文學謂宋之理學不足以聚奎也其然豈其然乎

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之姓為名如春秋王

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姜為

婦人之稱是周公太公俱化為婦人矣可為噴飯

滿案

庸奴烹茶加意着鹽主客共笑謬賞之曰誰人當鑪

盧陸不是過也其人喜曰偶醬說不在耳今其在

也更當何如傳以為笑不知東坡和寄茶詩已有

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之句矣乃知

世上俗因俱有一脉不斷

秦法禁弃灰罪弃市不知者以為苛張孟奇考馬經

清人及此等語

婦人不稱名

宋人

一三

此等語

特為蘇子

此等語

乃知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

石礦之灰往往今馬落駒秦之禁弃灰為畜馬計

也又考夏小正及月令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頒

馬政游牝別群毋燒灰者亦為馬也因見古人一

法之立俱有微意善乎紫衲道人之言曰熟讀得

大明律一部可以經世矣真名言也

京師勾欄中渾語謂給人者皆言黃六其義乃指黃

巢兄弟六人巢為第六而多詐故稱騙人者為黃

六也冷居士聞之曰今却遍世界是黃六矣

馬貳師曰凡納粟而不中不官者皆前世拖欠錢糧

之人此雖謔語實一大藏傾翻了矣由此推之世

間還債之事豈易更僕數乎

似空和尚謂孟子通身是義不過守得不偷盜一戒

蓋以言餽以不言餽皆盜賊之心也孟子充之至

此方可謂之不偷盜如世人以不穿窬為不偷盜

其為偷盜也多矣戒云乎哉

俗語云情人眼內出西施至言也古人所載麗人大

都多情人之詞可笑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脂

補遺錄

卷八

一六

而慧豔銀髮之賜號媚猪夫猪也而媚乎哉
火浣布贊云火澣布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
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此見于逸周書者也
然文字至此真化工矣即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八
字有無萬大千轉折

張孟奇曰易之為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
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
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
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
醐得醍錄

醜中覓酥從酥中覓酪從酪中覓乳也今之作者
何一不如是乎

一人夢中行酒令作狀元醒來對人殊有驕色人都
笑之嗚呼浮世榮華何一非夢中之酒令也但夢
覺酒醒者少耳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謝丞相啓云孤
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
結草工切如此

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

月建寅即膽在虎肉又言象肉千味又言象膽隨
四時在四足乃知最變易不拘者象是也故夫子
釋爻取名曰象或以易為虫名此虫一日而十二
變色乃以名書果不誑我

宋楊敬仲曰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朋友以相見踈
為久要此至言也非親身經歷決不肖信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為李衛今
婦人自稱宜倣之

我家昌齡詩云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
承叔嘗手書此詩盖有味乎其言矣

賀季真訪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即
以珠易餅共食季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
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當時點化季真誠為
捷徑但老亦非珠餅一視者倘能以餅視珠何由
知季真慳吝耶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
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
田阡陌未裂蔭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

與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

術家每謂六耳不傳道兩人密語不許參以第三客有豔其秘密而恨已不得聞者硯北子曰我已悉知之矣客就問硯北子曰大都欺心罔人之語不可令他人聞之者耳

樗齋漫錄卷之八

終

終

終

終

樗齋漫錄卷之九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為一行人頗以為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幕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即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水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氣隨氣為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無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被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

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溢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為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一孝蕪空空如也儼然師席侈口不慙一日述先輩之言曰學者以謹默為第一義凡矜夸張大者皆學不足也譬如酒罐半罐者鳴滿罐者決不鳴此至言也但非之人可言耳梁溪葉文通諺之曰然亦有辨不可混過孝蕪問曰何居文通曰也須知空罐原不鳴之人慙聞者絕倒

卷九

近日有游山到絕異處不能贊一辭但曰怎麼處又曰豈有此理此真深于贊者也嘗聞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如此贊語非我坡公決不能道因思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即此意也今有見人詩文輒曰秦漢秦漢盛唐盛唐見人舉業輒曰王唐王唐者固知此人不識一字也坡公答李端叔書曰往往為醉人所摧罵自喜漸不為人識此坡公何等意度想名心頓歇方得有此近日有一鉅公亦為醉人所摧罵蒲城俱駭為異

事不覺令人轉憶坡公耳

文子曰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此即退一步天寬地濶意也蓋惟後故前惟退故進今世多爭先之人所以下人多而上人少也哀哉

列子以仕衛為嫁于衛嫁字甚妙臣之事君婦之事夫從一而終之成靡它無二也所以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並稱焉現北子聞之笑曰其如今日再醮者多何

舜有傲弟人皆知之舜有賢妹人不知也列女傳舜

卷九

女弟繫與二嫂諧或又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嫫每為之解故舜得免按說文畫嫫舜妹嫫或作嫫史正義作穎又作繫畫始于嫫故曰畫嫫是繫與嫫一人也噫亦異矣只此一端世上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象哉象哉豈特舜之罪人抑亦不可為嫫之婢妾矣

印行書籍始于後唐宰相馮道李愚請今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游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

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鑿九
經于成都三宰相可謂有功于文教矣然亦孰意
今日竟有歪山人詩炒老童生文稿也耶三宰相
知此定以作備自悔

葉敬君曰心身至親至近不相離也身之不知何以
爲心愚嘗讀黃帝內經云凡人兩手足各有三陰
脉三陽脉以合爲十二經脉也手之三陰從臑走
手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
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走入腹絡脉傳注周流不息

故經脉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
中應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
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少
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注于太陰其氣
常以平旦爲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行流與天度
終而復始也三復至此愚因有感而悟焉曰氣穴
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經分十二以行十二時人
身之中天地備矣陰陽全矣晝夜之道通矣姑無
論其他卽人自平旦寅時至於夜之于丑未有能

默而知其爲寅爲卯者不得已而假借漏水之下
箭之浮沉以紀其時烏知人身中自有真漏水乎
如能靜觀經脉氣血從中府起循臂下至少商穴
止是爲手太陰肺經吾知其爲寅時矣從少商交
與商陽循肘上行至鼻旁迎香穴止是爲手陽明
吾知其爲卯時矣從迎香交與承泣穴上行至頭
維對人迎循胸腹至足厲兌止是爲足陽明胃經
吾知其爲辰時矣從冲陽過交與足大指隱白循
腿腹上行至腋下大包穴止是爲足大陰脾經吾

知其爲巳時矣從大包交與腋下極泉循臂行至
小指少冲穴止是爲手少陰心經吾知其爲午時
矣從少冲交與小指少澤循肘上行至面聽官穴
止是爲手太陽小腸吾知其爲未時矣從聽官交
與睛明循頭頸下背腰腿至足小指至陰穴止是
爲足太陽膀胱吾知其爲申時矣從至陰交與足
心湧泉循膝腹上行至胸俞府穴止是爲足少陰
腎經吾知其爲酉時矣從俞府交與乳旁天池循
手臂下行至中指中冲穴止是爲手厥陰心胞絡

吾知其為戌時矣從中冲交與手四指關冲循臂上行至面耳門穴止是為少陽三焦吾知其為亥時矣從耳門交與瞳子窮循頭耳側脇下行至足小指竅陰穴止是為足少陽膽經吾知其為子時矣從竅陰交與足大指端大敦穴循膝股上行至腹期門穴止是為足厥陰肝經吾知其為丑時矣此吾身十二時之漏箭默以供吾心眼之靜觀學者所當近取諸身以為存心養性之助者也

孔子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曰聖人行二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三代以還茲風茂如矣

六

震世英雄乘時邁運聖寰宇鼓鑄人群才識意氣非不卓偉可觀而學不聞道行非粹白志急于功名心累于多慾君子惜之漢唐宋英雄真主迹其舉動醇駁雜用王霸吾不暇細求苛責第舉其根本之大者漢高帝始入關中見秦宮室金帛子女目眩神搖輒生愛戀若非樊噲留侯苦口力諫一行沉迷黔首失望豪傑解體尚復有漢乎固知其心志之不能超于物表矣大業甫就輒忌功臣猛

將悉行誅夷若浮雲富貴黃屋非心必不剪所忌以杜後憂我之恢基建業所仗戮力何人大勳既集必滅之而後朝食亦太忍哉呂后糟糠之妻相從于流離艱苦一朝富貴以區區戚姬之愛數欲易太子滿牀第之情忘根本之慮卒之積弊閹關流禍社稷有道真人固如是乎光武平居自歎仕宦須至執金吾娶妻須娶陰麗華其志願不過如此余觀其昆陽一戰大有麾斥八極之氣雄才英略洵千古無倫矣既得麗華生平願足不勝其耽

溺寵嬖郭后與太子疆並以無罪坐廢當廢太子

七

疆乃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嗟乎郭后與疆何罪而廢陰氏與陽何名而立不過為麗華之色耳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疆非后子乎由斯以觀光武之勝公孫述隗囂諸人者獨才氣耳宋太祖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陳橋之變陰謀密計鬼神莫測是可為洞開諸門乎人方以孤

兒寡婦孳而授我而我一旦回而易心欺而取之
此其操莽何異假令守成不善不再傳而失之名
當何如醜矣蜀王建失道以兵平之建之所為失
道徒以一女妖花葉夫人故也一得而輒收之官
中寵冠後庭此與桓温私李勢女等耳又何以責
王建哉藝祖之心不能超於物慾之上又明也帝
王之興真有天命非緣其才與德必足以得之吾
觀三君之足以失者良亦不少矣三代以後吾安
得見有道至人經營天下哉陳圖南似有志于天
下天命不屬而止令其當藝祖處其氣象必有可
觀而惜不獲見也豈後世之氣數則然耶三代而
下帝王有道者惟漢文梁武梁武敗於侯景議者
少之失止納叛不明闇于既本非以不德基禍也
直是運數不能逃耳余觀其神武戡亂精明勤政
淵博綜古慈愛拯物清淨持身超朗離慾神采臨
難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彼直以幻泡眇黃屋脫屣
而去耳耳曰荷荷史臣不察之語不足憑也樗道
人曰武帝得此佛力也縛真拈此佛心也

張孟奇據爾雅辨國策史記雞口為雞尸之誤牛後
為牛從之誤欲作寧為雞尸無為牛從蓋言尸主
也從從也寧為小之主不為大之從似為有理即
使並存雞口牛後自不如雞尸牛從為古雅矣文
字雅俗此亦可觀其一班也作者亦辯別至此乎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
于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
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尸驗此佛
是疫胎之鬼也何物笨伯出此快語

管子書多古字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
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
與我齊國之政也此兄字乃古況字而註以為召
忽謂管仲為兄陋矣一日述此冷居士笑曰今具
人謂兄為况乃從管子得來第不知謂叔為椒却
從何處得來耳聞者絕倒蓋吳中輕薄特以兄為
况以叔為椒冷居士深惡之云
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至言也然愛氣須
養氣則閑欲平意靜神要矣蓋閑欲以平意平意

以靜神靜神以養氣節候自然如此今之病皆火為之火即氣也此氣順即為水此氣逆即為火使此氣順而不逆則火皆為水而病自不作矣養生者知之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為甚不肖者無論已即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為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

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為穎昌府教授范純仁為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為撰樂語鄒辭不為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此張孟奇之言也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

儲養氣與道

詞賦和歌

續頌頌之五莖帝嘗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即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為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即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

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屠緯真有采真詩八章今錄其首篇已足為煩熱世

界一帖清涼散矣詩曰王侯貴薰天車服赫衢路寶玉若崇丘郿塢矜積聚禍福在眉睫生殺由指顧機權阨塹深倏忽雲飈驚萬夫候顏色四海望喜怒華屋高崔嵬層臺何軒翥疎簾媚花竹羅縠飄煙霧開筵奏伎樂度曲按宮羽鸞釵儼成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九

十一

眉日進御憂樂相煎熬嗜慾紛蝕蠹自謂萬年期
誰知等霜露瞥然大命臨黃金那可錮朝旦譙華
堂日暮遊泉路妻孥守總帷賓客皆縞素珠玉委
泥沙松栢偃丘墓墓前啼猿熊墓後走狐兔燐火
青熒熒山鬼夜深語陰陽幹元運萬物歸氣數英
雄盡土灰貴賤那得度生時營六合一死杳何處
古來總消歇屬續猶不悟情尋太上言修真景可
駐清虛蛇塵囂純白蠶汚跳身五行外復受陶鑄
神超形乃越茲理庶無誤

西楚江進之曰 太祖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
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時皆同上 太祖曰爾有
子乎答曰否有田產乎曰否然則何以自給曰吾
恃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 太祖默念我
有京省渠以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櫛合之符又問
爾於蜂歲割蜜凡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
不難結我逐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
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為卒歲計我乃
即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為出以糊其口

而蜂亦有餘蜜得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
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
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
無蜜皆莫我若也 太祖嘆曰民猶蜂也君人者
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國
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
之言可為養民者法矣

長洲令君江進之曰楚人謂虎為老虫姑蘇人謂鼠
為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
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閹童答曰老虫余楚人
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
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
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
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堂之上端冕垂紳
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
歎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
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儔歟驟
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

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雪濤集云：為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為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為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懼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筆楚繼之矣。筆楚不完，而囹圄

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焉，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羅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鰕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躡焉。

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灰嗚呼！世之為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為駝醫，可得耶。噫！居今之世，無論前代即求如二祖時，比歲蠲免亦杳然有今古之隔矣。

雪濤集云：見卯求夜莊周以為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

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彼雞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犄，特復生犄，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犄所生者又復生犄，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佛然大怒，以手

而全以口舌
亦不
亦不

擊卵碎之曰毋留此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
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
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
許大家當碎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
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
亦未然事奈何見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
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
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為妄泊然無嗜頽然無
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多况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

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即改韻者有全
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
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
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
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真南蠻駛舌之音耶先儒以
孔子采列國之詩為國風獨不及楚為疑余意楚
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
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

此等不為人
設身處地想
者非君子也

或可也
况乃天賦乎

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
而秦風十篇尚序於幽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
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

王耶

一孝廉以占產結小民之怨小民憤甚一日含糞以
吐其面耳目口鼻皆穢污不堪眾孝廉群起而攻
此民適一縉紳聞之為此民往解曰諸君勿遽怒
當思士夫的面固是面小民的口也是口彼自穢
其口豈所欲哉特有以迫之耳眾孝廉遂散而不

復助此一孝廉也

縉紳之言平等一視真得孔門

恕字表鉢者所以解眾人之怒如反掌也

君子坦蕩蕩坦是橫說小人長戚戚長是豎說極妙
君子居易俟命只是素位再不願外真是信步行
將去從天分付來今朝只管今朝明日由他明日
所以濶廣故從橫說若小人者一日而為百年之
謀一身而為子孫之慮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營營
苟苟無有休時所以狹長故從豎說聖賢文字字
親切乃爾

從來說鬼神者無如葉敬君為親切其荆關語曰心性之學何以質諸鬼神曰中庸論天命之性既曰不睹不聞論鬼神之德亦曰不見不聞論天命之性既曰萬物育焉論鬼神之德亦曰體物不遺故知中庸不是說鬼神只是說心性耳子不語怪力亂神以神之德至與怪力亂同列而其屏之何其薄鬼神也子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夫其鬼而祭之誥也今之學者妄談鬼神往往以塵涸中無端妖孽奉為奇鬼陰霾內無類魔王奉為明

神皆所謂非其鬼者耳且聖人明以視不見聽不聞者為鬼神而今人競以視可見聽可聞者為鬼神於是野狐精魅得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搖奪人之心志嗚呼此怪物也安得體物而不遺哉天地間奇奇怪怪何所不有謂空天曠地絕無鬼神吾不敢知謂充夫塞地絕無邪鬼神吾不敢知但邪者必不可以鬼神言正者乃可以鬼神言邪者鬼神之奴婢正者鬼神之主君苟鬼神而正矣則其喜怒哀樂必是未發之中必是中節之和依然與

吾心吾性合符節也豈有天地自天地鬼神自鬼神而心性自心性者哉可見世間無兩樣鬼神天地之鬼神即心性之鬼神也大都尼山有神不能述六經憲萬世禱尼山而生孔子孔子乃神矣崧岳有神不能藩四國宣四方降崧岳而生申甫申甫乃神矣懷山襄陵水為祟也而不能不降伏於疏鑿故河神不在水中而在司空之禹種植生息土之德也而不能不徼福於降種故穀神不在土中而在教稼之稷由是觀之人則真鬼神耳世更有鬼于人神於人者乎故中庸下文亦更不言他鬼神而但言人而鬼神者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分明是人鬼人神也等人耳生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為中和位育之鬼神沒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為體物不遺之鬼神生則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源為深造自得之鬼神歿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為不可度思之鬼神可見天地之性人為貴莫貴于心性耳萬物之神人為靈莫靈於心

神皆所謂非其鬼者耳且聖人明以視不見聽不聞者為鬼神而今人競以視可見聽可聞者為鬼神於是野狐精魅得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搖奪人之心志嗚呼此怪物也安得體物而不遺哉天地間奇奇怪怪何所不有謂空天曠地絕無鬼神吾不敢知謂充夫塞地絕無邪鬼神吾不敢知但邪者必不可以鬼神言正者乃可以鬼神言邪者鬼神之奴婢正者鬼神之主君苟鬼神而正矣則其喜怒哀樂必是未發之中必是中節之和依然與

性耳世人大都播弄精覓煎熬魄體漏泄智巧枯槁神明故其生也乍起乍滅倏往倏來已是無定河邊骨深閨夢裏人安得而稱體物不遺之鬼神及其歿也拋身入彀辭夢歸夢徒然抱著露電泡影逐著神馬尻輪安得而稱洋洋如在之鬼神若是者何也惟其誠故不可掩惟其可掩則是其不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鬼矣神矣其必在心性之誠矣

嘗聞漢馬援戒子有曰杜季良為人豪俠父喪致客

才不金

卷九

二十

數郡吾愛之敬之不願汝曹效之因舉畫虎為喻唐柳玭戒子有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一或失檢得罪重於他人嗚呼兩公真格言哉余觀吳中如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燿雲間喬憲長慈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驥燿弟秦燈懋敬子名相俱自負貴介又王能文章秦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叫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

可謂小人也

物

秦元於法趙北於秦

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董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為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目攝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為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為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

才不金

卷九

二十一

王秦喬諸公子將為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擒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為妖言然鞠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及秦大辟王成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為冤竟成疑獄久繫元美家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願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爾人曰卿等以為常然直戲耳士驥每携忠言漫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聞聞乍聞者諷亦曰彼且天子自為以是弁為王罪至收之囚

圖之中其情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秦王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玘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謀禍如秦王輩者此亦雪濤集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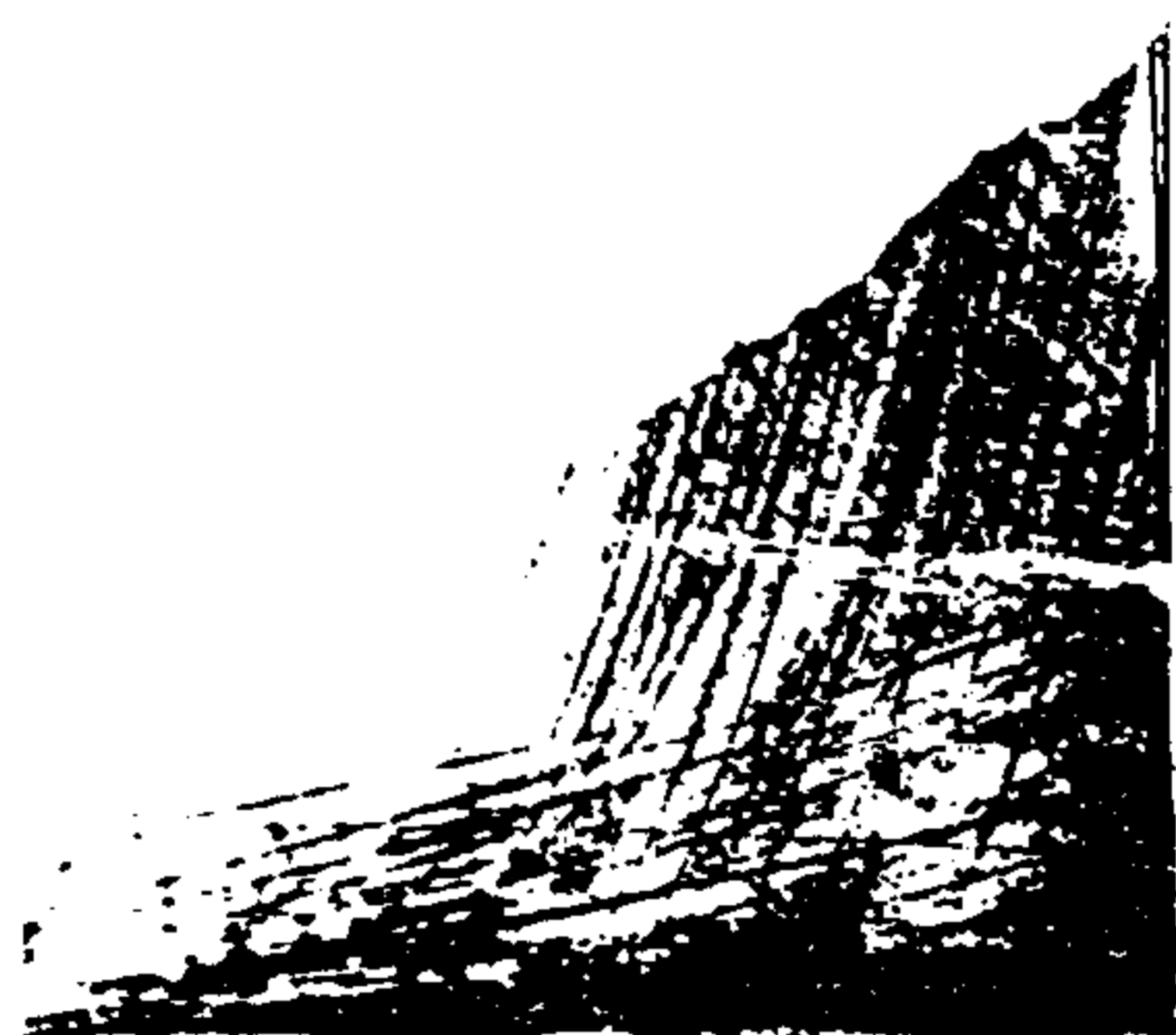
樗齋漫錄卷之九終

樗齋漫錄

卷九

二二二

二月十六日



樗齋漫錄卷之十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卷

宋王伯厚論公孤二字甚好謂公則無私孤則無朋今之為公孤者亦嘗味其旨乎

焦澹園曰江漢以濯之言淨也秋陽以暴之言乾也

淨則不拖泥乾則不帶水聖學只是乾淨二字如此說經令人意開

馬貳師曰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俗傳如此此誤也乃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之

人也若作可與人言無二三則心事亦曖昧甚矣止謗莫如自修禦寒莫如重裘重作平聲讀乃修而益修之喻也有一學究以為輕重重字蓋未嘗衣輕裘者矣

謹勿怨謗謔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

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黃葉文通曰被謗時讀一過幾欲拜彼叔孫

嘗擬作一軒額以孤月以東坡浮雲世事改孤月此

心明眉之

夫須彌鉄圍九州四部三千大千昆侖蓬閼百川五
嶽無所不包弗于瞿耶闍浮鬱單仙佛凡聖中華
戎夷飛走翺蠕卉木土石無所不育此其所以爲
造化也十洲三島桃花馬秦梅岑洛伽拳石塊土
無所不蓄金堂玉室珍禽異獸蛟龍鱣鯨魚鼈鯢
鱔珊瑚珠貝浮尸斷梗無所不有此其所以爲滄
海也世界亦大矣道豈小乎哉人之曾懷瀕洞識
量寬舒計亦應爾北轅南轡不必一塗陸車水舟
不必一器物有鉅質不必局於小方世有奇踪不

樗齋漫錄

卷一

二

必拘於常調異已者有可采不必與我盡同在人
者有足收不必問我所有智計苟新不必心思之
所嘗及事權適變不必耳目之所嘗經夫鉅人必
無細跡弘竅必無小聲英靈瓌偉之夫操挾恒異
而表豎不凡詎拘擥常局可以繩約而節束之哉
井蛙夏虫難與語大久矣我好黃老則鄙儒家爲
俗流我宗關洛則絀仙釋爲異教我崇有則闕虛
無我譚玄則斥實際我修細謹則惡宏達我稟樵
朴則害騷雅我尚文學則薄武備我講性命則輕

五世之語

事功我厲矜莊則笑散朗之士我務軟退則病勇
果之夫意見苟合則雖嫫母之質飾爲夷光趣向
既乖則雖荆山之珍詆爲頑石大賢往往播棄宵
人顧反登庸古者綿葛之嗟康瓠之嘆有以也昔
東方朔文辭不遜武帝不罪而偉其人嚴光足加
帝腹光武屈已而成其志陶弘景畫兩牛以傲梁
武梁武笑而聽之不強致李白大醉而入宮草樂
府脫靴捧硯無人臣禮玄宗敬其才不較也朱雲
京房以疏遠小臣並得與人主接膝而譚折檻而

樗齋漫錄

卷一

二

諍殿廷之上不以爲駭河上公司馬承禎軒轅集
田遊岩孫思邈以至達摩寶誌麻襦玄奘咸方外
異人抱道負奇出人宮禁爲天子親禮承其顏色
聆其緒論不聞當時公卿大臣有異議唐文學諸
生朝議一詩暮被於管絃夕奏一文朝書於御屏
而至尊時召供奉近臣從容賜坐譙飲款洽宋時
至有天子請客之語蓋當宋明王治世也汲長孺
至不拜大將軍王生至命張大廷尉結襪孟嘉落
帽於桓大司馬之前庾大尉與諸叅佐僚屬雜坐

嘯咏胡於達。鄭太穆為于司空屬吏。貽書司空。盛稱官卑俸薄不足活其百口。索賄於襄陽。語涉跋扈。司空休休笑而不怒。每物令給半焉。狂生路。罵韓魏公。魏公不問。有獻詩范文正者。至云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亦太跌宕矣。文正亟收之。身情。陵。轅卿相嘲侮。豪傑帝每優容之。阮嗣宗之徒。清虛。通偉頽然。自放蔑棄禮法。脫去繩檢。晉朝猶時加。保持謝安石携妓東山。暮功之喪。不廢絲竹。而曾。不損當代清譽。季長源白衣事人主。乃欲枕至尊。

股一動天文而青蓮元白諸賢風流醞藉。彼時並不聞責以苛禮。蘇長公為守所至。有西湖送流光於杯中。郡事於湖上。士林豔慕其丰采。千秋而下。蕭蕭來喚人。若在今日。俱當挂吏議。伏文法以疎狂見斥。重則不保其腰領。輕則投竄於遐荒矣。歷代以來。人情弘通。法網濶略。時未嘗乏賢良。襄盛治。世界氣象自是偉然。可觀今局。促狹隘罔密。法嚴識恒。狃於藩籬。而議不通於寥廓。士吐一奇論。則指以為迂。狂立一奇節。則驚以為恠。事巧猶

高士至斯亦苦矣

以言不通而為聖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此屠緯真頌洞篇也大足以解拘儒之縛愛之錄之

庸軟者循常襲故。以揖拜擊曲為道德。以簿書期會為功業。以錢穀米鹽為大計。以富貴通顯為聖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此屠緯真頌洞篇也大足以解拘儒之縛愛之錄之。

黃豫章論奕謂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千古至言。詩文無不如此。蓋師習者也。弟子高師一着。乃巧耳。僅能及之所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

記曰有財此有用。有用兩字。具見經國理財手段。若不用而積之。無用之地。固非有用。即妄用而付之無用之鄉。亦非有用。聖賢文字。真是一字不肯虛設。

唐進士陳蕭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天下事。大率如此。凡多言多動多爭多取。俱為人所憎惡。蓋少則貴多則賤。物理人情無不一也。一人守五戒。極嚴然皆戒之迹也。一日侈口論酒戒。當急謂昏迷皆酒之果也。友人謔之曰。我醉後愈。

醒何也其人曰不與你一世論昏醒此至言也必有所授非此人所能言也友人復譴之曰所以今世不飲酒者多昏迷乃前因耳聞者絕倒

一腐儒最不能奕又侈口以奕自負每對局必敗乃憤耻自誓不復奕一友詰其何以不復奕其人以持五戒對友曰奕不在五戒之內何以戒奕其人曰奕不免殺五戒以不殺為首故戒之葉文通從旁大笑曰若如此說公却替他人戒了一座大笑白樂天賦牡丹有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可以

為園囿之戒鄭雲叟賦珠翠有曰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可以為歌舞之戒一衲子見此云此乃秀才見識中人賦數鄉稅亦不至付之無用之地匠氏工人衣食嫁娶實取之此矣

江令君曰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即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開機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隣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為

身居此者所不可無者才也

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歐之歿說者以為璧再生為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為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邵堯夫有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天下光景此為第一義矣若不知幾定至花辦沾泥槽頭着枕

李虛已詩曾致堯謂其工而聲啞啞字極妙邇來袁坤儀評文嘗曰不好聽即此意也因思坡公三分來文七分來讀似非戲語

今天下日弄紙牌而不知其義其義本自了然而反為宋江等名目所蔽塞蓋俱錢之數目也空沒文半文錢以至九文錢十之數也十之後為伯俗所云索子乃伯之數也至今江以北尚以為伯子是

其來遠矣然以一百合九百并千之數亦該之矣故直接萬貫焉然自一萬貫至九萬貫亦得十萬之數故又自二十萬起以至百萬千萬萬萬也至萬萬而數終矣故紙牌止于是焉紫衲道人謂此四十紙非精于易者不能為篤論也其更妙處以空沒文與萬萬貫並為四賞真知無為有之君者也俗人亦知此乎

一老衲見人卜問乃曰不獨自家胞中尚有疑在亦且為鬼神所覷矣此衲豈尋常禿子也哉

得道之人形在衆人之中神超衆人之上所云遊世也天山遊天與山非不日在衆人眼前只是不能到他地步耳子貢仲尼日月也亦是如此說

嘗疑周子太極圖上下三圈俱不着色近見葉敬君言之甚徹錄之荆關語曰濂溪先生作太極圖第一圈清虛而不落色象圓滿而不墮晦空此天地之根也人心之初也執中之中而一貫之一也此一圈者外面無邊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中間無縫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其次陽動陰靜則

於太極圈中分象分名又其次金木水火土且於陰陽圈中分氣分位此直太極圈中之緒餘而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圈洎萬物化生之圈與太極圓圈同體而無二者何也太極之圈天地之心也能生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男女之圈人之心也受生於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萬物之圈物之心也亦受生於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故此三圈各各同體吾以此知天地間止此三圈而已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則上而太極之圈下而萬物之圈盡從人心一圈中包涵之吾以此又知天地間止此一圈而已此一圈者分明是個心却不是血肉團之心血肉團之心屬火與肝木肺金脾土腎水相對而為五此一箇圈寄於血肉團中而充滿於五臟際蟠於六合惟聖人主靜立人極則將此一圈直能離軀殼而妙於不識不知離物累而遊於何思何慮是之謂主靜即所謂主一由此主靜者運而旋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且五氣順布亦且四時

偕行亦且成男成女亦且萬物化生居然一太極
也是之謂立人極

栢生如拳柳盈把同時移根種庭下栢生未活柳已
榮春風飛飛意融冶青條眼看十餘尺踈陰朦朧
反藏栢栢底若羞不自奮傍人來觀為栢惜飛霜
漸从時籐遷秀色不復如舊年折幹枯條委爨下
栢生無礙自參天此詩是劉敞先生所賦種栢篇
詞近而旨遠真有味之言也

所請歲末無後
如松柏之後

黃山谷治平三年赴鄉舉詩以野無遺賢命題主文

衡者廬陵李詢讀詩中兩句云潯水空藏月傳巖
深鎖烟擎節稱賞以為此人異日當以詩名擅四
海遂膺首選

竹坡黃伯庸老翁謠曰白頭老翁髮垂領牽孫與客
摩孫頂翁年八十歎無恤憐汝孩童困饑饉去年
雖旱猶半熟今年飛霜先殺菽去年雖饑猶一粥
今年甕盎無餘粟客謝主人將求去淚下如糜不
能語伶仃老病惟一身獨坐茅簷夜深雨夢回猶
自誤呼孫繇吏催租正打門深得諷刺之體因錄

之

屠長卿乘理篇大足消歇名心堅牢道念錄之篇云
聰明雄偉才子學無所不綜識無所不淹稅無所
不精辯無所不挫交遊遍海內聲名徹寰宇一語
之出座為之傾一稊之播人為之寶投轄陳遵置
驛鄭莊以筆為塚以墨為池以鉄為限以人為斗
以門為龍以舟為仙意氣籠罩風流掩映方且高
視濶步得意一時天壤間無益之事無一不料理
而於方寸中神明反茫不為照顧一旦真氣耗盡

溘先朝露空名挂乎通都而白骨淪於糞壤百代
而下雖日在人口吻想慕其丰采彼白骨何知乎
世人競好立名念此心灰冷矣惟枯淡冲素善葆
此靈明雖時移運盡不免遷化而乘理翛然必有
不朽者在嗟乎此至人所以必不肯以彼易此也
余友莫雲卿歿以詩弔之曰海內才名三十年九
衢風月五湖烟終懷老父蘭膏恨忍讀門生薤露
篇有客空然陳紫酒無人強起聽哀弦知君定入
遮須國何似清虛小有天客散高齋罷草玄英雄

何事苦無年。雲邊乍冷。登山履湖上。今閒載酒船。
黃土老狐穿幕雨。白楊新鬼哭秋煙。墨池筆塚俱
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余此詩成不堪自讀。曹子
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人歿精魂既散。形骸速
壞。安在其不朽。文章即不朽於此人。何與焉。而况
般垂之巧。由基之射。積薪之弈。鍾王之書。領張之
畫。雖研精入妙。絕類超羣。於人亦寧有秋毫益乎。
大哉造化。苞萬用而長無掩。衆巧而不有。故觀於
真宰而人之沾沾。孰能者媿矣。

雪濤集云

進士吳曲羅諱化。朱虞言諱一龍。皆楚人。

吳官鎮江。朱官蘇州。皆司理。余時承乏長洲。見虞

言。真亮粹白口。如其心。謂人品若此。世不多得一

日。曲羅謂虞言曰。年兄真是好人。虞言遜謝。曲羅

曰。好到好。不好。好。虞言曰。既好。便好。安得不。好

曲羅曰。你從胎中出來。撞着的好人。虞言曰。撞着

好也。好。好。曲羅曰。你若當時撞着不好。安得這般

好。故。真正。好人。必須由自己。做出。噫。曲羅此言。雖

曰。戲。諛。然而。至理。存焉。嘗觀孔門子路。出胎。撞着

虞言

詩歌之別

剛人卒蹈孔悝之難。子羔出胎撞着善人。未造聖
人之域。皆是學力。弗到後世。若陽羨周處。其初撞
着惡人。然聞鄉里竊議。改行從善。遂成忠孝。大節
關中。張載其初撞着俠客。然聆二程說易。撤席聽
講。即成理學。大儒此皆不靠撞着。靠自己做人。知
天下有自己當做之人。則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變
化氣質。何善不臻。吾謂二公一時戲謔之言。至理
存焉。蓋以此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

無之曰歌。行悲如蚤。蚤曰吟。通乎流俗曰謠。委曲

盡情曰曲。此姜堯章語。於詩說見之。

陸放翁不如茅屋底。四章其一。鑄印大如斗。佩劍長

挂。願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時。其二。南伐踰銅柱。

西征出玉關。不如茅屋底。高枕看青山。其三。綺席

堆盤起。珊瑚列。庫藏不如茅屋底。父子自耕桑。其

四。列鼎賓筵盛。籠坊從騎都。不如茅屋底。醉倒喚

人扶。此公晚年一丘一壑。游戲翰墨之場。高蹈之

風。尚可想見也耶。

好人到處齊如十
字五字三人必齊
各領好人在聖人
處夫人之五字
欲眼當神心
宋居共語
明人必可

列國至今數千載
心傳和四中之名
則於中身三五矣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為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漢初為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也

禮記卷一

卷一

十四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為觚斗戲諸書皆作觚斗注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豎未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作跟則觚斗字當從孫吾與為跟頭謂以頭為跟也今作觚斗兩字皆誤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

此言八胡言及風好風有不長子

快人心語

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請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

齊書卷一

卷一

一五

所以進李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飲一腐儒以為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色紅也友答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其人語塞可謂與前語同快友人馬貳師作七夕小詩曰瓜果遙陳禮碧空家家乞巧小庭中若言今日人心巧管取天孫拜下風其中秋者曰纔到中秋月乍明虎丘游舫客如鱗不知滿地笙歌裡幾箇無憂慮人一以規世一以喚世可謂以韻語作佛事者矣

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
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此釣臺詩也不知何人作可謂為狂奴之照也已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于憲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兩人相知不必言矣而誠齋之語却中秀才膏肓

唯此於誠齋之為可也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
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
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辭飲真浪言
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
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
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
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
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各一團月
此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也此老自謂彷彿太白豈欺我也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

何不云唯飲也美於五使

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為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
痛飲夜半吻噪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壺盃引缶
連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
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之而未暇也 上咲而然之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函相一藟路庶幾名附雉文不磨滅乎後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樗道人曰小人醜態乃至于此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神味之原才少也
地氣不修亦何益

諸葛武侯以醜婦為養心之資余謂妬婦亦然南唐
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妬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誠之
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
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
陛下所藉者駑馬未塌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
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
銀盤綵段賞之樗道人云此妬婦佞詞烈祖亦為
所欺矣

張孟奇曰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

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即位嘗勅虞玩之與傅堅
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
稱八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
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即
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
名之耳

樗齋漫錄卷之十終

樗齋漫錄卷之十一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張孟奇曰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
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
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
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
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
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求上未許請
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
便好休予往日曾為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
相公不在上也無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噫今之鍾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从長安
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
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
障風王顧屏間一聯龍帶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
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

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遠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至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宋元憲公始拜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諧其

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快快不滿

會用新各移書葉道卿清臣仍呼同年葉戲荅公

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

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紙尾勤勤問姓名禁

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

生

今昔文士不善詩者唐有李習之皇甫持正宋朝則

尹師魯曾子固習之有贈樂山惟儼禪師絕句送

毛仙翁詩後為鄭州有博渠詩而劉貢父不記為

鄭乃謂自一李翱非習之予謂唐固有同姓名者

此真翱詩也然習之三詩外獨退之遠遊聯句中

韓孟正並驅爭先時習之止一聯云前之詎灼灼

此去信悠悠乃復更無他語王深父回嘗戲曰度

習之聯句時見其索思枯澁退之必曰公道不去

矣不若罷休此前輩雅戲也

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廣

陌塗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

遽對云調得一城泥藝祖知而鄙大臣不學楊徽

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也

宋初僧贊寧鴻博能文善品藻評雍陶鷺鷥篇立當

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此固佳對然他語

多直滯雅不相當大抵詩章妍媸不勻獨中間一

聯隻句警拔正類兩村夫肩翠輿中著西施也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妄罵滑稽

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噀啗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

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筭來曾半

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缸詩李羣玉詠鷓鴣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輶格磔聲定是梵語詩

羅隱曰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

見鬼詩杜荀鶴曰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

誰題此騾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徐云此定是韓白優劣論

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

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見公舊題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濤集云天下事有意外僥倖者夫人見之每起倖心不知其不數數也余所聞二近事皆陋然皆景僥倖金陵有妓曰馬湘蘭者負時名年五十七矣夙近清貴家故貧已亥春一形家詣蘭所周回視之曰湘蘭爾知所以貧之故乎蘭請問形家指曰此門向某處為退財當為爾改之財乃大進應在一年蘭聽之改門踰三月浙有虞公子某年二十八慕蘭名往而與居閱三月費千金蘭以此致富形家之言其驗如響又構李有張龍山者曾寓金陵挾厚皆皆從粉黛場中銷耗殆盡蕭然寄食賣漿家忽一胡僧相龍山面曰爾氣色旬日中當致千金願施我五十金治一衲張曰吾落魄人不士不商不工即一錢無從致安問千金僧曰爾無疑願少須之踰數日其舊所狎妓遣人邀龍山龍山

曰邀我何為我囊罄不能更上汝門矣邀者曰第一往至則妓告之曰近一遠賈資多善博陸自負無對與數賭皆為所勝妾意能勝此賈者必君也蓋龍山故善博妓所稔知已而引與賭輒數勝凡三日贏千五百金賈乃謝龍山不敢賭龍山携金至賣漿家胡僧來謁曰君不信我言今何如山再拜謝出百金畀僧僧曰非舊約也受其半去夫湘蘭雨後櫻桃也龍山困於粉黛但未操瓢耳乃皆一日而得千金出於夢想所不及豈非僥倖之最者乎然世安得數有此與其希湘蘭之偶獲不若杜門紡績銖積寸累可取必也與其覬龍山之贏資不若力耕自食春種秋穫可刻期也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至於馬所遇形家張所遇胡僧則又奇發奇中天下往往有異人率如此然君子道其常可也

江令君曰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

從事於恐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乞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恐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恐與耐煩爲難能也嘗聞劉忠宣公里居舟行水畔一人方帽青衫呼公名大罵若爲不聞也者其人罵至五里許倦而返不踰月一主政以公差舟行前一人復罵主政如罵劉公者主政曰何物怪人橫逆至此命杖之二十不數日死及死乃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償人乃問忠宣曰公何以知此人宗室而不與較耶公曰余備位卿貳彼知我而故詈之非有

所恃何以及此余故不問此燭患於未來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也雲間徐少師存齋曾督浙江學政考袁煒下等煒以直指見拔入闈明年遂發會元存齋自恨失士已復督學江西凡士稱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手握箸身在輿廁前榻上無時不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乃答曰余恐此中更有一袁元峯而我再失之也此鑒失於已往而能耐人之所不能耐者也吁世之言忍言耐煩者能以兩公爲法而曰不能寡過吾不信已

雪濤集云南方有鴉方乳雛毛羽既具將教之鳴曰吾音惡劣爲世所嫉身不能易請易其子於是引雛往見乾鵲曰吾子鴉也而願習君之聲母惜爲吾子師異日變惡之善轉世人之嫉以爲喜卽亦何敢忘返哺之報鵲受而教之鵲鳴喑喑鴉鳴啞啞兩不相入鵲不勝忿喙且啄之爪且搏之鴉亦不勝苦而終不能變其啞啞之聲鵲顧鴉笑曰汝自鴉種耳吾不能如汝何遣之使歸鴉歸故巢與

其母啞啞唱和不習而若慣焉者乃知種類移人
卽欲變化其道無繇故君子慎其所以爲人種者
江進之曰士君子切忌侮人侮人最損德且召禍周
書有云不侮鰥寡夫以帝王之尊卽鰥寡亦不敢
侮則天下無可侮之人矣吳郡王元美性廣大能
容物一日者持薦書求謁公命進見少頃爲公布
算時公長君澹生已在泮仲季皆髫日者乃曰佳
造萬福但子星少耳座客盡笑公曰毋笑好先生
有膽氣客問曰何也公曰他來我們人家乃敢不

買春這是膽氣買春者吳中方言謂先探履歷後
入門也犒之一金而去吾邑文學蘇宮字靜夫性
誠直長厚卽嬰兒亦不相慢邑中有歌者姓王貌
醜如鬼聲惡如裂帛每闌入賓筵無貴賤皆唾罵
靜夫獨謂客曰母然天刑之彼亦豈願若此王感
泣每早輒焚香祝靜夫百歲而吧唾已者噫日者
本自可笑歌者本自可唾而元美姑以膽氣褒之
靜夫姑以天刑憐之此所謂不盡人之情遠怨之
道也夫待日者歌者如此他人可知若兩君者庶

幾不侮鰥寡哉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爲禴詩亦曰禴祠丞嘗獨
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
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朱子亦然予每每以經何
與諸公不合昨讀困學記聞王公但爲著其不同
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禴爲虞夏祭名故韻會
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丞鄭許二公自
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什周之夏祭各有所
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古註禴

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藻之菜
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
禴祭今以薄祭爲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昔於字
義蓋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祭其薄哉故韻會曰
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曰嘗味之也左傳曰
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
祠烝嘗爲長

屠長卿遺名篇最足破人熱夢篇云屈平云老冉冉
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

各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恡不與繇乃自捷冒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抹活之及誕死繇使盜掘其墓遂得焉晉魏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唐宋之間愛劉希夷詩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夫元常嘔血衛夫人流涕宋延清至殺人皆為名也此技稅常流不足深責郭象注莊子南華剖折玄理乃盜向秀注宋齊丘學道九華而沉譚景昇竊其化書為已物此險詖陰賊之夫則然羊祐鎮襄陽登峴山置酒嘗謂從

好名之崇亦以世而不能忘焉

好名之崇亦以世而不能忘焉

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杜預南征紀功勒為二碑一立萬山上
一沉萬山下宋富弼居洛邵堯夫候之曰今日有一綠衣少年謁公他日為公秉筆譔公生平德業者此人也公宜厚遇之弼命客至無貴賤立為通項之果有一綠衣少年至范祖禹也弼問勞甚至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留意邵數亦神矣彥國居洛巖重絕少延接

獨待祖禹甚厚嗟乎羊杜富公非世所稱碩德鉅人君子哉乃其於身後名何汲汲也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獨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夫身者幻形名者幻聲幻形無常幻聲不實總名曰幻孰親孰疎老子所謂身法身也法身者靈光也以身外之虛名而視此身之靈光親疎較然矣喪靈光而逐虛名不亦惑乎古之至人窺身窮谷滅迹幽遐草衣木食麋鹿為侶虎豹為隣大道已躋於無上而姓名不聞於人間夫是之謂真能遺

名者也

古今誰破最多無如夫人自稱曰小童為第一矣破云觀夫人之自稱而邦君之所好可知矣今日東諸侯見此不啞然自笑乎

古今誰對極多佳者甚眾近聞一對絕無道理令人大笑不已錄之可助噴飯對云塔頂葫蘆尖捏拳頭打白日城頭箭垛倒生牙齒咬青天如此對句固知程伊川朱晦菴諸公意想所不到也

吳興富室潘氏亦秀才名某與其叔氏有隙既以人

命陷之後復弑其外祖某以重其叔之罪一朝敗露諸罪俱還本身太守庭詰其何以至此但曰無非天理四字而已夫據其口稱天理是極迷之人未嘗不覺但只覺較遲耳古德云不怖病起只怕覺遲知言哉

倪齊齋有三不妄戒一不妄出入二不妄言語三不妄憂慮禱道人曰不妄出入不妄言語小而易不妄憂慮大而難今人以妄憂慮自隕其身者多矣安得上根利智與之語不妄憂慮哉

王渙之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達矣猶未盡也禱道人曰即不遇亦無顛墜覆溺之患惟貪名不止險巇風波至矣安憑軾好把舵仕宦者慎之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盜賊亦盜此美名將何為乎且併日月霜露字亦暗且汚今之盜名者何以異此

有一舟子李環一老僧溺之字以中和旁一僧曰此二字閒却不用便送與他罷冷居士聞之笑曰就

送與他原與李環二字一樣此亦可為俗人得雅名之嘲矣

醉里賀吏部曰釋氏已將見在而空之矣學釋氏者反舉將來而實之何止千里哉最可破今世預修寄庫之惑

舉世皆言戒殺不如紫衲道人之言為快也道人曰戒殺者戒吾此身不入殺道也因舉一衲子入市見屠戶宰猪坐視之心不忍挽回之力不能請于老衲老衲曰作何狀衲子曰拚甚老衲厲聲曰緣何兩隻脚時不拚直待四隻脚時方拚噫此最善言戒殺假令入市殺人則衲子得號呼以救之矣今人做事事落落畜生道而徒守戒殺之迹是知戒他殺而不知戒自殺者也雖然廣殺生命亦落畜生道一節也戒自殺者又不可不知此

昔有為因果之說者曰殺一鷄則來世做一鷄以報之殺一犬則來世做一犬以報之旁一人譴曰還須殺人客問何故曰猶得做一人以償之耳舉世快其言殊不思做人得殺以償夙命與鷄犬何異

不細思耳此公雖謬其意原與戒殺二字不背違也凡今血染西曹之人皆前生殺報也不可不知特天奪其鑒故令之得今罪以報夙愆耳此言匪誑善信思之

一儒者極無耻出語必援引今古自擬極高夷考其行乃市井小人之所不為者彼為之恬不為怪又自解嘲曰大丈夫須能龍能蛇始得拘儒不可為也視此子拱手進曰據老丈所為還是卑能蛇一座哄堂絕倒

雪濤集云近世星相士皆無奇術率藉薦書求容於富貴者能絕不與見大足省事即不得已與接寧量情遺之不宜轉與薦書蓋此曹脚踏寬亦能用舌鋒中人嘗聞一臬司駐劄荆南與一相士厚薦往其孝廉家孝廉故貧以五錢為謝禮其人恚甚然不欲發及入謁臬司問曰孝廉何以遺君乃詭曰甚費此公辱以五兩見贈皆明公賜若極其感激也者然其心實恨孝廉慢已思有以相中久之臬司得報左遷莫測所自相士進慰之臬司徐語

小人嗜酒若子法
如天好酒志亦若
是

曰不佞所以左遷之故汝知之耶謝不知又問曰汝與此中縉紳相與亦察其間有不足不佞者耶又謝不知及再四固問相士若為欲言也者更復囁嚅臬司強之乃矍蹙曰僕若不言則於明公厚若言則於毀明公者厚僕實不忍言耳固強之乃曰毀明公者非他即前日以五金贈僕孝廉也僕亦不虞其有此舉徐而知之晚無及矣因具悉孝廉於京師某權貴厚從權貴處中明公乃至此臬司領之授孝廉他事屬後來臬司曰此人不佳且虞其再噬人宜謹備之其後孝廉竟以被訪見按治良久論定得保頭上如箕然家事凋落無餘矣即此觀之毋謂片楮不足惜輕授此曹階之為禍江令君曰吳中訟師巧設機關改年易月陽附陰叛以愚官司耳目者蓋百出百新即留心聽斷往往為其所眩而不及覺余令長洲其同壤為吳縣吳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俄而里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

訟師曰待衆人白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口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及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卽反坐固甘心矣應舉如其言方任公訊朝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太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三博士飲酒之日余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師豈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辯任遂出應舉坐僧誣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千金脫殺人之罪語聞司理哀節哀耳及節宴覆鞫竟執應舉曰爾殺人有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辯第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議辟通國之人皆謂任受金而頌司理青天不知哀之得情采於衆口任之受蔽惑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慎之哉

公道自在紐結何

公道自在紐結何

公道自在紐結何

王元美先生諱之曰汝無名呼汝侄萬一汝侄亦名呼汝爲遠家叔當何如聞者無不絕倒噫今世淺衷陋品徧地皆是陸遠安得元美先生一一提而醒之也耶

一舟將渡江風浪大作一人忽從舟中升岸入城衆人方嘆服其知止頃間其人復登舟矣衆詰其故因腰間有銀三兩六錢恐中流有變特置之于家耳嗚呼此身乃不值三兩六錢耶人雖無不笑之而實無不如此也

兩秀才夏月納涼忽有青樓之興一秀才定計曰此時不可須長至前數日乃可測其意以此時夜長耳嗚呼豈知夜之長乃年之短耶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世事無不如此豈獨秀才家尋花問柳而已哉

儀真一太學逼歲日因用度不足開一細帳少銀三兩無可奈何乃雉經而死及檢其遺篋尚有四十金藏其中也衆人不解其故視比子曰此四十金想必已作一項用度矣三兩之欠在四十金之外

公道自在紐結何

公道自在紐結何

公道自在紐結何

在大學子門下

好說天話者

者也。只為嗜利既久，心竅日微，止知其一，不知其他不雉經不止耳。嗚呼！利之昏人，一至于此，可不戒哉！無錫郡諸生錢伯龍之沉于水也，亦復如此，可不戒哉！

一人極好為不根之言，忽對人曰：「昨從深山中見一大蛇，橫闊十丈，豎長百丈，聽者曰：『無有無有，安有蛇長百丈之理？』其人亦覺自慚，乃改言曰：『五六丈，有之。』聽者亦不肯信，其人又改言曰：『三四丈，有之。』聽者仍不肯信，其人遂曰：『十丈，難道也莫有聽者姑信之。』其人久而大叫曰：『不好了，不好了，蛇方了，蓋自思其橫闊十丈之語也。』此雖謔語，大足為憤說天話者傳神。

樗齋漫錄卷之十一

樗齋漫錄卷之十二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墓

顧涇陽解人皆曰：「予智驅面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說是認賊作子，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說是認子作賊，只將四字顛倒解之，而通篇神情景色，色色流露如此，解書方不落學究家風。」

王少湖先生註于字文于罔談彼短之下，註曰：「我亦有短，余又曰：『人亦何短于靡特已長之下，註曰：』人各有長，余又曰：『已亦何長。』不為功名讀書，不為因果念佛，不為名利出游，此之謂不食烟火人。」

一婦人不潔，易其夫者屢矣，其不潔如故也，畧無悛心，所親老嫗謂之曰：「娘子，此事有何好處，屢為人所逐，負此姤名，不好看相。今日以後，改之何如？」此婦應曰：「阿婆非干我事，是我命不好，嫁着就是做烏龜的相，傳以為笑柄，余味其語，亦有至理。范文正公曰：『我不淫人妻，女妻女，決不淫人方，是不做。」

烏龜者

吳中俗人宴會好說酒尾蓋飲後說古詩一句是也
 主令者每以席上生風為題如說酒說肉之類是
 也有一畫門神者姓李人呼之曰李門神一日白
 晝赴席乃曰燈火夜偏長主令者罰之彼爭執甚
 堅且大叫曰東門王秀才說的那有差的道理蓋
 曾與王秀才夜間同席牢記其說以為家寶也嗚
 呼學問自家不開悟門欲傍人以為宗主即孔夫
 子釋迦牟尼佛李老君亦不濟事况東門王秀才
 而已哉今之確守成說與穎慧之彥爭執者何李
 門神之多也

吳中俗人宴會好說酒尾

烏龜者

固黠矣人何愚也

梁次公曰世俗窮秀才之說甚謬也秀才而窮必無
 學或無行者也若學行兩到千里之外且負笈師
 之矣其束修亦足以給八口何至啼饑號寒也哉
 余謂此言堪為秀才衣食法門
 田家有所謂牛肚缸者口窄腹寬者是也內有餘糧
 牛垂涎焉一日乃側其角以入缸復平其首以食
 稱蓋口窄故須側其角以入腹寬故可平其首以
 食也食既牛首函于缸不能出也乃聚族謀曰將
 何策以出之或曰割牛者便或曰破缸者便策未
 定也一老成者曰東村有李老多智須早禮厚幣
 以聘其來或有在吾黨意料之外者也眾從之乃
 筐篚玉帛聘焉李老果至首詢僉謀何如或以割
 牛對或以破缸對李老默然者久之乃曰割牛是
 眾尊其言牛首落矣然函于缸猶昔也復求策于
 李老李老徐曰如今則合破缸矣今人俱以李老
 為笑柄豈知世上筭無遺策事必十全者到底身
 名俱喪高厚兩空其多智何在也亦謂李老之牛

梁次公曰世俗窮秀才之說甚謬也

固黠矣人何愚也

與缸耳不必以李老笑李老也

吳中有一謔語不知者以為傷時知之者以為警世語云富室老人八十生子眾以為老蚌生珠也賀客填戶因進而請曰老先生高年神王少壯不及何修而得此老人曰無他只是何首烏之力耳蓋老人服此藥故歸功云其左右給事之人乃相謔曰阿翁又改汝姓名矣吁八十老人子孫業已成行何故少艾一念不能脫然竟令何首烏笑語于旁而不知也可嘆哉可嘆哉

詩餘錄

卷二十一

四

王文公歸金陵四方種學文之士多歸之一經題品號為雲霄中人嘗有微名自稱詩客者見公四座笑曰此挈壘水詫海漢也客曰某學有年藁山筆塚矣恨未耦知者耳願授一題公曰古今詠物獨未有沙詩生能賦此乎巧韵曰星客應聲曰茫茫黃出塞漠漠白舖汀鳥散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禮之

嘉祐初歐陽公王禹玉珪梅公儀鞏韓子華絳范景仁鎮五人名重當世同掌春闈有禮部唱和集傳

落華夏時梅聖俞為其屬有閱進士就試云萬蟻戰酣春晝永後改曰白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舉子戲曰主文自目為星我輩為蟻此試官謙德也

南唐雖僭偽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為世寶人物文章亦勝妙非特此至於西蜀歐陽炯長沙徐仲雅輩亦不凡也余嘗愛徐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灑可謂兩得矣

詩餘錄

卷二十二

五

沐居漫錄云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為無奇是矣今惟平糶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為今日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毫無所損于眾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所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縉紳大夫受朝廷之恩不為不厚當發倉廩以倡仁義之風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為不多當散積儲以活枵腹之眾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以為利閉糶自豐是助天為虐也而忍乎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

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紫衲道人曰吾見天下星相之多而知世人妄心之

多也吾見天下卜筮之多而知世人疑心之多也

吾見天下僧道之多而知世人貪心之多也吾見

天下巫祝之多而知世人歎心之多也

吳中薄俗凡名公卿東帖必粘之座隅以為榮觀向

惟星相醫卜僧道為之蓋借以聳眾也今則游手

游食之人偽托之矣有一謔語曰一鉅公往府縣

賀年偶墮一帖于地一人尾而拾之隨粘于家壁

人見之俱艷其得與鉅公往還也方駭異之一日

有一識字并少知事體者詰曰彼來拜汝果係真

矣但寫治生何也其人支吾曰汝不知只因我住

了他房子故寫治生也聞者無不絕倒然吳中攀

援附托影射支吾之陋習則描畫殆盡矣

凡名根有一毫未斷者皆賤也凡利根有一毫未斷

者皆貧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方是大富

貴人

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于民也

貴生為行地

有恒產而無恒心惟士為能今之士所以異于民也或不解一衲子曰居士思之異于民當是何物

樗道人曰此衲子饒舌

一日座中偶及龜搗責治妓女極為楚毒友人有髮

上指意若欲極處龜搗者此知情而不知理者也

妓女所衣織婦之所不及也妓女所食耕妻之所

不及也既為妓女必是前因若無龜搗責治是為

惡者反得便宜矣豈上天懲創意乎賴有此項為

善者足恃耳或曰亦有得時妓女龜搗反珍之如

掌上珠者又當何如日子不知惡瘡結毒有更甚

于龜搗之責治之者

一衲僧論三教經書正文是水疏義都將水去烹茶

造酒矣只宜看正文不必去看疏義余笑謂世上

愛茶酒者多愛白水者少一味白水恐不厭人意

正自少茶酒不得也衲僧笑以為然

題目到手定須入人之所不能入方能結空世之想

文章落手定須出人之所不能出方能發空世之

談

為故不為情
情不入為虎士

百年以前百年以後不相見矣萬里以內千里以外相見者亦少矣是五倫之族數十年之聚橫言之不過尺寸豎言之不過頃刻猶于此中橫起風波暗藏刀劍亦太自狹小矣

我朝

武皇帝南巡至揚州水合內豎奏曰春至水始得解武皇帝曰春迎之即至耳立

命迎之是時節候至春尚有十日之遠但見綠草布地紅花放林矣大哉

王言迎之即至一語真足驅役鬼神挽回造化也

庚辰鼎元江陵子也傳臚之日江陵自閣中歸方飲

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

君特甚蓋全用刺秦檜語也噫英雄窺人隨處俱有博浪之擊獨子房已哉為君相者豈可不時時慮及此乎

宋宰相李邦彥父為銀匠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匠三字輒怒邦彥夫人戒之曰宰相之子為銀匠則誠

有以人相則可元尚之矣

江陵子也傳臚之日江陵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特甚蓋全用刺秦檜語也噫英雄窺人隨處俱有博浪之擊獨子房已哉為君相者豈可不時時慮及此乎

可耻銀匠之子為宰相又何耻焉達哉斯言去世俗之見遠矣硯北子曰如此賢明女子不獨願為之女而以母事之即為之婢而以主事之亦甘心也笑彼宰相家而將為銀匠者沾沾猶以門戶自相夸詡夫人知之決不肯以之為婢也矣

友人齋中墨梅一幅名筆也并疎影橫斜暗香浮動亦隱隱在筆墨之外象方求其款識而不得一淺人忽大叫口原來是他畫的眾知其謬逼問之沉思良久曰是張廠畫的無不絕倒噫凡強作曉事者幾何不為此人

眼前極可笑事里巷婦人詈其夫必曰烏龜亡八詈其子女必曰千人種萬人種殊不知乃自詈也一友曰非自詈也實自供也又一友曰非自供也實自祝也噫愈毒矣雖然如此婦人必用如此刑罰乃暢

向見厨娘一篇大足為窮措大抹殺腐喉壘腹亟錄之中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壁擊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

牛也為清州編

果不如此則亦不

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

過人針線人堂前人襍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級截乎不彙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予以寶祐丁巳參閻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祀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適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社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弄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為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泰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執鞏輦以為賀厨娘亦遽致試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厨娘

請食品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簽菜品第一為葱釐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旨數舉筆研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釐五碟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取物料厨娘發行奩取鍋鏹孟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爛燦耀目皆黃金白銀所為大約已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襍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噴然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坐

胡床徐起切抹批齋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眾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眾為拾頃他所厨娘笑曰汝輩真狗子也眾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釐取葱轍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標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釐之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弃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

此日試厨幸中台意後須照例支稿守方檢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拋者守破慳免強私竊喟嘆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萬曆庚子浙闈已八月八日矣適宗主以場中席舍有餘訪求名士而鼓智甫劉特倩與焉明日遂得

入院放榜二君得雋噫功名前定如此是科註定中式即在考外亦自有因緣入場安見有是科中式之人而反在場屋外者耶人亦可以定其心矣一士人好內有衲子謂是好消息聽者不解衲子曰好必與病為隣病必與死為隣至隣于死而自知懼矣非好消息而何此衲可謂婉言色之當遠矣墨莊漫錄云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程公選叅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

來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金為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為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老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尔為賢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春二十勅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樵道人曰技未至段而如段之為人者又當何如

監觀音贊活潑潑風流流有錢難買無錢可求一聲叫過長街去那箇男兒不轉頭題半身美人詩誰畫佳人甚妖嬈不畫全身畫半腰堪笑畫師無絕筆動人情處未曾描二作俱妙在末句較耕錄云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釋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邪聞

連色笑論

性性之作

今言所志各言
不語冬令如切
八上之天公各

漁陽擊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
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
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
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歸田錄云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
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
時丁晉公與馮相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
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
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

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
不相逢樗道人曰天下自有此等快事

草木子云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
徘徊于其側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
適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
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
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樗
道人曰詩中雖有畫只于賈相身上尚無交涉真
詩僧耳非知道者也

此詩不無
功其性
其性不
其性不
其性不

予讀此詩

前明魏忠賢
此詩不無
功其性

假人命其
其性不
其性不
其性不

朝廷梳篋名整容俱內官一二十人為之禮極嚴肅
先一日演習常州趙玉坡在京時家童趙卓年少
貌美忽同街行被內人扶去不知所以遽不敢問
急至下處驚危愁慮竟日至晚而回言携至一所
使坐倚披髮梳篋眾人環侍進退周旋如奉至尊
事畢以髮縮一方髻乃知以此人演習者也樗道
人曰此等受享亦不知從前劫來否可發一笑
吳中薄俗奸宄百出而所稱無天理沒人心無如人
命一事矣刀頑好訟之徒平時見有厄羸老病之

人先藏之室室以為奇貨可居于是巨家富室有
孳可尋有幾可構隨斃之以為爭端烏合游手無
藉數百人先至其家打搶一空然後鳴之公庭善
良受害已非一朝矣東粵鄧虛舟明府令長洲時
必先吊尸檢驗果係真正人命然後拘提各犯不
然竟以誣告坐其人被告之家置之不問善類保
全刀頑愆快亦甚矣真可為所吳訟者法也而
捨擄一節猶未深究所以吳中向來有假人命真
捨擄之謠安得鄧明府者再出以一洗從來之奸

允也望之望之

故臣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庶貞生有拔葵之操絕無

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視

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駭之舉澤未衰于五世冤空

望于九京薰吏可為徒興歌于優孟寢丘誰在誰

代乞于莊王此周懷晉中承行縣坐表裕春宗伯

夫人檄也讀之而高賢之風大仁之澤兩見之矣

陳圖南曰學易者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

註脚下盤旋

卷三

卷三

卷三

世稱丈人為泰山以泰山有丈人峰故也因稱岳丈

又稱丈母為泰水如此則合稱丈母為噴母不合

稱岳母矣一笑一笑

吳中婦女極崇佛教即平日秦越戚故者而於僧尼

傾囊倒篋無所吝惜一僧假坐關以行騙施者雲

集余偶訪之謂曰上人禁心乎禁身乎僧曰身與

心如何分別余曰禁與不禁又如何分別僧無以

對崇奉者少衰取聞稱快

一士人詰釋子云佛教本空諸所有尔輩誦經禮懺

原好修

亦好修

亦好修

反以之罔利何也釋子曰孔孟之學厚不專使君

輩以之博名今致身通顯能忠孝者幾人取位肥

家者比比矣何獨罪我輩之罔利哉樗道人曰此

亦太毒亦可畏也

汲冢書云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

前為壽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于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寬衣博帶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之所建立非豎則皆無益于國請盡坑之

制曰可其後侯生盧生譏議始皇始怒曰朕厚

待侯生盧生而易其訕耶使使案察諸生相連數

百人始皇制曰豎儒繫之廷中朕親庶問之分各

國以次來前吏引數百人以上標其左曰此為齊為

楚為趙為魏標其右曰此為燕為韓為魯衛宋山

中之遺始皇曰繁質其什之二三出齊儒質之曰

何以儒曰生識之矣孟嘗君養士三千人盜裘出

之國鳴鷄出之關齊以為功齊諸生抵今著蔡之

以為家學始皇曰鄙驅去之出趙儒而質之曰何

以曰平原君為楚王之會毛遂按劍却楚王碌碌
 十九人與俱有名焉至今猶存二三也出燕儒而
 質之曰何以曰先昭王好士隗為始先昭王用廣
 厥途曾以諸生續貂之不足出宋儒而質之曰何
 以曰余宋固以章甫為儒者也出魯儒而質之曰
 何以曰惟我魯多儒先君子有言儒有忠信以為
 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
 政不更其所始皇曰以魯為秦奚為不更其所哉
 魯儒無以應始皇嘆曰以天下之大而無儒一人
 焉今所質者無異庸黔首何為儒起令坑之

細玩是錄博考人亦非刻然凡語涉謬誤夫利者概委他人一若非其
 口出是欲避其口之過露其語言之外詎名心尚然其言謀其後即
 性本刻薄學為厚而求其於學道欲果能去其鋒銳不慮痛心疾
 首之悲寧於世道人心不無介以云 卷一六九

菜根譚

菜根譚題詞



逐客孤踪屏居蓬舍樂與方以內人遊
不樂與方以外人遊也安與千古聖賢
置辯於五經同異之間不與二三小
子漫談于雲山變幻之麓也日與漁父
田夫朝吟唱味於五湖之濱綠野之坳
禾曰與競刀鋌榮升平者交辭抒情於
冷熱之場腥羶之窟也間有習濂洛之
說者收之習竺乾之業者闢之為譚天
雖龍之辯者遠之此足臥畢乎山中狡
獮矣適有友人洪自誠者持菜根譚示
予且丐予序予始訖又然眎之曰既而
徹几與陳編屏胸中樵慮手讀之則覺
其譚性命直人玄澂道人情曲盡岩隙

俯仰天地見胸次之夷猶塵芥功名知
識趣之高遠筆底陶鑪無非綠樹青崖
口吻化玉盡是鸞飛魚躍此其自得何
如固未暇深信而據所擒詞悉成世醒
人之喫緊非人巨出口以浮華也譚以
菜根名固自清苦歷練中來夫自栽培
灌漑裡得具顛頓風波備嘗險阻可規

矣其子曰天勞我曰形吾逸吾心以補
之天既豕以遇吾言吾道以通之其所
自警自外者又可思矣用是以數語弁
之俾公諸人又知菜根中有真味也

三峰主人于乳兼題



菜根譚前集

還初道人洪自誠著

覺迷居士汪軫初校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
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
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
其練達不若朴魯與其曲謹不若踈狂

菜根譚前

前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
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
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

高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緣是

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又悅耳事之快心便

把此生理在鴆毒中矣

疾風怒雨禽鳥戚又霽日光風草木欣又可見
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
神

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
人至人只是常

天地寂然不動而氣機無息少停日月晝夜奔
馳而貞明萬古不易故君子閒時要有喫緊
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

菜根譚

前

二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真獨露每於
此中得 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
中得大慚忸

息裡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
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藜口莧腸者多冰清玉潔衮衣玉食者甘婢膝
奴顏蓋志以澹泊明而節從肥甘喪也

前田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

的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
人嗜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

作人無甚高遠事業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為
學無甚增益功夫減除得物累便超聖境

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
修為毋減分中

菜根譚

前

三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
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蓋盡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
一個悔字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
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

德

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

鬼神不能損我若紫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召外憂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骸高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觀心萬倍矣

好動者雲雲風燈嗜寂者死灰稿木須定雲止水中有鳶飛魚躍氣象緣是有道的心躰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

菜根譚

前

高當使共可從

糞虫至穢變為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為螢而耀采於夏月固知潔常自污出明每從晦生也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而後正氣伸情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姝則男女

之見盡絕故人常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痴迷則性定而動無不正

居軒冕之中不可無山林的氣味處林泉之下須要懷廟廟的經綸

處立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

憂動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菜根譚

前

五

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能享聰明人宜斂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其病矣如何不敗

居卑而後知登高之為危處晦而後知向明之太露守靜而後知好動之過勞養默而後知多言之為躁

放得功名富貴之心下便可脫凡放得道德仁義之心下纔可入聖

利欲未盡害心意見乃害心之蠱賊聲色未必障道聰明乃障道之藩屏

人情反復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

待小人不難於嚴而難於不惡待君子不難於恭而難於有禮

菜根譚

前

六

寧守渾噩而默聰明留此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甘澹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則群魔退聽馭橫者先馭此氣又平則外橫不侵

教弟子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欲路上事毋樂其便而姑為染指一染指便深

入萬仞理路上事毋憚其難而稍為退步一退步便遠隔千山

念頭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又皆濃念頭淡者自待薄待人亦薄事又皆淡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濃艷亦不宜太枯寂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為君相所牽籠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君子亦不受造物之陶鑄

菜根譚

前

七

風恬浪靜不見人生之真境界淡聲希處識心體之本然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達處亦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學者要收拾精神併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於吟咏風雅定不深心

人人有個太慈悲維摩屠創無二心也處又有種真趣味金屋茅簷非西地也只是欲蔽情封當面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進德修道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境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着便墮危機

吉人無論作用安祥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論行事狠戾即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菜根

前

八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人所不元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於昭又先無得罪於冥又

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為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衆之人當寬嚴護存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然則不可不忘

施恩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即斗粟可當萬鍾之惠利物者計已之施責人之報雖百鎰難成一文之功

人之際遇有齊有不齊而能使已獨齊乎已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能使人皆順乎以此相觀對治亦是一方便法門

菜根

前

九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讀書不見聖賢為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立禁不思種德為眼前花

人心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錮了有

一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

掃除外物直覓本來絕有個真受用

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

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

興若以權力得者如瓶鉢中花其根不植其

萎可立而待矣

菜根譚

前

春至時和冬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

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

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學者有段兢業的心思又要有段瀟灑的趣味

若一味歛束清苦是有秋殺無春生何以發

育萬物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為貪大巧無巧術

用術者乃所以為拙

歌器以滿覆撲滿以空全故君子寧居無不居

有寧處缺不處完

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隨塵情客氣

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心躰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生

厲鬼

人知名位為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為最真人

知饑寒為憂不知不饑不寒之憂為更甚

菜根譚

前

十一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

善處即是惡根

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又而抑皆是播弄英雄

顛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

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

燥性者火熾遇物則焚寡恩者冰清逢物必殺

凝滯固執者如死水腐木生機已絕俱難建

功業而延福祉

福不可徵養喜神以為召福之本而已禍不可避太殺機以為遠禍之方而已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謗叢興君子所以窳默毋躁宜拙毋巧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亦厚其壽亦長

菜根譚

前

十二

天理路上其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路上其窄絲絲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塗

一苦一樂相磨練又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叅勘又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心不可不虛又則義理來居心不可不實又則物欲不入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

泛駕之馬可就馳驅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沙云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論也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削為柔寒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翁惺又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

菜根譚

前

十三

岳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

氣象要高曠而不可踈狂心思要縝密而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
密饒不甜海味不鹹絕是懿德

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

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定落柰何輒自

廢弛哉

閑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

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

念頭起處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

菜根譚

前

十四

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為福起死回

生的關頭切莫輕易放過

靜中念慮澄徹見心之真體閑中氣象從容識

心之真機淡中意趣冲夷得心之真味觀心

證道無如此三者

靜中靜非真靜動處靜得來纔是性天之真境

樂處樂非真樂苦中樂得來纔見心體之真

機

舍已毋處其疑處其疑即所舍之志多愧矣施

人毋責其報責其報併所舍之心俱非矣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

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道

之天且亦我何哉

貞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檢人着

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

權最神之智巧何益

菜根譚

前

十五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胭花無碍貞婦白頭失

守半生之消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

真名言也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公相士夫徒貪

權市寵竟成有爵的乞人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

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

覆之易

君子而詐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
及小人之自新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

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再警之如春風

解凍如和氣消冰總是家庭的型範

此心常看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

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澹泊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飭之人多為放

菜根譚

前

十六

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

不可太露其鋒芒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樂石砥節礪行而不覺

處順境中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

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慾如猛火權勢似烈焰若

不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將自

燦矣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墮金石可貫若偽妄

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

獨居則形影自媿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

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以幻迹言無論功名富貴即肢體亦屬委形以

真境言無論父母兄弟即萬物皆吾一體人

能看得破認得真纔可任天下之負擔亦可

菜根譚

前

十七

脫世間之羶鑊

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

之事悉敗身喪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

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士君子持身不可輕又則物能撓我而無然閑

鎮定之趣用意不可重又則我為物泥而無

瀟洒活潑之機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
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
可不懷虛生之憂

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兩忘仇因
恩立故使人知恩不若恩仇之俱泯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
作的故持盈履滿君子尤競又焉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

菜根譚

前

十一

名不如程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則貽羞萬世權門私

實不可着脚一着則點污終身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無善而致

人譽不若無惡而致人毀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

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小處參漏暗中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總是個

真正英雄

千金難結一時之歡一飯竟致終身之感蓋愛
重反為仇薄極翻成喜也

藏巧於拙用晦而明寓清於濁以屈為伸真涉
世之一壺藏身之三窟也

衰頹的景象就在盛滿中發生的機緘即在零
落內故君子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

堅百忍以處成

菜根譚

前

十九

驚奇喜異者無遠大之識苦節獨行者非恒久

之操

當怒火慾水正騰沸處明知得又明又犯着

知的是誰犯的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

魔便為真君矣

毋偏信而為奸所欺毋自任而為氣所使毋以

己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

能

人之短處要曲為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為化誨如忿而嫉之是以頑濟頑

遇沉又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又自好之人應須防口

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又之病又來懂又之擾矣

霽日青天倏變為迅雷震電疾風怒雨倏轉為

菜根譚

論

十一

朗月晴空氣機何常一毫凝滯太虛何常一毫障塞人心之體亦當如是

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

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
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橫逆困窮是煅煉豪傑的一副鑪錘能受其煅

煉則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煉則身心交損
吾身一小天地也使喜怒不愆好惡有則便是
變理的功夫天地一大父母也使民無怨咨
物無氛疹亦是敦睦的氣象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踈於
慮也宜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於察
也二語並存精明而渾厚矣

母因群疑而阻獨見母任己意而廢人言母私

菜根譚

十一

小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快私情

善人未能急就不宜預揚恐來謔譖之奸惡人
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
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操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
此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
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有妍必有醜為之對我不誇妍誰能醜我有潔
必有汚為之仇我不好潔誰能汚我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

狠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賜御以平氣鮮

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功過不容少混又則人懷隨隳之心恩仇不可

太明又則人起携貳之志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則危能事不宜盡畢盡畢

菜根譚

廿二

則棄行誼不宜過高過高則誇與而毀來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

善之顯者功小而隱者功大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

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

譬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

物俱咬破矣

當與人同過不當與人同功同功則相忌可與

人共患難不可與人共安樂共安樂則相仇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

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

功德

饑則附飽則離煖則趨寒則棄人情通患也君

子宜當淨拭冷眼慎勿輕動割腸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

菜根譚

廿三

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識

一燈熒然萬籟無聲此吾人初入宴寂時也曉

夢初醒群動未起此吾人初出混沌處也乘

此而一念迴光炯然返照始知耳目口鼻皆

桎梏而情欲嗜好悉機械矣

反已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刀斧

一以開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

壤矣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在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君子信不當以彼易此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裡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作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花子事又皆虛涉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又有碍

水不波則自定鑑不翳則自明故心無可清去其根難

其混之者而清自現樂不必尋太其苦之者而樂自存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

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

益其頑
如象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

終為血氣之私技能之末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施恩務施於不報之人

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謁朱門不如親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

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德者事基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心

者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前人云拋却自家無盡歲沿門持鉢效貧兒又

云暴富貧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烟一箴自昧所存一箴自誇所有可為學問切戒

道是一件公衆物事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尋常家飯當隨事而警場

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已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已則先詐矣

必皆詐已則先詐矣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
忌刻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

為善不見其益如草裏東瓜自應暗長為惡不
見其損如庭前春雪當必潛消

遇故舊之文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宜
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勤者敏於德義而在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
於貨利而在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

某根譚

廿六

符反為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憑意興作為者隨作則隨止豈是不退之輪從

情識解悟者有悟則有迷終非常明之燈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己之困辱當
忍而在人則不可忍

能脫俗便是奇作意尚奇者不為奇而為異不
合污便是清絕俗求清者不為清而為激

息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

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心虛則性現不息心而求見性如撥波覓月意
淨則心清不了意而求明心如索鑑增塵

我貴而人奉之奉此我冠大帶也我賤而人侮
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則原非奉我又胡為

喜原非侮我又胡為怒

為鼠常留餘憐蛾不點燈古人以等念頭是吾
人一點生天之機無此便所謂土木形骸而

某根譚

廿七

已

心體便是天體一念之喜景星慶雲一念之怒

震雷暴雨一念之慈和風甘露一念之嚴烈

一日秋霜何者少得只要隨起隨滅廓然無碍
便與太虛同體

無事時心易昏冥宜寂又而照以惺又有事時
心易奔逸宜惺又而主以寂又

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

事中當忘利害之慮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蟻之毒

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故君子不近惡事亦不立善名只渾然和氣纔是居身之珍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蒸之遇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礪之天下無不入我陶冶中矣

菜根譚

四

廿八

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召和平

語云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

字撐撐過去幾何不墮入棒莽坑塹哉

誇逞功業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

體榮然本來不失即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

又正又做人處

忙裏要偷閑須先向閑時討個榻柄關中要取

靜須先從靜處立個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

而遷隨事而靡者

不昧己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

菜根譚

四

廿九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

有二語曰惟恕則情平惟儉則用足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

念衰老的辛酸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如納得與

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

休與小人仇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

君子原無私惠

縱欲之病可醫而執理之病難醫事物之障可除而義理之障難除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遠養施為宜似千鈞之弩輕發者無宏功

宜為小人所忌毀毋為小人所媚悅宜為君子所責備毋為君子所包容

好利者逸出於道象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

寡入於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

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之極薄之尤也宜切戒之

純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媚子阿人似隙風侵肌不覺其損

山之高峻處無木而谿谷迴環則草木叢生水之湍急處無魚而淵潭停蓄則魚鱉聚集此

高絕之行褊急之衷君子重有戒焉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債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處世不宜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作事不宜令人厭亦不宜令人喜

日既暮而猶烟霞繡爛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

鷹立如矚彘行似病正是他種人嗾人手段處

故君子更應明不露才華不逞纔有肩鴻任鉅的力量

儉美德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吝反傷雅道讓誌行也過則為足恭為曲謹多出機心

毋憂拂意毋喜快心毋恃久安毋憚初難飲宴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

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世人以心肯處為樂却被樂心引在苦處處士

以心拂處為樂終為苦心換得樂來

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

危急者如木之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思理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又成個寬舒

氣象却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又得

個迫促規模

聞惡不可就惡恐為纏夫洩怒聞善不可急親

茶根

二

二

恐引奸人進身

性燥心粗者一事無成心和氣平者百福自集

用人不宜刻又則思効者去交友不宜濫又則

貢諛者來

風斜雨急處要立得脚定花濃柳艷處要看得

眼高路危徑險處要回得頭早

節義之人濟以和衷總不啟忿爭之路功名之

士承以謙德方不開嫉妬之門

士大夫居官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

倖端居鄉不可唯岍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

舊好

大人不可不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不可不畏又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

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不可乘喜而輕譏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

茶根

三

三

而多事本可因倦而辭終

善讀書者要請到手舞足蹈處方不落筌蹄善

觀物者要觀到心融神洽時方不現迹象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而後及遲兩長以形

人之短天富一人以濟衆人之困而後反扶

所有以凌人之貧真天之戮民也

主人何思何慮愚人不識不知可與論學亦可

與建功唯中才的人多一番思慮知識便多

一番億度清疑事又難與下手

口乃心之門守口不密洩盡真機意乃心之足

防意不嚴走盡邪跡

責人者原無過於有過之中則情平責已者求

有過於無過之內則德進

子弟者大人之胚胎秀才者士夫之胚胎此時

若火力不到陶鑄不純他日涉世立朝終難

成個令器

君子處患難而不憂當宴遊而惕慮遇權豪而

不惧對博獨而驚心

桃李雖艷何如松蒼栢翠之堅貞梨杏雖甘何

如橙黃橘綠之馨烈信乎濃夫不及淡久卑

秀不如晚成也

秀不如晚成也

菜根譚後集

還初道人洪自誠著

覺迷居士汪乾初校

譚山林之樂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厭名利之

譚者未必盡忘名利之情

釣水逸事也尚持生殺之柄奕棋清戲也且動

戰爭之心可見喜事不如省事之為遠多能

不若無能之全真

鶯花茂而山濃谷艷總是乾坤之幻境水木落

而石瘦崖枯纔見天地之真吾

歲月本長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卻者自隘

風花雪月本閒而勞攘者自冗

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間烟霞具足會景不在

遠蓬窓竹屋下風月自賒

聽靜夜之鐘聲喚醒夢中之夢觀澄潭之月影

窺見身外之身

鳥語虫聲總是傳心之訣
花英草色無非見道之文學者
要天機清徹胸次玲瓏觸物皆有會心處

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
知彈無絃琴以亦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之趣

心無物欲即是秋空霽海
座有琴書便成石室丹丘

賓朋雲集劇飲淋漓樂笑俄而漏盡燭殘香銷
若冷不覺反成嘔咽令人索然無味天下事率類於人
奈何不早回頭也

會得個中趣五湖之烟月盡入寸衷破得眼前機
千古之英雄盡歸掌握

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况塵中之塵
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
非上智無了又心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
先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

寒燈無焰故裘無溫總是播弄光景
身如稿木心似死灰不免墮落頑空

人肯當下休便當下了
若要尋個歇處則婚嫁雖完事亦不少
僧道雖好心亦不了
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
若覓了時無了時見之卓矣

從冷視熱然後知熱處之奔馳無益
從冗入閒然後覺閒中之滋味最長

有浮雲富貴之風而不必岩棲穴處
無膏盲泉石之癖而常自醉酒耽詩
競逐聽人而不嫌盡醉恬淡適已
不誇獨醒以釋氏所謂不為法纏不為空纏身心兩自在者

延促由於一念寬窄係之寸心
故機關者一日遷於千古
意廣者斗室寬若兩間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儘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
忘焚香煮茗絕不問白衣童子

都未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絕出
世上因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

趨炎附勢之禍甚慘六甚速棲恬守逸之味最
淡亦最長

松澗邊携杖獨行立處雲生破衲竹窓下枕書
高卧覺時月浸寒裡

色慾火熾而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餘
甘而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人常憂死
慮病亦可消幻業而長道心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
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忙處不亂性瀟閒處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
瀟生時事物看得破

隱逸林中無榮辱道義路上無炎涼

熱不必除而除此熱惱身常在清涼臺上窮不

可遣而遣此窮愁心常居安樂窩中

進步處便思退步庶免觸藩之禍着手時先畜
放手統脫騎虎之危

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王封公怨不受候權豪自
甘乞丐知是著藜羹旨於膏梁布袍煖於狐

貉編民不讓三公
矜名不若逃名趣練事何如省事閒

嗜寂者觀白雲幽石而通玄趣榮者見清歌妙
舞而忘倦唯自得之士無喧寂無榮枯無往
非自適之天

孤雲出岫去留一無所係朗鏡懸空靜躁兩不
相干

悠長之趣不得於醞醞而得於啜菽飲水惆悵
之懷不生於枯寂而生於品竹調絲固知濃
慶味常短淡中趣獨真也

禪宗曰饑來喫飯倦來眠詩旨曰眼前景致口頭語益極尚寓於極平至難出於至易有意者反遠無心者自近也

水流而境無聲得處喧見寂之趣山高而雲不碍悟出有入無之機

山林是勝地一營恣便成市朝書畫是雅事一貪痴便成商賈蓋心無染著欲界是穢都心有係恣樂境成苦海矣

菜根

菜根

菜根

菜根

菜根

時當喧襍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則風音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可見靜躁稍分昏明頓異也

慮花被下卧雪眠雲保全得一窩夜氣竹葉杯中吟風弄月躲離了萬丈紅塵

袈裟行中著一藜杖的山人便增一段高風漁樵路上著一袈衣的朝士轉添許多俗氣固知濃不勝淡俗不如雅也

出世之道即在法世中不必絕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即在盡心內不必絕欲以灰心

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

竹籬下忽聞犬吠鷄鳴恍似雲中世界芸窗中雅聽蟬吟鴉噪方知靜裡乾坤

我不希榮何愛乎利祿之香餌我不競進何畏乎士宦之危機

菜根

菜根

菜根

徜徉於山林泉石之間而塵心漸息夷猶於詩書圖畫之內而俗氣潛消故君子雖不玩物喪志亦常借境調心

春日氣象繁華令人心神駘蕩不若秋日雲白風清蘭芳桂馥水天一色上下空明使人神骨俱清也

一字不識而有詩意者得詩家真趣一偈不參而有禪味者悟禪教玄機

機重的弓影疑為蛇蝎寢石視為伏虎此中渾
是殺氣念息的石虎可作海鷗蛙聲可當鼓
吹觸處俱見真機

身如不繫之舟一任流行坎止心似既灰之木
何妨力割香塗

人情聽鶯啼則喜聞蛙鳴則厭見苔則思培之
遇草則欲去之俱是以形氣用事若以性天
視之何者非自鳴其天機非自暢其生意也

髮落齒疎任幻形之彫謝鳥吟花咲識自性之
真如

欲其中者波沸寒潭山林不見其寂虛其中者
涼生酷暑朝市不知其喧

多歲者厚亡故知富不如貧之無慮高步者
顛故知貴不如賤之常安

讀易曉窓丹砂研松間之露譚經午案寶
竹下之風

花居盆內終乏生機鳥入籠中便減天趣不若
山間花鳥錯襟成文翱翔自若自是悠然會
心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又嗜好種又
煩惱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云
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自老視少可以消奔馳角逐之心自瘁視榮可
以絕紛華靡麗之念

人情丑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堯夫云昔
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屬後
來誰人常作是觀便可解却胸中胃矣

熱鬧中着一冷眼便省許多苦心思冷落處存
一熱心便得許多真趣味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
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尋常家飯素
位風光纔是個安樂的窩巢

簾櫳高敞看青山綠水吞吐雲烟識乾坤之自
在竹樹扶疎任乳燕鳴鳩送迎時序知物我
之兩忘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
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古德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吾
儒云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人
常持此立心以應事接物身心何等自在

蘇東坡

後

十

林間松韻石上泉聲靜裡聽來識天地自然鳴
佩草際烟光水心雲影閑中觀去見乾坤最
上文章

眼看西晉之荆榛猶矜白刃身屬北印之狐兔
尚惜黃金語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谿壑易
填人心難滿信哉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性天中有化
育觸處見魚躍鸞飛

我冠大帶之士一旦睹輕策小笠飄然逸也

未必不動其咨嗟長筵廣席之豪一旦遇疎

簾淨几悠又烏靜也未必不增其倦恋人柰

何驢以火牛誘以風馬而不思自適其性哉

魚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鳥乘風飛而不知有風

識此可以超物累可以樂天機

狐眠敗砌兔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

黃花烟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

蘇東坡

後

十一

常強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

天外雲卷雲舒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

泉綠卉何物不可飲啄而鴟鴞偏嗜腐鼠噫

世之不為飛蛾鴟鴞者幾何人哉

統就筏便思舍筏方是無事道人若騎驢又復

覓驢終為不了禪師

權貴龍驤英雄虎戰以冷眼視之如蟻聚羶如
蠅競血是非蜂起得失蝟興以冷情當之如
冶化金如湯消雪

羈鎖於物欲覺吾生之可衰夷猶於性真覺吾
生之可樂知其可哀則塵情立破知其可樂
則聖境自臻

胸中既無半點物欲已如雪消爐焰冰消日眼
前自有一段空明時見月在青天影在波

菜根譚

內後

十一

詩思在灞陵橋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興
在鏡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伏久者飛必高開先者謝獨早知坎可以免蹇
澄之憂可以消躁急之念

樹木至歸根而後知華萼枝葉之徒榮人事至
蓋棺而後知子女玉帛之無益

真空不空執相非真破相亦非真問世尊如何
發付在世出世徇欲是苦絕欲亦是苦聽吾

儕善自修持

烈士讓千乘貪夫爭一文人品星淵也而好名
不殊好利天子營家國乞人號饕餮位分霄
壤也而焦思何異焦聲

飽暗在味一任覆兩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
隨教呼牛喚馬只是點頭

今人專求無念而念終不可無只是前念不滯
後念不迎但將現在的隨緣打發得去自然

菜根譚

內後

十一

漸又入無

意所偶會便成佳境物出天然統見真機若加
一分調停布置趣味便減矣白氏云意隨無

事適風逐自然清有味哉其言之也

性天澄徹即饑飧渴飲無非康濟身心心地沉
運縱譚禪演偈總是播弄精魂

人心有個真鏡非絲非竹而自恬愉不烟不茗
而自清芬須念淨境空慮忘形釋纜得以游

衍其中

金自鑛出玉從石生非幻無以求真道得酒中

仙遇花裡雖雅不能離俗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在界中萬事以俗眼

觀紛又各異以道眼觀種又是常何煩分別

何用取捨

神酣布被窩中得天地冲和之氣味足藜羹飯

後識人生澹泊之真

菜根

山後

十中

纏脫只在自心又了則屠肆糟廛居然淨土不

然縱一琴一鶴一花一卉嗜好雖清魔障終

在語云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

信夫

斗室中萬慮都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兩三

杯後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

萬籟寂寥中忽聞一鳥弄聲便喚起許多幽趣

萬卉摧剝後忽見一枝擢秀便觸動無限生

機可見性天未常枯槁機神最宜觸發

白氏云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大造晁氏云不如

收身心凝然歸寂定放者流為猖狂收者入

於枯寂唯善操身心的欄柄在手收放自如

當雪夜月天心境便爾澄澈遇春風和氣境界

亦自冲融造化人心混合無間

文以拙進道以拙成一拙字有無限意味如桃

源犬吠桑間鷄鳴何等淳龐至於寒潭之月

菜根

山後

十中

古木之鴉工巧中便覺有衰颯氣象矣

以我轉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憂大地盡屬道

遙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順亦生愛一毛便

生纏縛

理寂則事寂遣事執理者似公影留形心空則

境空去境存心者如聚糧却蚋

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為歡棋以不

爭為勝笛以無腔為適琴以無絃為高會以

不期約為真率客以不迎

夷若一牽

文泥迹便落塵世苦海矣

試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後作何

景色則萬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

遊像先

遇病而後思強之為寶處亂而後思平之為福

非蚤智也俸福而先知其為禍之本貪生而

先知其為死之因其卓見乎

菜根譚 後

十六

優人傳粉調殊效研醜於毫端俄而歌殘場罷

妍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於着子俄

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

風花之瀟洒雪月之空清唯靜者為之主水木

之榮枯竹石之消長獨閒者操其權

田父野叟語以黃鷄白酒則欣然喜問以鼎菴

則不知語以緼袍榎褐則油然樂問以衮服

則不識其天全故其欲淡此是人生第一

境界

心無其心何有於觀釋氏曰觀心者重增其障

物本一物何待於齊莊生曰齊物者自剖其

同

笙歌正濃處便自拂衣長往漢蓮火撒手懸崖

更漏已殘時猶然夜行不憚咲俗士沉身苦

海

把握未定宜絕迹塵囂使此心不見可欲而不

菜根譚 後

十七

亂以澄吾靜躰操持既堅又當混迹風塵使

此心見可欲而亦不亂以養吾圓機

喜寂厭喧者往又避人以求靜不知意在無人

便成我相心着於靜便是動根如何到得人

我一視動靜兩忘的境界

山居胸次清洒觸物皆有佳思見孤雲野鶴而

起超絕之想遇石澗流泉而動深雪之思撫

老檜寒梅而勁節挺立但沙鷗麋鹿而機心

頓忘若一走入塵寰無論物不相關即以身亦屬贅旒矣

興逐時來芳叢中撒履閑行野鳥忘機時作伴景與心會落花下披襟兀坐白雲無語漫和皆

人生福境禍區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登彼岸念頭稍異境

美根

後

十八

界頓殊可不慎哉

繩鋸木斷水滲石穿學道者須加力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機息時便有月到風來不必苦海人盡心遠處自無車塵馬跡何須痼疾丘山

草樹隨風便礙胡顏於根底時序雖凝寒終

四壁鏡於飛灰藉殺之中生又之意常為之豈歸此可以見天地之心

兩餘觀山色景象更覺新妍夜靜聽鐘磬音響尤為清越

登高使人心曠曉流使人意遠讀書於雨雪之夜使人神清舒肅於丘阜之巔使人興邁心曠則萬籟如瓦缶心隘則一髮似車輪

無風片花柳不成造化無情欲嗜好不成心跡只以我轉物不以物役我則嗜慾莫非天機塵情即是理境矣

美根

後

十九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於天下者方能出世間於世間

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憂亦不可不耽風月之趣

人心多從動處失真若一念不生澄然靜坐雲興而悠然共逝雨滴而冷然俱清鳥啼而欣然有會花落而滿然自得何地非真境何物

無真機

子生而母危，錙積而盜窺，何喜非憂也。貧可
節用，病可以保身，何憂非喜也。故達人當順
逆一視而欣戚兩忘。

耳根似懸谷，投響過而不留，則是非俱謝。心境
如月池，浸色空而不著，則物我兩忘。

丑人為榮利纏縛，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
青，川行石立，花迎鳥啖，谷答猿譙，亦不塵

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爾。

花看半開，酒飲微醺，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
醲醑，便成惡境。笑履盈滿者，宜思之。

山肴不受，喜間灌溉，野禽不受，喜間養養，其味
皆香而且烈。吾人能不為法所點染，其真

味不迥然別乎。

栽花種竹，玩鶴觀魚，要有段自得處。若徒留
連光景，玩弄物華，吾儒之口耳，終氏之福

空而已，有何佳趣。

山林之士，清苦而逸趣自饒。農野之夫，鄙畧而
天真。渾具若一失身市井，但儻不若轉死溝
壑，神骨猶清。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即人丑之
機阱。此處着眼不高，鮮不墮彼術中矣。

人生原是一傀儡，只要根蒂在手，一線不亂，卷
舒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便超

出此場中矣。

一事起則一害生，故天下常以無事為福。讀前
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又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雖
有雄心猛氣，不覺化為冰霰矣。

淫奔之婦，矯而為伉，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
之門，常為婬和之淵藪也。如此

波浪蕪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罵

座席上不知擊高席外者咋舌故君子身雖
在事中心要超事外也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
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
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

真桎梏此生哉

天運之寒暑易避人世之炎涼難除人世之炎
涼易除吾心之冰炭難去又得此中之冰炭

則滿腔皆和氣自隨地有春風矣

茶不求精而壺亦不燥酒不求冽而樽亦不空

素琴無絃而常調短笛無腔而自適縱難超

越羲皇亦可匹儔私阮

釋氏隨緣吾儒素位四字是渡海的浮囊蓋在

路茫又一念求全則萬緒紛起隨寓而安則

無入不得矣

童子心虛而雞馴海翁機息而鷗下唯箴機挾

詐之人神形兩相猜疑肝胆自為胡越豈惟
物不能動抑且身自為仇

草木之芳菲魚鳥之飛躍烟雲風月之逸宕而
光霽皆吾性的生機若被塵勞羈鎖物欲翳
障觸目不見一點趣味吾性亦索然稿矣

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世味有濃淡而我無

欣厭一毫不落世情巢印便是一在出出在
法也

寧為璞玉毋為圭璋寧為素絲毋為黃裳凡事
不受人益安心便與天遊

人心一有粘帶便鴻毛重若泰山唯因物付物

洒然自得則堯舜遜讓不過三杯酒湯武征

誅真是一局棋矣

奔走風塵者心冗意迫百年恍若一瞬棲遲泉

石者念息機閑一日真如小年

外書序



物無用不如無是物言無用不如無
 是言五養五滋五充五助五和咸用
 之療飢温涼寒熱以平咸用之瘡
 疾然而農軒之世五未備羣黎亦
 鼓腹而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天札自
 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情淫而
 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
 日生事日起救治之道日設刑而後
 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道一
 焉而已矣注哲有未及我人言之
 來者有言抑豈我人所能豫盡耶

進來時也人我察也是故言無當
 于用雖華必瘳言當于用雖俚必
 存，瘳之故言者自知之矣種雖雜
 要歸有用謂之一致可也道雖多
 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其所
 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又何以間哉

外書序二

漫多而寡者吉漫言而默者吉而
 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察夫寡與
 默之所存矣
 崇禎辛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
 惕龍父自題于幾亭



幾亭外書卷一 目錄

隨處學問

小序

學有二義

以生字明宗

生字貫天人學治

開萬世太平

念合而功專

生質生氣生理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目一

論語三條獨異

聖人罕言生死之故

聖人死後受用

戀生怖死

不朽

無欲不欲之辨

聖心無可形似

聖賢異端觀心之別

孔子靜中意象

理學二字

上古學天地

先明大主意

繼正學

嘆莫知

答羅佐才問

論語密藏

朝聞夕可

聖無生死

臨化

混沌是大闢

聖心有欲無思

載道破道

靜中體認

靜中天理難合

知性不厭應酬

晝寢

知行有難一處

學要牢着脚根

道一道二

良知良能

教門總歸人倫

無聲無臭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目二

天知聖

江河性清

善只是生意

性習氣

人物異同

情悅善最切

倒行可化為善推

情欲嗜慾之殊

大學易大象

半日三分各有所宜

景界助學

聖教多說開

不格物之病

上達下達

聖以方成

人倫上認真

人身中天載

踐形

道密於器

性善惡

言有所必窮

物人聖異同

迷性者原未見情

識性而為善始誠

忠信即上知

克復不可直作一事

易不可易

易益

無極即形而上

無極重在無

繼善

誠明明誠

正心

齊治平

根於心

四德聯舉各異旨

仁義

絮矩即一貫

庸字形容中字

中無事物可擬

樂異於喜怒哀

以方外說直內

敬無二意

必有事

孝孝利善之分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日三

識已自甘為人

獨善對天下言

善或涉於有我

無欲無我有殊處

窮理有人已之判

理窮黨化

護短是名根

厚或為刺

天地聖人

三才心異而同

人皆可為堯舜

有而不與為禹發

大禹無間

觀聖德不在聰慧

生知安行指學道

顏子教萬世

顏子不輕任

生聖聖為主

學到聖處

學孟子易差

孟子開頓悟之門

漸然後能頓

救時仍計長久

問學德性同歸

荀揚真假

明道與思孟別處

橫渠陽明語別處

程張淡淡

二程

真儒醇儒

三代下有中行

陽明學似伯功

須用天下第一人

陽明用而不用

良知家原重篤行

尊德性自有工夫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日四

易簡有真似

邪正皆生機

窮理方能見本心

遠俗而近情

狂者嚶嚶

假無心

真假虛實各殊

昌黎是大人物

韓蘇與僧

本朝大人物

立言惟在見到

詳善略惡

從兄在徐行

貌大人非較量

言有二

揚善與譽人殊意

韓魏公善於全交

畫前刪後

伊川焚中庸解

聖經可註不可弁

朱子有望於後賢

梁溪朋黨說

前定非豫擬

養心養才

同異皆天理

極屢於福

脩短分吉凶

九德知人

才分猷爲

好惡不專在作用

不得罪於巨室

用舍聽國人乃權辭

猶病分養與教

放談養養不談教

長年

士擇官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目五

失於不知亦已罪

惡憫赫喧

瞿瞿厥厥

耀艘以不滿示戒

六計皆廉之意

廉之全義

貪詐難集使

置勝負於度外

用衆用寡

殺無辜不同

人臣不可用君

事君有權衡

孔孟尊周王齊同意

孔孟伊葛出處異同

聖賢初天地

行道須稟與福全

行道倒藉內臣

居卑亦行道

大方者不從風

化穢非勝穢

周公太公自知後世

不得已而用猛

英明難久

至昏不待欺

瑣碎必殘酷

乘權易改過

好言作用

吳中鄙諺宜察

方便說

善人談衆人

報怨猶云處怨

幾亭外書卷一目錄終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目六

幾亭外書卷一

隨處學問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小序

學言所未盡于此盡之。然其間亦別有發明。或暢言之。則以其文多。故外之。或直言之。則以其無文。故外之。外非必緩與淺也。心乎內。可以觀外。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一

理學二字

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會說着學。至傳說乃極說。个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會說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个。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為千萬世宗主。

學有二義

學之字義為效。故曰時習。學之意義為覺。故曰如切如磋。然效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足

以該效。人心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雖舉世習邪。其覺不安于邪處。即是學脉。一呼便接。

上古學天地

學字還指讀書否。曰。上古無書可讀。天縱首出之人。學天地而已。餘人則又學其所為。後世聖賢撰述既多。行事在書中。心術亦在書中。學不過欲如聖人之行事。心術耳。故讀書居學之半。

以生字明宗

言生生可以談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以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二

晦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痒全相隔斷。豈知所謂沖漠無朕。正欲于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个生字。

先明大主意

為學第一先明主意。試思何故要無我不見我。斯不見物。此即誠身之樂。何故要寡欲不求自

便則決不損人此即強恕之原為甚先格物格知萬情與我同情為甚大居敬敬則形骸意見廓然俱化為甚觀於未發惟此時無爾我形相之畛域分量到極處說盡性性中止是統合人物否悟頭到極處說知天天于生物外別有事否變理者何故欲扶陽抑陰陰殺而陽生泰否者何故欲長君子消小人小人害人君子利人然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非為學大主意然何故緊說新民安頓斯人自能安頓萬物此是天然次序民從何處新他只在五倫此是天然事實知此則聖仁為誨更無餘蘊天地之大德曰生學只是學天地完生生無息之心不然于悟萬悟于修萬修無歸着處近古以來高者聚講明道淺者自好立名而物交氣動未免起好勝之心作損物之事只是此主意提得欠分明認得欠堅定耳

生字貫天人學治

張子為天地立心四語包括極大然一生字足

以統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人之生也直即其道也聖學以萬物為一體者也萬世之民安其生是太平也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窮故學不可不知本觀聖賢書亦不可不求其本

繼正學

為去聖繼絕學絕字似微過聖人原無絕學學亦安有絕時若云俗學非聖學此政為虛無功利所誤以致失學之正而覺性常存效法不已學實無絕也第反俗學而歸于正則已繼去聖矣

開萬世太平

學者須得為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畧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四

無分別之運長。

嘆莫知

天下莫知聖人。則道不明于當世。澤不被于斯民矣。是以足嘆。嘆天下也。非嘆不已知也。聖人遜世不悔。此嘆即萬物一體之憂。

念合而功專

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源。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

幾亭外書

八卷一 隨處學問 五

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此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答羅佐才問

餘干羅佐才問曰。伏龍志意。欲作一討便宜學問。某問如何。羅曰。但不存害人之心。逍遙自在。

覺當下輕省快活。某曰。是欲為魯仲連也。羅踴躍曰。正是生平心事。某曰。若僅留不害人之心。害人必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獨貴者。以他物不能體天。而人能體天。懷不忍之心。暢好生之德。仁民及物。代天所為。其所以能之。正謂擴克無欲害人之心。日日有事。念念不怠。故不曰任不曰守。而曰克。其存心用力可見矣。若直任此心。則自今至老。從無工夫可用。豈孳孳為善之意耶。既漠不關心。則口漫發言。身漫行事。安

幾亭外書

八卷一 隨處學問 六

能無害人。居下猶不可。況履權乘位乎。如魯連射矢聊城。特促田單之屠戮耳。迹若助功。其實助虐。彼豈欲害人而為之。特任心逍遙。不為民命經營所致也。羅拱手曰。某持此志告人多矣。鍼砭痛切。無踰斯言。自今以往。便有工夫可用。胸中主宰。儼然一變矣。若窮若通。矢不敢怠。

生質生氣生理

聖人視艸木與鳥獸相似。斧斤以時方長。不折為皆。有生。氣在不忍傷之。與遠庖厨同意。凡人

見。艸。木。無。聲。無。血。戕。伐。不。顧。止。見。生。質。未。見。生。氣。也。生。氣。不。能。見。則。生。理。安。能。存。聖。人。之。心。一。團。生。理。慈。悲。廣。大。又。何。必。言。

論語密藏

心不踰矩。心不違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顏回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顏同樂。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孚者。惟堯下孚者。惟顏子。心天好樂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此是論語中密藏。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七

論語三條獨異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為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

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于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

朝聞夕可

聞道之後。正可以濟世。夕而遽死。豈不惜哉。聖人亦為此。自了語。似與欲明明德于天下。發念稍殊。何也。蓋道之不聞。我不能盡性。也是虛生也。聞道而死。聽之命而已矣。業已無忝于生。何妨一任其死。我自釋其愧憾也。非謂聞道之後。漠然與天下相忘也。未聞道。雖欲濟世而不能。聞道則我已有濟天下之具。是語也。激人以所自盡。又以朝夕難期之命。動人如不及之心。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

聖人罕言生死之故

明道言釋氏為怖生死。故說生死不休。極中釋教病根。聖人以生死為常事。故不說。然聖人罕言生死。非僅以為常事也。視聽言動。君臣父子。孰非常事。聖人又何故雅言之。蓋全受全歸之

理只消從人生倫物用功。知生則知死矣。何用
日。目。研。窮。刻。刻。掛。念。于。幽。杳。之。際。耶。聖。人。亦。嘗
曰。朝。聞。夕。死。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于。易。則。曰。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嘗。不。言。所。以。言。死。生
者。則。不。過。如。此。固。非。以。為。大。事。而。不。輕。言。亦。非
以。為。常。事。而。不。足。言。只。是。說。此。已。該。彼。則。謂。聖
人。終。日。指。點。皆。生。死。大。事。亦。可。
因果報應。說。於。陰。陽。鬼。神。之。說。
不。僅。教。化。天。下。亦。為。道。理。

聖人死後受用

樂以忘憂生前受用死時受用已不必言死後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九

受用有難言者程朱謂死即漸滅梁溪子謂如
此是反墮禪家之斷見豈有賢愚善惡同歸于
盡者而況聖人即天地不可以存亡言乎蓋有
則從來實有而大易不言有無當時只盡人事
只完生理可以不言今佛教既來人人動心于
此不可反其說為無正當直明其實有但非如
冥司勾攝之云斤斤可測耳然忠臣義士生而
堅貞既有一念堅貞故死而不滅聖人神化自
在不思而得行所無事原無凝結不化者在生

前則死後神靈又與忠臣義士不同鬼神或靈
於一方或盛于一時聖人無所專在無所不在
無專在者寂然不動也無不在者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與生時之無聲無臭何思何慮一而
已矣聖人死後靈爽于此可思
聖賢仙佛精靈一致淨沉確者
何處生活

聖無生死

天地古今皆是聖人之心克滿流行處未嘗有
所倚着凡人一身只是一物聖人雖同此七尺
之軀分明是個太極形殼生前原非一物死後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

精神自然周遍不可作散觀亦無處說得聚所
以無事時亦寂然不動到得誠敬祭祀便來格
來饗或非禮媒慢即召其威亦是感而遂通總
與生前一般也
然則強良者死其是亦強良乎曰生前不納規矩則死亦粗浮矣必為太虛
遺須知實性不移處在聖賢子聖人故能隨處而安太極所以無極也

戀生怖死

人人惡死細思為何苟非係戀即是恐怖學者
但得平生澹泊一切嗜慾之樂未嘗耽溺不覺
其有味則係戀自輕若云係戀兒孫則在平日
教誨使足以自立豈須臨時掛心若云恐怖不

也。感者念動時也。聖人念有所動。可謂之欲。不可謂之思。程子云。感不在外。蓋有時因於見聞。有時不因見聞。而天自動也。曰無見聞而自動。不幾于將迎乎。曰將迎者。着于事。從心所欲者。理義自活潑耳。非一事已過而我將之一事未來而我迎之。

聖心無可形似

物無足以狀心。心如止水。想得三分。心如太虛。想得一半。惟曰聖人之心如吾心。聖人之常心。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三

如吾須臾之善心。則可全見聖心矣。

載道破道

理之極見為道。理之極處為心。道之能載道。故能載道。心之能破。

惟人心與道配。有覺配有理。無形配無形。故能含其全體。入其精微。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焉。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耳。

聖賢異端觀心之別

心統性情。言學者皆以心為主。當其寂然游思。欲念纖毫不萌。物境事理亦都不着。此時如何。虞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存。程門謂

之敬。及其成功。則工夫亦本體也。着意亦自然也。老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空者。見幻不見誠。虛者見氣不見理。

孔子靜中意象

靜坐二字。聖人未嘗言。然申申天天。便是聖人靜坐意象。退藏於密。便是聖人靜坐神情。

靜中體認

揆曰。病中靜坐。覺有見性時。到得畧見。乃是澹極無味。一切意思道理。俱歸無用。覺得無可操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四

守。蕩然任其倘去。無可奈何也。想聖人寂然不動。乃將此至無意味。至無操守之物。惺惺獨存。不知何繇得至此。曰撒然窺見。恐未是性。若是性。安有厭去之理。止因前此未有體驗工夫。病中萬念放開。性之光景。偶從靜中漏出。學須從日用人倫。實實體認力行。其有微妙不可思維處。却于靜中相遇。此即無聲無臭。此即有根有據矣。要尚是物物一太極。常常如此相遇。久漸融洽。一旦豁然。統體太極俱見。此時自然不存。

意思不着操持。不至倘乎其去也。梁溪先生有詩云。雲開天穆穆。冰泮水融融。雲者天之所無。冰者水之所結。欲消理化。靜景可想。

靜中天理難合

言動之循天理也。易不言不動之合天理也。難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宜思而思。思是天理。宜不思而不思。不思是天理。若無所感觸之時。動念不已。即為失宜。雖正亦妄。陽明言實無無念時。是自道其戒慎之意。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五

半日三分各有其宜

文公言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此為學至切要之法。然須乘舟遠行。溪山獨處。方可行之。若居官居家。難盡如意。某故云。一日三分。其中列出一分工夫。為應物用。既是勢不得不爾。且應酬事物。正可驗靜中工夫。體書上義理。不相妨礙。更有相濟處。

知性不厭應酬

于身心日親切。于世味日澹薄。理有固然。若云

于性命日精明。日透悟。而于世事日昏暗。日疎慵。則無是事。心跡表裏無二致。安有知性之後。反暗於事理。疎于事機者。蓋心已向內。未見得力。致有厭事之病。為學問人。宜以應酬還考。

景界助學

靜坐最苦。妄想然欲待妄想祛除。方去靜坐。則無入手處。且只管學坐。每日坐二次。或三次。粗粗用調息工夫。妄念若來。隨即捨去。又起又捨。數日後。亦自漸希。餘時或觀義理之書。以養心。或聽高人超士之談。以空愆。或閒步望雲霞。聽泉樹鳥聲。以散滯。茹素飲淡。如是一兩月。意思必然不同。但中人根器淺薄。汨沒又深。亦要景界相助。家中應酬煩俗。須是溪山。

晝寢

靜坐大率。愚蒙者多犯昏塵。巧慧有思慮者。多犯散亂。究竟散亂無不歸于昏沉。嘗思聖人曲肱而枕。豈必晦夜。或晝倦亦有之。宰予晝寢。何至痛責如此。總是一事情。思不同。假如應物稍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六

疲。或氣體偶倦。隨意暫息。亦復何傷。宰我必是無志進修。實出于昏惰。曾有人說靜坐不妨睡去。若爾則靜坐何爲。

聖教多說開

夫子立教。知行體用。表裏動靜。常自說開。使人切切用功。到功夫用後。自然見得合處。若先說合處。聞者用功。或反不切。

知行有難一處

陽明言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然惡之之心。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七

既屬行。掩鼻而過。又下一層。當屬何事。孟子言知愛知敬。不復言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之心。即能也。言知行一。不如言知能。一俗稱能爲會。如能歌。云會歌。能書。云會書。會本是解悟意。而以當能字。大有妙理。行字則有時屬心。有時屬身。如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屬心處。掩鼻而過。便是屬身處。屬心止是好惡。好惡與知覺可以言一。屬身便是運動。謂知覺與運動爲一。即有未安。
如其行力。本自相連。如惡臭。鼻有行。即宜早知。一透陽明先生。以聞惡臭。爲知惡。惡其爲行。則極安。而此時行中。玩何也。知惡而行。不三辨也。但論則然。則誠意章。未肯指出。知能字。太妙。

不格物之病

學從虛靈直入。其病有二。真者不察于事理之精微。則修身立教。不能無弊。偽者筏裂大閑。反爲鄉人之所不屑。爲惟格知修身之爲本者。始而不敢肆。久之而戒懼出于自然矣。故學必始于格物。然後心理知行。真合爲一。

學要牽着脚跟

爲人在世。牽着脚跟。快尋頭腦。方是善學。不負此生。有等慧士。自負明眼。吾只洞達本原。何必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八

到處體認。心中真謂如此。已是影響空疎。口中聊謂如此。益將沉溺放縱。譬如失足于泥淖。蒺藜之中。仰頭望山。足與頭一體。安得下截自溺。上截自超。此種人。正與下學上達相反。今日爲學。且口戒非禮之言。身戒非禮之行。心戒非禮之念。日積月累。但能懇切。必到光明。實實下學。則上達有時。空空上望。恐下達難免。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大非易事。儘力邁往。未知到期。小人

下達消甚工夫。一直放鬆與波俱逝。士不可不立雲霄之志。尤不可不求金石之朋。

道一道二

為堯為桀如南轅北轍。只有兩岐。其間到不到。各有許多分數。或云。只是一路。行者自分明暗。則夷險遂殊。曰。此說固然。飲食運動。堯桀何異。其間合理背理。大相懸殊。只為念頭差。遂成兩路。發念正者。自會尋明。發念邪者。不肯反躬。日就昏昧去也。善惡根明。暗來明。暗根志向來說。

幾亭外書 卷一 讀虞學問 十九

道一。是真道。一說道。二非真道。二。

聖以方成

聖為時中。無方圓。進人見為方。固耳。方即中。中即方。十分為方。十分為中。為國學者。宜守此。而後約也。若聖人。本此。而守之。則方也。約也。此也。

聖人極圓神者。智識極執。方者舉動。問仁問政之類。夫子所荅。各各不同。顏淵仲弓。于問仁。則有乾坤之異。他人又各別于問政。獨示顏以百代大成之法。于弓獨告以用人。用人亦為政總腦。但與集諸代之大成。又覺不同。其他子貢。則兵食民信。子夏。則欲速小利。子張。居行尊屏。子路。先勞。或用其長。或攻其病。無一相似者。義理。

圓神因人而示。如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治魯三月。過化存神。其不可測。與智識議論相等。及其行已也。秉禮持義。從未嘗假借一毫。伯魚顏淵。寧令無柳。不肯徒行。無臣有臣。漢責季路。羈旅當厄。非賢不主。雖至此等去處。一味方外到底。世情觀之。十分板法。此乃所以為聖人。是故堯說厥中。至圓至神。上面便加箇執字。夫子說從心所欲。至圓至神。下面便申箇矩字。方也者。合外內之道也。古今千聖。決從方處做成。

幾亭外書 卷一 讀虞學問 二十

一良知良能

不學不慮。惟孝弟耳。若在事物。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然非原有是知能。豈學慮所能增入。顧端文有言。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正此意也。然孝弟之事。亦有須學慮者。聖人立學以明倫。皆欲使天下學之。慮之耳。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始廢學慮。參觀之。則于孟子之肯思過半矣。

人倫上認真

聖賢于般德意都為人倫上認真凡人于般病
痛都為人倫上遊戲蘇子瞻一生大節居家立
朝儘無破綻獨喜狎客嫉正士遂得罪于聖門
有彼有何惡念有何成心只是將朋友一倫當
遊戲看則其病根爾所以聖賢到盡倫處只說
曰惟天下至誠至誠何如人是個極認真不肯
改乖不肯遊戲之人

教門總歸人倫

于聖教門須撮總到人倫上用放勳五倫至誠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

大經已自提出餘如伊尹言覺是覺于人倫孟
子言著察是著察于人倫集義是集于人倫周
子無欲是無欲于人倫程子主敬是敬于人倫
若克己若無我若萬物一體總在人倫上做父
子兄弟之間又是人倫起處使于此稍存軀殼
自私之見安得高論別處

人身中天載

天載上無可著處想一著處便是思而得也而中而非天載未得思也
之功無處若能到無聲無臭地位况虛無充足清純其心并無偏倚者哉

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
人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于義理熟之莫從天

載上虛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

無聲無臭

此語與中載無聲無臭方是至誠化而通于無聲無臭極也
有耳非無也

揆問人倫日用上便是無聲無臭此義茫然曰
大賢以下難說此句聖人心同天載則形迹皆
天載也子欲無言是無聲無臭諄諄教誨亦無
聲無臭寂然不動未發之中無聲無臭飲食啟
居無行不與亦無聲無臭晬盎不言而喻而背
四體皆不落聲臭矣言動都是器都是形而下
者其中點點恰好節節自然不着一毫思勉此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

即是道即是形而上者蓋聖人根源透徹工夫
純熟到得言動自然合理處如何運量如何發
揮此際神妙其實不容思議豈非太極豈非無
聲無臭耶佛家不濟全無磨不磷涅不縮水不
濡火不熱手段怕在人倫事物中滾着形迹一
筋斗翻出方纔也落得個無聲無臭世人實用
工夫者少分此二層不出浪道聖人反不及佛
亦何怪焉聖人云下學而上達從人倫日用形
而下處實實踐修而所謂無聲無臭之太極形

而上者已達矣。張睢陽云：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徑說得渾合，不識此意。雖終身斤斤于言行，恐成行習之小儒，不實用力，懸想于無極之真則異端而已矣。學術既誤，大亂必興。試看古來人相食之禍，專在虛無大熾之日。

踐形

在物為聲色，在形為耳目，用耳目為視聽，效于視聽為見聞，見聞得其正為聰明。聰明返于自然為哲謀，于是形色天性一矣。莫非無聲無臭。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三三

之天載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非禮勿視，勿聽而未返乎自然，猶與聖人一間。

天知聖

天既無聲無臭，何以知聖？正惟聖之上達與無聲無臭合爾。

道密於器

人或係用聰明何如不視不聽之立卷其極明乎保用聰明道在是也既不見不聞道豈不在乎何去禮禮道

或曰：耳目人人具而不能人人聰明，是天下有道外之器也。器依人密，道範人疎也。日視則見，聽則聞，不視不聽不見聞矣。以禮視聽而聰明。

盡視聽不以禮，能聰能明者，故存焉。是耳目有時離見聞而聰明無時離耳目也。道之範人密，器之依人疎也。道不可離，不亦信夫。

江河性清

長江之濁也，每有清水介其中，縱橫如線，濁者土汨之也。清則江水之體也。江河與清泉同一清性，以其奔流故難見，汲而澄之則清性復矣。復性以靜為澄，終日擾擾猶江河之奔也。于是有自疑其性惡者。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三四

性善惡

孔言性近，孟言性善，似不同矣。孟子之言實以闡孔子。荀况言性惡，程子言惡亦是性，似同矣。程子之言實以砭荀况。陰陽和粹，克滿天地人身受之，亦此和粹之理。從善說性自陰陽說至人身，孟子即性說善見人身，即此陰陽非所以闡孔子乎？氣出于理而不能皆善，况不見理，惟見氣又不見氣之全，見其偏，故程子兼氣言性，而云惡亦未始非性。蓋指氣中之一半言，非謂。

理善而氣惡也。非所以矻况乎執氣言性。已昧其初。矧偏指其濁且薄者而謂之惡。是惡人皆順性。善人皆拂性。其迷禍可勝言哉。大抵氣不能盡如理。非氣反乎理。

善只是生意

人得天地好學德性則善字乃一種子。未從發洩。烏有可指之物。

性無可言善字。只指點其中生意。如桃仁杏仁。其性如何可言。却須是謂其中有生意。此生意能幹能枝能葉能花。須是呼之為善。此生意與告子生之謂性生字迥然不同。告子是指其可

幾亭外書

八卷一

隨處學問

三五

見者是形而下。他想性中如何有可見之好處。所以須云無善。此生意是不可見者。是形而上。原非謂性中有一粹美可指之物。則直謂之善。而理本無形。太極本無極之旨。自了然矣。陽明子誤認善字。遂云無善。分明是無上。又加無也。我故云彼誤在善。不誤在無。

言有所必窮

言不盡意。正以言必支於意。如明明德盡矣。而必言新止加三在字。似果屬三條性。只是仁仁

之周流。豈遂曰義仁之退讓。不競處曰禮仁之有分別。處曰知。所謂亨利貞。不過形容元字。而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似仁果居四之一矣。語言文字。不得不然。在觀者善會之。非言者有掛漏也。故聖人云。言不盡意。蓋有不盡之時。有反支於意之時。不盡故支。支終不盡。語言有所必窮。故也。言性言上。達大都類此。

性習氣

嘗語所親云。凡童子教以朴素。長猶患奢。教以

幾亭外書

八卷一

隨處學問

三六

敬慎。長猶患肆。教以忠厚。長猶患澆。今導之奢肆。澆漓。吾不知其所底矣。或曰。是說也。如性善何。曰。性萬古無變者也。下之習。因上之教者也。人所稟之氣質。因天地國家之運者也。堯舜上壽。孔子中壽。顏淵且天。西漢以前。兒童無痘疹。非天運耶。一代之初。人多淳龐。其末季。人多澆漓。非國運耶。世教隆。民習于善。易習于惡。難世教衰。民習于惡。易習于善。難從所眾也。上所操也。為今之童子。欲其勿聞惡言。而長為善士。猶

集穢而求香得乎是說也。于性善何礙焉。或曰。惡亦是性。其即情耶。曰。氣質也。非情之謂也。指其身曰。吾癯弱如是。豈意也耶。氣質者。居理之後。居意之前。

物人聖異同

人所以異於禽獸。止是幾希。君子所以異于鄉人。反有千里。君子與人。既是千里。堯舜與人。却又一般。

人物異同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二七
或疑人物同處在色利上。到得名之一字。便迥然不同。禽獸決不會好名。曰同則俱同。異則俱異。名者何也。氣也。喜譽惡謗。喜順惡拂。總只是好勝。毛羽之倫。見犯則較。亦是勝氣。雖不知名。而人之好名求勝者。其根實與之類。豈獨牝牡飲食相似耶。曰。然則何謂俱異。曰。以化生為色。非濫也。以仁義為利。非貪也。以慊心為氣。非好勝也。是皆異。

逃性者原未見情

問。孟子以情證性。每見至惡之人。動情甚惡。安足以證皆善耶。曰。雖有至愚痛癢覺苦。調和覺耳。在于形骸。痛本惡類。和本善類也。饑食渴飲。適所求則榮。乖所求則瘁。在于臟腑。適本善類。乖本惡類也。悍戾好狡。獎借之則歡。叱咤之則怒。在于稱謂之間。獎借本善類。叱咤本惡類也。夷狄嗜殺。然傷殘其父兄。必仇撫育其子弟。必感在于遇待之間。傷殘本惡類。撫育本善類也。形骸可以徵性。臟腑可以徵性。善稱謂可以徵性。善遇待可以徵性。善則雖桀紂楊廣。皆有善情。顧彼見情之膚。不見情之裏。見情之浮。不見情之實。總只隔却一層耳。若真自見其情。安得不信性。善逃者。徇慾忘性。惑者。因指慾為性。性其如迷惑者何。

情悅善最切

人情悅貴盛壽考。不如其悅賢。孔子布衣。而以此後世之帝王。則靡不欣然。唐虞無繼世。而指之為堯舜。亦未嘗諱其不傳。謂人顏。莫以天嫌。

謂人。踞莫以壽。其桀紂。唐明皇。以呼凡士。則或怒。或慚。情之欲善也。如是。果何緣耶。不知性者。以情爲飲食男女而已矣。則將以此欣悅。慚怒。爲矯揉爲天然。

識性而爲善始誠

或問人志爲善。則爲善而已。終日紛紛辨性。何爲曰。此正爲爲善之故。不知性本善。則以克已濟物爲矯強。知性本善。則以克已濟物爲自然。人當爲其自然者。不當爲其矯強者。此人人所

幾亭外書

八卷一

隨處學問

二十九

明也。置性不講。爲善皆僞。曰。村嫗牧童。目不知書耳。不聽講。慈孝出于自然。安在其必于識性也。安在其不識性而爲善皆僞哉。曰。此如太古之民。元氣不鑿。純性用事。原未嘗立爲善之意。今立志爲善之人。已是知得世間有爲惡一路矣。自然率性。不能如太古之渾龐。而欲如太古之不知有性。則所爲善。皆爲之于事而已矣。皆調停世故。諧適人情而已矣。安得不流于作僞。倒行可化爲善推。

澹泊父兄。結納儕伍。放僻閒居。見人揜著二者。皆顛倒之甚。然猶知結納。則情意未斷。厚所薄者。未嘗不從厚。所厚而來。揜其不善。則羞惡未滅。詐善者。未嘗不從真心。欲善而來。雖倒行逆施之心。可轉令善推所爲矣。惟處處不顧情面。公然以惡自居。此却無漏可入。或言詐不如直。陰惡不如陽。然此狗慾直任之人。自是本心喪盡。直以有恥無恥論。不以惡之陰陽論。

忠信卽上知

幾亭外書

八卷一

隨處學問

三十

遇事不肯浮游。逢人不肯辜負。說話不肯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二字。原是有知覺而不張望。表暴者。與固聰明聖知。雖有淺深。都是一路。試想他處處認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爲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憤。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個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違一點本心。乃上知也。機巧之極。不肯存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情欲嗜慾之殊

情欲是善惡統名。嗜慾有惡而無善。嗜者情所專向也。慾者欲之係於心也。雖出于正亦累。

克復不可直作一事

克已。是欲根潔潔淨淨復禮。是到處緊緊嚴嚴。不可直作一事。譬如色根已破。有人邀入娼家。斷然不往。若說已除色念。便視何害。克已工夫。即不密矣。聖人恐得手之後。或更脫手。故兼下此四字。雖昔賢說克復。乾道蓋因廓然消化。只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十一

在一提醒間。其實四勿之緊嚴。乃以乾兼坤者也。或疑如此緊嚴。乃似守禮。何名復禮。曰守禮是見有禮在。以身從之。復禮只是從不染一毫非禮之事。還其天然之理。要知四勿與四毋相似。十分斬截。非徑自然。斬截不出于勉強之意。乃所謂自然爾。

大學易大象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玄者切之。萬世師德。斯其大者。

易不可易

後天八卦專為入用。故進坎離于南北。然以人事言。代父母者宜在長男長女。今不進震巽而進坎離。何也。進震巽則有專擅之嫌。即坎之九四所謂突如其來如者。進坎離則以中男中女代父母之勞。而不嫌于擅。又五行之用。水火最大。正位南北。不亦宜乎。觀于人身。水火交則無疾。或見文王移易方位。疑後世又有易者。然而至易者用也。不易者理也。後天方位所以行先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十一

天之理。伏羲未嘗易。天地文王未嘗易。伏羲而誰能易。文王。

易益

讀易不分久暫。讀一日。有一日。益不分偏全。看一卦一爻。有一卦一爻。益不分深淺。隨人意見。有隨人之益。惟不實體諸日用身心。則總歸無益。朱子云。人未經歷天下事變。早去讀易。粹難理會。未得受用。竊疑如是。是易止宜于遲暮。不宜于少壯矣。夫子晚而好易。殆壯年急于行道。

未暇編摩。非謂百世下。凡爲後生者。未許得易之受用也。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賢衆庶各有其用。而朱子亦云。易大槩欲人修省。非必占事而後戒。平居玩味其理。于吾所處地位。當合如何。此真學易之法。

無極卽形而上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旣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淪太極爲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本無極。時使然也。止中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

無極重在無

老云無極。無際無彊也。周子云無極。無聲無臭也。其旨猶江河之異源乎。或疑無極本老子。因其圖有所自來。而不悟無極之非彼無極也。老所重者極也。周子所重者無也。

繼善

一陰一陽之謂道。似道只在陰陽。繼之者善也。

幾亭外書

卷一

中庸學問

三三

似太極反繼陰陽之後。不可不思。

誠明明誠

誠則明。無分數。若有分數。未名爲誠。明則誠。有分數。一分明。便一分誠。天道人道。其實不同。須如此分別。方有下手。若論道理究竟。便說誠卽明也。明卽誠也。亦不差。大槩天下至理都如此。認得破時。分析也得。渾合也得。揣摩言之。分析也。謬。渾合也。謬。所以程朱論道。間有玄妙。類于釋氏者。亦有粗淺。類于諸子者。其實所見不同。在此則是在彼。則非徹須思索。

正心

正心無工可言。工在誠意。心之正不偶邪。猶性之善不偶惡。靜虛無繫而已。

齊治平

家人皆以情勝。長幼嫡庶。幾許參差。我之用情不齊。則家人之心皆不服。不服則不能齊矣。我有父母。見我之用情不齊。則心懷歉歉。俯之不能齊于家人。仰之亦不能齊于父母。故總曰齊。

幾亭外書

卷一

中庸學問

三四

也。百里數十里之間。人情風土。便有小異。不可不因之。之道。要在能辨。辨之則可使通國各得其所。故治者辨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周。必分而治之。要使同歸于大順。民無奇行。官無奇績。彼此不得相形。斯成極治。東漢多風節。良繇習俗卑污。孝文時。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亦因循吏之少。唐虞成康。乃可曰平。則齊治平。三言能體之者難矣。雖曰修身爲本。要當隨處各有工夫。第繇本及未不大費力。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五

根於心 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知。根於心。惟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

四德聯舉各異旨

聖賢數言仁義。猶春秋也。錯綜之也。仁禮存心。春夏也。收藏具其後矣。巳物仁知。春冬也。舉其首尾。中藏備焉。義路禮門。夏秋也。舉其中見首尾焉。惟不並言禮知。夏冬各不可無始也。不並

言義知。肅與閉。不可純用也。皆道也。而有別焉。自然之理也。聖賢之慮也。

仁義

秋對春不過。義對仁不過。

絜矩卽一貫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卽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矩。絜之則是忠恕。其于學者。最有把握。湯武反之。亦是絜矩。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六

庸字形容中字

庸非對中而言。是將庸字形容出中來。中者庸之體。庸者中所顯也。人發念尚不可觀。聞喜怒哀樂。且未發。則中何觀。聞之有故。以庸形容之。庸須就言行看。夫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若

中無事物可擬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于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

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人之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

樂異於喜怒哀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三二

七情之中不及樂樂者性也未發時不可言喜怒哀哀可以言樂七情皆有所觸有所着樂無觸無着也故曰樂者心之體樂止是安然無事意若時時愉快近喜近愛近欲非樂本色故學未見性則不能樂

以方外說直內

伊川先生以整齊嚴肅說敬入門處最親切有把握整齊嚴肅自是方外外方則內有倚靠游思雜想不容出來子說敬義立而德不孤成德

如此初學如此徹上徹下義以方外制事慊心俱包括正衣冠尊瞻視是方外一事耳

敬無二意

敬對怠言者奉持之意也對肆言者斂飭之意也對紛散言者專一之意也對昏擾言者精明之意也總是提醒此心卓然自主不掛一絲實無二意

必有事

必有事即集義正是躁总是怠丑不思養氣急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三八

問浩然如何形容即形容之丑胸中不曾有此物如何理會如何想見只此一問便是正的根子勿求于氣勿求于心便是怠的樣子義襲而取便是助長的樣子上二件只是不會做工夫却非偽學助長直是作偽義襲如衣襲于身全非吾身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天下惟此種人最多所以待闢一段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可見當時偽學已遍天下又云非徒無益而有害之見浮偽之心一萌終不可以入道學者惟

偽病難醫

學利善之分

孟子說學利善為三字。是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也。伊川先生以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闡發至微。愚謂為一身計較。是利。為天下計較。是善。譬如從心不踰矩。不思而得。周公豈不到此地位。觀其兼三施四之時。曉暮躊躇。蓋雖聖人。須如此仔細。詳審。方無一毫誤。天下蒼生為君為相。目臨萬幾。與隱居燕處。實有不同。不得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九

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冥然一槩。何思何慮也。執此論學。弊流為禪。誤世將長。將大。若論心體。則明道先生所謂百官庶務。疏水之樂。在中。實無一事。此百慮而何慮者耳。學為善。且勿言何慮。須使百慮皆從公處起。若自覺自了。雖湛然。無計較。亦是利學。

識已自其為人

聖賢大都勞心神。禹更兼勞力。總是為人。自世情觀之。未必無不甘之念。豈知聖賢正自願此。

未成而急急。既成而安安。無他。世人見一身為已。聖賢見天下為已。自然親切也。後世人全忘此意。觀有為鄉邑者。且共起而非笑之。況為天下謀。為後世謀乎。益以為無謂矣。學之不明。無怪其然。

獨善對天下言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勿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四

善或涉於有我

有貪者曰。多取之。可以肥吾囊橐。有廉者曰。少取之。可以顯吾宦途。有學者曰。不取之。乃以成吾清節。清節之見高矣。然猶是形骸之見。義當取。取之而心安。則取之。義不當取。取之而心不安。則弗取而已矣。此之謂性學。其他用法之寬待人之謙。悉以此推刺與倨。君子所弗居。不足辨也。寬與謙。君子所以自持。不可不格也。惡皆

出於有我善未必合於無我格此之謂物格

無欲無我有殊處

或問無欲卽是無我否曰固是然亦有無欲而未必無我者如沮溺莊列之流實無求于世然全無萬物一體意思他看得知其不可而爲之時時是失着伐木絕糧處處是受虧只揀便宜的方做豈不是我相其最上者如曾替邵堯夫陳白沙灑灑落落浩浩巍巍儘有與物同春氣象如聞洛陽橋杜鵑便慘然不樂此等心腸已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聖

與沮溺懸殊然決不肯粘身在內如鳳凰翱翔于仞胸中尚覺得自家是個鳳凰也大都沮溺無營求之累亦少惻隱之心曾邵有同憂之心不爲同憂之事雖非形骸意見之我畢竟將自身列出在萬物之外須如孔孟濂溪明道吉甫與民同患時刻不怠方是一體萬物方是真正無我

窮理有人己之判

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爲人之理也窮至爲人之

理窮至爲己之理也譬如取與一節在我必不

可妄受然孟子云取非其有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可見聖賢待人有不必窮至處知人之有所不必窮卽窮也知人己之窮有所不同卽窮也此厚責躬薄責人之道然則君之視臣其事我者未必如舜不盡以爲不敬也臣之視君其治民者未必如堯豈敢以爲賊其民者哉化枉格心正于此用乃爲自盡其道

理窮黨化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聖

認黨爲理之所宜有使後人宗信豈不爲世道之憂此非習氣難化畢竟窮理有遺也慈知黨之不宜有則廓然消化豈賢者之所難

護短是名根

護短只是好勝好勝只是名根試思一時有錯或過後自覺其非或因人言救正言卽改言事卽改事我旣暢悅人亦心服心服則必稱揚豈非盛德豈不令聞廣譽乎一懷護前之心于是多方飾非昧心害事無所不至豈惟害人亦終

害已豈惟失名且終得禍護短之失如此智者自思之

厚或為刺

仁體不明往往見近而忘遠一當要路孳孳以引拔交遊為長厚豈知不問賢愚則一貪子一殘夫立于民上鄉國之受其荼毒者幾千百家矣厚耶刺耶又如親戚有事求伸若槩為協力或他人之理實長因吾言而受屈厚耶刺耶故學者貴明于萬物一體之真意引拔須擇人扶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四三

助須論理斯不以近廢遠

天地聖人

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心察乎理天理無心而自察

三才心異而同

天地與人心儘有不同處天地無心而以氣用氣之所旺禎瑞出焉王莽祖墓亦有靈異是也人心則必歸仁義不歸強暴其附嬴秦者劫於威頌莽功德者受其欺耳及其稍定憤變隨之

雖然天之見禎于小人亦未定也既克有定灾變旋作則無心之心與下民之心定于大同然夫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惟聖人之心常定然天地生聖人者也故雖聖之至者僅能配天地非能過于天異端自謂過天是不知本

人皆可為堯舜

子愛父母無一點偽心乍見孺子入井無一點欲心堯舜與人同謂斯也人皆可為堯舜謂斯也若夫神智鴻才良繇天縱孟子孳孳一生未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四四

能躋堯舜之域而況他人乎善學聖者勿慕其聰明惟思其誠慤亦非思聖人之誠慤也自存而自擴之

有而不與為禹發

秦漢以來人主不以安天下為心以有天下為樂與之也不與則可以授他賢與則已子之中猶有與奪扶蘇如意皆以不終蓋雖始皇之威漢祖之雄不能保其子與之害至于如是禹德不及舜分量然爾不在禪繼之間若令茲念有

差尚奚云聖。夫子獨以傳賢傳子者。竝稱不與。其肯微哉。不然舜之忘天下。豈待闡揚而後見也。斯語也。發禹之幽。不尤舜之顯。

大禹無間

禹無間然。註謂豐儉得宜。說者頗病其淺。看來盡力溝洫。亦難言豐。只是獨存一爲君之心。無一毫受享天下之心。叅雜其間耳。凡人理欲兩念相參。便有間。如九分理一分欲。此一分叅入。便是間隔處。縱使不遠之復。此隨斷隨續。豈非

幾亭外書

入卷一 隨處學問

四三

間乎。卽顏子三月之後。一念或違。亦是有間。故無間非聖人不能。或疑下三者都着事說。或者禹德猶粗。不知事與心。豈有二處。到如此纖毫不差。豈是斟酌勉強所能得。或又疑爲君之事。未盡于三者。夫子隨舉以例其餘。夫饗親饗帝愛民。豈不足以盡爲君之責。至于孝親一念。達于庶人。何獨君責。此又二者之本。曾有不愛其親者。而能體天以愛民乎。禹之行事。雖一一精到。夫子言語。亦一一分開。到得道理。莫非一貫。

觀聖德不在聰慧

文王生數歲。舉家便知其有聖德。不知在何處。觀之曰。孝而已矣。只是孝得周到。曲盡便是通明。便是聖處。其爲世子也。問安視膳。多方想少小時。卽是此根脚。後世有從小穎慧絕倫者。號曰神童。其長也。或無成。或小成。故通明是聖。然觀聖德。決不專在聰慧上。

生知安行指學道

從幼小時內。不萌一點嗜慾。外不染一毫世味。

幾亭外書

入卷一 隨處學問

四六

惟知學道。無所勉強。此謂生知安行。非謂堯始立時。卽已巍巍則天。孔子十五志學。卽能從心所欲。學者不必慕生安。小時已誤。徒追何益。不如從今發憤。致思于成功之一耳。

顏子教萬世

視聽言動。因請目而發。斟酌處。夏商周。因問爲邦而發。博文約禮。亦仰鑽後一嘆所發。後世始知大聖人教門。顏子平生無言。而元公以爲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似謂其功過于曾思。

之大傳中庸也太極從未有圖造自元公與顏子相似即微通書四十篇其功已倍蓰諸賢矣或乃謂其立教未備不及程朱聖賢功德直以言多少計耶

顏子不輕任

舜何人也固是顏子志大亦因自覺得有此力量不然或成嘍嘍之狂者又其下則大言不慚

生聖聖為主

探曰既用聖聖為主則知之矣既生聖聖為主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四二

所主者何事用舍壽夭皆自主耶曰否仕止久速自主也用舍不自主也修身立命自主也壽夭不自主也觀孔顏則知之矣欲從末繇志至而力未至顏子干作聖猶有不能自主之意焉孔子則無是矣希聖而聖希天而天天縱之而不能禁故曰既生聖聖為主非聖不可以言自主

學到聖處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然未敢便謂是聖人

何也曰學者覺也孟子覺悟已到絕頂造詣涵養恐尚未化大抵高明之人竭其心思無所不通要便到從心地地位却甚不易後世如伊川橫渠識悟議論豈無聖人透徹處所謂造道之言非必言其所已至也

學孟子易差

修道之教無成法孔終身言好學孟言求放心孔言致知孟言良知法孔者無如孟以其時漸外視學問指仁義為戕賊故也有偏而後有修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四八

修偏者必以正孟子直截非以修世偏歟孔子進求退由亦此意也象山陽明皆祖孟而遠孔故程子曰學孟易差學孟而差豈其能孟

孟子開頓悟之門

孔子一生語修語漸學者悟門頓機皆孟子闢出要只發聖人不可言之蘊耳一生願學正遵守其學問豈模彷彿其行藏

漸然後能頓

孔子曰一日克己朱子亦曰一旦豁然頓也其

實漸中之頓也。疇昔研究俄而決焉。疇昔操持俄而脫焉。蓋誠有之。若夫一生昏惰及其沒也而湛焉。乍明萬萬無有。

救時仍計長久

聖人不當其時不語其道也。隨時而立教。又足以垂萬世而無敝。孔子言學子思明性。孟子直提一心各因其時也。然皆萬世而無敝。為慮長矣。程之主敬。其庶幾乎良知之敝不百年而已見。

問學德性同歸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山一番。然非自為為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音。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

荀楊真假

楊雄本無意學道。所以不顧大節。荀子實有意學道。可惜不見本原。一真而膚。一沉而偽。韓退之亦被楊雄瞞過。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膽鏡。雄為狐妖矣。大抵立言垂世之人。後世聖賢放出知言眼力。又立箇論世方法。任是老奸斷逃不過。太史公亦云。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此二語極好。只觀蘭陵令厲人憐王一書。超然于春申之禍。視艸玄投閣真假瞭然。

明道與思孟別處

聖賢言語皆為人修道。直指道體者少。其所言或微有迹者。是不得不如此說。孔子言操則存。心如何可操。又將甚去操。他出入無時。心如何出入。蓋只是說意。意乃心之所發。亦可以言心也。孟子直言存心養心。而後賢已謂多却存字。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實理實事。贊化育亦是實理實事。明道先生謂氣則只是氣。說甚充塞化育。則只是化育。說甚參贊。此皆直指自

然故以思孟之言為有迹也。養成浩氣。確乎與匹夫匹婦不同。聖人得位。艸木蕃。魚鱉若。雖非有加。到此方無虧欠耳。天下安得皆生知不思之人。見最上一層事哉。夫子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與贊。塞。何異。思孟說盡道之功。程子徑言道說盡道之功。却不妨道。徑言道。或妨修道之功。顧端文有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

橫渠陽明語別處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

橫渠云。惟聖人道無進退。程子亦嘗言之。惟陽明云。堯舜以上善無窮。橫渠所言心也。乾行不息而已。安有進退。陽明所言事也。事業遇時而成。安有窮期。若亦以心言。則非也。橫渠之言似淺而實安。陽明之言似淡而有病。

程張淡淺

淡造則日淡。張獻公以之。淡造則顧淺。程純公以之。其云原來只是如此。中夜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所謂易簡。所謂如此而已矣。皆此

景界獻公一生。蓋未到此。或云學問愈膚淺愈佳。此又鈍拙無悟。粗心不思者之語。

二程

純公作用之妙。過于言詞。正公致知之精。過于涵養。神宗英銳。遠勝齊王。齊王聽孟子言。數數感悅。純公面談上。劉神宗漠然。意者言下機神。猶遜亞聖歟。至其屢令劇邑。過化存神。且放青苗。機同獵較。溫申作相。豫知激禍。至矣。不可尚矣。正公經筵存自重之見。箴規少自牖之方。寮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

友遺渙羣之誦。然窮理傳易。盡性知天。思孟所未發者。悉闡自先生。使後學無不剖之疑。無難用之力。三代以後一人而已。兩夫子竝產于一門。噫。何其盛哉。殆與達适隨。駒齊駕爭衡者乎。十亂遜于五臣。安知二子不隆于八士。

真儒醇儒

為真儒。易為醇儒。難。康節象山陽明。莫非真儒。粉飾之心。盡自謙之意。專矣。醇儒非周程張朱。不能當他人。未免夾雜。是儒之醇者。真又不足。

言而後世第求醇于議論不問躬修不探造詣將舉訓詁淺夫鋪張偽士而羣目爲正學也醇儒反易得乃爾乎或言非醇不足爲真此又近刻康節象山之流寧可呼之爲假故必先求其真次挾其醇

三代下有中行

三代而下德性中行惟武侯汾陽王二人武侯學甚洪迹有微岐于王道者汾陽王全未知學徒以才識度量成功業威望因功業威望係天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五三

下安危及爲中書令則于格君心保太平之道缺如也然事君處世雖窮理盡性何以加惟誤殺張曇逐吳曜亦不遠而復好樂繁華則無理義悅心之故耶武侯微汾陽大使及聖門一爲顏一爲孟矣

陽明學似伯功

王文成一出雖初學者皆藐然有輕朱之心其雄傑者自以玄解捷徑超然獨得實沿文成之習而忘其所從來一毫初非自得也文成有詩

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躋鄭于朱加以影響二字排詆已甚至比其弊于楊墨曾見遵守矩矱之士反蹈無父無君之罪乎又云溺于見聞導奸滋僞吾觀陽明門下與今百年來流弊則口舌機鋒而踐履多慚者往往有之若伊川晦翁之徒或有拘守矜莊之過正無奸僞之弊也先生存日曾覺門弟子有空談玄悟病端頗爲致戒乃以此過譏前賢殊非前賢所應受則毋乃微挾勝心良知猶有或掩之處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五四

歟謂之異端則不敢謂之正學又未安頃處士鄧元錫撰 皇明書列薛文清輩爲道學別王門爲心學心學先生自謂也然謂吾乃心學而非禪學其居心學者致良知也其不居禪學者不遺人倫不捐事物也夫所謂致良知者非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堯典言明峻德言峻恐未見虛靈之卽爲德性夫子易峻以明使曉然知此德不過吾心之知覺也其功則言致知卽明德致卽明之耳不言良良可知矣孟

子以不慮為良知而未及于致陽明就致知之中補一良字于良知之上加一致字融孔孟之意而為言非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也救弊而發于喁唱和汎掃訓詁無伊周之澤有夷吾舅犯之功其不居禪學者誠知人倫不可遺事物不可捐也然云心無善惡物無善惡非平等之說而何良知者是非之心也無善惡又何是非無是非又何好惡無好惡又何黜陟勸威無好惡何以誠身無黜陟勸威何以治天下欲

幾居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五

不謂禪得乎然而先生真能治天下者也才則然也豪傑之才亦豪傑之學自漢以來道學之有用彰著奇偉莫如先生蓋其精明堅定因不動心之故愈能展舒其才智得力于學者良多足以救董生而續濂溪明道使後世鑿鑿乎信學之不可以不講而心之不可以不操斯又孔孟之大功臣矣儒以少用為後世輕自董生始儒以大有用為天下重自先生而復

須用天下第一人

孟子而上其學皆修身以治天下體用未嘗離也漢四百年僅得董生一真儒言天不言德刑言誼利粹然無疵而體用之分實自董生始使之為政安內攘外必無毫釐之功抱其徒善不究心于良法內奚繇安堅執和親以為禦戎長策外奚繇攘故使後世功利之徒輕儒者之無用始于董生張南軒有言為治者多不本于學而為道者反不涉于事括盡漢以來之病至文中子而體用復合然讀其書大都遵名教守禮

幾居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六

義品隲人物稽考制度而于窮理盡性未底精微則所謂體用合者僅合以踐履非合以性天著察也蓋是第一流天資而不得大聖為之陶鑄有速成之心又天奪之年故所造止于是朱子謂其高于仲舒而本領不及然使更居世二三紀邂逅文皇格心移風當不僅貞觀之治而已隋唐之間有此俊傑而唐不及用宋有濂溪明道兩夫子而宋不能用當是時房杜王魏皆其及門非不大行也韓富范馬同心斷金之朋

非不繼相也。然皆非天下第一人。周公而後。天下第一人。常不得效用于天下。自孔孟而已。然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陽明用而不用

如賢嫉能。人臣首罪。人有才德勲勞。則主上釋其憂危。天下荷其奠安。我亦與享太寧之福矣。正宜贊成之。愛樂之。徼徼之。何爲而反忌。此非獨于義難容。亦情所大不可解也。其嫉之巧者。于功德隆重之士。不取明斥。則爲術以擠之。昔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七

張羅峰居政府。聞王晉溪推服陽明。甚加慕尚。欲引與共事。而桂萼大不欲。乃薦平兩廣。迹似急公。實以斷其入輔之路。使文成得輔明主。廣拔賢能。豈憂平蘇受者無人哉。以薦爲擠。奸臣之淡曲而難察也。如此。故文成似大展其用。而實不得用。似累建不世之功。而總非其安天下。定太平之功。人見其制敵之能。不得盡其新民之事。亦千秋之恨也。所謂天下第一人。常不得效用于天下。又孔孟文中子濂溪明道而後之。

變局云。惟孔明身兼將相。屈于國勢。惟先生將而不相。屈于職守。

良知家原重篤行

陽明之學。最重篤行。全本人倫。彼惡世學之襲取于外。故專反事于內。乃以求自慊之意。輕見聞。非反以口舌見解。箴躬行也。特因創爲心得。駭之者衆。遇信向者。卽津津引掖稱許。不暇觀行。曾未幾。而其及門之士。往往議論機鋒。自負聞道。稽其踐履。有媿中人。陽明蓋亦尋悔其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八

立教之不能無病矣。病不在致良知。病不在知行合一。病在無善無惡。如云欲觀花。則以花爲善。欲用艸。時復以艸爲善。豈知此獨可言花艸耳。若禾之與秀。便實有善惡。豈有愛秀而厭禾者耶。偏而不通。近于遁矣。世間實有君子實有小人。何可謂從吾分別心起。其徒自得此說。遂有混同清濁。輕忽操修之見。試思陽明中年以後。何等立身人。倫取與秋毫無玷。所以忌其功疾其學者。亦莫得以他事訾之。獨以立教之謬。

流弊不小。以彼英雄。若使天假之年。所謂無善無惡。卽心卽理等說。未必不自改正。所以覺病而未及速改者。亦因微有好勝意。若化盡我見。卽如朱子晚年。往往自非適。以見重于百世也。

尊德性自有工夫

向認尊德性是主意。道問學乃其工夫。今知不然。尊自有尊之工夫。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便是尊德性實事。如人心本自廓然大通。止爲增立意見。便有畛域。任是道理上意見。亦有隔出。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五九

在我道理之外者矣。安得廣大。致虛主靜。不設一解。便是致的工夫。人心本自超然物表。止被嗜慾牽纏。掃除得潔潔淨淨。便是極的工夫。中庸設此數條。字字有着落。向來都認作道問學。以尊德性盡精微。以致廣大。道中庸以極高明。竟將實工夫當虛主意。自謂步步踏實。不知蚤遺却上半。

易簡有真似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味天下二字。要知無窮。

無盡道理。都只在此。知得修身。是工夫易簡。信得性善。是本體易簡。心安意樂。終身不回。若無善無惡。似已認得十分易簡。却又須爲善去惡。豈非勉強其意。既屬勉強其事。則反繁難。

邪正皆生機

邪正皆屬于生機。原其能生。止可均謂曰善。及生而之于善。則善矣。生而之于惡。則惡矣。譬諸艸木枝葉花實。皆生機也。變而爲壅腫贅疣。亦生機也。非生則何變。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

窮理方能見本心

明理義者。其心之安不安。可據不明于理義者。其心之安不安。不足據。或浮焉而專顧世情。或僻焉而不顧物情。浮則喜于順人。戚于拂人。是認世情爲本心也。僻則徑行己意。不惜貽害。是認本心在物情之外也。世情有宜顧。有不宜顧。非格物何繇分其宜不宜。非物格何繇使本心之自得。

遠俗而近情

俗士專被世情牽縛。及有世情略輕之人。又易入于孤冷。須是與紛華盛麗之俗見時時相背。與日用飲食之恒情節節相通。方成學問。

狂者膠膠

行不掩言。止是造詣未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五倫之介有所虧玷。故狂者之膠膠。與大言之不作心事判然。

假無心

有心不如無意。真用意勝于假無心。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十一

真假虛實各殊

真實虛假有異乎。曰。真是設誠。假是作偽。實是充滿。虛是空疎。真假者。心術。虛實者。學術。如禪家之遺棄。王安石之拘拘。止學術之誤。非作偽也。然足以敗人家國而有餘矣。何必偽哉。

昌黎是大人物

我輩生程朱之後。曉佛之失。不難。況聖世功令。以儒轄釋。天子從無隆重邪教者。則聖世益不難。唐承五代之後。人主涕泣瞻拜。舉

世幾無復人心。前此又從無闡破禪病者。退之絕無依傍。粗粗守正。便是千載人豪。試想他是何等心腸。何等識見。何等膽量。所以程子極力推許。斷不目之以文章之士。

韓蘇與僧

退之骨氣嚴正。子瞻襟懷灑落。退之重大顛。以理子瞻狎佛。印以滑稽。退之生平。關佛皆以福田。未深探佛理也。當時天子崇尚異端。海內風靡而退之獨力不波。晚遇大顛。想其人實實參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十二

悟不以福田為心。較尋常學士大夫。傍儒理而無所得者。反有勝焉。好學者。人人可資。人人取益。不得于同類。亦何間乎。緇流遂與往來商訂。無足怪也。子瞻性喜詼諧。而外記新載佛印。諺言尤穢褻。無人理。殆釋氏之狡童。禪家之蠱賊乎。豈得與退之珍重大顛同日而道。

本朝大人人物

明有醇儒二人。曰文清薛公。與今梁溪先生。有大功臣二人。曰忠肅于公。永嘉張公有振古

之豪傑一人焉。曰文成王公。然其學禪。其立教小過。或曰梁溪。溪粹質誠。然料人應變。不及文成。曰然。孔孟之傳。必如梁溪。始不失。

立言惟在見到

見到後。其言相反。其理大通。見不到時。其言依傍。其理馳背。

詳善略惡

詳于稱善。欲傳其為善之法。俾便于做。做也。畧

幾居外書

天卷一

隨處學問

五三

于稱惡。使知惡之貽穢而已。亦從而詳之。將教後人以惡法。耶。便于效尤。聖之所深防也。王文成見之。

從兄在徐行

義之實在從兄。若論事理。親尚當審于所從。況兄乎。孟子言堯舜盡于孝弟。即舉徐行。後長一節為証。惟此乃必不可不從者。以此說從兄。自然義理通達無礙。聖賢言近而旨遠。目前便是。近推尋無病便是遠。

藐大人非較量

藐大人為儀衍。妾婦輩發藥。與語宋勾踐。囂囂同意。孟子四十以後。定性知天。豈必與濁世王侯較量邪。故知非自謂也。孟子未嘗說大人亦不好遊。

言有二

揆問訥言。恥言。言若此其輕。不學詩無以言。言又何若此其重也。曰言固有二。非行重而言輕也。訥且恥者。對躬行而為言。人情自舒。所有易

幾居外書

天卷一

隨處學問

五四

至溢分。故加意收斂之。非輕之也。言出于學詩者。酬酢天下之言。事父事君。則敷奏以言。承順以言。諷諭以言。當大事則明理以言。撫衆以言。擯使以言。出而治人。則折獄以言。屈敵以言。居恒親友之間。則相規相勸以言。此之為言。所係甚重而行。且大半在言中矣。至于言繇學詩。更宜深究。惟指風雅不槩。四始也。大雅與頌。自是德禮蘊奧。惟風雅詠歌。真能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非謂學詩之後。能自宣其抱負。

二其詞章也。對躬行而為言者，不言愈善，豈須學耶？

揚善與譽人殊意

稱人之惡，誠哉薄夫。逢人則譽，未為長者。漫譽婦人也。揚善愛人也。心事懸矣。所謂君子者，人有善而樂道之人，有美意而贊成之。

韓魏公善于全交

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苟未至于大畔，未出而害人，姑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分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五

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辯論不休，或傷交情，無資啟悟。歐陽永叔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韓魏公與之同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歐公此見，畔道不小。韓公容之，猶爾，只為灼見其僻之難破，姑以全交。

畫前刪後

理或匠心，而實是語，或尊聖而反，非邵子云畫前元有易，往哲所未發也。刪後更無詩，則過矣。氣運變故，聲調變聲，調雖變，性情不變。後世之

發平情，歸于正者，皆三百篇類也。特不得孔子刪之耳。必謂無詩，則堯夫一生詠歌，亦非詩矣。又何以愛吟，何以得意為？

伊川焚中庸解

今人輕于著書，只是念從立名起，不從天下後世起。伊川先生中庸解，度必有精微處，晚年因不滿意，焚之。寧自費數載勤劬，必不忍以纖毫病痛貽後世。聖賢心事如此，故曰欲立言者先立心。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六

聖經可註不可弁

凡註釋聖經，序例宜在後。自所撰著，則序例宜在前。程胡朱蔡皆弁序例，世家列傳于聖經本文之前，使讀者開卷不見聖經，愚意未安也。孔子繫辭說卦，即後世序例之屬，皆次于卦彖爻之後。此釋經之祖矣。起諸賢于千載，當謂如何？

朱子有望於後賢

朱子論胡文定家藏二程先生集，有文定刪改句字，不如仍存本文，因謂文定當年安知無未

慊意處望後賢救正。此語不惟見文定之心兼可以見朱子大公之心。四書詩註傳是其一生研窮盡力處。周易本義似太淺畧。然讀其易說幾許發揮。每條只撮總一二語為本義。其深且諒可知。朱子自云未暇重整頓過。晚年所得蓋不可量。近思錄專採四先生語以定宗。但程張語錄頗多贅牙。得將方言字面畧與減除。使學者讀之了了。良足快心。又非但朱子所深望。當亦仰通二程橫渠之意也。蓋語錄原非程張手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十七

筆不過門人所分記。當時程門高弟尹焞已有語錄。不可盡信之。說朱子所以不用全文。只節取緊要數句而已。既可節其首尾。則中間方言難解字面。如大小大事之類。又有連用俗字。使人貿眩者。亦不妨稍與刪潤明矣。原宋人語錄之設。不復修辭。直存朴俚。正欲人人易曉。若煩冗晦澁。反有學士大夫所不能讀者。不幾背其本意乎。梁溪先生有朱子節要一書。悉准近思錄例彙集其尤允極精粹。愚意宜併入近思錄。

每條之下名五子近思錄以成全書。又小學一書亦須後賢訂補。通鑑綱目大義凡例。朱子手定甚精。其間書法或門人輩所雜為。儘有害義理處。如李輔國弑張后。書殺蜀漢正統。乃漢帝之亾。用魏謚。獻不用漢謚。孝愍此類甚多。害義甚大。不可不改正。但此書先朝奏請刊布。不敢擅筆。須聞于朝。彙集衆思酌而定之。

梁溪朋黨說

梁溪先生論學至精。當與程朱語錄同看。其詩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六十八

文亦多妙境。復七規山居課程。開示初學。均有大功。惟朋黨說一篇。猶似有激而發。

前定非豫擬

德根心功。根才言根學。皆豫也。行誼隨日用而顯。經濟因事會而成。文詞觸景物情感而發。皆無可豫擬也。前定則有本。不豫擬則自然。

養心養才

才士無以養其心。閒居時便留意聲色。自磨耗其精氣。竟成無用。若畧識學問趣味。自然覺聲

色之味短。有以養心。卽有以養才。

同異皆天理

凡事求其當而已。宜異而異。則獨立者義也。宜同而同。則從衆者義也。第君子從衆之心。亦或與衆別。如易麻爲純。衆人趨其便耳。夫子則取其儉。便卽人欲。儉卽天理。一點破。卽有就人欲返天理之機。只爲世上人欲之弊。都從天理未流得來。聖賢維世。機率如此。

極贏於福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六九

極視福。贏其一。又壽與考終爲二福。而凶短折以一極對之。則極視福且贏二矣。顏真卿八十死于賊。壽固未必考終。天無不凶。故合爲一也。善常一。惡常二。中則有過不及。正直則有剛柔。攸好德則有惡弱。以二配一。亦其常理。惟憂實贏而無對。福陽故奇。極陰故偶。攸好德實藏樂于其中。惟善可樂。惟樂善可以不倦。君子有善不必復言。樂小人有剛柔之惡。斯有剛柔之憂。本以快其嗜慾。而反生成戚。戚旣成。惡又滋。憂故

不可不分爲二也。君子作善而樂。與本心合。合則一。故亦爲一。福小人作不善而憂。與本心反。反則二。故極亦二也。此性教之旨也。

脩短分吉凶

福極俱相反。惟壽短總是一死。而有吉凶之分。蚤晚之間耳。因而分之。箕子所以覺後覺強。而齊之。莊周獨居于先覺。

九德知人

臯陶羣聖之宗。當時禹先宗之。以後箕子又宗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七

禹看他提出知人安民四字。括盡千萬世學問治道。知人之法。又立出九德。洪範說三德。孔子說狂狷中行。總是一派。周公說文武克知灼見。人心處亦只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爲其切實精當。故羣聖遞相遵守。蔡氏解爲成德自然。程子以爲唐虞論學之密也。蓋上半是氣質。下半是學力。上半是德性。下半是德心。雖在隆古。天生完德。能有幾人。變化矯揉。惟在濫造。寬而粟者。大度之人。恐弛小節。如王濬杜黃裳是也。故

欲鎮密無罅。柔而立者。柔順之人。恐欠骨氣。如龜山楊氏。朱子猶嫌其氣弱。直須赴義當仁。壁立千仞。愿而恭者。謹守之人。易至懷安。譬如曹叅。雖遵何約束。然與醉吏唱和。豈當時果無一事。可為若具恪恭之德。便能就清淨寧一中。隱有興禮樂致太平遠猷。豈敢一于蕩佚如此。故須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有治才而敬者。勞畫兼人。恐起恃心。須小心翼翼。馴擾而毅者。安于巒。勤恐或退縮。須聞言能斷。二種相反相成。子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十一

路宜退。冉有宜進。卽其証也。直而溫者。質任本心。恐犯客氣。如唐介永叔之流。嫉惡太甚。圭角全露。須坐人春風中。簡而廉隅者。率真之人。易至疎畧。其甚卽成原壤。須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剛而塞者。能自勝私。挺然萬物之上。常恐以此自足。如不伎不求。終身誦之是也。故須有許多道理。涵養其心。充塞而不至空疎。若止言篤實。則與剛不相。心矣。彊而好義者。徒勇為客氣。合于義。乃為正氣。觀君子為亂。小人為盜之戒。可

見大約寬柔。愿擾是陰。是猥。是沉潛。下四者卽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彊是陽。是狂。是高明。下五者卽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士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卽皆中行。皆平康。皆陰陽調和之人矣。陽數宜勝。故陽五而陰四。九德之通天人。括政教大抵如此。看來上古論人極密。緣聖人自己操心極細。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後世學者心粗。自家未嘗在此條路上。一一探討。經涉。遇人如何觀。如何察。得知人是經世中第一事。論到此全不關人。直是學問中第一事。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三十二

才分猷為

有守是德。有為是才。才之中。又分猷為二種。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猷為而才始備。周全審固。屬之人。事多氣魄。擔當屬之。天賦多靜。處照見本原則。臨事之思。易入掃去嗜慾。則任事自勇。何人何天。止患不學。

好惡不專在作用

一第 113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卷 子部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與大學同否？曰：不同。論語總言心體大傳，就其中抽出一節作用，不但惡以成愛，所指不同。本義亦自分偏全也。譬如英主令辟一時舉動，儘有能先能遠者，豈得便謂仁人。論語所稱，則能先能遠等事，自然包括在內。

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有公心，爲政果持身無缺，行事合宜，彼自不敢不聽。若我未能實有實，無諸已，或處之過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七

激則我固有罪焉。故曰：不得罪於巨室。君子自反而已矣。非畏巨室之敢于我，抗也。公清正直是體，忠厚和平是用，專以公清正直自居，而無與人同善之心，則政不行矣。

用舍聽國人乃權辭

齊宣王所用無賢臣，觀孟子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則可知矣。故諸大夫所賢所不可，皆勿聽信，而必考之國人，特藥齊廷之病，非通理也。擇賢而任，則可以傾心委信，安有用舍大事不

問臣而問民耶？且小民之意，何因直達于上？不憑諸大夫，則仍憑左右耳。或有奸人者，反借通國以用其君，此愈不可不察。

猶病分養與教

博施濟衆，養爲主，修己以安百姓，教爲主。使天下無一人不安富勢，所不可得，使天下無一人不孝弟，心所不敢，必聖人不因勢之無可奈何，而不憐天下之勞者貧者，不因天下太平而晏然信爲無一不孝不弟者，夫子再言堯舜其猶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七

病諸一，是惻隱而難忘，一是欽恭而不足。佛家要度盡衆生，衆生決度不盡，據此發願，大類聖人所以行之者，謬耳。遺倫物則修身無實，遺禮樂刑政則治人無用，以故聖人謙而善濟，佛氏誕而鮮能。

教諫養養不諫教

教可以諫，養養不足以諫，教篤恭而天下平，動則變，變則化，皆單說教養自在中，菽粟如水火，民無不仁，惟此言以養諫教，然孟子因戰國賦

歛煩重救時之權論也。盜賊衰少，囹圄空虛，漢文貞觀大抵可見。所謂仁者，僅止于此矣。若夫日用飲食，孝弟忠信，人皆君子，比屋可封，則安可得耶。

長年

揆問柁工何故稱長年，曰：行舟之器，為帆為纜，為篙為纜，非一也。而柁不與焉。其趨楫駕帆之人，亦非一。總雜而舉之，更迭而為之，惟柁以一人總持，有獨擅之識，瞻年雖少，推為長年，舉以喻大，不猶百僚有揆，三軍有帥乎。唐之盛，立相一人，翼以左右丞。武氏竊命，其命將也，革罷監軍，斯其為天下之智，不減于行舟矣。天下事不眾不集，不專不行，有聖者起，因長年以立將相。

士擇官

或曰：士不可擇官而處，曰：固也。然自量其才，雖擇無害。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擇也。今人顛用之，辭卑居尊，辭貧居富，是以害義推之，則辭勞居逸，辭險居安，辭閒曹居當路，不惟辭之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三五

且逃之，不惟居之，且求之，其謂事君何。

失於不知亦已罪

不知者不坐，所以寬人。君子自責自修，不應以此為解。分內之事，吾所宜知。如處家則一家之事，居官則一方之事，為輔弼則天下之事，莫非吾分內也。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聽言之誠，或喜于聽言，而人不致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褊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反以取害，或處之過當，言者慮此而不敢告也。不知

幾亭外書

六卷一

隨處學問

十六

瑟個赫喧

瑟個赫喧，前後義應不同。前是用功之光彩，後是成德之光彩。如不學之人，語言容貌自無可論。若頗知學道者，對人自有一段意思。世俗不覺而有心人必覺之。豈待德成之後，方有威儀也。不可諉亦然。前即不怠其用功，後即不怠其成德。所以君子真心為學，蚤應有一段感動人。

心處使人厭我笑我只應自反若切切恨人分明是不曾知學為政亦然

瞿瞿蹶蹶

蹶蹶之詩思居則言瞿瞿思外則言蹶蹶何也居是現在之事不患不為只恐少顧慮故須瞿瞿然長慮却顧就趨赴之中常自提醒算計一番庶無失着外本稍緩易至蹉跎畧有餘力便須汲汲動手故反着个蹶蹶力所用則更加心之所蓄則蚤着力良農作家如此良臣謀國宜如之何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七

糧艘以不滿示戒

天下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每隻五百石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 祖制渙微到處垂戒百世君臣體察不盈之意到處守謙可以通於天地神人

六計皆廉之意

六計皆冠以廉周公若曰是有位者之本分云爾人以穿窬為至垢未聞以不盜而薦高修婦

以私奔為奇醜未聞以居室而稱貞節仕以受賕為大罪未聞以不黷而盡官方見天下之多墨吏而自矜其不墨者不學甚也大抵天下理法為之是惡則不為僅得庸常不為亦可則能為乃成名德

廉之全義

廉是圭角圭角因於有分辨有分辨則見可而取見不可而止故以不苟得為廉即不淫者亦曰廉于色是不貪貨賄乃廉之一端非全義也廉未當士之至行不黷又未盡廉之全義而人顧以之自多士所當為真止此耶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七

貪詐難槩使

使貪使詐其說頗能誤人蓋專指行軍非槩言為政即行軍亦謂有忠廉智計之士為元帥則若輩皆堪供偏裨走卒之用耳豈用若人秉樞專閫哉若人而反能用賢士乎是以一貪廢百廉一詐廢百忠也謀元帥而托貪詐之說者非知將將之理也

置勝負於度外

勝敗兵家之常。旁觀者議爾。為將亦云。是庸醫殺人。而曰自古皆有死。耶。韓魏公語范文正曰。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卒有敗。兵之涕。知其必死。則不宜投劑。難保其生。亦不宜投。知其必敗。則不肯進兵。難保其勝。亦不宜進。

用眾用寡

淮陰驅市人。鵬舉鍊背鬼。淮陰善用眾。鵬舉常用寡。戰國之末。民咸習兵。蓋終西漢之世皆然。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七十九

所謂市人。特不習約束。爾非不習弓弩劍戟也。若果不習兵之市人。雖淮陰能使持白挺而漫鬪乎。淮陰嘗用少矣。以數萬破成安君二十萬。是也。其用多如將三十萬。自當項王。蓋項王之氣之兵。固非可以寡制也。使鵬舉對項王。亦且用眾。鵬舉盾畫之間。燕以南不奉金而奉岳。致敵人之兵。皆願為我用。其善用眾。古孰能侔者乎。

殺無辜不同

意在得天下。則殺一不辜不可為。意在討叛逆。征不庭。則殺無辜亦不能顧。聖人雖有戰必克。安能不損一人。其從我征討而死。鋒鏑者皆無辜也。大義存焉。故也不得已也。諸葛出與漢室。士民死者非少。然不為不仁。若有秋毫自為。則盈野盈城。罪不容於死。

人臣不可用君

東坡謂子房用漢高是矣。惜賈誼不能用漢文。何居子房非真事。漢者也。秦滅韓。則借漢以滅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

秦項羽殺韓王。則借漢以滅羽。報君之仇而事畢矣。雖用漢高無害于義。為人臣而有其君之心。則可乎。坡自謂以觀燈事。探試神宗。此即其用君之術也。學術之謬如此。故其言曰。君子無機。不可以為君子。不知機也者。所以應變成務。而豈長懷之以事君。親哉。嗚呼。可不辨與。

事君有權衡

君有必不可。有有不妨於事者。有不可不事者。七國之有秦。世為無道。而范蔡蘇張皆慕其

強大惟蘇秦以初不見用變為合從非其本心也。孟子于時寧栖栖齊魏終不入秦武侯知操為漢賊三顧之勤若出于操必在汶上矣。此必不可事者也。魏乃晉六卿之一耳分晉數傳而至惠王齊宣湣亦陳恒後裔然皆沿襲已久不可追問矣。問其可藉以安民否耳。在孔子請討其祖父在孟子欲輔其子孫時不同也。故魯齋亦生元仕元此不妨于事者也。春秋之世僭王雖多共主之名猶在大聖反手神化必能立移。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

列辟之意是惟事之然後可以尊周使先惡其不能尊周也而棄之則周終不振而民生日陷溺矣。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不可不事者也。士不幸而生多辟之世以孔孟為權衡。

孔孟尊周王齊同意

孔子殷裔而惓惓為東周當時共主易扶正名以安百姓易為力也。義正而仁至孟子周裔而欲以齊王周運已去為安天下計不如迭興且使周備三恪饗宗廟保子孫猶愈于東西周君。

也。此聖賢之公也。仁至而義亦在其中。

孔孟伊葛出處異同

三聘三顧伊葛同乎曰異也。周流三聘伊孔異乎曰同也。同所異異所同何也曰世也。三代以上君必求士士不干君孔子生于其時轍必不環矣。漢室將移而昭烈乃漢胄匡扶王國伊孔所必為必三顧然後出者不敢違節且守節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伊尹元聖符于孔子諸葛大賢幾于孟子或易地則皆然或易地不必皆。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

然故曰宜論其世

聖賢拗天地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拗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隻身撐拄乾坤胡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拗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拗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為太極。

行道須稟與福全

德才稟福四者具備然後可以得志。德才不具無道可行。稟福不備有道不行。稟款則不足以任勞。福薄則不足以就業。孔明明道之流薄于稟者也。至如孔孟猶是福薄。或曰聖賢不論福。曰固也。然不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聖賢不以身所得享為福。以得濟天下為福。

行道倒藉內臣

或言為宰相須得內寺中有賢人為主乃可行道。某謂內寺即有賢者何繇得柄。用須人主識拔之人。主不明理義又何繇能拔人格。君政在我耳。不思格君心以選左右。乃欲得左右之賢者以安吾身。行吾志。大臣之道固如是乎。此顛倒說。

居卑亦行道

古人居卑亦行其道。顧非澤民之道耳。會計當牛羊壯為委吏。乘田之道不過如斯。今之立朝者猶為貧百寮士習皆然。四維不張莫甚于此。時矣。霸佐見之猶當三嘆。

兼考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三

大力者不從風。我不從風。物將自正。天下風靡而能不隨其力。固已大矣。大則能久久。久則能化。

化穢非勝穢

衆穢入于江河。江河之氣味長潔。究竟穢少而水多。故其數不勝。即曰非也。穢成于鬱蒸。原其始未嘗有穢也。水之活能化之。水底之土能收之。斯其穢亾矣。故以數則君子常少。小人常多。為君子者能如江河之通于源。則小人從之而化。何以故。穢之始非穢。故終可反于無穢。小人之始非小人。故終可反于無小人。

周公太公自知後世

周公料齊有篡臣。而田和代齊。太公料周寢弱。然魯初封七百里。亦未嘗削也。弱者主權也。非土地也。親親則必有世卿。世卿則權歸于下。二聖自知之矣。法無不弊。聽諸後人。弊之梗槩可知。弊之纖委不可定。我能示變通之意。豈能併立變通之法哉。周公主忠厚。太公自鷹揚。故尊

兼考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四

賢同而親功異

不得已而用猛

乘猛之後立國利用寬大。其運長。乘弛之後立國利用嚴明。其運促。如治頑疾者。非迅厲之劑不瘳。然藥力難久。宜急取而更張之。諸葛繼劉璋以用嚴未及。改寬而身歿之後。旋為晉併。豈不知之。譬如萬死中姑得一生。其人之元氣止。于是無可奈何也耳。

英明難久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全五

發者易竭。韜者有餘。自古多世世忠厚之家。無世世英明之主。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傳德數世。唐太宗即生高宗。非其驗耶。至若不敵嗣操。元魏四君皆迭世英明。獨無安民固本之德耳。主雖英。祚愈促。忠厚者有才識而含之。驥馬之德。善用其力者也。非不英明也。家亦有之。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眾譽歸之。衰象萌矣。

至昏不待欺

僕之欺其主者為不善。必蔽不令。知猶畏其覺。而得罪也。主之昏未極也。至昏者以最惡為賢。以所行之最狂悖者為是。事事令其主知之。奉命而行。使蒙禍者無從控明。受其中傷者無從摘發。則主之權皆為僕所用。至于惡盈怨極。不與僕同敗。不止也。此與受僕欺而不令知者更相萬也。覆家喪邦均此也。

瑣碎必殘酷

子桑伯子看他意思似不足以臨民。夫子何故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全六

可之。只為簡是臨民第一義。臯繇稱大舜云。臨下以簡。夫子又言苛政猛於虎。苛非必殘酷。只是瑣碎。既瑣碎則殘酷勢所必至。曹叅一無作為。李沆悉罷利病。未是時中作用。若律以通變於未窮為戒於方盛。豈為知道。然當時漢宋百姓且受寧靜之福。煩苛慕古。莫如王莽安石。試看百姓受毒何如。凡大有為之人。必是行所無事。喜於有為。不如不為。

乘權易改過

爲人在世不有益于養必有益于教不然即天地間一蠹物貧賤閒遊爲小蠹富貴閒享爲大蠹貧賤害人者爲蜂蝎富貴害人者爲虎狼沐猴而冠識者所羞虎狼而冠忽自轉念寧不痛死愧死然人生罪惡只除弑父與君或白起殺降之類無可補救此外則無不可更天下惟乘權履福之人作孽最易亦惟乘權履福之人改過尤易果能轉念痛愧一番忽變虎狼爲麟鳳只在一日間耳商鞅相添八年嚴刑慘罰然使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十七

乘孝公尚存聽趙良言盡革前政亦須救解一半李林甫作相餘一紀妬賢嫉能其子乘間爲言林甫頗感動乃不商改過之法悵然曰今已至此可奈何如此下愚誤國誤身千載而下猶餘嘆恨

好言作用

近來好言作用夫事非作用不成衆非作用不濟豈顧不重耶若敢于恣慾工於作僞二者止是無恥何名作用無恥而以爲有才是以無恥

自多也蓋李贄之說曰管仲聖于孔子曹操賢于孔明馮道大忠臣卓文君大慧婦從而吠者半天下在贄立身孤子自舒憤懣猶云橫議彼附聲者則無知無識之胸襟至鄙至賤之聲氣而已矣大抵今世有一種人以能爲小人爲有才以敢居奸橫爲高論呼之曰惡曰邪則欣然負之而去不知流俗皆然則庸套無能孰甚于此彼自謂能奇能佞之傑士實乃與波俱靡耳拾餘唾之下才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八十八

吳中鄙諺宜察

吾鄉有三諺皆曰世至言其一云宰相腹可行履言四通也非大也漫言大則善惡不分故兼收衆才豈是調停邪正識得此諺當不以憤憤爲休休矣其二云盜無脚竊不着鄉里有穿窬巨室遭劫寇大抵熟識隣里與童僕近習之引也以至奸臣竊國柄必以婦寺爲緣夷狄侮中夏必以奸臣爲奧識得此諺齊家治國當不疎于所狎矣其三云若欲長觀後養高門饑李白

屋公卿無非此機。乃若元昊突生西夏。則淡計之士懷憂。晉宋初興。有識者見其繼體。而蚤知亂至。統無大小。專賴象賢。識得此諺。則教子至要。正身尤急矣。三諺者。皆至言也。又有習語。二皆百世大害。其一云。差不多。事理須務不差。豈以少差爲善。惟任人負我。與小人革面順從。可用斯言。其他持身應事。無適而可。其二云。畧歇歇。事無大小。惟宜行宜止二端。既謂宜行。何復小待。每見人口中時時道此。總是賦性懶緩。積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全九

方便說

大惡則去。小惡則赦。其前愆。令改之。不悛則懲之。使無辜之衆。免罹其害。所以便衆也。且薄罪惡人。令其革面。終免大咎。小懲大戒。福彼亦淡。然必事權在我。所行幾何耳。目偶及。皆當思其措置。設誠以致告。宛轉而勸行。循行既久。則有

觸必動念。有動必盡心。天生先覺之意。庶無負焉。或云。身所偶及。自免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即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于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慘殊塗。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先覺者。其心念諸。

善人談衆人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全九

救善人一勝。救庸人百何也。曰。善人是能拯濟衆人。能啟發衆人者。直足談衆。非勝衆也。蓋其所關係誠大。

報怨猶云處怨

以直報怨。怨須分大小。宜報而報。直也不宜報。而不報。亦直也。自不共戴天。而外。凡雖有怨。其事之是非。人之賢不肖。豈可以怨故枉之。本無報怨之意。只還他本等賞罰。便是直。此聖人處怨之道。非謂斤斤必報。求與彼原來所施相當。

也如此則是范睢識見信陵君便不為

幾亭外書卷一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十一

幾亭外書卷二目錄

隨處學問

上聖遠色

聖賢論財色同異

佛拗過天地

真切談空無

佛法獨善

答周西玄問

昧天地性

自憐獨以色喻

財不敵色

佛戒有斟酌

空字不謬

佛未嘗平等一身

佛不中庸

佛家慈悲不可非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目一

遠庖厨

佛家神通無用

邪道誤國

亂世以釋教持世

超度追薦之謬

進香之愚

士不如僧

叢林害民

精靈或有或無

佞佛以其所厭

釋有中庸

釋教無益中國

誤認佛經寓言

佛只欲人懺悔

護法興寺之愚

為天竺設清規

佛無利用厚生

成住壞空

有無常斷 釋氏昧于分殊

佛道雖既成不足致治

離岐身心 佛學皆二

理氣皆不測 宗教不能一貫

佛學莫非利 人情喜滑稽

異端智愚狡朴 受佛誑動

天堂地獄有無 徑山禪僧問答

天主教 二教亦主無欲

二教偏陰陽 異端遇聖而阻

幾亭外書

卷二 遺處學問 目二

釋道各謬 道家失老子本意

老子寂寞于楊墨 無悶我貴之別

程朱不仙 命無所以然

雷從起處起 水火于氣近

火有象無形 心性分上下

窮理則不厭 一句一事

福德非二 名福有理有欲

壽以改過為福 不得作孽是福

學處富貴 俱做俱休

可使物盛而非太 聖人說二合三

心迹之辨非是 言行之本在未發

察安在行 以義制嫌

禮樂列六藝 至當處皆合

遠道干譽 教開養

安信懷互言教養 勝古愈不如古

七出難行 用財因人

周急 周急繼富

財字不難覷破 財字又難覷破

幾亭外書

卷二 遺處學問 目三

怪儉 奢總出于不惜

識得成毀有數 福星

澹泊醇龐是盛 全身惟不仕

目前桃源 無事可為之害

士反自賤于民 讀書為修身

名教名義 烟霞是道非道

人要率真 率真乃冰月

巧猾為自棄 慧有浮實

棒喝 學求去過

夏夜觀雲

五了了

文盛衰不隨世

人文上下截

詩與文異

詩不躐實

詩以澹嗜慾

詩忌露句

何者為詩理

白詩得老子意

唐絕句第一

擬詩踐迹

乙丑京邸答揆字

清忠生死仁未仁

匹夫比召忽

道祖學祖

老子不犯手

莊生糝糠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目四

侯生烈而智

孔明不必言悟

莽操擬古人

司馬懿畏孔明

景純為命誤

學陶有法

東坡譏梁昭明

著察在忠孝

武侯大著大察

朱文公最重忠義

東林自有定質

魏忠節有膽

信不信皆病

明暗淺深意象

心光直長

膽出于仁

華夷同天殊地

安親不可避嫌

捨然後省

夢皆因想

夢與事循環

怠生忌

志惡因無志

凡似聖

習能晦生身之人

知人反自害

明哲全歸

孔孟講說

講學為何

危微

中禮非僅步趨

未發自慊

脩悟

路貢發聖人之蘊

聖學只在安百姓

周孔芥蒂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目五

不朽惟仁

多能不可學

堯舜伊

充惻隱之心

學道在濟人

王政惜物命

勸人為善

庸德勝玄言

天人不二

微旺迹衰

各隨所見

太極主不測

無極無善

毫釐千里

常人有從容中道處

能舍為量

賢人以下無橫逆

內自省爲非禮設

審問

樂與敬近

憂勤惕勵

三才各有易

異端出于易

二氏反求諸已

心曰正不曰虛

志是而教安

實無無念時

轉語多反生病

無分別是意

是非無往不存

先覺有不覺之時

禪家作用近霸

因果輪迴

跳躍非自得

大人微明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目六

真學問真聰明

無才只因不學

人品學問分合

明道于數隨悟隨忘

命字聯天不聯天

記命不記命

陰陽不專配君子小人

陰類感召

臣致君睽

政因愚賤

漢武好大

取與一義

多財益過

孺慕非兒女情態

童蒙貴少見聞

幾亭外書卷二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二

隨處學問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上聖遠色

上聖涉而不有日在聲色中心不動耶日期寡

慾卽不近色此謂上聖爾若日近婦女而一毫

不動其心猶禪者索淨土於娼家也其法門似

高於神聖其弊必爲下流日期寡慾卽決意遠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一

色易能爾何遠爲聖功曰是上聖一事也事事

決絕如是何謂非聖

自嫌獨以色喻

自嫌不以利名爲喻以好色喻利或奉妻妾周

窮乏雖均動于欲猶有爲人時也名或歸所尊

被所親雖善用以理猶有爲人時也爲人之心

獨至好色而絕

聖賢論財色同異

孔子特重色關朱子置財色上果異耶曰世間



遺。理。害。人。之。事。因。于。財。者。最。多。此。是。人。人。相。往。來。息。息。有。交。關。處。只。看。目。前。相。與。之。人。豈。有。立。意。欲。害。人。者。每。至。臨。財。不。能。照。顧。或。至。破。人。家。業。析。人。妻。孥。戕。人。軀。命。皆。忍。心。為。之。嗜。利。則。喪。仁。仁。喪。則。禮。義。智。無。不。喪。若。于。此。處。澹。得。下。品。格。事。功。果。然。已。有。幾。分。富。貴。之。士。皆。澹。于。利。貧。賤。之。民。皆。遠。于。害。矣。色。病。雖。淡。與。天。下。關。涉。時。少。自。害。居。多。夫。子。特。重。色。關。拔。慾。本。也。朱。子。置。財。色。上。救。世。害。也。何。害。其。為。同。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

財不敵色

朱子云、學者打破財色二字、方是小歇、足恐尚是籠統說世情、若論世間智慧男子、誦讀上得趣、義理上研窮、二種受病、豈得一視考之人情、澹于財利者甚多、或因官爵、或因名譽、猶矯之也、乃有生來恬澹者、生來慷慨者、亦有家本優厚、日涉而心不存者、至如好色、特有甚不甚、疇能超然于其外、澹然于其間哉、陽諫議元魯山自不可訓、然須如溫公四十未有子、夫人為娶

別室而終不肯近、伊川先生從少稟薄、一味寡慾、至七十外、力健如常、劉元城四十絕慾、念從不動、如此方謂不好色耳、遍觀諸賢、誰跳出此字、梁溪先生語余云、吾生平無二色、至四十九、遂絕夫婦之愛、今六十矣、受命驅馳、百有餘日、寒風為衣、霜月為餐、籃輿為室、鷄鳴而興、更餘、乃息、從無一點疾病、良緣平昔身心稍有安頓、亦大得絕慾之助也、噫、此真人龍也矣、蓋數十年來、僅見此人、所以佛氏云、惟有一耳、彼已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

知財之為累、敵色不過、儒家兼說財色、見得欲字周到、佛家單提一色、見得欲字親切、儒家兼破俗人肺腸、佛家專破學者骨髓、聖人言賤貨、遠色、貨之為物、自不得遠、亦不必遠、一眼看破、直賤之而已、矣、色則自不可涉、涉便不能賤之、特設一法、不令近身、不令入目、庶幾濃者可淡、淡者可忘、聖人亦視色病、獨淡不肯與財同視、乃與佛相合。

佛劫過天地

天地交合男女媾精人道之所以體天而人類之所以生生也。然未免是人欲滿世界皆色身。人滿世界皆好色。漢何名爲道。佛氏一眼看破。欲根不肯學。天地行事不願合。不願生。立定出家。此身雖從天地交感中來。既生以後。被他自己做主張。拗過天地出家二字。便是他所云跳出三界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根子。其餘無限妙明神通。都從此發出。仙家亦主絕欲。然坎離鉛汞上下往來。但俗人取于人。彼自取諸身耳。乃

幾亭外書

八卷二

隨處學問

四

竊取天地交合之意爲一身用。所以尊天敬天。聖人身處天地之中。順行天地之事。但涉而不。有無世人淫溺之情。有佛氏超脫之妙。乃生機而非嗜慾也。佛氏不屑與天配。仙家不能與天配。聖人恰好配天。論自處亦極尊。論至理亦不妄。論治天下亦可以通行。聖人之道無佛。萬世常便。常存佛若不得聖人之道。爲宇宙統御人類。盡數出家。恐六十甲子一週。天之下地之上。寂寂寥寥。亦紛紛擾擾。但存山川艸木羽毛鱗

介。而無復人羣。四大部洲。作何光景。

佛戒有斟酌

或問絕滅人道。佛教大少斟酌。日不然。殊有斟酌。在彼明知身從色來。終無絕理。雖標斯義。世必不從其戒。云三不邪淫。特下此二字。不禁配匹明矣。出家不娶。乃揭衆情所最係戀者。以身割斷之。衆人所最不能爲者。以身榜樣之。欲激發天下高明之流。破除嗜慾耳。不望世人之槩從也。至誠兼善。彼實不能自是。高人潔身之法。

幾亭外書

八卷二

隨處學問

五

真切談空無

太極生兩儀。兩儀終是形器。聖人論極至處。何故只云法天。豈法形器不法太極也。耶。佛氏藐天而主空。無意似高于聖人。豈知無極何處可見。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者。卽太極也。心合天地。卽合無極。言則天希天。正是則無極。希無極也。此聖學極真切處。真切談得空無。空無安能真切。

空字不謬

佛家空字不謬。但不識誠固自空。

佛法獨善

佛在本國。獨自潔淨。一切衆人。悉聽婚配。何以故。爲知天地初闢。生氣化氣。結成多人。中分男女。男女既立。天地生化。具在人身。不復自結。若不婚配。人類頓絕。絕滅人種。斯罪至大。諸佛爲是故。自嚴戒行。不律衆庶。視人與我。明有分別。夫既分別。何得兼成。成已成物。道不如是。以故佛法說極廣大。止是獨善。極其意願。將令道法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

遍十方界。周億萬劫。乃在當時。乃在本國。已不能通。其云平等。亦復如是。無善惡相應。無取舍相應。無低昂相奉。我謗我尚。當一視。況在歸依。更何分別。乃于衆中。列出十大弟子。顯示低昂。止據目前平等果否。以故佛法所說。所行悉無應處。

佛未嘗平等一身

一體之中。有分別。是自然。無分別。是矯強。聖人因其自然。自然行得去。佛氏強欲平等。何嘗強。

得來口口言萬物無別。其于自身。乃竟有差等。焉。所去者。髭髮耳。髭髮于身。至緩也。非亦其不義之義乎。一身原不平等。而人猶惑其平等。萬物何耶。

答周西玄問

周西玄曰。釋言蟲魚皆有佛性。儒漢非之。然亦言萬物一體。何也。曰。萬物俱從陰陽太極來。原出一體。其間煞有差等。不可推算。所以爲不測者。人鬼衆生。迭相往來。人物遞化。必可推算。則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七

造化死矣。聖人知其一體。故仁之愛之。非獨鳥獸蟲魚也。卽無知無血之艸木。猶有斧斤時入。方長不折之愛養焉。其間差等。一一因而與之。是謂一體萬物。見爲一體。自不能恣。豈廣大其教說。耶禘之爲義。爲天下人物報本反始。亦是實不能已。作此禮制。學須識得此意。然一體中。差等不可爲廣大。淆惑手足。衛腹心。髮甲有時。脫落人之一身。亦有差等。周漢以爲然。

佛不中庸

復禮似有個禮在。及言其目。但于非禮者絕之。更有禮在何處。以仁存心。似有個仁在。然仁人心也。謂以心存心。不可謂以心存于心。不可及云。非仁無為。原來無不仁。便是仁。更有仁在何處。寡欲之人心。不存焉者。寡私欲。去盡心。便全存。無欲。是存。何嘗尋箇理存在心內。聖人立教。無弊如是。總之本體到極。無踪影處。則指曰。理禪家必指曰。空工夫。到雜念全無處。則名曰。敬。禪家直名曰。覺。謂聖人異于禪。亦可謂聖人併。

幾亭外書 八卷二 隨處學問 八

包禪宗亦可。而禪之立教。則禍世與醒世。不啻相半。指其弊端。不可勝指。看破病根。總括一言曰。不中庸。

昧天地性

芻狗萬物。失天地心。平等人物。昧天地性。保合太和。惟人能事。人能既盡。艸木鳥獸。咸若佛教。慈悲單說。好生勸止。妄殺多茹。澹素破饕餮性。豈非正道。何反賤視人類。夷之禽獸。甚至自殘其身。割肉喂鷹。投崖飼虎。是欲置人居禽獸下。

成混淆。見成顛倒。見遂用衆生。然指供燈。跳爐鑄像。種種殘賊。云報佛恩。豈非大哀。佛說我法。亦先忠孝。四大雖暫。父母遺體。戕已事物。是名何道。

佛家慈悲不可非

隕霜殺物。天地不得已。祭享殺物。聖人不得已。誰能以殺為仁。不殺非仁。設如是。反不見天地之心矣。釋言人物無貴賤。蟲蟻皆父母。是乃混性念倫。高皇謂其暗助王綱。亦好生之意。

乎。明不可以為典。要或曰。暗助畢竟何所指。曰。佛仙大意。總言福善禍淫。

遠庖厨

佛戒殺生。欲天下皆慈憫。君子遠庖厨。似獨全仁愛。而以慘忍之事。屬小人。無乃善與人同之意。反有未盡乎。曰。此無他。說勢不得已。如佛意固善。然充其類。豈惟不食肉。併當禁蠶桑。蠶桑廢。恐天下之寒者多矣。佛至此。亦無可奈何。便見聖人不禁宰夫之意。況茹毛飲血。上古民風。

生而已然。聖人第教之水火非始教之殺也。其後漸設為禮制正禁使不得妄殺非縱之殺也。聖人雖不得已而殺然愛物之意常寓于法中。佛氏欲愛物到極處反不能顧仁民欲仁民到極處反不能顧親親無他失其自然之條理故意雖廣而道多窮耳。

佞佛以其所厭

佛戒貪癡形骸皆幻何況室宇自五代暗主不識佛法謬聽愚僧尊崇形迹巍煥其居金碧其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一

軀延及季世日新月盛總費夫產大經人力剝骨造殿塗血成佛像而悅此貪癡孰甚我想諸佛慈光慧劍憫彼僧衆本非佛心僧自佞佛衆癡無識又佞衆僧佞佛以好佛本無好取所厭惡奉佞諸佛自作癡迷簧鼓世界暴殄縱侈天人空費試觀武嬰佞佛最弘像宇盛麗古今無匹毒螫醜穢福德如何梁武愚惑意同事異現受亂亾空遺懺名求福福去消災災至疲天下力佞佛不靈若果信佛貴人恤民富人濟民慧

人教民信心空迹只行現在莫愁未來休詢過去。

佛家神通無用

佛家本領工夫有心無理高子所謂認心為性是也其神通作用亦有假無真假者非謂其無此神通但無實濟于天下便是假處如餐鐵鉞天花亂墜舍利放光等事皆詭譎奇異驚炫耳目仔細思之與世何益到得凶荒兵火求其轉款為豐寢息誅殺任是祖師說法護國不能解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一

救分毫則所謂奇異神通適供兒童之玩弄耳未嘗學問人即未辨其本領之誤第念作用幻妄無益如此寧不輟然一笑廢然棄置耶敬齋往往斥佛為愚佛在天竺乃大智慧人非愚也我中華人士習周孔而心釋迦高者挾無主之靈心卑者驚無用之奇跡則誠愚耳王縉元載至謂唐祚安延全繇佛靈暗佑致代宗吐棄英賢篋略氓庶忘功賞忽政事豈非賊民誤國之下愚

釋有中庸

佛家不貴神通。彼亦自有其中庸也。況于學聖人之道。而索隱行怪。然雖宗門。畢竟多奇。且如石人點頭。與百獸率舞。亦儘相似。但聖人假于物。以顯神得之。奏樂即平常得之。說法即奇異耳。聖人謂是不必。世俗認爲不能。

邪道誤國

善易者不言易。莫過于孟子。雖異端亦有之。得仙佛之真者。必不以仙佛槩天下。司馬承禎對

幾亭外書

六卷二

隨處學問

十二

唐睿宗陳希夷對宋太宗。皆清心治世之正道。即達磨之廓然無聖。亦不以崇隆迹象爲梁武望也。惟藥大李少翁之屬。乃挾嗜慾以欺世。主身亦受戮。此豈知仙者哉。夫彼之知道者。猶自舍所學而不言。而讀聖人書。有臨民之責。居匡時致主之位。顧拾其必不可行之唾餘。以誤君蠹民罪。浮于藥李矣。此非但帝王聖賢之賊。亦達磨承禎希夷輩。真知仙佛者之棄人。

釋教無益中國

佛法盛行。皆乘亂極之世。彼亦坐觀天下之亂。而不能救也。如佛圖澄。見信于石趙。鳩摩羅什。見信于姚秦。夷法卒以不振。唐代宗遇寇。退即講仁王經。而將士解體。奉用夷法。卒亦以不振。二僧者。皆彼所謂大慧人也。平居樂其供奉。有急則束手無策。與慕榮寵之俗夫何異乎。達磨聞華風而來。見道不可行。亦不足以救中國之亂。面壁長逝。其智如此。真彼之得道人矣。故佛道之于中國也。治則不行也。亂不足以救

幾亭外書

六卷二

隨處學問

一三

也。慕而尚之。則足以損治而招亂。惟正道盛。則彼道自衰。醫家所謂大積大聚。衰其大半而已。其餘則以元氣勝之。此真除邪之妙機也。崔浩智於料敵。愚於衛道。乃欲祖亾秦坑儒之法。加之緇流。嗚呼。彼不幸習其教。亦當何罪。而況浩之邪。又以尊尚寇謙之之故。欲斬佛教而獨昌羽衣。是以邪而攻邪也。

亂世以釋教持世

人類是三綱的人類。世界是五常的世界。梁唐

亂時帝王皆尊僧講經。是以遺外三綱之人。主持人類。以筏棄五常之法。導引世界。明明做用。夷變夏的。訣竅懷率。獸食人的心事。風俗敗壞。宗社丘墟。皆自取之。

誤認佛經寓言

佛教多寓言。如觀音經所說。都是借喻。萬般嗔慾。便是枷鎖刀鎗。一念覺悟。便是立地解脫。貪心呆漢。認作實事。一面狗慾。一面念經。一邊害人。一邊禮佛。只道果堪退除。豈知口誦者虛身。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一四

超度追薦之謬

僧家傳裝佛寫經功德。歷歷有徵。如云某人生前曾害某。誦經若干卷。超度冤魂。遂散某妻。生前好食蟹。罰行蟹山。後遇其夫于途。求寫經若干卷。遂得脫苦托。夢致謝此類。不啻以百計。且

勿論其幻妄。即據所云。非誘人慈悲。直導人縱惡。殺生爾冤。鬼求雪不雪不止。實行他善。猶難退消。空口誦經。何功何力。冤魂何與。況又倩人代誦。即寫經若干。亦于受食之蟹。何救。況其夫令人代寫。遠可免妻于蟹山之行。則凡富有力者之家。不惟可以自救。兼可救所愛之親戚矣。官正吏清。賄無用處。佛門清淨。乃惟錢神可作德。可解禍乎。此說既流。殘忍多慾之愚夫。最便宜。最得計。傾信而力行之。居官貪狡。不顧民物。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五

致貲巨萬。其量大者。不惜于名山大刹。特捨數千金。建造雄工。小者寫經雕佛。零星散施。沒後又囑子孫。念經追薦。士庶之狗嗜慾者。大半亦然。緣心中恃有此種法門。此種功德。乃是不須存心。不須躬行。不須積累。略能分割囊橐。立地成就。十分便益。遂敢肆行無忌。殺物不顧。殺人。不顧。則此說也。果誘人慈悲。耶。導人殘忍。耶。蓋非明心見性者之言。貪僧誑愚俗。以捐貲托言。佛力廣大如斯耳。非但吾道之賊。王綱之賊。而

亦佛門之賊也。仁者無所祈而愛，智者不待闢而明。向來誤信之流，幸其聞斯而轉。

佛只欲人懺悔

佛說誦經拜佛，可以消災增福。蓋因一旦省覺，便于佛前發願立誓，從今日後，盡改前過，決決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乃以誦拜表懺悔意，非以當懺悔之實也。緣何崇佛之人，便思誑佛，真謂禍福之權，不操于天地鬼神，盡操于佛。常誦常拜，常貪常奸，若欲欺佛，佛大靈覺，豈得受欺。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六

進香之愚

近觀南海上天竺，焚香愈盛，一春不知費幾何金穀布帛，幾何男耕女織工夫。養蓄羣僧，可謂極奢，極佚遊，又貴家少女，至寺拈供，無賴窺

調亦極傷風化。海波萬丈，舟或漂覆，老母哭子，幼兒號父，亦極慘肝腸。而彼眾愚目擊凶危，恬不知戒。此實僧家大罪，太孽也。若論佛心，全欲扶窮濟困，為焚香之故，至于傷財，佛已不樂。況因捐命，寧不痛加憐憫，恨禿輩之妄行其教，以害顯蒙乎。僧恐後來起不信之心，則又為之說曰：凡以焚香死者，皆前業也。不然，心不誠也。夫消前業，正須作善，豈在焚香。佛前況前業既定，雖燒香仍不能免，則燒又何益。若緣心不誠，則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七

護法興寺之愚

近世習氣，多為僧家護法者，或惑于福田，或慕其名高，或因以規利，讀儒書以得人爵，假人爵以翼異端。于彼為推波助瀾，于此為操戈入室。

良足羞也。無他。狗欲之心。害人之事。平生不少。狗欲恐品俗以護法。清之害人。憂冥報以護法。消之。其甚者。又喜興復廢寺。寺而為一二豪勢所佔。復之可矣。編氓密止。遠及百年。驅以佞佛。不亦慘乎。求福念勝。不顧名義。不惜閭閻。噫。吾未聞毀名義。害閭閻。增孽於現前。而反可種福於他年。

士不如僧

每見士大夫。卑孔孟。薄六經。未見僧家。非佛祖。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八

笑菩薩是士大夫之智。反不如僧也。尊悅內典者。多詩書之家。輝煌梵宇者。半冠裳之客。未聞緇衲效一番。一鋪于宮牆。是士大夫之力。反為僧役也。無他。歆羨畔援焉而已矣。然既其畔本。既真羨禪。何不削髮入空山。走溪林。而仍汨汨於冠裳田宅。妻孥之間。當又是齊人之變局。

為天竺設清規

杭之天竺。香火甚盛。而寺僧無不殺生。酗酒。寺之外。屠家甚多。俗傳觀音有靈。凡寺僧養猪。即

遭火焚。故無敢犯者。吾意豢固不可。一切屠割。酣縱。陰犯諸戒。佛靈何不併禁之。佛既不能奉。佛者何不效一臂之助。命酒家屠家。悉徙城市。此地惟許賣蔬菜米麵而已。使鷄豕絕跡。婦女稀少。便于僧眾修持。且令香客潔誠而來。潔誠而返。較一拜之後。即登酒樓。列眾腥饕。號嘍。豈不愈哉。惜物命。省浮費。美民俗。保僧戒。一舉而四善焉。宦遊其地者。無不到寺拈香。何以念未及此。苟信佛心。苟識佛法。代彼設立清規。當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十九

復何嫌。天下名山叢林。香火僧徒盛集之處。宜槩準此意。

叢林害民

或說五祖之設叢林。以恤老病。不亦善乎。助養濟之所不及也。曰養濟以健周病。以壯周老。以民養民。今釋氏能以僧養僧乎。其健壯者。且不農不工。坐食而用。皆以民養僧也。又其學不本仁義。名為憐憫其實利之。彼老病僧眾。廣募錢財。投納寺主。方得收入叢林。是吾民又代彼養

老病爾。故叢林愈盛。則民生愈貧。民生愈貧。禮義不生。盜賊益多。蓋叢林之害天下深矣。五祖特以救彼法之窮。吾民何利焉。王政何藉焉。必也。健壯之僧。皆緣南畝。而服勞。自食其力。以有餘。周恤其黨。則吾無惡焉爾。

佛無利用厚生

聖人舉心開手。莫非正德。利用厚生。爲百姓勞心。事事欲處置停當。佛學據他。只是正德。且又正得一截。至于利用厚生。完全忘却。不勞心而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十

不肯勞力。不能治人。而欲安然食于人。真王政之大蠹。彼富僧坐享。貧僧乞食。不爲士之尊。優則寧。爲游惰之賤。總之陰耗耕織。今亦難責之。爲他業。只是驅使力田。蓋止剝度。最爲上策。恐急切未能行。從其易者爲之兆。

精靈或有或無

人死示靈異。以爲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日矣。以爲必無。則如伯有之事。甚衆。邵子之智。猶云世固有。不有不無之物。物非有卽無。此亦理

未窮之言也。故純公非之。釋云。輪迴則天地間人多。卽鬼少。人少。卽鬼多。豈成造化。且于目前物類。有知或化。無知或化。有知更不可通。俗云。若有若無。尤屬恍惚。物有卽真。有無卽真。無安得介。有無之間。是五者皆惑也。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厲不遽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時散爾。定之曰。或有或無。無固儒門之言。有非輪迴之旨。

成住壞空

問程子。謂成住壞空。爲佛見之。妄物有成壞。無住空。此說如何。曰。赤子日長。一日卽是日消。一日中間。更無停處。程子之義。精矣。推而萬物皆然。若中間有須臾停泊。是造化有間。非無息矣。但世間自有一種住物。金石是也。金之出土。山之在地。其質則不長不消。若欲每物。加成住壞空四字。則何處着得。周西玄曰。兄論佛法。諸說甚善。雖云推駁。然佛心佛法。亦賴以明。與悖然。度視者。懸殊。良可。疇。愚僧之。痼。癖。獨說無住。則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一

未謂然。凡物成即住于成。壞即住于壞。生長即住于生長。運行即住于運行。豈真以住為住。而必云無。曰。兄言玄矣。良之行庭。不獲其身。行非不止也。止則非住也。止于至善。最多活潑變化。止非不行也。住則不行也。住于生長。住于運行。可以言心。難以言物。彼對空言住。謂凡物既成之後。未壞之前。明有一住。在實于物。情不合。若以論心。則彼固金剛不壞。併成壞。二言皆贅矣。心外無物。實無物。足以侔心。周研心內。典多玄。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

悟與余數數微辯。未能相易。亦不相非也。因記其說。

有無常斷

儒不言有無。釋不見常斷。至說死處。各未免有病。釋云。輪迴墮有也。儒或云。聖狂俱歸。漸盡是斷也。聖人就人身上。只說原始反終。就一大片。只說陰陽不測。有無常斷。夫焉有所倚。

釋氏昧于分殊

釋氏知理一。不知分殊。視犬羊螻蟻與人同性。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

只要廣大慈悲。既視犬羊如父母。則視父母亦犬羊。曾見一僧。主持大叢林。四方嚮慕。坐次偶問其家世。彼云。從無兄弟。數十年不歸省。前歲偶歸。老母猶在不數月而死。遂了俗。因觀其情。貌毫不悲。思轉似以親之速死為勝。緣彼視之誠無異于犬羊螻蟻也。然且慈悲螻蟻。何故反不慈悲二親。異端沉溺。人心淪喪。一至于斯。不覺妻絕。陽明先生曾點悟一僧。歸養其母。終身彼僧固有不安心。堪為點悟地。然余之不能動物。有愧先生多矣。并識以自警。

佛道雖既成不足致治

或問釋氏離事物以明心。其道雖既成。終不足以治天下。其說如何。曰。彼不欲理會事物。是誤認事物與心為二。一切屏去理義。此心方得寂然。堅守虛空。久久成熟。心非不靜。心非不明。止是虛光景。及至感觸經綸。心仍為其所撼。若漫然仍不理會。便謬錯迷惑。豈不害事。所以古今名僧用事。止見增亂。未見致治。姚廣孝自是好。

殺雄殘之人。偶落在和尚局中。僅窺戎機。不識治道。

離岐身心

聖人提身佛氏提心。聖人見身為天性。提修身而心意知具存。佛氏見身為革囊。厭棄之特甚。論道者必以合一為高。何故于此。反以佛之離岐為妙。

佛學皆二

毀形骸以成道德。何謂修身。空理義以求真性。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四

何以治天下國家。皆二之也。道一而彼二。

理氣皆不測

何者是理之不測。處不勉之中。不思之得是矣。何者是氣之不測。處莫為之天。莫致之命是矣。理氣同歸于不可測。據佛家言。皆有為。皆有致。是天命可測也。而言心則又云不可思議。是二之也。二之則不是。

宗教不能一貫

宗教果異否。曰此釋氏不能一貫處。若在孔孟。

則同。下學而上達。教亦何嘗非宗。求其放心而已矣。宗亦何嘗非教。心存則言行自無畔矣。非置言行而虛言心也。借釋言儒而儒教之一貫。釋教之離岐。昭然可見。至于朱陸異同。陸自涉禪心耳。然其立言制行。皎皎如白月澄泉。又豈後世口談禪理。躬為非僻者所敢擬議。

佛學莫非利

後世不透佛學者。認福田地獄之說為利。認了生死空諸所有為道。惟程子謂怖生死故欲了。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五

生死。畏有為累。故欲空之。莫非利也。透盡其心。曲無復躲處。周西玄曰。然則聖人欲作聖。亦利耶。曰。聖欲作聖。與佛欲作佛。固無異心。然聖作聖。便從人人可通處作之。佛作佛。却從獨自可行處作之。如逃父棄妻。天下人必不可學。佛亦明知不可。而自顧力量所能。便斷然行之。不顧只成自己。不顧他人。揀擇便宜。是利心。是利學耳。豈以其欲作佛為利耶。周默然而笑。

人情喜滑稽

策士之論事佛之言道莊列蘇長公之爲文皆近於滑稽以其多喻少真多反少正滑稽可喜故動人獨易

異端智愚狡朴

異端亦有智愚智者以作善爲尊佛愚者以尊佛爲作善異端亦有狡朴朴者云吾持某道以求其報狡者畏人之笑其爲利學也直云吾悅其微少耳微而察之悅道終浮因果終切然則佛弟子之身口心如一者幾人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十六

受佛誑動

佛家意思弘放言詞張大只無一毫真本事所以不曾有一毫真事功可惜百世以來中國多少人民盡受其欺嚇其爲驅役止須體認出義字反修其身自安于心實實有把柄緣何被他虛語誑動便當上無驚羨下無恐怖矣禪客機鋒不足窮輪迴管壘不足破

天堂地獄有無

或問天堂地獄有無曰此有此無言之亦何徵

聽之亦安能信欲登天堂請徑爲善畏入地獄請徑去惡其他拜像誦經以當爲善去惡之實事則愚生前不爲臨沒追悔則晚常堅其孳孳爲善之心茲事有無久當自見不因言見

徑山禪僧問答

庚午春登徑山一禪僧在坐一友問之曰何謂禪機僧頗慧辯指几上蘭花曰譬如此花何故舊冬不開至今乃開此友云遇春而開僧曰指花爲春花豈是春離花尋春春在何處此友茫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十七

然僧笑曰是卽禪機也因請余叅之余曰政不用叅花開卽春耳春不可見花可見天下不見之理皆在可見之中形而下形而上不可剖也遺事物求性道是耶非耶友與僧皆恍然居頃之僧復謂予曰居士欲了生死則不可救世欲救世則終不能了生死必了後方可出而救世余曰心性倫物豈截然二事耶日日存養日日經綸予之學也如僧言未了生死雖親朋危急亦不馳救慈悲之旨合耶反耶豈未悟則主于

大忍悟後則主于大悲。僧又言公日常讀書日
常涉事。豈能無思量。心豈能無分別。心是大害
道也。余曰。不出其位。動亦得靜。是謂思合于何
思。思者作聖之門。特患妄思。思豈可廢。一于主
敬。是無分別也。是非善惡。若無分別。何以躬行
何以時措。患妄分別。分別豈爲害。且僧以周公
孔子爲聞道。否。僧曰。周公大聖。豈不聞道。余曰。
孔子終夜不寢。周公繼日待旦。因不合而求合。
非思量乎。非分別乎。特心不爲思量分別所繫。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六

耳學者當正用其思量。善用其分別。善用之則
睿冥絕之。則頑僧以周孔不聞道。猶可也。以周
孔爲聞道。奈何以思量分別爲害道。噫。世間專
尚靜坐。不窮究義理。不理會事物。謬迷荒忽。如
茲僧者。蓋可勝計哉。

天主教

萬曆間有利道人者。自大西國來。欲播其天主
教。觀其大旨。卽上帝也。然畫像而拜。視上帝如
一人。以崇禮爲事。而全不知心性之說。淺陋遠

出佛氏下。然關佛最甚。以其教專尊天。而佛尊
已卑。天故也。佛氏妙高。然近于無忌。憚天主教
膚淺。然與佛氏對。鍼今彼國人在中華者。不下
千計。華士頗亦信奉之。利道人穎慧殊絕。至中
國。裁數月。徧通華言。識華字。讀華書。遂有著述。
頗亦不凡。以故能聳衆。又多巧算奇器。士之好
奇者。多師之。尋上其奇器于朝。神宗命
所司收貯。而無他爵賞。道人快快不得志。未幾
病卒。其徒衆僅能傳習其器算。而穎慧莫之逮。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二七

也。然士夫間服習之者。不衰。佛在天竺。猶周孔
之在中華。天主教之在大西。亦猶佛教在天竺。
彼以自爲其國教主。爲未快也。覺氏來于東漢。
此教又猝入于今。嗚呼。無亦乘運而至者乎。

二教亦主無欲

道家以無欲成其大欲。佛捨己以慈天下。皆主
無欲者。二氏之所以得混于吾道也。聖人盡性
而天下統焉。其爲無欲。不與二氏同。

二教偏陰陽

佛教陽也。說至于極有形相。皆以明其空也。仙教陰也。存至于無可名道。皆以留其有也。偏陽偏陰。惟聖人則通徹陰陽。高子併陰佛教而專屬聖道于陽者。務民義也。故又云陽全陰半。

異端遇聖而阻

孔子與佛相晤。當如何。曰佛必不滿孔子。孔子必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晤老子。虛懷求教。老子頗加譏訕。聖人嘆以猶龍。使晤釋迦。達磨之倫。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

見其虛曠妙明。嘉賞必又在猶龍之上。後人見孔子嘆服老子。而釋氏廣大實又過之。遂疑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道同者未至之人。必服至人。顏孟服孔是也。道不同者大能服小小不能服大。老子不能服孔子者也。非過之也。孔子能服老子者也。非不及之也。仁人以大事小。亦此意。吾故知孔佛相晤。不異猶龍而愚者。至以孔子為二氏之顏孟。夫能容二氏者。惟孔子能用。二氏者。惟孔子服之。所以容之。服之。所以用。

之要之教之行。不行全係人心。人之從不從。全視道力。老子當年抱如此識力。因與孔子同世。遂不能行。因天下英才俱被孔子收盡。剩下者皆是凡才。彼亦高算。淡智。不強求行也。其實聖人未嘗闢之。若使釋迦達磨得遇孔子。想其教門當寂然自寢于天下。不然強來角勝爭鳴。不名大智慧矣。朱翟言盈亦在孔子沒後。後世無大聖人出。英慧之士無所宗。依反為異端。強半收用。二氏自不得不行。既已行矣。不得大賢如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

孟子程朱明辭距之。則聖道益晦。所以有大聖他教。自然銷冷。不必距無大聖他教。日漸猖獗。不得不距。

釋道各謬

佛家逆不忍人之理。仙家失不忍人之心。佛家無不慈悲。却先割捨父母。豈不顛倒。仙家只顧自身。全不照管親戚。豈不殘忍。為仙不但要斷嗜慾。且要斷情義。所貴為仙。不過長自在耳。無一疴癢着身。無一事物關心。烟霞洞天。逍遙永

久但念自家祖宗父母以及親友子孫箇箇消除代代零落惟我一人獨存若懷一點悽惻有妨自在若不動一毫悽惻豈復人心哉屈原深識長生之理因痛懷宗國反不忍自盡其天年忠憤之氣如是況于聞道之士乎況氣聚必散仙是鍊氣所成千秋萬年究亦同盡紫陽謂之偷生蓋道其真非過激語

道家失老子本意

今之道家專治一身不及治天下與老子馳背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一

過半矣。老子以無欲無為化民又上天乘除翁張之機亦所深見第不謂至誠自然而以為作意故其法天而行處未免墮于權術聖人見天載皆實理存心治世不過一誠

老子寂寞于楊墨

佛與楊墨之後老出楊墨之前佛說微妙曠遠其充塞乎後世無惑矣老子玄簡亦過楊墨遠甚楊墨盛于戰國而老子寂寞于春秋何哉思之思之止為當世有一極大氣魄極大力量人

在其所感召無不遍則異道奇人之感召遂窮是故聖人復起不以闢佛為事大經既正庶民日興佛教仍返乎西方而我時夏之間僧跡漸稀釋典漸廢焉耳矣蓋大覺氏之教其居天竺原不足為異端入于中國則異中國人宗之則異噫時夏通明西方大覺各還其處是為溥博

無悶我貴之別

遜世無悶只到無悶則已安得反因此自貴知希我貴不但不中庸轉覺不高明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一

程朱不仙

朱子作調息箴註參同契又遠遊篇有云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註云實長生久視之要術也蓋于此道不怠情焉後作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意乃決絕君子戒慎恐懼不專為殉慾捐人即使遺世養生亦以為逆天之事兢兢戒懼矣明道程子曾戲煉丹藥垂成一脚踢翻之毫無所惜程子能仙而不欲朱子能仙而

不敢觀此益以見吾道之尊

命無所以然

極實落有把握。此何物。謂之理。極參錯。無思索。此何物。謂之命。善推人祿命。雖子平果老識世。運興。亾理亂。雖郭璞堯夫。皆知其然。非能測其所以然。為所以然。原無可算也。理有當然。有所以然。說到命。便無所以然。

雷從起處起

脩曰。康節問伊川先生。此雷從何處起。伊川曰。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

起處起。康節嘆服。此似機鋒語耳。固至理耶。曰。至理也。陽為陰包。出而為雷。隨其偶出。非有定處。不可推算。譬如人身經脈。偶阻發為癰腫。神人亦預知其當發。癰腫耳。不定其發于何處。然癰腫猶有漸。而雷起猝然。故起處起。實至理也。若機鋒語。康節何以嘆服。假令推得此雷。從某方某時起。其所以然。終不可推。

水火于氣近

水有化處。火無分處。能滲開。能滲入。能冰。能淨。

能合能分。能垂空而長。能點滴而圓。且方。是其化也。火光所及。孰是斷處。火體所明。孰是止處。是不可分也。水火乃形下之至微者。其于氣尚近。故其用至靈。亦至大。

火有象無形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者。可望不可親。可見不可執。象非形也。然總是形而下者。天下之物。惟火為象。

心性分上下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五

人心至靈。何以曰形而下。性廣被于萬物。山川艸木。皆有之心。唯人物有之耳。且蟲魚亦不皆有心。又人死則心不靈。常靈者。性也。形而下者。有時離形而上者。無時可離。心乘氣而靈。而性主夫氣。故心為形下。而惟性為形上也。

窮理則不厭

日從事于窮理。此物交于前。此理即隨之。而出。研精力。索所未必遇者。觸目可以見之。指掌可以陳之。所以洋洋優優。終身焉而不厭也。

一句一事

千應萬答無一句重複者。原來只是此一句。隨感處分。無一處錯雜者。原來只是此一事。人或下一轉曰。何不併無一句一事。曰。此便是禪家多說多事。

德福非二

心思勞勩任而不辭。功名已成。或先達。或後進。或寮友。或與共之。或舉而讓之。第令君正民安。而君子之心泰然矣。存心如此。則怨忌安從生。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六

禍患何從至。故德義恬澹。與福迎。與禍背。自然之理也。爭功競能。失道德。則失吉祥。詩曰。干祿豈第求福不回。伊孔言百祥餘慶。原非有為之心。不必更言無為。聖人不以德福為二途也。自後世要人棄天者。眾不得已。復提無為而為四字。破俗學之膏肓。然天地之道。鬼神之神。聖人之心。稍稍晦矣。此惟可與知道者言之。

名福有理有欲

名字與福字相似。譽歸一已。名也。風世動物亦。

名也。安富尊榮。福也。因之以行道。澤民亦福也。無我則皆天理。有我則皆人欲。所以聖賢言之。不諱世俗。則懷之不忘。

壽以改過為福

壽之為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顏苦孔卓。一間未達。夫子慟惜無窮。吾人時時錯行。時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時死。只與鷄犬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並到。天壤極可幸。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十七

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蓋愆。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為一日。世俗却云。在生一日。且享用一日。真大醉夢。

不得作孽是福

吉人富貴。造福無窮。凶人貧賤。作孽差減。哲后長而闇主。促天下之福也。長厚者顯榮。刻削者偃蹇。家之福也。

學處富貴

庭前有橘。薔薇施其上。花光爛然。悅人目也。而

條幹為其所纏木以大困凡人益富則益護其財益貴則益戀其爵護于外者淡而本心日亾處貧賤而議富貴則多合于義富貴未甚則自便與便眾半焉貴極富溢直見已耳不復顧百姓之利病然則富貴果足溺人本心歟不學故也學須時時提醒之程子曰學者學處貧賤患難也然君子盡富貴之責小人享富貴之樂君子得富貴之用小人受富貴之累處富貴亦不可以不學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

俱做俱休

或言世運已季苟足終吾年幸矣民生利病何必經營其人耽欲不知止人也應之曰人生五六十後亦是季運一切聲色貨利何不速急歇手狗嗜慾念民生休說不同且作一樣做則俱做休則俱休其人既去或疑二者雲泥冰炭寧可俱做俱休耶曰正謂相反決無可俱之理也人生澹得一分嗜慾自然存得一分生理克已與愛人豈是兩心寡慾與集義豈是兩事

可使物盛而非太

物禁太盛其來也或不可辭日增其德令貯福之器常餘于福雖盛不為太也譬諸粟盈斗易以斛焉覺病而不能治者李斯乎寵盛而不辭德盡而不滋然病將死而不知是又愚于斯也

聖人說二含三

親仁之外有泛愛尊賢之外有容眾俱不及嫉惡去邪聖人之道聖人之言如此非第忠厚不肯言實已完備不必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

心迹之辯非是

問文中子心迹之辯伊川謂是亂說他日又云憂疑有無數句自好如何曰心迹誠有辨孟子亦言行歸但此正是不可自辯處如孔子心中明識昭公非知禮被人問只得云知禮又如子房為韓事漢迹實事漢如何可自明為韓之心梁公為唐事武迹實事武如何可自明為唐之心此方是心迹不同處若文中子所謂憂疑則有何不得已而分心迹也尋常日用意思形迹

常作二項。表裏不相應。天下有此學問。脩持也。哉。此必記傳之誤。若云樂天憂世。竝行則可。

言行之本在未發

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慎言敏行。本足以畢。爲人之事。聖賢又說不覩不聞。說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爲何正爲言行之本。在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只就言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慎敏在何處。卽言言而慎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無誤。是無本之學也。用。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四十一

力一生終非知道。惟觀于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覩不聞。所爲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行可盡善矣。此方是須臾不離工夫。方是有本學問。惟言行所以經綸天下。惟養于未發。所以善其言行中。非天下之大本。而何後世歸重悟門。固是但謂君子所以爲君子。自在心曲。言行不足以盡人。于是人倫日用。辭受出處之間。種種疎悖。而偃然自以爲知道。道而不足以貫言行。何貴于道知道。

而不足。以善言行。何貴于知。譬諸源澄而流自。潔若流果不必潔。則澄源之力。何爲表正而影。自隨若影。果不必隨。則正表之功。何用。古人合。外內而今外內截然。道不可須臾離。而悟者顧。離之。畢世矣。講學而不重躬行。其爲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迷者以此了當。一生自入于禽獸。而不覺聞其說者。喜其寬便。又相牽而從之。空談。悟機殺人。甚于斤斧。

察安在行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四十二

精神心術雖微。少不得在行上看。或云行事不足。察人是反當。舍行而聽言矣。又仍不在言天下。寧有此懸空印勘。耶真知道。決不爲此語。真慕道。決勿信此語。

以義制嫌

嫌有當避。有不可避。瓜田李下。特一端耳。履失泥中。豈容跣足而去。冠掛于李枝。烏得不取。而戴之。君子行事。以義緩急爲制。惟我不必此時。則避嫌而少待。彼不藉我。則避嫌而已之。若我。

非此時不可。彼非我不濟。舉國非之不顧矣。何嫌足避。

禮樂列六藝

學至于禮樂則稱成人。治至于興禮樂則太平之盛。然而列于六藝何也。禮壞樂崩。制作甚難。周則周公。漢惟諸葛。唐太宗。漢有意矣。而文中子已沒其高第。房杜魏徵。承明問而慚。悵若夫習其度數。考其聲音。則孔門通六藝者。且七十二人。度其人不盡及房杜玄成也。而况須命世乎。故興禮樂必上聖。習禮樂不必大賢。列之六藝微矣夫。

幾亭外書

卷二

禮學問

聖

至當處皆合

凡事到至當處無不一貫者。果合人情。決合天理。真學問只是體得人情。透果便民生。決便國計。真經濟只是算得民瘼到。

違道于譽

違道以千百姓之譽可見。唐虞時已有此假學術。假功名。今世儘有不識治體。不懷永。高矯俗。

情以舉事。小民只顧目前。翕然宗戴者。雖使究竟不行。已博一時誦述。其在豪家巨室。私心不便。深惡羣詬。則又非也。人須自反本懷。我果卓然無自私之見。果睠然為民生遠謀。一腔道心。乃可正其違道。不然彼矯激慕義。庶幾末俗針砭。乃以鄙夫下流。而詆好名之士。猶酗酒宿娼。而柳榆逃禪。吐納之流。皆義之所不許也。

教開養

禮義生于富足。自民觀之。養開教也。惟知禮義者能足。民自為政者觀之。教開養也。

幾亭外書

卷二

禮學問

聖

安信懷互言教養

安老懷少。是養。信朋友。是教。然安則不負戴于道路。少者之孝可知。懷則無仇離。岵岵之嗟。老者之慈可知。養焉而教在。信則肺腑相照。憂樂相共。而有無相通。又不足言矣。教焉而養在。

勝古愈不如古

事物雕巧。言詞奢麗。後世種種勝古。然志趨凡濁。何以不及古人之高明。義理窺測。何以不及。

古人之微妙。事業補綴。何以不及古人之巍煥。所開所勝者。皆閒事。所塞所不及者。皆正事。豈非舉世誤用其心之故耶。豈非教衰所致耶。

七出難行

天下無無敵之法。聖人創制。亦無無敵之禮。如婦人七出。內一條為無子。夫出必支其名。令可再嫁也。以無子出。則天下誰復肯娶此婦乎。況婚姻。古人所最重。觀六禮之備。臨之以祖宗命。之以父母進門時何等不輕。出門時豈得太易。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四

必須性行不良。乃可捐棄。若命苦福薄。正宜矜憐。無子乃婦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妾生子。有何拘礙。而必逐之為快。宴爾新婚。以我禦寇。此詩非荼薺之哀吟。聖人所以見錄于國風者乎。古時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狗彘棄妻之事。近代七出禮不行。則妬忌悍戾之女子。亦有絕人宗嗣。衰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敵。男子貞智者。猶有法以通其窺。古時之敵。婦人泣血摧心。而無可奈何也矣。擇害莫若輕寧。從今

用財因人

凡用財。遇常俗人。則稍與之贏。我心既安。彼懷亦遂。若遇君子。但須得其平。亦與之贏。是以常俗待之也。彼覺必辭。使彼辭而不得。則愈懷歉矣。彼既懷歉。我又何安。此為存厚有餘。而析義不至。

周急

用財無他。惟使人實實有用。夫子說周急。不繼富五字。曲盡用財之法。假如散財發粟。却為奸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四

人破冒。此真錯誤也。決宜查核。改正。倘初計所不及。後來增擴。過于始規。則我一人失之。眾貧人得之。財正得其用矣。何名錯誤。何有改正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霸者之算也。朝廷失之。窮閭得之。王者之德也。惟朝廷失之。奸貪得之。則末世之弊也。

周急繼富

周急是何等心腸。體得二字。切可識一體之誼。雖從不識面之人。豈忍坐視其危急而不救也。

繼富是何等病痛。看得二字破。可釋馬牛之勞。蓋雖多積。以貽子孫。亦是繼富。子孫得此。究將安用哉。直可啞然而一笑矣。聖人淺淺論財。都與生死盈虛相貫串。世俗口口讀聖人書。字字不依聖人做。于富必繼于急。不周。

財字不難覷破

財者人生所用耳。無緣着愛于心。愚人因其有用。遂愛而藏之。因愛之。遂藏而弗用。然則藏之何為。思之思之。當亦自笑。豈果照妖之鏡。斬邪之劍。起死之丹。有利於身者耶。知此則貧何必貪。富何必吝。

財字又難覷破

財所以為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欲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奢其身。一關及物。仍復斬惜。以此為看破。其盡溺彌淡矣。

慳儉

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

慳是膏於施與。儉是薄於奉身。奢是厚於奉身。慷是喜於及物。世人認慳為儉。認奢為慷。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殮具。自奉至薄。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為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金。臨化焚券。真儉之人。決然不慳。蓋已身既不肯過享。多留何用。即為子孫計。使之不貧足矣。何苦貽以損智。益過之資。古來大英哲厚自奉。養者惟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淡意。次則謝安石。風流為宗。宴賞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聖七

餽餽動費百金。雖功德隆盛。不妨有此。畢竟亦豪邁之過。設令當年將此餘貲。周恤隣黨。東山韻致。豈不尤高。

奢總出于不惜

官府列宴。例用紅帟剪花。觀盤筋下有達官。見此即手自裂去。用拭塵埃。似不喜繁華者。然性實甚奢。人問其故。某曰。凡儉者。隨處必惜物力。惜人工。見此剪花。宜令人善除去之。因令今後勿用。則喻意聞風者。必眾矣。既無止後之策。信

手毀壞。毫無惜心。是其性偶厭此。非儉也。于所厭。徑毀不顧于所好。必濫用無窮。總一不知愛惜之心。非儉于此。而暴殄于他端也。事物至微。亦寓觀人之理。

識得成毀有數

金器雕製雖極工。其壞也。人情不甚惜。為其壞可復成。寶玉之碎。變色嗟惋。一破不復完也。天地間一破不復完之物。必無與天地俱長之理。則碎于我。碎于他人。碎于今。碎于後。日總是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四九

偶然毀壞之數。奈何毀于他人。則不惜。而碎于我。則惜之。是特惜我所有。尚非為此物惜也。動情無用。已自不達。而況為我故。惜耶。裴行儉三尺瑪瑙盤。韓魏公百金白玉卮。與瓦甑墮地。不顧同意。只是識得成毀有數。不以物動我耳。容物。容人。容才智。容功業。只有識。便有量。管仲器小。亦因識小。故曰器識。

福星

福星所照。其下土腴歲豐。人民樂康。受享已極。

必轉蕭條。或受兵戈。是人之所以承福者。不工。非福星誤人也。如有洞達天人之士。或撫臨其地。或為其邦邑。縉紳能以身率先。使風俗淳龐。和厚。民皆富而常儉。士多貴而不驕。人才輩出。而不爭功能。所以承天福者。至善矣。則雖福星既去。其遺氣猶足以垂蔭將來。但郡縣之制。久不踰五年。而鄉紳權力。既微。率先不易。雖知此理。未之或施。使久任之制。得行。則斯說也。亦治理之一佐。必不得已。鄉先生徑率先之。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四九

澹泊醇龐是盛

家世澹素。繁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繁華。得澹素者。盛也。苛察之家。生醇龐之子。昌也。其反是。替也。濃澹性成。不繇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移其修。孔明桑田。復令十倍。澹泊自若。子孫慕效。恒必繇之。其于醇澆。昌替也。亦然。惟張湯生安世。則不可得而問也。為父不可為湯。為子不可不為安世。

全身惟不仕

默足以容。惟貴早退。若猶在位。必有萬不可默之時。晏子不討崔杼。裴晉公不討陳弘志。是乃遜行。豈獨遜言。皆哲人之大玷也。諸葛公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以彼其才。諒無死地。而直云云者。知全身之道。惟在隱居。迫其迫而後起。則盡瘁之志已決。不死于錯誤。定死于勤勞。夫豈身之義難辭也。律以茲義。則古來志在全身者。止而蔡興宗。譎而東方朔。皆非盡善。以其求達之念未忘。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十一

目前桃源

秦之桃源。外人不到。後人遇其子孫。以為太古之朴人。不知其祖父皆絕世之智士也。淫豪華驕之地。殺運中之地。僻土瘠民。朴事簡。兵火罕及。浙西蘇常。出入之咽喉。財貨之淵藪。世治人享豪華之福。世亂人受殺戮之禍。蚩蚩者習其享而忘其禍。痛哉。且夫奢侈之地。殺運中之非直天道。乃事勢也。地不富不奢。非要衝往來之區。人不聚不奢。既富既衝。則舉事之所首爭也。

朱子徽人而分置其子於建昌。其以為目前之桃源乎。

無事可為之害

士子閉戶者。有之。居官不奔趨。不酣樂。林下不求田間。舍不驕侈。逸遊十不得一矣。夫何故。止緣無事可為。凡人覺得無事。纏繫是好。機括覺得無事。可為。是大不祥。機括為士子時。尚有舉業為事。科甲一到。人生之業已完。昔子夏戰勝而肥。嗜何相反也。邑中先達。吾所師友。親昵免。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十一

此病者四人。其一為丁官保。改亭翁。居官居鄉。孜孜以幹實事為主。非食惡服。而值凶年。曾舍萬金。行年九十。乃心民庶。時謂當道。為問閭請命。不辭勞。不憚遠。性不飲酒。不作樂。不出遊。雖處鼎貴。儼如一鄉里朴實農夫。率其質性。書亦不嗜。或謂所行仁義多。涉見聞。然此亦何害。天下博觀載籍。淡談自慊之旨者不少。吾終不以易翁次。則有子往吳先生。余少從之游。見其終日靜坐。累月如一日。寡言寡笑。寡筆札。寡交遊。

惟與高忠憲先生歸陶菴二人最契。然忠憲靜坐讀書而吳師專靜坐。以是所得不同。其服膺忠憲亦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蓋友而師者也。宦遊十餘年。不居廡。要時逢璫。幸免於禍。歸休以來。晏然鄉居。鮮入城市。特以親老子幼。家業羈之所履。境界不及三十年前之靜專。觀其值春風。逢秋月。間與散人衲子。盤桓梵宮竹木之間。應不失當年風致也。次則有若魏忠節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作詩歌。亦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二

工行楷。其于花柳酣宴。驕奢淫佚之事。生平未嘗涉。骨氣如此。可不謂巨擘焉。次則有若袁職方了凡翁。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意見或偏。人言未滿。然博洽敏辯。有問如响。又可多得哉。此四公者。雖所事不同。然居官罷官。皆必有事者也。前賢尚衆。非所親炙。度非無事之人。頃有于誅璫後。大拜者。向人曰。惜今世已無事。可爲識者。噫。之未幾。蒙譴。人生安有無事。可爲之日。古今安有無事。可爲之天下哉。天下而無事。可爲

必爲驕恣。爲淫奢。卿大夫居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奔鶩。爲傾陷。罷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多營。爲行樂。羣黎百姓而無事。可爲必爲棍徒。爲盜賊。無事。可爲四字。是貴賤賢愚之總戒。

士反自賤於民

農工商賈各有所爲。既自食其力。亦有造於世。惟士不爲勞力之事。以其勞心耳。今若悠悠。泄泄。飲食嬉戲。與鳥獸何異。士本貴於四民之上。而不知所用心。則反賤於四民之下。其自喜貴於民者。形骸也。隱然實賤於民者。行事也。心事也。愧哉。

讀書爲脩身

人生正事樂事。不過脩身讀書。然讀書總是修身之助。今世刻本橫行。書既非書。讀亦非讀。有反爲脩身之累。大可厭惡者。第一無賴。是鑽研曲譜。第二不才是耽看小說。曲譜專主邪淫。小說雜出誕妄。故其害稍輕。外是則推敲詩賦。汎濫諸家。無裨身心。無關世教。廢時精力。博一文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三

人之名而已矣。世俗之所仰，有道之所裁，外是則有留心經濟考訂載籍，漢諸古今治亂之蹟，是有用之學也。錢宗伯有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有味哉其言！但人不先窮經先讀史，覺讀時無主宰，不過因治亂之迹推求其故。若先用數年工夫將論孟易書春秋大段通曉，則觀史時便到處有把柄，纔見其動念發言，用人行事而嗣後之當成當敗與其若中廢若倖免若改正之所繇，皆洞如觀火矣。善讀史者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十四

治亂而反身善窮經者，就身心而通世相為表裏，應分先後耳。然曾有人雅好讀易，嘗曰：明得易理，庶令死去靈明不亂，然其利欲特濃，害人不顧無他，誤把知行看作兩截，只道我如此工夫如此算計，生前落得嗜慾，死後落得靈明，豈知所為之事惡業具在所悟之理，從未親身體貼，臨時彷彿何存？只存得許多悔恨驚慚較之，朴實行善之人坦然化去者，萬萬不及矣。看此等人讀書讀書亦無用，操此等心學易學易亦

處空嗟乎喜讀書者又可憬然而悟矣。

名教名義

因名立教，故曰名教。如有父子之名，則立慈孝之教；有君臣之名，則立仁敬之教，是也。顧名思義，故曰名義。如名為天子，當思事天之義；名為民牧，當思育民之義，是也。皆指呼謂而言，非譽望也。惟名節二字微有病，史稱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或者名節所從始乎，而冠名節上過矣。六字本不見於聖經，蓋皆後賢所立，因名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十五

節二字僅為中人以下設，而習者不察，併認名教名義皆譽望之名，非呼謂之名，則教義皆為名譽設矣，豈不大失唐虞以來相傳之意乎。

烟霞是道非道

烟霞之味，恒與道近，正為洒濯世氛，則理義敦篤耳。故澹泊者道德經濟之原，若高懷泉石，疎薄倫常于道，何與？謂去人欲，即存天理，可謂契烟霞，即得身心不可。

人要率真

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爲學方有真實得力處。公孫弘布被，曰：「詐司馬丞相布被。」曰：「儉。」聖人疏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有時亦止一味率真也。俗子奢麗，既不足齒，而儉朴恬淡，又生出種種病來。或飲食服御一切從儉，而作家贖貨如饕餮，對人則滿口清風，律身則滿懷污垢，此是機巧人。豈是儉朴人或雖不妄取，而家之所有，深藏若鍵，令果恬淡視已物，亦應稍輕矣。何必愛惜乃爾？此是吝嗇人。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十六

豈是恬淡人。恬淡與道合，儉朴與道近。吝嗇與道畔，機巧則道之賊也。機巧以生爲幸，免機巧以死爲游魂，可不懼哉。奢麗君子所深惡也。以奢麗爲率真，固不可。貪夫粧道氣，吝夫享道名，亦安能使奢麗者革心而易行乎？雖使終年間靜長做工夫，畢竟做在甚處。

率真乃冰月

人何繇得似冰壺秋月，曰：「只是無渣滓。」何繇得無渣滓，曰：「只是率真。」何繇得率真，曰：「欲少則機。」

無用

巧猾爲自棄

人近於巧猾者，最是棄物以學道。則浮游而難入，以涉世則取憎而難行。

慧有浮實

浮慧之士，喜轉機鋒。實慧之士，務求心得。心得則躬行不待言矣。機鋒何足以括躬行。

棒喝

棒喝一宗，雖爲錯問，其實問到頂尖上，亦須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十七

一棒既到頂尖，更無可答。既無可答，便不應問。問是饒舌，豈容答之用。棒代答，彼我俱得。此是立教意。然彼佛祖便更圓通，點化不消。如此今之學者，都歸彼教，受其棒喝，恰似言官廷杖，轉以爲榮，何不反而思之。吾聖人當年立教，是否淺淺任人發問，從不厭人，亦不怖人，有叩而竭有聽而悅，有莞爾而戲，有相視而哂，有默然而不應，有昭昭然而欲無言，賞鑒警策，千變萬化。視彼一棒多少，執板形神自如，渾無渣滓。視彼

一棒多少着迹而我學人猶然往慕若云世無
宣聖宣聖精神豈間存亾厭家珍而羨沿門向
往雖誠路岐足惜

學求去過

過不出于嗜慾即出于意見意見亦欲也故學
自除嗜慾而外更無別事

夏夜觀雲

雲聚于太虛俄焉而散則散矣豈必復有受之
之處耶人欲廓然消化覺滿腔子止是清空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五

氣

五了了

人有五了了。曰心。曰耳。曰目。曰口。曰筆。五者以
心為本而所了了又有淺深如左史大蘇此千載
三大文人筆下了了者也但所見俱不甚正亦
不甚深止可名曰文士口中了了戰國時人最
多然詭譎無義惟唐李鄴侯一腔忠愛舌能濟
之可方端木氏大抵筆舌又分兩途所以聖門
舌推宰木筆歸游夏後人亦云漢筆晉舌耳中

了了較目尤難簡策陳於前反覆紬繹可以漸
會聲過不留心與之通不多得矣故聖人獨云
耳順順非特了了之謂也然足以徵耳之難此
四了了者皆不可求求之心則各得其性之所
近

文盛衰不隨世

文隨世高下乎哉唐德宗時乃出韓柳其治盛
於貞觀耶惟雄傑之人絕唱難再前莫與侔遂
曰至此而絕盛後莫能繼遂曰過此而衰若使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五九

文隨世盛衰則為文章亦有命也忠孝節行為
之皆有命也處衰世而自勵勵人皆衡命者也
率天下而自棄者此言夫

人文上下截

古人醉眠採花都有高趣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何者淵明天機素心出生死之外遊羲皇之上
東坡正議名疏在朝廷高篇大牘滿天壤故足
貴也有本原方有餘致爭上截不爭下流近世
風氣專慕其下半以俗腸而構清言學韻事以

非劣才而蒐綴閭巷猥瑣無益之談刊布零散
玩弄之書作者不自賤而觀者又從而貴之是
相率而為賤丈夫也已

詩與文異

詩之用與文異詩欲令人諷詠而自得又入耳
而灑然直遂透露無足思維失詩之本艱澁晦
冥思而難會傷詩之趣惟胸襟超脫景事適會
自然得之

詩不躐實

文之用實聲歌之用神作詩者若如文章字字
躐實則動人必淺故不全貴意即用意亦須如
鏡花水月

詩以澹嗜慾

詩總為澹人嗜慾而設洪之上消之外存以為
戒今人不知詩所從來反其本原拾其風韻畧
負俊才輒習淫趣高若晉子夜次若齊梁艷歌
下則元曲耳助流連增嗜慾不師聖人之所法
而學聖人之所戒栩栩乎猶以騷人韻客也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十一

口一筆必自宣其愚以示人豈不哀哉

詩忌露句

詩忌露何也詩之用使人詠歌優悠露則徑直
言之已矣言者將得罪聞者反激而不受益焉
不然或又以功能品節自矜是以主角為詠歌
之具尤畔道之首也故以為最忌

何者為詩理

多情者能詩負氣者能詩情與氣合而得其正
則理在其中矣賦物而物肖述事而事明是詩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十二

之理也詩必言理者滯然謂詩不關理彼認理
為何物詩中作如何語乃為理耶不知理亦不
知詩

白詩得老子意

白樂天作詩詞童婦能解乃喜與老子下士聞
道大咲之無乃戾乎下士胸襟齷齪所見必差
故所咲必道童子天機老婦無識正可與上士
通非下士也白俗遺譏然淡得老子之意

唐絕句第一

李于鱗不知詩又強懷好奇刪古今諸家選唐名篇多顛倒獨取秦時明月一章弁唐絕甚當蓋凡出塞從軍都寫閨情哀怨此獨遐思良將神情在無可哀怨之前可以警君相可以感聽觀所謂遠體遠神無復聲色香味最上一乘真得風雅之遺者也敬美顧非之謂僅賞開章四言又豈見于鱗意

擬詩踐迹

于鱗擬古詩歌謠繩尺不移易云擬議以成其

幾亭外書 六卷二 隨處學問 六十二

變化善擬古者因古成式自出匠心古為而拘焉襲之踐迹也非擬議也

乙丑京邸答揆字

汝云行文欲縱立身欲謹二言甚善每憶東坡少子過以文奇見賞於父而不謹其身卒成不肖子今汝文實未能縱也幸意與過異文不必與過齊文不縱不妨為舉業行不謹不可以為人且文亦非狂跳為縱也見真則自圓飛翔無束縛云爾研之熟之必有其候雖曰行文立身

同歸一謹庸何傷

清忠生死仁未仁

伯夷之清仁陳文子之清未仁其分易見忠無不本於心者人臣非實為君國安得言忠令尹子文忠而未仁何以故楚人仕楚固其宜也然仁人必以道事君當時楚有無王之心子文未嘗匡救惟知為楚人則欲本國之強盛食是君之祿也則不負其事進退之際亦聽君命而已矣謂實心為君可謂以道事君不可大抵仁道

幾亭外書 六卷二 隨處學問 六十三

至微亦至大害仁成仁生不如死仲仁忽諒死不如生殷有三仁生死如一皆心也非迹也謂仁仲以功何獨重迹而輕心耶事糾非正夫子許其改過是矣然使仲當年無尊周攘夷實心止為一身顯遂功名耳事桓雖是安可云仁惟心在匡正天下則當可以無死之際畱身以救民正仲之不見有身見有天下也仲非難一死者夫子亦決不仁貪生之人若夫器小之者則以學不知本功不格心恐事君者皆以仲為臣

極將使正已物正之功不復可期於世矣故褒貶竝行而不悖。

匹夫比召忽

嘗疑論語一書字字妥當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一語頗不可解聖人專重本心之安如何死生之際乃論及於人知假令召忽應死莫知亦應死果以輔弟爭國失之於初義不應死直言其傷勇可也何為以莫知小之蓋因管仲所正者甚大所救於世甚長凡有救正人必知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四

之其莫知者只因完結一身毫無益於天下所謂莫知猶云莫之益耳聖人視名與德業為一物要之畢竟子糾是弟可以不為之死聖人纔肯為此受賜之言不然召忽節烈彷彿夷齊于彼則屢屢賢之于此則匹夫之何太低昂也伊川先生已闡明大義竊因其說併探聖人之深旨微衡庶令莫知一語不貽口實確信論語之書果然字字妥當

道祖學祖

伏羲道之祖故畫乾坤堯學之祖故堯典開口擊一欽字後人得此以悟羲畫而稱三才

老子不犯手

老子之學以不犯手為主。衰周時未有不犯手之事業故究竟不為即不得已而著書未嘗及一古今人名姓上不稱堯禹下不非桀跖中不述時人其立言亦不犯手

莊生批糠

莊生文人之雄滑稽之祖風流之宗彼其胸中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五

亦能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幻視死生但識理不淡不實反淺視聖人其記堯二事一說遊乎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彼只道帝堯少此瀟灑一說華封人三祝彼只道帝堯少此豁豈知上聖身為天子形棲人世而其襟懷識度縹緲高超遊乎萬方瑛貢之外寄乎紫雲皓月之上特代天理民心存日用不涉高致耳莊生疑聖人所不足乃是聖人緒餘聖人真正本原莊生從未嘗夢見以此欲批糠堯舜而不自知其

為糝糠也。

侯生烈而智

或問田光侯生之死均無謂曰此皆有豪傑之氣第未析義爾仁賢舍生取義此流舍生任氣以故不同然既有此氣令得聞聖賢之教即志士仁人也豈可輕之然二人又各有辨田光可以辭燕丹可以不薦荆軻則可以無死侯生久受信陵厚遇既獻奇詭之策救解目前雖欲不死得乎符盜椎奮謀出何人魏王無奈信陵何

幾亭外書

卷二

幾處學問

李六

孔明不必言悟

聖賢分量只于用處辨之何謂用言行是也看來學問到孟子孔明濂溪明道方無不動之物或疑孔明學未悟性高忠憲有言悟對迷而言也未嘗迷何必悟吾于孔明亦云

莽操擬古人

王莽擬周公一毫不似曹操擬周文王儘有似處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羣雄俱殄終不身禪以此自銘為安漢公直至弒后屠完乃大敗裂爾反而似者羨里一釋紂不復能制文王蓋滿朝之人皆心服文王而非紂其失本心者數人乃肯助紂漢之末其存本心者皆欲扶漢正相反也是文王以德孚人使動其本心而操不過以術誘權制使人喪其本心也紂當時欲有加於文王不待文王之臣拒之紂之臣蓋必不從矣

幾亭外書

卷二

幾處學問

李七

故文之為臣止於敬而紂無奈文王何曹操全失臣道而漢乃不能制操後世見之甚明其在當時則苟或猶為之所惑也操亦深矣哉

司馬懿畏孔明

勝而不驕賢將能之轉敗為功古不多見有恃其長勝一敗而亾國者夫差也恃其善戰一敗而自剄者項藉也恃其眾一敗而喪氣殞軀者符堅也三人者皆非真英雄也能強而不能柔能銳而不能忍能勝而不能敗吾無責焉孔明

街亭之敗、歛兵而逝、不能轉勝形于呼吸、如李靖之輔孝恭、破蕭銑、張綉之襲曹操、何耶、對壘者非銑、倫與懿之見畏已極、與秦欲破趙也、曰有洩武安君將者、斬將之威名太著、則敵慎而難襲、與謂武侯短于用奇、假令淮陰遇懿、奇亦安施。

景純爲命誤

郭景純純忠大節、皎如日星、惟多尚術數耳、其信命處亦謬、不信命處亦謬、日近婦女或諫之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八

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爲導、淫之助也、故曰信命亦謬、明知緋衣小兒、明知雙栢樹下、明知日中、則遇害之地、遇害之人、遇害之時、早知已定矣、遇桓茂倫于溷、而擲劍大詫、又何見之晚耶、故曰不信命亦謬、此無他、知數而未知道也、知天理之命、必與道依、知氣數之命、或與道悖、一以俟之一以衡之、朱子曰、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正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也。

學陶有法

聞淵明之風者、濁夫、潔躁夫、閒閒、潔是善學陶也、若學其飲酒、于陶何與、又淵明有二事、送錢二萬、盡與酒家、以巾漉酒、還自着之、因大節質行、併成高致、不礙其爲陶也、豈以此成陶、而不善觀古人者、每每稱之、使淵明生無大節、死不蟬蛻、此二事直世俗之不善治生、不守德、隅者耳、今有人焉、不孝、不弟、不信、不敬、獨于泉石魚鳥間、時見悠然之態、使果出肺腑、其與春風詠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六九

歸固自霄壤也、寧云高致、幽韻、足參上流、賞列耶。

東坡譏梁昭明

儲君一念好尚、是風俗邪正、國運興替之本、出於淫靡、甚易、出於靜正、甚難、何則、所居之地、然也、昔在齊梁間、天下風俗、文章競趨艷冶、無復綱紀禮義、貞靜幽閒之致、昭明太子超拔流俗、敦尚風教、曠慕淵明、獨謂微瑕在閒情一賦、其言極正、大使得充此志、以臨天下、何至邇降爲

陳隋乎。東坡乃譏其小兒強作解事。設令坡老與昭明同時。為之左右。見此序。不知從而將順之乎。遏抑之乎。遏其正。見導以邪思。則臣之賊也。若亦知邪正興替之原。必不為此。則柰何稽古論文之際。輕為詆訶乎。學無真主。言不繇中。風流跳躍。厭聞靜正。仇疾伊川。與此同類。高人狂疾。最可惜。恨少時見朱文公說。使蘇公作相。引秦黃輩滿朝。較安石。呂蔡害事更猛。駭以為何。至於此。蓋安石所引功利喜事之人。東坡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七十

引。詭浪。浮華之子。安石為相。使天下人喪其命。東坡為相。將使天下人喪其心。要之。全人難得。誤天下者。未必無益於天下。在用之得宜。觀東坡在當時。自是好諫官。好學士。好郡牧。但不可使之居輔弼耳。安石亦然。

著察在忠孝

吳艸廬詆武侯溫公為不著不察。豈所為無忌憚者耶。著察莫大於忠孝。不知其生平所著察者何事。以宋

臣元其詆二子不亦宜乎。楊

雄非訕屈原。頗與相類。第更多劇。秦美新一篇文。

武侯大著大察

純任天資。不加著察。雖今天資至高。所行必有差處。觀郭汾陽王可見矣。諸葛武侯一生無過舉。正其靜中學力。但天資最上。自幼未嘗涉昏迷嗜慾。一分即用功處。亦不消十分堅苦。故身繇著察之道。口不為著察之言。而後人因疑其未得列於聞道見性之流。則惑矣。試思大舜精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七十一

察。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蓋就其洞達微奧。無纖芥模糊。則謂之精察。就其明白自然。如有目者。逍遙大路。不煩顧盼。擬度。則謂之不識不知。忘乎悟者。無悟可言。悟之極也。學者隨處體認。正是著察工夫。但在上哲身上。此四字亦難着。孔明雖未必舜文之倫。然觀其終身無過日。處戰場。仍如高臥隆中。胸無一事。是何等地位。而反謂其不從體認得來。則直與舜文生安列矣。夫知道者。心與道一。而必時時提醒曰。此道

也不猶二耶。大抵武侯品致與周元公相似。彼無元公之圖書。此無武侯之勲畧。時不同耳。學者不於著察上。又起葛藤。方可尚友諸葛。

朱文公最重忠義

忠義二字。至朱文公始大著。孔子雖有求生害仁之戒。然仁比干亦仁。微箕仁孤竹。又仁。管仲同異低昂之間。淺學者莫測其微權。而顧藉口明哲也。楊子雲恬淡。沉頹有道者。然大節已奪。餘不足觀。程子謂其出處之際。難言猶有爲。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七

賢者諱之意。文公獨反。積案表章。汨羅嚴誅。投閣至抉其反離騷之心。事在訕前。哲以自文。則彼著書立言。皆有可誅之心。然後天下萬世。知失節忘君者。雖平生高致。絕倫詞章。莫得而蓋也。或疑文公註釋楚辭。逐末已甚。嗟乎。豈知屈楊一案。固援千秋。以感慨當代。激揚後禩乎。

東林自有定質

歲甲子。東林諸名士相繼膺禍。乙丑。舉南宮者。或相謂曰。吾輩以壬戌進。不可一字附和諸君。

以今日進。不可一字排擯諸君。或服其高論。舉以問某某曰。是巨擘之言也。然諸君瑕瑜不相掩。自有定質。不因向非。不因今是。但起見於身之榮進。歲之蚤暮。則吾是非之本心。秋毫不能主耶。故趨舍當決於神明。不當決於時勢。果能炎涼而涼。炎未爲知道也。況心口之相應。亦不易哉。

魏忠節有膽

魏忠節何如。曰。雖有成心。其膽甚壯。莫能恐以。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七

禍害人臣若此。可與任事矣。吾見其逮也。寢食不變常度。若夫誦讀橫襟。每言視死如歸。及有家難驚怖。不能餐。嗚呼。患難死生之際。固浮氣虛論之所必窮哉。

信不信皆病

有醫士善治病。遇某士惡人也。信之專而療速。某士善人也。疑信半而療遲。醫於其疑信半者。愠焉。某謂曰。使其也能信。其爲善更強。使其也能疑。其爲惡猶緩。故善人不能信。公是其病也。

惡人能信公亦其病也。

明暗淺深意象

凡人學問最淺則易於稍深則漸歎有某生者以地理選日行頗有慧資而空疎妄誕其於地理惟見人子須知一書耳叩以他經皆茫然於選擇乃考訂十八家書每日吾相地雖會廖未能過選日則尚須究心及考其實凡為人打地無不失龍失穴先公初葬曾為所誤至選葬期及各事頗安妥有小驗乃知其堪輿茫無頭腦

幾亭外書

六卷二 遺處學問

七十四

故敢為大言而選擇已經究心自覺未能貫穿故有負歉語學然後知不足小技猶然可以學道之士而沾沾焉存自喜之氣乎凡人臨事處所明必兢兢詳慎處所不明必艸艸忽畧嘗見數堪輿點穴數醫士察脉用藥皆然聽言者聽其自誇則知其所全未聽其歛然不足則知其所稍淡此亦與人乍相晤而畧得梗概之一法也

心光直長

豎物光長橫物光短眠燦於庭光不盈丈立而耀物不啻十倍百物心橫惟人心直是謂秀而最靈萬理合照焉嬰兒始生竟日橫妥纔及三月橫之不受骨力未盈已欲伸其戴天履地之性矣眠中或起妄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百日嬰兒不喜側身是故大人官常立

膽出于仁

仁人有膽其素若怯遇艱危必決膽在肝中者也肝膽皆仁氣而肝為將軍之官物莫勇于春

幾亭外書

六卷二 隨處學問

七十五

木人心莫勇于好生不仁之人春木之氣蚤虧退縮必矣叛臣降將死氣滿身志士仁人生氣滿天地

華夷同天殊地

天氣流轉不定華夏得此天夷狄亦得此天譬如更換迭受故氣之所至皆生人生物地形不動華夏長處華夏之地夷狄長處夷狄之地則人生性情迥若薰蕕矣地形大段分別既爾即一方一境豈無吉凶之殊古聖人相宅卜兆誠

明于天地之故也。隨寓而安。擇善而處。何嘗相悖。

安親不可避嫌

親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為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至情自不能已。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捨然後省

凡事須割捨。方得簡省。然須心氣常清。遇事杳來。孰緩孰急。宜行宜止。方能分辨。若心緒煩亂。

幾亭外書 卷二 簡處學問 七十六

非但理不及。且是省不來。

夢皆因想

夢有因有非因。窮之莫非因。有想有非想。窮之莫非想。

夢與事循環

禍福將至而夢兆之。然或因夢以胎禍。魏元丕夢登白臺。受桑道秀之諂詞。而不以憂死。梁武夢諸州以地來歸。以語朱异。及侯景納土。其日適與夢符。後卒餓死於景之叛。丕之死。道秀死。

之也。梁武之餓。異俄之也。令不告二人。二人安得窺其欲。進誑語以階禍。亂乎。書生素畏鬼。獨寢一室。夢鬼登床。怖而語僕。僕乘間置土其枕上。書生益大怖。得疾幾殆。是皆因夢而胎禍者也。元丕之覬覦。生於夢。梁武之夢。生於覬覦。二人之循環也。書生之夢。生於怖。其怖而病也。復生於夢。一人之循環也。是故晝無妄思。不作恍惚顛倒之夢者。正士也。有如未免。勿以告人。增脩以消其應。息念以化其續。

幾亭外書 卷二 簡處學問 七十七

急生忌

人方自急。見賢者則必忌之。形吾短也。一旦猛奮。又有不肯者。從旁而忌之。於是漸欲親向之所忌。唯終身不奮。則忌人者終身不已。鶴鹿蒙朝於鴉鼠。林蟬砌蚓。致誚於北海之鯢。鵬鴉鼠終不為鶴鹿者。也。蟬蚓終不為鯢鵬者。也好勝者。忌心淺。暴棄者。忌心深。

志惡因無志

立志是提起主意。必應屬於為善。緣何世間有

立志為惡之人。此不繇提起而得。反繇放倒而得。放倒既久。為習染捆縛定著。慾上不占一分。便宜即過意不去。却似亦成了箇為惡之志。其實只是無志。

凡似聖

凡常與聖似。有聖人之言。有聖人之行。有聖人之心。當其誠於為善。與聖何異。顧不似時多爾。若一生言行念慮。無與聖人同者。遠禽獸不遠。美然見幾人哉。故曰人皆可聖。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八

習能悔生身之人

少而寄育者。長則親其所育之家。即告之以所自生。彼信之矣。而積年恩意。不接欲其轉疎。為親非旦夕能也。耳目習溺。則天性難明。生身之人生生之理。皆有溺而晦之者矣。以乍明破久溺。不易其人。

知人反自害

操欲威遠。選季珪自代。已而悔季珪容度。反不如已之。足以威遠人。遂殺虜。使操之獍狻得賊。

一至於此。凡知人者。上以立功。下以遠害。虜使輕洩其識。反以自戕。不如不知之愈也。君子內省無所不至。此雖虜人可以借鑒矣。故觀人以不知為患。既已知之。有時不可言。

明哲全歸

明哲保身。仲山甫存之以事君。中庸存之以行道。蓋不能保身。或至桎梏而死。皆不知遁之故也。不學故不知道。聖賢一身道學之主。百世所宗。自應全受全歸。是故知幾其神。又不與致命。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三九

遂志殺身成仁同論

孔孟講說

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即如今人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為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

講學為何

講學總是爲脩德地。徑脩不講恐有毫釐之差。但聖人講學是誨人意多。吾人講學是自考意多。以講學爲講者固是叛聖之徒。不量時世而必以講學鳴亦須反求諸己。我果欲自討明白。稽諸古訓驗諸身心。正諸一二有道。有何欠缺。如此不惟消末俗之忌。亦淡合遜世之宜。況同志相摩淑人之功。未嘗不隱隱自在。較諸建壇立盟反致禁挫者爲益多矣。

危微

幾亭外書

卷二

處學問

八十

理欲竝竅於人心。飢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其而失正。或醉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直危而已哉。道心即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微。

中禮非僅涉趨

相地者曰吾彷彿形局足令遺骸安穩已矣。何

必深究陰陽遠窮山川之性情支幹。豈知陰陽不明。山川性情支幹不見。正不足以穩。遺骸醫者曰吾考閱成方。足令病人蘇。困苦已矣。何必悟五運通臟腑。察百藥之變化。豈知不洞天人。不察藥性。正不足以蘇病人。行習自好者曰吾矩步繩趨。毋涉非禮。足矣。何必邇繼善。聞一貫。原始反終。豈知不識性體。不合萬象。不通始終。正不能使規矩準繩之必中。故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盛德猶未足以當之。而必極。

幾亭外書

卷二

處學問

八十一

其至然則禮也者。豈步步趨趨之所能中哉。

未發自慊

感未來是未發。感已過又是未發。息息與大化融合無間。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此也。故高子謂悟門無過未發。身心相得。是自慊。使天下各得其所。亦止是自慊。事事從不曾向外尋求。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此也。愚謂脩持無過自慊。

脩悟

學問自掃除嗜慾而外。更無別事。非謂澹然澄

清遂一無所事事也。嗜慾既爾消鎔自然思慮精微義理充實人倫日用到處妥當漸久漸熟便上達天德所以脩可為悟不可為謹言敏行脩也動念或乖隨時提醒亦止是脩息存瞬養培於未發亦止是脩惟思慮所通忽有入微之處是近於悟矣然猶是識解未可云悟悟非豁然貫通不足以當之學者當積脩待悟不可求悟忘脩然則畢竟有求悟之法否曰無事時息其思慮有事時慎其思慮此即求悟之法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八三

路貢發聖人之蘊

顏子發聖人之蘊其次莫若子路子貢老安少懷為願聞發此莫說只是事功聖人以天下為一身生平精神全副吐露在此學者從此處認取無我方得箇着實下學上達為何為莫知發方信帝懷明德只在言行慥慥之中指點工夫莫真於此時行物生為何述發方識桂花滿山有鼻者個個聞香拈示本體莫顯於此

聖學只在安百姓

適衛之日百姓在目前念遂及於富教言志之日百姓不在目前念亦及於安信懷無分親與不親刻刻與民生為一體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餘外更無一事方是聖學真血脈

周孔芥蒂

于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于人世一無芥蒂此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蒂于人間因識陋巷中鼓琴而娛與曾點堯夫意思隱然有間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八三

不朽惟仁

朽對生言若以留名為不朽廿一史及百家子集所載不知幾千幾萬人今世活人心裏記得幾個生人既不記憶臥名簡籍亦同朽腐耳須是前人之精神意思常在今世千千萬萬活人心中流動充滿方是生方是不朽其間大小又殊或思慕於士林或感激於氓庶或止在一方一國或翻閱史書使人擊節旁皇或不待翻閱自然淪肌浹髓各隨前人分量所感後世有配

雖後世仁人救實亦藉往昔仁人救後世有治。雖後世仁人開實亦藉往昔仁人開念至此豈但奔走嗜慾供百年之形骸者爲大愚卽自好立名思作千秋好漢亦甚浮而不切矣。生者何故思慕逝者此是今日之仁然則逝者何故感動生者只是當年之仁我也人也死也生也古也今也道也名也原來惟一。

多能不可學

古聖人多才多藝周公而後惟仲尼然關於人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八十四

事則不知不足爲聖人如路死柴來商羊修雨具是也不關於人事不知不失爲聖人商瞿五男萍實霸楚是也多本不可學也設欲學之以益物爲主從來稱博物前知者在孔子時有子產在晉有張茂先子產行之以惠心故幾於君子茂先未免好智則於道彌遠而不足以救時

堯舜伊

帝典克明峻德之下繼云以親九族師錫虞舜將異帝位止云克諧以孝故曰堯舜之道孝

而已矣從此處看出伊尹撻市予辜本與堯舜猶病同意身居相位道宜然也何謂非聖之時觀其云躬克左右惟朕以懌威有一德氣象辭意彷彿擔當意者孔子易地更益渾融故曰聖之任者也從此處看出然畢竟非清和可班故西山柳下監玩難掩成功告歸無獎可提

充惻隱之心

日隨處方便日濟人利物日萬物得所日萬世永賴自目前以及無窮愈推則愈大要之一惻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八十五

隱之心耳其別處在充不充

學道在濟人

有種學人錯認道字謂道乃不涉事物者于身不篤倫常于世遂不重拯濟見有伸人冤抑扶人疾困救人飢寒則曰此皆着迹道所賤也隱是道之賊也彼自喜清虛其實隱藏淄垢自居沉寂其實反落浮游且也長俗夫之鄙吝僻後生之慈祥口孽孰淡焉切切濟人此念直從大生廣生來此而非道何者爲道近世錢氏

生易學最淡。淡于易者，宜若脫離事物，然因張
夢澤有同善會，心最樂之。彼而行之于昆陵，忠
憲高子又微而行之于無錫，彼皆默識先天之
人，敦崇實事如此。大抵人抱善心，必得善業，而
暢不肯脩善業，還是未嘗懷善心耳。豈有空空
好道而冰冷于天地之間，僧家合放生會，入者
甚多一點善心，猶賢乎已。第救人之功，尤勝救
物。士君子自行同善會，聽浮屠自行放生會，合
之適成仁民愛物之理矣。念同胞，專念吾與，輕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八十六

惻隱仍貴慈悲。合家法踐彼後塵，智乎仁乎。

王政惜物命

文王養老之政，七十食肉。民家得食肉者，幾何
人。人生得食肉者，幾何時。展少壯之孝，成風俗
之儉，亦以養寡。殺之仁矣。自王政不行，食肉無
度，戕殺物命，日繁日繁，大悲之教，乘極而興。凡
有人心，不能不動。暗助王綱，大端居此矣。日然
則后王君公，列鼎而食，亦非義歟。曰：勞心者治
人，為其育物理物之功多。既有功於天地間，則

享天地之所生，亦不為過。若謂處尊優者，宜然
斯味義之甚者也。人生得衣裘帛，日飲酒食肉，
長念吾何功於天地。

勸人為善

與人言皆勸之為善，於所親勸之意，在所親也。
利眾則善歸之矣。於所疎勸之意，在眾也。彼為
善眾乃利矣。勸善一也。其所以達之者異，義異
而仁同。

庸德勝玄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八十七

常行得平平好事來，已是高品。常說到超超玄
著處，不過名言。

天人不二

或問天人是一緣，何人可欺，天不可欺，天人是
二。聰明明威，曷嘗有二處。曰：人有所蔽，故受欺。
此與天二也。無形骸，無嗜慾，則人安得而欺之。
故至人即天也。且如楊子雲為人，不惟欺過當
世，且欺過後世。自朱文公指為莽大夫，而自宋
今皆知其不忠，若非人心原有此忠君之靈。

性。安得一點破後。人人不疑。則雖受欺蒙蔽之人。亦與天一也。

微旺迹衰

金石剛堅。其初生只滴水。又其初只是微茫之氣。凡物到留得渣滓處。精液已少。氣益少。如種子變為萌芽。萌芽變成樹木。樹木燒成炭。炭然為火。火過為灰。至灰則精氣全亾。而渣滓猶在三才之理。微而愈旺。迹則愈衰。凡人作事。趨其旺者。不趨其衰者。君子為學。務其微者。不務其迹者。

幾亭外書 卷二 聽處學問 八六

各隨所見

俗人隨見皆俗。文人隨見皆文。學人隨見皆學。魚鶴竹石古文圖書。皆以為吾所貯之賄也。孰非俗也。絮泥溲渤與塵尾金玉。齊入詩料。借助談資。孰非文也。市井角論。蟲吟蛛網。皆有條理。節奏經緯。焉入耳目。而通心志。可以修身。可以治人。孰非學也。

太極主不測

堯之宗廟。子孫得大舜為之安頓。舜之宗廟。子孫得大禹為之安頓。當年有一點私心。傳位朱均。饗保不可期矣。堯舜是太極。其配合是兩儀。所產育便如磨中出粉。粗細方圓。一歸不測。堯舜惟存得太極心腸。故能為不測之主。聖人稱大德。所以說到保世傳家上。只要指教人存心。大公着不得算計。要之大德中。自無失算。大抵有退着無進步耳。當退而退。孰非自然。

無極無善

無善與無極亦何殊。曰。同爾。第立言有弊。不弊。周子云。太極本無極也。陽明不云。性善本無善也。聯言無極而太極之義明。直言無善而性善之義隱。聞無極者。悟太極。聞無善者。掃性善。立言之際。微乎危乎。

毫釐千里

大舜言惟精。夫子又申之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是說根株處。譬如發矢不正。則矢至處所失必多。若據矢所至觀之。差尺則尺。差寸則寸。

幾亭外書 卷二 聽處學問 八九

爾何謂根株發念處是也。根株之得失大事小事皆有之。發念微分而究竟有千里之異。非專為窮理致知言也。

常人有從容中道處

道理平平常常現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體貼不出。聖人從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淡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平常之理。若謂道理固高奇玄妙而聖人以聰明之極獨能中之得之。豈其然哉。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然不差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中一義之不思而得。聖人則事事義義如此而已。

能舍為量

不靳利世俗之量也。不與物競君子之量也。舍已從人聖人之量也。量本是一容字。推其根乃是一舍字。粗之舍貨財。精之舍意氣。益精之而自舍其功能。

賢人以下無橫逆

橫逆有大小。度其將太甚則遜而避之。事久漸平。庶幾消滅。其厲氣度其不至於太甚則順而受之。彼既發舒之後亦當悔生。若橫大而挺身往受。恐有意外之辱。橫小而反覆相抗。將滋長而無已時。此皆試驗之事。臨機應接之良法也。古人云。諸鍊鍊然後諸俗。諺云。經一失長一智。非多歷世變不知。非因失留心亦不知。然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一

毫感召。即為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便人人愜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個個點頭。為人到得顏會方說得橫逆。賢人以下無橫逆。凡為善而致人猜忌。來人輕咲。畢竟自家有差。

內自省為非禮設

人惟一心。從外而感。惟有見聞。從我而出。惟有言行。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樞機在心。動天地以心也。言行自

主我自慎之而已見聞即言行之出於人者當其非禮或有不能不視聽之時則奈何至人忘之我弗能也常人恨之我弗爲也恨人非所以治已也故又設內自省之一法豈直非白璧之累更爲他山之資

審問

善鳴不易善叩亦難聖人說審問之問所貴全在一審漢明帝問東平王居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惜當時欠却一問所爲何善則王必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二

更有對矣學者聽言全要會此一轉如聞人說一善事必問其意思如何做法如何聞稱一善人必問其心何所注質何所遷才何所宜此之謂審加此一審有三益焉一得彼人之真二得稱之者之識三可返觀於己若茫然聽過則善事在人我後來遇着機緣苦無下手善人在耳我後日與之相遇不知所以用之豈非寶山空回

樂與敬近

有天理之樂有世情之樂此言非也世情適意時安得謂之樂故樂字獨不入七情之中大抵樂與敬俱無可形容合二者意味却最相近敬無念可執惺兮虛明樂無事可指廓兮浩蕩但敬初時是工夫熟後是本體樂則直是本體

憂勤惕勵

朱子說諸聖存幾希貫以憂勤惕勵四字反此四字便是晏安怠惰齊古邁俗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晏安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三

只因晏安非第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不了亦爲晏安非第此也四民温飽免罪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晏安此八字徹上徹下自舜禹達於塗人自帝王達於氓庶

三才各有易

易只是變化意要以須臾無息者爲是三才各有易在天地則氣爲易象形不可謂易形不變不化象雖變化而遲在人則心爲易形色氣質

不可謂易。形色不變不化。氣質雖變化而遲。

異端出於易

異端邪術皆出於易。何謂也。曰。他經一事一理。語皆指實。影借難施。易教潔淨。只緣虛虛活活。寫個道理。其中無所不包括。到處引得去。所以禪門借証空無。玄門借參鉛汞。其失之甚也。為彼家且以導慾。且以害人。而一切兵法地理醫卜星相。無不托說焉。其中固有此端。而偏用之者。因以賊道也。譬諸仁之中原有兼愛。墨執之。

幾學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四

即至於無父義之中原有為我。楊執之。即至於無君。讀易不慎。則用易不端。慎之如何。正其志而已矣。正其志如何。學中學變化。舉歸之人倫言行而已矣。

二氏反求諸已

三教本截然殊科。至用力成功。有一必同之處。求已不求人是也。作佛惟在明心。成仙惟在煉氣。心豈人可代。明氣豈人可代。煉所以釋氏以參悟為直指。玄門以調息為入手。總只自用工。

夫第使各守其正。各定於一。聽從自了。妨世幾何。自其教漸久。雜說繁興。釋有拜誦裝建之擾。玄有爐火採取之失。莫非着迹。槩涉有為。在二氏亦斥之為外道。為彼家。二氏固已外已彼矣。外而更外。彼而更彼。於是壞心術。困民生。有更僕難數之害。且問天下癡迷男子。無論以形迹邀冥福。理所必無。即如目前有大還丹數顆。還須葛翁旌陽工夫已到。服之上升。凡夫競吞。必將燒灼臟腑。生煩發狂。投水而死。是乃自速朽。

幾學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五

滅安聖驂鸞駕鶴耶。昔者高皇稔二教之難。遠除設僧錄司。真人府。以統之。姑令就彼道中各歸於一。而無如後之居司府者。溺其旨也。竊謂宗伯當代治之。宗伯掌邦教。銷異端。未能尊異端。不可援合異端。尤不可莫若使之各塞旁蹊。各循本始。是則於理最勝。於勢易行。可服二氏之心。又可醒佩服二氏者之見。實異端不得不同之竅也。希賢希聖。惟在反求諸身。成佛成仙。決非求人。可致第揭明此一語。豈非二氏。

大宗師

心曰正不曰虛

心無邪也。纔說邪正便是意。本當云欲虛其心者。先誠其意。聖人不曰虛。曰正。纔說性便非性。性本無可言。聖人不曰無。曰善。老子直曰虛其心矣。陽明直曰無善矣。必欲直截指點。却有多少病痛。惟聖人渾融言之。更無破綻。見道同而立教異。以其為天下後世之心。有遠近疎密也。

志是而教安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六

老氏之學近於譎。不足以亂道。今之仙學近於私。不足以亂教。其亂正者莫如佛氏。度盡衆生之願。與萬物得所之志相似。空諸色相之說。與克己毋我之義相似。而大謬有四。曰棄人倫也。平等善惡也。自尊而忘本也。多假設而無實用也。我循自然。彼拗本然。天地君親師為五大。至彼而獨知有我。舉五大而咸倍之。我以可見者紀綱人物。彼以不可詰者籠罩世界。天地位萬物育。唐虞成周。實見其事。此吾聖人之道也。道

而不足以治世。尚得為道乎。無秋毫可效之功。能而曰吾法能度盡衆生。安耶真耶。

實無無念時

夫子言善。然云寂不動。感遂通。無感之時。寂即善也。有感之時。所通是善也。陽明先生言無善。然云實無無念時。念於善耶。念於無耶。雖其所謂念與淺學之念不同。即此良知。即此戒慎。恐懼。然與無字終欠乳入。

轉語多反生病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十七

只消除私欲。變化習氣。此是為人實工夫。消除變化。又在應事接物上。驗若只心中懸想。口裏高談。看得從心所欲。寂然不動。猶似第二義。轉語得意處。却似竿頭無窮。一到言動。私欲習氣。諸病俱發。只為少真實體驗處。空門誤人。伎悅其轉語之高。而不知多下一轉之反。滋病痛也。不于中庸恰好上。每添一轉。不成禪理。不啻此一轉。聽與禪家不顯中庸。無分別是意。

或言分別者意也。非道也。曰子欲無分別耳。能無分別乎。與子論道則應與子論俗則默。道是而俗非也。開口有分別也。今吾與子坐樓上。令子從梯而下。則從懸繩而下。則否。從梯是從繩。非也。舉足有分別也。分別者物物之自然也。因其自然。雖時時分別而無或作分別意焉。我亦一自然也。現處分別之中而必欲去分別。此去分別之意。乃作意也。謂作意者道乎。自然者道乎。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孰有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八

自然于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為自然。吾見齊物論者之先陷于不齊也。然三字椽固以同得之。當時釋教不昌。故獨明孔老之同。然則統合三教之機已兆于晉季。不待今日之邪說也。

是非無往不存

俗人計妍媸輕重利鈍得喪之跡。聖賢則分是非。異端併是非而掃之。如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不計妍媸也。然使德性不良。才不相配。亦娶之乎。此就不計妍媸之中。分是非者也。執事

必敬與人必忠。不計輕重也。然事之緩者必罷而不行人之不肖者必疎而弗近。此就不計輕重之中。分是非者也。楚頃襄之于秦。宋之于金。皆不共戴天。事之可以苟安。拒之必召其怒。決以大義。猶將拒之。不計利鈍也。然來而死守。可矣。不顧其力。憤兵徂征。速廟社于喪。亾毒生民于塗炭。又得為宜乎。此就不計利鈍之中。分是非者也。三仕三已。喜慍泯然。下下中上。聽人銓注。不計得喪也。然令怠職。僨事。三褫鞶帶。夷然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九九

忘恤。亦將托于寵辱不驚耶。此就不計得喪之中。分是非者也是。是非之無往不存。如此故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奈何欲掃而空之。掃空是非。亦止口說。待人行事實。不如此。蓋異端自是權教。不特禍福諸說是權。即真空平等諸義。莫非權習。其教者。顧不悟耳。試思善惡既等。天堂地獄設又何用。將云道自如此。法自如彼。則是兩兩相反。反道而行。豈復成法。使法得反之而行。豈復成道。

先覺有不覺之時

先覺與釋氏所謂他心通同異如何。曰先覺如明鏡長懸。任物之來。他心通如手握明鏡。尋物來照。特億之巧妙者耳。且詐與不信。固有不當覺之時。如象偽喜。舜便真喜。設使他心通。豈不立刻照破其偽。縱使照破不言。亦所以待他人。非所以待弟。謂覺弟之欺者。是耶。謂不覺弟之欺者。是罪。至誠故中庸般若必奇特。

禪家作用近霸

幾亭外書 天卷二 隨處學問 一百

四凶少正。卯堯舜孔子。何嘗廢誅罰。然行之以德。雖誅罰亦是篤恭。亦無聲臭。他人德未及此。止是聲色。化民無其德而欲廢刑賞。則梁武帝唐代宗之崇尚空門。自速危亡而已。佛學莫淡于達摩。玄學莫妙于希夷。希夷不肯用世。雖非老子初旨。實後世仙宗之正傳也。達摩若使用世。其作為必大異于梁武。然極其力量。不過如王猛之治秦。大抵禪學淺者無用。用之適以毒天下。淡者有用。然其用大都近霸而不近王曲。

誘顯蒙。近于驢虞。機鋒犀利。近于捷取。必世則彼所不欲。嗚呼。則彼所不能。

因果輪迴

闢佛者闢因果。因果與感應相似。豈可曰無信。佛者信輪迴。輪迴不盡。非只是說得太板。

跳躍非自得

曾用苦功之人。雖既有得後。或時時手舞足蹈。其沉潛意思。常在若一味跳躍。止是浮淺。決非有得之人。學道方術。無不如此。

幾亭外書 天卷二 隨處學問 一百

大人微明

過于我者。我則奉之。不如我者。我則陵之。此流俗汚世情態。不足掛齒。過于我者。我則傲之。不如我者。我故下之。此魏其侯灌夫意氣。高亦不過田子方。未成學問。傲之。誠謂其大于我也。下之。誠謂我大于彼也。不知所大者何事。勢分足以定人之小大耶。性分又可自恃其大耶。亦曰居恒無敢慢。臨事觀是非而已矣。若夫所執。雖是不妨退讓。此又克己之功。隨時酌宜者。但不

人以雜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猶言陽吉，陰凶。大都云：爾有陽不可無陰，有君子不可有小人乎？陰陽之比，陽領陰，陰不統陽也。陰與陽本相濟。謂如君子野人相成，可謂如君子小人相反，不可機事欲密。君子有陰強，暴無忌；小人，有陽陽有惡，陰有善也。可以陰陽定善惡乎？強陽之小人，如天地之亢陽，陰險之小人，如伏陰。皆氣中之戾氣，可專以陰屬乎？錢宗伯曰：小人強暴，乃陰中之厲氣，豈陽也哉？余猛省初見之誤，蓋君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高

子委蛇總歸濟物，陽既領陰，專言陽而義正，兼之。小人亢勃總歸害物，陰既不統陽，專言陰而仁育去之矣。君子得陰之遜，無陰之慘，不患遺於陰也。小人似陽之猛發，無陽之委和，不得參於陽也。不相駁，幾不得其中，故窮理雖主於思而尤資問辯。

陰類感召

小人女謁闈寺，異教皆足以感召夷狄。參之古今，無不驗。而四者又循環膠結而不可解也。洛

有披髮而祭於野者，幸有自此地其爲戎乎？禮先亡矣。其後陸渾之戎遷焉，晉人蔑禮教，崇虛無，五胡乘之，特賜其蔑禮之意耳。小人如劉總，杜鴻漸之徒，不知君親，惟誦經飯僧以求贖罪，婦寺弄權，毒亂天下。尤尚佛法，戎虜嗜殺，徃徃頸數珠而手白刃，臭味一也。故四者皆夷狄之類，而異教又爲三者之根株。三者熾，有知之士莫肯入其教中，異教熾，則智慧自喜之人望而趨焉。世風之所趨，治亂之關也。趨何急，亂何先。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高

君子必前知之，知而居下，救以空言，知而居上，救以行事，有權不救，更爲推波殘踰屠創矣。

臣致君睽

欺罔註誤之事，反出于君子，發覺駁正之名，反收于小人。于是雖有英明之后，眩惑生焉矣。致主心之睽，繇我心之有未盡也。是故君子立朝奉職，必誠必慎。

政因愚賤

爲政之道，無過因民，非以權與愚賤也。得乎丘

民而為天子。天子亦惟民。天視自我民視。天亦惟民。而況臣之事君以承天者乎。

漢武好大

大宛西南夷皆未嘗虔劉吾民也。聞有珍貨奇馬而鋒鑄其民以爭之。馬重而民輕乎。匈奴自漢高以來數為邊患。誅之可矣。窮誅之則過爾。孝武之意皆出于好大。而其事又分。

取與一義

與之道起于人。取之道起于我。戒心遠行則朱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百五

薛之金可受。無處則于齊不可受。取此物到我處來。便須看我。子華既為弟子。又承師遣。又朋友代陳。儘似可與。只因富便不繼。付此物到彼處去。便須看彼。然則道二耶。義外耶。曰。自酌者在我。酌人者亦在我。奚其二。自酌則安在我心。酌彼所安則安亦在我心。奚其外。

多財益過

富家子孫儘有深藏若虛。生平朴嗇者。多財益過。未盡然乎。曰。財貨本為流通。使之積于無用。

亦過也。驕侈之過。顯禍其身。朽蠹之過。陰損于衆。

孺慕非兒女情態

赤子之心不可見。稍有知則愛父母。非發見之最真處乎。萬物皆備。皆備于此。大人不失不失乎。此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惟此慕與他慕絕異。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所謂兒女情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喜而不念惡而號泣。是孺子之慕所繇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少而欣

幾亭外書

卷二

隨處學問

百六

欣外交。不戀其親。世俗必以為高爽近道之器。夫父母之慕蚤衰。固道之棄也。而以為近道與。童蒙貴少見聞。

耳目富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絕于見聞。其為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議論。恐益其枝葉。損其本根。

幾亭外書卷二 終

幾亭外書卷三目錄

家載

小序

父兄實錄

治句遺蹟序

治句遺蹟四十一條

聽訟一

清積案二

不解犯于法司三

取逃犯于畱都四

保甲五

制吏書六

約差役七

不動舖行八

落倉革除供應九

革條編收頭十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二

改民解爲官解十一

革軍匠書手逐年造冊十二

革匠班收頭十三 本里解軍十四

革社倉長十五

革預備倉斗級十六

特僉老人代解十七

催民克驛役迎送十八

安馬戶十九

處置社穀二十

比徵二十一

禁革兌頭二十二

革兌糧使用二十三

定納戶上糧規二十四

攤減田稅二十五 鹽法二十六

修學二十七 會課二十八

社學鄉約二十九 嚴城守三十

禁婦女行遊三十一

禁節令供送三十二

教民紡織三十三 安香客三十四

畱心養濟三十五 療民疾三十六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二

恤罪人三十七

重耕牛之禁三十八

興復水利三十九 興梁成四十

簡飭公館器具四十一

蜀行記

以坦直了生死

木梳匣

遵袁職方書札

困學全得父師之力

去自喜之病

柱聯

丙寅夏書扇

又

戒揆兒

書畧兒扇

書從子似木扇

書從子日大扇

第四姪臨字日大說

祖塋記

安葬先公夢

擬葬先慈夢

拜先公墓歸途

拜先慈墓往來紀勝

生氣可見

評靖質處士自祭文後

又

評貞婦賦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

又五條

評傷天賦

評曹操劉裕論

評昭烈不取劉琮論

評武侯論

評南北論

評李忠定公論

評張浚論

評元論

評錢武肅王宗譜序

評家藏書總序

評庚申過糴記

幾亭外書卷三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三

家載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閣

小序

親之所無不敢飾也其所有不敢忘也雖曰載一家之事非益於世則弗傳也

父兄實錄

先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頴亭萬曆壬午舉於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一

鄉丙戌成進士授魏令拊循貧弱耘鋤豪強若亂法吏無所貸邑舊有戶九十人任供需公悉蠲之亡何以喪歸而九十人者相率歛贈却之已補授句容句故解役四十八條任之者家大氏破公酌其費以官吏代歲完中人產四十八家他煩役可息者悉汰去司倉以吏歲周而代無所得乾沒而穀貴穀賤平其價邑濱江旱潦易爲蓄公修治隄防順助地理甚備晨夜孳孳大氏除疾苦勸農桑禁淫佚全安愚民而已事



詳治句遺蹟中有盜矯稱宗室子乘傳至郡邑謹遇以禮公曰詐也收案之則偷宄不悛又以劫敗者也公之守正持重發伏禁姦類此當是時化大行百姓親愛獄訟衰止盜賊還爲良民去之日老少攀車叩馬千秋萬歲後何時復見吾公祠祀之蓋公沒而聞者涕洟相望也其父老稱爲句容良吏徐公九經丁公賓及公三人云繇是公治狀最天下尋遷刑部主事公念少失恃育於祖母丘疏乞南便養得旨改授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二

留工部虞衡司虞衡主皇木故事行賄數千公嚴斥之役立定留都益重公城工屬公龍江稅并屬公而閩使暨祿者銜中旨出且覆征龍江張甚公憤歎請于司空不卽應公奮曰此吾職也移檄閩使曰龍江稅祖制若安得侵今請於朝若必稅則罷本部稅閩氣奪答檄依違公遂諭其使業約諒監不得重稅假旨蠶漁憲典從事錯愕弗敢動民賴以安是時中人四出漁商民辱郡縣飛書朝上緹騎夕逮

公一紙騰示俯首聽命固見義憤發亦繇乘其未定先機奪之故也改南銓曹尋移疾歸而祖母丘不起躬舍歛無憾云丁未始遷湖廣按察副使備兵武昌其歲大浸發數千金賑之全活者衆所部皆盜藪柯陳十二姓者尤武黠阻險不可迹公蒐練材官嚴賞罰責以盡力盜發輒得靡不畏死斂息矣公顧檄諭諸姓以自新諸姓歡幸曰此民等更生之辰也月餘縛四十餘人以獻魁宿靡遺公又爲處置善其後百年盜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

患悉平御史某用刑濫公匡之御史恚問公於郭文毅公文毅曰有爲有守楚吏一人也乃止辛亥考三載績晉其省叅政癸丑遷四川按察使備兵建昌時猺夷方作或阻從公曰國家有興臣子當計不反顧雖力疾其敢愛身遂行明年入蜀詢夷顛末知夷爲武弁誘殺其子報讐殺人遂以反聞公畧有成畫矣四月抵潼川而建昌業有主之者惟守上川南無人兩臺留公假攝公曰奉詔討夷苟就內地耶拂衣東歸疏

謝病乞骸骨。進退皎然。語在蜀行記。乙卯。即家起福建按察使。王屯田鹽法水利。詔曰。可。而公前數日歿矣。公所在。黔首霑惠。慕思歌之。魏楚皆祠名宦。其在句治。績尤盛。後二十餘年。而學憲臣過公庭。訓從民望。祠公移咨浙祠鄉賢焉。長子曰山毓。字賁。聞脩身閉戶。好讀書。為文章。尤精於賦。戊午。舉浙江鄉試第一。辛酉。沒年僅三十。有八。先是疾劇。澹然如平時。易簀前三日。為文以自祭。達生安命。天下稱慕焉。龍正私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四

諡曰靖質處士。以謂淵明處改革之際。韜其節。節顯處士將用。未用。抱其質。質彰為靖。則同。蓋其真也。所撰著有文集六卷。龍正釐次為之序。行於世。周詩紀事詩。撫詩考異。各若干卷。所哀緝古今賦畧若干卷。藏於家。

治句遺蹟序

先公方疆仕。再為令。治句。治益精。去之日。邑民陳寅輯政蹟四十一條。傳播之。余惟句之事。不與他邑同。則治句之法。不盡通於治他邑。然而

愛元元。威胥阜。典利除害。約已豐下。茲其意則無不通也。威愛若何。而濟典除若何。而相安豐約若何。而造茲其意。則亦無不通也。士之筮仕。令為多仕者之行。其所學。令為親其足以佐親民之用。於百一乎。張善非先人意也。廣善先人意也。原記核而少文。微潤色之。庶幾行遠。

聽訟一

每月放告三期。每期僅准數紙。干証代拘。有不判者。方令歇家。催喚。即日問明。輕者釋放。重者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五

取供當堂。面定罪名。有力無力。聽其自認。願息者。即從和息。併紙免追。各佐領不得受片詞。蒞任四年餘。衙役無一人敢下鄉者。既無勾攝。又不久稽。申冤理滯。小民大悅。或有倚恃人命。扛屍搶擄。則原被兩正。其辜從來積棍。打降。悉訪確名。姓如某某。尤著。按法問徒。遣戍。其餘不悛者。一年後。并其面貌。皆熟識之。每易名入公庭。公輒笑曰。汝又來。笞之。加等。雷厲風行。民又大畏。

清積案二

各上司數十年未了卷宗其中有勢不能完者有吏書留為騙局者公逐一簡出親自清查可完者嚴提歸結難完者申請註銷永塞吏書詐贗數紀積案三月而清

不解犯于法司三

句邑素稱健訟又逼近留都棍徒動輒捏情越訴法司陷害愚民破家傾命公摘誑告者數人問擬軍徒仍請撫臺朱公咨明法司槩不發解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六

于是奸民計窮漸以安戢而京棍夥証夥騙之局亦不復行于茲邑矣

取逃犯于留都四

本縣刁棍往時與南京大猾交通遇有重犯即潛往藏匿差人雖知踪跡奉牌入都大猾或推避不承或明言某衙門現有某事干連未經歸結其人不可發差人空手回白莫可誰何公知此弊沿習已深非嚴責差役所能了乃往見操院大京兆親白之皆立如公言嚴定約束自後

縣差持牌至京如行境內擒取本縣逃犯莫敢抗公于法司提邑民斷不發解而邑民逃匿京邸則必取之兩者相須杜奸行法雖風裁力量不畏疆禦有大過人者亦錄其清操英謨足以感服上臺故所請必從所斷必行也

保甲五

本縣多窮山僻壤最易藏盜公嚴行保甲之法如一家為盜兩隣不舉事發一體併究又于城市鄉村編設甲長二千一百十六名練習武藝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七

兼司盤詰有來歷不明者不許收留潛住盜賊衰少又有一等良家子弟每因賭博蕩產殞身亦令保甲互相糾察容隱不舉與賭博同罪此又坊惡於未然者也故保甲之法行不惟彌盜且以防佚遊

制吏書六

各房科書手向用數十金買窩猶置酒席方得入門公至聽審悉出親斷書手捧牘侍立無敢出一詞取供時一字莫敢上下錢糧徵收給發

又不得那移侵剋。肅清坦易。百姓無求於房科。於是此輩利少而多畏。在內者求退弗獲。在外者寧束手無聊。而不願進縣門一尺。其實公于此輩未嘗作意苛求。不過稟白不行。有犯必譴而已。衙門少得時吏書一人。民間受幾許寧靜之福。

約差役七

皂快一人出名。每合白役三四人為夥。凡奉差遣分投撲捉。又或數人併至一家。挾詐酒食銀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八

錢。公逐一查點正身。令各畫小像于腰牌。當堂驗。肖用印親押懸認聽用。每奉差至鄉。只許正身一人。其無腰牌者。百姓即刻扭稟。以白捕論。

不動舖行八

舖行雖屢奉前官禁革。尚有光棍包頭。索騙幫貼使用者。公廉知悉。行痛革。如使客噎程等項。凡應用乾物。預發紋銀與戶。禮二房吏書。往別境收買貯候。取用時物隨市中平買。衙內日用米薪蔬菜。皆現銀平易。有托名官價者。即許舖

行扭稟重責。自是不動舖行之名。始實見其政事。

落倉革除供應九

歲積倉在龍潭。離縣七十里。每正堂臨倉驗米。區頭糧長。歛眾供應酒饌。費一科。十公出禁。毫不許備。自攜酒米菜肉。至倉煮食。省及百金。

革條編收頭十

條編折色。原點收頭一十七名。使用守候。共費二千餘金。且有以一年之役。而收支拖累數年。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九

者。又小民愚猾不同。患者不諳書算。多致舛訛。猾者侵欺官物。事敗問擬。此罔民也。而官亦何利。公盡革之。立八櫃。就見年糧長中。挨次輪八名直管。止登數目。事完即聽回家。雖用簿籍之微。皆官為措辦。自是奸民無路侵牟。愚民不至官署。而官物亦長足矣。

改民解為官解十一

糧解原有四十八項。一年所費八千餘金。但僉是役罔不傾家。蓋數十百年于此矣。公至集鄉

民俞銳等將錢糧逐項細酌。官民對語。宛若友朋。于是盡得其款。要量增水脚。責之官解。盡革民間各解頭。永著令甲。民樂生焉。

革軍匠書手逐年造冊十二

本縣二百一十六里。里有軍匠書手各一名。年以清理造冊為名。科索里排稻麥。每里約費二十金。承襲已久。公悉罷之。追軍匠底冊入官收貯。待大造之年。量于條編內。派徵紙張工食。召人攢造。每年省四千餘金。甦民民德。祛奸奸不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十

敢怨。又本縣路當孔道。迎送使客。并撫院守門聽事官吏。勢不可缺。舊有義民應役。後以軍匠書手代克。今既裁革。不當勞之。乃議報曉事坊民二十名。每名年給工食銀六兩。以克前役。明派于民者。僅百二十金。而陰省三十餘倍。公意用是。永杜軍匠書手。夤緣求復之端。其舉事防微。不肯徑情。又如此也。

革匠班收頭十三

本縣匠班銀三百七十兩。常年另徵另收。收頭

既有使費守候之苦。貧匠輸納者。又苦于勾追需索。公議將各箇匠戶。應納班銀。于派徵糧銀時。各隨多寡。就本箇排年名下。隨糧帶徵。革去收頭一役。皆立法簡便。化有事為無事。久而彌遵。

本里解軍十四

軍人長解。舊于本縣二百一十六里排年內輪差。近者一名。遠者二三名。稽查往牒。四十年未得一週。且路遠者。費至三四十金。公病其不均。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十一

又以費有多少。全因路之遠近。非雜用有不同也。乃議令本里之人。管解本里之軍。其投銷倒號到衛使費。不拘遠近。給銀六兩。每百里則另給路費三錢。于通縣排年。挨次每名出銀五錢。以為僱貼。親微親給。不委佐領。徵給之數。仍置冊填註。于是勞佚適均。

革社倉長十五

社倉一十七所。每年于糧長內。僉社長一十七名。房科不無需索。科派。又委官稽查倉穀。益增

騷擾公議革去社長各就附近處選誠實老人一名管之每年算應耗穀若干准與扣除民既免社長之役而公政清令肅老人無敢雀鼠其間公家亦利

革預備倉斗級十六

預備倉原編斗級二名包賠折耗吏胥復索使用查盤時復遭罪咎公革去斗級議申一考吏看管准作實歷吏願而民悅之

特僉老人代解十七

本縣解役裁革畧盡歸併官解惟神宮監等六解物非輕齎數亦不少雖有官典守至其批文投銷掛號不可乏人特議僉老人一名代官投批掣批年給工食六兩費省事濟蓋公政事無不精絕而于役法尤精大抵因僱役之意而善用之前此邑侯高賢鴻者非無一二皆未及大祛其弊至是句民之困于役者極矣公至乃悉更張之豈所謂物極而反時如有待者耶
僱民充驛役迎送十八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十三

龍潭水馬驛離縣七十里凡上司使客經過差役前迎緣路寫遠往往遲誤其未到者守候經旬衆甚苦之公念彼地有附近貧民可以充役迎送乃命本驛隨時僱募每月記名報縣將各正役工食扣給供應無誤而貧民藉以資生爲政善因有管仲王茂弘之意焉

安馬戶十九

雲亭驛路當孔道往來至衆馬夫工食向不依期解給又奉差人役需索折乾小馬等項馬戶苦之或告退或逃竄公議設木牌一面上註馬戶姓名遇有公差到驛隨令執牌送縣殊筆挨次點撥而嚴絕其折乾等弊工食按季當堂給散公差奉法馬戶安業刻榜定規至今便之

處置社穀二十

社穀原積一萬一百五十五石零俱貧民貸食逋有年矣名爲全追實全失之而徒爲書胥索詐地公分別稽查其見在陰鑑疇等所欠六千七百七十三石應追完納其逃故曹良玉等所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十三

欠三千三百八十二石申豁蠲免民免拖累而公家亦收過半焉。春夏之交青黃不接米價騰涌公每至時即將在倉現穀六千餘石減價糶賣至十月仍糶歸倉官無所費小民蒙恤穀以長新。

比徵二十一

追徵折色向因該書同守櫃糧長結算送比因緣為奸將多改少致拖不完公每鄉置條折簿一挨箇逐甲隨其多寡勻分十限明註某限該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十四

完若干每月一比完者實填簿內不煩書役開報完及數徑聽歸農不及數者赴比仍罰一限復不遵者量責以故民知勸懲敲朴不用依期完納。

禁革兌頭二十二

徵收法等親自較准押識納戶自兌封投掌櫃不許粘手有一人違犯摘發問徒仍置銅鑼一面懸于櫃蓬有指勒者鳴鑼稟究自是好弊寢息。

革兌糧使用二十三

開倉則祭神開兌則較斛舊例各箇糧長出費區頭及書房因而科派糧衙書手門子亦從而需索公徑支官銀差吏買辦于是官吏知公實恤糧長無一人敢索絲毫此以德風人不煩禁制刑威而積蠹頓消者也。又舊例倉夫每斛米五十石索斛手米一大斗其斗三倍于常及兌完又索飯米掃倉米至是悉革去又倉場逼近水次每擔米一石給脚夫米一升半路猶指添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十五

錢公立嚴禁罪坐夫頭更示糧長照依派定軍旗從首箇至尾挨次交兌倉夫歇家不許哄誘糧長買求旗甲先兌官吏軍民胥畏而悅之。

定納戶上糧規則二十四

往時倉夫但遇納戶上米每石索蓆米一尖升約有一升五合既以自肥又為斛糧淋尖榜樣公令各糧長每倉厥門首畫一灰圈製布袱一條凡納戶到彼將袱攤墊圈內兩平交斛不用蘆蓆納戶親手行槩糧長不得跌斛淋尖倉夫

不許粘手其白役光棍亦不許以把守倉門爲名索要樣米違者以攪擾倉場論罪衆皆拱服

攤減田稅二十五

本縣自丈量後每有墾地爲田辟山爲地者聽之則賦不均加賦則不可公乃清查約增田一千餘畝地五百餘畝均攤合邑稅糧惟求利民不欲加稅以表能也

鹽法二十六

本縣鹽行經紀原於灑河秤發官鹽近因射利

幾亭外書

八卷三家載

十六

者私開行場不於鹽所平秤坐勒牙用以致各商每包扣短觔數舖戶因之擡價發賣公廉知遣人捕獲鹽車當堂秤驗責出前情復灑河發賣舊規鹽價遂定民得平買又灑陽灑水高淳句容四縣官鹽俱運至本縣河口登岸改包轉運各縣發賣向來混積民房亦無識記三縣鹽商省脚價攙越私賣以致本縣鹽觔阻滯公議令三縣鹽堆放官倉本縣鹽僦賃民居及改包則灑陽三十觔用陽字白印灑水高淳各五

十觔用水字黑印高字藍印本縣路近七十五觔句字紅印分別明白不得影射混賣又本縣引額鹽少價貴故民趨賤買食私鹽公請每引加八十觔鹽遂無滯私販自止寬民而實利官

修學二十七

學宮傾圮日久公至卽動支官銀二百餘兩勸建一新又本縣原有督學察院十四府遺才畢來赴考適因督撫駐劄調考太平士心不便督學京兆合議將書院改建公悉心經畫平買民

幾亭外書

八卷三家載

十七

家基地充拓改造應時而就士旣知感民亦忘勞又學院按臨考試搭蓋蓬廠常年委用非人頗有溪壑公精審物價皆給見銀置買一竹一木不以取民督工者惴惴奉法故工易就而民不累真才任事真心恤民大抵如此

會課二十八

儒學諸生每月令該學會課三期送卷披閱慮士苦于攜卷不能垂久將公堂房租銀二十五兩盡捐爲養廢費仍立案爲永規

社學鄉約二十九

在城社學原有五所俱已頽廢公修葺樹額東
日居仁西日繇義南日執禮北日沉智中日篤
信聽隣近士民子弟居之選教讀五人訓之各
鄉村無社學者就各鄉約所修飭一如社學例

嚴城守三十

城池關係至重公逐門添設更鼓每舖增置銅
鑼令按更傳遞更籌鳴鑼擊鼓雖風雨深夜間
出親臨點視更製鋒利器械以備不虞江防信

幾亭外書
地無不嚴飭

卷三 家載

六

禁婦女行遊三十一

句容習俗三春有燒香元宵有穿燈幻妄有無
為之教又有婦女遊春名曰踏青公嚴出禁約
犯者罪坐夫男雖豪右不貸民風遂變

禁節令供送三十二

舊俗遇迎春日勾攝坊鄉戲夥置辦春筵端午
供送紗帳銀符角黍元宵巧裝花燈粉釐并諸
節令餽送俱糧里科歛百姓以奉邑大夫公預

示禁免士紳間有所餽亦不受東郊土牛令人
擗至儀門以禮致祭而已雖金吾不禁之夜士
女寂然而蒲觴艾虎僅存虛名此至性不好繁
華之所感也公惟風句民惟草

教民紡織三十三

吳下風俗大戶小民皆勤紡織獨本縣婦人嬉
怠成習布縷皆易于外境以故日益貧公多方
勸諭發于至誠間出署中所織以示式于是郊
邑之間機杼之聲札札焉布衣布衾小民漸足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九

自給矣蓋民風最難變者婦女而公能使通邑
婦女變惰為勤功效切實意思深長前此未有
也

安香客三十四

茅山香客遠來進香者地棍開張店肆彊逼飯
宿轎夫驢脚彊逼騎坐稍不順從輒聚眾喧毆
乘機擄掠公嚴行示禁犯者輕則杖重則徒彊
梁寢息人知嘉惠遠人不知乃以善吾民

留心養濟三十五

收養孤貧王相等招撫流民趙世良等時臨養濟院存問月米柴薪布疋依時給俵每日此輩而猶有人侵漁其間或後期致困人即無可奈何天亦戮之矣奸猾感公之惻隱而畏公嚴明

療民疾三十六

夏秋之交民染瘧痢諸疾貧者不能延醫公每歲捐俸市藥設局于崇明寺日輪醫生數人施劑其寫遠不獲躬致者又命醫生何如海等三十二人分投十六鄉救療活人無數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藏 三

恤罪人三十七

狴犴之設以懲奸宄第頑民偶觸法網而桎梏終身公外嚴內慈心頗矜之時加存卹疾則召醫診視冬月特設煖匣賞以衣絮仁心益然溢於法外

重耕牛之禁三十八

禁宰耕牛律有濫意嗜利之徒屢犯不顧公痛加懲究不少姑息間有倒死告官驗明掩埋興復水利三十九

本縣原有斯善等圩五十一處黃堰等壩一十六座鄒陂等塘一千三十五口公不憚煩勞皆親詣踏勘設法修濬令居民照田起夫修築堅固雖值旱澇有備無虞

興梁成四十

赤山湖係眾水所歸水勢洶湧而蔴培橋正其發洩之處頻年傾壞徽寧池太安廣往來官府客商無不苦之間有徒涉而沒者公廉知捐俸數十金命附近居民趙邦文等督工修造仍聽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藏 三

勸諭義民輸貲贊成其事

簡飭公館器具四十一

往時各公館合用器具從不完備每於當舖及富民借用損壞侵匿交還原物時或需索使用害不可言公議以修理家伙銀置造牀帳棹椅盆榻錫器等項一切完整大刑板榜責令門役與守公意典守不專久必損缺損缺必復借之民間然但設冊籍付門役器具總數不能昭彰

了。了。知本縣經畫周詳。必簡飭其羣下。而其下。觀此規制。亦自寢不肖之心。庶令典守易于爲力。無日損日缺。復擾民間之患矣。蓋聞公七歲失依。危心深慮。自幼習成。及居官。每處一事。莫不有德慧術知。令人可思焉。以上治句遺蹟四十一條終

蜀行記

先公嗜好甚輕。得於天性。官職家業。澹如也。在仕路三十年。從不開一言。出一札。求人。是以陞遷必過期。得地必勞。且遠。甲寅年六十一矣。赴

幾亭外書 八卷三 家載 三

建昌道任。因部憑重誤。一道兩官。于時惟按院明析事宜。知誤在銓部。勸公赴上川南道。且云。舊例。此道兼制建昌糧儲。故有建昌銜。部憑稍有脫畧耳。非一道二官也。其義甚辨。可從而方伯與撫院皆憤憤。世情中人。復書不明。所以顧皆以權理守道爲詞。若憐萬里之遠行。曲爲調護者。公不樂也。堅辭再三。大旨謂建昌勞而危守道逸而安。遷就權泄。是避危而就安。舍勞而卽逸也。自使其身。豈臣誼哉。況監司何官紀綱

所存。豈敢權理。若待題改。則動經旬月。羈寓旅館。節旄委頓。體統之謂何。所以始焉遠赴。不敢畏難。今焉遄歸。庶幾知恥。覲顏就列。拙性不能。又上疏出揭。意皆類此。以外臺論銓曹。數十年來未有也。遂東還。是時吏垣解公經雅。兵垣張公銓。皆重公直。公疏糾銓曹之誤。當事者上書請罪。而意益以不懌。竟覆公疏。致仕。公怡然。閱歲。復有四川劉公者。新入銓部。首推公總閩憲。尋報可。雖不及泄。任公議不泯焉。公生前出處之迹未明。未幾明矣。不及見。然明于心者。固不待明于天下而後信也。

以坦直了生歿

先公忠信。豈弟。然人不能欺。亦不敢犯。蓋質性于中行。最近而尤異者。病篤臨歿之際。乙卯九月初。病背疽。有內外二醫士。皆庸手也。而內科素受先公恩。屢保萬全。先公不疑。已而勢危。自知爲其所誤矣。十月望。笑而言曰。高生真癡漢。疽宜作疽醫。奈何欲純任內。而舍外科耶。今已

幾亭外書 八卷三 家載 三

至此不可治矣。絕無悲恨色。比明呼我母及予兄弟偕詣牀前。坦然而逝。不為悽愴。一語雖終。身參悟。欲了生歿者。臨化未必能及。平生嘗云。吾得力惟坦衷直腸鳴呼斯殆。坦直之極。致迄無一毫纏縛迂迴者也。

木梳匣

先慈年十七歸先公。于時風俗淳朴。彼此皆士庶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木梳匣一方。蓋奩具也。中有小黑角梳一枚。嗣後屢膺封典。而自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四

一冠一袍一束之外。終不增設一綺服華器。此匣與梳。初攜至魏。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攜至蜀。仍攜歸家。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座者。猶然此匣與梳也。子孫勿忘此意。且宜數數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君子之廉。或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為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適。則無為而為。儉出於自然者也。德有以不察為至。行有以無意為神。禮男子二十可以衣裘帛。余兄弟十

八九時寸寸皆布。吾母亦不知禮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禮。

遵袁職方書札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數十年前。朋友往來。尚存此誼。近日交遊。酬酢都是套詞。諛語無一毫意思。其尤無識者。甚至以呼盧。酣醉挾技淫謳。供筆底之恢諧。襯簡端之風月。以為相知相親極矣。士夫率先如此。安望市井眾庶。不以謔浪笑傲為常。曾記先公治句時。表了凡職方以書貽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五

曰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止有九分。又受一分。前面止有八分。隨受隨銷。此眾人聽命于天者也。吾輩當深繹積善餘慶之說。實為趨吉避凶之事。密密修持。孳孳方便。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袁酷佛信。氏福田之說。其云積福。意專在建殿齋僧。其家每歲餘

程遍給各寺僧衆不足則多方囑托以濟之先公弗是也然書詞勤懇有德業相勸之意先公稱服而身體之蒞民治事廉明平恕遠近稱慕殆亦聽言取友之助焉頃有先達從遠方寄書訊余余以居高易於修福答書勸勉大旨畧如袁加以委婉未及所謂死來用不着之語而先達已大駭謂人曰吾老矣後生乃教訓我耶則予之進言未得爲智然子路喜聞過違問告者何人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懇懇求警于國當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六

時臣民何處尋百來歲者而教誡之此公蓋諛詞套語習見習聞乍得規勸之言不覺駭異而不樂也天下無賤不可以教貴無愚不可以教智無少不可以教老進言者當自量當量人受言者惟其言之可從而已矣其人何必問

困學全得父師之力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欲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治旬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爲人無德居官多罪

致生此兒可奈何且日兒爲此言不過避讀書耳嘆息竟日余惶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藝下筆頗殊遂自喜不朽之業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輾然自喜也廿六七乃有志經濟搜剔史籍然未有真得試既屢蹶三十餘失怙境遇益苦乃猛然自恨向來舉動乖張全繇不學之故痛自懲創或除習氣雖性命未有真見事不循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吳師與梁溪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來自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六

善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恥則吳師提醒爲多四十餘復謁梁溪先生于其家有所聞而尊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微二先生吾幾于困而不學者夫

去自喜之病

自喜者學之漢病能疑者學之進機自喜者於之根但矜發於外較自喜更淺更陋吾自審生平得力全在能疑受病全在自喜少時留意詩文則自喜詩文中年考訂經濟則自喜經濟四

十歲來乃有志求道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隨處體貼因性善思善疑疑而淺思多所會悟又即以會悟自喜則是日日學道日日有獵心安得謂篤志乎今宜力祛此陋習未得是饑已得是飽飽則相安而已自喜何為況隨時有會皆是支流若有一日原本豁然未知更如何光景想當身子無安處口舌無說處或者喜不可言然與自喜之心不同也庚午清明前五日病起記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二八

柱聯

萬曆庚申築新第朴素渾堅無一毫雕彩而大門之右有古榆高峙榜云惟喬障水宜存故一素成居畧遠時有革而因同而異之微意焉前堂曰抑抑取抑抑威儀之義也柱聯云人前屋漏日裏鷄鳴有張姓者年八十餘見之曰此聯似顛用往哲語願聞其義曰向人只此不愧之心則顯微庶幾漸一白日總此為善之意則晝夜可以不分老人為之點首中堂曰潔梁前柱

聯云達人當結未然之軫小事亦為無窮之規後云每思于物有濟恒愧為人所容祠堂云先聲欲著從幽積餘慶無形耐久看書齋則有伐檀之所前柱聯云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蓋言動為樞機其操在心故一本四勿可以言三事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指燕居出外之日任職處家酬應不免隨處皆學也不得不三分之後云勤謀往蹟如經手緩就新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二九

書免誤人峰臨座則云凌虛結座千塵俯累級登峰始願堅左軒則云內省近規僮伴躬行先對兒曹內室則云早起晏眠便是興家粗本領出言舉步從來教子實工夫又云一瞬餘清虞過隙五更微夢候初鳴庖厨則云清流在右憑收既濟之功溫火在中能劑不同之味其外臨水之處名曰浣徑則云春日遲遲惜陰弄景都相許原泉混混激濁揚清也自然池上別齋則云近市與聞物息隣農想見躬耕上句用躡貴

屢賤故事。下句用諸葛南陽意思。一實一虛。

丙寅夏書扇

無所痛苦。是身之福。更添娛暢。病必隨之。不招一事。是家之福。駢見誇耀。禍必乘之。

又

長防病患。羸者之福。悠然自適。診或隨之。長遜一分。蹇者之福。頗求平等。吝或乘之。

余書前語。竟且忽病臥絕。越二日。乃知是常人情事。余未應自許也。病起復書此。

戒揆兒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

謂揆曰。吾向也好揚人之善。不能掩人之過。自喜與子貢同病。無傷也。四十乃大悔之。今汝專疑人惡。則心彌刺矣。斬稱人善。則口彌刺矣。行之不悔。非人也。久而後悔。何如。夙戒哉。

書畧兒扇

畧兒年十二。以扇請書。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逐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鬧。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歡喜。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忍破壞。此名惜

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節。不帶白相。白相時節。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書從子似木扇

體察於人。偷覺得意。氣不除。親疎皆扞格。私心或存。語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太虛。為體之人。懸想乎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動好勝一事。到手思占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

便宜久之。惟務責物。全忘反躬。形骸嗜慾。盤據而為之主。終成一極多渣滓之人。大抵真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掛名求道。心與事分開兩截。

書從子日大扇

晏安醜毒。不可懷也。明智尊優。猶用為戒。何況資適中人。位居蹇蹇者乎。昔溫公言學問。莫如誠。劉元城請問其要。曰。自不妄語。始今吾且卑言之。治舉業。治家業。皆莫如勤。有要焉。自不晏

起始若令歲歲晏安無異日日飲醜嗜有毒而
其之如飴人必喻之我特不聞耳紅日高眠畢
竟何味悠閒筮箒了當此生念之令人長太息
日大自此遂早起可謂能
改過聞之喜甚附志之

第四姪臨字日大說

古八元之初季日大臨大也人奚自大幹蠱
而後大天下之蠱無窮而能幹則皆歸父母非
沉默志士孰與幾此吾觀臨也訥於口而志不
其下人其將使若父之世日大以無負命名之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十一

祖塋記

祖塋二一在胥五區東律字玳地名橫涇橋其
西北即舊居相去數十武主穴為始祖悅民府
君名惠妣蔡氏先大夫高祖也悅民父相傳自
臨安來然名字墳墓俱無可考故以悅民為始
祖昭穴為南山府君名芬悅民第三子妣潘氏

先大夫曾祖也皆南向其穆穴及主穴之四隅
族人爭葬混淆已甚其地為坎局頗平厚一在
舊居東南二里許名西南閨字玳其湖東即香
和菴主穴西疇府君名壘南山長子妣丘氏壽
九十六乃卒先大夫祖也昭穴為先大夫生母
贈宜人盛氏蓋未三十而天先大夫纔七齡耳
相墓者謂此穴甚貴因葬之後二十餘年而吾
祖封郎中雙橋府君乃歿久未葬又二十餘年
而繼祖母錢氏棄世遂合葬于穆穴因堪輿家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十一

安葬先公夢

已巳八月初二日安葬先公訖默禱日向者每
葬得惡夢丁巳初葬則夢先公怒形于色時予
兄猶在惶怖同請罪先公曰汝等猶未知耶癸
亥冬啟穴則地風吸吸寒氣如水乃遷葬復五
年則夢先公披綠紗衣而泣予驚問故曰我遍
身壞矣與汝觀之因去綠衣臂及胸腰皆現膚

層層作枯白色而上觸如白燭燼之四邊。悲夫。悲夫。此予所以皇皇而再遷也。今三葬矣。覺山川風日若有歡于先靈。果爾。祈賜一吉夢以慰。次夜歸舟。則夢先人欲築室數間。命予曰。惟某僧最有巧思。我欲令結構。予唯唯。顧見墻牆上皆楷書。諦視皆五七言詩詞及古文也。牆旁三和土尺許。字亦滿其上。三和土之外。則山中原土也。字亦滿其上。見一人北向當棺而立。手持一尺印棺面。硃漆上點畫之痕。燦然凡四行。每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四

行四句。每句約六七字。其初行至末二字。卽云第一。次行末二字。云第二。又次行末二字。云第三。末行之末。云第四。而未句微斜向右。予嫌之。令其人改正。其人應曰。待漆上字痕稍平。我爲改正之。恍然而寤。思巧僧結構。殆謂築廬山邊。擇人守望也。楷書印棺。未之能悟。然視前兩葬時。意象霄壤矣。靈其安與。

擬葬先慈夢

庚午五月初八夜。夢先公偕袁了凡先生同遊

山上。顧余曰。聞汝爲父母尋山地安葬。甚善。我特請了凡覆視。登歷良久。色咲倍常。還下山。指足所踐曰。形家謂此有真穴。汝弗信之。是也。復以手指前山曰。汝所擬穴。乃真穴。秀獻於前。靈環於後。余唯唯。復請大人觀天馬山。大人亦唯唯。然不卽去。夢中覺大人意。此已成之業。不必覆觀。余遂不固請也。寤而念所擬葬母地。余意定於餘杭天柱峯北。形家意定於杭州白鶴峯東。而余所定。先一月。則以時言之。爲前山也。杭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三五

在嘉善西南。而天柱峯又在杭西南五十餘里。以地言之。亦爲前山。先是占天柱山地。得升卦。白鶴峰地。得歸妹之九二。吉凶迥然。踰旬。復示此夢。雖古之夢。協于卜。不是過矣。記以彰先公之靈。

拜先公墓歸途

寒食前抵天馬山。祭掃先公墓畢。自六橋歸。過武康一遊。桃花滿山。與翠竹相間。陸行乘輿。野意盈目。水行乘筏。則兩岬綠色。插天。清流出於

足底手檠小蓋用蔽日影俯視水中鬚眉畢列
每數十丈溪輒作一大灣筏從溪轉前後不相
見歌聲遙聞時時有圓奇石突出溪旁或亦在
中央艤筏而登可以晏坐談笑無一遊人豪客
來溷耳目迴想西湖六橋水光山色空翠澄恬
宜晴宜雨妙絕天下總為畫舫綠樓歌謳絲管
染成盛麗雖復徜徉山水之間轉有與靜心隔
者乃不如此地朴野虛寥足以滌除塵網

拜先慈墓往來紀勝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十六

自天馬而西水行至餘杭復陸行二十里洞霄
故址在望所謂天下名山也遂登北山拜掃先
慈墓竟仰對天柱峰頂尖如立面平如削長松
屹然下則萬樹參差竹蔭交搖亦有桃花幾株
點映綠叢裏雨則衆水淙淙流入墓前小池從
池轉右遶背而去鏘鏘琅琅晴則龜蛇二小山
對伏墓前左龜隱右蛇顯天柱一峰傍擁兩翼
形家指為飛鶴殆亦近似蓋因龜蛇舊名新悟
朝山之為鶴也日光燦然三靈臚列子弟悅懌

遂躋洞霄拜紫陽夫子像一喜一嘆煮清泉剝
鮮筍傾蘿中所攜飯共餐之迤邐出山見戶口
九鎖山雄奇旋繞或為日月或為旌鼓猛獸數
里之外始復平行又遠山突出當戶攔截遂循
南湖之濱慈惠嶽行祠橋底怪石交錯曲插可
攀可坐不可名像南湖風景大類西湖亦有六
橋蜿蜒如虹顧獨無樓館六一人一舟邈不可
得中央土山宛然諸峰環之水光浩淼遠樹鳥
啼響出雲外從遊者或為勝境興寂寥之感然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十七

此名山蓄潤之區幽光潔氣與山靈相表裏千
百載以來專發逸民異士而龜山曾父母之紫
陽曾提舉之令得收其正垣集其菁華未必無
兩先生者產焉其不發洩於歌舞繁華特名山
之大快而何寂寥之感之與有西湖盛麗靡曼
為都會為貨財南湖類之而不同雖人情所趨
亦地脉司之也歲時修謁墟墓往來于斯領玩
不厭覺有西湖之勝兼武康山川之幽文人學
人隨所懷來竝宜洗發

生氣可見

葬乘生氣蓋生人可得而試目可得而見也先
宜人之葬天柱峯北山初平穴場則來脉了然
約潤三尺深則難計其脉有石有土石具四色
紅紫黃綠土亦如之餘旁則純黃土耳無細石
脉界其中亦無各異色以是知來脉已真及掘
壙纔深一尺則石片鱗鱗以鋤起之皆嫩軟而
溫知氣之所聚也再深數寸余手摩其土皆大
溫時初寒修兒赤脚下探之立久則足底愈煖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八

尤異者脉自艮來壙坐艮兼丑壙中獨東北角
煖氣尤盛以足近之歷以上皆熱蓋生氣非第
自下而上且從東北而冲西南其西北東南二
角則煖氣稍微益信艮氣之真切矣此無論福
蔭且比化者受此佳氣于人心獨無悛乎葬乘
生氣絕非渺茫吾日親觀吾體親嘗景純開卷
厥亦大良君子或有取爾慰孝思于無疆

評靖廣處士自祭文後

世稱自祭起于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靈

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屈子閔
宗國之必感憤懣極哀其歸于至性則一揆焉
吾兄貽痛老母切于宗國灑焉長逝輕于解綬
其文亦怨亦安返乎天籟亦其性也與亦其學
也與

又

澹兮容與泊乎消搖臨死有一毫沾帶悽愴道
此八字不出

評貞婦賦

幾亭外書

卷三家載

三九

死事易撫孤難貞臣貞婦千載一心其徘徊不
忍死之意惟真不畏死者能知之兄臨死不懾
向令事主必為貞臣故寫貞婦之心如見

又

苦志之濟猶或既顛不幸中之不幸也中河之
輩是也姚母有文翁為之父素懷見諒不幸中
之幸也忠臣抗節殺身則不慮是成仁之際女
子常蹈其難丈夫多愧其易何哉

又

夫不逮養其親。故以發婦兼供子職。潔孝之意。固常相通。居官不愛錢。臨難不惜死。義亦猶此。

又 婦人倚賴在子。幼恐難養。長更望成。曲盡婦人之情。尤盡寡婦之情。尤盡貞靜有識者之情。

又 析計則度日如年。統計則十年瞬息。貞婦不能自寫者。皆代寫之。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裁

四

事姑則兼為子。教子則兼父與師。始信貞婦之生。真難于死。真勝于死。

評傷天賦

文情與悼李夫人韻頗。彼愛慾而此天性。愛慾而能念。則達也。非薄也。天性而不能念。則厚也。非溺也。古今文集侈矣。每于悼亡之篇。可以徵人。

評曹操劉裕論

二人真千載奇才。殆唐太宗之流亞也。使操以

天下歸漢。裕以天下歸晉。則與汾陽同稱純臣。而功畧過之遠矣。操之子孫先滅于孫劉。而裕亦再傳而絕。較純臣之長世。鴻名者。果孰為得哉。

評昭烈不取劉琮論

昭烈雖崇信義。要與伊孔心事稍殊。蓋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興復漢室。昭烈為之。孔明亦贊成之矣。取琮不取琮。皆因時勢。非義重于琮。而見利於璋。使其君臣復生。當謂知已。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裁

四

評武侯論

武侯尚節制。即以極變化者。遇之當無所施。武侯收變化于節制。非僅有其節制。而不能變化也。如王良千載神御。止曰範我馳驅。

評南北論

總錄人才不同。故北常取南。南亦可以取北。而取天下與復天下。又不同。則千秋所未發也。

評李忠定論

弁州以厭理學。故力排宋臣。雖經綸如伯紀。亦

吹求之此云誅邦昌以決戰則伯紀固妙于用權而非獨正誼之說矣。弇州自不悟伯紀意惜不令讀此文。

評張浚論

魏公終身不主和惟此一節守正後籍乃嗣幹。盡遂見稱于大儒得此論正其罪案且殺曲端。親知岳侯神算而怒令自廢誤宋最深後世當國者毋徒以守正自多而失良才誤人主也。

評元論

劉敬倡和親時也勢也董生不曉以高帝猶然。何況繼統遂主和為御虜之長策真暗事之儒也。故為中華百世之辱者敬開之董生成之唐不得已用之而辱及其內治也絕之而威和莫甚于宋禍莫慘于宋嗚呼百世可以鑒矣。

評錢武肅王宗譜序

余亦嘗序錢譜兄序詳王之世余序闡王之意。既又思之當五代割據其自守也最完且久。宋祖一出而效順先焉向令當五代而倚于人則。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四

子孫必夷。遇宋祖而不臣則子孫必滅。自雄於五代而臣於宋所以為武肅也。所以為武肅之子孫也。自守以生民效順亦以生民生民之功。普矣。至今蕃昌非天所酬其孰能當此者乎。

評家藏書總序

可得善藏者之苦心可砭漫藏者之錮疾近世多笑棄書為俗不知收書庸遂免俗乎。目不識丁身不行道出金帛易載籍自謂清流載籍盡於笥與金帛死於橐果當何異。

幾亭外書

卷三 家載

四

評庚申過羅記

兄每云性懶經濟讀此記知其心熱民生當其言之自謂不惜國武子之禍後之詞民牧者虛心平覽豈皆齊人。

幾亭外書卷三

終

幾亭外書卷四目錄

鄉邦利弊考

小序

己巳冬公送邑侯十議

北運一

斗級二

輕賚三

逃田四

比徵五

復預徵舊額六

禁押單之橫七

繇票明開徵額八

禁倉夫自盜九

嚴城守十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目一

補議未送三條

北運不必貼人貼米一

櫃等宜更二

干証勾攝三

均役初議四條

官畝承認重役一

役無重輕宜一時併定二

責成區總須得正身三

受寄太多者宜裁四

均役正議六條

均官戶一

均殷戶二

均中戶三

均中下戶四

均下戶五

均鎮都六

又附總例一條

均役答問六條

專併花分一

南北品搭二

兩年鋪派重輕三

聽民間自認四

定甲戶幫役銀五

鎮房分別多寡六

又附總例一條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目二

庚午修城報書

衆擎易舉之說誤人

政令有不可均

請弛漕糧上倉

吏例六條

以下六房雜議

解散訟師一

禁受獻二

抑總甲三

置冊四

先給主賊五

奸書割字之奸六

戶例十二條

清隱匿花分詭寄一

鄉紳充北運二

勿查報大戶三

比徵勻分十限四

完納小票明載徵額五

禁糧房那移影賊六

整頓諸倉七

禁糴致饑八

倉穀之弊九

養濟院十

驗庫吏發銀十一

糧書納官十二

禮例十三條

核學田一

重鄉飲酒二

變奢俗三

風厲學宮四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邦利獎考

自三

止士子迎送係畱五

察賢仁六

禁淫祠七

遏僧彌盜八

止付應僧量酒九

禁巫十

禁焚屍十一

驅妓十二

禁賭十三

兵例四條

鍊民壯捕快一

禁應捕養盜二

察妄扳三

善射免罪四

刑例四條

抄貼審單一

禁門皂私挫鄉愚二

杖分重輕三

禁索杖錢四

工例二條

時葺署舍一

時濬城河二

救饑法十五條

覈戶散糧一

獨賑一區之故二

鄉村收布三

興土工四

各主一區之故五

散米告示式六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邦利獎考

自四

各區佃戶告示式七

大書單條八

鬼哭奇變九

賑濟不必慮富名十

破冒計丁口之辨十一

官長出米風下十二

限價查繇票之害十三

採賀銓曹議十四 煮粥散糧辨十五

安戢失業人戶

近世足財捷法

折色報部八分半

遠赦徵糧

吳俗輸稅之弊 辛未會試公呈

附集同袍帖 又附關門解

良法無常 學政關民習官方

糴糧船沿途之害 催趨或致愈遲

復田三本原

一曰感兩邑賢仁之心

二曰剖嘉秀民間加派之惑

三曰勿堅執天寧僧贓罪

復田四肯綮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目五

一曰疆界當據冊不當復丈

二曰反躬防弊 三曰清理下手處

四曰立碑銷案

丈田辨二條 均糧辨

幾亭外書卷四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四

鄉邦利弊考

平湖 屠象美 全閱

嘉善 周丕顯

小序

居是鄉也。則考是鄉之利弊。留心於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近而明遠者也。天下之大務。非高位不得行。非有言責不得言。有位無位。可以共陳。則惟鄉邦之事。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一

巳巳冬公送邑侯十議

一北運

本縣糧役惟北運為煩。然三十年前糧長願僉此役。近甚苦之。蓋因埠頭橫索牙用。每船扣銀四十兩多者五十兩。船戶既受埠頭之勒索。勢不得不從糧長取償。用是僱船之價數倍於前。沿途需詐復難。限計今欲使糧長實蒙恩德。但取近年北運使用總帳。自寫船至銷批。畧定規則。一應房科埠頭船戶。分外浮費悉與刪除。又



糧長鄉愚固多。而其中有積猾。有包頭。在縣與衙門埠頭串通。至京與保識歇家糾合。以同幫糧解之。殷實謹愿者為糶。而以已之招認科派為標。凡有需索。慨然先出手。曰。每項應費若干。每項應貼若干。使鄉愚不得不俛首以聽。而彼實不出分毫。反從中染指。則北運之困。就糧解中自為欺剋也。又有本縣總差及總出官。凡司道府廳衙門。需取使用。皆此二人為之線索。扭捏科歛。又糧房有當年一人專管北運。每名長

幾亭外書 卷四 解刑刑獎考 二

者免遲措之累。出米者免兌軍之煩。誠為兩便。但祈嚴示該房。定役之日。立刻派單印付。不許勒詐稽遲。如十日內印單不齊。一月內發單不畢。必懲無貸。票從縣出。不經府請。雖欲延掣。無繇抵辭。此二者亦不費之惠。順於物情。可裨重役之消埃者也。

二斗級

諸倉斗級當者無不破家。其弊有二。一日賠穀。二日清查。凡贖穀每石納銀二錢五分。然舊例

幾亭外書 卷四 解刑刑獎考 三

春夏折價。秋冬本色。今一槩准納。其贈耗俱肥。庫吏而發糶時。則以輕等色銀領銀入手。并未及二錢五分之數。頻年穀價四錢有餘。糶穀半千賠銀百兩。此為寬有罪之人。肥無功之吏。而累無辜之百姓也。不若令罪人秋冬仍納本色。庫吏無從侵牟。斗級可免賠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則一弊除矣。所尤苦者。各處牌票清查。一歲數十次。司道府廳。每季各索常例三兩。終歲約費百金。而本縣牌票尤不可數計。每一牌至

費銀十餘兩，迨役滿交盤戶房及倉書承差，勒索盛筵優酌，復需常例數十兩。有僉此役繫獄半年，費至千金，鬻盡田房，繼以男女。而此輩虎狼肺腸，惻隱終不動也。若得不僉牌票，絕止清查。直至一年役滿，新舊糧長交代之際，盤穀一次果照原數，虧缺刻日賠填，誠為簡便。該房之屢請清查者，必曰：不查則穀虧少，夫既僉股戶，責以看守役終之日，其承補足則屢查何益？不查何傷？再得畧做此意，申文各衙門，請俱停止。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四

四季清查總俟年終本縣盤明現穀申報實數，則二弊除而斗級竟免重困矣。昨蒙僉互換幫充，憐恤至意，兆民仰承，然抑清查納本色二端，實與幫充相為表裏。

三 輕賚

各色向有輕賚解戶，俱百姓賚銀至淮，官民勢既相懸，而此地小民與遠方衙門吏胥，情愈難。費用甚苦，繼議解銀本府，差官總解十餘年來，兆庶稱便，解官得此亦為美差。頃者解官煩

累之說，不知起自誰何，遂議復僉解戶。嘉秀聞已榜行，仁明慎重，猶存擬議，竊思解官併斂各邑使用，至淮交納，官解官收，需索之態自然與民解不同。其或稱煩累，蓋恐上司指為美差，有妨進步，非真情也。假如解官果無秋毫贏羨，勞一官以甦萬姓，猶當為之。況兩賴而俱便耶？今他邑既僉解戶，嘉善雖欲解銀至府，勢難獨行。本府亦無單為一邑輕賚，特遣解官之理，謂宜仍僉解戶十一名，量計道路交割，使費納銀縣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五

庫申明上司，特就本縣酌遣一官至淮交納。循民解之新例而不動一民存官解之舊規，而不煩本府火澤為睽，用同而異，保民仁術無迹可尋。

四 逃田

聞查逃田之議，為海塘而設，竊思本邑每年徵海塘夫銀六百二十餘兩，正額從來不缺。因今歲提徵增至四千五百兩，民間已不堪命，何可別議徵求。敝邑逃田與匠田軍田，皆無敢私承

者若查未佃從無不佃之田若查已佃則前此之加已不一而足是民間貼絕猶有已時而公家加佃卒無寧歲也又況易主再三平價適買現業之人非原佃之人彼果何辜展轉蒙累又勘報高下必委老人老人非衙蠹積刁不充此役必串通戶兵工三房分探各區殷阜誠實之家妄指其田爲逃爲軍爲匠厚賂則已否則任情妄報此輩擅權分利萬戶剝髓傷心方今民間傳相驚懼無急於此倘疑上臺頒例難以徑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類考

六

回前事可鑒間者林父母初至曾奉文一報農民後知區頭通同房科挨家需索賣放所得有至百金者次年明文再降侯即堅執不行繼復令發銀徵典買銅糶穀侯皆堅持如舊復踰年而臺司無復頒事例矣夫爲小民堅持易爲富賈方便難侯保安諸典而輿論不譁上臺從不聞讓侯強項而轉多侯風力也侯益云矣奉上司之令實行本縣積書之意邑中吏書知其風裁已定通意上房遂於一切擾民事例不復矣

頒精明所至足以銷弊於未萌今者開報農民已蒙斷止再於逃田一議堅持不行至誠愛民必且上孚下化而風力又非所論矣

五比徵

敝邑士民素號淳謹畏法輸將不敢後但里長數人共串其間良頑亦殊混作一人孰欠孰完非惟下易挪移兼使上難清辨以致經催受責欠戶藏奸宜着各區里書就催徵長單拆名分註如三串即寫三行五串即寫五行比徵時寬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類考

七

釋經催專拘欠戶按其逋數多寡量行懲治其有依限全甲完清者里長徑自寧家不必赴比則善頑別白敲朴自省拖欠自清

六復預徵舊額

本縣從無預徵弊起於萬曆三十一年蓋嘉善奸書甲於七縣糧科奸窟又甲於六房蠶食年久動千成萬虧數既多設法掩賊然猶每畝五釐止於夏間比徵一限繼漸增二限矣又增至三限矣然皆以五釐爲率天啟二年某三府署

篆糧房蒙蔽遂每限增至七釐又為定額近年許來又增至每畝三分度其窮極非全沒一年則雀鼠之心不快今不敢望止徵一限且復每限五釐之舊庶亦社未久之蠹而少舒民困也其徹底澄清則俟事習政成之後

七禁押單之橫

糧長兌軍例有押單差人久為民害然差首名糧長恐不能服旗軍終致喧訴增事則差人似不可廢第須嚴禁其勒詐近二三年來兌米一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八

石使用至五六分糧長橫眉飲泣以為空役漸同重役矣前任林侯憐恤士類擇其尤貧者間或送單一張稍助其饗食蓋亦權宜一時未遑深慮而此輩揚揚號於眾曰吾有費而得之糧長孰敢輕我則是將數十萬生靈供百十虎狼咀膏啖液之地此誠目前所宜痛革以甦通邑之困者也再懇於臨兌時密訪差人中一二首惡通同旗甲出口開例與苛索押單錢者枷責示眾此輩奉法旗甲自服

八繇票明開徵額

崇禎三年蒙 聖主特恩許於新銀米內各赦若干此千古曠識絕刁頑之覬覦均良善以恩波加意奉行實惟召父合於本年繇票明列一欵每畝原額徵銀米若干 恩赦免銀米各若干使小民曉然見 天子之德意因拜循良之軫恤也今後逐年繇票俱照此例凡有增減逐項開明末後總結每畝徵銀米各若干勿容一字含糊則糧房不得欺小民而積年之孽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九

贖忽逢日月矣兩浙皆將取法豈惟一邑士民之戴哉

九禁倉夫自盜

倉夫盜米皆因外造居房夜泊船隻窟穴近便足以容奸黑夜搬運莫得問詰近來賊魁夏能用此致富千金敗露之後猶多方拒飾幸已伏辜今宜將此輩佔造附倉私房勒限移徙黑夜不許沿河泊船其墻垣基址每里遞一名照例管修二尺務堅務高高則難踰堅則難墮庶一

勞永逸，可免無窮之陰耗矣。

十巖城守

自古道不拾遺之世，夜戶不閉，然而重門擊柝，取諸豫久矣。況今盜賊縱橫，豈可自疎扁鑰，每聞各門時或不閉，南門則以不閉為常，且無論衣冠所居，商賈所寓，而印章庫獄胥在此中，設而不閉，何異無城。大可寒心也。宜諭捕衙督責諸門民壯，示以晝一之期，啟閉有常，懈弛不遵者，重罰無宥。至城廂之間，竊盜充斥，近來典戶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十

失事屢屢見告，舊歲林侯於通衢巷口，製立柵木，蓋放隣境諸大邑之制，最為弭盜良法。今柵柵漸倒，且筦鑰無人，與無柵同。宜重修堅壯柵木，以火夫二人，謹司啟閉，其工食即於柵內居民照房派給，捕衙不時稽察，課其勤惰。如有失盜，并罪火夫。既可杜盜賊竊發之謀，又不貽居民踐更之擾，至為便計。又每年條鞭徵修城銀二十兩，空役納修城銀一百五十兩，積存縣庫。近來城垣各處傾頽，間議修整，有同兒戲。試取

新築處與舊築比，勒石脚孰高，灰縫孰白，磚形孰厚，名為修城，實反竊其舊材，又漁其新價也。若將修城銀兩鳩材庀工，嚴致稽核，如營室家庶不負設險之義，而官與民均有安枕之助矣。

補議未送三條

北運不必貼人貼米一

朝廷設六部六科郡邑，因之有六房。聞邇者所議變法，獨皆在戶，豈其餘都無可議，而戶例多宜更張，無他錢穀叢焉，則雀鼠托焉，循舊則其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十一

獲有常更新，則其味益進，大抵上臺行文，皆其書胥與邑中書胥先密商酌，以為嘗試之計。照以秦鏡過，其初奸則魑魅永消矣。即如北運之煩，非因道遠費多之故，三十年前十篷獨解六篷雙充，從無他役幫貼，然而糧長樂僉此役，近來散篷雙充，批首三共，猶甚苦之，何役同而今昔懸絕也。則其苦不在人，少可知。一在革抽扣。二在制房科。三在治埠頭。四在處船戶。厝置精核，則不待增人共充，亦不待南糴幫貼。北運仍

易支矣。大抵須從積棍積書搜剔耗蠹不須就民間各役轉展權宜若舍其弊源徑議增貼欲令三人或四人共克每逢人數既多需索使用者必且照人加派是無益而滋費也。況既堪北運雖三四朋充猶稱大戶今每年止須大戶三十三人而過此則每年欲選大戶六十六人將通邑皆大戶而民不聊生矣。若欲將南運貼米扣幫北運總此邑民今歲充北而受南幫他年充南而復幫北遞出遞還有何實益況北運得幫之後房科益指為美差必於例外派出公用若干私贈若干各項增設一設之後萬難再革充北之年幫米半得及其充南貼米全失是小民割肉自喂又不全以飽已而與人分食之也。即北運連年具呈求貼因糧長中亦多宿棍陰通房科設局簧鼓同儕其計一行惟一二奸狡受利其餘誠實糧長皆暗蒙害矣故欲使北運實實減省惟在裁革使用不在增員扣南

櫃等宜更二

頃者百姓初次上櫃納銀櫃等甚重眾大駭既而投庫則法馬平准如常時有稍黠者問此重等果安從來收頭答曰前任鄭爺所發未經改也蓋緩改一日則此輩受一日之利今宜追取各等與庫中法馬較准親押發與收頭仍示不許重勒違者許納戶扭稟究治澤流編戶頌集神明

干証勾攝三

詞訟勾攝革去差人使民間既無勒索又免驚惶至仁也第原告自拘寇警觀面或生釁端原告曰彼不服追呼被告曰彼從未聞問經旬不至必仍遣官役促之是名革而實不得不存也且原被私相拘喚之時或言語忿爭復致鬪毆事外增事詞上添詞前任林侯差本甲里長里長耕織為業亦慮妨時又前吳侯原牌差原証訴牌差訴証受拘者既相安服而干証身在詞中效此奔趨乃其分內可久之策無善於此

均役初議四條 擬未送

幾序小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十一

幾序小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十一

一議官置承認重役

辛未輪值大造議變均甲為均役萬口稱便然均齊之法惟絜矩君子能倡之成之能始之終之田多者役重田少者役輕中戶則坐中役民與民均也是為小均紳袍優免之外例充官畜其里長滿四五名以上應同民間殷戶僉點重運而以中役輕役品搭均授官與民均也是為大均此意發自錢宗伯昨歲會面聞之語詳戶例第二條中大抵變通之意專救編氓若官畜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刑利弊考

西

悉居經運似非克已濟物法行自貴之義

二議役無重輕宜一時併定

照田派役不問北白南糙及一切中徭俱可預定聞有王行素者現包縣總畜行已好先倡浮議欲且預定北白北絹等重運而盡留中下各役逐年審派意為同袍歷年代乞南糙例入百金特存此不盡之味以啗之真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而又巧博眾歡以庇其他好者也鄉紳無論即吾邑同袍人人慕義均役之說

一倡皆欣然謂小民得甦何有於吾儕燈火之

資聞其風旨議論大率如此尚煩若輩代為周全乎此說一播仁人君子倡舉良畜者或以防同袍之默愠不無徘徊之心則皆斯人之大罪也又恐奸未必行乃於令公下局之日暗約各房掛名夥件冒充糧長稟求單定北運以實其說雖有明鑒鮮不中搖旁以撓冠紳上以惑當事蓋吾邑書胥之無忌憚如此夫重運而外其次役與輕役亦甚懸殊如空役例須費八十金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五

南運贏數十金一贏一費之間不啻百金則重役雖去而小民臨審之年爭趨爭避原無已時非所以安之也且北與南猶云二役也若南糙批首二名人之求免不亞北運將亦止定批首而懸其散蓬明留為囑托之階尚成政體乎變法以安庶民而情未盡帖立法以助善政而體或有妨上下之間所失多矣宜勿動於浮言持以畫一之令

三議責成區總須得正身

各區隱匿花分之弊。區總無不明知。但不嚴責。成彼畏隣里鄉黨之怨。未敢挺身任事。今既責令查核。業已扼其要領。然必拘集正身。使親供寫。有弊必罰。痛將剝膚。自然知畏。或有子衿身任其役。罰所難行。擇盡法奉公者。獎以扁額。寬以征徭。倘挾弊端。摘其奸伏。鑄入頑畜。定坐重役。慶威具列。孰肯招辱而去榮。只此責成。區總一端。花分之併。思過半矣。更擇他法之便捷者。相輔而行。務使獨名足用。獨名既足。然後役可得均。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六

四議受寄太多者宜裁

寄本非法。直因昨歲修城。照優免額輸納。故特通融。今不量者。遂至濫觴。何可不制其太甚。似宜明出一示。凡向時田少。忽至數千。且溢於免額之外者。悉令裁去。不准收充官畜。此輩知警。尚可退還。所以成紳袍之高誼。非有妨於情體。均役正議六條 送 蔡父母

一均官戶

初議官畜優免之外。照民畜牽派重運。今審度情事。良屬未易。惟悉坐空役。庶得其中。既以優免蒙恩。亦以輸將明義。而官戶之役均。

二均殷戶

殷戶凡坐北運一名者。隨派南運一名。以接其力。其外北絹三名。斗級三名。南糙批首二名。南白二名。徐州解戶一名。繁重亞於北運。如南運裁照舊額。散篷止二十二名。不足品搭。尚有俸給一名。二三倉原額八名。亞於南散。亦可酌配。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七

三均中戶

中戶田產二百畝上下。未及北運格者。則坐南絹監收。一倉。龜丁。鹿皮。解戶。魚牙。柞刺。解戶等役。雖各有賠費。視昔之遠。充北運。憂危不測者。亦已相懸。而中戶之役均。

四均中下戶

中下戶田產百畝上下。悉照官畜。坐以空役。輸

費有限。既無大累。至於破家。亦不至如減田得受南運之說。使他役各有輕重之費。而此數十戶者。反因僉役。致獲羨餘。起衆人有餘不足之感也。而中下戶之役均。

五均下戶

下戶田產十五畝上下。訪果不係花分。悉編甲戶。輪值中戶及中下戶里長。現年不問何役。每畝止定出幫役銀若干。既免朋充里長之累。又無幫銀多少之嫌。村村戶戶。悉寧止矣。而真下戶以無役而均。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八

六均鎮都

鎮都一役。原從鎮房科派。因房屋不足充役。故補之以田。然民間業房者多寡懸甚。或僅數間。或數十間。使築補田若干。又非均矣。宜着舊冊。原充四鎮里長四十名。自相議報。凡鎮房價値足當田三百畝以上者。即照房坐役。其不足者酌量等差撥田補派。蓋鎮都雖無遠出之苦。無不測之虞。論其繁費。幾同北運。不得不優卹之。

倘慮議報時。互為欺隱。仍容衆人遞相告首。再加確查。果有奸詭。倍坐重運。自應畏法。且聞架在耳目之前。較諸鄉田。稍易清理。如此則房多者。既無借房隱田之弊。房少者。亦無田房兩役之苦。而鎮都之役均。

以上六條。本之鄉老仁心。參諸士衿公論。諸氓庶隱情。直穩當。似得便民之實。不空負均役之名者。大抵既有田產。即合差徭。既名差徭。止求少費。為安。豈反羨餘。是望官商。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九

民戶之心。各平則役真平矣。雖併花清詭。為均役之張本。然均役之格。預定則傳播民間。舉知其便。花詭之計。必弛而弊亦易清。所為表裏相扶。本末相濟者也。

均役答問六條

送先達轉申

蔡父母

專併花分一

品搭之役格。可預懸於歸併未完之日。以慰民心。配役之田數。難預定於歸併未結之前。以厭民欲。今邑父母。只宜專以併花分為事。則其餘

條緒皆可次第斟酌矣。

南北品搭二

南北重輕品搭。允為至平。一切貼銀釀弊之說。可以坐廢。但北批首較之散篷。其費一倍以外。恐非增貼一人所能支。合照原額仍裁為二名。朋充。而倍益其田。假如千畝之家。以田二百五十畝。派一北白。更以五百畝。派一批首。餘田二百五十畝。則撥甲戶田二百五十畝。益之。派以南漕二名。大抵重運。則獨用本名下里長之田。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二十

南運。則取足於甲戶。而仍不損其二百五十畝之數。此為寓均役之新意。於均甲舊法之中也。惟批首。則實益田一倍。所謂寓免役於均役之中。十年之間。不過益田五千畝。未為太多難措。而殷戶可免破家之慘矣。其有不及北運額者。許令於識認親友內。各從所便。或二戶。或三戶。湊滿田額。串名協充。

兩年鋪派重輕三

南北二運。難於一年並充。一人之身。不能兩營。

也。合於兩年之間。先後鋪派。如崇禎五年。應派六甲北運廿八名。至六年。悉派以七甲南運。此先重而後輕者也。崇禎五年。應派南運三十四名。至六年。悉派以七甲北運。與北絹等役。此先輕而後重者也。總在二年之間。則雖有先後無大低昂。全區十甲。悉用此例。則今冊自足均平。不借資於難期之後冊矣。

聽民間自認四

南北重輕諸役。上人懸示品搭格式。悉聽民間。自議承認。其餘中役。照此議認。總不難均。民隱雖紛。但令自議。則斟酌自然詳妥。畧與總裁便徹底安和。倘為孝廉公車。稍畱未了之緣。則庶之經營未息。且孝廉之心。哀桑梓。亦何異於鄉紳。寧有以一己懷私。反致訾於河上神明之膠柱者。則通邑之役。決應全定。無足致疑。

定甲戶幫役銀五

甲戶貼銀。不論苦甘。每畝二錢。允為至當。蓋役有重輕。則里長田之多少。自承配之矣。甲戶總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

屬細民。里長受役之苦。其彼原不宜與受。然苦其者。邑父母爲重。輕二役權言也。小民情隱。重者誠苦。輕豈真其。仁人如保赤子之心。未嘗忍以其視矣。

鎮房分別多寡六

四鎮役求增田。畝須得其鎮房多寡之實數。乃可酌配。如一人房止數間。求益田於舊額九十畝之外。可矣。如一家數十間者。其價值比田千畝。併裁去其九十畝。猶以爲未足也。而況求益乎。合令現充鎮役四十人。虛公自議回報。從而可否之。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以上格式。或可採擇懸示。使民預知大畧。則其情慰。其心服。而歸併之計。亦決矣。況有神明之。擿發乎。惟大體則可懸之。自上細微曲折。必須議之。自下大抵承認。聽百姓參酌。在鄉紳。然後以次上之。父母拱手而受成焉。則事不勞而功易集矣。其有奸宄抗法。或花分甲戶。不肯歸併者。或認役不公者。額外硬坐。

以北運批首。或散篷北絹等役。在一人求利。得害在通邑。則借此奸人代擔苦役。以甦衆困。一舉兩得。孰敢不懷德而畏威。

庚午修城報書

修城誠目前急務。所難惟在集費。諸老倡捐。蓋謂爲民舉事。務不擾民。至盛心也。敝同袍例與優免。平居受曠蕩之恩。臨事忍後樂輸之誼。重蒙台諭。卽當一一轉致。台臺曲體衆情。俯詢咕嗶。然爲國爲民。自不妨卽日通詳也。再計修城。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一役惟期堅築。不必增高。往歲會議加城所費。不貲而無纖毫實益。今諸老專議修築。深得厚下安宅之義。況有神明父母主持其上。自然費省而功多。惟是優免所捐。不過六七百金。而大役難量。所需或在千金之外。須始終不累細民。乃爲至善之規。此時厝置。恐尚煩台臺一段苦心爾。

衆擎易舉之說誤人

鎮都庫收斗級三役。聞俱奉文。革過納銀於空。

役中矣。而漸皆復僉。所納銀竟不革。庚午又派里長修城。通邑騷怨。向者因憫里長修城之苦。故議歲納條鞭二十金。空役百五十金。十餘年來。雉堞晏然。所輸之庫者。殆及二千餘金。莫敢問詰。而反開官府厲民之階。大可嘆也。辛未民間有納銀八十兩。革去鎮都之說。余謂鎮都已經革過。敢於擅復。今若能申請革去。甚善。如其未能。寧存此現役。以待後賢。倘復納銀。則重疊無已。而後之復僉。可翹足而待。其說幸寢。後有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廉明君子。幸加意勉焉。若夫衆擎易舉。四字最足。悞人天下。莫少於尊貴之人。莫衆於百姓。然則堪魚肉者。獨百姓耳。大抵官府輕於加派。鄉紳輕於順從。皆爲此四字所誤。

政令有不可均

辛未修城之工畢。鼎新文廟。或言里長尚有若干未輸官者。補追之。可得百金。助工。曰。不可。或曰。輸者衆矣。獨寬此若干家。得無不均乎。曰。均者。謂法所宜也。納則均。納勞亦均。勞修城之

舉原加派於額外。驛騷怨謗多矣。稍令遺漏。不猶善乎。譬如十人同涉一訟。槩無杖法。過而杖者。已六七十人。刑官忽悟其非。停止三四。誰曰不可。若云吾已捷前數人矣。必兼捷以爲均。是古人均施於惠澤。今人均施於敲朴。誅求也。其可哉。倘嗣是有均費均勞之議。補追罅漏。如茲類者。仁人君子。必同聲阻之。

請弛漕糧上倉

杭嘉湖士民輸稅在淳頑之間。然拖欠折色者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有之。漕糧則百中之一耳。至于吾邑。百年以來。升合皆清。崇禎庚午孟春。上臺因他邑偶遭特命儲道。巡行各邑。欲令漕糧盡數上倉。此固修復舊規。然須先期議修倉之法。定看倉之人。然後此規可復。今數十年來。倉廩坍塌。上漏下濕。倉夫又皆盜賊也。不先酌處妥當。徑勒百姓送米入倉。則腐壞可虞。飽賊腹可虞。出入查驗之際。書胥索詐可虞。而又冬杪水涸。空舟不通。況於重載。又南北二運。皆於本年春夏啟行。北運

米須春白。費日更多。乃皆勒限上倉。隨上隨領。折耗如何。使用如何。一舉而諸害具備。況僉南北運者。皆有業糧。長豈憂其適逃。而必轉展重苦之。曲爲吏胥。溪徑計乎。此皆剝民脂以飼衙役者也。儲道過他邑。每撻百餘人。爲數以一二千計。丁官保改亭者。年且九十矣。聞儲道將至。設宴於舟中。親往迎之。備告以本邑從無拖欠漕糧之事。且云。如有升合不楚。老夫一身全任之。儲道唯唯。及入倉。畧觀大意。不用敲朴而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六

去夫。使他邑鄉紳。有愛念維桑。擔當事體。如

官保公者。蚤以此情達之。儲道他邑萬民。必不至遍受捶挺也。官保之德。於是爲大使儲道。早聞此言。必且承上諭下。易巖爲仁。色笑遍諸郡矣。然轉圜而聽。則鄉紳之善。皆臨民者之善也。儲道亦於是乎能受言。先是丁卯。林邑侯未習民事。亦奉上臺文。限民漕糧。俱上倉。身自至倉。嚴督將用刑矣。鄉紳李太常急趨入倉。見之。亦謂邑民從來極淳。倘少一石。身願代償一石。

語甚力。大旨如。官保公林侯。卽寢其事。此皆吾民之保障也。使邑紳人人如斯。事事如斯。民何從爲魚肉。胥皂何從爲刀俎。

吏例六條 以下六房雜議

解散訟師一

解散訟師。須收用之。做他縣例。代書人皆官府考選。各坊一人。不相紛亂。詞訟非官代書人。不准每詞定筆札錢五文。據事直述。虛誑者重懲。雖有唆主代書人。孰肯代爲受罪。彼亦無所用其奸矣。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七

禁受獻二

禁受獻。禁豪奴。必先其權。煽之大者。若徒及封翁公子。或同袍。或罷宦。則不足以丕變豺狼果去。則狐狸潛踪。

柳總甲三

總甲人微言輕。庶民不受其害。若其人能言。校黠官府。又從而信任之。一方之民。其魚乎。

置冊四

置訪冊專查在城各坊打降積棍姓名遇事入衙門比平民加等責治其餘則置排門冊在鄉亦逐區逐圩挨記戶口多少貧富荒年便於賑濟盜發易於追尋其豪橫及一切師巫邪術註姓名於各圩之末除巨惡外悉令改心易行不悛者重治寺觀僧道併附載之其詳當做陽明先生十家牌式

先給主贖五

郡縣斷事每先贖緩而緩給主民之訴者似為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二天
官市立法宜先給主後追贖

奸書割字之巧六

士卒有斬虜首一顆其本將申功於監軍道者監軍書辦苛索之卒弗肯曰吾血戰僅得一級有何虛妄而分授若乎書辦指之曰着汝能得賞否持文書歸割去其壹字以別帑綴補之仍填壹字持呈監軍監軍徑照例准賞矣書辦持下堂遂巡復上白曰此恐有弊奈何因於日中照示其補綴處監軍然之即改批覆勘書辦持

出示卒曰何如卒大驚惋如所索數許之書辦復入白曰某細思此事無弊凡磨洗割補皆以多易少豈有以少易多今所報止一級更無少處殆因誤有點污偶補綴之耳監軍又然之仍免勘給賞噫以壹易壹巧矣哉但監軍亦失於不思壹顆既不可復減則雖割補非弊稍加尋維亦不難見心悟其故直於初白時置之罔聞立召卒而賞之則書辦窮矣此一小事而制奸與制於奸只在思不思之間古人云事因忙錯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二天

處事貴緩然徒緩無益要在忙裏能詳

戶例十二條

清隱匿花分詭寄一

奸戶匿田者限十日內自首花分者歸併並貫前罪照額派認里長過期不自首者限各里遞互相舉首其田半入官充餉半存本里贍役田隣首實半入官半給與為業然三者之中搜隱匿第一併花分次之而清詭寄為後頃因繕城照優免例每畝納銀一分明導之寄矣公用時

令其輸納。定冊時禁其優免。可得乎。故不得不姑後之。然民間之弊從此彌積矣。萬曆辛亥值大造。宜與徐侯初蒞任。治甚嚴明。紳袍田不滿免額者。皆不敢受寄。聞其時除優免外。官畜充里長者僅二百名。蓋民九而官一。至辛酉則官畜四百名矣。蓋民四而官一。今冊漸及七百名。是民二而官一。此皆明許受寄之浸淫也。官畜之中。客宦居三之一。蓋邑紳所不肯寄。則奸富之民。又詭托客宦名下。以故民畜益少。欲除此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

弊其道何繇。千籌萬算。不如一法。但使寄者無益。卽不禁自止矣。凡邑紳免額之外。悉照民畜派役。客宦原無免例。益不必言。惟此直截穩當。且使紳袍戶田。果有不足於免額者。默聽周全。不窮其隱。但抑其額外之濫寄。不亦情法兩盡乎。覈花分之法。從最大者始。昔年大戶於定里長時。千畝上下者。至拆爲二三十戶。今應取泰昌元年徵冊查對役冊。其田自多而忽少者。查某年賣與何人。推入何人名下。與各處週年申

充糧長者。果係新買主。否若到處仍是舊戶。當役則公冊能詭名姓。私會不能易面顏。卽真賣與花分。可具見矣。傲其尤者。數人其餘小奸。不敢不正。搜隱匿之法。總計縣田地六十二萬有奇。自甲科至青衿。優免滿額。不過十萬。當役田尚有五十三萬。里長二千四十名。每名二百五十畝。合用田五十一萬。本不患少。天啟元年奸猾隱田數萬。俱就各大戶名下掛空扣減。而當事者不知。謂充役田果不足。遂將數十畝或百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

畝者作大戶。充里長幾分十餘畝以上。皆派朋充。而真大戶。顧悠然閒空。通邑幾無獨名里長。亦幾無甲戶矣。不均之尤。萬心恨之。今宜獨嚴此弊。有犯者。盡數沒入其產。充合邑役田。仍追提昔年原造冊總書。鞠令招吐。而於新造冊諸役。明諭奉公。冊冊既成。收入衙內。抽點覈算。纖毫有誤。重罰不宥。冊書自應懼罪。大戶亦自惜產業。孰敢冒險多費。以求隱匿哉。隱匿搜則役田不缺。花分併則獨名自衆。然此其搜之併之

之大畧也。要知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即搜併之術其便捷奇快者尚有多方。隨出一端。可以指顧而定。然使行之不善。或反擾民。又其機括可以徑行。難於詳載。亦聽之治人而已矣。況法即至良。務須本以德意。賢父母。賢鄉紳。真心為民籌算。使彼必無因役破家之患。則自安於承役。何必隱匿。何必花分。詳在均役諸議中。而其要。以鄉紳承北運常事。革抽扣為本。

鄉紳充北運二

幾亭外書 卷四 鄉紳利弊考 三三

北運所以破家為有四弊。本地使費扣除埠頭。船戶勒索沿途。船官船詐害到京衙門交卸。四弊之中。惟本地使費為禍根。祖制為知北運役苦。重其折耗脚價。自萬曆戊戌已亥間。邑中出一無行士。包攬北運批首。於水脚銀中。總扣五百金。奉輸縣庫。名為公費。後遂沿例難除。或稍減至三百金。即號公廉矣。自是糧科當年總差。總出官埠頭。船戶各種奸人。夤緣表裏。動百成千。不可限制。欲獨驅眾弊。而主宰之地。

不清。則搜剔難施。欲清主宰。非惟權有攸歸。亦且口難遽啟。鄉紳彼此相顧。小民敢發難端。於是其勢日甚。而難反。今幸潘郡伯默翁。有均役贅議。專指此條。痛快言之。同袍朱予瞻。有勸役書。亦及抽扣二字。語雖激發。鄉紳意實專有所為。仁人心口不約。自同物極則反。端倪已見。然言行相濟。變化有機。指奸陳弊。則救之尚難。形格勢禁。則解之自易。故惟官民勻認。為今日要。若十六篷中。每年叅以現在鄉紳三四篷。則

幾亭外書 卷四 鄉紳利弊考 三三

本地衙門諸費。不革而自除。清廉父母居上。不惟一洗官方積習之疑。兼省搜剔羣奸之力。船戶自然不敢勒索。況官戶可自造船隻。不必逐年僱寫。又沿途少阻。可以遄行至京之日。收糧衙門員役。既知縉紳自充。勒措亦減。則雖當重役。賠費幾何。而可以造邑民無窮之福。何憚而不為。初錢官詹有議云。縉紳除優免外。宜承北運。以甦民困。至其子孫例應充役者。仍優免以報之。鄉紳曾充一架冊。子孫即免一架冊等而

上之充役益久。免其子孫亦益長。其言大而統。蓋今日之承役自行本心。而他年之寬卹仍沐厚報。此亦爲仁義之利也。合做此意。集諸先生於公所。開誠布公。相與商榷之。或未協。則從容以和之。務令父母愛民之誠。感孚於諸先生。而後已。議若定。申詳上臺。立碑刻石。福當及數十年。其看倉斗級。亦做此斟酌。且非獨一邑也。天下凡有糧解之處。可以通行。第須賢公卿大夫主持而潤澤之耳。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勿查報大戶三

安富以保貧。莫如免報大戶。前官往往爲書胥所給。數立名色。令房科及各區頭查報大戶。或云糴米以備不虞。或云董理大役。或臨造冊年分報點縣總區總。凡當此者。無不傾家。又管脫者衆。奸人挨戶勒索。真是驅吾百姓。供此輩生涯。靜言思之。痛心刻骨。歲甚一歲。勢將使合邑溫飽之家。盡爲赤手。其產業悉歸宦族及勢貴已去。風雨忽盡。是將使通邑終無久富之家。而

貧民無賴也。貧富同盡。權利獨歸奸人。解弦調弓。此爲時矣。合將開報大戶一節。寢遏不行。縱有上臺明文。如糴米等項。且束之高閣。其有造冊縣總。及每年北運批頭。勢不可缺。宜於平日造各區排門冊二十本。預自查勘。其中果孰爲大戶。堪委重務。臨時再密詢賢縉紳。度其必不見給者。與相參酌。然後以不得已之意。僉而委之。寬其鞭轡。第使任勞不致任費。事畢之後。別有寬政以酬恤其勤劬。庶富民不苦於供應。而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貧民有賴矣。

比徵勻分十限四

糧銀宜勻分十限。夏秋既有預徵。至十月起限。則前五限。每限一分四釐。後五限。每四五釐。又一二并徵。三四并徵。舊冬纔起兩限。已踰十分之九矣。穀稻未春。催科先逼。民間之苦。良自難言。仁人軫恤民艱。此法忍不少變。

完納小票明載徵額五

納戶執照前列各項銀米。誠爲瞭然。惟逐年遠。

米。遼。銀。及。偶。增。事。例。如。提。徵。海。塘。夫。之。類。遺。漏。不。載。或。籠。統。貫。入。於。內。莫。繇。稽。查。合。一。一。開。明。官。民。兩。便。

禁糧房挪移影賊六

糧房每將良民完過折色那在頑民名下比較時影賊免責當清查嚴治

整頓諸倉七

諸倉宜定收管之人設換新之法

禁糴致饑八

近來專用禁糴救饑其實轉能致饑家靖質集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六

中有庚申過糴記序載甚詳可以為鑑餘詳救饑法中

倉穀之弊九

出穀之弊使用多而穀惡其價有反貴於糴者小民或欲退還而不得當嚴覈之

養濟院十

本邑養濟院初入時須買囑之費十金真孤寡隨盡之人救死不暇十金何從得故今養濟院

中非盡貧漢貧漢有填溝壑耳宜查汰少許以真貧老者補之此外又有穉子得狂疾父母惡而棄之行道之人莫為收救當於養濟之外別蓄餘貲備不時之需示令民間小兒自十歲上下得奇疾猝不可療者其父母厭棄道塗許隣里及過往人等收回療治隨即開年月地方報官給與藥料食物如愈畱事本人或送歸其父母官仍給賞本人以勸行仁者如終不愈給棺葬漏澤園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七

驗庫吏發銀十一

庫中出銀色必低數必缺雖會試夫資僅得十分之九上臺支送鄉紳亦未必全訴之則傷體忍之則傷法士夫惜體忍而不言況在百姓孰敢言者故凡發禮儀工食必須當堂親驗給發或令一繫封准擺列堂上親抽數封覆兌色數不足嚴責倍罰庶杜此弊

糧書納官十二

市井奸民凡長於書算巧於侵剋工於蒙蔽者

必謀入糧房赤手而入不數年間必滿橐而出或事發伏辜或以浮浪費彼雖享之不长然百姓之受其剝脂者則不可追矣其尤獍者即以所獲厚貲入京買官名曰飛過海金多者選速矣每見閭里無賴不比於人燕邸突晤頽然帶弁頗覺名器之辱猶未也浚桑梓之脂膏以為母及官他境又浚其脂膏以為子奸人赤手工子母之權而彼此小民兼受其害者無算又借宦遊之名遠避他方雖欲加罪難得而問時移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

事過然後徐歸相距既遠官府亦姑置度外使此輩得享用一生真大不平事也縱未能絕加納之途且將飛過海一種嚴行禁杜則此輩雖侵牟於前猶畏罪於後稍舒小民之害或終雪蒼生之憤亦未可知因觀吾鄉糧房之橫感而及此

禮例十三條

核學田一

本縣學田宜共稽畝若干租若干設立規則使

學役毋得侵牟收其餘花為師生會課併修齋宇公用以免年年坍塌損設處

重鄉飲酒二

嚴鄉飲酒禮務舉真實有德行之人誤舉者廩增附送學戒飭重則申詳學道

變奢俗三

變合邑之奢為儉權在邑侯如宴會之間定食品革梨園則縉紳必從縉紳從則小民從矣使人人以不奢為恥風俗自然趨奢使人人以不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

儉為恥風俗自然歸儉能使梨園無用而不來豈非姑射仙人此外一應張燈作春迎會神戲悉禁罷之所省一邑之貲甚多且不釀淫佚之奸回祿之災一舉而數善備

風厲學宮四

嚴生員行檢令禮房特設一冊凡生員有事謁見或切已事情或代人陳乞或挨身作証或與人構訟挨月日填註冊上如某生某日為某事來見或與某人作証關訟等情即公呈公舉亦

要確實不許假公濟私并查在外聯名傳帖凡係此等舉動悉行開載其有閉戶讀書文行俱優者理事之暇發帖請至學中會文以示激勸倘更有密洗身心鑽研經濟者別當具眼留心

止士子迎送保畱五

邑大夫將至士子羣迎入觀則送初猶數十里耳自萬曆壬寅癸卯間頗有以是為喜者士子稍得送迎之利益爭驚遠焉然乃胥皂之事高明或以為取且長吏聲價豈因是增而徒壞士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四

風有識君子宜急挽之以淡漠也保畱一端尤為可怪借寇美談自是小民不期而會豈有號令徵發耶近見官府自出牌票追集里遞往遞上司即令上司終於不知然呼人以自畱謂已心何謂百姓之心何吾果居心如水平愛民如子上司有耳目士民有心志亦安用保畱亦安用呼召是乃上下各得之理矣昔范公涑為浙方伯有以保畱邑大夫蒙譴者古人風致猶存然使上司持古人之風致以繩士則我滋愧矣為

邑大夫者何不自為古人

察賢仁六

察士夫品優者何人才高者何人察識既真與叅謀議必不見欺當有助於善政

禁淫祠七

禁私建淫祠并添設僧房禪堂巷觀

遏僧弭盜八

迎名僧講經易傷風教迎名僧住持易釀盜賊真僧非有意傷風教也所患貴家趨之若夫好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四

建寺刹好起飯堂好募緣設齋之僧雖非自利釀害亦大一切強寇匿身緇流者聞某處有飯堂爭來奏集住持或盲而不知或知之亦不能阻若在城中尤為可慮此全賴當道有識蚤驅禁而解散之俗子每以阻遏禪林為不韻事及地方被禍望實虧損禪林果何鳩於官路哉鄉達名公均宜念此

止付應僧葷酒九

現在僧徒度不下數十萬驅之力農勢未可得

急救其弊。莫如就彼戒行。且嚴葷酒之禁。凡不忌葷酒者。名付應僧。為人所禳。應酬俗疑。其不可少。然使皆以素口誦經。潔身禮佛。不當益靈乎。此名至正。事至易行。外則臺司郡邑。可徑主持。內則秩宗條陳。奉旨尤覺嚴重。每歲所省牲畜黍米。頗亦不少。此又小補中之小補。權宜中之權宜。民窮財盡之秋。何處可不為國家籌算。

禁巫十

幾亭外書 卷四 附山 考 四三
本邑巫風最盛。民家小小疾病。巫輒托神語。揆入恐嚇。愚氓典衣稱貸。不勝其苦。宜令城中總甲各報本坊業巫者若干家。鄉村亦然。各出禁約。開列巫人姓名。以後竝不許誣神惑眾。違者重治無貸。總甲容隱與之同罪。

禁焚屍十一

本邑火葬之風甚熾。子焚其父。妻焚其夫。月令掩骼埋胔。皆不識姓名。枯朽也。況乃至戚而忍焚之。習俗已成。恬不知痛。競云無力買地築壙。

耳然二十區中。義塚纍纍。何必買地。縱不築壙。掘坑而葬。不猶愈於焚身揚灰乎。且焚燒之日。仍須冥衣棺木。輔以柴薪。方能舉火。又僱召土工。計其所費。與掘坎封泥。正亦相等。合此為彼。良可哀恨。合立碑嚴禁焚屍犯者。本家與土工如律問罪。總甲隣里知而不報者。同坐禁止數年。孝慈已動。見有違法私焚者。眾必從而駭之。民風歸厚。刑期於無刑矣。

驅妓十二

幾亭外書 卷四 附山 考 四三
土妓悉驅出外境。有勢豪藏匿。枷責示眾。

禁賭十三

開賭之家。拆毀其房屋。如房主不知情。將賃房人重責枷號。

兵例四條

鍊民壯捕快一

民壯原額三百名。就中選強壯者為一隊。各就本坊及隣近保結。查其居址。妻孥老羸者汰去。募壯丁力勝五百。勦者補數。每五名為小隊。就

中推一人為小隊頭五十名為大隊就中推一有心計者為大隊頭各色立教師責成武藝操場分日比較演習務令通曉進退戰守之法凡巡鹽應捕快手弓兵俱做此行但須首領統之法度治之嚴行三月可備不虞非第潛息荏苒而已陽明先生治廬陵及後督撫江西俱嘗行之詳在集中可做

禁應捕養盜二

捕快養盜又自為盜宜訪確重辟之

幾亭外書 卷四 刑刑類考 四

察妄扳三

盜敗妄稱通奸又妄扳仇家一切勿行

善射免罪四

民間有善射者免其小罪使充弓兵民壯之選鍊成數十人寇盜聞風必不敢入境

刑例四條

抄貼審單一

審單既定誰能上下其間取供者欺弄愚民需索無限每勒詐抄審單錢甚或私改數字誑惑

原被甚可恨也聽審次日悉錄審單粘貼頭門外聽衆縱觀明如日星定如山嶽

禁門皂私挫鄉愚二

聽審之日皂隸得富人賄先於頭門外鞭擊鄉愚鄉愚未及見官已垂首喪氣矣當嚴出一禁違者許受歐之人喊稟將守頭門皂隸重責無貸

杖分輕重三

古易鞭背而鞭臀恐傷生也今往往斃死杖下

幾亭外書 卷四 刑刑類考 四

殊失矜恤之義按扑責宜重惟盜賊次惡少衙役而百姓宜輕

禁索杖錢四

用刑多少量其情罪皂隸不得重輕其手近來刑責既濫官不能細視多少之數雖定於官輕重之手則操於隸每杖約用青蚨百文不用則出格捶擊之是受刑者又加費也又原被成仇一貧一富貧者或當責則富者反以杖錢厚與皂隸囑用重手問有十餘杖而斃者大可傷心

一 丹 廣 參 日 華 全 書 第 14 反 文 內

宜於行杖時。親自審視。仍出示嚴禁需索杖錢。皂隸既無彼此。則下手必平。庶令有罪者不受誅求之苦。而富者亦無暗中行賄之奸。

工例二條

時葺署舍一

上臺供費。無不宜省。至於署舍。宜頗整葺。矯之太過。頽垣敗壁。以爲名高舍宇。既毀後。必鼎建。是一人好名。而使後之地方煩費也。及時葺之。不亦省乎。

幾亭外書

八卷四

解刑刑考

四六

時濬城河二

冬杪水涸。宜濬城中諸河。挑起餘泥。俟水漲時。載出南北二門。爲通邑所議築羅星及交牙砂之用。

救饑法十五條

覈戶散糧一

吾邑二十區。每區推一鄉紳主之。各從其所稔。熟先令誠實家人寫畫逐圩地圖。一切浜兜村落。凡有民居者。纖悉不遺。并註浜村名號。逐浜

逐村畫其屋舍。記其姓名。貧富兼載。除富戶外。

就中暗別極貧次貧又次三等。大抵觀其屋居衣服。察其面貌。加之探問隣人。可得六七。猶恐未確。各就本圩訪殷實大戶一人。密叅訂之。冊成之後。間或親至一二大戶家。再訪所報貧戶之確否。彼居本圩。隣里虛實知之。必詳兼護惜身家。不敢見給。開報貧人。每戶若干。丁口童子六七歲以上入數。有本身雖貧。靠托大戶。如某某各宅僮僕。自有主翁贍養。俱不得開報。又或

幾亭外書

八卷四

解刑刑考

四七

有產業人。假稱貧戶。或一人拆名二三。或本人照錄票。虛開丁口。或里長執絕戶。錄票充作實。在凡此類項。倘有欺妄。家人重行懲治。其本圩妄報富人。卽照衆戶。冒領實數。刻日賠償。繼富一分。便妨周急一分。所以查核不容寬貸。極貧每人給米若干升斗。次貧又次貧。量行遞減。通計某字圩。該給散米若干。再通計本區若干。圩該共給散米若干。先約算定。分出告示。數帑細載貧戶姓名。下各註應給米數。派定日期。各就

近便某時至某處。自備布袋關領。另設總冊一。本俟某圩人到。挨次唱名分給。或每圩各出一。示粘貼本圩大戶門首。將應散米數逐圩算結。徑付大戶照示分散。尤為簡便。大戶不願勿強。

獨賑一區之故二

或曰歲饑獨賑一區。此外坐視其斃耶。曰賑濟鄉里與蒞茲土者不同。為民父母。命令足以用人。自應兼濟。若鄉人當各視其力之所及耳。地近則耳目易周。人少則情隱易見。務使貧民實

幾區外書 卷四 鄉刑類考 四六

糊其口不在博施也。為某地人。但救某地。他地自有贏餘之家。使各近行其惠。乃所以為普遍也。且如吾邑二十區。假令無分彼此。一槩賑之。度算饑民應賑者十萬人。人給兩月為糧四斗。共計須四萬石。雖巨室世家。孰能辦此。既已不辦。而驚廣矜名。遍行給濟。至令他郡人民聞聲。襁負或挈家棹舟。以來人眾。既宗糧無措處。又且耳目紛然。難可究詰。侵漁重冒。必從是生。有積日累旬。不沾升斗者。號哭而還。顛仆中道。是

促之斃也。原其初念。本為活人。及其弊也。或因以死。豈非驚廣不務近之害耶。若各區士夫一人首。蠲若干石為諸戶倡。但感動以至情。切勿借官法繩之。則樂應者必眾。勿限人數。勿限米數。聽其隨意捐捨。每區須米一二千石。眾擎易舉。勢可必致。其間倘有惻隱好施之人。踰涯捐濟。則徐請於官。給以義善匾額。後遇徭役量情准免。或其家有誤犯。亦准寬貸。於是計米若干。設誠散給。或米一時未敷。待哺者迫。則量現米

幾區外書 卷四 鄉刑類考 四九

若干。隨時先散。復限日期。又行補給。約計每區蠲濟者數十家。受濟者數千人。以數十家之精神。耳目周濟數里內。日相習熟之數千人。授者豈敢侵漁。領者豈至重冒。極貧次貧之報。豈有不真。圩戶丁口之數。豈有不確。復佐以開河繕城之策。用饑民一時之力。為通邑百世之利。可使凶年無寇盜。通邑無餓夫。而且因以集事也。無奇無名。活人是快。私矣而公。隘矣而普。

鄉村收布三

吾邑以紡織爲業。婦人每織布一疋。持至城市。易米以歸。荒年米貴。則布愈賤。各買乘農夫之急。閉門不收。雖有布。無可賣處。鄉村如有好義之家。量米多少。隨附近收換布疋。每疋約照時價寬付米一升。積布在家。俟標客銀至。布價自然復增。頓主結賣。可仍得原初米價。此不過守候兩三月間。已財不損分毫。而應農家之急。有莫大之功。鄉紳城居者。可倣此意。各就附近城外懸牌收買。則粟布互相流通。農夫餉婦不至束手枵腹矣。捐賑之外。設此權宜。以爲惠而不費之計。

興土工四

荒年可大興土工。或繕城。或開河。或築堤。或鑿池。或建橋梁。或累墻垣。或修廨宇。厥倉務擇通邑有裨者舉之。假如開河。則令貧民自備畚鍤。每三人爲一夥。一人鋤。二人挑。畚須三副。以便輪流無空。每十夥爲一黨。每黨擇一人管之。各插私記於頭項。肩背以便認點。隨搭席鋪一所。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邦利弊考

五

設大鍋一隻。鑊杓俱全。碗筋令各自備。另召一人專煮粥飯。務令水清火足。日三餐。至夜每人現給工米一升五合。仍給某字號小牌一根。明晨繳牌。方許入黨。如本日偷力懶惰者。停牌不給。明晨另召人補足十黨之數。其所挑泥。各自分界。量定丈尺。以石灰畫之。每黨約若干工。自某日起。某日止。約工作一月。便足救兩月之饑。其攜歸工米。婦子每日充飢。外尚有餘粒也。

各主一區之故五

荒年救急。無過煮粥散米二端。煮粥畏在駢聚。散米患在破冒。然破冒之患。亦繇駢集所致也。故要在分之。如前項給米收布。與工煮糜諸條。或城或鄉。皆須星列。基布慎勿團作一處。喧闐則啟爭。垢穢則致疾。繁雜則生奸。鄉紳各主一區。則不期分而大段已分矣。仁必以義肅。故非鄉紳不可主。仁必以智行。故非各竭其心思耳目不能周。

附張掛散米告示式六

幾亭外書

六卷四

鄉邦利弊考

五

看得連年夏秋米貴。今春每斗百二十錢。尤為異常。聞鄉民貧者買食。荳渣酒糟雜以艸根度命。又布賤花貴。無從生活。深懷憫惻。本生力薄。權微無能。普濟惟念胥五一區。祖宗父母生長于斯。尤不忍忘。算除本年家用飯米外。量餘冬米數百石。聊出散施。以濟饑虛。度算春花尚需一月。查分極貧次貧又次三等。人給三十日糧。以俟麥荳之登。每戶預付圖書小票一條。令各自填圩分姓名。限某月某日至某地。自備包袋。幾序外請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五

挨次繳票關領。只須男子一人伺候。不必攜帶妻兒。致生喧擠。有損無益。無圖書票者。不准給發。其守候關米。至日中以後者。給粥一餐。今將某字等圩共若干。圩應賑貧戶姓名米數開後。又附各區佃戶告示式七。

常年佃戶。每畝給借隨田米二斗。加利二分。今春米貴。民饑。本家于祖居胥五一區。聊施小惠。其餘力難遍及。惟念各區亦有本家佃戶。歷年服勞。豈忍樂遺。今將舊冬欠下糙米。扣算隨田

者。至冬每斗止加利一升。如舊租清楚。即今開倉。每畝速給白米二斗。至冬每斗加利二升。薄示體恤之意。又附大書單條八。專救貧農不齋僧道。

鬼哭奇變九

庚午三月朔之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戶戶悉聞。以為大異矣。比茗松人來。皆言如此。鬼聲方數百里。不益異哉。予

幾序外請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五

初七日。自會城歸。聞之。方悽斷。俄又聞窮民有抱其半歲子。沿門呼號。欲授人。而人莫應。遂攜至羅星橋。投急流中。嗚呼。悲哉。此外不見不聞。餓病而死。棄捐而死者。何限。民極于下。故鬼啼于上天。變示人。至迫切矣。回天變。莫如結人心。結人心。莫如救人命。而消弭挽回。非愚賤事。全賴富貴人。首在當道。次即鄉紳。嘗聞天火沿燒數里。一室歸然。獨存。瘟疫流行。有全家不染一人者。甚至寇盜猖獗。亦相戒。此方有某公在不

可驚動以一人故保一鄉一城嗚呼此豈智謀
勇斷權鎮耶積善之家感通人心卽挽回天意
今日民極可痛鬼哭可驚學者存無爲而爲之
心何妨語有爲而爲之法傾儲而散者爲上智
以餘及物者爲中人隨力隨心原非難事若目
擊災傷猶守楊朱不拔一毛之意則不敢指斥
言之也禍患旣來欲散何及宵分夢覺請自維
而自謀

賑濟不必慮富名十

幾高外書 卷四 辨刑利弊考 五

或曰慷慨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
浣衣濯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
祿千萬大賑貧窮臨沒無以殮畧慷慨則不富
愈慷慨則愈貧義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
便可信其囊橐矣豈有竭力弘施而人反疑其
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怨救人則畏人疑亦
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誼當倡蠲天
爵之民曉此機關理宜嚮應

破冒計丁口之辨十一

或問賑給之弊遺漏與破冒孰甚曰破冒人負
我遺漏我負人寧稍稍破冒爾然則論戶與論
丁口孰善曰論戶人將怨老幼之多論丁口則
老病孤幼均沾而慈孝之心滋長矣一以養廢
教一以養助教賑貧之中有精微焉但老幼日
食數合不與壯同賑宜畧減若計日均授糧又
難遍

官長出米風下十二

宋陳堯佐知壽州歲饑堯佐自出米爲糜以食

幾高外書 卷四 辨刑利弊考 五

飢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此以身
率人不令而從可謂救時之良政若勸之以令
則無益也吏胥報殷戶是割民肉以飽吏胥也
復從而限價遏糴驅之以刑是貧不救而富皆
困也豈第君子請擇於四者元魏韓麒麟曰官
有積穀則民無荒年顧預備之名思常平之義
當在未荒之日陳公初抵壽州特設權宜若蒞
任旣久又不藉是

限價查糶票之害十三

庚申恤貧救荒之政。惟限米商減價。吏胥奸人獨收其利。而民商俱困。其尤謬戾者。令貧民照繇票糴米。豈知傭工賣菜。乞丐之流。不存立錫。不入丁口。有何繇票。今使無繇票者。不得糴。是獨遺天下第一流貧人也。限價原非善政。況舛錯如此。豈其愚哉。不思則不得也。不思者。繇失不忍人之本心。

採賀銓曹議十四

吾郡賀伯闇銓曹為諸生時。曾有救荒議。其中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五

有曰。贖不以鐵。不以穀。當以米。又曰。不必勸借。且先以賑事委富人。則無冒漏之虞。而貧人蚤沾實惠。又曰。歲旱則令種菽。種菽者。驗為全荒。免其租。否則為惰農。他日有賑不及。此三條頗堪採酌。

煮粥散糧辨十五

或曰。城市何以後之。曰。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為多。餓

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菜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斂。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誠有道也。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荳麥秋望。禾稻乘其未登。為之接濟。暫則月餘。久或數月。可約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若市井中人。原不賴田而食。何時為當濟之始。何時為既濟之終。苟非大荒補助不及。意深遠矣。且城市賑饑。止當煮粥。不可散糧。散糧則皆及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五

奸猾。而反遺貧窶。一日巨室羣僕。交通互領。主人在內。未繇周知。即覲面亦不能辨。其誰氏僕也。二曰。衙門員役。情面稔熟。三日。市肆棍徒。暗出使用。此皆一日之間。去而復來。重叠冒領。不知其數。真窮小民。既無情面。又無使用。沿門倚立。不得近放糧者之前。升合安從入手。若煮粥。則奸猾之微。有體面者。即不肯來。來亦不多。食亦有限。而小民毫無攔阻。各得飽餐。但須分散。城內外各數處。嚴禁遊僧入城。則利均而害弭。

矣。統計二事。煮粥無破胃之虞。難得收場。歡洽散糧有規則。可按難在起手。清查分而計之。上官撫循千里。則煮粥最善。凡係饑荒之地。同日舉行。使飢民各從本鄉就食。若散糧則貧富難知。貧之中極。次又難辨。故煮粥勝於散糧。鄉紳善士與隣黨習熟。則散糧較穩。各畫方隅。稽核貧戶。按冊呼給。簡淨易行。若煮粥則我獨爲而他方未必齊。爲米有限而就食之人無限。假如限施一月。迨十日左右。米去大半矣。而遠來赴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五

食者益衆。十日之糧。或一日而盡。續米無從揮衆去。不可未滿原限。遽自中歇。又不可則如矜肘之態。何故散糧勝於煮粥。雖時勢參差。難設成法。約畧四語。則曰。小荒先散糧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道會期而煮粥。鄉人畫地而散糧。

安戢失業人戶

聖政不得良臣奉行。可以致害。崇禎初。停蘇杭織造。以甦民困。而蘇之機房。數千人皆失業。無

他事可爲。將爲盜。直指王公道。直至選其有力者。爲親兵。厚資以衣食。精銳掛名。官府餘衆。無復能爲盜矣。時米價甚高。公又令餘衆濬河。衆益喜。前策爲久計。所以消悍者不肖之心。後策且救目前。令此輩徐啣別業耳。不得此善處。則節儉之。聖政幾於致亂。官其地而不能盡心。弭亂豈非聖世之罪臣。

近世足財捷法

不加費而用自足。近世可行此言。一日公費有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五

名而無實。或名一而實三四。如杭州轎傘一証也。昔周季侯令仁和。語余云。司道轎傘。不過須數金。宜定派某縣。今每縣散派。不啻倍蓰餘類。此者尚多。賦安得不增。民安得不貧。其言甚切。二曰藉天下奸富之僧。三曰藉天下積書致富者。

折色報部八分半

天下折色皆報部八分半。然小民完足十分者。往往有之。吾郡亦其一也。此分半誰歸。是民所

已出不能復還者。追取入官。清奸胥之窟。而無擾民之害。每年約得數十萬。以抵遼餉。甦民實多。

遣赦徵糧

赦書不行于折色為甚。朝廷赦之。縣官不肯。赦崇禎庚午。赦書以仲夏至。初懸之。次日。即出票追呼。比前更嚴。小民贖贖孰敢執。赦書而與縣官爭哉。蓋未赦則所逋猶屬官物。故稍寬之。赦後追得則皆已橐矣。此糧書逢惡。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六

之謀而誤入其言者。至遠。詔不顧明明在上。可不懼乎。

吳俗輸稅之弊

蘇松貴家多懶完官物。糧則有軍儲折色。則倚勢不納。嘉禾不然。士夫顧樂輸將。而細民之刁者與奸胥通積。歲不完。每赦下必赦舊逋。則奸民欣然相慶。而善良如期輸辦。毫不沾恩。二方之弊。各不可不一整頓。

辛未會試公呈

京省舉子呈為懇祈體恤士情。修復舊規。以免顛越。以速領卷。以便命題事。壬戌以前。大開方門。上下相安。乙丑戊辰。增柵嚴閉。競相蹂躪。至有碎首墮命者。上人聞此。寧不痛心。又因填擠。不得魚貫而入。發卷唱名。大半不到。踰時自前呼名求卷。錯綜簡付。畧刺耽延。辰巳猶不閉門。日中方得題。帑士子固為挫氣。當事亦覺疲神。法竊則通時極。而轉竊謂一宜復照舊規。勿閉方門。聽舉子隨時徑入。既無攔阻。各自心安。苟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六

非將黜之期。何苦妄自攙越。二宜嚴緝。閉人柵內空地。除正門甬道外。左長二十六七丈。深十一二丈。右長三十一二丈。深十二三丈。約共容四千餘人。除軍皂各役。站立併中。出水路外。尚可容二三千人。聽舉子坐立有餘。聽僮僕紛紜不足。令舉子進柵時。親自持籃。不許一人隨入。倘有假戴儒巾者。面目意思及周身衣飾。自然可辨。預立禁約。一入之後。不許復出。點名既畢。此係何人。三尺森然。不寒而慄。又各官跟隨員。

役先期派定。出示某官隨從幾名。各給腰牌。照驗以杜送考者假冒官役之弊。則閒雜人莫敢混入。而士子亦必奉法自愛矣。三宜於空閒日期。差官看守柵內。不許緣牆一毫垢污。使士子臨入之夜。苦於坐立無地。犯者重懲。三法並行。填擠必免。人無惶怖。官有餘清。雖曰一事之處。分實為救時之經濟。慈祥遍乎士類。體恤徹於海隅。聖主時聞。天顏必喜。

附集同袍帖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六三
壬戌以前。不開方門。計偕諸賢。從無意外之患。丑辰二試。乃或隕身。吾輩身在驚懼之中。豈因幸免。遂忘商畧。大抵近來新設門禁。本無他意。祇因初次唱名。理宜高聲答應。而諸賢謂無關。係或徑入領卷。有妨憲體。故特緊閉。稍示尊嚴。今擬合詞上請。求復壬戌以前舊規。但欲上行寬仁。必先自守禮法。務於外監試唱名時。次序應聲。片晷從容。較經時填擠安危之數。豈不雲泥所擬。呈詞大都克已。誠能動物。道合如斯。某

日懇於外監試門首。各具公服投遞。眾人皆安。我身與焉。

又附關門解

或疑門開。則人入者衆。擠將益甚。解之曰。凡擠否之故。因通塞。不因少多。關津行舟。每有明驗。一舟前阻。萬艘不行。比其通也。無竟日擁塞者。人之活。萬倍於舟。豈有往來自如。反增填擠者乎。況設法禁止。開人則人益少。地益寬。縱令不能猶賢於閉。呈入上臺。具如議行。而西監試水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六三
公尤加意體恤。先期出示慰安。方門竟日不開。江右諸省士子。從西入者。迨如也。東方門於初場。屢啟屢閉。浙士以未申進。得無恙。而河南湖廣。限在更餘。士子及羣僕擁門。駢闐俄而門傾。河南同袍一人。壅粉焉。餘衆隕命。復數人而折肱。破額。或割去其一耳者。又不可勝計也。疑者始信。閉門之斷斷乎。不如大開。次場三場。則東門併關。遂無一人。及於難。東監試袁公。因見初場點名。掣籤。士子力弱者。不能升階。喘汗號呼。

殊可憫惻而籤終不能遍發則體仍不尊次場遂停掣籤但依序唱名應聲者即加硃點聽人領卷士子悠然從階下應聲而過莫敢不至寬之彌悅簡之彌遵斯亦善通其所窮可為永久師式者也

良法無常

官府出行例有肅靜迴避二牌亦行辟人之義也陽明先生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肅靜欲使無言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

幾事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六四

其不見通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聞以先生為褻體但覺開誠布公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剔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劉忠宣公大夏為督撫凡有事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照同輩往來例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當時亦不聞以公為褻體而下司凡領公劄感激顧化盡心奉行如嚴謹之伺其後德威惟畏豈不信與大凡硃點堂開不過

修飾體統以示無私其實文書所言強半情貌豈皆為軍民利病哉公手書送入各衙署而度其所言無非地方事宜光大謙虛並行人誰不勸有私無私在人本心不在體統也近日太濛王公佐督撫江西守令來謁不循舊例庭參邀入後堂每二人一見左右列坐身自北面烹茶細談問所治利病觀其入之心事識見議論年力俟出即疏其大畧復邀二人入亦如之不厭煩勞不嫌降節委蛇數日之間通省官吏賢否

幾事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三五

思過半矣人見公留心如此賢者益勸否者易節蓋有化枉為直之微幾焉此三事皆為撫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於居高者之美意苟存其意推而廣之融而通之各隨其時各隨其地美意無窮則良法無窮

學政關民習官方

鄉賢祠五六十年前入者甚少人亦重之近時甲科沒後鮮不入矣或以子得雋或門生故吏宦其地即婉轉為之得者既雜人亦莫之榮也

孝子慈孫生於此時似不必以茲事爲汲汲又聞先公言少時就童子試學使者遴士極公莫能濫得雖神於營求者往往爲五技之鼯鼠一線公道惟存學宮若富而遊黌序貴而祠鄉賢則民風之日偷官方之日壞理勢自然無足怪者民以士爲望奸富可以得之何爲而不作奸官以士爲階進身之初節蚤喪矣何從而忽復守節故學政者民習官方之關紐也於此不正欲致治無繇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六六

糙糧船沿途之害

近年趨運甚切遂能復數十年已弛之規漕糧皆於舊冬交兌上急公家下便百姓矣衛軍失治已久驕悍特甚因是遂謂天下所重無過我曹沿途害人勢甚寇盜每至關閘無正官坐鎮之處卽惟其所爲每舟一人持一短棍動踰百數以把截養水爲名實則每貨船一隻索銀若干方許近關停泊其逆水者勒取厚賄反插入幫中攜之同行不惜已船之滯此皆因以攘利

者也其爲害則於過關時遇一切客舟故與挨擦卽躍入舟中手持槌棍擊碎其船擄其物鎖其人痛捶之使僅餘喘息飄然載之徑去客舟驚惶無措沿途隨往叩首乞哀直至索銀滿意方肯擲還其人匍匐而歸辛未三月二十日日擊一事尤爲可駭杭州前衛船與海鹽一浪船相遇於東昌之新關偶以言致爭遂蜂踊入其船毆船人幾死其母妻皆登岸逃去一女年十五六匿稍中搜得之先痛捶之女哀乞命一旗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六七

甲因逼而擄之隨戲隨擊醜態竝不忍言舟中同袍二人錯愕不敢動於時下第南歸者百餘輩皎日當空登岸環觀彈指竊嘆旗甲知衆不平大言曰會試者有誰來抗視此榜樣捷之衆益怖徐徐散去中有一人大恨曰此輩淫暴至此寧可無法治之衆問奈何其人曰強劫強奸法皆斬此須得賢人君子作總漕若巡漕密遣公正精細員役訪確特奏如响馬例登時梟示本處不過刑一二人此風永息矣本幫押糧

官亦加重治。如此則絕其沿途索詐害人等事。舟行當愈迅。豈特無礙趨運而已哉。今若以糧務緊急為嫌。聽其暴橫沿途百萬士民。獨非朝廷赤子。而令受驕軍屠割乎。且及今不戢。歲甚一歲。尚有非常之變。激而起焉。不如蚤禁之為愈也。眾拱手稱善。請其姓名。不告而去。予深歎茲事。又感若人言。詳識之以俟當道之仁者。

催趨或致愈遲

中於義理必濟功。乖於義理必債事。天下決無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類考

六

理外之經濟也。曾於初冬過濟寧。是時奴虜猖獗。漕務甚急。回空糧船俱刺期南下。有總河者駐州城。每日午親出關上督視。原例舟尾相啣而行。見一舟懸隔數丈。呼篙工痛撻之。欲循例促後舟也。不知舟尾相啣。小舟安流則可。江西糧船特大。行止難自如。若首尾接行。遇湍急下彼此磕撞。人力莫救。其於過關勢實不便。而總河偶未之思也。關河每數十丈。摺一大灣。灣過即目望不可見。於是灣後糧船聞此消息。皆遂

巡不敢下。總河視船百餘已過關。其後不繼。虛坐良久。遂身自歸城。而畱他武弁促之餘船。始陸續進發。督責稍誤。寢閣者反踰一二時。可見既乖事理。必失事機。明乎理義者。所以經世而天下無一事可離於學問也。

復田三本原

一日感兩邑賢仁之心

事平則心安。我羸則彼困。隨地當懷惻隱。況貼隣之民乎。嘉善勢居下邑。民風獨樵。魯於他境。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類考

六

使田果不虧。含冤果不極。而反以仰誣。則吾民何敢為此。亦何苦為此。仁人君子。遠懷一體萬物之意。益當近感於張太公祖一體三縣之言。將憐吾民之不暇。而忍助奸僧乎。事有護本邑而反傷於仁。出平論而適歸於義者。是非自有真也。靜默之與坐視。衷情迥然。儒者窮理不當省此意耶。

二日剖嘉秀民間加派之惑

萬曆二十七年。天寧精嚴僧俱遍親供。願歸嘉

善辦糧二十九。年嘉秀鄭鄧兩公各有一應隱。臣俱舊管所無。今次不許新收之示。見李按臺復啟。又劉撫院示云。查出欺隱之後。錢糧自有着落。有何加派。至四十二年七月。天寧庄復認實隱田五千三十餘畝。精嚴一千二百餘畝。親供在卷。則復田之後。嘉秀原不增糧。了然可見也。然在今日。疑又不同。蓋昔年田雖關去。實未陞糧。今諸奸畏罪。越境陞收。度已有年。將此三萬三千五百畝。復歸嘉善。則嘉秀糧虧勢所或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七十

有彼民不識來歷。安得無加派之疑。須更有法以破之。昔年潘道尊有云。如已收入。今當作何議處。其慮蚤及此矣。嘉秀合取新舊冊對勘的於何年何冊混收。其未收以前。糧原不虧。則增收以後。糧派何處。此必割去彼邑田糧。方將嘉善田糧補入。先取寺僧名下隱田最多者。查其割去某人等田。將已原隱田額抵補。其餘各戶俱做此法稽查。便見着落。惟慮割田原主已故。或轉賣他人。則新業主實不知情。若徑勒歸嘉

善辦糧名掛嘉秀冊中。何絲除豁。必須層層遞。迥而上十餘年。問度其轉手最多者。不過二轉三轉。推覈不難。此實彼二邑神明之責也。吾邑惟守國法。丈量時載在冊中者。悉令現業戶歸縣辦糧而已。上臺一體三縣。必有許謨定命。俾三縣官民各無所辭。

三曰勿堅執天寧僧贓罪

昔年兩寺僧供認無辭。所以中變之故。因臺批究解本僧畏死。適乘張公之行。遂廣布珍寶萬

幾亭外書 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主

方阻撓。當時嚴究本法之正。然上下俱無持法之人。則與其嚴之而格。孰若寬之而竟其事乎。劉撫院答啟有云。此事不難查而難任。洞羣弊矣。今日王言。豈患不任。顧天下無必盡之法。奸僧有可原之情。陳玄燈已死。今之承業者。非昔之作奸者也可原者。一父子祖孫罪或不相及。況僧家異姓傳繼乎。可原者二。嘉善虧田三萬三千五百畝。兩寺共隱六千餘畝。五分居一。雖已至多。然此外二萬七千尚屬他人隱佔。

卽吾邑未必無之。奸僧若坐重刑，餘人清查之後，烏能槩免罪戾。法異則不均，法同則連衆。大抵清查積蠹，期於安靖善後而已。極追前辜，或增葛藤，可原者三。但此數條，奸僧不敢自言，嘉秀長者未便於明言，可言惟在吾邑。譬如民間告許，上人嚴責被告，則原告雖屬編氓，可以代爲乞哀。此其例也。昔年曾兩番自遞親供，今若寬以生路，彼必欣然自首，便可因而宥之。倘復多方詭秘，踰期不認，則非抗上臺乃抗天。

幾亭外書

不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七三

子也。悉擒阱而專請焉，不膽落於抄沒殲殲之禍。

復田四肯綮

一曰疆界當據冊不當復丈

扼要無如正疆界一語。正疆界無如據萬曆九年丈量冊，如出字圩卽天寧庄坐基影秀水田至三千餘畝，萬曆三十六年圩長懷德、顧楠等尚存卽九年經手丈量之人也。石碑畝額班班可考，此外各圩嵌入腹裏三萬餘畝之田皆嘉

善圩長丈量，其一應號段弓口皆載在嘉善魚鱗冊，豈有田屬嘉秀而丈量之年借手於嘉善人役大造之日寄坵形弓數於嘉善冊籍乎。所以戶部云田不必再丈，若總丈則壞亂。先朝分縣規制各丈，則餘者自餘，豈肯讓人虧者自虧，誰肯代補總歸無益。其言約而盡矣。又云吳太府查此三萬餘畝俱不入嘉秀冊，田不在冊糧何從派。此又冊不可不查之要領也。一在查萬曆九年丈量冊，二在查未陞收以前原冊。

幾亭外書

不卷四

鄉刑利弊考

七三

若屢認屢撓之後，詭收捏造之新冊，則誠不可查。所謂不可查者，新冊耳，非謂原冊也。原冊不可查，其說出於嘉秀擁輿鼓噪之奸豪。徐侯申文現存，何反以誣嘉善。嘉善所據以求正求復者，止冊籍耳。嘉秀所謂查冊一畏丈量原冊，號數在嘉善也。二畏鄭鄧二公及吳太府所見舊冊三萬三千餘畝俱未入也。三畏自稱隱田冊八本入太府之目，因入嘉善之手也。我利在查，彼畏在查，且隱田弊冊每項下悉註嘉善人戶。

姓名明供實証。查且不煩。何況於丈。或恐丈量煩費民間。因以激變。猶似揣度事勢之說。反未足服嘉秀之心。至若每區每圩。俱就腹中飛空曲嵌。而托比於壤地相接之犬牙。則弘正嘉靖以來。未丈量之先。有柳誌倪誌司馬誌趙誌。萬曆有丈量魚鱗冊。從無嘉秀都督插入嘉善區中者。豈其四誌一冊之不足據。而獨持此無據之空談。以用。聖聽惑上臺乎。不足復辨。

二曰反躬防弊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四
關去不還之故。則以嘉秀人民。置買嘉善田畝。盡行推去。而嘉善人民所買嘉秀之田。戀彼糧輕。竟不收還。此實吾邑見小無知之百姓。與大膽不畏法之奸胥。自造其孽也。蓋吾邑之民。視嘉秀實愚。吾邑之胥吏。較嘉秀尤惡。嘉秀嚼隣嘉善。自嚼往年縣總俞汝猷等。於本無弊中。詭造弊竇。因即以其竇賣示彼中口實。至今今日。舉事不可不防此等陷窳也。大抵凡事只在反躬。萬曆十年以前之謬誤。反既無及。四十二年

俞汝猷等之故。造當為前車。夫躬豈獨一身之謂歟。通邑中凡逗漏消息。受賄阻撓之輩。皆躬也。有人心者。愧之以義。無人心者。防之以法。

三曰清理下手處

合嘉善二十區論。遷西一區。獨影射嘉秀田七千餘畝。以遷西一區論。出月二圩。係天寧坐庄。獨影田四千餘畝。則奸僧之為弊根可知。但此外勢豪隱佔亦不少。以故借富僧之力。抗拒累世。豈真兩邑上下盡為一禿奔走乎。但奸僧欺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三五

隱最多。實為罪魁。清理下手處。本得不以是為頭腦。發奸撓伏。王者諒有微權。

四曰立碑銷案

嘉秀作用。惟近年暨碑院署。與昨歲暗請註銷。二事最可怪。碑上從無嘉善一人列名。乃云三邑同建。夫各圩舊石立自。先朝近立新石。奉詳三院。欲掩之以一創立之私碑。何也。暗請註銷。尤為欺天罔上。衙門有行。尚且從重歸結。重可銷。輕輕何敢銷。重今以屢奉。明命未

善求伸冤抑。雖多賠費。甘聽嘉秀協同丈量。若欲使嘉善同丈。嘉秀恐彼中神奸簸弄。激變地方。有不可勝言者。但預度丈量之有禍。似涉杞憂。直陳丈量之無用。則人心有同明。而當事益不難破其欺罔矣。

均糧辨

近頗聞三縣均糧之議。未識何因。大指云。公道難執。是非難憑。人情難調。積案難結。不如一槩平糧。使嘉善無獨重之因。此于加惠外邑至厚。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七六

然協情度理。無一可通。以附郡兩邑論。則寬秀水而苛嘉興。就秀水論。亦利奸人而害善良。就嘉善論。抑其久舍之寃。而與以無名之利。宣德間。楊文貞公欲減嘉興糧額。適值分縣。所減之數。嘉興獨受。秀善不及。兼被相仍已久。吏習民安。曷嘗因此起不平之嘆。今所控籲者。直萬曆九年丈量以後。飛詭攤賠。重而益重之。苦顧乃不清近弊。而遠追昔因。果何義哉。據昔年徐侯申文。嘉興每田一畝。科米一斗四升。銀七分。秀

水科米一斗七升。銀九分。嘉善科米二斗一升。四合。銀九分三釐。若議均平。則三縣田糧每畝各該科米一斗七升四合零。銀八分四釐零。在秀水加米四合。減銀六釐。猶蒙芥子之寬政。或當默而無言。在嘉興則加米三升四合。加銀一分四釐。彼民何辜。忽罹此罰。況嘉興土田獨高。租額稍輕。糧亦從之。未為純偏也。槩而均之。偏乃特甚。故曰寬秀水而苛嘉興也。隱田者奸豪耳。通邑何與。不究隱匿。鋪派徵輸。奸豪侵食於

幾亭外書

卷四 鄉邦利弊考 七九

五十年之前。平民代賦。於無窮極之後。前此奸豪猶防論定。嗣今高枕安眠。可與國祚俱長矣。故曰利奸人而害善良也。嘉善所求。惟清還三萬三千餘畝之隱匿。民寃既白。力亦少。甦今乃置隱匿而均糧。無論嘉興萬萬不從。假如帖然聽命。嘉善豈敢承受。播諸四海。達諸九重。前後之間。自相矛盾。反似借隱匿之虛題。覲均糧之實利也。昔也蠹國殃民。罪在兩邑之奸宄。今焉欺君罔上。將歸嘉善之士

民失直而得曲。變原而為被。受虛名而買實禍。非所謂協情度理。無一可通者歟。民間控訴止為是非。官府剖斷止據是非。是非者天理之權衡。世道之綱紀。不獨此一事為然也。是非一定。令出維行。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即調人情結積案。具在其中矣。曾見出此。經綸大手。燦然表著於天下。而反為何天之衢之格礙也耶。

幾亭外書卷四 終

幾亭外書 卷四 終

幾亭外書卷五目錄

保生帖

小序

送醫者病案

張承溪脈症論并方

自定方論

氣墜喜秋令

課兒程說

灸後耐聞

醫者脈論

送鎮江張承溪病案

脾因喜春令

膽導之害

耐近壽

實理實事

艾功記

未勞先息

幾亭外書 卷五

變化氣質

隨時休養

守中與多言對

無大病則壽

聖人嗜味有道

損頤二卦

六齋頌

化有常變

水火淺中深

覺衰防衰

聖人寢食有道

心存故知味

養生所主

抑腑順臟

氣與味

酒之味性

酒何故有毒

酒忌乳酪

晝飲夜飲

甘草之用

肉菘蓉何故動大便

穀氣變化

藥食四異

藥以宿而純

菜心筍何故有毒

脈難定壽

丹溪論火之謬

吐衄血不同

瘧脈獨反

晝卧

側卧宜左宜右

升逆降陷各殊

避賊風

幾亭外書

卷五

目三

幾亭外書卷五

保生帖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小序

長子揆病奇而久遠近醫者至各有所長余細簡方書爲之叅訂竟以得愈因擇其立論之微診脈之精方法之巧者存之又舉千日以來所帖養生防疾諸說藥性食味諸條悉彙而附之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使多病之人時時省覽可以少病少病之人觸目警心亦有益也鄉黨一篇記聖人飲食起居動中天則而其中慎疾養身之理具存蓋雖清明強固防于未然無所不至況于親嘗疾痛親爲調治費如許勞心焦思而敢忘之乎然因是又淡有感焉歲乙卯先人病背疽時余未嘗淡繹方書凡疽初起只一艾火可拔其根而群醫莫知竟不救後其說旣宣邑人凡病疽者投以艾火十愈八九焉余用是恨恨無極又七年補

幾亭外書卷五目錄終

吾母病則以吾兄初亡年高過哀不能進食明醫周効其手非若先公之失治也起子病於今而不能起父病於昔其忍念哉其忍言哉人子不不早究心醫肯能無沒世之憾也夫明道先生云疾病卧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

醫者脈論 戊辰

七月中醫者診揆兒脈曰大腸有火專緣陰血不能滋潤以致便秘腸悶又大腸為魄門魄門秘結則上擾於魂夜卧不寧亦因於此余曰是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一

則然矣今所慮者肌肉日削醫曰無傷也病進火炎而漸瘦為凶病退火熄而瘦自然之理今當日長一日矣且肉與血相依夏月火令雖性不畏暑臟腑之情豈能違天病人陰血本虧遇暑則血不能滋血減則肉減今清涼之運已到血與肉俱當日滋且中腕氣海二穴連灸則一月以來氣血僅足供其膿痂今灸瘡平復肉亦自長又理所易見總之脈雖病決保無事以其有神也余曰今脈雖有神纏綿日久安知不漸

至於無神乎醫曰此為病勢未定者言今諸火俱熄大腸一經偶有此火數劑可除病勢已退固知脈中之神有增而無減可以豫斷余味其言頗有理淡幸其中然是歲八月以後神減病增醫亦技窮膽怯要于脈理非漫然無見者故記之

送醫者病案 戊辰

十月來大便秘結十日乃行體常寒顫四肢不暖鼻易塞睡不寧氣墜胸膈飽悶皆屬元氣虛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三

滯似近痞格又唇燥上脘脫皮有類火症然總因上下阻隔不通所致所以滋陰無效清火愈非須思一法可以通徹上下乃為得竅近十月來月來膈悶益甚食粥益少日僅一甌明晨尚嘔餘症悉如故近冬至二三日復增腎洩所幸廿五冬至夜腎氣安然睡至二更方覺覺片時復安睡直至鷄鳴此兩月以來未見之妙非因藥力而得忽于陽生之候有此消息決非偶然當是人身中生氣能實與天時相應化源猶在調

養可施常云補腎不如補脾在今日脾因不受
補補脾又不如快脾蓋疏其困頓使之思食則
食補多于藥補矣今當以進飲食爲第一義或
疎快之中仍兼補健何如

送鎮江張承溪病案 巳巳五月

丁未生人稟薄而性躁素有心腎不交之症每
勞過則發丁卯冬遺精之症大作兼以腎竅漏
氣出如烟霧時作時止眠食漸減形瘁骨痠大
便艱澁其色頗黑戊辰八月後遂不下牀今則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書 四

肌肉愈瘦眠食愈減午後必倦而寐夜則惺然
然十夜中亦有三四夜瞑目更餘但不能熟爾
目前最急者惟進飲食爲第一義而胸膈如有
物踞之腹則空虛上則痞悶每食少許輒停雷
不肯下隔六七時猶噎呼吸之氣亦礙而不暢
以爲因虛致滯則服人參必增懣以爲稠痰蓄
血用疎快之劑又全無功大便比舊年稍順色
亦漸黃然下雖通暢上常否塞上下不復相應
殊不可解也又畏寒特甚卽今仲夏猶掩重幃

大約此病本起于心腎不交今漸變成脾症所
望治者有四端一曰聲音雖輕而不變二曰身
不熱三曰口不渴四曰面色白而不赤不黑每
見病卧經歲者高年十救一二少年十起六七
無他其真種子畢竟當方長之候消磨不盡尚
多挽回半年以來每日僅用粥餌二盞或終日
不食旁人疑在旦暮然綿延至今或者元氣猶
存俟隔垣上池之流起之也起之之道必在舒
其胸膈之鬱滯而舒鬱問路從何而入須扁佗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書 五

之手剖人鬼之關又病者自云我憶仲春來大
腸氣數不禁遂覺胸膈痞悶繼因過防衄症日
飲童便不休大便稍稍漸順此非真順乃氣虛
而下脫也近來但大便後卽覺腹中虛怯而胸
膈分毫不寬若大便所下甚多則胸膈痞悶愈
甚今悟治之之法不在疎其上部專須補其下
焦下焦漸實則上部必漸鬆他醫又一說云因
病者素畏鼻衄最甚飲清滋之藥太多況卧牀
半年全不運動胸中痞塞未必非藥鬱也

張承溪脈症論并方

張以五月初八至即夕及明晨連診脈二次論曰男子久病以太谿太衝二脈決其死生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如樹之有根枝葉雖彫定知無害今兩手脈原無險而太谿太衝有根必不死之脈也其症名為下脫凡陽氣上絕陰氣不得上交于陽則為下脫龜頭出氣是也陰氣下絕陽氣不得下交于陰則為上脫耳中出氣是也余為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六

之解頤曰此病年餘來醫者尚未能定其名今名既定可以議治竊思失血之症如吐衄之類皆為錯經妄行而不知氣症亦有錯經妄行者因過瀉成虛腎氣不能自主錯經而妄漏經云醉飽入房五臟反覆五臟部位寧有反覆之理正謂其氣錯亂也今未能提其氣復使歸經所以時發不止時漏則氣易虛氣虛于下則易結于上故飲食難化而成鬱結痞悶之症今用藥宜疏通鬱滯不可誤用滋陰宜有提有降合成

疏通不可專用順氣張君大然之曰醫者認此為陰虧之症遂謂虛勞不受補者不治大誤也陰虛生內熱豈有陰分大虛卧牀一年有半而不發骨蒸潮熱者乎滋陰之藥不惟無功且于開胸膈進飲食甚為相礙今但使膈間日寬一日穀氣日增一日則陰不補而自補矣起色可指日而待

煎方

橘紅半夏麴各錢半 茯苓一錢 蘇子二錢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七

生升麻八分 生柴胡四分 山查二錢

五穀虫一錢 烏藥一錢 香附一錢

臨服入韭汁二匙

右方疏鬱為主而升降互用其旨頗精服一二劑雖不大效然視向來之服一藥增一病則霄壤矣

自定方論

余見服前藥未效復悟此病宜靜以守之俟元氣之自復不宜多用湯藥浸灌且張公臨行囑

云我別後寧勿服藥。不可妄投。若再滋陰。必致變症。勿藥而待。不過起日稍遲。究當平善也。乃令停藥。弗服久之。復因其疎鬱。大旨為之推廣。通變自定。噲化丸。

噲化丸方

人參 六錢 真西黃 一錢 乾蟾 一錢
白礪砂 一錢 貝母 三錢 橘紅 四錢
醋香附 四錢 桔梗 三錢 松蘿茶 二錢
薄荷葉 三分 煮烏梅肉 二錢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八

梨膏加竹瀝膏為丸。每丸一錢。

論曰。胸中結塊。原起于午食後。即卧。用噲化丸。使睡中常有藥氣。疏通肺胃之間。彼將欲結。藥從疏之。新結不增。舊結漸解。卧時成病。亦治以卧時。且病在膈上。不用湯之蕩滌。丸之沉下。而用噲化。徐徐沁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服六七十丸後。膈間漸寬。

脾困喜春令 巳巳冬

揆病卧踰三冬矣。時醫皆云。防春來脾病轉劇。

余曰。無憂。凡脾受肝剋。則春至畏木氣。益侵。乃脾困。非脾弱也。冬氣閉塞。脾困所畏。幸喜及春。方藉木氣以疏通之。已而食果稍增。肌亦漸澤。五臟之情。變化如此。第執生剋之常。幾何而不悞人。

氣墜喜秋令

醫家疑氣墜之症。至秋未必愈。以秋金主降也。不知肺主氣。氣得其令。則降者自降。升者自升。各得本職。非謂有降而無升也。能使清升濁降。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九

則氣墜之病。正宜愈於秋。淡。

膽導之害

揆初病。即患大便燥結。醫家令用猪膽。人大黃。皂角末為導。初用甚快利。并上部諸火。亦覺清息。至戊辰季春。將百日矣。無復效。以腸氣與藥氣相習也。至六月初。則愈導愈秘。即大便偶行。亦努力倍常。如此者。又半月。予忽于二十日。平旦思猪膽至苦寒之物。苦既屬燥。寒亦屬燥。而大黃之迅悍。最傷胃氣。自上而下。能傷胃。自下。

而。上。獨。不。能。傷。腸。氣。乎。飲。與。導。非。絕。相。遠。人。不。敢。暫。服。大。黃。而。今。久。用。為。導。輔。以。膽。汁。皂。角。剝。削。正。氣。攪。刮。脂。膏。求。潤。而。彌。燥。求。通。而。彌。窒。求。清。火。而。火。以。祕。結。彌。熾。及。今。不。止。害。將。無。窮。蓋。五。臟。六。腑。各。有。脂。液。大。便。調。暢。全。賴。大。腸。之。滋。潤。能。自。傳。送。未。有。消。其。自。有。之。脂。能。借。藥。以。成。潤。者。也。乃。定。一。法。仍。用。猪。膽。將。原。汁。去。盡。入。蜜。同。溫。水。滿。之。不。加。他。藥。單。用。為。導。每。三。日。一。用。用。則。大。便。必。來。月。餘。後。不。須。努。力。矣。又。數。月。遂。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十

不。必。用。導。蓋。蜜。性。溫。味。甘。能。補。能。潤。又。溫。則。能。解。除。大。熱。正。與。膽。汁。大。黃。之。苦。寒。燥。相。反。而。效。亦。絕。殊。所。以。不。用。蜜。煎。者。蜜。煎。須。腸。中。有。實。火。方。能。消。解。而。出。今。病。久。腸。氣。虛。須。蜜。水。為。便。而。蜜。水。非。借。膽。導。之。法。勢。無。由。入。肛。門。借。其。郭。廓。易。其。中。藏。亦。一。時。之。權。巧。也。恐。後。人。不。識。膽。導。之。害。特。著。之。

課兒程說 乙丑送某師

揆幼患鼻衄歷數病因無不發于進銳辛酉春

師。急。於。見。功。隨。致。大。病。危。然。後。安。延。至。冬。暮。空。費。三。時。矣。壬。戌。且。思。補。昨。歲。之。荒。缺。未。幾。又。發。荏。苒。一。載。因。躁。得。遲。癸。亥。始。取。春。間。及。初。夏。工。夫。減。半。遂。覺。悠。閒。爽。健。長。年。用。功。頗。有。進。益。之。趣。無。如。師。駕。之。數。旋。何。也。師。來。既。稀。不。得。復。顧。弟。子。之。疲。而。必。欲。明。其。教。力。至。甲。子。痼。疾。又。大。發。經。秋。未。復。歷。歷。計。之。使。督。課。有。方。每。年。稍。寬。於。三。春。初。夏。必。不。致。三。載。全。曠。矣。假。令。春。來。徑。不。讀。書。而。三。時。得。以。綿。密。于。筭。猶。長。況。僅。取。減。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十一

半。耶。躁。則。反。荒。恬。則。耐。久。惜。弟。子。之。力。所。以。成。師。長。之。功。騏。驥。汗。流。遷。延。失。其。調。也。飽。食。徐。行。凡。馬。歷。旬。而。齊。秦。之。郊。決。矣。御。之。善。凡。駑。可。以。致。遠。不。善。上。駟。或。屈。焉。夫。善。御。豈。獨。以。法。哉。有。愛。其。馬。而。惟。恐。傷。之。心。王。良。造。父。恐。傷。馬。者。也。帝。臣。王。佐。恐。傷。民。者。也。明。師。之。善。育。人。才。恐。傷。其。子。弟。者。也。若。忽。而。漫。焉。操。切。忽。而。頽。焉。廢。閣。心。之。忍。矣。功。亦。何。存。揆。也。自。今。以。往。真。覺。分。陰。難。錯。而。惜。陰。之。機。全。須。寬。緩。但。使。每。年。重。五。以。

前。悠。衍。自。得。既。度。此。關。便。可。照。式。用。功。學。業。可。成。病。根。亦。可。拔。前。師。于。二。年。之。後。方。鑒。前。車。而。旋。忽。忘。之。叮。嚀。不。早。敷。陳。不。明。亦。主。人。之。罪。也。幸。新。師。于。初。至。之。時。早。防。覆。轍。是。真。師。保。即。賢。父。兄。

耐近壽

揆年十六七謂之曰情性須耐煩不可輒生暴躁容止須耐看不可驚閃變更榮辱毀譽須耐受不可傍徨動心居處交遊事物須耐久不可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十三

喜新厭故種種善耐則天與歲月亦耐承當仁者壽惟仁者耐處約樂故爾

灸後耐閒

灸不畏痛爲思後益長耳及痛甫定乃不息心耐閒沾沾然脩理素業致損艾功是以耐痛求益以不耐閒棄益也痛難耐而能之閒易耐而不能徃夏吾犯之矣今一月內揆須以耐痛之志耐閒處灸之病既除所灸之病必愈

實理實事

養身不過二端仁愛其實理保攝其實事仁愛先親親保攝先節慾

變化氣質

世間少不治之症多不治之性情人生無可恃之命有可恃之調理

艾功記

數十年痼疾藥餌不能攻其在經絡肌骨者宜用針其在臟腑腸胃者宜用灸灸之利害余備嘗之余二十時得痰厥頭痛每發輒嘔痰涎酸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十三

水嘔必數次痛苦異甚少年時發尚希少既發而止旋即能食迨三十四五來發日益頻止後如久病者粥餌調扶一二日乃復此胃氣漸衰病根漸深之驗也決意灸中脘十一壯更欲灸豐隆二穴而庸醫不識妄謂膏肓勝於豐隆遂亦灸五壯七日後吐紫血逾二三日尋止又七日痰中復帶血凡十餘日氣體狼狽自顧甚危竊疑誤灸所致復有庸醫者曰素蓄此疾在將發未發間適與灸會也余不之信簡方書云凡

脈浮而數者不可灸灸必吐血乃愕然益信灸非其穴且非其時遂致此害月餘血病良已復旬餘形氣漸復自灸至此凡兩月矣俄腹痛如下痢狀醫者曰痢也余又疑非痢觀所下皆稠痰夾紅紫塊三日而止復簡方書云凡胃有老痰攻去如下痢狀私自喜病根之或拔也自是調攝半年毋論嗜慾不萌一切飲食風霜用心勞形之事無不節省馴是二十年痰厥漸絕客曰從子言是艾始罪而後功也獨以功稱何哉

幾亭外書

六卷五 保生帖

十四

余曰灸非其穴灸非其時非艾罪也中脘一穴得竅而其功如此使當時易膏肓而豐隆以中脘數壯動其老痰以豐隆數壯引其痰飲與上升之火走歸下部其功之捷且大更不知若何是艾有功而無罪也余見痼疾之人疾發則苦暫已則安勸令忍片時之痛則嘔蹙而辭既有所畏亦未信其功也不知一刻之痛與終身之苦孰長況有因而暗損天年者但將灸之先當保養月餘使知脈者詳察不浮不數使專門鍼

灸者審定應灸某穴量點精微不爽秋毫則無害而有利必矣慮子孫異時有患痼疾而苟安者記以示之天啓四年七月三日記

隨時休養

養生之法莫如隨時人皆曰吾迫於有生之勞安得閒暇少時以休吾形澄吾神乎歲安有無事之月月安有無事之日此終身不得者也一日六時每言動思慮之暇稍瞑目靜坐遇事即起日一次可也二三次可也合之約得半時是

幾亭外書

六卷五 保生帖

十五

亦十分之一合十日論之則一日全閒以一月計是三日全養也不愈于息息奔趨營擾而空嘆未遑者乎常不使極則形神耐用流水悠悠戶樞時運若使流水旋激之則濁使童子晝夜撼戶而搖之不半歲樞可敝也過動之害等于過靜豈獨枯寂能朽人哉人勞隨時養之人過隨時改之人業隨時脩之微積焉則壅其後愈難為矣隨時之義大矣哉

未勞先息

未勞而息。則氣常生。覺勞而後息。晚矣。况覺而未肯息乎。非孔子之發憤。非周公之思兼。高者為見聞之學。卑者為嗜慾耳。皆不知所以養身者也。戒之戒之。

守中與多言對

留氣則留生。故言不如默。言不可已。故多不如少。疾不如徐。高不如輕。少言徐言。輕言皆不使過。而寤其氣。所謂中也。守之亦以養德。

覺衰防衰

嘗以四箴名齋曰。淡嗜。調元。擇勞。平楹。蓋嗜慾淡。濃伐性第一。飲食不節。化元受傷。勞於無益。何如養安。暴怒櫻寧。神魂併做。道所不安。養所不存。凡人三十以後。年衰一年。合十年觀之。便見既十年一衰。則年年暗衰。可知既年衰一年。則是日衰一日。但總觀則覺。而析觀則忘。非惟觀者忘之。已亦不自覺也。不覺者昏。覺而不防者忽。防之之道。敬守四箴。以德養壽。其衰也稍晚。以壽進德。其存也不虛。

幾亭外書

八卷五

保生性

十六

無大病則壽

多病多壽。謹故也是矣。而未盡。蓋惟謹則無大病。凡人之天。皆非氣血盡也。殉欲忘生。于是有大病以壅遏之。有一臟偏枯。以遞竭之。不然。但除殤子之外。雖賦薄者。亦必有七八十年。其氣乃竭。其血液乃稿。至于溫公不知疾革。孔明嘔血酸辛。則天遣之。不得為閒人。故不以食色耗。以政事耗。若不當此位者。則有何不得已。而自伐其生。

幾亭外書

八卷五

保生性

十七

聖人寢食有道

食不語寢。不言禮也。亦養生之法也。喉在前。為堅空。主呼吸。咽在後。為柔空。主吞嚥。毫不相犯。凡食必歷氣口而下。嚥食則氣口垂閉。語則氣口開張。方食而語。則食乘氣入喉。戕刺而咳。即良朋相晤。學分相商。必于飭未入口之前。食既下咽之後。方可應對。古人必完當一日之事。然後寢息。凡有所欲言。俱在臨卧時。既已登牀。一味安靜。肺如懸鍾。行坐跪立。發聲皆順。惟眠則

肺葉相貼其中不虛發聲為逆故凡含哺而對息牀而呼自非體度亦復害生大抵禮之防閑都是因人之便循理無不合于養生識得此意謹慎皆適縱恣皆乖不識此者反以縱恣為娛謹慎為苦知謹慎之為適者自無徃而非謹慎矣謹慎出于能知則致知之功何處可以不到只觀聖人一寢一食便合天地之氣機在聖人動而中禮在吾人動而思禮。

聖人嗜味有道

幾亭外書

卷五 養生

六

病後或喜魚鮮或喜諸菓而獨不安穀則精神不增手足無力安穀矣未能食諸物自覺形神充飽稼穡乃脾之本味而脾者肌肉四肢之主也故曰安穀者昌健時恣意肉味菓菜奪穀氣使不得為主所損豈其微哉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至哉攝生減疾之方乎不較薑食則聖人臟腑偶自相宜非有理在其中謂人宜法也且他聖亦未必爾惟酒無量酒亦孔子所好但食薑必不過多飲酒必不及亂蓋與不使勝食氣同

理凡人嗜味不同皆根臟腑聖人德性中和臟腑未必無偏勝則食味未必無專嗜不多不亂嗜好亦德性偏勝亦中和是則一飲一食莫不可法于後世若以薑酒為物特妙天下之不能飲酒不能食薑者多矣又可使之學耶不足為人人法筆之何為故知為不多不亂記非為薑酒記也善觀聖隨處可以見聖

心存故知味

聖人發憤忘食及下筯時又不草草觀食不厭

幾亭外書

卷五 養生

一九

精一章何等仔細此無他聖心不滯一處故無所徃而不存王安石專精讀書每食不辨美惡但近身者必盡當其好學時已先犯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一大病矣世人無所用心品題酒饌此直飲食之人又得罪于安石善學道養身者只是于味無求臨食不苟

損頤二卦

化元無常先後天無定孤藏以漑四旁則脾者周身之化元也氣生質陽生陰則丹田者精液

肌體之化元也。滋味爲後天，則嬰孩之乳哺爲先天。推之則母懷又爲先天，推之則孕時父母之無疾又爲先天，推之則父母自身之稟氣又爲先天。凡先天皆命也，惟平生之調攝屬性，故康寧疾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腑表而臟裏，腑病或不及臟，臟病無不及腑，腑易治而臟難療也。傷臟多起於七情，傷腑多因於飲食。聖人于損致戒曰：慾忿窒慾于頤，致戒曰：慎言語節飲食。夫慾忿則木和窒慾則水滋，慎言則

幾亭外書

六卷五 保生帖

二十

金息節食則土不勞，四者全神明亦無不調矣。養德之道，養生具在其中，離德而談養生，生何繇養。

養生所主

養生以飲食爲主。飲食以水穀爲主。水以潔爲主。穀以精爲主。其他酒殺以淡薄爲主。愈醲郁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清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清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沖淡去肥。

醲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恃服食藥餌，雖至平和之味，久服必偏。曾粘一聯於內室云：長淡其奉以厚吾生，病軀宜守此。又爲養病吟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閒其目，省其口，時其足，撫鳴松，對脩竹，舒布幃，棲木屋，微納涼，多乘燠，眾易供，安吾獨，嗜富貴，真浮雲，眠中悟，無欲曠，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來春煖，或清秋且

幾亭外書

六卷五 保生帖

廿一

悅名山看樵牧

六齋頌

嘗觀養生書，無以厚味求補者。惟素問有云：陰不足者，補之以味。蓋穀菓皆有本味，隨其所主，各補五臟之陰。非指肥醲也。肥醲生痰助火，煎耗真陰，顧安能補之。惟藜藿之腸，衰年枯稿，乃有非肉不飽之說，亦指農夫若夫膏粱士人，正當反是。朔望齋素，清虛猶少，五日一素，覺得其宜。祭祀宴會，勞賞僕從，則不以例也。復立六齋

頌頌曰午輩晚素甘節已習潘餘交錯司饋難
葺一候而齋惟五惟十月晦或小領以朔日賓
至毋拘作賓亦易過醲滋痰間淡即石寬老者
胃散幼者積每月六之用和六脈敢僥天嘏我
適各適

抑腑順臟

脾胃一表一裏一陰一陽其喜忌相反而相成
胃喜寒脾喜熱胃喜潤脾喜燥胃喜肥脾喜
沖素正如可否相濟以成其和在智者善調之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廿三

若喜忌悉同反成專勝無調配得和之理矣大
抵寧抑腑以順臟不可強臟以從腑如冬飲水
必病夏飲湯益宜恣酌湯水則聚飲忍而不飲
則益強飯肥濃致疾萬狀沖素止於不益肌肉
槩可見矣又五味隨時孫思邈有逐月增減法
其原出于月令養親養身亦不可不畱心但人
性常嗜或又不同則就月令所宜畧為伸縮

化有常變

覺則脾能磨食寢則易停化之常也勞極傷脾

之後飯餘微寢食反易餓化之變也然須少食
氣與味
滋益之味骨血為重疏利之氣草木為先

水火淺中深

食其氣者水火宜淺食其味者水火宜中食其
質者水火宜深

酒之味性

酒入肝總其性也本草云酒之辛者善散苦者
善降甘者居中淡者滲利分其味也肝為厥陰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廿三

風木厥逆也言其性善逆風之為性上浮木之
為性上出而酒性善升與之同類故云入肝如
苦酒其味自降其性自升升降並行總之入肝
也

酒何故有毒

醫家問云本草言酒大熱有毒又言真正酒少
飲益人何也曰酒之為損有本質焉有造作焉
兼惡則損盡美則益美惡半則損益參五穀之
中惟糯米性滯發風擁經絡氣迷悶人則是未

經醞釀以前爲害已深矣。加之。以。麴。麴。鬱。過。所。造。酒。又。鬱。過。所。成。凡。物。經。鬱。則。熱。而。有。毒。酒。出。于。重。鬱。之。下。不。熱。亦。熱。無。毒。亦。毒。矣。况。糯。米。本。性。不。善。乎。世。傳。南。茶。北。酒。又。稱。滄。薊。之。酒。妙。天。下。初。不。解。其。理。丁。卯。歲。曾。居。滄。州。數。月。時。有。鬱。熱。之。疾。但。少。飲。數。卮。便。覺。爽。然。雖。微。醉。少。卧。卽。醒。始。悟。北。酒。之。善。因。用。黃。小。米。造。成。所。謂。黃。梁。也。其。性。乃。去。風。除。濕。與。糯。米。絕。殊。所。以。氣。味。冲。爽。則。酒。當。先。論。質。地。始。論。造。法。滄。俗。造。酒。用。菊。

幾亭外書 卷五 養生帖 廿四

花少許。菊性涼而祛風甚佳。惟冬月喜飲生酒。初夏乃蒸熟。故滄酒陳者勝。若製麴時先和菘豆合成。及成酒後澄清旬日。卽隔湯蒸熟。踰年然後飲之。菘豆涼而疎利。最能解散鬱過之氣。隔湯蒸之。既不經火。而脾性喜熱。不喜生。又經年後。鬱氣漸散。熱者可不熱。毒者可不毒。獨資其養脾行經。禦風陶情之用。庶幾益人。然妙總在少飲二字。若沉酣及亂。鮮不傷矣。醫者曰。吾見四方名酒。或如珍藥。或恃名泉。香色味非不。

佳。然。皆。用。糯。米。釀。造。推。以。此。理。終。屬。損。多。江。南。既。無。黃。梁。惟。宜。粳。米。惜。酒。工。罕。知。其。法。南。麵。作。麴。濕。熱。尤。甚。須。用。北。麵。或。用。北。麥。磨。麵。造。之。何。如。曰。可。哉。然。美。祿。難。消。勿。令。謂。飲。食。之。人。賤。

酒忌乳酪

本草乳酪下數條。並云酒同化服。而酒條下乃云。凡酒同乳飲。病氣結。若相矛盾。蓋服乳之時。以乳爲主。量入酒漿。則借善行之勢。乳不凝滯。飲酒之時。以酒爲主。雜乳飲之。酒既濕熱。乳性。

幾亭外書 卷五 養生帖 廿五

復膩。未得其滋陰之力。而胃先不爽矣。乃知時俗之飲乳者。誠未得其方也。本草不著之乳酪之下。而著于酒條。無非見乳之益多。酒之害大。

晝飲夜飲

丹溪言夜飲傷人。以氣宜斂而反發之。猶暮不食薑之意。然惟貴少飲。不在拘時。邵康節午後三盃。極自得趣。然在吾輩。或借良友。或乘芳辰。偶爲之可耳。若晝飲。習以爲常。雖止數盃。覺有昏氣。于讀書靜坐。殊覺未便。薄暮清酌。微醺燈。

至而止。比就枕時。酒氣已散。覺有助於寢息。而不妨于用功。較晝飲為得也。人各適性。不必師康節。不必泥丹溪。亦不必拘我。

甘草之用

甘草調和諸藥。為諸藥原。有不調處。若所用各味。本皆純和。何所用調。譬諸良友相聚。呼一坊長。立于其前。為之勸解。所勸何人。所解何事。適妨諸公之歡笑耳。然辛甘發散為陽。甘草補中發散。固自有用。近時醫者。凡藥皆用以調和。是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廿六 忘其本力。而謬取其借資。蓋審之。

肉苁蓉何故動大便

本草言肉苁蓉。驟用之。反動大便。繆仲淳屢用。奇效。然觀其疏解尚味。所以蓋此藥鹹溫潤下。本走腎經。但以膀胱竅窄。大腸竅寬。峻用則其潤降之力。膀胱不遑領受。而大腸能受之。故藥力不走膀胱。反走大腸。原非動大便之藥也。凡血液枯槁。用此為宜。倘有腎滑症者。用之則藥本歸腎。腎又熟路。善通徑。增滑洩之病。而大便

祕結如故矣。不可不察。

穀氣變化

問孩童癖積。惟五谷虫消之。此是何理。曰。鳥獸之糞不生。此虫蓋五穀腐後所化。取腐後化生之氣。潔之以水。焦之以火。消臟腑之所不能消。穀者。脾之五味。其本性能養脾。其變化後。又能助脾消積。

藥食四異

藥食之性。大似人才。有本來純粹可用者。米粟薯蕷。人參地黃之屬是已。有不可直用。須駕馭而使者。半夏大黃之屬是已。有因人工而變其性。柿薰則溫。萊菔煮則滯是已。有終不可用。砒石鳩羽是已。必利必害。非至愚不昏用之。妙要當在駕御變化。兩者間爾。讀脩製法。可以日用飲食焉。可以調子弟僮僕焉。

藥以宿而純

藥有久而後精者。橘皮取陳。艾求三年。或言不久則其致用不全也。是不然。物之氣味。全不全

在生時採取之後。寧復滋長。止因此類稟性已烈。乘新而用功。中有病宿久。則其烈性漸馴。而功用精純。特以久去其甚。非以久滋其力也。人負奇才。或老之而乃大馬。援晚成。亦猶此意。第老當益壯。存志微差。遂不令終。尉遲膺文皇之嚴諭。老遂謙退。此又人善處老。與不善處老之分。可因藥而內自省也。

菜心筍何故有毒

白菜疎利。而菜心有毒。竹葉竹茹竹瀝。皆解熱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其

消痰而笋有毒。何其反也。物有未伸之氣。先時而折之。雖蒙水火之變。借人氣息。猶能發洩。故患瘡腫之人。食之則增痛。增癢。若人身平和。臟腑之氣。足以運化物氣。不至為害。本草云。凡瓜果未熟者。有毒。皆此意。非其性真毒也。鬱也。譬如和厚之人。迎阻其方來。亦懷不樂。然此皆天鬱也。酒之有毒。則人力造作之鬱也。天人之為鬱異。而鬱之為毒同。又俗稱羊肉有毒。羊肉大補。功同參芪。毒性何在。然瘡腫增痛。如神。蓋大

溫大補之故。非關毒也。譬如癰疽。早用白朮。則腫潰益甚。痛楚益加。膿窠瘡亦爾。白朮豈有毒耶。

脈難定壽

華佗擬病人於十年之後。以為病去。亦十年死。病存。亦十年死。死病不能為身死。生因勸其人勿治。此以脈論耶。以脈中之數論耶。佗固神術。度此病人。必能謹疾。以應脈也。大抵脈可決壽。專為能盡所受氣者而言。若溺色貪味。過勞多怒。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帖

其

百事不謹之人。或得猝疾。或傷意外。豈于脈中。豫現。庸醫操太數脈之說。眩人。誤而信之。反弛。慎疾之意。智者一笑而揮之。

丹溪論火之謬

丹溪云。氣有餘。即是火。此語誤人。氣安有有餘之理。據云有餘。是凡火症。宜用剋氣瀉氣藥也。若對血言氣。則是血之不足。豈氣之有餘。故曰。滋其陰。則火自息。第令益彼。不令損此。意至明矣。凡火有二。在臟腑者。升降自如。則為氣衝逆。

上攻則為火在經絡筋肉間者流行不滯則為氣壅於一處則為火輕則為痛為癢重則癰腫生焉兩言以蔽之氣逆為火氣壅為火斷不可以有餘為火也逆則宜順壅則宜通

吐衄血不同

丹溪極言嗜酒致病其中有曰淺者衄血深者吐血則此二症深淺迥然書言鼻衄與吐血同治謂病門同則治法大意同非謂病之淺深同也

幾品外書 卷五 三

瘧脈獨反

已未秋余病瘧五六日後醫者診云今日止矣高果哉至診之日今日恐更甚午後果然至明日他醫復診云今日脈勢不減高復診之云今日當止果遂止余問其故初不肯言強扣之乃曰瘧之為病與諸病不同譬猶鳥之有鷹隼獸之有虎豹也其脈法亦與他病脈異猛獸將搏也必伏鷲鳥將擊也必縮瘧將發也脈必隱伏而和平非真和平也將熾而反伏也故知益甚

若夫未作之先脈勢搏擊此則邪氣已衰將欲消散故先現於清晨以是知本日不作即作亦輕矣高樸實士非得的傳安有此超悟

晝卧

夜卧能使氣降晝卧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靜卧一宵詰朝對鏡清徹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態自解若因而沉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卧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

幾亭外書 卷五 三

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入息天之令也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夙興不勸人夜坐

側卧宜左宜右

飲後卧宜側左食後卧宜側右大腸膀胱各從其便

升逆降陷各殊

升與逆不同肝腎居下宜升心肺居上宜降水火交則無疾也肝為風木木生必升風起必升

豈得爲病。其太過則口苦頭眩。是逆也。腎氣逆則口作鹹。亦逆也。非水升之謂也。故居下者宜升。不宜逆居上者宜降。不宜陷。

避賊風

孔隙風名爲賊風。何也。曰。平面風如開口之呵。簷下風如撮口之吹。呵溫而吹冷。吹已不可不避。況孔隙乎。鐵之爲物。方圓平厚。可坐可凭。惟刀錐不可近。薄與尖故也。縫風如刀。隙風如錐。

幾亭外書

卷五 保生

三

幾亭外書卷五 終

幾亭外書卷六目錄

易占驗

小序

先象後辭

記傳無兩爻四爻變証

晉文公貞悔同辭

舍爻從卦斷

時地事人四因

事有所宜占

遷葬父廉憲公

葬母戚宜人

病體无咎

幾亭外書卷六目錄 終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目

幾亭外書卷六

易占驗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小序

易之初立為占而已其所括則遠故以占為易之一道趨吉避凶非聽於神也以盡人也循理致義也占所不當占為迷惑之小人當占不占有大人而鹵莽者哉家有大事如婚葬疾病則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必占之非大事不占也既占不再三瀆也受命如嚮遂知來物聖人豈欺我哉緝其顯而微者會於篇弁以古事附以管見使習者得有徵焉

先象後辭

古今占易者皆王辭蓋象微而難會聖人繫辭焉以發揮象之理也既有辭占者遂執其顯易而不復占象然夫子固云言不盡意伏羲之世無辭唐虞之世未聞有辭夏商各自有辭則占不必辭辭亦無定也故六爻不變當以象為主

兼推其辭然有主象而置辭者無主辭而置象者秦伐晉筮得蠱象云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卜徒父第二云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遂獲晉侯象切而辭寬故置辭而主象也然邵子以六十四卦分配八節十六氣則占卦又因其時如所占事近以作事之時為主事遠而未定即以筮時為主蠱大暑末五日之卦也過此則秋矣秦之克晉以秋風能隕山籥也若筮在春夏之交或用兵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以春夏則山丹得風而彌茂寧復用此斷耶卜筮之裁固非一道

記傳無兩爻四爻變証

兩爻四爻變者靜多取動動多取靜動取上為極故兩爻變則主本卦上爻之變者靜即下為本故四爻變則主之卦下爻之不變者然六爻靜者一爻三爻五爻變者六爻俱變者記傳皆有其驗獨兩爻四爻變者不見載藉豈古人未嘗遇此與將弗驗故弗貴弗貴故弗傳與易者

變化不測之謂若獨此二變不驗又豈易哉或曰筮尚專此二變無專可尚多因方筮之時心存二三故古無其事善觀古人之所載者觀其所不載亦或一理也夫

晉文公貞悔同辭

三爻變者占兩卦象辭而貞悔所重不同晉文公筮得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吉皆利建侯其占雖驗然屯豫象辭適同爾設有異何以酌之且屯變豫在前十卦內宜主屯為占何不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二

辨所重也大抵象辭異則參貞悔之重輕象辭同更參貞悔之象如水雷屯上險而下動動乎險中故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蓋方求得國之日自立基業未遑芟除外難之象也變雷地豫上動而下順順以動得國之日征伐不庭四國悅從之象也文公求有晉國不能無動動不能無險而順動之象則俟他日以後參今利動無疑此則得國之兆重在本卦瞭如也季子之云抑其疎與

舍爻從卦斷

五爻變者占之卦不變爻魯穆姜以浚聞徒幽之日筮遇艮之八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死于此矣此五爻俱變惟六二一爻靜也艮變為隨宜占隨第二爻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噫如面折姜之浚穢者良可畏哉史諱其醜詭云艮之隨而姜即隨象辭為斷驗亦如响蓋爻不可以談象象可以談爻猶辭不足以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四

時地事人四因

盡象象足以盡辭姜無足道者于其占也見易占所取有四邵子意言象數是也所取之因有四曰時地事人蓋揲著與神對誠一而靈通出焉占之自我貫穿玲瓏乃有定斷浮以揲則弗靈也執以占則無斷也數目積累之數在象後氣數一成之數在象前意言象皆生於數數無離時也意或兼言言或兼象亦或錯兼亦或不兼各隨所重魏元丕夢登太武所築白臺四顧

不見人董道秀筮之曰吉不有喜色太武聞誅道秀不以憂死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父象勸以忠孝道秀宜曰竅高為亢亢龍有悔高而無民不可不戒則王安于上全于下矣道秀反之能無死乎不論其所筮何卦而即夢象以推意王于正而已矣意也微兼象者也龍見絳郊得見龍在田孔成子立衛靈公元得屯之元亨言類也貞風悔山象也何謂時地事人秋風吹山故落其實春夏遇蠱占當有變此一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五

歲之時也扣門聞聲金短木長伯溫以為求鋤康節曰暮安用鋤必求斧也此一日之時也鄧艾伐蜀遇蹇占者曰克矣而不還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二士赴舉同得乘馬班如一雉一鏡蓋家居者出自學宮之日乘馬送之寓省會者非歌鹿鳴之晨則不乘也此地也易不可以謀險謀險則占吉而應常凶南蒯謀叛得黃裳元吉而以敗死占與其事反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也此事也易為君子謀不

為小人謀射隼於高墉之上禦寇則獲為寇則見獲君子與小人反也此人也故所取者四焉所因者四焉其理一而已矣或專其一或數者如環而不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事有所宜占

當為則為當止則止在我者斷之以義得則道行不得則道廢在外者聽之於命且行廢關世道而我何與焉是則行止得失有義有命著龜之設何用止緣人家如婚姻葬地之類朝廷如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六

出師致祭日時之類不得不占古人精於數學人謀既定必用占卜以決大疑百不失一今失其傳純任相度選擇心思目力豈得不差故求吉而凶者常多矣古聖人明洞幽微反不敢自任必合之於鬼神今人嗜慾昏迷反自信無差居然臆決蓋不能言耳非能占而不欲也昔人謂為兆稀者智為兆數者愚然亦觀其所卜何事若守義受命之事問之於神則愚使其當占而占則固奉天時之深意非愚也朱子曰天下

言有一種事不得六月口者正謂理所不能處置

遷葬父廉憲公

己巳元旦親筮廉憲公遷葬得洊雷震未能全悟其旨季春乃追解曰春初長子揆病甚筮意專在扶危所擬之地則在邑中從未發葬山之志也而卦遇震震為長男其云不喪七甲明示不死心甚慰焉又雷從地起萬物從地條起者惟雷世間事從地條起者惟遷葬意象符合遷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七

意決矣及形家至竟得杭山益悟先天之震在東北吾邑至杭則自東北而西南遠踰百里之外與夫子所云出守宗祀言言如响志未動而兆先示之當日所筮之地雖不用然因不用之地預告所用之山神謀鬼謀固有假此以呈彼者孟夏筮杭之天馬山擬獨葬父得地天泰意大欣慰解之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所以次履也坤為地乾為父父歸地中安葬得所之象子占父葬莫切於斯小徃大來若干初葬則無謂

遷葬則深當也前葬地為凶為陰廢之而徃今葬地為吉為陽用之而來又蔡牧堂云山水之裁成在人。大象所謂裁成天地亦合窻窻封識之事。象辭象辭皆與卦象通。

葬母感宜人

庚午孟夏占餘杭天柱峯之北山南向之地葬母感宜人。因形家意別有主力諍其不可。乃命筮曰此地孤來僻結。目前有退敗之虞。異時有銷歇之患。遇升卦。貞木也。悔地也。葬乘生氣。今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八

地中生木。非樞入土而得生氣之象。與木根入地。以深入為生。枝葉出地。以上沖為生。惟入地益深。則上沖愈感。故木居地下而反為升象也。親骸深穩。則子姓蕃昌。象亦猶此。其辭曰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大人。大德之人也。此地垣局不專名位。當出人道德崇高。大象云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惟德之日積。謂之真升。大人為大德明矣。凡物亨以名位者。小亨以道德者。大更何憂恤疑慮。足為芥蒂哉。從子至午為

升地之子午以南北。天之子午以上下。用地明。天故不曰上行而曰南征。南征者上行之別名也。升之事也。福德之升如之。吉孰踰焉。合象與辭。神靈如面而形家終主杭州白鶴峯下兌龍東向之地。并占之得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其象為賢女不得良配。不能成內助之功。因吾家再世兌龍。今加以三世。則純用西氣。無從變化。重複太過。陰陽不配矣。而所謂眇能視者。尤屬可驚。蓋此地穴體陡瘦。不足復言。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九

惟雙峯前峙。正朝空處。朗朗入目。而雙峯空外。復有低山。蹲踞其間。微露一頂。狀若窺伺。地理書所謂揆頭山。王出穿窬者也。假令穴果奇貴。亦生懷奸之盜。臣況穴賤耶。特挾眇能視之象。舉吾輩所懷而不敢斥者。單辭破之。噫嘻。神矣哉。合觀二象。明白切直。不涉影響。吉凶有真。我以誠占。神以誠告。雖欲以私心客氣。顛倒惑亂之。天其許諸。

病體无咎

丁卯元旦。揆自占試事。得復之上六。云迷復凶。有災。肯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揆大驚。明且復筮之。曰。試事利鈍。不必言矣。將有家難耶。抑身病耶。得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明以病告。明且又筮之。曰。願棄功名。絕應試。為一逍遙人。得免病否。得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已而就試。頗利。尋得病數旬。乃起。所謂不我能。即小貞吉也。至冬。病甚。余于戊辰南歸。解之。曰。筮

幾亭外書

卷六

易占驗

十

雖有三。以初筮為主。用行師。終有大敗。十年不克。征皆絕意。進取之說也。初筮專為進取計。而豈知得此重疾。置情世榮。專心養攝。僅宜作一閑人。盡違初筮之本懷。則所謂災。肯所謂凶。止於此矣。其象與辭。原無死喪之患。是卦也。于求榮。則為凶。于疾病。則為終吉。就其嚴絕進取之意。已知迤邐久而竟無大害矣。只一卦可括病機。不必復從病機占吉凶也。雖逡巡林藪。未能即脫然。仰思卦象。必起無虞。庚午夏果愈。

終

幾亭外書卷七目錄

舉業素語

小序

爲文

觀文

二十三條

十三條

用功 二十一條

遇合 六條

附會元評例 三條

幾亭外書卷七目錄終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目

幾亭外書卷七

舉業素語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小序

余于舉業既專且久、覺竿尺無窮、真與道通、
流窮源中人之分、時因課子、拈數語於壁上、亦
以自提其耳焉、目凡四、曰用功、曰爲文、曰遇合、
曰觀文、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用功

目前延緩、日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
修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
浮游涉獵、曰不爲無益、豈知本領未通、
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
延緩浮游、二十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
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
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
又欲觀史、又欲觀

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疎。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為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麤者漫然下筆。謬誤誠多。故時賢有認題之說。題到方思。未必透透亦已晚。故昔賢有看書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一

之說。書雖看透。未嘗親體。終屬彷彿。口手無味。予所以復有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通一貫。何敢輕言。但偶遇一題。覺生平實有體驗。則此文必大快。故舉業可以修身。可以見道。曰。如是臨文。不須復致思。耶。曰。曉暢在平時。精微在臨事。所謂慮而后能得。正繇其大端。盡其曲折。凡事明勝。暗間勝。急體驗。勝揣摩。認題是舉業第一義。然題如何認。有上文者觀

上如仲尼日月也。言高不言明。上文丘陵卑也。非暗也。反照也。有下文者觀下。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言化不言高。下文立行來和化也。非高也。正照也。有上下文者兼照通章。如樂以天下。是人主以之。非籠統在天下。上文賢者起下文。好君終也。行堯之行。是自盡事親敬長之道。上提孝弟。下結歸求也。無上下文者。淨看本文。切勿妄添蛇足。勿強生扭捏。勿別生見解。如是知也。只說知之本體。豈可于夫子口氣中添出無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

所不知。節用愛人。明明兩項。豈可因一而字。紐節入愛。能行五者於天下。註解極精。乃認天下作外境。反云。靜存非仁。流通於世境。方是仁。空門未來。聖人安有此意。況因病發藥。與子張尤不對針。非道弘人。非字全不着力。註雖有不能字。豈可認煞。道是何物。須待諄諄辨其無能。亦安有如此癡人。望道來弘我。世人于朱註極精確者。多背而不遵。偏不肯融其所滯。無他。繇心不慧。故不平。豈知心若不平。愈不慧。苟非虛衷

靜悟兼求明人指點。雖欲體認。何時得明。聊拈淺顯世所易知者數條。指出認題機括。其淺微者不可拈。亦不勝拈也。若輩當引而伸之。無疑起疑。既疑必悟。只味到書中恰好處。便是超世話頭。若只依傍時文。真个十差八九。每見塾師帖括是務。升坐講書。有如說夢。誤人子弟。可勝嘆惋。

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或逞其記誦。或恣其臆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四

見縱。或時時發問。長者盡心譬曉。彼唯諾如流。更端不歇。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証。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今古。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挨編月日。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

參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閑談者霄壤矣。

文最妙。惟二種。非出于淡心。則天機所至。淡心者。恒也。天機者。偶也。才高而心專。功熟時。或得之一氣呵成。無容點竄。妙想奇局。名言逸調。具在其內。百鍊不能及。此日既過。至明日未必然。此題既畢。易一題。未必然。故曰天也。若穿鑿。則與淡心違。苟且則與天機戾。其原皆起于自恃。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五

有自恃之見。其文未有能至者也。道心文心。爲二爲一。文機熟出之。自易。但常才熟後。止得常境。異才熟後。轉生異緒。一以熟成套。一以熟愈新。此中光景全別。所以熟後落筆。仍須用力。凝神。勿以天然自喜。每拈一題。每就一文。躍躍新趣。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亦出吾意外。若筆端無復變幻鬼神。日異月不同處。情想結構。只與近來相似。卽套也。非熟也。又日新之義。正爲此。大抵一應

識詣上達無窮。皆因熟後未嘗一毫放懈。文章知己不專在蘊藉得意處。偶有未慊。或吾所不覺。或覺而未能改。或吾所疑而未決。其人能洞曉之。點破之。喜悅尤淡。識病既透。便得改法。真猶棄敝屣而獲珠玉。是故真知文者不專贊。真能文者不以人之善贊為知。通人心必虛。不能不虛也。暗人心必傲。不能不傲也。

作文者以習氣掩本性。得失亂其中。故也。主司雖深淺不同。然無得失之念。率性而觀。則厭習。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六

氣之雷同。而取其超脫者。超脫近于性也。故士子趨時常腐。擬得常失。一時新氣已過。我方從而摹擬之。所以反腐。既以摹擬為事。不得不逐時。屢遷自己。筆性終無得快時。有何足醒人目。豁人意。所以多失。

文嫩能使之老。文淺能使之深。文佻能使之莊。麗學之功也。老顧能使之嫩。深顧能使之淺。莊顧能使之飛動。學之妙也。後生致其功。宿儒思其妙。

舉業好名最妨進步。或小試乞薦。或儕流標榜。或遠地交游。但得藝林熟知名姓。欣然自負。不知意味安在。却使本領全疎。吾見此輩多終身不售。甚或一見文宗。輒不利而返。是品實俱喪也。子弟但真實用功。文業日進。秋春自至。果堪服人。名滿海內。視小試前茅。藝林騰檄。所得孰多。且各之為物。豈容注意。果期不朽。即舉業造極。猶立言之一端也。況不求真得。求虛譽耶。

臨場不須作文。有二種。一是鄧文潔者。胸中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七

曠然無物。養之愈靜。出之愈神。了凡先生親見其辛。未臨場。默坐兩月。入場試筆。壓倒萬人次。則多做勤改。平昔工夫。已到臨場。十許日。只須養氣保精。隨所喜好。或披玩已文。或諷詠舊選。但令氣不浮越。即是吉徵。若後生工夫未熟。精力正強。難拘此例。臨場只應與平日一樣用功。所不同者。惟不當揀苦難題。極力造作。既傷心力。反塞文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是最忌。蓋數日之內。難求進步。何必研精苦思。只須活其

筆機澄其心氣爾而年少工淺靜坐休息之說使心無着落反生妄想不如隨意拈題溫諷佳篇二事覺有安頓倚靠處若素不用功此時急亦不得緩亦不得少年亦不得宿名亦不得本繇自棄何法可治鄙諺曰實病無良醫

有因子弟試劣詎怒不休予聞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媿也文媿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恒不虛之故于試日何尤觀試牘而不樂見之晚矣況迨其鈍而譴訶之乎向來何爲此時

幾亭外書

八卷七

舉業素語

八

方覺爲父兄者但少佚遊專教訓子弟習見習聞自然向上倘有未喻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藝文常進至于試牘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畷于秋到觀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惰農禾瘠其變則勤或獲寡惰或獲饒可執此分褒誚耶子弟果能好學其試牘工固可喜拙特偶然拙而倖得賴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倖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譴訶甚不情也又無益也

何如懋藝興起後效可期識是道爲賢父兄體是意爲賢子弟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于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

幾亭外書

八卷七

舉業素語

九

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經義之必傳有三一曰符聖賢之旨二曰自得三曰有裨于世道人心故可以覘心術與識見焉才氣與功名受享焉旨之不符縱有創獲祇自立論何取命題然衍本文傍註疏又非符也

心悟其微如面古聖而見其心曰符符未有非自得者也既已自得則裨世道人心在其中矣凡文非言性學則言政治非言人情則言物理中有精微達于手口讀者何處不受實益其自得而無關世道人心者小題中間有之然可以發童子之慧解達人之頤亦游藝之助也若脈法二言惟可神會文安有脈題至則脈隨之文安有法意至則法隨之謂文之至者法脈自具可耳謂以法脈成大家何其隔歟于三者間得

幾心外書 六卷七 舉業素部 十一

焉于法脈合焉離焉亦足以不朽無自得而斤斤法脈法脈何物哉文生于題故符音先之文貴有用故裨世道終之總以自得為本一自得而兩者具在其中矣梁溪先生曾語余云華鳳超不事鉛槧日夕講道研思及其臨文取素所體驗直書之爾今觀所作果皆不謬于題有警于世故自得者學人之說也脈法者雖極其變化不過文人之說也孰輕孰重何後何先絜勝於人皆為人所囿者也翻昔人之案者莫

非拾昔人之唾而步其塵陰陽變化前聖之心能盡含其精蘊前聖之口且不能盡闡之也何況文人天雲之采日鮮地草之色歲變奚唾可拾則奚案足翻理吸群儒之粹詞奮才人之鋒自得無涯用之不盡隨命一題皆有無涯之精蘊采色焉自窮則文窮豈題能窮我哉意思在文前淵源在題前真得之士劈空結構同異皆可模擬之勞翻案之見總無着處必不得已寧模擬勿翻案模擬猶役於題翻案直役於人總

幾心外書 六卷七 舉業素部 十一

無真見則近肆不如近慎數百年繇時藝登輔弼者莫少于楊成都莫艾於張永嘉成都居不幸之一而定策剪奸功冠近代永嘉四十七筮仕而遭逢特達罷鎮定祀強直不撓沒齒素絲他如于忠肅王文成無不從時藝出今世苦乏才每嘆制科能消天下之心不知制科之意將使人凝神理義不分於支流技術之間所以專之非消之也人自鮮能為諸公而豈制科使然哉讀書時求明聖賢之意

爲文時。研精覃思。不敢戾聖賢之意。此時體認。以爲人心乎道。心乎及登仕版。忘窮經之心。既已茫然忘之。遂且悍然背之。是其誤也。以背窮經之本心而誤。非以經術誤也。果能窮經。遇學問題。必有真意義。遇政事題。必有真籌畫。遇人情物態題。必有真議論。謂制科不足育才者。不窮理之人也。謂制科不足辨才者。不明理之人也。

若真心發憤。勒限作文。在家恐有事分心。不如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一

出外若掛名讀書。晏安度日。出外越無人拘管。寧可在家。此因各人性情不同。病痛不同。我亦近來悟出。不如出外者常病也。寧可在家者奇情也。全在識而治之。勿聽子弟自誤。在家息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爲上。智躁而惰者。爲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於勤。懶乘於靜。若性不耐閑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爲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

必有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騫。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而竝。與只爲趨向才華。兼長難得。悞延爲戒。孤陋是甘。有十郎方有五桂。業之難進。豈獨汝曹罪耶。

伊川先生言。古人未聞以學道之故。致損心成疾者。舉業亦然。若常年涵泳義理。手眼不荒。漸造漸熟。安有過勞致疾之事。惟是三十六箇月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一

中且游戲過三十月。場闈漸逼。慌慌張張。僅將數月工夫。欲一齊了辦。所以技難工而疾先作也。只說病成于勤。豈知原起于懶。既已致病。又不得不歇手。懶之爲害。循環無窮。以懶始。仍以懶終。懶人多病。止因不立志。既爲舉業。便是日用事體。須打起精神。日日有功。方得心中快適。心者。氣血之主也。快適則飲食夢寐。皆有趣味。氣血自然和爽。若耽懶無功。雖覺便逸。素聞父師提

撕本心豈能盡蔽。宵眠晝坐。忽忽如失。介介不安。此一點不安念頭。為鬱滯。為焦煩。鬱能損氣。焦能耗血。安得健旺。故舉業雖小事。其以立志為主。與學道同次。則意興鼓舞。亦能稍自振拔。所患未必可長。然勝於索然無興者。從無一日之振拔也。

為文

文易起目。無如發意。意妙。惟恐為詞所揜。孰肯飾之。且飾所以求新。若從不經人道過。新已極。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四

矣。其須詞幫襯。皆是尋常想頭。想既常而不飾。出手已舊。其善于飾也。一時亦新。

新腐奇庸。何從剖決。句句字末也。局陣次也。無議論。是庸是腐。有議論。是奇是新。此其大要也。悟其大要。則結構宜超。得其結構。則句字兼修。但不可倒認重輕。倒用工夫耳。庸腐者不足論。若喜誇新奇者。或躡世說。或填策料。或用詩曲句字。或直杜撰惡言。蓋錄才氣實凡。意思實短。姑借此種。供其咆哮。自欺自誤。子弟有此。最為下。

流且作文誕謾無恥。必非端士。吾師伏波之戒。深所不願見。

彼題有彼題語意。此題有此題機竅。縱偶相通。亦復迥別。此是常新不腐。迭變不窮。手段若自成一副。蹊蹇題題。扯入連讀數首。便覺羞厭。非但品陋。投世亦未萬全。

題有綱目。為文時有宜以目為綱者。如穆穆文王。節止其綱也。九思章思其綱也。倘從中出一二句。為文便應從本題實字發意。而止思字帶。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五

見方切當起眼。若仍守常法。以止思為主。帶出本題。則畧換文中字面。上下諸句題。盡可移用。有同嚼蠟矣。萬曆乙卯。浙江出為人君二句。其中式者。俱括君臣仁敬生論。而重止者。不收非謂止不應重。一寬一切入眼之際。喜厭自分。主司何心。勢使然也。因題觀勢。因勢作文。此謂文心。此謂明理。

昔人稱時義。惟一滾格最難。蓋兩扇數段。與長題題中。先有轉摺起伏。錯綜輕重。眼明手疾。易。

可見長題只一句本無步驟首尾却須于文中自立步驟自成首尾所以前半最難且如起講虛則恐不切切不欲太粘虛矣切矣何由警策此一難也單領句無下處凡文有領則頭面開無領則眉目暈作者觀者錄而不覺此訣知者既少知亦不得妄下此二難也提股極要議論竦特方聒目快心而議論須虛虛籠住題神未可正講未可發盡未可掀騰未可濶入底裡若徑用反法又淺小無趣此三難也小比上以承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六

提股下以起中股是自家言語中一過脉而一淡格實無脉可過吾見從來名程墨往往將題面填實如瞿文懿敬事後食篇申文定如有王者篇皆歷世傳誦不免此弊若爾宜名實比何名虛比此三難也其頗得法者如湯宣城雖違衆吾從下篇小比云綱常名誼朝廷最重而登降上下臣子大閑詞句近實地步却虛其節近促其脉則緩在善觀之耳又許同安畏聖人之言會墨小比云君子曰聖人往矣而其緒言未

絕則千古曠而如新即聖言亦無奇耳而其精義無窮則終身繇而不盡句句層卸圓轉有議論而畏字意隱含未露此虛比最佳者至于中股本無幻巧所患隨題敷衍全無咀嚼求新無策斜側割裂徒傷體裁能就其中波瀾警策斯美矣而亦有幻巧匪夷者不了是也此法著自瞿文懿敬事後食篇其中比但講敬事不及後食然本以後食爲輕且多講則近俗耳近世慧人祖其意而通之每將全題之旨勻作十比然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七

此法最不易作因中比既欲未了則提比小比愈要虛鬆而後比頂接處又不可翻弄突兀文章法極易平行議論極難聳拔非神機大力安得恬淨中自起峯巒雖通篇到處俱有手眼然挽上生下訣竅反在中比是爲四難後比則淺心高才之士競錄見奇束則近時風尚以不窮爲貴非英雄束手處雖真文章自有迴合歸抱詠嘆淫佚之妙于今利鈍未遑淡論也大抵一格難在前半又難在每股起句順題則近衍用

翻則易套。不順不翻。渾渾發一精思。如表之有。冒而通股。曲暢之不然。或吐氣弘大。或發調鬆。鮮。詩家所謂謝朓工于發端。此每股之難也。通乎此一格之中。實備眾格。居恒玩想。臨文體貼。久自當解。不能觸類多說。何為。

脉者相生不斷之妙。千言一脉。通篇一脉也。然析于言觀之處。處處聯貫。則各處之脉。具在其中。所以文章唯篇法最該括。最與妙。講之不盡。昔有人謂昆陵云。公文變化無方。一閣一關耳。昆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八

陵驚服。蓋開闔與分合不同。分合是題。有對偶。文中或分之。或合之耳。開闔乃文中遠近賓主。活變處。通篇前後有大開大闔。二股有開闔。一股內有上半開。下半闔。或上半闔。下半開。二句內有一句開。一句闔。就此二字。已自無盡。然篇法之妙。實又有不盡于二字者。大約更有四字。曰正倒。曰緩急。昆陵復起。應可商訂。脉理清楚。故能變化縱橫。顛倒比比。不同意。不同法。而合之如一。言從前觀後。如有源活水。瀉

為支流。從後觀前。如幹龍分枝。轉作城郭。若前後詞意重複相類。正是頭腦不明。把持不定。多方照顧。惟恐失之。所以隨處雜糅耳。知粘皮搭骨。咬定一意者。為雜。則知千變萬化。隨意縱橫者。為清。只在胸中亮不亮。

王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杜子美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同一竹也。何愛恨如是。豈非疎秀為美。糾亂牽纏則惡耶。文章發揮。欲其森秀。不。多致。正如新松生意。惟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十九

恐不高。若題中本多曲折。切須扼要分明。本無葛藤。切勿強生串插。如君子先慎乎德。一節。若繁言人士財用。層層遞下。則與通章絮矩。上文得衆血脉不貫。頭腦紛然。登東山一章。若隨本文節。節自為一意。且茫然不知所謂。此須握定肯綮。徑捷分明。切勿加添曲折者。物有本末。二句。只宜依題楚楚。自足。鈎淡。時刻多。因技窳。將本末終始。增為八層。混作一片。如云。本本末末。終終始始。此八之也。本中有終。末中有始。云

云此一之也。雖苦心翻弄，祇是學堂訓詁，何關題竅。何謂文心。凡此等題，皆須條直剖破，就裏鑽研，切勿自造葛藤，捆縛筆舌。其或犯之，卽惡竹耳。大抵意曲必宣之以直，曲而曲之，鮮不爲樹。緒繁必束之以簡，繁而繁之，鮮不爲雜。文奇崛須勿至難讀，森發須勿至凌襍。其才薄而清者，又如輕波冷湍，非不嚼然沁人心眼，然以容千鈞之舟，則難奇而易讀。者氣盛足以貫之，森而不雜者，前後淺淡，確有條理。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二十

聖心全無渣滓，然確有真宰，所以遇事變化，若神文家亦然。古人所貴鏡花水月，必有實解得處。但用之虛融圓遠，使無迹可求，蓋滓去而神存也。若胸存鶻突，故爲影似之言，令其自解終不可得。是直無神，何名無滓。且旣已無神，所畱昏上者，何物顧獨存滓耳。所以天下假鏡花便是枯木朽株，假水月便是汚流腐艸，不如牡丹捧露燭火，騰光猶實有華艷照耀處。詩歌且然，況于談經之文乎。

文章高奇玄妙，心浮者或得之，高奇之或得也。錄于才高若玄妙，亦可浮心得者，何故。蓋玄妙與空虛近，資悟過人，雖終日馳逐，而隨觸或開。唯真切精微之文，非心靜必不能到，心包才才不包，心靜必高高，高未必靜，總以好學爲貴。

聖言常含，作文忌露，聖言常活，作文忌煞。古大名家有此論，亦從來會元衣鉢也。然非至痛快不能含，非至明決不能活。後生且求痛快明決，若作意含蓄，必致悶人。有心活絡，必多騎牆所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二十一

失反在旨趣，不如一味痛快明決，所失僅在聲口也。就如爲人質直爲主，漸造渾融，周旋爲主，終成鄉愿。文乾者大都不利，凡文着詞則肥，不着詞則瘦，肥而不利者乾也，瘦而利者潤也。乾與潤不關詞藻，是文家承轉筋脉處，如排偶太方，有參差數轉句，而光彩頓流動者，琢削太嚴，有增減數虛字，而風華頓掩暎者，轉句虛字，豈助肥濃，只能使之潤澤耳。潤澤乃精神所發，若中實枯槁。

豈。句。字。間。所。能。轉。移。所。以。文。章。可。肥。可。瘦。決。不。可。乾。乾。者。瘦。猶。餓。李。之。色。肥。即。近。於。行。屍。那。堪。世。用。吾。少。厭。人。說。乾。每。詰。曰。必。須。肥。皮。厚。肉。耶。人。亦。莫。能。難。若。知。乾。是。不。潤。非。關。不。肥。則。信。乎。文。家。大。忌。也。受。用。必。短。詎。止。不。利。

前。半。篇。決。要。冠。冕。有。興。旺。吉。祥。氣。最。忌。煞。風。景。酸。措。大。話。頭。如。近。作。端。人。也。二。句。文。開。講。便。從。邪。人。家。禍。穢。起。氣。象。殊。衰。颯。小。題。大。做。俗。題。雅。做。況。題。本。大。雅。而。反。虛。扯。上。文。遠。邀。惡。客。耶。大。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三

雅。二。字。自。是。立。言。作。文。正。法。所。謂。廟。廊。氣。象。君。子。風。度。非。謂。文。章。貴。佞。也。正。論。微。規。豈。在。粗。露。譬。如。一。瑣。事。尊。者。偶。問。數。人。同。對。出。廝。役。之。口。必。將。直。陳。本。色。入。耳。難。堪。出。文。士。之。口。自。然。修。飭。而。近。文。經。有。道。之。口。更。當。深。婉。而。合。道。時。義。亦。云。所。謂。大。雅。乃。就。題。所。宜。有。者。擴。充。之。修。潤。之。非。強。題。所。本。無。而。為。寬。冒。為。脂。粉。也。寬。冒。為。大。不。大。而。客。脂。粉。為。雅。不。雅。而。游。舉。業。真。實。得。力。固。須。多。做。尤。在。改。時。自。非。至。精。

至。到。安。能。日。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題。情。未。徹。技。力。已。窮。則。不。可。強。索。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他。日。觸。發。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捨。短。採。長。或。通。新。造。作。荆。山。玉。為。質。琨。瑀。刀。刺。畫。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與。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三

文。有。整。對。而。生。動。有。散。行。而。滯。呆。矯。強。與。自。然。之。別。也。有。淺。而。明。有。淺。而。晦。了。了。與。不。了。了。之。反。也。有。步。步。擬。虛。而。機。塞。有。言。言。切。實。而。致。靈。假。步。驟。與。實。力。量。之。差。也。只。就。行。文。用。功。功。夫。無。處。用。只。從。下。筆。尋。病。病。源。無。處。尋。相。自。然。之。勢。因。而。導。之。則。整。散。俱。動。矣。果。能。了。了。于。心。則。淺。淺。俱。明。矣。熟。後。手。圓。則。虛。實。俱。靈。矣。今。日。習。氣。有。三。種。一。是。假。造。子。書。如。顛。如。醉。二。是。才。短。者。粧。嬌。作。雋。自。貴。虛。摹。三。是。氣。浮。者。麤。談。叢。語。自。負。雄。駿。若。守。其。陳。腐。反。無。幾。人。人。亦。

不齒吾今特定新切二字爲救時之的新則陳
言近套竝從捐除直須濬發巧心不經人道切
則一切假古色假摹神假濶論但不着脉者皆
掃去無用矣直須洞達題髓目擊道存雖有至
古至邃至靈至奇至高至華寧能出此但此二
字最難兼到醫家稱切脉爲其親近臟腑深徹
性情文若依傍皮膚只是爬搔豈得云切所謂
真新爲是從來所未有若與理馳背人誰屑道
忽爾創見不顧其安所以今人誤認不通爲新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五

或絕非此題話頭無端扯入或近似而非題本
意翩翩發揮亦非習觀所以今人誤認不切爲
新究竟不通之根亦因不切但令必切必通卽
束手技窮無一過人語矣假如後生學力未足
依此二字各隨所至皆可暢才情乘便利何苦
泥塗其目麗迷其心撥狂子之餘唾適爲過時
之棄物耶
古取粹今取異古取滿今取縱古取七篇相稱
今取首篇得力此五十年來之大較也粹者無

畔音無險句無粗字引經語爲典雅插史調爲
風韻其創格造語皆弗尚也異卽吾所謂異思
異局異句也滿者邊幅弘敞氣勢蓬勃頗較長
短之形綻則少散句而多整句輕韻折而重鏗
鏘淺言以蔽之曰鍊詞而已矣然利鈍之數實
不盡然切响浮聲散句整句必須參差相間運
用得宜愈成頓挫排宕之妙何憂其弱若槩省
助辭勉求硬綻爲呆爲板致病良多且有意綻
有氣綻有詞綻置意氣而專詞句此一偏之見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五

豈大通之論哉惟不宜用軟句使通股少力七
篇相稱自是遠養所致蓋首篇原有十分力量
至後不減若首篇便尋常無大過人處後雖勻
稱亦安足多不如首篇警策滿帑精光射人而
餘義條暢談洽猶爲得也循古人之法重在受
用其敞恐七作尋常據今人之意重在鋒銳其
敞恐強弩之末總之夙昔學問有一副徹底精
神則七篇中何篇肯苟且一篇中何處肯粗疎
習慣成自然雖使得意疾書自然首尾通徹未

嘗費力古今之目竝施當兼利而無鈍凡人作文至結尾處艸率下一二語者每發福不全受用不長如許同安蓋未能免更有高才之士犯此病者往往不發且多天算亦四體之動也一篇將終已不耐煩況能全卷貫徹乎況望其生平讀書細心體認乎況望其種種作事從容周密乎流落不發發亦不長自無足怪甚有一種人作庸孟題便云此充得第二篇第三篇過則已噫關中鼠尾不得已也平居學習法上得中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六

篇篇求善猶恐失之先存此心詎有佳境獅子捉象捉兔俱用全力況括題作文本無兔象乎且總此識見精神總此詞華筆墨不知胸中何處另着一副次色工夫配在庸孟題上施用正恐此念熟存雖遇學論題極力搜求祇得剩語此則近來專重首篇之敝使無識鄙夫無福下士妄生揣摩蹈賤相入天門而不自知也戒之戒之凡鍊詞着色潔然後華天際彩雲是也鮮然後

麗露中晨花是也運轉輕然後有力壯士舞擲是也若穢而得華焉而得麗重且遲滯而稱力者世無是物則知無是文

取脉貴真行文貴熟真可以槩萬情熟可以括萬變舍是而有所獨擅未有不交相勝者也夫文何可執也而曰真不執之極則真而已矣夫文何蹊蹉也而曰熟化蹊蹉之盡則熟而已矣立意圓融莫非執也力求超脫胸中每自成結構莫非蹊蹉也隨題之參差文之變動而心行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七

乎其間文或以氣勝或以意勝氣主活意主久沉澀刺琢而元氣不洽譬若碎錦摘花故閃爍動人者氣也意在其中矣萬斛流泉若非意焉以宰之非變化不窮之意以筋束之則滔滔者何謂故世與世續令人咀探吟諷而不忍釋者意也氣在其中矣勝者所主不同也非相離也若青蓮純不用意安能使讀者飄揚欲仙少陵純不用氣安能使讀者悲壯激烈

文章最怕。是隨題敷衍。篇中有一股敷衍。便一股厭人。股中有一二句敷衍。便一二句掃興。然時文。丟開題面。懸空扯閑。可厭尤甚。須知敷衍之病。何從來。只爲有心照顧。去敷衍之法。何處用力。只是一眼看定題意。認得真真切切的。當當恁地。放膽落筆。決不浮游。揮臂遊行。決不馳背。何須斤斤照顧題面。則敷衍之病。不期去而自去矣。此方是縱橫自在。此方是端本澄原。譬如對人論事。主意欲如何遠近。開閣無非合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九

到此意上。豈必頻頻直說本意。方得不差。倘主意先糊塗。則開口便有脫腔之語。使聽者不知所謂。自顧亦覺離根。不得已。屢將本旨直直敷陳。敷陳處。只成膚淺。畧變換別話。時又不着題。真無可奈何也。療疾者。本而兼標。易效。標而忘本。少功。作史者。動則可傳。史記之傳。最盛。動極也。文情動。始能動讀者之情。班椽次之。以其嚴而動也。三國志又次之。以其簡而動也。魏晉以下。無聞

焉。歐陽五代史亦動。是以動人。作史寧不密。無不文。寧文采不艷。無情不動。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艷之謂也。風行水上。渙至文存焉。文止在動處耳。特藝亦然。專以機情生動爲貴。動則不復論邊幅。多亦動人。少亦動人。動則不復論。不復論。着色濃亦動人。澹亦動人。動則不復論。想路深亦動人。淺亦動人。分量不同。同歸可喜。每見修兒。肩戶苦吟。盡日結構。不勝憂憂其難。畧悟此意。則難變爲易。遲變爲速。苦變爲樂矣。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九

因勤得樂。因樂益勤。

遇合

文章遇合。真有神機。此日與才滿。外人訾議。不害遭逢。此日機澁。與沮。外人稱賞。不免淹落。蓋外人以意爲目。常以成心失之。場中以目爲意。適與作者自動之神。暗通呼吸。聞耳。至于此日。意興何以分盛衰。文機何以分靈滯。則天行乎其間。不可爲也。然平日功夫。綿密。臨場心氣。翕聚。風簷下筆。綽乎有神。若場前浮昏。懶散。或

喜交遊。或尋花柳。或羣飲號呶。其自負高明者。或應酬雜著。總之氣。奔心。放入。闈試筆。安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閉。物莫助靈。故不可為者。此日也。不可為。而可為。以平日養此日也。

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主也。顧素造不深。不熟。此忽然而者。奚繇來。是不能主者。吾實主之。從心不踰。安知事變。若何。但隨應隨妙。繇平日義精仁熟。當其時。則不自覺也。妙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十一

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撰。才竭文工。將有天然者。踞其上。

異思異局異句。合乃成。異彩之異。非可易得也。場中最忌在套。顧見奇處。意最重。覺套處。意反輕。何以言之。意因于題。不離本旨。而能發前賢所未發。世有幾人。人有幾篇。以此言遇。譬如飲必中冷珠。必驪頰。玉必和氏。取人則太刻。自強則苦難。但能出以異局。佐以異句。即化腐為新矣。所惡於套。恒在局法句法之間。昧此機者。

謂文以穩貼為貴。此特歲考錄科之說。蓋二三取一。其背謬者既多。穩實敷暢。即得優等。場中約五十人。拔一。而所試士皆督學較過。荒背已少。人人相近。卷卷大同。若意不殊特。門徑不超。調法不新爽。挺秀頭角。于何見異。而欲令觀者舍四十九人。而獨吾拔也。其可得耶。小試喜穩暢。大場忌庸套。使一人易地而觀。反若蒼素而不自知其勢。然也。故去套二字。為鐵門關。為玉鑰匙。但所云套。亦自多變。如題易平行。則平行。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十一

為套。題中易着氣。槩或易布淋漓。或易涉凌駕。或易粧虛摹。則舉士子所自喜。警策處。快心處。傳神處。皆習氣。皆濫套。皆厭態。也不決然割棄。別饒境界。何以軼羣致勝耶。未涉世紛。未飽帖括。直吐靈氣。此境自存。或着力洗刷剝換。此境亦致。若欲異彩。非真有心得。未可易言。誰則能此。亦不必能此。所以後生筆尖色鮮。豈縈半離半合。或漏題所應有。或發題所可無。時幸而得。套淺也。老學自謂題所應有。無不恰有。然筆類。

色暈則此正是極套處往而屢蹶套淡也套有
淡淺得失或異況不套即況異彩耶世稱必售
之文爲穩然不異則不穩愈異則愈穩以異爲
穩者今世之風氣也從理得異者今世之真才
也欲穩其登進不知異其文章則愚好異其文
章不能異其本領則陋

蚤發之人必聰明內藏語言少發他人中年受
磨鍊後方得此收斂氣象彼生而得之或曰士
不鬱不發彼蚤發者何鬱焉夫彼非不鬱也正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十一

以能蚤鬱耳蓋鬱之象爲滯塞鬱之意爲沉含
凡觀子弟英氣逼人必中歲成名者也內明外
暗必夙成致遠者也此遭逢享受又有不在文
藝而在器識者成之有道務本則識淡識淡則
器大器大則才藏爲後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
則攫疾爲先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無藥
臆下作文欲緩中急妄想不生天機忽奏一氣
呵成職此之故場中作文欲忙中間心氣不迫
力量自足以其翕聚而加從容羣英俱俯職此

之故若臆下放懈則遊思妄想從而間之場中
意思忙迫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
減三之二自知無幸矣下筆天機明明可信
學問思辨皆爲篤行設舉業亦有學問思辨焉
凡爲作文設作文乃其篤行處有學問思辨而
懶于作文則皆虛也若剽竊是務并未嘗有學
問思辨之勞往往倖得者何故蓋其用力至卑
而近實主司但觀其文苟非慧眼誰能追辨其
所從來文僅入彀或亦收之眼高手生百不售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十二

一昏憤而妄作百不售一苟且而輕作百不售
一手生者即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其苦不
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糝糠足以揮
斥風雲者也場中所觀只憑筆底手腕無靈吾
夙昔眼界高處從何出現至若題情文境秋毫
未知貿貿冥行翩翩自喜斯爲下流固無足論
惟輕作之士或實負捷才但以奪于旁嗜苦于
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債豈知舉業何物
英才淡造未窮其底安得以緒餘了之粗心而

得至精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拈。則是不操而存。舍而不亾。理不繇心。文不關理。雖自蒙以虎皮。孰不窺其羊質。怨天尤人。何嗟及矣。故有幸售之淺子。有屢誦之高生。譬諸不著不察之行。習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臨事必敗。知行並進。才養俱到。而不售。則萬萬無有。曰如命何。曰候至而文妙。此命之附人事。而見者乘時決之。十得八九。縱失一二。但不放棄。終亦得之。則是力勤藝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塞。每

幾亭外書

不卷七

舉業素語

三五

見妄作之人。率云場中閱文。隨一時意興。有何憑準。甚則云文章有何工拙。不過籠統寫就。無不可取。無不可弃。即為拙取。即為工。嗚呼。猶聾者不識天下之有耳。瞽者不信天下之有目也。所謂身既寡知。惡人有學。此正其一生迷夢。白首淪落之絲。推厥病根。則因習氣汗下。耽愛俗囂。抹煞學趣。習市井氣。開口常近市井習吏胥氣。開口常帶吏胥習幫閒氣。開口常似幫閒。因而作文。莫非此種文章。病痛至此。已犯第一

條。款無可救藥。所恨此類。自悞其身。又悞其子弟。又是非既昏。漸喪羞惡。往往披猖譁譟。好廣其穢于交友。子曰。躁人之辭多。詩曰。有靦面目。後生遠此。當如鮑魚。若初聞不知其臭。便自身有污下根氣。當無緣入芝蘭之室也。切切省之。特著此條。終遇合之說。

觀文

作文易。衡文難。作文如治事。衡文如知人。治事則性所近。習所開。各成一長。知人則變態分量。幾亭外書 不卷二 舉業素語 三五

至無窮也。至難學也。非大通之識。靜極之心。疇能不眩焉。

經義之設。非取文藻正欲觀人。蓋謂是窮理修身之實學。為士子時有真得。為主司時必有真鑒。凡文不繇剽放。自得于心者。吾以心迎之。若非心得。我亦讀其文。而知其心之不存。則文之有心無心。莫非心也。經生日日。搦管其出手者。已成習心。然習心之外。實無本心。試觀悻悻好勝之人。強言道氣。而容氣終存。其餘鄙陋者。強

言高明。浮游者強言。收歛佞諛者強言。直方意。味不親。首尾不貫。自命文人之雄。不知已披肺腸而授人矣。此文章可以辨品。識灼灼無疑。又有能辨人幹理者。能辨人爵祿者。能辨人壽算者。先正往往符券若神。然兩言握其要。曰觀德。以意觀福。以氣。

識見可借。力量不可借。如某題某解。悟者獨得。而聞者共竊之。觀者不知爲竊也。竊其解矣。而臨文下筆。精神變化。倍蓰百千。是力量不可借。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六

也。故但以解定文章。受欺必多。若中解而文工。是其識力俱至。非竊可知也。題題有獨得。篇篇有會心。非竊又可知也。所以解高而文劣。明眼弗收。解常而文優。明眼弗棄。向者薛方山先生督學浙中。每命一題。必主一見。士子相聚揣摩。是科榜出其優等。得雋者絕少。以名公而負失士之望。蓋有成心。則掩其目力。重假識見。則失真才情也。先大夫嘗述一事云。萬曆丙戌。一舉子素擅時名。適事親爲大題。未就。見鄰屋各經。

一友文佳徑錄之二卷。竝上王文肅。取彼棄此。其評云。以子之才。自足一瞬千里。而孟義竟同書湯七號。何也。其人愧恨而卒。苟且盜襲。自非令器。然他人必兩卷竝廢。而文肅辨其孰爲自撰。孰爲襲人。非慧眼能之乎。文同且然。況于僅同其解。以較薛公。何啻雲泥。

文之清濁。不以濃淡論。脈理如繭絲。氣度如春風。則着色雖濃。猶然清也。反是則淡而不離濁。文之厚薄。不以煩簡論。貌似似臞。而言外有無窮。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七

之味。緒若儉而氣脈沉澹。布置弘遠。則造局雖簡。猶然厚也。反是則煩而不離薄。此謂內外之辨。

凡作文。窻下和細。入場雄猛。窻下簡淨。入場酣逸。此是真才。若平居苦擘大談。場中墨乾筆縮。便須反躬靜念。向來假才假氣。全靠不着。必須設誠力學。以充廣之。學力到時。真才自見。然苟非至人人場之日。分量必減。如云雄猛酣縱。旁觀謂勝於平生。不知匆遽之時。不暇和細。故雄。

猛之本。色現不及。簡淨故。酣逸之本。氣現畢竟。是減非增也。然到得此處。已是八九分地位。若場中七篇。與窻下一二篇。分毫無異。方是極詣。欲至此地。非積久不能。文章世資。何須論此。但識此意。可以自考。可以辨人。吾若自能。是工夫。謙處。人或能之。是精神。與我遇處。坡公到眼。終迷五色之恨。其可免夫。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嘆知文者希。惟能自信云爾。然以實心實眼。鑒別文章。雖或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

知之不深。知之不盡。不可謂不知。有等浮氣耳。食之。夫心迷眼昧。惟遊是借。惟名是徇。所暱即妍。所疎即醜。甚至高文老筆。誤認後學所造。則肆意譏彈。新學小子。冒入名公項下。則奉為襲珍。一手一文。而或瑕或瑜。乍軒乍輕。虞訥之所。以見笑於張率也。豈但文章無真鑒。直是習氣。盤結靈明。封錮韶傲。陵援詭隨。俯仰居心。制行必多可疑。今汝輩觀文。勿先據其何人。只就文虛心審察。得其真好醜處。方于自己去取有益。

大抵質實記誦。塞心者多了。了簡閱啓心不少。我無真識。莫辨衆文。不遘衆文。識亦不長。此內外交養之法也。但不為浮氣所汨。不為時習所陷。刺文中。何嘗無性靈語。要在能揀擇。採取之一槩。抹煞曰。時刻不足觀。則筆下日枯。眼底日隘。視茫無心得者。其受病似高。其難遇。彌甚。吾十六七時。蹈此病。雖覺已遲。今猶偃蹇。後生可鑒。吾即前車。

今日閱文病痛。亦有三種。曰驚。曰羨。曰欺。驚者。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三

驚其假才思也。羨者。羨其一時之詭遇。欺則受病之根。彼醉夢耳。實醒實覺。何處着驚。彼偶創而倖獲。做其故步。安見必遇。而煩致羨。祇緣心得既淺。通非大通。切非真切。所以遭逢。賸。曠。炫。耀。徘徊。久而習之。衆復從而咻之。遂不覺易其目。以狗之驅。其子弟之手。以從之。則惑之甚也。心中了了。實不受欺。所以毫無虛驚。亦無妄羨。後生但精思勤作。自家識力。進一分。便看破時流。一分。故知人不以人。以天觀文。不以目。以心。

與手。

奇者輕。平平者駭。奇尖者厭。重者忌。尖意在傍。已所長。如此觀文。徃徃得一而遺二。奇者取平平者尚奇。尖者尊重。重者喜尖。意在飾已。所短如此。觀文徃徃得似而失真。吾于所長本未兼。到于所短。本非真能也。然必能而後辨。兼而後解。不亦難哉。只虚心審視。隨其與我相近。相反。如何談理。如何運筆。各無拂鬱。各成一家。皆是取資。皆堪入選。如此觀文。則諸品畢彙。眼界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四十一

日寬。此實時藝中知言之學問也。可以自益。可以不失人。蓋觀文之法。通乎學道。知其所能。如古人之至道。未能而知。如古人之體道。有決圈之文。有決直之文。有或圈或直之文。有不圈不直之文。子弟為文。每篇決直。則教難成矣。每篇不圈不直者。一生無進步。則教莫施矣。或圈或直者。微倖聽一日之鬼神。然其中分為二種。詞氣可觀。理路浮駁。僅足欺眾人。則進而精之。理淡味孤。須待法眼。則光而大之。未有不

成者也。非好學不能變化。非裁成有法。雖好學變化畧遲。

大家雄才。見清尖淡宕之文。欣然嘉賞。隨其成致。無不曲收。小才小識。見大方則曰少。尖側也。見雄才厚力。則曰少。疎散輕逸之致也。譬如黨人晏子。不滿仲尼。仲尼則不非黨人。漢取晏子。嗟乎。文章才德。孰非一機。多非人者。以已格人者也。多取人者。以已收人者也。格人者似高。收人者真明。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四十二

一品二才三福四素。品謂察其心術。趨向之正也。才按其劈畫條理也。學識在其中矣。福權其受享之所至也。素就一日之文而度其素淺深。奇平隨套自得。何所歸也。如是則上得其用人。遂其能。

王文恪無大建明。然守正不阿。無忝舉業開山矣。其文端以重。鶴灘不羈已甚。今讀其文。固小題才致。非關理也。荆川失足時輔。殊為可惜。然一生編摩研究。故其時藝精妙。大抵皆宦稿所

得於讀書亦淡矣。瞿文懿文以春容得名，非有精心勁骨，傳聞其人頗亦類是。惟近代湯許二人似與文反。湯文恬細而性行濟險，許文超逸而人近佻。此息夫躬絕命，王安石遣女詞一則高古特甚，一則淡遠不凡。而晦翁謂其與生平心術行事畧無毫髮相似者歟。或曰：湯文原有潘氣，許文原有佻氣，似屬耳食。未見至當。平心看之，二人各有一得力處。湯凡有奇妙必蘊藉出之，使如平常語，令讀者徐醉而不驟驚。許凡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望二

有奇妙必信手出之，使如口頭語，令觀者易解而更無厭。湯之鍊在不露針鋒，許之鍊偏不假觀貼以蘊藉為鍊。鍊之至高者，也以信手為鍊。鍊之至異者也。皆荆川所謂鍊格者。至其與人不相肖，亦有故焉。湯是變塞許是精神不徹。文章理到必傳精神團聚必傳。唐設律賦無理可厭，又此外科目尚多，眾人精神不萃，故雖存而不顯。制義闡發孔孟脩身治世大道，又獨重獨行舉一代知慧聰明之人聚精於斯，後世必

存其尤。另作一種文字，看不至湮廢明矣。王錢唐瞿湯許六人已占最勝起闔闢之法者。王也窮闔闢之變者。唐也。錢以摹神瞿以雅度湯以體貼許以自在游行。然總屬文人之致。其于羽翼經傳發揮心得，猶未極。淡近世楊貞復識悟絕倫，隨題標理，似出六人之上。微嫌有詮解訓詁氣，而步驟變化之間未足厭。文章家意也。舉業雖小技論至此則大成之集亦難其人。

附舊刻隆萬十四會元評例二條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望三

一日三年之變

田冲夷雅粹中有雋逸之姿，有疎宕之氣，然似開發展舒之意。烟霞山林之致稍勝。鄧故變以渾厚穆穆雍雍，清廟明堂之景象也。繇是必開秀峯緊瀾之趣，則孫出焉。文患不緊，然得緊又已覺少隘。馮仍以逸宕蓋時時在田孫兩公間。結構不乏也。蕭則逸宕漸極如花之鬆如雲之輕微薄而傷于大李之平易通達。雖文家不以為神，然實乘其運矣。要皆流溢自然元氣隱隱。

變而為袁，琢削其氣，逼其體，亦運使然。陶之洗鍊，原出於袁，然善棄其短而用其長，雖洗也。有秀質在，雖鍊也。有渾融在，古稱善學，其惟斯人。諸公皆有獨得絕人者，未甚露也。濤拍天，奇花墮地，獨闢境界，亦待人豪也。故變而有吳，發洩太盡，必返醇和。湯又起而無蘊，不奇無奇。不平人於是知平者，未始不可奇。而取必於奇者，奇猶有未至爾。顧獨以精奧，然不瑣碎，故得之踵顧而有許。猶夫踵吳之有湯也，許最虛。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四四

楊最實氣機消長，是亦其端。施又以夷利不能盡虛，可謂有其意者。變之逆順，大抵如此。諸公皆逆變也。惟馮變孫、蕭變馮、陶變袁為順變。不知文自變耶？作文者相效為變而得元邪？抑定元者之操其變耶？吾恐得元者或自出其不意，其有意圖變而慕得者，又未必元也。百脈之變，一脈之同知同變，天工在人巧中矣。

二日認題作法二端

元之過人，細論無窮。大端有二：一日認題，日作法。

幾亭外書 卷七

如戊辰是知也。一節子路信心不好學人也。語之以好學，未必能奪其信心之僻。即從心上點示，只去其自欺，便是真能信心。便是知。既非墮空，亦無支離矣。田得此意，舜其大知節，雖問察隱揚，執用支節，旁午不過一樂取人善而已。顏淵之仁，亦曰執善擇善，舜惟能知，所以能好。故曰大智田總揭一善字作主。聖人之行不同也。一節陶起語云：論潔身於常人，易知論潔身於聖人，難知。東云：行無轍迹，所以成其大道。有要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四五

歸所以全其高。蓋孟子提出行歸二字，正見聖人與常人不同處。常人行事之表，無復精神。聖人深遠變化，有迹在彼而意在此，不可測識者。反易起庸眾之疑，而來好事之口，故特以此勘破之。國有道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縮耳，何當于中庸之強哉。蓋致至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革無道而洽一德一心之交。此之謂不變。湯拈有道發

四一五

揮挾其精髓是心足以王矣許文不講足王第
講足以係民此皆得之認題者也何謂作法如
甲戌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為見君驕士賤
橫分軒輕故以義一破之作者都提起敬上側
形敬下以為能貼題意夫欲破世俗之見而如
此分別相形即已自分軒輕矣程文股股合發
所謂滾法也孫作法亦合此故曰作法之妙不
外認題

三日大結之設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聖六

制義代聖賢語以離為拙以合為工作者兢兢
於達題之意而未暇出已見也別立已見則已
意達矣題意反離皆為識聖賢本旨不出若體
出本旨則題意便是已意達則俱達故於一篇
之終復設大結所以離案而表微何謂離案文
以題為案離題案即自離其文案也如詞言題
結云托於詞者蠹仁反言之而理愈正若以逆
理固不可離何謂表微題有正解而眾昧者如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明言自得不言無累蓋

素位而行行字中實有體貼工夫如堯舜豈直
不以天下為樂便為富貴之自得必須時雍風
動方是無憾即安顏子簞瓢自樂豈止不芥蒂
於貧賤患難如文王之羨里艱貞大舜之克諧
蒸又夷狄如蘇武持節二十年方是素位而行
能自得之君子然文中順講自得而已不宜別
破纔一剔破反傷渾融結云得者有得也非獨
無累之謂也是謂表微顯題之微即自顯其文
中之微此外又有別立論者如已丑畜馬乘一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聖七

節本意謂不可聚斂耳陶云隨取而隨費者猶
散在天下聚而不散朽蠹在一身就聚斂之中
又分等差以見財必不可聚可謂卓矣蓋大結
之設所以觀識又觀養與致將竭之時更有餘
事厭煩否乎苟且否乎經義之制莫密於斯試
看名公定無敗格

幾亭外書卷七

終

幾亭外書卷八目錄

方技偶及

小序

相變從目始

心目相應

相有驗不驗

借相審人才

不自知

裴晉公器宇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目

相其語言

命與卦課相似

絕技必近道

內相

土色豕視

赤族不關乎相

相可覘世運

玄宗相福不相德

不盈彌貴

術家不自信其所行

傳神

幾亭外書卷八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八

方技偶及

平湖 屠象美 全閱
嘉善 周丕顯

小序

方技君子所不為致遠恐泥然泥於方技故泥也。以方技為主則無道以道為主則亦無方技矣。

絕技必近道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一

方術到絕頂無不稍稍通于道。君平卜日管郭卦課袁李天文星曆張果祿命楊賴堪輿皆立身頗高不肯教人以無恥無義之事。只緣窺着本原畧信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分限欲中傷人人不可得而傷欲攫取多財財不可得而攫枉壞心術何為不如循理安分所以技術高者決帶幾分道氣。今術家自負障天甘心無賴還是未窺見本原耳就彼術中更加窮究當有幡然改心易行之時。



相變從目始

相隨心變。變從何始。必從目始。孟子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蓋五臟之精華所聚也。如馳騫之人。變為人。變為沉靜。其目必去昏而清。暴戾之人。變為慈祥。其目必去殺而和。非但是也。其面之清濁。慈戾亦從而變。蓋肉色從氣血氣從心。無足致疑。非但是也。詞氣動容亦從心變。故凡內相無不變。外相之不可變者。獨骨格耳。執相定人。非也。荀卿不知心相之合而非相。又非也。但相人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類及

二

者。心不平。正則目不清。明我之眸子。先眊矣。雖遵孟子之法。而實不能用。

內相

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儉。凡喜于靡費。莫非貧相。凡近于驕蹇。莫非賤相。不于其身。亦于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于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心目相應

心目俱有五輪。觀目則知心。心圓者。上鈴次之。破梯者。奸詐。月形者。盜弓形者。惡死。此許洞相人說。諸家所不及也。皆以視之端重。閃忽定之。然不言其故。蓋圓屬土。土敦重居中央。心形似之。為得其正。故目多平視。為忠孝信誼之人。其人亦有土德。鈴形亦圓而稍長。中有腰痕。上小下大。火象也。心本君火。得其本形。故次土也。火性光明。故目視重大。有常。能明禮義。破梯形。則狹長而多痕。如梯之有層級。木象也。以主生客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類及

三

其氣浮而洩矣。木性輕搖。隨物而動。故目視瞬息高下。言多虛妄。月形視圓者。少半。蓋謂缺月。非圓月也。水象也。主受客害。故目視百迴。高下流急。不還。不忠不孝。如水之無恒。弓形如鈞鈞。非金不能造。以主害客。忤毒。息息在心。無已時矣。天下之殺物者。必金也。亦還以自殺。故目視左右高下。萬迴。為叛逆之流。如此人。雖未親見。然李肅謂趙思縮目亂語誕。必為叛臣。殆其券云。夫五行各秉一性。各成一德。何獨三者純凶。

而無吉。蓋象各有宜。心爲君。火君火之象。必不可似木。似水。似金。似則背背。則凶。原非三行有凶理也。予既悟此。後試印流輩。頗驗。顧未能精耳。孟子曰。觀其眸子。得此體貼。以助聽言。

土色豕視

尹鐸曰。敦顏而土色者。忍醜。子順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此二語大有佐于觀人。顏色敦黃。純得土氣。若以好善。卽當貞固不移。若以行不善。亦堅而難拔也。子順孔子苗裔。以目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備及

四

視決人心。辨詐通微。先覺之故。所從來遠矣。

相有驗不驗

李元盛少有異相。相者竝稱佳。魏太武一見而異之。其父崇每不樂。後竟以驕縱誅。馬周相嘗驟貴。岑文本哀天綱。皆知其不壽。然周未遇時。嘗遊新豐。飲畢。將餘酒洗足。暴殄至此。其能長乎。相者喜元盛之才貌。不如其父之審其性情。岑袁以相斷周之不壽。不如以暴殄斷之。之爲實也。觀李元盛則相之不驗。處不如心。觀馬周

則相之驗處。不如心。

赤族不關乎相

魏元忠三十未遇相者。曰。君當貴極。人臣。然時有憂懼。皆拜相。以前事不足。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深服膺之。術士勉人行義。豈凡術哉。李勣知其子當赤其族。然身以奸諛。令終子以討武。見殺。敬業與賓王起兵。意固未可定。然勣之生。慚于死多矣。父所贊成。子所蒙害。勣固自赤其族也。知相而不知事。君之義。知相而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備及

五

不知好還之天。知相何益。

借相審人才

今人每喜方術。古人借方術審人才。姚崇嘗密令善相者。遍視朝官。以武官裴光庭。白崇。卽召至。與語出。而曰。宰相所以佐天成化。此非應務之士也。古人爲相。身未退時。預思代已之人。用心求才。無所不至如此。

相可覘世運

開元中。李林甫聲譽未達。相者謂曰。公相當極。

貴國家重刑法則公典司寇國家先銓筦則公
任冢宰且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列土分茅
近古無比相者第知爲林甫之隆感不知乃唐
室之衰兆于一小人之面目也大抵君子多生
厚福之相天下將昌小人多生厚福之相天下
將亂又非必人人遍識也一大君子生厚福之
相天下必昌一大小人生厚福之相天下必亂
此一人者固消長之宗矣借相觀人或可辨人
才就人觀相兼可覘世運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六

不自知

林甫十歲時與群兒戲有老父見而嘆曰富貴
誠不自知此兒後當居中書二十年夫富貴不
自知何傷正恐富貴後作孽不自知耳

玄宗相福不相德

唐德宗生三日色黑肅代皆不悅玄宗見之大
喜謂曰汝二人皆不及也後德宗在位獨久然
玄宗專知福耳若以主德德宗果能勝肅代耶
玄宗明處皆暗此天寶之所以恃福而取亂亡

裴晉公器宇

裴晉公質狀貌小微時遊洛中有二老見之愕
然僕夫在後聞其語曰此人爲將淮西可定天
下復太平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若他人聞此决有喜色决徃問二老而公泰然
如不聞如此人原非餓死器宇

不盈彌貴

丁重謂于棕必入相路巖問其故曰彼已貴矣
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七

諷此言貴而不盈則有受進之地其旨合道非
術士所及

相其語言

蔣簡肅早期明瑀以公輔人問之曰其人言簡
而理盡簡重則尊嚴此大臣相也此以聽言爲
相又是一理

術家不自信其所行

星家多不信命堪輿家多不信地理此天下通
病也每見星士推人祿命勸人營求大都背理

傷義使營求果有益。豈冥冥中無心於行素之君子。加惠於僥倖之小人。全無主宰。惟人添換耶。抑如人世有情之屬。受人趨競耶。所謂于得失之數。無纖毫裨。而徒作愧天忤人之事。此推命者之導人衡命也。其原出於不信命也。終身推之。而實不信。不亦異乎。彼將推其一定者耶。既云人能改移。其將推其改移者。改移又安有窮。而孰從推之。每見堪輿家。自棄祖父不葬。或葬凶地。顧日出爲人。扞坐上帝。福人之權。如出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八

其掌目間。又且競誇世傳也。或駁之曰。自爲祖先。畱心地。理間出其暇。偶取世資。猶可解也。公誠世傳。公祖先。何不扞卿大夫地。而使世世出術士耶。其人無以應。是不惟終身行之。而實不信。且累世守之。而皆不信也。尤可異也。請進推命者曰。今而後。勸人行素。以安命。改過以立命。而後爲侯命。而後可以知命。可以推命。進相地者曰。今而後。且盡心學相地。地理果明矣。遇凡人。勸令增脩。遇惡人。諷令改行。受吾言。則爲求

之。拂吾言。徘徊于吾言。則皆去之。夫然後可以得地。可以爲人扞地。

命與卦課相似

孟子論命。與今世異。堯舜必不宜有朱均。莫致而至。最不可解。故謂之命。若從後人推筭。則堯舜命中。宜有不肖之子。以可解者爲命矣。且夫人面無窮。人命有極。極之數十百萬。則皆同。以天下之人之衆。豈能使四柱同者。窮通壽夭。皆同耶。然果老醉醒。擅名今古。要自不誣人身。墮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九

地年月日時。便如起成一大數。各隨其人。用此推筭。深窮其理。纖悉可知。以此八字測窮通。非窮通定于八字中也。譬如占卦。止三百八十四爻。極其變。不過四千九十六卦。天下萬事萬變。豈止于此。然都可從此占測。又如民間崇信神籤。數僅滿百。借以斷事。亦多奇中。況本身墮地五行耶。總是數從此現。不從此定。明乎此意。則四柱同者。雖受享參差。至於萬萬不同。從無相反之嫌也。果老輩蓋知而不言。今人則惑而已。

矣。不脩其可致者，而欲知其莫致者，果何益耶？

傳神

蒲有某生者，以寫照名金陵。來吾邑，趨者如市。余召之寫天倫圖，復作山居圖。人問若何，曰：古稱傳神不稱傳貌。今并傳貌者，而無之，遂使夫夫也得擅名耳。人之神情，各有所存，亦在貌內，亦在貌外。如相者論魏元忠，貴在怒時，此其特異者也。其餘或在盼睇，或在鬚眉，或在周身，或在動止，無有常家。古之悟此意者，窺定人神所

幾亭外書

卷八 方技偶及

十

存下筆點畫之間，而賢愚貴賤，劃然已分。使人望而躍然曰：此某也。蓋得神之妙，有形模未竟，而先傳者。若待官骸色澤種種，妝成然後使觀者勉強思維曰：此某也。然而愚知貴賤終不可得而想也。尚謂傳神乎哉！且夫習狎之人，遠在數十丈之外，望見大畧，未辨口目，又或背人而行，遙望其後面，首之大畧，亦未見。然為甲為乙，燦然不可混。又非人之神情，無所不在之一証耶。似者水墨亦似，非者妝染亦非。斤斤摹相何

謂傳神。凡雖小技，莫不須悟矣。況學道而可無默識乎。

幾亭外書卷九目錄

緒緒

小序

註書不可入集

聖人相助

聖有專長

狂狷或勝中行

十世百世

才勝不皆小人

尚書最古

堯典舜樂

三聖兼總六經

周公獨兼三不朽

孔孟無告

賈生四品

漢高類信陵君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目

豪傑亦有生知

能言不能知

人苦不自見

自違其才

士最戒自衒

明與透之辨

智者好學

內聖外王有分時

古今士大夫

立言寧寡

聽言親於觀書

安信懷

孝不樂旌

作偽因好名

好諛因好名

較量有當用處

發中有蓄

鬼神與俗情不同

何事為意外

法有不可槩行

諡法不始於周

紀元

漢中王即位上書

諸葛公名士

誌體

過華過俚

奇正

物有顛倒用

文之今古無恒

文心不俗

文以思傳

蘇長公獨高

史遷尊儒

詩必有志

讀書樂

枉聯體異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目

研究之說常殊

世說

山人論董字

微生高不直

直在隱中

公儀休舛謬

縮高費禕

魏徵馬周

伐燕是齊宣

王安石尚同

張浚實不足稱

李載贊見誅

載贊諸書

載贊餘腥

載籍太多可憂

腎藏志

才竭欺生

口舌消福

服善不真

貴可以行德

今人苦賤

士愁貧可羞

慕名避名之反

自身放倒豎起

富次壽

役於物者奴

覺炎不避

托言無為而為

貧士不安分

士以為惡自豪

高科能文為不幸

訓兒俗說

飲宴可以觀人

酗酒

酒色財氣

父兄之惑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目

勿使人愛勝

物換人換

思健思病

色彰亡國

縛足穿耳

書劉廷式娶盲女事

後

儼

筆

髮網

光粉害穀性

黃白漸耗之故

邑人得謚自魏忠節始

戴婆

題孝婦郁氏傳

鄉人臨歿不亂

遠重近輕

清慎勤

飾言飾行

幾亭外書卷九目錄終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目

幾亭外書卷九

緒緒

平湖 屠象美

全閱

嘉善 周丕顯

小序

語云精以為身、緒以為天下。是二之也。夫天下而可以緒為也哉。亦安有藏精於身而姑出其緒者耶。言道之緒也。稍緩者緒之緒也。言或緩而不可棄。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註書不可入集

凡註成書皆是我附古人。若列置集中。則是古人附我。倒置甚矣。近見刻二程全書者。趨向已正。視鏤梵書何啻倍蓰。顧併易傳參入。假如朱子傳註尤多。可勝列乎。俄得二程舊本。帙甚約。乃李文達公序梓。不載易傳。因嘆昔人有識如此。

聖人相助

兩聖人同時並生。各各無待。各自盡人物之性。

然必一君一臣相助實多。

聖有專長

惟心惟德。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皆一也。至于才。則同堂之聖。各有專長。

狂狷或勝中行

質近中行。其力或小。質近狂狷。其力或大。狂狷所就。或過於中行者。有之。參也魯。不亦狷乎。閔冉。具體而微。不亦中行乎。一貫傳曾。不傳閔冉。曾子力量大也。此等大事。還得弘毅之士承當。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十世百世

聖人所見極遠。然止是中庸之理。不自以為奇。子張好高。疑豫知十世為極難事。雖夫子未可必。夫子說來却極平常。雖百世可知也。子張爽然自失矣。未向專藥。子張答他人。又未必爾。才勝不皆小人。

古之言才兼德之謂也。後世有不德之才。因有才勝之說。然謂才勝德為小人。則君如漢祖。唐宗。臣如閻侯。鄴侯。皆才勝者也。可謂皆小人乎。

尚書最古

四子皆出於尚書。刪定以後，尚書最古。河圖在前，然無文字。

堯典舜樂

堯典不曰唐書，而總入于虞。追述也。舜之樂，不自立名，而曰韶，謙德也。

三聖兼總六經

六經大都有文王德意，是故行六經者文王作。六經者周公刪定六經者孔子。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

周公獨兼三不朽

德施成功，德吐成言，在昔聖人，發為事業，則精神爛然，無藉言也。近古君相，拮据以就其所為，而于德性也不淡，不遑言也。道大行而立言多者，古今一周公而已矣。

孔孟無告

甚矣聖賢之多不幸也。孔孟皆不得見其父，是以有顯親之志，有俱存之慕，蓋懷悲者終其身而不能以告人。

賈生四品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眾庶每生。賈生四語，剖盡世間情品，跳出四者，方是豪傑聖賢。聖賢論德心，豪傑論才氣，所以天下亦有不聖賢而豪傑者。管仲王猛之流是也。其才實足以建事功，濟眾庶，惟殉名一種，常以豪傑自居，然專棟世間好事，歸在一身，或成或否，究竟于天下國家何利。

漢高類信陵君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四

漢高祖任性多過，聞言立改，迹其意度，全類信陵君。故每過其祠，下奉祀不絕，視平原等有異焉。誠慕之也。功勳霄壤，則時勢之所分乎。使信陵生於秦季，亦湯武之續矣。然令不交隱者，不善聽士，身能開基四百，聲施後世哉。

豪傑亦有生知

學積累者，因古知今，性通達者，因今知古。因古知今，體明而用出，因今知古者，暗合乎機宜，而躬脩多背馳也。石勒是也。叔季豪傑，每有生知。

不在理義。多在事變。不學而亂中華者。爲石勒。麤知學而治天下者。爲唐文皇。斯真絕世之英。姿。生知之異人。惜其學無本原。大德踰閑。不足復論。

能言不能知

能言不能行。古人恥之。今言之。且不能知之。而不恥。

人苦不自見

萬山參差。或萬仞。而千天。鸛鶴遇之。殺摩風之。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五

羽或千百仞。下者乃數十仞。而遊眺之士。可縱步而據其巔也。既陟其巔。四顧無復峻者。他山人煙棲鳥。顧渺然若俯列其下。何則。視外則易。卑自視其所據。則易崇也。迨登百仞之巔。睇向所據。幾等乎丘墳。而猶不悟。彼千仞者之更高。於今所據。抑又惡。知世有據萬仞之顛者。俯而視之。又更何如哉。登山漸進。則善學者與。

自違其才

有用之士。常患用之者。違其才。今人平居自負。

徃徃先違其才矣。使聽者不察而信之。安得不敗事。

士最戒自衛

毛遂自薦。定楚趙之從。古今傳其事。然二十人中。缺一人。無甚關係。故平原姑聽之。如韓信。卽不可自薦。薦亦漢高不聽。聽亦衆人不服。受任稍大。則須人主知我。我不可自求也。況佩服聖賢出處之理者。而急急自衛。思見功能於天下。乎其不祥。有。三曰。喪道曰。無成曰。取禍。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六

明與透之辨

月火有光。其體存一處。而光遍照。是之謂明。自內而外也。以簪刺竹筒中之謂透。自外而內也。透是用力。如格物時鑽研。明是成功。如知至後。瑩徹。然明人觀物。無不從表達裏。則明者必透。一處透者。未必大段明也。

智者好學

智者常以一隅周海內。常以行事知人心。常以威權示準則。皆從好學得之。專倚聰明。斷難到。

此。

內聖外王有分時

問內聖外王還有分時否。曰自漢以下已無外王。猶有內聖。是亦有分時。高惠文景貞觀永徽皆致康阜。然無教化。其于外王猶遠也。諸葛而後濂洛關閩。直接孟子之傳。而仕不遇時。皆無外王之效。要令遇時。恐于孔孟作用。猶不相及。古今士大夫

學而干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為干祿而學。舉家

所賢居鄉。無獻替。古人或以為忘民。今士夫歸休。但不咀嚙隣里。而流連歌舞花竹之間。則悠然自居高品。

立言寧寡

聖人以下立言。既多。或有小誤。莊生齊物論與大宗師。人間世等。皆以三字各篇。謂齊萬物之議論也。程子偶不及思。謂其齊物非是。楊用脩自負文人。淡忌道學。喜得一問。極口詆笑。又謂朱子字尚不識。亦可謂無忌憚矣。孟子注海注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八

江稍違地勢。忽舉百鈞。人情難推。何嘗以此貶聖。雖然。君子立言。寧寡毋多。寧核毋博。守聖人闕疑。闕文之訓。庶不貽小人以問。而啓淺學之不信乎。

聽言親於觀書

揆問觀其書。不如聽其言。何也。曰問辨之間。鍼鋒有相對處。非言者之口。精於其書。乃聽者之耳。親於其目。

安信懷

安老多壽之道也。信友必達之道也。懷幼多男子之道也。同歸愛人。亦從其類。

孝不樂旌

人之愛子。不欲人知也。孝其親。而欲人知之。是以愛子為恒行。愛親為高行也。親其子。而疎視父也。然而孝子有旌。上以風下也。篤行者不樂旌。

作偽因好名

名根濃。偽心熟。雖息心養身之事。偶有見于中。

惟恐人之不知。知之或晚。故為學不去躁去偽。病何由祛。業何由進。譬如食飯自飽。屢號于人。孰不嗤之。

好諛因好名

好諛之念。無非好名。然諛言日。至則德衰。而名敗。且面諛者。必非樂揚善者也。聞諛而喜。拙于好名。

較量有當用處

才德常與勝已者比。則滿假自去。福澤常與不

幾亭外書

六卷九緒緒

九

如已者比。則觖望自消。較量非道心也。中人不妨有此較量。

發中有蓄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發也。燃而為火。其灰可立而待發之。為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煽以風。則焰彌炎。灰彌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焉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乎。程叔子曾言之

此條頗與暗合。大同小異。故不刪去。

鬼神與俗情不同

世俗畏威。焰鬼神畏正直。當以私學鬼神之公。世俗重已然。鬼神重將來。當以愚學鬼神之智。

何事為意外

自然之理。必然之勢。將然之機。愚者不知。皆謂之意外。惟偶然之事。或為理所不可知。則誠意外也。聖人所不論。

法有不可槩行

法有行於一方。可通於天下者。利民也。有行於

幾亭外書

六卷九緒緒

十

一方。不可通於天下者。取民利也。利民則無風土之隔。取民利則或便或不便。如介甫為令。行青苗法。民頗安之。後為相。卒以毒天下。

諡法不始于周

世傳周公創諡法。然殷王中宗。高宗已有廟號。高宗又稱武丁。周公因而增擴之耳。湯名履。紂名受。湯與紂似亦屬諡。漢祖諡高。昔人云。諡法無高。然殷早有之。但高宗武丁似以高為廟號。武為諡。漢高以太祖為廟號。高為諡。

紀元

紀元不可類謚謚以終其生元以始其位

漢中王即位上書

古人讀書亦有句讀訛謬終莫省覺者乾九三云夕惕若厲无咎而劉先王即漢中王位上孝愍帝書云寤寐永嘆夕惕若厲竟以厲字聯上句當時文士亦多且高文大章諸葛公當亦過目竟貽此誤播天下垂百世因嘆明道先生作縣令時親為鄉塾兒童正句讀不無關係朝廷也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十一

諸葛公名士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畧震世身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陰哦郵筒往來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母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誌體

記事提要纂言鈎玄傳誌體也即作史之體今人汎濫記載玄要茫然惟弁州有良史才惜無公心大識

過華過俚

子曰辭達而已矣東漢以降不能遵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宋儒語錄不能免也孔子大聖文章之祖奈何反之惟過於華則不達故八代之文使人厭過於俚則不文故語錄難使童習而家傳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十一

奇正

奇正無二致理所當然世每莫之知也當然則正知所莫知則奇奇節奇功奇文皆是道與然正皆善而奇有惡是故表稱奇表技稱奇技憂稱奇憂禍稱奇禍

物有顛倒用者

五行以顛為化然非謂不顛則不化也文以倒為奇然非謂不倒則不奇也用正處固多於顛倒

文之今古無恒

文自古而今皆後世作者求勝前人之所致也。周而秦西京而東當其相去未遠皆日求新以掩古豈以古不可幾退處不高不古之地哉。刻意爭新適得不古相去漸遠乃復望以為古而慕之故求勝而不如者後世之文人也。惟昌黎歐陽乘文之敝故求勝而真勝。

文心不俗

凡落筆能文必胸中有灑然不染之趣。雖飢寒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

迫身不以纏縛也。功名烜赫不以耽溺也。或涉於狂歌酣晏而瀟灑意致時自不泯。若沉埋世情雖有高才漸將消沒。惟世情俗趣與文章最不相投。古人如李杜韓蘇皆天趣不沒者。今人小小文心亦無不然。

文以思傳

文人氣旺雖麤疎亦能鼓舞一時。思淡則能久。

蘇長公獨高

韓歐蘇班耶曰大蘇才賢於韓歐文不能過也。

蘇空中卷舒古今無兩。然韓記歐史蘇亦不敢望韓歐著文不異常人先之以思慮而才足以發之大蘇心不致思不停磨直舒其才而思慮從焉。雖有至精至奇之想皆不以沉淡得之。故其才獨勝。

史遷尊儒

司馬遷於仲尼作世家于老子則列之莊申韓而已。仲尼弟子猶專傳而老子傳且不專。是其尊仲尼何如也。班固泥其自序中數語遂謂抑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四

儒尊老而不察而襲其誣者到于今

詩必有志

詩賦同途賦者詩之變皆以言志志在而言欲言而求志與騷體創自靈均蓋楚懷棄而原憂楚懷死于秦而原痛彼其異思曠懷高言逸氣莫不從忠君愛國發之宋玉勒差之徒繩武相綴辭雖工而志不存早已亡其本矣。相如雄固搜羅奇秘競相熠燿志果安在。舒寫懷來賈長沙其庶幾乎賦家嫌其直遂則所不免家靖質

平生好讀賦，所作數十篇，余最愛其北征、正而不露，淡而不詭，麗而不靡。述今昔，明治亂，辨邪正，關得失，文章家推為賦手，學者讀之，未嘗不有資於理道也。貞婦賦次之，即掩魏晉以下而登屈子之壇，何愧焉。

讀書樂

讀書樂四首，多傳陽明先生作，然全集不載，心久疑之。及閱赤城詩集，乃元人呂六松所為。六松名起猷，仙居人，昔蘇東坡用故事，必令人簡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五

閱良可為法

在聯體異

在聯亦各有體，有宜前是後平者，有不必拘者，前必是後必平，五七言律體也，不唯字數之從，奇詩有詩句焉，不拘者，四六詞體也，不必字數之從，偶詞有詞句焉，其工拙則與詩相類，第一忌矜露，自述須率真，而有關係，贈人須含蓄，而有進益，善觀人者，見其面，聞其言，得三四分讀，其在聯得一分，蓋亦書札文詞同類。

研究之說常殊

惟聖人洞晰三才，其言如一。稍涉研究，即難盡同。雖朱子有不同於程子也者，雖今之高子，有不同於程朱也者，寧處於不同，而不敢強所不安，以就之，所以為窮理也，所以為不欺其良知。

世說

世說重自弁州，亦自一時寄興，弁州為文，從不涉其習氣，世俗知重弁州，然學古文詞者，往往漫無本領，不用世說句，即以為不韻，不帶曲譜。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六

字即以為不豔，噫，陋也極矣。往屠緯真徐文長之流，猶以六朝俳儷揮斥筆端，今日習氣彌陋，如此實袁中郎昆季揚其瀾也。弁州見之，必為拚鼻。

山人論董字

客說有陳山人者，頗有骨性，曾遊董宗伯之門，士人或托求書扇，山人曰：宗伯書雖工，品不貴，不值一錢。人問其故，山人曰：宗伯性情特異，妓童少艾，環而乞書，終日淋漓不厭，或名公良士

造門禮求雖旬月未必得也。求者笑而止。今法帖中傳司馬溫公書。殆亦山人意。

微生高不直

親故倉猝有急。匍匐見求。我又適當其乏。明言宛轉。伸我至情。何害於直。止緣或人未必是至戚。醜又非必不得已之物。微生高委曲周旋。不如直辭之耳。

直在隱中

父子相隱。第一念欲隱。從之而直在。以子証父。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七

第二念欲証。乃是屈曲其初念也。或曰。小人為不善。第一念即欲拚從而拚之。亦云直乎。曰。父攘羊。子所不能主也。身攘羊。豈必復以隱不隱論為親者諱。不云自諱也。

公儀休舛謬

公儀休拔葵出妻。見稱於仲舒。使休而無若事也。則可休而有是舉也。人理也乎哉。未聞孔子之稱公甫文伯之母者。耶。將使命婦必袖手偃息。乃為得乎。何以佐男子成其廉法。令休也及。

孔曾之門。攻不後於冉求。絕不殊於吳起。

縮高費禕

縮高費禕。氣質為用。未知道也。然決且慧至此。難矣哉。以死相期。見危先逋。誇獵文史。罕所遇。意夫又何人哉。

魏徵馬周

魏徵章疏。殊泛濫不足觀。魏徵舌。馬周筆。可以盡忠補過。有其心而無其筆舌。恐入於齷。有其筆舌而無其心。則佞諛之助而已。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八

伐燕是齊宣

或問伐燕果宣王耶。曰。然也。宣王昏驕。孟子憐。惓不舍。何哉。時王皆重縱橫。宣猶知重仁義。士斯念之明。足善之實也。聖賢豈以其敬已而私。惓惓哉。或言潛者。宣王薨。至潛而失國也。惟孟子傳信。

王安石尚同

東坡惡安石之同。將可令異乎。膏沃之壤。彌望同一桑麻禾黍。是稱上農。上農不令他種得雜。

于桑麻禾黍也。乃及磽瘠。人力不施。蔓草鬱雜。焉。聖人于是一道德而同風俗。王氏之同未過也。所以同者非也。

張浚實不足稱

或問朱子極稱張浚何也。浚有罪而無功。朱子與南軒厚。付其親於不言可矣。大禹蓋愆。後世未嘗稱。而況南軒乎。曰。為賢者諱。為親者諱。君子厚道。置浚不論。允為穩當。第南軒當時必有為親乞言之意。文公難為辭耳。若在聖人。不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九

知如何處置

李載贊見誅

李載贊之死。邪士恨之。其巧持論者曰。贊之罪誠不可掩。然君子行誅。必諒其德。太公也。而後可以誅。華仕管仲也。而後可以誅。付里乙子產也。而後可以誅。央何周公也。而後可以誅。管叔孔子也。而後可以誅。少正卯噫。亦不思甚矣。君子立法。豈能必後人皆聖哲哉。後人皆聖哲。法不立可也。因時制宜。上知優為中人。無法則不

知所向。法者所以定民之趨。一主上之權為後世德不足者設也。如德不足。不敢以用法。猶自歉不能遠視。而終身瞑其目。豈不愚哉。且誅惡與賞善何異。自古及今。未有以德薄而廢賞罰者。謂其用刑不當可也。謂刑之誠當而特德非其人。豈所以論刑哉。向令孔子未用。三家有人焉。起而誅卯。孔子將非之乎。今誅贊之人。不足以服天下。然其誅之也。何可非乎。劉裕誅玄裕。無異于玄也。然其誅玄。未有非之者也。雖李贊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十

不以為非。然則以贊為不當誅。猶陋也。以為當誅。而謂誅之非其人。猶未知贊之學者也。故德薄者。增脩其德。可也。因而弛其刑。是益之為亂也。

載贊諸書

李贊亦是慧資。所集諸書。所著議論。有過人處。但破人鄙滯。豁人胸眼。為益甚小。喪人廉恥。長人奸橫。為損極大。故當深惡而嚴絕之。

載贊餘腥

王文成掃訓詁掃聞見李贄遂欲掃道理掃綱常數十年來壞盡人心殺身燬書世教幸矣餘腥煽人稱誦其說者猶徃徃而是嗚呼果獨何心

載籍太多可憂

載籍太多憤者頗有祖龍之慕從古非常之變皆人心感憤先爲之兆今人既動此念亦是先機物極必反恐不久將有此劫良可憂也始皇焚燒經典經典乃益世之書如何可焚焚之爲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一

大無道今世諸書除經傳語錄明性教史鑑典故載治亂備禮法古名詩文闡事情此外儘可芟夷第一宜焚者滄詞曲譜第二通俗小說第三則難言之文集是也是宜分別去留須妙選天下正大文人如劉向韓愈歐陽脩之倫爲總裁擇其有益世道人心者存之其餘惑世誣民之說雖文彩極豔皆從刪削使今天下載籍約存百一孔刪詩書去其十九今文漫漶非詩書比又宜十之後世秉權之人幸反覆於吾言毋

效秦私反灰要道毋同俗憤玉石不分則將與刪定比烈焉無毒焰之嫌矣

腎藏志

笑語酣暢遇事奮發而疎于籌畧者其人必氣旺水虧或思慮淡詳而簡靜恬退者水足而氣虛之人也以是觀人頗驗益悟腎藏志之說然此論稟也充以學問則去所短就所長無偏可見

才竭欺生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一

英雄欺人自顧伎倆已竭倖人不知若無才困之時欺將焉用才雖困而不忍欺人可以不作口舌消福

高才氣者不患屈于人患屈人太甚口舌尖利損德良多標榜據其常勝消折亦大

服善不真

古人貴貴之義多起于尊賢今人服善之心猶雜以慕勢一言也貴者言之而信賤者言之而輕賤者已貴仍操其說也而向聞者復信之

貴可以行德

君子富好行其德亦唯貴能行其德季世使之也方其伏也以柔下人人曰無能以量容人而侮辱日至于是有必不能下必不能容者矣勢迫之也貴則下之容之耳何忌而不為故富而好行德者古君子之心貴然後能行德者今君子之事

今人苦賤

古之庸情多患貧今之庸情多苦賤古人重名節貴不可以得富而今人居官致富舉世安之故患賤者亦患貧也得貴而致富之道已兼矣苦賤之人情似稍高于患貧實乃世道彌降而人情彌陋

士愁貧可羞

士習之卑對人愁貧其一態也市人皇皇求利亦未必向人言讀書而口口稱貧意果何在或又云吾固安于貧者夫既安之又奚言之如斯之流汚趣已極寤則喪恥達必毀方忠告路寤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三

遠之已矣

慕名避名之反

仁義忠信慕其名不肯居其實田宅貨貨聚其實必欲避其名愁貧而人莫信恥矣而自以為巧身心茫茫焉無所安頓苦矣而自以為樂若此者莫不反於情矣而自以為正

自身放倒豎起

聖賢平心濟物放倒自身在萬物中却是鳳凰翔於千仞世俗占便負權豎起自身在萬物上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四

吾恐其為可繫羈之麒麟也

富次壽

五福以富次壽以衣食足則可以遷善遠罪而有餘則可及人若奢淫無度則與遷善遠罪意正相反適為財害矣守錢虜不足論雖及人而驕自謂好行其德終是自適其力故世俗自謂能享富者皆不善享富之人上天與之福而不能承

役於物者奴

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捨處。雖多勿吝。不當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積。是名財奴。推此而非名。花不觀。亦花奴也。非華園不居。非鮮衣不衣。非美味不食者。亦衣食園囿之奴也。

覺炎不避

大夏炎炎。嬰兒枕於母肱。益炎而躁。號哭焉已。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其

矣。號哭是覺炎也。而終不知去臂。知利之必害。而卽之。其自爲嬰兒乎。其母之不善體嬰兒者乎。

托言無爲而爲

君子存無爲而爲之心。不妨行有爲而爲之善。世人不肯行有爲而爲之善。或反托無爲而爲之言。究竟冷衆人之心。使各不願爲。身亦從而已耳。

貧士不安分

貧士就目前所處。爲目前之事。此之謂安分。凡云不能爲者。非緣力歉。終因願奢。

士以爲惡自豪

爲惡而畏人知者。穿窬也。其不畏人知者。強寇也。或以強寇自方。謂穿窬之陋。不如強寇之豪也。聖賢以穿窬愧人。今士類乃以強寇自喜哀哉。今有范文正者。王世教於上。士之滅恥寧至于斯。

高科能文爲不幸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其

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第。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蚤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擲管。一意躬脩。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早發可以養身。苟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侈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身。占嗶。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爲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

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
 長安花其年蓋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
 識者未幾殂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
 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以前則不
 憂既發以後伊川先生又云高才能文章不幸
 也益知其為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
 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孟子
 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專力於
 文自喜有餘專力於道自見不足才如顏淵亦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七

至高矣既竭以後猶然未由龍門眉山則真覺
 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事大文之事小
 也天幸而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
 聰慧收其才華日為復性之事將覺皇皇不給
 及其有得舒而為文庶不負天賦高才之意程
 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為不幸而善用之耳

訓兒俗說

童子先入之言為王予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
 了凡先生訓兒俗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

完切勿攙前插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且兩聲
 雜亂使聽者亦不分明又一條云凡食肉菜等
 物從面夾取勿用筋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
 為可厭又一條云凡涕唾須于僻遠處舟行則
 唾水中餘條尚多偶于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
 不敢犯又中一條云髮必自櫛若使人櫛是兒
 童時便習驕蹇懶惰之態也此一事則至今愧
 之

飲宴可以觀人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八

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只
 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人雅客槩有斯
 致夫惟市井僕役以逼為敬以虐為豪以大醉
 為歡樂或士子而效斯習者必無禮無義人也
 必不讀書人也飲酒雖小可以觀氣志

酗酒

凡醉酒罵坐之人皆柔骨人也無主人也有王
 奈何為酒所持骨強則平日自能以理折人何
 必隱忍經時而藉酒以發

酒色財氣

俗稱酒色財氣人不飲酒者恒多世間事因酒敗者亦少何反以此居上良以色氣為病最深而酒之助潘填也實甚故反以助惡者為首惡雖係俗語不可謂無次第譬之薦引受上賞教唆服上刑

父兄之惑

身為姦邪見子挾妓無不拂然怒愛身之智不及愛子夫何故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廿九

勿使人愛勝

愛而弗敬獸畜之也使人愛而弗敬獸自處也使人敬而弗愛直凌厲人而已矣非敬也真敬無弗愛然君子自持寧使人敬勝勿使人愛勝

物換人換

物無不換而可長存者草木葉落至春復生以歲換也人有子孫以世換也或疑人身不換然實以子孫換特換之候較物最遲或曰松柏不彫而久曰松柏非不凋也新故相承也他木一

歲中全落全換松柏新葉漸生故葉漸除豈真有數歲之葉留于今歲耶若以不換草木之枝葉疇非新生若以換孫子之根氣疇非祖父一代者草木之一歲也其開落遠矣

思健思病

亂時思太平之樂病中見康健之福故凡日涉機緣客遊光景當時不覺追懷感傷在事忘歡還念得意然又有苦辛萬狀而必無害者人則談之道途踣蹶是也有頃刻可以喪身而須臾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十

立安者人則忘之舟幾覆而復安是也是何也踣蹶必長舟驚必暫若論至理暫者尤不可忘故亂後太平愈不忘亂病後康寧愈不忘病

色彰亡國

古來豔色非必西子楊妃也吳以亡唐以亂故其名特著美色之彰天下之不祥也禍之而後顯婦人之名惑之而後蒙婦人之禍氓之蚩蚩其夫差玄宗之謂乎

縛足穿耳

海外有金齒文身之國。殘軀以飾。軀自戕。以為
悅夷之愚也。華人選刺義勇。立名甚美。猶競苦
之。古昔之法。惟黥罪人。而婦人不知何代。沿染
其風。穿耳縛足。損肉折骨。愈貴介。愈不能免。與
賈胡剖股藏珠。何異世傳縛足起自。如已穿耳
創於隋。煬未有明徵。然非若人。似無此作用。明
王聿興一洗夷風。微第女稚蒙仁而止也。或曰
穿耳誠可罷。若縛足以禁淫奔。似有深意。笑應
之曰。桑間濮上。私期最多。或者皆足大健行。所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

書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示族弟

廷式既登第矣。俗情視之。安肯娶盲婦。且聘而
未娶。與既娶而棄者。不猶有間乎。女家又辭而
廷式不聽。或曰。登第初歸。以此釣名。生子哭哀
胡可強也。色生愛。愛生哀。天下之哭其妻者。大
抵哭色也。耶。生而愛以色。則死而哭之。亦以色
是知有色。不知有妻者。不足稱丈夫也。已矣
非獨此也。凡娶妻。必以父母之命。以無色棄。是

知有色。不知有父母也。忘親可以為人乎。今世
非必盲女也。以不慊意。即遠棄之。吾意且申夫
婦之禮。經時無所出。然後買妾自輔。于時何晚
假令廷式當年。先時委棄。未必有二男。即生之
自他婦。未必皆登第。世知羨二子之榮。而不知
芝泉之出於盲婦也。蓋醜婦常藏慧性。慧性不
必在語言。幹理之間。若語言。幹理之間。又顯諸
外。非藏諸性矣。而世人上不體父母願室之心。
中不顧已身正位內外之誼。下不念配匹孕育
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清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
理無他。徃生死相從。設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
猶當盼睐。況父母所娶之室。而廢閣如仇。于心
安乎。于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式之胤
繼。不必胤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
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報施。至不
爽也。廷式娶于第後。故復榮其嗣。命未第而懷
高誼。其榮身亦必矣。設聽女家之辭。而使此女
也。長為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斬嗣。即嗣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

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清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
理無他。徃生死相從。設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
猶當盼睐。況父母所娶之室。而廢閣如仇。于心
安乎。于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式之胤
繼。不必胤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
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報施。至不
爽也。廷式娶于第後。故復榮其嗣。命未第而懷
高誼。其榮身亦必矣。設聽女家之辭。而使此女
也。長為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斬嗣。即嗣

能保無敗類乎。揆之本心，則安不安分。邇之天道，則福不福異。嗚呼！可以思矣。德惡則棄，不能棄。不成丈夫，色惡則容不能容。則誼虧而心失。已久矣。善者須堅，過者須改。反覆於茲事，天下奈何猶有不宜室之人。

儻

儻以驅疫，非必能驅。然回容執兵以威之，未已也。必有金鼓以喧之，焚芳烈之氣以辟之。藥物之水以灑之，十散一二，亦有是理。聖人于民生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

稍可補救，必不忍置而不為。若云知其必無益而為之，是戲也。聖人安肯導人以戲。

筆

作春秋時，皆用錐刀刻畫竹簡。後世稱筆，則筆以今時物用。追說古事，非其真也。器因時制，凡紙筆至便之屬，以周孔之藝，猶且不為。謂其智慮不及，則未必然。謂明知之而防後人書契之太便巧偽之滋多，則又近於作意。還是未至其時，聖人不先。

髮網

古有巾而無網，故後有垂帶結之餘也。世傳

高皇見道人以髮結網，問所用，曰：元首得此

萬髮皆齊。高皇善其言，頒行天下，譬如毫

穎制於恬，鏤板創於五季，後人偶為襲之，誠便

遂弗能廢也。創器傳後，大抵因便於人情。然鏤

印之制，害世亦多。道人之網，有便無害。凡制器

者在，有思慮防維，不在矜巧慧也。不然，將有愧

於道人。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四

光粉害穀性

白土俗名光粉，海內諸山產此者，數處而餘杭為盛。置米中，助其白色，不過市井作偽，無一毫實用也。惟能使米不生蛀，然蛀實無害於米。白土色白，象秋屬燥，金故能辟蛀。燥能收米中之精華，久而膏枯，獨存膚殼，食之無味。脾土不得所滋，非大有害於穀性耶。驅小害生大害，將安取之。近山居民，資此為生，不復耕織，消有用之粟，帛長無用之偽物，物力人工，可為兩惜。或

疑山澤之利施以予民。民既業此。夫豈當禁。不知利也者。可食可衣。可用之謂。此物無之不為。損有之適為害。特天地之害氣。其利安存。利氣宜開。害氣宜塞。第民業既久。驟禁為難。必有時焉。必有術焉。不可強遏也。若江西所產白土。堪燒磁器者。利用甚普。不與光粉同論。

黃白漸耗之故

天下貧富有形焉。有實焉。穀帛實也。鑄鑿形也。穀帛有多少。勤惰之故也。鑄鑿有贏縮。流壅之故也。黃金之耗。以箔故。漸少。白金之耗。以款虜。然我以百貨仍易而歸。

邑人得諡自魏忠節始

吾郡累數千年。威德大業。堪立孔門者。財陸宣公一人。吾邑析自宣德五年。迄于今。適滿二百年矣。顯者幾何。得諡僅自死璫之魏忠節始。亦何寥寥也。忠節又不得以豎立膏澤。見而以死璫見為威耶。衰耶。忠節少以志士自期。嘗作志士不忘在溝壑。文淋漓。慨壯卒。酬其志。嗚呼。顯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五

不顯天也。諡不諡人也。惟志可以自持。所持不如忠節。則不如所持而過之。則過之耳。廉頑立懦。聞風者變。而況吾邑親炙之士哉。忠節之以得諡始也。殆有激發後生之烈焉。後生可不勉與。

戴婆

戴婆者。奉齋信佛。年七十矣。時往來吾家。問之曰。婆怖死否。曰。時到即行。何怖之有。時未信。又數年。婆病果合。掌念佛。奄然化去。不作痛苦呻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六

吟。彼于生死何悟。不過至誠篤信。無一毫浮情妄想。遂能至此。知慧常易走。作忠信較自堅牢。若樸實人。兼有慧性。真上乘根器也。聖人每每言王忠信。大抵純忠大孝。多出誠樸之人。學不學。殊則盡善。與不盡善異耳。

題孝婦郁氏傳

婦人不傳。或以奇節傳。或以至德傳。不然。則以夫傳。則以子傳。非是無足傳者。何可求傳。傳亦何必求也。吾聞孝女郁少。而孝其母。及為婦於

曹也事舅姑如母焉。蓋天性云卒之年僅四十餘耳。能感其夫。終身不再娶。能感其子。終身孳孳以求傳其母為事。孝本庸行。然至誠感人。庸常之事為難。使後之人讀是說也。而考孝婦之夫為誰。曰見龍。孝婦之子為誰。曰宗鄭。然後知孝之為德。雖在閭巷婦人之身。有青雲之力矣。而況丈夫乎。孝婦之子述其母垂歿之言曰。富貴天命。禮義人為。則是以富貴為青雲者不可必也。以禮義為青雲者可必也。青雲於富貴。封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七

軸燦然耳。目間不百年而烟消雲冷矣。青雲於禮義。則必有正人。達士齒頰芬之。墨楮光之時。未見貴而或有無窮之重。是故遠于者短。近取者長。人子而誠欲不朽其母。反青雲於厥身。不亦長乎。

鄉人臨歿不亂

鄉人有感某者。血氣未定之時。有隱過。及長。能忍辱善營家。致數千金。妻妾各生一子。妾子方七齡。俄而某病。以幼子為念。妻妬悍異甚。不恤

其病。顧屢激怒之。某欲為幼子訂姻。妻不肯。某病漸急。遍召子弟親友。至語以情。且曰。我詰旦必去矣。成此姻事。幼子乃有托。可幸無恙。遂立具書行禮。時已更餘。顧謂眾曰。吾不可死於此。遂令人抱持。遷至正寢。又曰。數日來。吾皆西首。今臨死。須遵聖人東首之禮。移枕於東。乃就卧。子姪坐牀幹。問家事。應對處分無舛錯。評論諸鄉人某宜交某不可近。至夜分。姻舟回。問有報書乎。曰。有。令攜燈至牀上。扶起諦視其書。曰。此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七

某親家的筆也。吾安矣。復扶就枕。曰。人死如燈滅。信哉。子姪更有所問。不復應。以為倦極而息也。持燈視之。瞑矣。喘息不作。痰涎不逆。手足不掣動。寂然而逝。甚異之。以為若人。其丁謂之儔耶。平生汨沒。臨歿湛然。果安從來。既而訪之。則旬日前。不勝哀戀。專以幼子締姻為事。至是其願忽遂。心安故氣靜。乃得如此。然與昏憤嗚咽者。不有間哉。或謂其慳刻已甚。又無分曉。貸于人來償者。析及錙銖。不償則顧委之。某曰。此于

人為無分曉處。于天即其寬處也。使不明義理之人。應事酬物。一一斟酌清楚。無絲毫掛漏。尚望有種乎。刺中之疎。筭中之昏。吾猶于若人有取。

遠重近輕

遠見重而近見輕。窺其缺也。口多解而身多惑。不反求也。諺云。近僧不重。僧止為僧家無真道德耳。士之浮慕廣交者。似之。若設誠履蹈化行。自近安有遠重而近輕之理。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三

清慎勤

天下果有貪肆情之君子。方可云有清慎勤之小人。近世儒者。以趨向定人。苟與己不合。雖真清真慎真勤之士。槩以小人目之。于是所揄揚於鄉閭。荐剡於朝。寧則頗有貪肆情者。雜其中矣。是明授人以指摘之端也。以實脩實悟之儒者。而成心難化。自悞悞人。惜哉。惜哉。

飾言飾行

朝廷上尋个好題目。論說一番。便要居家居官。

許多短處。一齊掩蔽。人面前尋着好事體。做得一兩件。便要將身上心上許多病痛。一齊退消。小人以此盜名。固未為密也。君子以此定人。豈其疎哉。欲明誘之於此。故陰縱之於彼。

幾亭外書卷九 終

幾亭外書

卷九 緒緒

早

久奉人天日生于明亡之際團練義兵抗拒 本朝南下之所放受
擒僂人為本朝有深之人書亦當今紀業之書



長興伯高問一卷策而載先生 本為携在十年矣
頃始獲遂趙望 惜首展卷以別故人 意然言對
喜可不用書 語聊是回錄 去爾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九日 近返學 柳 幸 記



客問篇 跋序

客問序

今天下日苦兵士持利害為趨舍當官不盡其用則
一諉於事任之不齊與權藉之不力凡為之自我者
或一切預計其成否委蛇需望以望賢不可必之事
而必焉而後為之此先憂後樂者之獨見於古人而
咨嗟動邑於已任之難得也余丙子年與吾友王昆
華典士 錫京足年文風丕變遠近興起而吳子日
生年最少以經冠其房天下之人讀其文皆如登泰
山而觀巨海哉我洋：見其所為驚濤白雪者而日



生不有也日生蓋好言王略指掌天下事於兵計尤
長適自戊寅以來虜躡入內地破燕齊郡縣六十宰
已陷松山八城破敗幾盡襄樊之間復袁王孫而相
公殉於外天下獲不得又安蓋當官者既不肯自愛
又禁他人使不汲皆憂而日生於是乎始作客問計
其綜略時事根本 國謀具賈生之治安兼同甫之
中興宰相入以告
君群工出而圖支為無踰此十三篇者然無如其草
莽之言何也士出處有時夫窮而著書出於不得志

者之為然達而行則舉而措之且范文正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居諫官侃侃有大節至其為將則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徙屯兵食內地以紓西人饋餉之困三歲士勇邊策取橫山復靈武古今將相之用無大乎文正然使不先立其本慨然素有志于天下其能取異時功名如持左券者之交手而何吾未敢為文正必也余家晉絳之間太行在河東河北兩路之界自前代為險國然于甲兵訓練耕屯戰守之說能知其所設施而不克究其事年三十仕於朝

親近 韓偓以右為儒臣常進而用且是以軍旅之事雖日勞我心而恒愧無以自見日生少年丈夫抱經濟偉略居東湖讀書著書間乘小舟馳馬試射氣豪才發意不屑二為歲寧靜遠余前此于范公猶張其根个學術其所成就或有過焉者辱成以慰日生之窮且以示玉昆華今知今並隆中尚有人以為吾黨二三子之幸
崇禎壬午友人李建泰括蒼氏題

容問序
余讀日生吳子東湖詩驚其雄邁以為此地再無得其所論襟著博辯道練在瑯琊香江之間一持少復既而示余容問十三篇命為序且曰用疏誠體非以辭章為工子其詳之余為循覽一過富國強兵燭始計數救時之策中興之規備于此矣於是益嘆吳子之才之不可測也我
國家驅胡虜開天造功烈人材跨絕百代弘正嘉隆間化休而駭昌麟鳳盈廷熊羆接闡一時綴文之士

抗步翔翔言詩則擬漢魏盛唐言文則宗大家左史明時鼓吹光焰後人顧余竊謂 本朝文章上通兩漢當以秦疏為第一其事核其文實其氣達其格簡如王文成楊文襄俞肅敏霍文敏胡端敏高文襄張文忠諸公未嘗屑 辭章之學而變化在心經畫在手聖言起行不爽毫髮所謂經國大業斷在于此以視因文造情造章制句其為相去道里遠甚因思是錯倫塞充國也田諸葛出師為大漢文章稱首古今不異然而班揚蘇李各自成家優此者未必兼彼偏

長者患于偏短意有所止才有所限也歷代不能兼而
 本朝諸公不能兼而吳子兼之嗚呼此其才何等耶吳子少而請武近乃盡力於兵農
 大務安攘本計軍精數年信天下無不可為得我說而行之
 綱舉目張太平可以望致核而實達而簡坐言而起行十三篇所載有燦然者然使吳子得蚤遇
 方大辰其所欲為驅馳戎馬之間高議廟廷之上即容問可
 不作他詩歌古文辭更可不作不得已而空文自見余於吳子壯其才又傷其過也余生困沮

容問篇目次

大勢第一
 屯墾第三
 中鹽第五
 選練第七
 馬政第九
 車戰第十一
 權任第十三

江左 吳易 日生 著
 經費第二
 裁汰第四
 通漕第六
 營陣第八
 龍藝第十
 算勅第十二

視吳子倍而千里之志老驥不衰得容問讀之如與
 龐士元談伯玉畧桑葉成陰又如登李贄皇華邊樓
 山川要塞一目而盡未嘗不掀髯撫掌起舞稱快也
 今吳子扶持其說出應當世之求得尺寸之柄施為
 次第迎刃破竹取金印如斗大使天下知十三篇之
 所就如此而曰詩文曰疏議皆非所恃以自見余又
 烏能測吳子之所至哉

秋浦社盟弟吳應第次尾氏撰

客問十三篇

客有問於吳子曰今天下外有虜內有寇自奴
首發難用兵二十餘年共清撫開鐵寬真駿陽
瀋陽遼陽廣寧河西一帶僅存寧前錦義八城
中間徐鴻儒奢崇明孔友德後畔旅滅若近者
濟南襄陽中州數郡淮西半幅舊年松杏喪師
今虜關入又見告矣經督大臣如熊如盧如洪
等皆卑慮竭誠奮忠發策身死而無益國事財
竭而不乏用兵鈍而不足試地方訟於中原而

虜復馳突于京東數州如人一身腹背受敵所
在殘創其救實難子負天下之志極富強之略
度無難朝秦孔而夕韓白也將何以策此吳子
曰相天下有大勢治天下有大機得其機與勢
而乘之安危存亡雷震電發者材也得其機與
勢而乘之殺生予奪揮卷風行者權也且我
高皇帝起江東滅陳張驅逐胡元混一海內
文皇帝起燕雲一戰而破耿炳文再戰而破李景隆
三戰直走南都再造神室皆以一隅之地數萬

之衆開闢奮興垂萬世不拔之業今我
皇上聖明英武海宇全成建州屬夷群盜子民負
累朝恭養之恩流數省生民之毒堂二問罪斬馘慘
俘持重相機審謀後務裕如耳忽征忽款或勒
或撫內無成算動不中宜至今蔓延關綬老師
費財此皆從來將官疆吏愛錢惜死閣部大臣
立心不為國家提調不得肯綮一悞百悞之罪
非醜虜盜賊之能也蓋天下形勢
京師為首三協宣大為脊背中原為胸腹齊魯徐

淮秦蜀為兩臂吳越江楚等處為股足臂股手
足人所以護胸背扞頭目也今者小薊單虛中
原數郡雖經殘削然京輔秦齊之郊并殺順成
瘡痍稍起江南楚越一帶踞稱粗安轉輸不匱
誠能總攬全局加意撫輯固通津臨德之備以
接徐淮下江南則左臂勁嚴真保山西之防以
達陝蜀出荆襄則右臂勁兩臂俱勁股足應之
血脉流通呼吸相應而腹背可無患也其腹背
被兵要地及今之時早為料理經制專其分畫

一其權任去其牽掣大興耕屯設法勸課而又汰冗員節冗費經營金粟佐助軍資揀練兵馬振肅軍政令嚴而罰信賞重而威尊使富強之勢縱衡聯絡然後環數省之力以臨中州大河經其北穀函潼關輾轉盧氏據其西英盧潁壽扼其東制其險要謹其塘探將不得養寇自封兵不得賄交私市議備精明堅守有暇接伏以待之漸進以逼之賊何繇肆若夫唐末有口去有道往時墩臺何在塙堡何在明哨暗哨何在

三協十二路東則建昌蕪河石門山海中則馬欄松棚喜峰太平西則石塘古北曹家瑤子濼必挑堵必築烽必明瞭必遠塘馬必確其未入也堵截必嚴其既入也合戰必力要何繇入膚得以入寇得以肆兵不畏將而畏敵將不畏督撫而畏兵將撫外畏賊畏虜下畏將卒而內畏線索中搖門戶闕事權不一分畫不明以一人之心思之才力上顧下忌中猜外疑有材不得用欲用不得盡欲盡不得展舒嗚呼天下事

不至崩解決裂勢將不止誠有其材有其權信任不疑專斷不忌諂沮不行首足食次足用次強兵次搜勅盜賊何以桑孔可使錢流地上何必韓白可使用兵若神相天下之勢乘天下之機披卻導竅待明而決之勇而斷之其數固然無足惑者

客曰子言天下大勢回其機而乘之是則然矣竊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特言其火伍口糧及衣兜器甲之用耳若夫將軍有腹心之佐偏

裨有爪牙之士奇材劍客一人而兼數人之食軍鋒殺手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教師旗頭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星占數術一人而兼數人之食謀士幕客反間死間郵其家拊其私遂其志意飽其情慾一人而兼數人之食又兼數人之用而又以其餘為推牛大饗旬犒月給一切獎賞勸勞之用又不獨此一軍之動或攻或守或戰或勅或追或搜鐵石之用竹木之製硝磺之費皮草藤幹之利糗糒乾炒萬一不測之備城守

則有批濠築臺關土葺埽懸簾托板飛石礮石
金汁火堆一年之食數月之多數十萬筋之錢
炭鉛藥數十萬枚之撞竿燈盞而又不獨此假
如以十萬之衆行千里之程渡溪爲澗登山越
嶺夏則有暑濕風雨冬則有雪霰冰霜草船油
具帳房釜鍋車營廬角馬騾犛犛金木之工靡
不畢具軍行在前幅重在後諸凡繕補衣裝修
整器甲鍛礪刀劍教理方弩翎箭其值不貲故
興師十萬必每日再費千金古之千金今之萬

歷四十六年原額官軍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二
十八員名崇禎四年十月分官軍二十五萬一
千五百一十五員名通察自天啟至崇禎四年
總督京營各衙門除減汰外較萬曆四十六年
共實增二萬七千八十七員名月增米三萬二
千四百八十餘石歲約增米三十八萬九千九
百六十餘石崇禎五年京軍之數也今又數
年封疆多事兵制屢增漕輸有定而軍糧歲
溢額子言首足食繼足用足用固不易言即足

金也日費二萬金則月費六十萬歲費七百二
十萬矣且以今日兵數言之奴寇援兵十萬人
加練十二萬人一兵歲費三十六兩勦寇十萬
人一兵歲費二十八兩計年例支給口糧已
滿千餘萬而各鎮主客官兵馬糧料不與焉即
勦奴勦寇若督撫總兵官標下非時犒賞額外
支散雜項使費不與焉又各街官軍歲耗東南
粟以定

京師不過二百一萬而崇禎五年下糧廳開稱萬

食愚未見其可吳子曰天下百貨貴賤於食食
重百貨皆重食輕百貨皆輕借如練軍每人每
日餉銀壹錢壯丁每日實食米三升豐年大熟
米麥甚賤之時升糶一分是則所食之外日餘
七分爲補紱衣鞋修整器甲之用也平年小熟
米麥中賤之時升糶二分是則所食之外日餘四
分荒年全歉米麥大貴之時升糶五分是則所食
之數日欠一升口腹尚不飽他無暇論其他軍
衛餉額遞減則苦亦倍甚今將足食不但足邊

軍京軍各衛所州軍之食要在足百姓之食使其穀粟繁多一如江淮荆襄之間則米麥必大賤米麥大賤則食貨百物亦必大賤食貨百物大賤則軍民財用有餘軍民財用有餘則軍不聚而譁民不散而賊官府亦必有餘矣故足食莫如重農重農莫如屯墾

客曰舊屯新屯兵屯商屯余亦聞之矣但舊屯主於清查或軍佃軍屯或民佃軍屯或勢豪占佃軍屯雖欲清查甚為費手如張抱策屯書更張生事不可施行新屯主於召募然金錢易發而難收沙土難開而不易墾利權一散官吏侵欺募民逃竄本費而粒不登往年蓋有入獄抵罪者矣兵屯利盡兵農割則善矣奴寇數萬星馳監集耕耘收割能保其無失誤商屯納粟開中利則鉅矣罷廢已久事多不便能保其果興復況山薊邊外犬羊數驚折代澤汾山高土瘠宜大一帶悉積灰沙今欲一概行之成歎否歎否道安出歎吳子曰

客問篇

高皇帝從宗師策守邊將士備談察外悉令屯田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又唐韓建韓重華等屯田足食即今山西陝西套外受降城池並皆水田肥產無灰沙畧積虜賊烽火之患耶元虞集言燕東湖水淤衍築塘捍海略倣江南園田種法可得數百萬石省海運飛輪又近者徐尚寶泇水容缺徐文定開方水利興

欽定洪永改折於弘治中其事遂廢雖嘉靖間山陝各邊多拘土民納鹽糧號曰邊商然所納者不過多易糧粟與官攬兌支無復有墾田之事且商人屯種本為中鹽必鹽利百倍屯墾始可興復今引價既高各邊殘缺雖國家甚利商屯商屯未可卒復也舊屯積弊已久利在清查然江淮等處田畝有人耕種子粒有軍收討即不清釐亦無甚害江北河南等處寇賊兵火人民逃士官田民田拋荒甚眾即欲搜剔何處下手雖有軍佃軍田仍照屯起糧民佃

軍屯豪占軍屯方加等起科之議然清察一行吏胥肆為奸弊詰訟日起民不安生雖獲小利得不償失存而勿論可也惟新屯不論軍民商賈文武職官願捐贖開墾者各與繇帖給衙予秩旌獎贖罪立學開科所墾田畝令其永遠管業凡係邊屯奉崇禎六年

明旨永不起科係腹屯察額內者三年後起科額外者五年後起科雖有工中下三等俱照下田則例其有願墾而無力承種者照田種法借給贖

本秋成責償不取其息收穫子粒官六民四一切開渠築堤有司量措工費不得專役佃民妨其耕作又宣大總督盧九台所議耕牛草料食米并酌量所屯地方立大屯長小屯長招徠貧民散給子種巡省耕獲最為詳當墾之可行兵屯之法或三分防守七分耕種或二分防守一分耕種或丁壯防守老弱耕種視地形緩急敵勢輕重而為之

祖宗朝有行之者况營路邊堡原供守禦非戢兵也

各守信地亦自安閒隨田築堡收保人民田畦之旁多設品字坑一粟蜂等製以限戎馬然後官給耕牛教種糞土工銀一如民佃仍以所收豐歉定各軍勤惰以各軍勤惰定道將能否夫功令有名也經理者實也使將吏以此逢迎上司為轉遷差擢之階梯而道府以此代苞苴為獎勵薦拔之地步事無弗舉行水泉可引者引之開墾可建者建之淤衍可圍者圍之山林原陸榛栗梨枣食可代飽通商轉賣可致金錢則

屯墾與樹植和表裏其大略也其間曲盡地利上少粟多則有王氏農書善用水利力少功多則有泰西水法若夫屯墾之要務足食不務裕餉務利昧於民不務利歸於上利昧於上民不樂趨一時雖稍有贏餘終久必廢利歸于下民咸樂從一時雖未大饒行之歲久積效愈多食物愈賤逃亡者復業盜竊者屏息節省甚多糧餉有餘利率歸上故曰食足而後用可足也客曰節用生財責量入為出

國初無論萬歷九年閩臣張為會計錄大約官民
田土共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有奇夏
稅米麥菽四百六十萬五百有奇秋糧米二千
二百三萬三千二百有奇諸如絲絹麻苧等屬
夏稅棉布花絨等屬秋糧此外屯糧鹽銀關稅
同銀雜項諸款戶口又列自有丁銀計戶部歲
入本折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
庫者六百餘萬自武臣俸祿十四萬兩外皆係
御用莫可稽核各邊年例與京支雜項皆取足太倉

銀庫庫銀三百六十八萬二千二百七十兩有
奇崇禎初管庫主事揭歲入三百一十萬五千
四百五十餘兩并完欠事故無額者不過二十
萬各鎮京支歲用五百餘萬較出數尚少一百
萬其漕糧四百萬石除天津各鎮截運外通州
倉八十萬京倉二百一萬崇禎五年通察天啟
至今實增歲口糧幾四十萬石而新餉不與焉
新餉有二遠餉逐年加派各省直田賦銀六百
六十七萬九千二百八兩額內雜項課稅銀二

百八十六萬一千三百一十八兩額外雜項銀
七十五萬九千七十九兩總銀八百三十八萬
二千六百九十三兩崇禎十二年加練新兵遍
派田賦銀四百八十萬兩加派雜項關稅等銀
二百二十萬兩總七百萬兩勒餉起崇禎十年
加派田賦二百八十萬兩合共一千八百一十
八萬二千六百九十三兩視內十庫及太倉庫
數踰二倍國初量入為出今量出為入長此不
已經費安窮後吳子曰窮則變：則通凡理財

之道當提綱挈領區畫分明條析詳核使事立
而功舉優者無從下手流通者轉輸無滯不耗
不墜用度自足不在錄積寸累持籌於已然之
數較量於出納之間也
祖宗法制簡易明確舉凡生節之數莫不慮遠傳世
既久漸共本意官多而法亂吏眾而民援俸祿
之費日增月倍其耗一也內府十庫
御用所資外臣不得清察非乾沒即朽蠹其耗一也
鹽關雜項諸稅牟利太深雖意在為國生財然

失於寬美流轉適滋滯况一切侵盜入已者乎其托一也即如官制洪武初吏部上天下府州縣官數府一百四十官八百八十州一百九十二官五百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四十一共府州縣官四千四百九十三員耳京官武職流外餘署比今尚少數倍會典修於萬歷十五年以前都司即中員外主事大抵一員十三道御史雖有多員明開後不全設府佐州佐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員縣佐丞簿典各一員佐戎

無設往時四督今為督者十一往者各省與邊鎮設撫今為撫三十餘內或一部兩高書四侍郎外任司道或一省至十五六員其他添設者不可枚數儒學教官府五縣三是則國初已然但國初教官力行初督作養人材故不可少今之教官多亦何用所最重者錢糧一節內有部倉大小各臣外有河道侍郎督餉侍郎餉司河上六部司淮揚有督撫各省所有糧儲道不為少矣又有督糧道巡漕御史練餉科臣勅餉部

臣凡府州縣之同知通判丞簿不與焉所尤取重者虐寇二項有督臣有撫臣有監紀道臣有信地通臣有總鎮有叅遊副總而又別有督師一則張官置吏鋪設衙門下司奔走送迎佐貳卓苦筭捷費端無窮一則十羊九牧欲行一事則必申詳數四文移往還動見掣肘何以臨變應猝決事理民今宜統天下文武官員參考諸司職掌若繁若簡若重若輕若急若緩通行打美大加裁革使其事權疎一既便奉行而歲祿

所省有不下數十萬矣昔唐德宗時兵興事多國用不給宰相李泌省併閒官拾遺補闕寄止寺署此救時良策也若乃錦衣勳衛之裁革軍漢雜役之法減內府十庫之清查改折所釐剔亦無慮數十萬此在明主與大臣斷之而已客曰往者太平無事抱鼓不鳴外戶不閉府縣可卧而理撫按司道雍容拱手故神宗朝往：巡按御史數年不差詎推取

昔累年不下而海內晏安今寇連數省虜數入犯兵
荒徭至事若亂絲夫功以人成財藉人理子乃
輕言裁革如廢事誤國何吳子曰吾所欲裁革
者正為其雜職冗員罔功耗財有損無益故議
裁革非裁革立功理財之官也國家分職繁劇
去處既當增添閒冗去處又不行汰減同事設
官事遇而官不革借題立缺：多而後復然擬
缺之時囑賄金錢遷轉之際饋贈遺不取之
官則取之民當此民窮財盡貴無名之費悉無

用之人雖使清查數十萬加派鹽關雜項稅銀
數百萬取之鉅銖用之泥沙欲以足用愚未見
其可也
客曰國家經費如田土正賦外所入不一而鹽
利最大豈自西淮折江長蘆河東廣東福建靈
州鹽運司提舉司建置不一而淮浙利最大請
言兩淮出鹽者爐戶鹽商商人有邊商有內
商有欲商邊商買引內商支掣水商分賣出鹽
之法有引有單有經行鹽之變有嘗股有存積

有割沒有加帶蝕鹽之弊餘鹽行而正鹽不行
浮課增而正引不售正引不售則賣引價輕是
邊商病支掣措澁則守候歲月是內商病私鹽
衆多則分賣共利是水商病浙鹽有邊商水商
無內商弘治以前正鹽在邊輸糧餘鹽解京折
色弘治至今一概徵收折色有包補之弊有票
鹽之弊有庫價之弊有變賣餘鹽之弊大抵浙
鹽大惠行鹽之地即產鹽之鄉以是私鹽盛行
官鹽滯壅國課往：不登其他鹽息利微亦不

其拾間唐劉晏行鹽轉輸鹽利至七百萬緡宗
千萬緡元舉天下全賦鹽居其八
本朝總計鹽課始不過二百餘萬自兵興累經加
派淮鹽一百七十萬有奇浙鹽三十七萬有奇
合美諸處度不能過四百萬視宗元尚不及半
而議者已憂其取盈將來不便通轉其說何居
吳子曰善為國者通計天下人情事勢邊腹近
遠若利若害相權利導流通漕輸此亦弘羊劉
晏之術也正賦莫過土田木畜莫過銅鹽是為

兩利然未有兼之者自永樂時下輸粟於邊開
中並引之令富商大賈各於三邊自出財力自
招游民自墾荒田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畝開
治年穀屢登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二
錢不惟邊儲大裕而聲勢聯絡備守益固腹裏
充實人民樂生無飢荒流離之苦無盜賊竊發
之虞歲所省金錢無慮數十萬行一事而本末
並收軍民強富過桑羊劉晏遠矣輸粟于邊之
法既廢西北商撤業而歸墩臺坐地保伍坐弛

游民自散邊地為墟其後各邊米石值銀五兩
軍儲大誣嘉靖八年照依

祖制

海支邊中然商人狡黠賣票對支名存實亡不
復往時屯糧之制矣共此大利中外蕭條今加
派日增窩商兩困議者或言宜變更前法罷給
本銀割分窩場聽商人佃業自行煎曬掣賣而
官自復租銀無胥吏侵蝕之弊無中邊倒換之
煩無守支歲月之苦流通轉輸為息自倍行之

祖宗

既久其謀必饒誠為良法然未有條議而舉行
之者其不便有三一者
萬一別有弊端誰職其咎一者邊商攬兌對支
雖不如往年屯墾然視教價貴賤高下輸納不
至大困若盡行徵收三邊糧草全須解發將來
軍儲益乏塞下益空夫養兵制敵之善一者鹽
鐵利權歷代操之自上用以收大柄絕覬覦若
盡以歸商恐有奸人不執兼併恣睢伏不測之

患有此三不便故或言之而不取即議舉行總
之鹽法利弊官鹽什三私鹽什七官商兩病徒
以飽吏猾胥奸人無賴之腹互相容蔽故難
清剔只今良便補救目前莫如清簡鹽職疏汰
鹽胥勿貪小利而增浮課勿縱需索而稽掣發
特任風力心計重臣大加振刷務令邊引隨到
隨賣內商隨支隨掣所行即現年之引所掣即
現年之鹽鹽法疏通三商俱利兩淮可以加引
行鹽不必加鹽增課兩浙以行鹽為食鹽不以

粟豈妨正引官課愈平私販愈無大利久之私販什七將盡歸官兩倍計之可得正課數百萬即不得如元寧遠不及宋將來

國賦充饒漸復邊中海支之蓄亦無不可此救時道變之大畧也

客曰閩商船料錢鈔漁茶等稅小有所入不係國家經用固無論已若漕運為

京師之根本閩河係漕運之咽喉國初半用黃河北決則張秋以北受惠南決則徐

邳以南受惠屢經衝激鑿新河鑿加河鑿駱馬河今所道黃流止百六十餘里似得計矣然近歲以來決流東瀉河流淺涉有底滯之虞辰已之間歲復早暵疏濬無功議者憂之或云宜復海運或云宜復四倉或云宜用劉晏歇艚船法或云仍宜用黃以濟運是數說者孰為當可與子曰淮徐臨德四倉為

祖宗舊制然當此寇盜縱橫土賊竊發雖十萬軍連幫通運幾恐其焚劫若分四處水倉儲貯大

利所積奸人睥睨每虞須調軍守把第一共事費表不贊一不便也淮用淮船汴用汴船河用河船必官造軍必遞簽每虞停攔轉搬必用倉塲頓貯其患仍與四倉同二不便也用黃濟運謂運河水力不足然黃水湍悍冒徙無嘗當其衝決既患親流及其決過又虞淤積况閩河乾淺無如南旺地高居上勢不能引黃逆流是用黃有害而無利三不便也海運不自劉家河白

港竟自淮抵津北海氣寒無魚龍驚沒之患其說是矣出入無人之境內洋挫折二千餘里虜踞朝鮮駕海犯登萊是其素志又波寇出沒不費數十萬石盜糧耶四不便也夫漕運之法為船萬二千為卒十萬餘自宋尚書開會通河以來轉運通行二百餘年曾無阻塞近者龜底圻裂牽挽莫施原其害本大略有三一則挑刷人夫虛應故事一則汶東豪勢瀉水灌田一則河陂淤澱不堪蓄洩又當天時早暵泉脉益微苟

能嚴決水之禁盜泉之禁當事者用心經理批
潛以時無狗名而失竄無營私而害公則新舊
泉源自足以供汝流南北之用又何必終焉
為必不然之計哉

客曰今天下所大患者兵不足用也自遼東用
兵及二替會勅不知凡幾百萬主兵亦敗鄉兵
亦敗浙兵亦敗川兵亦敗聽調狼土違兵亦敗
兵家言家丁言殺手言死士然頃者左師喪師
洪特頒命豈無家丁豈無殺手紀律共嚴料敵

失常臨陣應變失宜夫戰士不颯銳不足以當
敵紀律不精明不足以當敵料敵不制勝不足
以當敵應變不如神不足以當敵應變在乎膽
料敵在乎智紀律在乎練颯銳在乎選膽智歲
之胸中不可以擬議而得若選若練近世名將
著有成書所云一人教十人教百人教千人
千人教萬三年之後可得勝兵十萬以五萬應
賊以五萬應虜賊可勝敵可乎如何吳子曰是
則然矣然虜騎入口星馳電擊不兩日至都城

下矣寇東西風雨馳驟倏忽若飛待用在旦夕
之間而訓練在數年之後計不亦左歟且在籍
諸軍既非人、堪選而選兵之法相其年貌量
其材藝度其精神強弱不能盡如成書所載須
將訓練則例熟視詳說後容講明夫兵不可以
未教而用而教練又不可以月日而成計唯有
招募殺手用為衝鋒重購死士臨敵陷陣萬一
偵探緊急塘馬流星身自將之當先勅殺所謂
衝鋒者力挽千觔箭射二百步選成列置一軍

優以重糧給以利器教以步伐止齊之法示以
腹心手足之誠膽勇既高技藝又精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所謂死士者將戰之前三日下令懸
金百兩或二百兩招募壯士不論官軍雜流亦
不論氣力筋力但大膽向前自必勝甘心效
死者明立結狀詳開何處居住親屬何人得勝
回軍領賞或不幸陣亡其銀給與親屬葬埋
用過之餘分給若干至期各付器械盔甲監軍
親督在前盡銳殺上如有一人反顧登時斬首

李牧百金之士十萬今之衝鋒死士也選車萬
乘今之車兵也騎萬三千今之騎兵也車騎步
兵如此之精且多故西却強秦東凌燕北滅東
胡樓煩稽林夫趙地不過二千里牧一國之將
而軍容之威若此蓋惟軍市之祖畫以與牧招
募有財教養有道揣敵有方故能成功近如王
越陶魯王守仁皆用此等倉卒之間破敵制勝
今勦練兵共二十二萬口糧不過八分更多不
過一錢其中豪傑奇士扼虎命中超越異嘗者

能幾人哉即有其人不如選別優厚及至臨陣
怯者先走勇者不能獨前夫勢披靡同歸于敗
況主帥既不向前家丁同在陣後平日欺凌卒
伍臨戰首先退縮全軍不服莫肯當先理固然
也若余所謂衝鋒死士者不然出軍一萬得此
等千人出軍五萬得此等二三千人當先突陣
鼓三軍之氣奪敵之心便可所向無前縱橫
無敵而平日又能概加選汰使把選哨哨選旗
旗選隊隊選兵各擇平素所知有行舉出以後

但有生事胡為及不堪戰陣即如連坐亦自應
當選擇既畢然後編派編派既定然後立扶同
保結自上而下保無不堪如有不堪甘心受罪
自下而上保無本管共陷如本管共陷甘死償
命上下一體兵將相顧此即尉繚子末伍之法
至簡而精教練之事得其大要矣然後分散各
場舖令教師將技藝弓箭箭火器車砲一一教演
各本管又將伍法隊法陣法一切條例伴演
習字、講明今各人牢記上場真操旗幟金鼓

分明行立坐作一豪不亂若有違令即立不測
之威或斬首或貫耳或網打恭責重信一立人
皆畏服如驅羣羊惟我號令是聽然後討其疾
病卹其勞苦厚其酒食犒賜必先重之以威而
後加之以恩威則知懼恩則知感人心一法令明
練一萬有一萬之精兵練十萬得十萬之精兵
勝而不可敗敗而不可亂訓練未成用死士奇
材以摧鋒陷銳訓練既成用死士奇材為跳盪
遊兵險易有倫奇正互出何憂敗也哉

客曰選既精練既熟分布進退剗奇設伏使萬人如一身者陣也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關眾如關竄形名是也分數形名者陣之法也風后握奇七陣尚矣諸葛武侯有八陣李衛公有六花陣至李荃裴緒阮逸許洞張燁之徒著為國說一行單列依名畫形為翔則為飛為之容虎翼則為獸攫之勢真同兒戲固無足言若近者趙本學俞大猷戚繼光論陣或詳或畧或實或虛見之於事果可施行戰關果能取勝

吾黨為三才屢有成功效及總理薊方不聞長驅破虜其故何也吳子曰陣起於伍伍起於身故左前右後者兩手兩足也擊左右應擊右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者兩手兩足搏臂騰那以衛身腹頭目也推之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隊四面四向莫不皆然此陣意也今明法嚴賞信罰必分數不亂形名無失此制陣之法也用寡則易精用多則難一愈多愈整勝不窮追敗必相救為陣法之取善且以武侯八陣言之陣有

八營營皆四面狀如井陌見利則接戰遇敵則下壘當其下壘雖有雄軍數萬取空殺入中營拒守外八營營對住砍殺是八門皆死門也當其接戰一隅當敵兩正分左右翼以應之一正當敵兩隅分左右翼以應之遊兵出奇搗擊更番迭休或驚其左或擊其右或衝其中或繞其後或先出以推其銳或後出以擊其疲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戰也兼戰守合奇正有已伏有揚有應

陣法變化無過於此李衛公演之為六花內之為圓外之為方者花法也表裏相應隅落相救者實法也趙本學韜鈴十八勢即分合伏遺意俞大猷奪前敵陣即更番迭休遺意戚繼光為為陣即奇正相衛遺意要而論之陣勢盡於方圓曲直銳陣法盡於前後左右中而大旨歸於氣勢聯絡首尾擊應分不踈稀合不併塞大將在百萬軍中旗幟一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勢無定形法有定用臨敵之際相視地形

丘陵林麓平陸斥澤不同高下險易廣狹死生
支掛不一因以制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
正之宜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直有方圓
曲直銳之陣勢也且如漢高帝垓下之戰淮陰
侯將中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淮
陰侯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此方陣也淮
陰侯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此曲陣也淮陰侯復
乘之此銳陣也項羽大敗追奔至垓下此直陣
也大抵一陣之間奇正間設全體似方而相應

相救循環無端實則有圓而無方是則方圓曲
直銳尚無定勢况於為之象形以希勝算哉若
夫制陣之要不離左右前後中而已前則視前
後則視後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任是天昏地黑
山川易向南北共位只依此法營陣立成法今
嚴金鼓肅旗號明雖驅之赴湯蹈火猶可也威
公法利於南不利於北步騎不相及眾寡不相
當非陣之罪也陣故未嘗不利也
客曰選練固已精矣然兵有步有車有騎勉東

西陸梁風雨疾捲大虜馳入塵霧蔽天日而區
區以步卒當之宜其蹂且靡也夫步兵可以地
闊而不可以馳逐車兵可以守固而不可以趨
利故兵用莫如馬即如今劉遠所在戰兵十二
萬七千人又加練十二萬人榆關一隅已有二
十四萬重加選汰精壯之卒可得十萬得十萬
精騎割之設有虜警以之馳騁角逐縱不能勝
何至敗壞顛仆靡爛而不可止也
國初馬政甚重有戶馬結又養馬於民有民馬又

有種馬俵馬變為寄養至隆慶萬厯開始猶折
納半價總則全徵折邑至天啟中南直草場牧
地盡行召佃疎戶徵糧而馬政亡矣無怪邊腹
之馬俱匱而司兵者且瞠目無計也子何道而
可復

祖宗之舊制歟吳子曰今天下士大夫持祿養交愆
愆忽忽其視東奴西寇擄掠紛紜如款其不問
而自平者即不得已加兵加餉添設督臣改創
遺制諸所造作要自體面裝折外貌承當原未

嘗有細心經算洞中肯綮著實下手工夫而又何暇計及於馬政哉夫馬政始末莫詳於萬曆中太僕少卿楊時喬馬政記而今不不論矣蓋馬價折價始自萬曆三年至萬曆九年而全折當是時江陵相當國以為南方馬匹羸弱不之供戰陣驅馳倚首新款馬市初開折其價以為市本使虜歲獲金繒而我多易勁騎名為和買實以弱虜而強中國真逆腹兩利名寔兼得之謀其後馬價折納有恒萬曆二十八年間周庫

積銀五十餘萬案察戶工二部那借至千二百餘萬蓋自是周寺始空矣然萬曆中三出大征征播征倭皆經時累歲亦以是財用不甚稱詘迨勦奴三路喪師寇起延安蔓漉至今總計二十五年馬不足用始恨江陵變法不詳然其時內馬不蕃而場租為累虜駒雖其下蹇其視南方課駒之力相去猶遠甚權宜價本全行買市未嘗非通變一術也楊嗣昌為陝督曾招徠哈馬歲獲三萬匹今哈夷在宣大西邊以外較往

時部落稍近無挿虐以為之限尚可招通買市而吾之所重更不在此諸省馬政雖廢而陝西大僕寺苑馬寺茶馬司尚在及各省一歲折納馬價折銀尚在也誠用明練畜牧同臣往彼處加意料理而以年例徵入重價招徠盡付三邊國夫孽養三邊空濶地本豐饒水草良善孽生必蕃又西北近羌胡風氣勁烈與南馬絕異俟歲增課駒即以配給用軍征討之慶令馬軍自行者養夫者養之時即思為乘望之用用心自

專人馬相得勒習又便况兵興寇証中原田土半屬拋荒無異草場與衍其於馬性未為不宜而又屯牧相間陣隊有法馬匹自當日增月感足備騰驥趨利之用何必追復祖制乃為得計乎况養馬於民原非太祖初定天下之制乎

容曰兵法長以救短短以衛長如弓弩長鎗長兵也必藉弓弩銳砲以當其先有長兵短用短兵

長用如弓弩為銃火器力及二百步者賊未百步內然後發力及百步者賊未三十步外然後發此長兵短用也如銃紀又棍為短兵而有連打連棍以勝長鎗藤牌舞手為短中之短而有鏢鎗以亂人目此短兵長用也若牌手不迎鎗速進或退步閃滾鏡紀不一擊一截或轉身跳打長鎗不近內分鎗或圍串鬆慢棒棍對打不聲重有力或等候迎待此皆花法不可上陣後人灰炭飛晒不精確黃提掣不清鏡口不光直

銃身不長鉛子合口小大不適中不可臨時打放若服習已熟裝製已精而用之或勝或不勝其弊安在吳子曰藝高人膽大是技不可不習也大將登壇按試閱視技藝生熟中否分定等則以行賞罰不精而後能辨是大將不可不知藝也膽大而藝高藝高而膽愈大然後可以按放火器手不顫眼不花是火器可用而不可恃也觀狄武襄以鐵騎破懷智高則知鏢牌不足以禦騎矣觀威總理不能以駕為陣雄北邊則

如篋蒐不足以禦虜矣觀用兵以來西洋之器紅夷之器日新月益而未見取勝則知徒恃大炮不足以成功矣總而論之洞胸貫背莫如強弓勁弩短兵接戰莫如圓牌短棍單刀銃紀衝鋒陷騎莫如鈎鍊馬叉長鎗苗鎗長刀大棒據險守城莫如神鎗中砲暗伏要害莫如火線鋼鈴地龍天網聯陣拒禦且戰且行莫如鹿角車營飛空擊石摧堅亂敵攻可用守可用戰可用莫如大礮其槍棍等項今時教師多習花法不

堪實用然如楊家鎗叉口鎗俞公棍少林棍諸法尚有其傳精之在心制之在氣勿亂勿置後藝先至此服習之妙也若駕為陣十人隊法長於拒敵倭夷施之平原野戰鐵騎縱橫未為勝算倘篋牌一人有共八人俱共而恃倘教人殺入長鎗收退不及則篋牌敵桿後虛語矣是故救技之法要在人習一藝藝分一卒弓弩火器幾種各團一卒紀棍短兵幾種各團一卒鎗叉長砲幾種各團一卒下至輕身疾足偷營劫寨

諸流亦各圖為一卒平時既便演習遇敵臨陣以我之長制敵之短更者迭出攻其不意可馬法五兵五當之說意正如此乃又謹步伐明分合參奇正山軍一成橫行無敵可也

客曰車勝馬馬勝步故自古兵家之論及

本朝郭定襄余肅敏多言車營而戚少保竅為周至其畧曰車營以十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准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堪繫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

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現派軍士二十名正名一隊十名二名專管騾頭六名分管佛狼機二架車止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船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十名隊長一名為銃手四名在車先放為銃賊近用長刀藤牌手二名在車先放火箭賊近用石塊藤牌銃鉅手二名在車先放火箭賊近用銃鉅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用之環衛軍馬一則束

部位一則為營壁一則代甲冑虜衆擁來無計可逼誠為有足之城不秣之馬原其本意蓋以虜騎數萬風馳雨驟塵埃蔽天灰沙翳目軍士眩立不定呼喚不聞看視不見弓刀精堅乘勢殺入雖有義鉅刀仗教練精能難期取勝唯有大砲中砲烏銃火箭放射及遠在弓矢未接之地可以破敵設或平原曠野卒然相遇無堅城馬牆依憑打放軍士膽力不充目眩手搖賊未至而先發坐共火器長兵短用之利故制邊車

營彌布鹿角綿傘障蔽箭矢虜在百步外先發佛狼機次為銃次火箭循環不窮萬一不退隊兵出車殺賊勝則馬兵出車追逐其法甚精但戚公當隆萬盛時俺酋請款未嘗堂一戰建

聖天子指解頓收之意確有成算存乎兵子曰古者

車不如騎後世車能拒馬其制不同所用亦異漢衛青伐匈奴出沙漠武剛車為營晉馬能討樹機能用高廟車上載底角蓋是時機能勢威雖在西邊無異孤行絕域又涼州曠莽易為衝突故依車為城唐李靖平突厥以車營為正別遣奇兵襲之卒擒頡利是故車營皆正兵也咸少保前曾練兵破倭在浙在閩舉無不勝後至蘭門一遇虜失利始本俞大猷議演操車營蓋防牌能禦弓矢而不能禦馬拒馬木能制騎

而不能制弓矢唯車營聯絡弓矢既不能加馬力又不能過只須憑車堅守點放火器放空又裝更番迭打賊必敗退所尤妙者隊兵出車廝殺任是如何不許離車五步之外馬兵出車追趕任是如何不許離車三十步之外小車助兵戰兵助車守不論何處地形何方賊眾我逸而彼勞我靜而彼驚我嘗為主彼常為客豈非用兵勝算哉所難者分合進退然兩車相附一順一倒前行則進後行則退隨令下營不至轉移倉卒

所難者車空稀疎然兩軍之間庶角綿傘蔽蹙跡間鈞較貫絡無繇乘勢衝越惟大虜在前火砲迭發馬兵步兵出入車門貴於捷速無滯礙在平日服習積慣輕便自然總之行軍之道以長制短虜長技在馬過車營而不得展施中國長技在大器扎車營而展布打放是所以制勝者在乎因車以用大器而不恃乎車也申黼本不知兵驅市人當強虜不能以人用車反欲恃車為利故一炬而盡乃懲其前轍因唾廢食豈

可哉夫虜近邊攻險承堵堵截足兵若使入內地縱橫掠車營十數座沮壓逼逐豈肯輕易出口或虜將大舉或先聲撲滅不得車營十數座特角勦殺豈肯輕易遠遁車之為利害兵所惜費多易壞然等費耳與其費於虜何如費而造車以破虜精治器械團結部曲虜或折牆入口或驅行道逼銳砲相結隊伍周環又遺慣會登山越嶺川廣土洞奇材設伏於險要扼塞倚虜失利退回既入險阻伏兵齊出我發馬足兵

追奔夾擊必成大捷設或再犯又復如前三創之後虐氣屏息待我打笑兵餉展開方略著定緩急先後蕩平流賊收其良馬簡其精銳撤兵北向奉振

神威

整師出關車營為正馬隊為奇材官劍客備偷營劫寨搜山布伏之用焚其廬帳奪其畜產散其部落虜若逆拒一戰掃之移車過河恢復全遠成莫在我虜何能之有哉
客曰子言漢法之精紀律之嚴范蠡之習陣法

之堅與用長制短逼禦虜騎以成大功其策良善然夷狄異類與中國不相習誠部伍堅重攻殺得機徐驅漸逼通出塞外則已若流寇數十百萬彌布蔓衍楚豫之間幾無人非則即使勝之豈能盡降即使降之豈能盡化已曾偽署王侯將相生人故人今將俯首搗項耕田貿易乎已曾殺我父兄子弟孤人子無人妻妻人婦女今將吞聲飲恨與之共將同處乎撥之善後事宜百無一可况賊強而我弱賊眾而我分賊飽

而我飢者未晚勝之術也吳子曰賊所以嘗強者官軍數敗也賊所以嘗眾者州縣數破也賊所以嘗飽者民無堡壘賊得抄掠村落也官軍何以數敗戰士飢寒羸敝軍無戰鋒而我兵選將官不知彼已不明進退驟勝則驕一敗即走而我兵練雖有勇將強兵且行且戰暮則借宿民房不下營壘而我則所至去處必內札老營外札子營賊來分全軍之半以接戰勝則出生力軍佐之乘勝逐遠則起全營尾之偶有不

利大開營門張拓形勢可以轉敗為功是戰無不勝矣州縣何以數破賊東則備東賊西則備西賊乃出其不意而攻其無備今我嚴兵固守無瑕可乘如賊攻某府某州料其有幾日糧可幾日守且勿與應援爭利尋其去路要道必出何方先將步兵精卒分頭按伏布置既定然後以正兵臨之賊知我兵鋒素銳法令素嚴營陣素堅挾嘗勝不敗之勢必然解圍退走我軍按部徐行已過伏內伏兵必發伏發於賊之不意

驚慌擾亂我以正兵夾攻再遣遊兵搜山搗伏
可使賊單人隻馬不存是賊不得犯州縣矣官
軍羸億不能為民禦賊民又不知築營開塹以
自衛今我軍陣既強賊有所畏又使近賊百姓
賊得突來侵軼去處皆創立營堡或三百家或
二百家或三里或五里內用土城外埽包砌制
如城牆每堡擇一人為長教習器械俗制火藥
兼用河北弓箭社淮南堡塢及新建伯十家牌
法周環數千里之間聯絡救應一處有警起烽

發砲鄰近諸堡應之是又平增數十枚軍陣也
收割已畢人民聚堡若麥禾布野之時我則外
旗偃鼓嚴軍暗伏却令人刈獲倘賊未侵俟
其深入伏起鋒交左近數十堡人民一齊收保
打放砲石我又為設奇兵布兩翼犄角截殺縱
橫竒正出沒不窮賊即能逃逸亡命之餘不敢
再至行此三策我日強而賊日弱我日聚而賊
日分我日飽而賊日飢向賊之聚而分我不意
而勞我今其術皆無所用而反為我用形見勢

壯必然暗約別營齊心美我我則虛張形勢斷
其聲援多發間諜離其心腹使之困窮束手坐
以待斃賊知必死則必盡銳求聞我則厚集前
隊正兵相當什伍設為左右車器持重銳
砲間茲相持既久賊銳氣已盡我乃縱鐵騎馳
突貫其中堅自左而右自右而左使賊大渠雄
帥無一脫走然後豎起招降旗凡脅從之眾投
兵墜地者不殺既降之後逐一簡選精銳收疎
行陣再舉提兵滅虜老弱糞出邊外營將督統

屯田既合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經又得化賊
為兵因強致富之策戰得其利撫得其用又何
患於賊耶
客曰食果足兵果精盜寇滅虜事無難矣然而
法令不一賞罰不當功罪不明趨避不準則是
持之者未得其道而當官無人也
聖明當御勞心焦思內外諸臣分受理職亦既班
而前效未奏何也吳子曰
天子所與寄威福者內有公孤閣臣六部大臣外有

督師總督督師統數十萬之眾運籌進止一事
共美萬事敗裂總督連數省之地調度兵食一
日共機數歲受敵故任莫重於督事莫難於督
身莫危於督必專其權久其任寬其責使之後
容歲月奮發精神鼓動智勇開拓功名而後事
克有濟近中原三督分路逼賊三邊宣大各一
督似也薊分三協舊二撫一督今二督一撫而
昌督又出矣堵禦賊虜在乎賞當功罰當罪使
將士用命兵馬精強不在督撫之多也即如護

則蜚語流言結則革金錢閣下得貴人片紙督
臣傳舍去矣夫屯田墾土五年成熟教士訓卒
三年精銳事在數年之後而責望於一二歲之間
權輕勢薄安危莫自必之人吾知其決不能矣
高皇帝於各省設都司掌兵布政司掌財按察司掌
叅劾彈論即北虜入犯革賊生發都指揮將兵
撲滅之其統哨巡邊如大將軍徐達馮勝藍玉
等皆布衣里闈之舊心膂股肱之托有大征伐
踰疆越境不得已一出乃謂之總兵官今之總

陵護關只遣一智勇恭遊特統一軍據險守要自足

制虜今於沿邊千里之內設三軍門號今不一
彼此牽制軍權既分兵勢反弱以一鎮之失也
推之各鎮文有巡撫武有總鎮總鎮體與撫相
類類又各有居中線索中朝貴人又各有愛憎
線索為督者進一人不能退一人不能生一人
不能故一人不能恐其進之退之生之故之而
以為罪狀也如是而法令安得一賞罰安得當
功罪安得明趨避安得畢稍以法繩初則詳結

兵即其 國家計長久即當今之計外自九邊內及中原各
督專委任之權寬責成之限巡撫總兵於事理
宜裁革者概行裁革無此有相次之人以分其
權而二其令使彼得一意打笑經營賊虜又為
之公畫地面委教州郡錢糧戶口聽其通融出
兵坐鎮一方節制偏裨猶之都司之職而已無
故掛將軍印位甚高俸甚厚子弟嫻威恭遊備
總甚多意得欲從即使封侯貴重無過於此又
肯身蹈矢石立不測之地俾無望之功與

兵(魚) 兵(魚)

入編選教練屯墾大務志以付之此即軍市租
盡與李牧之意亦即

高皇帝任用守邊將士之法也兵即其民即其民
財即其財能去牽制直截貫通一切文武大吏
聽其署避苟有奇謀異勇及絲粟毫髮之技有
長款見者許其概為題取任以職司有功陞遷
有罪裁處輕則罰重則敘督師得新泰遊泰遊
得新總旗旗總得新隊伍根節相制指臂相使
留今者死貳令者死違令者死傳曰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必得明賜忠實軍功歷試之人以當
此任孳生故賞罰之柄予之而

朝廷特總其大綱核其功實成則有封侯之賞敗
則有斧鉞之誅上之閣臣下之部院今如扼鼓
一叩一鳴事應手節合拍大辰謀敵兼攬
豪傑數年之內食必足兵必強寇可盡虜可滅
矣客曰若子可云洵為救時之策但
國家制治之法絲連繩貫文武相維兵財分理此
祖宗防微杜漸厥有深意今一旦變草權尊勢重地

客問篇

廣兵多怨故將來藩鎮之患子何道以善其後
耶吳子曰此大不然余所謂重督臣之寄者不
獨為掃除寇虜計實以杜將來藩鎮之患也

本朝自開國靖難以後南征北討皆用文臣節制
佩將印以行得專生故亂定事平解兵還印絕
無纖芥變端此

本朝家法也所可愛者從來騎卒喧譁戕殺將吏
抗拒
王師無慮數變近日悍將擁兵觀望養寇通奴緩

則然驚急則背叛有唐藩鎮之形實在於此今
使督臣控壓裁去總鎮約束部伍前兩患者可
以默解陰消况余所論止沿邊及中原殘敵處

耳
兩都諸省雖云併汰冗官實不過委任方面責成
郡縣以各督全力外捍賊虜而以天下全力內
彈各督犬牙之勢隱然具存跋扈之萌何絲而
起柔內堅外綱舉目張此戡亂之急著亦長治
之遠圖也必如容慮且俟虜寇蕩平論功行賞

文臣與五等爵不復干與政事解兵柄歸
朝兵然後罷減督臣遺腹一體考任撫按綜核有

司永建太平萬世之業何不可哉不乘天下之
大勢不相天下之大機而因循積弊補苴毫末
歲月日去智勇日銷雖使秦孔比肩韓白接踵
我不知其所振救也客唯：而退

吳子曰制置天下之大略蓋與時而異永平
之世統法今總事權強公室杜私門使太阿
之柄踈於上而已蒙亂方起人主必以其喜

怒威福顛倒跌宕天下英雄豪傑之士任之
也重故為之而不忌責之也緩故圖之而不
迫才能得施極制有序故禍亂以平今者干
戈不息事緒紛然其失在不講求乎此也變
而通之作而新之輕重本末故在為略叙所
以然
表則有領綱則有綱輯寧九有式道一方鑒
源洞委以富以強答大勢第一
業廣財生事繁用費具鏡死生爰酌利弊為

目匡時柏解心計答經賞第二
計商金粟賈晁兵食
道任上足亟谷屯墾第三
伯王之

後彼鴻指濡此鴉味莽起黃河吼云其救食
冥用舒庶消厥咎答裁汰第四
鹽美為利自古伊然變通厥道曰濟時艱選
哉劉晏執斯賢答中鹽第五
兩都相望萬國方朝天出源水以接全漕啟
閉得理嬉飽以邀答通漕第六

軍重推鋒士負勇敢簡之鍊之相頷以善旌
鼓方嚴凱歌豈晚答選練第七
鶴鶴魚鹿異名同情共利勿走見便勿爭大
將存陣萬人一身答營陣第八
縹緲出塞英衛專征不資龍友執掃羶氛草
豐苑廣雪錦成群答馬政第九
刀開似水鎗騰若龍火器雷動石礮風從練
日練膽技擊稱雄答器藝第十
騎虜臨疾堅重制之百戰百勝堅久相持載

法李靖以正為奇 荅車營第十一
賊鄧百萬四散而譁 計數分畫推折 柘柘回
軍轉戰淨掃胡沙 荅算勅第十二
經世有本 節目依因 生聚救訓 制軍唯人一
權審今 肇贊中興 荅權任第十三
歲在重光 大荒落 陽月之望 木雀錄竟

余中表兄 龐羽宗先生 夙著邑中老儒也 常為
余言少與 楊齋公同 筆硯見其每一義成 輒于

題下注一 古人姓名如 賈誼 晁錯 司馬遷 劉向
班固 諸葛亮 以及 韓柳 歐蘇 曾王 諸家 初不解
其何意 及取其文而 詳玩之 知其命筆 取徑多
本之古人 故能超 軼時俗 以自成一家 言非規
撫形貌者 行拂 茲客問十三篇 既非對策 亦非
論新次 尾先生 存稱公手授 是編曰 用疏 議體
於是反覆 尋味 恍然 得公用意之所在 而益信
羽宗之言 為不誣也 是編向 經梓行 遭亂 燬廢
余求之 十餘年 不能得 後子 謬思 購以 相示 為

客問篇 識

之驚 吾謹 錄錄 歲諸 家塾 并識 往時 所聞 於簡
末於 以見 我公 之學 之才 無所 不可 者如此 至
其深 著碩 盡鑿 可見 施行 之虛 則有 李吳 兩
公之 序言 在余 小子 何敢 多贊
嘉平 下浣 木雀 拜手 謹識

予既刊 長興 伯集 越三 載友人 柳弄 疾始 得中 著
於 森 湖 書 實 蓋 先 已 持 往 南 林 矣 夫 之 之 習
云 寶 物 重 完 歷 劫 愈 著 若 君 子 之 有 懼 而 不 樂 為

蓋 茲 善 尾 標 木 雀 一 跋 疑 為 吳 越 士 權 也

宣統 三年 閏 月 意 後 學 陳 七 病 拜 手 謹 識

再 案 本 館 跋 語 知 此 書 本 曾 刊
行 而 燬 於 兵 亂 自 楊 寄 荅 錄
曹 堂 語 我 云 只 之 輜 蓋 俱 自
沈 非 吳 浙 殆 可 信 也 山 陰 諸 貞
壯 宗 元 愛 書 成 癖 與 余 志 同
一 百 見 之 別 采 而 存 亦 于 是 人 向
乃 有 二 冊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乃 有 二 冊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幸 矣



三戍叢譚序



往柄臣強司士戍余漳南暇日
得戍樓閒話尚以罰不蔽坐代
輸海運破其家必中以死

天子念之得還伍於是得西峰

淡話平海寇劉香功第一法當

還官顯擢且有延世之賞以勤

王請

對復令還伍待勘敘於是且三
至戍所矣筆劄所記前以爲閒

話者繼自知其淡今更覺其叢

也然舌在也何能已於言吾以

存吾叢而已夫得志則行其道

不得志則托於言言且不敢而

爲閒爲淡爲叢然亦有所仰裨

明時者待他日忠義之士讀而

采之可也如必於其身則方以

言而放且以未言者逆億而放

之又何望焉或有告以兌之說

者答曰後將軍有言是何言之

不忠也

丁丑秋日肆言戊老題



三戌叢譚卷之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李泌云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食粟二百四萬斛是人月食粟一斛也今之邊卒法准是趙充國云步兵與吏士私從者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人穀二斛三斗有奇較今法盈米一斗五升餘然穀為米多寡不一也鄧艾云淮南北間皆以四萬

三戌叢譚

卷之一

人田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如此則人月食五斛穀矣豈其裝錢犒賜如漢所謂兵各自本郡資發唐所謂受大司農犒賜者盡在是乎養兵之法三代以降莫善於漢漢法民三日戍邊不盡行大約以百二十人中取一以備邊而一百十九人者各以三日之食及道里之費供之故邊儲不乏至北魏時薛虎子為徐州刺史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表言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十歲之中具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擇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以後兵資皆貯公庫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

三戍叢譚

卷之一

二

有吞敵之勢魏主從之是時才兵十二絹資自本郡猶漢之遺法也唐初因之故牛仙客以積財得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猶是法也自唐府兵法壞召募之士始盡給於司農其法各道之兵出境始別加給宋則無不仰給縣官與今同法然會子之法利權上握不盡取於民故卒無脫巾之虞今二者俱失未憂敵而先憂兵

愚自己巳卽建議以募調之兵皆責餉於本道而司農止加給鹽菜略用唐法梁大司馬廷棟用其意以畱各鎮援兵卒賴以濟今歲并加給者亦以不能給而盡罷之我不知其所終也

陸贄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爲是以國朝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有禁人鑄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

三戍叢譚

卷之一

三

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必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兩稅之錢折爲布帛之額我高皇定賦盡法此意最合治體惜乎今蕩然盡矣欲上下均足何可得哉
范文正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唯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不因事起之則遂

爲廢人矣此其深意愚以公未盡言也故相所牽謫乃時相所深擯之人也凡得罪於君者其位易復卽未復而人情不忍冷煖猶可自聊得罪於相者其人不夫無復敢推轂之人非公不能爲度外舉動也西夏開釁公開帥府當時廢棄之人嘗恐爲敵用故張元吳昊之流尚爲籠絡况士大夫乎

范忠宣公純仁每仕京師早晚二饌自己僕妾

三戍叢譚

卷之一

四

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飫人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此言未嘗無理然忠宣生平大約不遠人情豐則裕簡則儉在內則防閒寬於在外在外則物料裕

於在內理當如是此其一端耳

前朝冢卿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主上幼冲吾輩皆先朝簡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愚以非衆從其意乃衆意素定也璉不遑學問之人故傾心吐出耳然學問者止學

三戍叢譚

卷之一

五

一好樣子亦復何益

本朝爲政大約遠法周官近師趙宋宋有二法本朝不及師之甚可惜也宋有激賞庫遇有姦盜開庫懸募故獲不旋踵此法古有之宋特置一庫取無名錢充之故事豫功速本朝缺此法遂不行又有慈幼局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劫來取於局此法甚善今不

可得也

孔明在隆中原非隱者但待價而沽耳故所居在四衝之地曹公下江南孔明先遣其家移出隆中矣今言處亂世者云當置家人於深山自以七尺付之天下耳不知爲天下關係人何處深山容其隱匿乎及家爲人得如徐元直曰方寸已亂矣違心屈身千古炯戒也

秦會之斃於牖下古今共恨然觀王盧溪在夜

三成叢譚

卷之一

六

郎郡郡丞望風待比囚隸適郵報至張荊公堂

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累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益先得之矣謝任伯子景息假家在天台爲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天苟佑正人卽寬其生誅自放一步地矣况子孫竄辱千百世不敢認其爲祖較之夷滅其恥更甚乎

聖人論天下曰生財有大道未有不畱心理財

而可稱賢宰相者如國朝屯田之法足以裕生

強軍阜民千古莫易東楊違道干譽坐廢良法致本朝之貧甲于歷代國貧而橫徵民生以困使當時餘糧每分十二石者不免其半國至今日富給軍正糧十二石不行免盤之制至今軍不敢賣一田不致被占豪強坐使封域之內失膏腴萬萬至于今日上下交困幾于束手然考唐陸敬輿疏曰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

三成叢譚

卷之一

七

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此可爲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陽太原畱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現米尚有三百二十萬斛京兆諸縣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

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儉直六十
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
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
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
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儉
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純綿以輸二都償先
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以裕今日催科搜索
之外別無一策而其大病在搜括立乎竭澤而

三戍叢譚

卷之一

八

二九六

無一毫拯民之意其意以所急在此不暇他顧
耳不知不培其本則流必立竭此正所以困國
矣敬輿此策得以濟國用而於糴三十七錢處
以百錢糴之於水災州縣又以八十錢糴之其
培民者深矣邊鎮十萬人六年之食却以一百
二萬六千緡是每人每年止費一緡七百十文
也當時米價可知矣崇禎丙子宿州南京米價
俱高大率在千三百以上而鳳陽滁州價僅及

半使當事者稍一畱心通融千里之內錢穀兩
不荒矣惜哉

今之天下貧困不支正如大家世族不能經理
財竭於內一朝外侮益無所支使紀綱之奴得
經理之法破陳易新將無化有尚勝中家十倍
余於己庚間治戎山海時虜梗中道餉運久斷
月糧不繼士恐呼庚軍需製辦久已廢閣余時
銜命渡海擣勦度益州套海淺必得平底淺船

三戍叢譚

卷之一

九

二九七

方可渡甲士卽以二百金造一舟四十舟亦非
八千金不可見海岸廢舟數十百艘破敝變價
問其估舟不過一二金多者三四金無人承買
尚在待價余乃擇一心計之弁許其優擢使於
中擇板可用者適足四十舟之用其餘不堪者
悉舉焚之得舊釘鐵無限令營卒善鍛者爲釘
搜營中尚有舊貯油麻出以爲艫廢舟之錨爲
營將所匿搜之足用買布爲帆咄嗟爲辦費其

不及二百金而四十舟具矣又奉旨令山海道將備軍需時王楫爲道欲阻其成不付一物余請同下庫閱之物尚山積一物不與見空地中露貯數百銅銃問之云此無所用但不可放耳余念火器銅貴於鐵焉得有 祖宗朝內府所製而有不适于用者乃盡請之得六百位以法煨之令二弁少置藥爲試及不可益乃止刻識於上試完止炸十三砲耳餘俱成利器矣又有

三戍叢譚

卷之一

十一

單刀烏鎗數千室盡朽敝置泥土中亦請而見許鳩工爲室不必華飾止取可用費不過百金而有數千人之仗矣廢甲無用亦請出加布盡成完好半月之內約略萬人可不徒手而皆取其所棄冊籍不載查盤不及者因思苟肯着意無事不可爲也答張詠知益州城中屯田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可我無憂矣人能事事推乖崖之意行之卽今天下不患旦夕不富強也漢兵之強往往雜番軍爲雄不特其材力勁也彼之先聲旣足以奪我人之氣我之喪膽先失其爭抗之雄故趙武靈王胡服而戰後安史回紇至矣黃巢曰沙陀至矣皆足以奪氣致勝二祖老於行陣必以忠順達官爲前鋒其所以

三戍叢譚

卷之一

十一

撫卹者備至今遼兵之強在高陽公決用夷丁之策風聲招徠至王之臣爲督時遂有數萬來降違朝論收之故士氣大振威冠諸鎮張宗衡爲宣督深解此意復收萬餘余嘗請將以名將蕩勦流寇至登萊之復畢竟用夷流寇當夷無不摧解只登萊無舟師戮力致賊外追流寇乃主將養賊故撲滅爲難耳陳大將軍洪範養夷丁昌平朱爲失策巢丕昌降虜與夷丁何與事

平之後復激之反出此駕馭之過豈用夷之咎乎 主上處分甚當此中華復振之基也

宣宗諭大臣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有自不忖量來擾我是為不祥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切不可無故興兵後因黎氏弑其國主 成祖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討平黎賊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

三成叢譚

卷之一

三

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成祖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中國之人疲於奔命久矣欲罷其師蹇義張輔皆以為不可楊士奇楊榮遂阿承其事上所引者 祖訓也 祖訓謂無故不叛而伐謂之不祥 文皇以身為天地神人主討弑君之罪豈曰無故服而舍之未為不可既已立置官師復為不軌此叛於封域之內矣可反舍乎大寧之棄非兵力屈也國家之弱實基

此矣 二祖神武一旦漸盡能無恫心

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欲遂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幾幾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而不殆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寇

三成叢譚

卷之一

三

三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亦難哉此言千古報仇恢復定案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信不順天寧助之乎宋高宗恐淵聖之反實甚於金虜所以秦檜主和之說中其膏肓將士窺其心孰肯用命大臣窺其心孰肯戮力臺諫窺其心孰肯盡言不為偏安不可得也梁元帝之流坐致困斃皆以此致之忘不共之讐恐授天下口實欲益彌彰適足以召天下之兵而我

之報仇不著明於天下焉得望壯士奮力建尺寸之功乎

三戍叢譚

卷之一

十四

三戍叢譚卷之一 終

三戍叢譚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謀國不臧一死以殉士之耻也然勝於悍然不顧者多矣劉裕北伐盧循入犯孟昶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遂仰藥死次之如盧攜佐中人釀黃巢之禍亦仰藥而死於今觀之皆烈士矣

三戍叢譚

卷之二

一

十五

從古英雄失時不難委身盜賊卽高皇之於滁陽玉亦其一也然滁陽王尚有物色英雄心高皇亦當潛龍初起之日如李密者大事已就差跌失之依棲翟讓又冥頑不靈之物終因以起心亦苦矣讀史到此地步當另着一眼

宋時改法始於仁宗而不始於神宗仁宗時兵廣吏惡百姓縱侈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論之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時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

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者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按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

三成叢譚

卷之二

二

開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菑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

之類有二解地引水而成類鹽淮浙蜀廣鶯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遽起上疑變法之弊此北宋一代制用太槩按古所以準今也

岳忠武當建炎初越職言事所論列者李綱黃

三成叢譚

卷之二

三

潛善汪伯彥也後李以譖去天下之惡遂止歸二相一時之進退足變萬世之毀譽忌之者果得計乎

張所爲河北招撫岳鄂王奪官後歸之所問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唯職是息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鄂王曰咎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嘗息童宣撫取燕靈事每

發一笑以虛名受實禍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惟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所大喜然不克行當時廟堂聞之豈不以狂言復發然不能用兵而徒言招撫終是画餅耳

史但言南宋水盜有輪船踏水行如飛不知所自小說楊么事蹟云安撫程吏部得一隨軍人

三戍叢譚

卷之二

四

元都是都水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是時本州有虔州客人賴九郎自靖州山場所買水溪杉板條片甚多在桃源縣上甕子洞下緱水牌筏稍泊于是差官盡行拘束打駕下來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于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靈能載二三百人么自是不敢

輒近州城後令覃統制將之往覃力爭以爲江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不若多遣海鯨船亦足取勝吏部不允必欲以車船炫賊更帶高都料在船怨船或損需其脩整值連日陰雨兵淹浸泥淖中得晴霽已疲之不可用欲班師而江水漸落船竟爲賊得又獲都料匠手于是楊么打造和州載二十四車大樓船揭欽打大

三戍叢譚

卷之七

五

六

德山二十二車船夏誠打火藥山船劉衡山打大欽山船周倫打夾山船高癩打小德山船劉詵打小藥山船黃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山船兩月之間水寨大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雄壯矣此事特詳不可不知也

宋著令劾輕罪因得重罪原之蓋不欲求情于事外也此最得聖王制刑之意 本朝原未申明然誣告失入之罪亦重有法而無行法之人

故濫觴至今日矣如宋之季王俊初告張憲言欲經營復岳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實無是言則又求之書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既無之矣則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實未嘗言與藝祖同董先獄詞已證其無是語最後乃及於淮西違詔此所謂莫須有獄也然莫須有尚盛德事今更不可得矣如余爲大司馬梁廷棟所忌嗾其軍譁亦止十九人餘則與

三反叢譚

卷之二

二十九

力鬪監司王楫誣以下怨其嚴刻矣廷棟述楫塘報上聞又改嚴刻爲貪橫而所發邸抄則仍用原文一大異矣又益以風聞斂運卒一事遂致讞訊訊者謂盡妄擬以重則立功輕則贖杖詔令贖杖是輕比也復朦朧逮之既至都上令司寇結案耳柄臣復錮之獄再訊兩事俱虛讞詞不加舊一字而乃強坐之戍上以立功爲重與之輕比不加一罪改從重典恐上

覺察舊例合批某人應某罪竟以依擬二字并不著名入長行中如發落笞杖者使上不覺也秦丞相豈非盛德乎近日馮大司寇英鄭鄭一案疏稱原叅以舊輔吳宗達之言爲據今舊輔已不能起九原而問之矣所與鄭鄭對簿者惟是首輔疏爲憑耳據原叅謂鄭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是原叅亦未直指鄭之杖母也

三戍叢譚

卷之二

二十九

今臣等反伏詳訊鄭父振先毀冠茹素二十餘年披剃之事已昭彰人耳目矣至問其杖母之事堅不肯認臣等再四嚴審始供其父畜有婢妾其母待之甚嚴雖無行杖之事亦時有閨囈之情是杖母之事固已得其意於言表矣夫妻反目家庭之常至假箕仙批詞庇妾杖妻其術甚巧而於義則甚累鄭爲人子始未有婉柔之諫既未有泣涕之道乃袖手旁觀亦任其父之

所爲不亦安忍而無親乎眩惑幻妄之邪術大
筏倫常之正理陷其父於有過之地貽自己不
韙之名戚黨切齒鄉議沸騰鄭也於人何尤按
以春秋誅心之法則鄭自當爲父而任咎依爲
子過失傷母之律引左道亂正爲從之例邊遣
不枉等因奉 聖旨鄭鄭滅棄倫理既稱戚黨
切齒鄉議沸騰何得仍聽狡飾徇輕擬還着
再行研訊確擬具奏欽此送司奉此查得鄭鄭

三戌叢譚

卷之二

二十九

一案因舊輔吳宗達已故無證可憑所憑者惟
有戚黨鄉議耳然戚黨鄉議非甚遙隔見在之
朝紳近日之朝議是也已經擬遣伏奉 欽駁
鄭鄭筏棄倫理既稱戚黨切齒鄉議沸騰何得
仍聽狡飾徇輕擬還着再行研訊確擬具奏
欽奉 嚴綸相應 上請或准其在京姻屬耳
目最親者據實公奏以憑確擬庶是非昭明法
無枉縱而積案不致延閣等因呈堂奉批如議

具題奉此相應題請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
得鄭鄭杖母一案其事在閨門外人不能盡知
卽知亦不能盡真者惟其戚黨切齒是以鄉議
沸騰此原叅疏中語而亦臣等之所訪聞也今
蒙 明旨指及若謂鄉評可信而鄭鄭狡飾之
語可以勿聽也然臣竊細息之此不過鄉人之
私議而非朝端之公論臣等亦不過得之於風
聞而非確有所憑無據定案竊惟武進縣之鄉
紳在京者實繁有人伏乞 皇上勅令該府縣
在朝文武官員將鄭鄭杖母之事或虛或實或
父或子從公奏聞下部究擬庶招詳有所證據
而欽案可以完結也此非臣之故爲諉卸也緣
鄭宿有文名結納最廣以劉宗周去國之臣猶
爲之稱屈道枉安知在朝者不有後言乎若以
無憑無據之事而遽爲正罪異日物換星移必
將以臣部之擬議爲不當必將以 朝廷刑罰

三戌叢譚

卷之二

九

爲失平臣一身性命不足惜其若國憲何是以
顛望 皇上勅令其同鄉公奏以定一時之罪
案以杜後日之口舌而非臣敢以諉卸也既上
司寇一譴再譴身爲囚矣

宋忠武疏有曰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
係臣畫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
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
僧慧海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臣先於鄂州

三茂叢譚

卷之二

十一

三

駐劄日遣本軍提舉武功大夫劉康年收復襄
黃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
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
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名印紙因將帶
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
擅行私填乞臣之私事乞將上件恩數早賜速
寢仍將劉康年明正典刑所有臣不合令將帶
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高宗不追國夫

人而允其二者宥飛而正康年罪不特忠武皎
皎不可污高宗亦可謂處置得宜當時武人爲
帥雖如忠武亦不免有此大疎漏不可不時爲
警惕也

張魏公問岳鄂王孰可典王德之軍議不協岳
遂拂衣史載此事然不載未問時先曾以此軍
弁岳後不果則并此問魏公亦失矣岳亦不善
處嫌疑惜哉

三茂叢譚

卷之二

十一

三

岳霖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
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來矣
家人聞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哭曰不
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此良
怪事至德所孚使民忘怨幾於王者之風矣
房杜爲唐太宗決策定內難玄齡之子遺愛高
宗時以謀反誅如晦之子荷與太子承乾謀反
誅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蓋習見所爲以爲固然

不察幾微之辨也

武后用宰相極多官亦不高有罷貶卽至縣尉者其時名相亦遂有十數人廣種多獲亦有以也李林甫秦檜嚴嵩獨據要地專而且久二三伴食如無人焉誠不如牝朝也

無論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四時所以成序也卽疾風暴雨亦不竟日故漢武用法極嚴赦亦不時下始得聊生賢才不至久錮所以不致以亂

三戌叢譚

卷之二

十二

二十六

卽武周羅鉗亦有變遷當重酷吏之時卽詔六品七品官交辯已定待命於外如徒知赦不可數而重刑又復不休大獄幾興囹圄幾滿而西曹方謂犯人有發城監之例犯官無發城監之例俗吏不知今古何所不至 聖明當俯念也唐李綱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名字文紀宋李綱字伯紀當又慕之也三人風調相似不爲徒慕

今世無西海史曰蘇烈於高宗時征賀擊木昆部至西海唐之州縣極西海矣

張說自宰相出爲岳州遷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唐玄宗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修國史敕齋蔡卽軍中論撰後入中書復以宰相兼領河朔節度大使巡行五城此宰相行邊正所謂出將入相非使相比也近世孫高陽類此雖不於軍中論正史蔡然每以國史成同諸輔進

三戌叢譚

卷之二

十三

二十七

秩蓋高陽不受邊賞而近世總裁者亦皆不直筆矣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置麗正書院以中書令張說爲使明年以說知集賢書院事後改爲館而麗正不復設矣

唐陸象先端人也自累官至平章事至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機樞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至公主旣擅權宰

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象先言主不
得廢立主怒及主敗與蕭至忠岑義等坐爲主
引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以象先持正若此
苟無明主身膏斧鉞猶細事悠悠千古誰爲明
之者可不慎乎

三戌叢譚卷之二終

三戌叢譚

卷之二

十四

九十五

三戌叢譚卷之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余久歷患難未嘗廢笑歌辛未爲權奸所中從
戌所逮回代人償海運友人勉以憂愁卑下心
是之而不能也咎唐蘇味道與張錫俱坐法繫
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
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
州刺史後復進三品余之七年不復有以也然
三戌叢譚 卷之三 一 三十三

蘇模稜後坐黨附張易之貶死吾知免也夫

唐劉貺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而刊落誕妄
俗其書不傳

李北海與張說相惡會賊貸枉法當死許昌男
子孔璋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邕得減
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
贖邕後從中人楊息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
司馬此文吏戍贖故事也

史言房瑄馳至普安上謁唐玄宗喜甚卽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令奉冊靈武又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瑄帝曰此非破賊手也何自相矛盾總之中人督戰瑄遂悞軍舉世歸以車戰迂闊劉李書生不足任附會之言無所不至此浣花主人所以重悲也古中書舍人雜擬判決宰相擇用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時以年久者爲閣老今以宰相稱閣

三成叢譚

卷之三

二

三六三

老雖以閣學得名然省長旣罷學士止稱擬旨畧倣北門之制其所票擬與舍人擬判無異謂之閣老亦宜擬姦相者動輒例言秦檜李林甫盧杞愚謂非也檜臣虜之罪雖大然江左粗安南宋構基亦未可抹殺月堂之禍雖遍縉紳然楊氏之寵上已先蠱遊閒之好正中上癖未可謂非君以此始盧杞殺李揆顏真卿然德宗謂其清介敢言

雖未必然亦非一味諂合其不納賂賂亦不可民獨元載姦貪狠惡代宗已明知之而寄李泌于魏少游每欲相李栖筠憚載輒止真有不可解然元載能任劉晏爲國裕財此亦可贖其半如媚忌之至并陷劉宴貪婪之極不啻五百鍾乳八百胡椒謀國不臧已見國勢漸紛賊過東都國忠未敗事類靖康六賊不竄而上又本無聲色之好使可逢迎只以阿順箝制四字安享

三成叢譚

卷之三

三

三六四

八年真宗社之不幸千古所僅見也張鑑初爲郭子儀所知表爲元帥府判官後爲宰相子儀壻趙縱爲奴所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畱內侍省鑑奏言貞觀時著令奴告主者斬帝納之貶縱杖死奴鑑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鑑可謂不負知己亦大維國紀矣唐李林甫善死之後始剖棺盧杞貶謫耳唯楊國忠狼狽死州邑之手元載收繫三子蝥賊聚

歛無涯並賜死妻女沒入掖庭發祖父塚毀私廟主藉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拆私廟里第賜百官署舍助治禁苑差爲快意宋則唯秦檜善終謚謬醜在變化之後其他如韓侂胄玉津園內賈似道木棉庵中無不正厥罪蓋時爲之也悞人之國正當國禍之時其禍自不可支也危哉

唐史載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命一

三戌叢譚

卷之三

四

三六六

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一乘使者未敢遽送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襪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終身不敢改節又言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餽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按故吏吳憑及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如此則師古幹吏自不幹耳崇文稍贖更覓吳憑何致驚心老嫗耶可發一笑

韓昌黎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後官顯稍謝遣弟子豈累官尊耶孔子攝魯相時三千人安往曾不如近世王伯安也

有心以避禍不如無心以任運諒哉名言也至大臣匪躬更不可委蛇以弭釁有意弭釁必隨之裴中立太和中爲相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迹避禍于是牛李芙蓉其迹損短之

三戌叢譚

卷之三

五

三六六

因其辭位卽授山南白圭之玷千古之恨也近事有似之者惜哉唐德宗猜主也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判官齊總暴斂以獻擢爲衢州刺史許孟容還制王武陵等執爭于是詔中停德宗尚可忠言何事負明主乎中立東討退之爲司馬吳武陵勸其爲帥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

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以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部分已定故不見用然其言可思也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黃白

三戊叢譚

卷之三

六

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必亾此段可補五行志

柳公權潤筆之資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筍騰識之如故而器皆亾笑曰銀杯羽化矣事雖近達亦鄰于癡唯研筆圖籍自鑄秘方知意有在耳雖然勝者已羽化矣不羽化之物正不須鑄秘也猶未免癡耳

元白素交也當段文昌許錢徽取士帝訪于稹

種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令居易覆試黜者過半是不能合于牛李矣衛公又與見其詩恐見而好之正是兩頭不着嗟乎居黨禍之時苟非南北部則真正豪杰必于兩頭不着處安身士不可不識也

史每以瑕掩瑜使人真面目不見此最短也牛僧孺曰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今祿山傳中猶露一二朱泚傳中竟似庸人此而不書

取譚

卷之三

七

愈所以張庸人之氣亦遂失馭才臣之術良史豈如是乎

近世小黃門騎不避宰相導在 神廟時已然不待今日也唐宣宗時中人李敬實排宰相鄭朗騶導馳去朗以聞上詰敬實自言僕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耶卽斥敬實此言甚爲得中

唐韓滉識楊於陵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閨人多

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混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識人於早歲者多矣見其父即知其生子必為宰相奇矣以此擇壻何福不備黨之變自唐始也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如油和麵不可復分楊嗣復與鄭覃爭於文宗前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失未知單果謂誰為黨耶此言千古破的宋之洛蜀與近日之事皆若此

叢譚

卷之三

二十七

也唯附逆璫者則漢唐宋皆有此一途此千古不可洗也若用它璫則唐之牛李皆不免也不可同年而語

童真學道還丹最易大茅以後世鮮其人唐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于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勉勅就學至禮部尚書愴哉

牛李分黨不欲一士居其間然杜牧之喜言兵

事為僧孺府掌書記德裕復奇其才每取其策當時國事未甚棘二公于國家安危尚不以同異拒人千里之外于今觀之亦猶行古之道也唐綬溫與楊嗣復李德裕善嘗勸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耶溫能遊二公間真豪杰矣然為吏部侍郎時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不撫自己入相此豪杰亦未易為也不得相

叢譚

卷之三

九

二十九

不悔亦不與惡此其所以為豪杰乎

唐張孝忠始名阿勞奚將也安史敗自歸以兵屬李寶臣寶臣以其沉毅謹詳遂為姻家寶臣死子惟岳擅立朱滔說孝忠連和拜節度使重德滔為子茂和聘其女未滔反復說孝忠答曰業已効忠不復助惡滔攻之朝廷令李晟解其圍因與晟結婚後佐晟赴難收京師加簡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

迎禮平生四箇姻家一步正一步一步好一步亦一奇也

唐時江西觀察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呂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今兩臺按劾必請下部覆核高文襄在部尚有執持後之強者亦稍輕重之而已甚至閣擬竟加逮治孰以元膺之言告之乎

叢譚

卷之三

十

二十七

唐穆宗誅柳泌之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痰疹作高宗時處士孫息邈達于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藏氣爲不平推此言之可謂達見至理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訪臯不獲吾輩座右當置一通不特帝王也

今官去脫靴事甚陋然唐崔戎爲刺史徙兗海觀察至抱持取其靴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

白天子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亾去民追不及乃止則茲事舊矣然脫靴欲泥之不得行耳非爲畱息也

宋僧梵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又有曰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人皆重古琴不詳其所以然得此言破的新舊茶交時色不可如舊而香味却勝

叢譚

卷之三

十一

二十六

唐東西京宮城皆十三里餘宋東京至二十里餘本朝兩都皆不及也

宋汴之新城卽都城也四十八里餘一云周世宗顯德二年築一曰宋太祖所築見坊巷門衢整一以筆乙之爲交錯形元豐時命內侍宋用臣改築處處方幅金兵一擊皆破二說未知孰是無論世宗太祖其築法必不謬後之作者不識此意矣

相士者當相於短處知其所以短方可用其所
以長如祇見其長人孰能無短一見破綻便生
不堪至不遇者跌宕之至幾于盡掩本色當面
錯過往往而是尤不可不着意也唐興元有知
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
于肆者結縲交落其頸二力士以木來又其頤
三四輩執過而從之焉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
之狀幼清追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惡無不

叢譚

卷之三

十三

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
主慚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
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必是主者
不知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糞穢狼籍刷滌不時
芻秣不適蹄齒蹂奮蹠唐突志性鬱塞終不
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為也既晡觀
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換徐而語之
曰爾才性不為人知吾為汝易是鑣結穢雜之

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
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
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又嘶如龍顏如鳳乃
天下之駿乘也苟知此道者以成天下之才盡
天下之用平天下如反掌耳

宋薛元功登科為邑令不能脫選以通直郎致
仕未幾病卒無子其姪為主後事錄致仕告身
寘之棺倉卒間為書左字為右無何姪夢逮至

叢譚

卷之三

十三

一官府元功據案坐作色數之曰吾平生讀書
僅得一官自謂不負筆研今乃誣吾進非科第
使吾愧見同列奈何命左右挺之數十姪惘然
夢中憶昨悞乃再三引咎元功色稍霽叱令改
正乃釋之去姪既醒別書告焚之後不復夢地
下尚重科第何況人間自恃一張黃榜為永世
護身符貪淫悞國無所不至耶

三戍叢譚卷之三終

三戌叢譚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梟羹可以已妬戒殺如梁武徧捕之爲羹以賜百官然不能已郝麟之如睽車志載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艷而性靜默居常外戶不窺惟暮夜獨行後圃璋初不以爲異但每自後圃歸則口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密隨覘之則徐氏入一竹叢間俛而捫地若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

叢譚

卷之四

一

六五

摸得一白石子但視皆有齒痕若齧殘復已而視其箱中齒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甚妬自齒石之後遂不復妬更爲寬容璋寢婢子別榻皆縱不問如是累年乃病卒惜不傳其詳銷磨永劫惡障

宋張翬初爲蔡元長館賓教諸子習走元長異而問之楊龜山所以復起也渡江後知福州巡轄張悅向與小嫌遂誣以強亂田路分家械送

韓斬王王大怒斬於軍門後知袁州一日坐書室忽如中風仆地不醒人事左右扶掖進湯藥以少蘇乃亟命取朝服來家人問之答曰適見張巡轄來便相猝拽今須與同往辯理言訖而卒苟以告元長之言時自照勘那至於此言行之不相掩也如是夫

再生事奇矣離覓事更奇宋小說載一事又奇可爲傳奇李通判女旣笄未得佳壻一日有陳

叢譚

卷之四

二

六

察推者通謁于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矣言及歔歔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青鎖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誼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瘠黑而多髯容貌塵垢素好學能詩妙書扎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傳姆曰女子托

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絲是家人頗識女意媒議它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妯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格則女輒憂憤或慍不食父母憂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鳴撫陳之二女如已生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爲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

叢譚

卷之四

三

三六

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辭曰縱得壻無以備奩具妻曰第求壻吾爲營辦又數月亦受幣亟議嫁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符貯金五十五星於小罌中埋牀下盍取用之豈以已女尚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實嘗埋金它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懽甚各大醉而寢

翌日醒覺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妾輩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爲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亾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竟附李女

叢譚

卷之四

四

三九

以畢姻緣也後竟化雛而改醮焉我茅著姓始於周公然不甚衍但持世出世代有其人予嘗欲合爲一宋郭彖睽車志又載一事靳瑤者丹陽牙校嘗得譴避地維揚與其妻偕謁后土祠甫瞻禮間妻遽得心痛寢劇不省人輿歸卽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后土祠爲崇瑤不勝哀憤旣斂火化畢事卽具羊酒詣城隍祠禱且訟翌日暮歸還經后土祠東空曠處

見婦人獨行漸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慟妻曰我感君掛念之恩且有憾焉吾既訟於神神俾我還旣被焚乃無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儷之情當爲致懇萬一再生瑤請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術君往求焉言訖而隱瑤詰朝走城南訪茅君果得於村巷中茅簷荆扉教授村童十數人瑤前拜之茅起遜謝再四不已茅問來意瑤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

叢譚

卷之四

五

二九六

而告我拒之甚力繼之以怒瑤懇益勤茅默然良久曰君真篤於伉儷者姑以事狀來瑤已素備卽撰懷出狀茅覽之就其書几取筆連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然不可曉語瑤曰持此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卽以授之瑤如其言至則茂林蔭翳廟極邃深森然可畏勉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瑤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有所

覩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荆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覺自止開目乃見粉垣華居若王侯居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瑤入觀迴廊四合中有婦女或笄或髻以百數而妻在焉近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之精鬼竟投其體則再生矣然彼身則朱氏女也君當往求婚冥數如此必可再合

叢譚

卷之四

六

二九六

也復遽曰君不宜久此送瑤廡門瑤出門亦隨閉迴視殿堂皆神物塑像亟趨出門所乘竹故在倉卒復跨之瞑目覺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若馬蹶墮地驚顧乃在城濠側已昏暗嚴鼓後矣褰衣揭水攀危垣以入至其日訪城東朱氏聞其女病甚瑤固已疑徊翔鄰近至午聞其家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詢之云女復蘇矣瑤怪其事頗驗暨復訪茅君則室已虛矣自是暇

日時一至城東密訪其鄰皆云朱氏女自還覓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口時問靳瑤何在瑤因托媒氏通意父母聞瑤姓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靳瑤今來議汝婚矣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靳瑤其家竟以歸之他日瑤從容訪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

從來唯孔子謂道大莫容此言最確夫子之聖

成叢譚

卷之四

七

二七九

集大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日皆莫可容不待衰世也求于孔子之前唯務光許由乎堯舜諸大聖人以天下讓之必非虛讓于分數不如我之人也然岳牧之明揚不及四海之謳歌頌獄不歸唯聖人分量與之相近知其不如而讓之此其道大莫容也後孔子者惟孫息邈獨孤信早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息邈猶不自知曰五十年後有聖人出吾當助之五十

年後唐太宗召之驗矣但以聽視聰瞭欲官之故不受獨孤之言始驗耳

隱人苦無隱侶田遊巖自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與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中天下之幸人也幸人必福薄魔來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家復爲崇文館學士太子洗馬坐裴炎始還山此天下恨事也

後周王朴知扈載才薦于李穀穀曰非不知其

成叢譚

卷之四

八

二六五

才然命薄恐不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所言命耶竟早亾唐李勣選將非龐奇福艾者不用余曰兩說皆是將主國家禍福相唯才所用耳於人厚福何可用

南唐周彬杜門讀書不事產業其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而獨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調玩二字大有意

老耄爲黠子弟所悞正自不少故黠不如愚老

不爲福南唐周本當烈祖受禪徐玠等以其位望隆重諷爲推戴之首本不肯少子祚左右其事臨川王滌告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祚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滌被殺劉仁瞻守壽州李景已臣周獨堅守不下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于中門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病甚不

成叢譚

卷之四

九

二十七

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書以降是日卒仁瞻老病神明炯炯不爲愛子所弄晚歲人時當一回首也

神仙大丹成癡痕自滅王莽傳云美玉可以已癡痕程史云杖皆有癡痕唯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癡亾金木之性相制也

番禺之香山灣近爲泰西賈胡所占造城製臺意叵測總制何士晉嘗毀之今聞豪自若也宋

時番禺亦爲占城貴人蒲姓者占居層樓高堂雕鏤金碧莫可名狀堂有四柱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後竟蕩析貧窶岳珂記之甚詳賈胡主市強者爲之主勢必居此灣以主之無足怪也少見多怪遂爲杞憂耳

宋紫宸殿上壽三十三拜三舞蹈正旦朝賀一十九拜三舞蹈冬至朝賀一十三拜一舞蹈朔望起居九拜一舞蹈今三大禮同無如是之繁

成叢譚

卷之四

十

二十七

也

宋臨川陳隱隨曰晉侯受玉隋內史過知其不能長世趙同獻敵俘于周不敬劉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晉侯見魯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不亾何爲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康公知其不反齊高厚不敬士莊子知其不免齊侯衛侯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產知其將死伯有

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之禍如響所當書紳

今製三品花金帶四品光金帶三品之尊者服荔枝金帶相習為之亦不見于典故二十年來為花銀帶者奇詭殊甚然金帶亦未見也宋時帶格三十二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上金餘並金塗銀錯班金塗銅無光銀之製而花者又俱四品故品同而官異以花別之笏頭一字執政兩

成叢譚

卷之四

十一

二八五

府服之笏頭毳紱宰執服之排方御仙花正侍郎知閣節使服之蟒犀權侍郎服之絲頭荔枝正任副使橫行服之毳路內侍服之海捷幕士輦官服之剔梗荔枝訓武郎下服之柘枝快行親從服之太平花隨龍忠佐服之碎草茶酒班服之獅蠻人仙犀牛寶甄行虎戲童寶相胡萼鳳子野馬雙鹿方勝雲雀坐神並班直服服之行獅行門服之行鹿御厨教駁服之盤鳳翰林

司服之凹面敎坊服之醉仙御龍直服之獐鹿軍頭司儀鸞司服之然塗銀塗銅不盡四品也蓋塗與真難別唯花色舉目即知耳

宋時太子面奏稱爹爹皇帝陛下不如今制父皇陛下為雅馴也

宋坦齋云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其評當否不必言然意自可味

成叢譚

卷之四

十三

二八六

隱隨漫錄曰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秋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知愁來路牕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強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舊畱愁住放翁詩中不及姬侍以夫人奇妬耳此亦一證也

元遺山金元間詩文第一其妹爲女冠文而艷
作補天花板詩拒張平原之娶詩曰補天手段
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画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
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亦佳話也

賈似道時有術者言不利姓鄭之人故大璫鄭
姓者新得君竟以事中之每有此姓官者多困
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
得還木棉庵之事竟了其手已服腦子踞虎子

成叢譚

卷之四

七

七

欲絕矣虎臣云奸教作恁地死遂以臭鞵塞其
口趨數下而殂近之平原更黠陷罪例宜釋者
亦不放懲虎臣之事也蒸羊嶺上一笑而已豈
忍爲此哉然恐定不乏人不容計較也

宋張樞言太傅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
次之二物無海猩氣今之牡蠣是江南鮓魚此
言良不然今登萊產鮓魚實非牡蠣南宋失山
東便如隔世事耳悲乎

丁晉公謂曹馬爲聖人夏英公美李林甫之相
業 本朝丘文莊極爲秦會之稱不平非不各
有所見然衆惡必察恐不在此處

三成叢譚卷之四

終

成叢譚

卷之四

十四

六六

三戌叢譚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近流寇一事蔓禍九年延及七省猶無撲滅之期古今寇變亦一異矣後人紀載患不詳今上用徐相國之議令泰西人正曆法事雖未竟亦自倡見不可不紀其詳丙子楚主司為吳編脩偉業宋給事攻皆能言士也其程策內之道專論此二事載其略以待脩史者考焉脩曆策

三戌叢譚

卷之五

一

下

曰生民之初紀年以禾炎帝八節俶農事也軒轅甲子系日成也帝嚳序星徵天象也堯立閏月四時始定舜造璣衡七政以齊夏后周人其教漸詳小正載於戴禮月令記于周書二篇存焉五星聚房兆開周之慶歲當鶉火紀克殷之祥自是以迨春秋率歲登臺測驗日至順天以求合故閏多失置晦朔國殊其時有疎辟而無穿鑿周末秦初緯書競作遂有大家之曆託之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大抵以四分一為歲餘九百四十分三百九十九為朔實遷曆元以就當時何異削趾適履故桓譚稱其矯妄杜預疑其非真也漢初張蒼承秦用顓頊曆洛下閎太初舛駁尤劇劉歆三統辨而非真東漢四分跬步不行前此諸家無異一丘之貉劉洪乾象始減歲餘創制月行遲疾陰陽黃赤交錯以合天度為推步師表景初泰始無加焉姜岌始以月蝕

三戌叢譚

卷之五

二

下

簡日纏何承天始以晷景定冬至祖冲之始變章法之固分天歲之差張子信始主八氣之差正五星之序傳仁均始改平朔為定朔則蝕必在朔月無朏朏前此二十三家至僧一行大衍曆而始密其歲差斥建星之謬躔差得馴積之變月食辨內外之道歲星分超次之殊神悟綜覈諸家罕及然時有不合則謂乾造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嘗於潛度之中亦其所昧也然後之

作者迨於宋金終算越其範圍或遷就畸零以
逐天變一時偶合數十載輒差矣元太史令郭
守敬作授時曆創簡儀仰儀高表諸器用二線
代管窺推測宿度餘分皆盡當時測景之所二
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北南踰朱崖北盡鐵勒
以前後晷景折取冬至加時自丙子迄己卯增
損歲餘歲差古今冬至悉合於太白辰星之距
驗日躔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以四
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月之盈縮分二十八
限爲三百三十六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
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
行度以日月寅合時刻晦朔而不用虛進法以
躔離朏朧定交會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演
積立元之謬一本天道之自然其諸應等數則
隨時推測可以貽之永久 明興 高皇帝首
嚴欽若曆象之典召天下通知曆律者議曆法

三 成叢譚

卷之五

三

三九

三年立欽天監自五官正以下專科習肄十七
年修清類分野書書成 賜諸王楚亦有分焉
是年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
書奏擢爲監正李德芳言其槩不用消長於古
法非是統疏爭而大統曆遂行 歷聖以來未
之有改也唐開元六年太史監瞿曇悉達以九
執曆至京師大衍寫之未盡當時考驗第下者
里差使然元至元四年西域有萬年曆行用而
授時陰用其法儀象有地理志者木爲圓毬略
如今之西說 國初靈臺卽有回回曆 高皇
帝稱其精密有驗緯度之法中國書所未載
命簡討吳伯宗翻譯曆書三卷其法造於隋開
皇己未未能悉合也 皇上以舊曆交食屢不
售俞禮臣之請開局設官譯書制儀以宣昭一
代之制一曰曆術術者戴記絜矩九章勾股是
也古之勾股知用邊不知用角以勾實股實茲

三 成叢譚

卷之五

四

三九

實若三和三較相求而已隸首之術蓋窮於此
三邊之對為三角無方大且六虛小限咫尺轉
心之角必應極界之弧積分成度以至九十並
有一定諸線以直線割圓輪內曰弦曰矢外曰
切交同隅餘角諸線如之挈有定之角御無方
之邊內外相顯進之圓面曲線以首尾率相易
為用三曰儀器求倍勝之法資倍勝之器以測
三辰地平經緯以測相距度分以測赤道黃道

三辰叢譚

卷之五

五

二十九

經緯以定時刻古以渾今以平古以全今以隅
經廣三倍分細十倍黃赤分器咸極精審三曰
度地漢人罕識渾天今人罕識渾地不審地形
測天何階水地合一圓球闡虛之圓其景也周
偏生物戴履不殊以觀日為晝兩極下極寒以
半載為晝夜赤道下極暑以二分為夏二至為
冬北行累日北星漸出南星漸沒形圓可知里
數亦審四曰測天天為動物本行無不右旋為

性所循黃道所宗黃極而又循赤道左旋外此
則不動為諸動宗赤道經緯圈依斯而設故黃
赤道相距今漸以近而白道隨黃道如故十二
分次古人非能得諸鬼神蓋依當時日躔而設
直從今日二交畫黃道以分十二事理為允但
經緯度用赤耳恒星麗天終古不改而微循黃
道東移是與赤道斜迤參差糾紛轉易故古來
距度諸曆互異樞星移去北辰過三度也七政

三辰叢譚

卷之五

六

二十九

運行乍舒乍疾是其輪轂不與地心同處人在
地視之輪轉一高一庫則遠者見遲近者見疾
授時以前此祕未啓回回曆用同心輪負小輪
小輪之心循同心輪而右日循小輪而左俱一
歲而復小輪半徑與地心不同之分並為日輪
半徑百分之三有半是為羸縮宗因舍此言曆
殆真瞽史五曰步氣歲實之數生於日躔後世
日消繇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也舊曆齊之故不

能以相通授時刻立消長上考往古百年加一
下驗將來百年減一魯獻以還四十九事而合
三十九大統又復齊之爲二十四刻二十五秒
知其謬也今之改獻長乎消乎二千餘年之消
驟長何憑欲消則實測爲據者不服也太陽以
羸縮知高庫高庫之最不直兩至百年右移一
度故行度多寡冬夏異而春秋亦異繇斯以求
日躔之實而歲實安得齊也紀月則有平朔定
朔矣紀歲何獨不然平歲用授時消分夏以最
高差數加之則冬至定矣六曰步朔朔者無所
取之取之食也月離直度多差不可目視而器
測必以食甚日躔之衝而得月行天一周黃道
外內各半曰交終過之又逐及於日曰朔策其
一高一庫環轉曰轉終又以小輪自行加減爲
未足也法用同心輪負本輪之心而右本輪又
負次輪之心而左俱一周而復月復循次輪而

成叢譚

卷之五

七

二十九

右半周而復次輪半徑半於本輪半徑并之大
至八千七百得五度弱爲上下弦唯朔望月在
本輪內規不須次輪加減故以升度差改實時
爲視時而朔望定也七曰步交食加時蚤晚不
在朔望實時而在人目所見之時然必先求實
時先推日月中會計其平行及自行而得均數
然後以均數加減水得實因得實時此卽古法
躔離朮胸而加詳焉也食分多寡以日月兩半
徑較月距黃道分得其大小次其二曜距交遠
近與古法不異第日月各有最高庫景徑繇之
小大黃白距度有廣狹食限爲之多少皆以自
視爲據不論實交地心人距地心之差能使視
北爲南曰南北差刻差蚤減晚加授時以赤道
距午爲限新曆以黃道出地最高爲限曰東西
差併最高庫三差以爲勾股形黃道正中無勾
差正東正西無股差皆合於弦也故地心實會

成叢譚

卷之五

八

二十九

改爲地面視會也八曰定五星天以遲疾定高
庫又人目距地心之差恒星獨無卽爲極界填
星最遠僅得數抄太陰最近差過一度六分六
陽居中視差三分太白辰星時與上下黃道緯
度恒星不遷五緯時異其經度恒星七十年又
七月行一度五緯各有本行赤道緯度恒星五
緯皆時異其經度恒星爲黃道同升度五緯各
有本行並以同心輪負本次兩輪或不同心輪

三辰叢譚

卷之五

九

二九五

行雖曠可以一齊之矣若夫清蒙之氣盛則厚
而高減則薄而下昇庫折照大於本形夜刻爲
多水氣彌甚故經度不差緯度多差真高在下
視高在上差高之緣端繇於此仰度數之理研
幾極深考驗必暫今術之不能通於古猶古術
之不能通於今何必古人之信而今人之疑乎
流寇策曰國家自秦晉流孽輕作難民人蕩居
大夫盱食車馳而徒走者八年於茲矣 天子

威命震疊集諸路之師東西追擊苟將士一力
宣揚 國威先聲所指羣醜蕩駭何難禽獮而
草薶之夫寇賊姦宄蝨滕螟賊皆一氣所生自
古流孽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未
有一敗而不卽滅者也賊初作難發於延綏其
北多逃兵而神木靖邊綏德慶陽延安最劇據
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鄜慶平之間井湮木刊者
幾千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

三辰叢譚

卷之五

十

二九五

三十六營有據河曲破汾霍蔓於興嵐已襲據
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內犯忻靜五年之內九
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食盡豫代之受病
其破及楚蜀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據
林縣聚於武涉河以北騷然苦兵闌入畿南掠
趙州寧晉別自五臺侵行唐踞井陘南哨臨洛
邊兵大集還逃何朔賊大困乞降亾何河水合
有澠池之潰賊未之潰也誠以此時塞太行之

口斷河北之津駐兵曹濮扼弗使東軼羽林快
 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勁騎感而殲之賊成擒
 耳稔惡未已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爲三支入
 伊陽犯商雒或自嵩伊犯汝州南屯魯寶絲華
 陰復歸盧靈稍入於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之山
 絲間道至內鄉驟入楚其東潰者徧於宛境及
 汝寧歸德內犯新蔡已越壽亳陷潁州奄入
 中都聚廬安圍桐窺皖 陪京大震旋返永睢

三戊叢譚

卷之五

十一

二九五

數千里防豫之界曰關門曰商雒防楚之界曰
 平利曰紫陽曰白河防川楚之界曰漢中曰寧
 羗防晉之界曰延鄴黃河一帶賊未入秦逐賊
 者窮馬足扼賊者壞車轍謀聚而殲焉既併入
 於秦合於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乎再自秦朱
 陽關直犯汴城還竄禹許從沈丘突潁亳別自
 嵩鞏趨陝禹圍密縣去擾澠永或遁靈盧已乃
 殘雒汝南破和舍圍江浦滁州西還汴城走入

叢譚

卷之五

十一

二九五

得已而至用兵偏將軍之師費旬日糧足以辦此乃自有賊事以來督理則三邊五省總其令撫治則秦晉豫楚蜀鄖鳳陽兩畿通其謀應援則南樞兩操東撫防其潰總鎮則征西鎮西平羗臨鞏山西昌平保定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旅六千薊密夷漢關遼鐵騎天津招標鎮竿茅岡施南石砭川浙黔滇辰虔數近十萬俟餉則截留都發問寺馬價 親藩士大夫捐助數逾

取譚

卷之五

十三

二十九

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馘每營萬計八大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於秦入豫楚愈多於晉者何也夫士不素訓不可以應卒計不豫定不可以弭變申令不齊不可以明罰糗糧不備不可以致武兵者武事以怒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踊乃可一戰李陵軍有女子而鼓聲弗起豎穀陽進酒子反而楚人宵潰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

者既利來者慕之採掠稽留緩追逸賊夫先自退也已焉能先人且疆場之間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賊在淮楚則淮楚急事之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罪將士多高班詐增首虜足以養階勲避文法其甚不律者大吏不能直繩奏下兵部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賞而避罰也為將之道非深執忠孝恃已廉信則輕財果毅獲人死

王成叢譚

卷之五

十四

二十九

生今之債帥奉已而已志不在軍軍之所出下令懸賞饗士椎牛之具將不能辦也既戰折矛傷弩罷馬亾矢之費將不能出也傷者空財而笑樂完者內酬而華樂將不能給也迺聽其掠而將操五坐而得利故三軍之中約束禁令將不為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堠罹視苗頭兩軍相當則有活仗賊初以輜重為餌兵以為利繼以協從為餌兵以為功夫至兵以為功

百姓之命其哀號宛轉於矢刃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滌地無類家貧戶饑民生不聊遇賊死不遇亦死藉第令無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弱顛踣壯夫誑誤土賊數見告矣客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賊傳城而陣乃請濟師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餽廩竭矣或閉門而謝曰我所守者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詢曰我所將者天子之軍也郡無

三戍叢譚

卷之五

十五

二十九

見錢縣無見穀本折兼支逗遛城下夫士之褊袒搃擊深入敢決皆以氣之趨力之銳故遇敵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擾之卒羸糧數萬負弓矢萬箇越燕趙齊衛之郊夔地數千里而未見賊賊阻林谷爲險士緣山負食乾糲飲水不見鹽穀曾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俟其屣履資糧可也不則鴛鴦狼戾鼓之弗前尚安事兵吏議不能盡賊曰撫之夫賊撫則吾民也不撫則吾寇也

奈何其忽今宣布 詔書予以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嚮者臨縣信之而城破真寧信之而印失武陟夾剿信之而南逸於河棧道合圍信之而潰浹千里置河西則抄暴不止編行伍則殺掠如故其帖然不終叛者僅一二支耳然則今日之計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賊忌水我師扼水者勝賊恣掠我以饑困之賊用衆我以寡擊之賊以乞撫愚我以計間

三戍叢譚

卷之五

十六

三十

之潼關之險失其通者曰華陰曰華渭曰商南曰雒南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險遂爲五達之衢矣盧氏內鄉浙川三省之會伏牛深亘數百里太和諸山地接宛洛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山溪上曠賊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焦湖望江裕溪泥汊齊魯守河其要者曰上流自曹至毛津三百里下流自

單至徐三百里此數地者今日之所急也秦豫
土疏民慢山邑恃陋城已惡而不修村疇鎮集
富比一都而無危垣之守楚則車所集市民饒
於郭郭民饒於城賊皆生心犯此數忌以為賊
資而我有叛兵有土寇有難民以日益其眾援
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 陵園漕運 親藩諸
地宿重兵賊勢益亟我師愈分我師愈分賊勢
益亟此變計之日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砦

三戌叢譚 卷之五 十七 九五

澤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市無郊處而驚無
散北而走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大吏視
郡縣足辦賊以賊委之厚集其力無分兵無奔
命視賊甚獷悍者扼其一支賊之所逐我必斷
之賊之所避我必致之以數省之師先後夾擊
屠磔務盡賊偏敗必攜無黨必阻然後宣示賞
搆洗滌協從百萬之眾可一朝而散也且討賊
以來大臣不聞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於家

財佐軍者大帥不聞以罪用鉞者士卒不聞以
功遷右列者其故何哉惟邑丞倅能殺賊者即
為真廝役徒養能殺賊者即為將百姓有止賊
鹵獲者以其全予之散私財募義勇者 賜爵
級束帛風示天下若夫菱舍草止之禮也糧從
軍行之法也軍無頓舍士無宿飽而欲卒乘之
戢睦此不得之數也士持糧置竈老弱私從負
羈縻贏囊橐士傳器而食嚴刀斗而止無因民

三戌叢譚 卷之五 十八 六十五

火無雇舍宿如是以令於軍中曰犯者殺無赦
軍志於是乎一矣然則將士受 詔討賊八年
功弗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非賊能久稽 天
討也哉

三戌叢譚卷之五 終

三戍叢譚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人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人縱知貼黃不知撮白爲何事

宋和詵上制勝強遠弓于徽宗弓制實極輕利能破堅敵於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詔施行之後韓蘄王因之稍加損益名曰尅敵洪文敏以爲祖熙寧神臂之規神臂者弩也岳

三戍叢譚

卷之六

二十七

珂以爲不然其說良是余嘗得其式亦稱神臂弓然以膠竹爲之但施柄耳利於馬上用非如神臂弩必籍蹶張非步不可也往嘗以節省銀爲遼東製神臂弓弩各千張將士皆喜

道家謂德行未至事每垂成必有意意外不特九魔十難也浦城山中道人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或十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後數日忽有扣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曰

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畱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西山母娠忽見道人入室遂產西山雖爲儒宗迷却本來矣只回轉却一部大學衍義纏定八識田中何時透却耶

三戍叢譚

卷之六

二十九

陸務觀初娶唐氏閩之女也于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脫去然事不得隱亦絕之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榖放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

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
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新在錦書難托莫
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放翁居鑑湖之三山晚
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句
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
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画
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猶是
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也未久唐氏死至紹

三歲叢譚

卷之六

三

三六

癸壬戌歲復有詩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園
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
易主矣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
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
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安
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己丑歲
暮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
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

橋春水生又云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
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此載
於周密癸辛雜識放翁韵妻詩妾又彈文中在
蜀中收尼妾一事皆非常人獨以後妻妬極竟
不能蓄一人早向枯寂竟得上壽然其惘然之
懷至老不忘不知為蓮花博士能銷除此念否
舊籍中頗有奇方不必醫冊也喉閉用鴨嘴膽
礬研細以醞酒醋調灌勝於白礬但須真者耳

三歲叢譚

卷之六

四

三六

目障赤眼以熊膽少許略調閉盡去筋膜塵土
入冰腦一二片或洩痒加生姜粉賺瘡以淡蓋
水滌色乾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
糝乾之痘倒靨色黑脣冰冷以狗蠅七箇搗碎
和焙少許調服痘後餘毒內障用蟬脫一具淨
洗焙燥天花粉等分為細末以猪肝破開入藥
用蔴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旬餘而愈此
皆見於癸辛雜識

宋高宗所書千文律呂作律召對閏餘字似工

金亾進兵復中原史以為趙葵等貪功之罪此

正以成敗論人耳嘗竊痛之見周弁陽亦有此

嘆可知公論亦未抹盡弁陽謂是役也乘亾金

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

氣勢翕赫未為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

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亾此殆

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

三戌叢譚

卷之六

五

二九六

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言最確宋至此時氣運

自然不振然為之臣者非此無以謀國宋即不

進元亦必來知不可而為之聖人也知不可而

不為逆臣也人無言為智士妄笑聖人自淪於

逆可也秦檜之主和亦是恰好能免於萬世否

宋徽宗艮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

張于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

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滄然充塞

如在千巖萬壑間韵主韵事只不用童蔡不耳妨

黠僕每知罪不可脫則以閨房事汙主不知此

果有之亦不足汙只婦為誣可恨耳小說所載

宋羅點攝平江府有主頌其僕欠錢者究問雖

得實自云僕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

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因判云僕既欠主

人之錢又且汚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

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律定斷徒配施行所

三戌叢譚

卷之六

六

二九七

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三十年前丙午余赴童子試一人兩卷事無有

也後數年始聞之至有數卷者矣宋王希呂知

紹興郡舉進士有為二試卷皆中選眾譁然訴

之王呼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眾謂憐其

潦倒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為

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

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耶逐而出之此語亦快

然今之兩卷大率皆倩人也元姦偽事史冊中皆有目中常於近日始見之蓋一亂一治聖人出焉別為一混沌天地無聖人叅贊世界污亂幾於毀矣何至今日

周禮后妃進御之說余已著別著中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法更詳再錄之王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后一夕后又一夕以次

三戒叢書

卷之六

七

三八

而至女御一月竟矣諸侯則五日一遍姪姊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孤卿大夫二妾其一夕內子專一夕士之妾不得專夕妻則專之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則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也其說最為詳明然又曰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以晦淫惑疾

明淫癡疾又曰不從朔始但放月之生如此則晦望朔三日皆君不御之日也女御日值此者虛應耳后一月兩夕其一夕亦虛應也

宋末永嘉陳觀國夢一翁曳杖石上仰瞻飛雀翔舞煙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體雜真草其辭曰水聲兮激激雲谷兮葺葺千峰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吃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跨雀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

三戒叢書

卷之六

八

三九

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傍一人指曰此放翁詩也但悲不見九州同此放翁辭世詩也豈以至正合一為九州同耶仙人達觀或無間彼此矣

宋嘉定十四年受寶朝士轉賞三館推恩危亾之際為此矯誣與近日虜犯 陵寢反受恩賚千古一轍當時不受轉寶賞者朝士中惟陳貴謙陳密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近

歲止宋給事學顯辭疏剴切亦終不允逐之去國不見一人也我茅多奇彙征一人也

趙葵見史彌遠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葵延入小閣會食出兩金奩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熱之次至趙卽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旣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卽命之任葵平生功業實肇於

三成叢譚

卷之六

九

二十九

此焉南仲氣局自非常人彌遠姦臣亦豈中才所辦乎今之學爲姦者正未見其脚跟也

王黼黃雀鮓自地盈至棟凡滿三楹蔡京蜂兒蜜三十七椀童貫敗後劑成理中丸幾千斤賈似道籍沒果子庫糖霜數百甕官吏以不可久畱難載帳冊輦沉湖中前史領軍鞵一屋冰腦五百兩胡椒八百斛直細事耳本朝抄沒劉瑾嚴嵩冊子家俱有之皆不及也近日一權家

純赤金打字十二幅獻頌屏風六十誕日共收一百三十一架它物不知如何矣

宋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建言詩爲元佑學術不可用時李彥章爲中丞遂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科禁何清源遂修入定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古今一怪異事學者何只詆亾秦也

賈涉制置日舟過湖州德清之龜溪見婦人浣

三成叢譚

卷之六

十

二十七

衣者偶盼之問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旣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屢入禁中恩數甚渥年至八十三婦人無常所謂也喫花枝也喫泥者豈虛也

南宋湖州潘壬之亂事已底定殿司兵至欲入城乘時劫掠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

白袍人擠之入水遂止湖故近廣德廣德祠山
祠張王最靈著今湖州已無復張王祠矣

言有出于小人雖是而人以爲言人有欲自湧
拔圖異而實以僨事二者不可不察也賈似道
師潰以蠟書寄殿帥韓震曰但得趙家一點血
有與復之望後來陳宜之在福文天祥之起粵
孰不循此當此時尚易爲也宜中本似道所引
此時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政見戚里宮

王成叢譚

卷之六

十一

二十九

寺欲爲苟安遂專以圖守爲說韓力主前論遂
以鐵撾擊其首折其足脛而斃之希聖入察行
且登用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宜中竟爲暹
邏臣嗟乎故大司馬梁廷棟姦之尤也然虜退
待罪之日請擣敖目濟海島二策恰合機宜余
雖被其禍然爲頌言請行其策梁終以腦子死
余亦放還坐失二計敖禍未已島師已潰嗟乎
弁陽老人周密曰東坡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

此固不刊之語但氣若不閉住則無卓然近效
待其兀然自止恐終無此期雖有微煖養下丹
田決非延世之術惟孫真人謂和神之道當得
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仆瞑
目閉氣於胸膈間鴻毛著鼻上不動三百息耳
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
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也此一段
要訣但閉氣胸膈安然持三百息之久恐是元

王成叢譚

卷之六

十一

二十九

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令出入
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煙湯瓶嘴
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煩則鴻毛可以不動
若心不起雖三百息可也弁陽之道似得真授
然竟從悟入所恨者不能自信耳故又云行張
安道養生訣九閉息三嚙津行之二十日精神
便自不同臍中實熱脚力輕快而目有光此其
病在前說怪無卓然近效也此法原下乘法然

可爲人仙極其至得三百六十歲孫真人從此
入門亦未盡其用耳况弁陽乎

石鼓字龐奇可愛然必非周宣時物偽齊學士
馬定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萬言引據傳記
其言似不謬

今奴之射不如西虜大率西虜射兩矢奴纔得
一耳蓋簇太重不近不發發亦遲鈍余嘗以西
虜步射東虜東夷無不披靡史云女真弓力不

三戍叢譚

卷之六

七

過七斗箭簇至六七寸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
射蓋其習俗千年不變也

三戍叢譚卷之六 終

三戍叢譚卷之七

民茅元儀止生著

廿一史中獨歐陽五代史無志幸冊府元龜尚
有散見者蓋此時未行歐史故尚有此耳然小
說中說冊府元龜成盡付之一炬矣今每較至
此苦無本對薛居正五代史有紀志傳不知海
內尚有一本否

三戍叢譚

卷之七

七

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
徭女尋藥挑菜躍升其身粘骨而入牢不可脫
乃扼殺而藏大理南丹州亦產此土人名爲插
翹其地卽值黃金數兩研其骨少許亦能解箭
毒枯死者爲上殺死者稍次之僞者以鼠璞猴
胎爲之宋人有此說今不復聞矣本草亦不載
桂海虞衡志則有之

郝經當金末避地魯山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

薰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
决母齒飲卽蘇北人困於賊每每坐此當知其
方也

元滅宋以伯顏爲大將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
大計者與俱行此氣象直得溷一華夷亦從來
未有

元張弘範平廣海禮部侍郎鄧光薦赴水死救
而禮之命子珪受學光薦遺一編書曰相業後

三成叢譚

卷之七

二

二十五

果爲賢相不負救此漢矣

元楊載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仁宗

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此一奇也

宋時諸散寮原可應試元以編修爲散僚耳

陳亮字同父後於孝宗十七年更名上書及登

科擢第一仍名亮矣蓋其應試名未曾改也余

於丁巳已更名爲恪戊午辛酉兩應試矣但酬

應未改耳此舉子舊例也蓋行卷如文開等已

以恪行矣辛酉冬薦者以舊名上遂屢奉詔以
舊名徵不及復自言至今因之此二事異而

趙葵之父方文帥也以力戰起家遂爲將淳祐
三年年七十三矣始拜同知樞密院事一奇也
將入政府賜進士出身二奇也數月罷去知漳
州明年復官九年授右丞相卽於是年致仕卒
年八十一矣三奇也

趙方延鄭清之爲子葵范之師李全之討葵請

三成叢譚

卷之七

三

二十七

决之時相史彌遠意未决鄭清之時叅知政事
力贊之乃得成功葵與范帥准全子才在幕入
洛之師子才决之朝廷以葵爲南京畱守范爲
東京畱守子才爲西京畱守功雖不終此事自
天下正義未可以成敗論也同堂師友萃力一
時亦快遇也

宋孝宗時知閣門張說擢僉書樞密院事趙汝
愚時爲校書郎不往見率同列請祠不報會祖

母訃至卽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苟遇此等事此舊案在也

宋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呂祖謙卒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宋法之寬如此

宋趙如愚謫死子愿尚以遺表補官今之侂胄豈宥耶當時如侂胄晚開黨禁彌遠昭雪汝愚褒崇道學賈似道以爵祿恩澤餌士大夫而皆

三成叢譚 卷之七 四 二冊三

不免奇禍故今更不然矣

宋陳塤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吾死矣天機所現一念誠卽得之故術數無不可驗只誠不誠耳

宋丞相董槐與董宋臣表裏媚嫉爲丁大全迫奪去國據其位大全之邪只此已露至人未當

軸攘而奪之千古無兩矣正不必至惡滿也賈

闔門死難者有矣然亦以時爲之也宋紹定中陳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母妻二子俱死斂而焚之朝服伏劍賓客二十八人俱死田橫後之一人也

宋孟瑛以李廷芝權建始縣舉進士復辟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瑛卒棄官爲瑛行三年喪唐以來久無此禮矣忠臣死國必自不負友始亮

三成叢譚 卷之七 五 二冊五

張柔定興人金時以豪俠起兵勤王張世傑其部曲也歸宋遂爲崖山忠臣子弘範爲元大將爲平宋勲臣常至海外呼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當爲主死爾各事一國各成一大事俱出於一人之下異矣

從宋端宗于崖山死者三人兵部侍郎茅湘其一人也此亦茅之楚楚者

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爲

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之檜豈非善士哉胡安國不可謂非清流矣檜竟何如士不可自恃其衆所與也

宋樵定涪陵人學於郭曩氏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漢書不著君平師宋史何據而信此悠繆可笑也

虞允文南宋忠勳宰相也然附外戚張說事不可掩竟爲白圭之玷况無其忠勳者乎

三戒叢譚

卷之七

六

三

楊彥齡筆錄云有二客鬪飲一客酒量小劣密攜蒲桃置袖中每未舉盃輒食兩三顆遂勝能飲者試之頗驗客曰如此則蒲桃酒不醉矣

楊公筆錄云詞辭辭三字世皆通用然詞乃文詞之詞辭乃辭詔之辭辭乃辭讓之辭自不同也其說良是然辭乃文辭之辭方足該之也

熙寧初吳中庶知成都一日廳前大槐枝葉火出煙色青白如焚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

莫知其說唯楊損之云陰符稱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疑將有士卒作難而不成者後月餘果有告成卒謀發者皆獲陰符非占驗之書必尅之義亦非禍發不成之解書生掉舌事有偶合耳然其理亦有可通者

楊彥齡曰莊子云百骸六藏未知孰謂蓋不知腎分左右右藏主命門之火故以三焦爲腑耳東坡剖視殍人已知三焦有氣無形之說謬矣

三戒叢譚

卷之七

七

三

凡屬水者皆二故外腎亦二故非所見不可意逆也

筆錄曰世言黃河水堪釀酒然不得河源水亦不能有異段成式嘗記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接黃河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絕奇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桑欽亦云河東有民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醞成芳耐今人未

有聞識此水者

陸農師佃云古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

明而禮樂次之禮學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

明而易次之我之教子亦約略之意也

宋楊祖秀作華陽園記東都良之事中有曰

鑿地爲谿澗壘石爲堤埤任其性不加齊

鑿古今之解爲園者真莫如宣天子也只以

金字標神運峰未免闔宦氣耳

三戌叢譚

卷之七

八

四十七

金陵宋之天禧寺卽今之報恩寺也周益公云

古有阿育王女所鑄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

僧輩尚記劍以眩流俗今塔光每發洞駭人目

余所屢見卽銅像不存舍利必在不可謂記劍

眩俗也

張循王俊賜第以宋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

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

周亦異事也

周必大二老堂雜記云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

拱殿大參會覲以使相趨起居訖肩輿歸第直

省官賈光祖散祇候李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

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

入堂遂踵相攝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

參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吏卒輩喜生事在前

故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追促前者蓋常態也

光祖隸籍三省首司處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

三戌叢譚

卷之七

九

三十一

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往

致謝又明日覲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云光祖

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開

府朝參回於轎後行至不知參政頭踏相繼有

失迴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光祖處和申所

屬施行上謂茂良先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

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八日上批問茂良昨

已面諭何遽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

後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中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光朝適以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與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一日茂良

三成叢譚

卷之七

十一

三九

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于是覲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云首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為徑斷直省官而投也上大以為然自此每事于奏日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為常是月未有蜀人張唐卿者珖之姪孫趙雄在密院

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汴執不可雄乃請改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悞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為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乃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故備言之愚以善乎我 太祖之立法也面奉 聖旨令六科登記覆奏既可防姦苟非有詐偽不待改留之旨既省繁複又杜更端

三成叢譚

卷之七

十一

三九

盡善盡美矣

陳師道不肯見章子厚及蘇子瞻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叅諸門弟子却賦詩曰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此等人尚骨可與論文如見一大文人便赫殺即文如晁董亦優俳耳

光武賜侯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先時王莽居攝李業去官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

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令業詣獄養病當時文教體一時風尚若此

王莽之好經讖殆亦天性非盡矯誣也邳惲仰占天象謂友人曰方今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西至長安上書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卽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惲乃瞋目誓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遂繫須冬會赦得出

三戍叢譚

卷之七

十三

二十六

宋人稱翰林爲大蓬其事始于漢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宋王珪執政至宰相十六年世所稱三旨相耳一念患失遂聽蔡確之策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以沮司馬光之召永平之敗死者十餘萬人蓋天下極惡事只極庸人能辦庸之禍更甚于姦也然如永平之策極姦人豈能過之故

曰庸則不姦我不信也

韓魏公休休人也馮京數月不往見遂疑爲傲以語其婦翁富鄭公鄭公有骨氣人也儻京往見事豈易言哉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所以爲公重非傲也二公豈不汗下

濮邸之議彭忠永持論甚異於歐陽修及蔣之奇攻修陰事挽息永自助息永以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宋人尚有此等識地今人一句分張苟可下石惟恐或後矣

三戍叢譚

卷之七

十三

二十六

儂智高圍廣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蕭注爲番禺令自圍中出募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自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卽日開城門納援兵積粟芻此從來守以得勝奇着也名將所難可爲後法

蕭注起家進士不特能兵且善相神宗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頭視物如射意所欲行直前

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韓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不惟其言有筋力亦似着三毫

三戍叢譚卷之七 終

三戍叢譚

卷之七

十四

三

三戍叢譚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古今人有相似者正所謂不可無對也宋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車蓋之事豈為過乎

陶士行文武兼資位極人臣華貫富溢子孫茂盛我不羨也獨羨其有淵明為之後為隱逸宗潛之諸父行有淡者家累千金僮客百數終日

三戍叢譚

卷之八

一

二十六

端拱曾不答問逃去莫知所終蓋以仙去後人常見之此盛德之後所不及也

語言太快未有不為禍者符朗以敵國貴介羈旅入晉淡自標致原踏禍機至沙門釋法汰問見王吏部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此語可謂極快後數年國寶終潛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

唐之府兵本於後周宇文泰始藉民之才力者
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糈
大家僕之合爲百府蓋宇文每事好學古此法
亦最爲近古也

調發之艱雖大賢爲之不免古今推孔明事無
遺策然呂又傳云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都不
相救又募取兵五千詣亮慰諭簡制無逃竄者
然則事可不慎乎

三戌叢譚

卷之八

二

三十七

荀攸識敏畧遠實過於或當爲議郎卽謀圖殺
董卓事露之日同事何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
食自若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求爲蜀郡太守
道絕不得至阻勉從曹操耳豈甘爲牛後者哉
東晉征伐桓溫拜表卽行無論矣庾翼褚裒皆
純臣也靡不用此法蓋當時上下過于悠悠若
築舍道旁終無所成耳國是至此豪杰無所措
手矣

謝安石四十餘方起然官不過大將軍司馬耳
唯殷溪源坐作聲價起家楊州刺史然終不至
令僕無論三司也

詩樂之分始於漢然未有甚於本朝者漢人
短歌原以入樂晉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袁山
松行路難爲三絕六季皆沿此風唐樂府皆入
管絃宋詞元曲脫稿卽播歌人本朝詩詞俱
不可歌唯填曲一線未絕耳名家能之者少此

三戌叢譚

卷之八

三

七十三

道愈分去古逾遠矣

晉人風俗之弊甚於今史畧言之不述其詳觀
葛稚川所記數事真夷風矣如所言戲新婦之
事今唯徽郡其風未絕先訟後婚敗化之大亦
或僅見不常見聞至云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
它人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以通
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宴呼憤雜入室視
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曲

以詭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詭戲醜褻窮鄙極
黷又云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
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
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
爭食兢割橫撥森摺無復廉耻真可咤也

稚川又述當時一可笑事有轉易其聲音以効
比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又有遭喪而學中國

三戌叢譚

卷之八

四

七九

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今北人好學吳音亦
此類也

抱朴子論道極貴金液還丹然亦金石耳非知
第一乘也即論金石以服丹砂黃金為上亦似
未極其至獨言未得大道先為養氣玄素服食
三種以為延年之計而甚詳入山避災符訣歸
之於知一則萬法可廢此皆知要之言也其論
養氣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

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
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
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
以鴻毛着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也
漸有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
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
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
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

三戌叢譚

卷之八

五

九六

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
益也又曰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算止出入
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二分
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
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
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非
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况咽有聲
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藏之華蓋氣下先至

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藏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其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卽麤氣也可以移山岳决江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去也夫保氣者元氣也

三戍叢譚

卷之八

六

三九六

皆當閉氣閉氣則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引入然後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出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凡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引之則三關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其論辟穀曰斷穀止可省穀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會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其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美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

三戍叢譚

卷之八

七

三九六

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任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能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算斷穀而節量饑

三成叢書

卷之八

八

二九六

飽其論玄素曰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坐致陰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為之而不以此

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其說皆扼要謂玄素至要不載于書似知最上一乘者只不知此在外丹上耳

三成叢書

卷之八

九

二九六

魏收魏史稱為穢史隋高祖曾令魏澹別成之史稱其甚簡要然此書竟不傳漢法士大夫殊死以下髡鉗輪作左校而已止陳湯曾言奪爵為士伍唐宋雖名在丹書而尚帶職名間有削籍編管者耳惟隋于文武俱有發配防一法今之職官譴戍直祖此也當時史萬歲以功名復顯孫萬壽為總管所召典軍書則即今立功之法自古然矣今更慳于文

耳

玉女常以黃玉爲痣大如粟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若無此痣者鬼試人耳出抱朴子

大茅君言天仙當累千三百善地仙當累三百善葛稚川謂地仙三百善天仙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復更起善數耳積善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無卒死之禍矣罪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

三戒叢譚

卷之八

十

三十九

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諾臯記作一百日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于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嘗疑曇陽子觀化而非罪謫然本願未滿卒卒回首讀抱朴子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

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訛毀謂真正爲妖譎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管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觀此可以知曇陽子心曲矣

古來取土地未有以金帛售得之者宋太祖爲封樁庫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

三戒叢譚

卷之八

十一

四十四

待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倘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其本志如此故真宗澶州之役謂曹利用曰百萬非所惜也自此歲幣與宋相終始矣

中涓一官漢初諸將皆爲之後唯以稱寺人矣宋潘美周世宗尹開封爲中涓亦特見也

宋初不特利汴渠之漕六百萬也亦仰給關中穀麥見宋史侯贊傳反仰西北轉輸亦是古今

一事

宋初大臣中多賜進士出身亦有賜進士及第者史唯載梁灝子固讓前命自舉服勤儒學科擢甲第

宋晁宗懋韓肖胄篤于故舊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史以為美譚近有為之者爭詰紛紛矣

宋張去華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因言

知制誥張澹盧多遜殿中侍御史蘇頌文學敷

三辰叢譚

卷之八

十一

三五

淺願得授優劣太祖立召策試命陶穀等考之

澹以所對不應問降秩擢去華為右補闕朝議

薄其躁進不遷秩者十六年當時士大夫公論

尚得伸今則不半年而宣麻矣况無影之訐又

非實試文藝者比也

五代相承禪代至宋不改故有以前朝資歷求

敘者有以前朝死事之孤蒙敘者甚至前朝通

負亦至真宗時始赦蓋與夏始者原異局也

宋梁子美為河北漕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利虐女真捕海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于此北珠即東珠本出奴兒干兵興以來亦不復入中國矣

近年自顏茂猷以後往往有以五經舉者宋時楊安國以五經及第亦不始于今日也

金人謂遼國亾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實不然也同時有傅察以不拜幹不離死劉

三辰叢譚

卷之八

十三

韜以不臣虜死吳革以畱太子死阮駿以擁護

神御殿死張叔夜以過界河死徐徽言以杯擲

妻宿死其它死朝廷死城守者尚纍纍也

宋樊若水自周降宋太祖問若水之義曰慕倪

若水也倪若水實名若水太祖改為知古徽欽

時死節之李若水初名若水召對賜名若水二

事恰相反

三辰叢譚卷之八 終

三戌叢譚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晉安帝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動止皆非已出以如此人在九五二十年始受桓玄之篡不可謂非諸賢之力也後世能稔乎王戎至吝也然見華譚為郊令饑饉之後傾心撫卹出穀三百斛以助之吝者能如是乎粘罕至泗淮時高宗至維揚宰相汪伯彥黃潛

三戌叢譚

卷之九

三五

善以為李成餘賊不足畏尚在寺聽講以致高宗倉卒獨渡姦庸人千古一轍故已已虜至壩上尚以為總兵侯世祿潰卒虜入太僕卿米萬鐘圍拷其園丁園丁走告太僕始四告當事得以閉城丙子虜在紅門尚以為夷丁內潰不足怪也

宋時宰相極易去就秦檜主和議及虜渝盟萬無不罪之理王次翁一言入而留矣自此遂釀

禍十九年古今此等事真關氣數無可奈也何

金人造舟將繇海邊襲浙西得李寶在平江督海舟捍禦始得無恙宋臣胡松年言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始今二十年士大夫堅言虜無航海之理我亦必不能航海擣勦余脣敝舌腫徒供其一噓今竟何如耶砲合於車宋人已為之魏勝自創如意車四百輛砲車數十輛是也今人反不肯盡其利也何

三戌叢譚

卷之九

二

三九

宋孫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宰相沈該疑其引用張浚卿之此未嘗及張浚也余每入奏論高陽時事焉得不疑有所為斥之唯恐不遠耶王倫為胡銓所詈不直一錢然不特後死節也趙鼎為相時首召赴都堂陳進取之策不合請祠何曾一意主和耶王少師象乾嘗曰僕四十年節使以戰取功名臨老以奴警西虜不可不撫遂主撫議為世所詬可永嘆也此事極相似

宋徽宗以承信郎曹勛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
武吏如故後隨至虜廷令齋御書回竟得其用
朝廷用人欲以格內之恩望其格外之報得乎
秦檜報復不死已十九年中無一人得復者
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讐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年矣與
祠去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荆南府故知
檜尚鬆放一人今之檜者竭澤而漁矣

三戒叢譚

卷之九

三

宋孝宗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主和者半可否
者半言不可和者胡銓一人而已此時士風又
不如高宗時矣衆言爲公此言豈可信乎
黃巢死于陳州不知何以有墓成都爲宋王剛
中所夷此事不可解

宋時臺諫威更甚于今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
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賄曲庇之大
理少卿袁樞直其事孝宗怒立罷世光史言以

朝臣劾御史自樞始何怪近年職方郎鹿善繼
耿如杞等劾御史馬逢臯爲朝陽之鳳也

今富人買博士弟子以爲敝俗史稱漢文翁修
崇儒術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
求之却爲美譚聞之長老 本朝開國百年民
尚自匿不敢爲吏里胥報儒士百計求免則今
日亦未爲非盛事也只習俗旣久必至如宋末
時伯顏駐臯亭尚以五百緡求進士登科耳

三戒叢譚

卷之九

四

六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蚡言太后以爲北地
都尉大司農御史大夫此與崔烈何異然安國
錚錚名卿也士可以一例論哉觀所以立身
霍光旣誅上官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刀兵蕭望之以太常弟子見獨不肯聽
自引出吏牽持勾勾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
餘皆補大將軍史已已之役諸輔皆索而後見
恬不爲耻古今人相去至此乎

霍氏之敗理也勢也然爲之難者魏相蕭望之皆與博陸有宿隙故欲無所爲而爲者難也漢人尚多上下通用字不特臣下皆可稱宗室卽丞相韋賢卒其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爲後大行字亦可通用也王僧辨振世之勲功名不終史言其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翻息侯景卽此一事當有天殃

三戌叢譚

卷之九

五

二十七

千字文或謂得鍾繇斷碑梁武使周興嗣次韻史於興嗣傳又言帝使次韻王羲之書千字文今按王羲之自有千字文則次韻之說爲是趙岐辟曹操子丕爲椽操怒奏溫辟忠臣子選舉不實免操生平出言無章此其最也東漢馮緄將兵十萬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廼上疏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平生

畏染脂膏此事常不免聞朱穆之言使人下汗漢時尚賤市籓王烈以公孫度欲以爲長史乃爲商賈自穢得免今方以得爲商賈幸矣市人子孰不翩翩章甫耶

宋呂祉江淮表裏論略曰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咎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楊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蕪春皆爲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之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末幾而陳亾從而

三戌叢譚

卷之九

六

二十六

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葺重于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葺繁于武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者魏文帝嘗以舟師自醮循渦

三成叢譚

卷之九

七

二九六

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符堅常出汝穎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抗長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

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耶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迎之遇于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

三成叢譚

卷之九

八

二九六

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耶江流上下論畧曰晉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六而其鎮則

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江州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軫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爲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蟠冢導漢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爲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

三戌叢譚

卷之九

九

二九六

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于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蟠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溢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守襄陽則可

以接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并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此二論萬世不刊可以詔後也

王莽秕政多矣然鄧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亾之時也律雖有決不待時之文然盛夏發生長成之日必不可悖月令故古法月朔讀月令今此義不明十餘年來頗多此事亦干天和拂天心之一也

三戌叢譚

卷之九

十

二九七

禮三月而廟見不言其所以然齊孝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魯伯姬嫁宋共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共公不親逆故不肯聽命方知其所所以也

晉方工之妻曰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古傳射法一篇不如此四語簡妙

太史公以黥布臯陶之後故終刑而王然秦楚

之後皆出自臯陶太史公自不甘刑耳何信可

漢武征匈奴斬首二十三萬餘降者四萬從古

所無也此功萬古當推豈可與秦隋同日道而

漢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

籌史不詳其說亦一怪也

蒯通論戰國時說事權變亦自序其書凡八十

一首號曰雋永此戰國策之流也惜其書不傳

伍胥能霸吳不能救闔廬之死范蠡能霸越不

三戍叢譚 卷之九 十一 三十三

能救會稽之棲量前效而斷後功可乎哉

史遷聶政傳曰誠能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

暴骸之險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

韓市者亦未敢以身許嚴仲子也此言可謂不

知政矣

張軌為中朝官規圖涼州卜得泰之觀四喜而

決志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田完即此文也

其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

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此非其身也在其子孫
張氏字字與之符合當時亦不知此也

孔子自四十七歲為中都宰遂為司空五十一
歲為大司寇攝朝政五十四歲墮三都五十五
歲去魯仕九年為大司寇亦五年以余觀之可
謂久于其位矣

梁冀見崔琦白鵠賦曰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

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近世

三戍叢譚 卷之九 十一 三十三

一人得君最久秉政獨專國危垂亾民化為盜

有摘其過即辯曰各衙門自有職掌與臣何與

梁冀不足責矣

東漢司空盛允有疾江夏黃琬以童子問候會

江夏上蠻反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

大邦而乃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

在司空時奇其對然猾夏非司空之責蓋當以

三公兼六卿司空并屬秋官耳

三公兼六卿司空并屬秋官耳

漢時太守相代尚必合符而去今廢此法關防
愈疎調兵亦止一紙書矣焉得不詐冒乎

三戍叢譚卷之九終

三戍叢譚

卷之九

十三

五十一

三戍叢譚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呂東萊祖謙易說甚有精微之論今錄其要者
知宋儒多有本之學無沾沾一家也論乾曰善
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
惟已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已敵自然不伐論坤
曰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
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

三戍叢譚

卷之十

一

二十七

心如此乃是無成無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
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始有一毫
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論需曰九
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變在坎陰之中也常人
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聊賴五處
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
有安閒之地也論比曰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
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于盈缶無一毫虧損

自然終來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幹旋一字須見意全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添千百言而不足論履曰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天下之至危者無過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無過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踐履之事莫不在其中矣論謙曰人唯中無所有

三成叢譚

卷之十

二

二九六

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無文學者恐人輕其無文學必外以文采自誇實有者却不如如此論豫曰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于地則奮然而振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則今人須看雷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論隨曰今人多言諂媚君

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無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利居貞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舍所疑而隨聖人大抵孔門問答都爾九五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爲至如中正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

三成叢譚

卷之十

三

二九六

論無妄曰九五居無妄之至唯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象曰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無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初未嘗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無改色以從目之理論睽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于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其說

雖或本于伊川其精快不可昧也

姦人舉動未有不用衆以劫者頌莽之事其最也軍中逐將動輒以衆劫至李輔國之遷玄宗亦以射生五百騎劫之恐肅宗不允與六軍大將見上泣陳故忠臣用獨姦臣用衆此辨賢姦之紐也

中人監軍不特脅將以張威選士以自衛執拘以妨機懦縮以悞事侵糧以自肥橫取以恣掠

三成叢譚

卷之十

四

卽如唐李寶臣之功中使馬承倩勞之遺以百緡詔詈擲還王武俊得以行其說寶臣因以玩寇魏不可取矣此非制將也亦非監軍也只小齋遣便釀無窮之禍可不慎乎

近日總監之名卽宋初都監之說也宋人以武臣爲之尚爲大將之副今遂上制將矣都統之名唐之總督也景泰間征麓川福建諸寇遂以加曹吉祥吉祥焉得不反乎

唐沈既濟選舉議曰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

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之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舉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如此則部太無權本朝之弊在於九品未入流皆命之部而下無辟舉之權所用非所知故權輕而效寡今當以運府佐以下委外臺自辟州邑府幕以下委各郡自辟而吏部用其上考者以升朝下考者以不時

三成叢譚

卷之十

三

貶黜不待府罷此酌中之制也宋時富范當事時中書樞密選運使運使選知州知州選知縣尚可行也

李燮固之子也爲議郎先是潁川鄧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亾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亾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答捶亂下

大署帛於其背曰誚貴賣友貪官埋母廼具表其狀廢錮終身此等人止有痛捶一法爨之快勝乃父矣

彌衡言不遜順黃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

公亾等道祖遂殺之然此語不可解或方耳言

君宗厨顧之名以為諸賢自標榜耳乃劉表傳

云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為八顧此言亦必

有所本也

三戍叢譚

卷之十

兵

今苗夷稱苗仲仲自一種中華建邦未聞此也

袁術竊號乃稱仲家何所取義一怪也

東漢法真隱士也友人郭正稱之號曰玄德先

生裔孫法正竟事劉玄德此偶然耶亦符耶識

漢徵龔勝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

者宜為駕上曰大夫乘弘車來耶勝曰唯唯有

詔為駕近日徵南京司城楊應祥相地以郵符

徵賢良則以私車苟有龔勝告 上 上當不

惜也

東漢顯宗分鄧禹為三國少子鴻不與焉以其

好籌策以為小侯引入與議事當時小侯即今

應襲勲衛也鴻以少子特為小侯即今魏國鎮

遠六家多襲一次子為勲衛也

從來草莽共起英雄俱粗人不知書光武諸將

皆通經光武固能保全功臣諸公亦善自處也

光武為王郎所迫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兵中

三戍叢譚

卷之十

七

任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

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

則兵可招而至也從之禁掠者兵家之常然時

有救急之策不可執一也

近年秦聚奎建言甚正而未言臣算命當死故

擗死為此此最可鄙田千秋頌戾太子冤曰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此武帝感悟曰此高

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我輔佐此事關父

子關宗廟故用得此句着耳

國初蔭子法與今不同如胡忠安澁生平無軍功蔭子長寧錦衣世鎮撫是也

從來智識婦人多矣我所賞無如李新聲唐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亾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于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爲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

三戌叢譚

卷之十

八

其先人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佻險出言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酌而死于牖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坐從逆死不法而得亦以不法而終此天道祕妙惟聖人爲能究之

却被此女窺破

黥布反薛公爲漢高策之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中計東取吳西取蔡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三計不同皆揮斥數千里漢時天下初定諸侯勢強中國防維甚疎卽此可想見

杜牧之原十六衛曰近代以來爲將者率皆市

三戌叢譚

卷之十

九

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無復慷慨之氣其強傑復悖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譎狡滑者亦能家算口斂委于邪倖絲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繇是矣今事大似之奈何

宋神宗定官制議者因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

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制之
互相經制何可廢也 本朝設兵部止主文移
而事歸五軍都督府卽此意也奈何府柄漸爲
部操故部竟主兵權魏忠賢用崔呈秀爲兵部
卽欲因之篡逆當時呈秀不能耳能之五府卽
有豪杰無處着手也謀社稷者曷深息之

宋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
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

三戍叢譚

卷之十

十

二九三

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督之故常有六
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
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
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後於豐熟之中平價收
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以
爲便錢歲增兵食有餘 本朝但漕運中不帶
常平法耳其設倉臨德徐淮亦此意也自改爲
常運四倉竟將空矣四倉空則改折勢不能已

則無以爲補病在官司農苦無以爲補則嚴持
改折病又在民此法舉手之間可修復之也兼
常平法做宋制甚佳

防邊之策唯有修邊築堡血戰三說耳然邊長
必不能盡修堡多必不能盡守不盡修則一着
錯滿盤空不盡守則小堡盡中堡危中堡盡太
堡危唯有血戰一法簡而要然有治人無治法
也血戰無車牌以用步用火則騎射必不能勝

三戍叢譚

卷之十

十一

二九三

虜也

古來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繇南鄧以至
襄陽其一道也管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
顧孔明於南陽是也繇夷陵以出荊州其一道
也管劉玄德迫于曹操走當陽長坂是也東西
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管司馬氏既定蜀
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是也繇公安夏
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繇壽春合肥出濡須又

一道也。晉孫權徙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秣陵徙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繇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晉魏文帝觀濤廣陵，宋之下金陵，是也。其它如常德、沔中、皆沮茹之地，若繇鄱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晉陳友諒夜至石頭城，是也。若樊若水之量江，宋兵從采石而渡黃巢之東，亦自采石渡金兀朮之南，又自采石下之夾州而渡矣。自北渡南，無處不可，又不可盡論也。

濮議歐陽永叔之說爲是。至世宗事與宋英宗不同，當時若不合，加贈止宜如漢宣之于史皇孫、光武之于鉅鹿南頓君，更無爵父之義。而司馬君實首言宜准先朝封期親尊屬故事，尊

三戌叢譚

卷之十

十一

三

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程伊川以爲當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此子莫之執中也。

張時泰論岳武穆朱仙鎮事，以爲當駐師偃城，遣騎馳奏曰：臣以滅賊之功成在旦夕，詔旨諭臣，臣不敢奉容。臣盡俘金虜獻於太廟，願伏矯詔之罪，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吁！此何異兒童之見也。武穆亦此心，不可泯耳。豈虜真易滅耶？古之受奸臣之制，不得竟其功實，以全其名者多矣。此正天之所以酬忠臣也。秦檜一流人，亦爲氣機所使耳。

宋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欲于和楊諸郡三丁取一，給以弓弩農隙，給以兩月之食，使之有事則城守，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守臣但當論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扼，必爭之。

三戌叢譚

卷之十

十一

三

地待敵至而後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
今流寇滿天下使以此法行之寇不足平也

三戌叢譚

卷之十

十四

五二

三戌叢譚卷之十

終

三戌叢譚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揚龜山曰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是豪杰之
士因科舉以進耳近日 主上用人意欲不盡
繇科舉而柄國者程策謂戡大亂定大艱若忠
肅文成者流率皆科目中人辟舉百未當其一
何也格定則廟堂之上注聽觀於此卽州庠黨
序之下聚志氣於此其不材者募而不能肖其

三戌叢譚

卷之十一

一

二六七

募而肖者則材已舉天下之才而閉門造軌於
其間矣其然豈其然乎

龜山曰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皆後世
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攻
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徼幸一第
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
已藉此進身耳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
進士分優劣建言于有無出身人銜上帶左右

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此言甚偉今已牢不可破以本朝資廕日卑欲如宋韓持國輩執政亦不可得耳今當立法應資廕者不許科舉亦不許讓與他人而官之陞轉與進士一體方可行也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一

七

二十九

心可以輔翼聖教至其本論則粗淺甚矣至所奉事者爲天主猶婆羅門奉天之說至曰天主初造天地并造無數天神置之天上以爲侍衛共享永福其間有一神首傲叛主從之者幾半主遂盡貶爲魔驅之幽獄嗣是制生萬民約期升之天國以備補神之缺仍令享神福也如此則魔苟不叛民亦不生矣何不生神而又生民待其自補耶天可貶叛者魔亦安敢叛之耶又

謂天主有三第一位罷德肋第二位費路第三位斯多利三多此三世三清之踵習也又謂教主爲耶穌以釘釘死街市此猶謂世難不足論也尊其母瑪利雅爲聖母而謂欲禱求者必假母以通之此九際祈夢必先白鷄祭靈官之說也更悠繆甚矣及謂死而復生生而屍空此踵道家尸解之說耳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一

三

三六

浦口城南京倉儲所在未有能復之至萬曆末石郎中應嵩奮然任之今流寇數至城下不能尅此關係根本不小天下事不可不猛爲之也石君竟以瘁死未沾卹典今當有爲言之者矣司馬承禎曰學道者宜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低低則陰盛而暗多明多則傷鳧暗多則傷鳧人之鳧陽而鳧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元陽

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傷生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也吾所居室四逼皆牕戶遇風闔風息開吾所居坐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此至言也可以永則

今科第稱金榜題名其語亦自有所本河東記載博陵崔元暉曾孫照太和八年九月中因熱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一 二十六

疾死冥王追去至判官所有一太樓入門悉是金榜銀榜備列入閻富貴人將相姓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屬姓名

楊太真外傳載安祿山進三百事管色皆以媚玉為之今不祥媚玉何物

楊玉環于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令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

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往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為貴妃是時玉環已非當年矣玄宗能自開元二十八年忍按至天寶四載終不能自制以喪名破國惜哉

唐玄宗晚年辟穀服氣雙霍下知化期即沐浴而逝元始孔昇真人定不虛也仙籍下降酒色之過至于亾國尚得還真末後修持豈不

宋時玉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與 本朝不同

每於遠道得家書怍怍特甚始信楊敬仲之言曰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信乎

本朝之制雖依宋為多而大段取法于隋如官制大小之官悉繇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亦隋法也

梁侯景之亂衡州刺史韋粲至廬陵聞亂簡閱

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粲聞景已渡江以問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勅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邇年虜屢犯京勤王者每反以得罪後至者無罰柄人倒置雖失人心然忠臣烈士九死不悔中庸者多當人書此事于紳以爲師保

三戌叢譚

卷之十一

六

三五

唐德宗藉李晟渾瑊之力恢復京師間日輒宴勲臣所以復得安平後之人君背面忘却矣何以永存乎

宋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陳東陳東至綱已去甫十日斬東用舍如此得身免梁元江陵之禍幸矣

元時紅巾猶漢之黃巾也然北宋兩河陷民相聚爲紅巾又在前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亂團結壯丁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城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去城四十里迺率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之迺定張榜責楊淵棄城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嘆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卽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爲布衣之時卽建奇功仍

三戌叢譚

卷之十一

七

三〇八

以科舉得官又爲忠節之冠古今如公無也

唐時始以宮商角徵羽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而無調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

調第二運羽平調第三運南呂調第四運仙呂

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

調雖去中呂調七運如車輪轉却中呂一運聲也上聲角七調第一運

越運調第二運大食角調第三運高大食角調

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食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

歌指角調第七運林鐘宮調去聲宮七調第一
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調第
四運道宮調第五運南呂宮調第六運仙呂宮
調第七運黃鐘宮調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
第二運大食調第三運高大食調第四運雙調
第五運小食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調
至今樂府所用猶此法也

宋初王溥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三十三歲拜

三歲叢譚

卷之十一

八

二十八

相四十二歲以一品罷相歸班行猶在具慶下
此亦人生得意事矣惜事兩朝面無顏色耳使
于四十左右殉周社稷其人便全福矣

文丞相天祥對虜言誓之不死以德祐有弟老
母在廣此時自合置家夾雜不得使德祐無弟
而老母在廣可不死耶此之謂失言

唐時最輕國子祭酒每以授軍吏宋時最輕太
子宮寮每以授雜流新進 本朝更制極是

本朝大事朔望御殿平日御門便殿唯講讀文
華召對或文華或平臺或門 祖宗朝間御武
英耳宋時冬至歲朝賀節大禮奏請大禮奏請
致齋則御大慶上壽賜宴朔望參賀祥瑞勝捷
則御紫宸殿試唱名則御集英六參官起居聽
麻宣布則御文德召宰執奏事則御延和武舉
及軍班授官則御講武試進士及講讀則御緝
熙明堂郊祀稱賀則御端誠朝參自九月十一

三歲叢譚

卷之十一

九

二十九

至五月十二並御垂拱大祀假忌前假自五月
十三至九月初十並御後殿不專一處也南渡
後止祥曦朶雲垂拱延和四殿又一殿隨時易
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晏對奉
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耳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取其黃栢所染可用辟蠟
雌黃與紙色相類故用以滅字今詔勅用黃紙
故私家避不敢用耳

今臧否人曰雌黃本于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
徧不得妄下雌黃下雌黃謂是正書耳今以言
臧否乃借用

宋劉跂暇日記載三方可用一曰用常柳五株
批開急合爲一取園直麻縷繫牛矢泥固濟溪
栽之一年有三年力二曰案牘故暗者水晶承
日熨之乃見三曰雞豆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
浸之久久益佳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一

十

三五五

溪蠻藜笑曰蠶事少桑多柘蠶簿小不可繰水
可緝爲紬今山東蠶育于野亦以柘多故俱爲
紬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曰
未死也此老敗壞國家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
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崇禎庚午
余逐虜出口卽逮入西曹獄時大司馬梁廷棟
病篤人以爲必死矣延醫錢國賓治之不敢投

藥國賓舊友也入獄相慰勞余謂之曰廷棟必
不死君急投劑此君傾危反覆殺人多矣虜退
之日使其得死則罪不彰非天道也果霍然起
明年爲御史水佳胤發其姦賊 上欲寘之法
也而僅以官帶閒住去余曰廷棟官必起不起
則禍不深天不然也果起宣大總督縱虜入焚
陵寢被逮服毒死 上仍麗于辟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一

十

二八十一

夷名夷地每以音譌遂以譌字秦時亦幾夷矣
司徒周官六卿之長也張良爲韓司徒而譌曰
信都曰申徒豈不可笑

越語范蠡治越父母生丈夫與大酒三盞女子
與豚酒一壺彼此多寡必有取義從無釋之

諸香多產外國獨沉水香海南黎峒者爲上舶
香最下今閩漳所鬻皆舶香也佳者必出廣東
黎峒猶在中華此所以淵雅獨勝於諸香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民以鸚鵡爲鮮孔雀爲

脂

捕蚺蛇者數輩頭插花趨赴蛇見花必駐視漸近兢拊其手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力斷其首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力覺遲迅擲傍小木力竭及斃數十人昇之一村飽其肉此可與猩猩相匹一花一酒足為永鑒也

宋時宜州酋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娘

宋時好以國姓賜人北虜歸順人儂智高之族

三戍叢譚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無不賜姓趙可笑也

豫章今古記曰豫章春秋時楚之東境然據天文則吳之分野今往往止占楚亦未必合也

前朝不立法則已立則必奉行 本朝法極詳而慢令甚衆上亦恬不為怪也即如僧道無度牒則不敢度雲遊必須本州公驗唐宋歷朝實能行之 本朝則空設此令矣事事如此可駭可嘆

高帝時訓導葉伯巨疏曰今之為仕者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數年以來誅殺者不細矣而犯者相踵今日之事殆又過之余嘗有送人赴邊詩曰赤几何人非赤老黃旗轉盼即黃衣憲章文武猗歟盛哉

北魏夏州刺史源子雍因朔方胡反留子守城自出求糧為胡所擒書勅城中努力固守胡人常以民禮事之為陳禍福賊遂降受降于被擒

三戍叢譚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之後古今一奇也

大樹將軍馮異後世多其不伐余以功少則必伐功多或肯無言只史言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入每畧看此句不知位任同而甘于引車避道雖非中庸之事却極難能

三戍叢譚卷之十一 終

三戍叢譚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桑維翰嘗曰凡居宰相有如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此言最快才如維翰方道得出

班固漢武帝故事謂武帝善行遵養術故常壯悅如武帝好道固宜謂拳夫人善素女之術此必天賦矣

三戍叢譚

卷之十二

元田時秀行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部四試皆中第五官至轉運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鮮于樞謂造物之戲人如此信然

士大夫講養生之術其最快者無如蘇子瞻然止忍氣耳不如晁明遠迥之言曰心氣相依息調心靜神氣配合不死要術真頂門針也從容錄曰達磨無胎息鈎玄曰非也佛性深密更不

出性命二字知胎息便是以性命為一致余以悟明遠之言則可信鈎玄之說矣不透此關三教不合不合則一無成

杭州西湖段橋之北有夏后祖鄉人譌以為夏后娘娘為婦人裝正如后土娘娘杜十姨之譌士大夫知其非每送署額為功贊玄圭之類則指為禹矣然禹特廟食于此嘗疑其無為考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夏伯起景祐中為兩浙

三戍叢譚

卷之十二

轉運使杭州江崖率用新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州人感之慶曆中廟于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賜祠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三十年增順濟字後人譌言伯起治潮三年算得其要領不勝憤抱所書贖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夢于繼修是江者方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之語

也今人云石堤乃錢王所築亦非則此祠卽夏
轉運之祠慶曆紹興累贈加必有靈赫故湖旁
去江上數里亦祠以侯譌作后耳無可疑也

元俞琰席上畱談曰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
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襪被之襪同今譌
爲幞頭初以包紗爲之復以其軟遂斫相木在
前襯起名曰軍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五代相
承用至宋乃易以麻織者仍冒以紗又易以漆

三才叢書

卷之十二

三

三

紗周武所制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
帶唐人漆四帶兩脚垂前兩脚垂後宋又橫兩
脚以鐵線張之如此則今百官之冠尚祖闔宦
之製焉得不遜讓之乎

宋時道州尚貢侏儻每以遺虜主今不見矣畢
中詢幕府燕閒錄曰道州侏儻皆感獼猴氣而
生獼猴畏竹扇聲富家婦妊娠每寢必命婢以
竹扇鞭其腹則猴不敢進貧下家旣熟睡無人

鞭腹必夢猴與交矣

省心錄要曰內不溺于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
欺于朋友者事君必忠又曰以待妻子之心事
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
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
恕人則全交真格言也

孟子每爲人訕議古來殆數十家然未有如宋
鄭厚之甚者其言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

三才叢書

卷之十二

四

四

如有用吾者我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
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東周之粟常有無
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
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桓文
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庸可旣乎而軻者徒以
口舌求合自謀利祿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
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爲湯武焉此軻
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商臣爲父子有不望其

生者如之何而安置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
 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愚其行輕其
 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免於
 蘇張范蔡申韓商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
 也使數子者皆拂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
 藉口是一孟軻而已矣戰國縱橫裨闔之士皆
 發塚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故孟軻從仁義猶
 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
 三成叢譚 卷之十二 五 三十八

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為仲尼之徒歟嗟乎孔
 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
 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宋曹利用為樞密在真宗之世李憲為將在神
 宗之世宣和時焉得不真王媪相乎 本朝柄
 用中人始 文廟後之鎮守監鎗總監監視自
 不免矣

世宗時詞臣郭希顏疏有立儲無建帝嚴世蕃

磨改之激 上怒以誅之梁廷棟禍于改塘報
 亦有所本也

今古事極相類無如裴中立與近日高陽公一
 事中立河朔功垂成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憚
 度復當因居中持梗不使有功以中立請乘傳
 詣闕面陳軍事恐發其過惡百計止之又請與
 諸軍齊進隨便功討因而逗遛時日進退皆受
 羈牽高陽公復遼四百里奴酋遠徙已營巢境
 三成叢譚 卷之十二 六 三十九

外魏廣微顯結魏忠賢不使有功高陽乘傳請
 對嚴詔止之又陰示意撫鎮牽制其進敗洩成
 謀今古一轍如此

蔡京偽鄒浩之草夏竦學石介之字今邏人持
 六字以出錢謙益詔獄鍛鍊果可信耶 主上
 聰明睿聖孰啓天聽乎

冢宰耿裕以前宰王恕老蒼頭持秤買油因自
 念人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甚媿之面牆而

行此二公盛德事今京官無不買油者不知當時何自得之此小小典故已不可考

士大夫精醫者古今不乏獨 本朝名臣都御史吳訥舉醫生起家以醫成名士古來唯樓君卿以醫成名公卿古來唯吳訥也

秦檜既死鳴鐘急足至永張魏公慶再生然甫判洪州疏陳邊事秦黨沈該万侯嵩湯思退以狂斥之復安置永州凶人尚有餘焰小人屬陰似水性濕流染不遽已也

三戒叢譚

卷之十二

七

二十七

劉裕禦盧循謂將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崖此成擒耳此意殊不可解蓋其緊關處在直上如徐道覆焚舟之策人人必死卽王鎮惡沈田子之計也成敗之間在于士心一不一耳

隋達奚長孺擊突厥衆寡不敵三日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

焚屍慟哭而去五兵盡而勝虜一快也

楊文貞措世升平老而不肯去謂王振曰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此真心于國者然終以兒死西市辱頓而卒况悞國社稷無一毫爲國之意而子之惡又百倍楊稷者耶

近世呂孟諧司馬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余謂治天下帳簿秀才時卽當有能俗人帳簿治天下時亦當無

三戒叢譚

卷之十二

八

二十八

楊文忠廷忠入閣久漫無建白有狂生上書數其過文忠延禮生曰久當不負良意後所自立不負此言然未知伊川責范忠宣數事不言唯謝過而實無一事不力言者此更爲難測也于廷益處天順景泰間事全倣楚宋舊案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能與吾國善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人知雖殺

宋君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既釋走之
衛公子目夷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受廷益
之功不特在社稷亦在君矣但古今殊風耳余
嘗謂春秋戰國之中人勝于後世之賢者乎信
漢朱儁不肯受黃巾韓忠之降曰今海內一統
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劉基
不肯受方國珍之降余不肯受鄭芝龍之降皆
三成叢譚 卷之十二 九

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追
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
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覓驚膽墮也其言甚
可用今大艦無舶竿長櫓水工之出沒若神者
又不求募妄謂長江如天塹我不信也又曰戍
兵逃亾便謂南兵脆弱終不堪用嘗呼逃者審
問其繇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勞苦息歸只緣
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橫加捶辱
三成叢譚 卷之十二 十

此意也漢雖末世儁猶得行其意基竟以此編
管余以此竄斥然元寇因之滿天下今流賊亦
徧寰中矣徒爲一痛

宋劉豫分三道入寇劉麟率中路兵繇壽春以
犯合肥劉猷率東路兵繇紫荆山出渦口以犯
定遠孔彥率西路兵繇光州以犯六安此中州
犯江南必繇之道知此可以設防矣

宋劉子翬論事有曰大船有拍竿有長櫓長兵

術日異月新而又無強幹之才反不如胥吏

吹劍錄載范文正公守饒喜妓藉一小嫖既去

以詩寄魏公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教移去未

曾開年年常有離別恨已托春風幹當來魏公

遂以送之此正見二老真道學若生於腐儒講

學之後文正必作許多撇清陰致如近日一宰

執之事魏公亦裝多許多方正藥石矣

答人云乙寅辰午申戌屬陽故取鼠虎龍猴狗

三戌叢譚

卷之十二

七

二六二

俱五指馬則單蹄丑卯巳未酉亥故取牛羊鷄

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然不詳何物屬何支

之故以易說推之無不合也但易說亦當推明

其所以然耳

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

取一軸展視之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

在西漢為鄒陽故後人祭坡公文曰降鄒陽於

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

載宋人何遠春渚紀聞

宋人談撰一書中云雙陸之戲最盛於唐今人

多不能者今市井小人多能之其所以復盛者

不知有知其詳否

宋時轎子必四人轆之若兩人則謂之肩擎今

則曰大轎小轎矣

古人最崇龜今人諱龜謂其縱蛇交而已樂視

之也宋人則諱鴨以鴨雄一合則無卵須二三

三戌叢譚

卷之十二

七

二六三

合始有子又作羹雖甚熱而無氣今人不知矣

固知此等俗諺亦各有時也

張師正括異志載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身

後長子庫部亦卒驚與茅處士夜聞呼曰庫部

來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據

速出無賈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

答為人今鬼矣尚恃貴氣敢爾若我擅居爾第

宜迫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敝廬售貨

於我尚敢逐我耶言訖反叱其速出鬼隨遯去
余嘗言茅之見於紀傳者寡然皆錚錚卽此處
士失其名亦卓然也

三戌叢譚卷之十二終

三戌叢譚

卷之十二

七

六十三

三戌叢譚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方外志載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呼去
入牢山授以修鍊內丹之法明後館于劉毅一
日塞其兩楹使毅立乍階上明袒臂中立頓撼
支體俯而噓者數四忽仰而大呼吐一赤丸其
大如橘霞彩四發毅家人婦女皆竊窺之光芒
射隙間皆驚明却立復吸而吐之出謂毅曰此
吾十五年之所養也翌日不告而去不知所之
仙人謂結丹實有形信矣

三戌叢譚

卷之十三

七

余嘗論幣法莫善于交子錢引極不善于鈔鈔
金元人所爲法常阻滯然不知其所以改法之
故曲洎舊聞曰虜本無錢唯金亮首鑄正隆錢
絕不多餘一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畱錢于河
南故倣中國楮幣于汴京置局造之官令爲交
鈔擬現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北過河卽用

見錢不用鈔元又祖而行之此其變法之也

考范成大驂鸞錄宋時自蘇過錢塘驛道與今

異自姑蘇館百七十至湖州繇德清縣至餘杭

至富陽桐廬蓋不唯避行在亦不復經嘉興唯

其欲徑至餘杭故此道為便也

湖州玲瓏山唐杜牧之所遊在宋為葉夢得之

石林去城十餘里今日姚灣自葉公亾後山鬼

椰揄家人不能安室後并洞壑之奇湮於土中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三

二

三

今年崇禎丁丑始為石工鑿石搜出今潘氏得

之至小玲瓏則范成大謂晚出而尤勝在長興

縣即今之沈家洞也夢得字少蘊南宋尚書左

丞縉雲人隱於我湖之大玲瓏平生好搜石至

此山滿志遂卜居之夢得化後山鬼椰揄子孫

不能居故知非清福人不能享也其所著玉澗

雜書玉澗者亦以志勝也其中三段皆湖中故

實不可不標識也一曰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

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自

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坐前復折

而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西至玲瓏山

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澗之盛

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合于石橋之下合流

而出即張浮規所名濛空澤也壬寅癸卯之間

冬春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竭

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疊石東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三

三

三

澗流跨石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一

日既雨踰旬始霽與客過之眾流滲會自石橋

奔衝而下雷轟電激坐語幾不相聞客有嘗至

廬山三峽橋者以為絕似但差小耳明日夜月

出復再往風景清澗天無片雲覆流藁竹交翳

月光與竹颭鏢相照射濺流及衣裾不覺至夜

分乃歸吾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又曰吾山有

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筍

竹斤竹哺鷄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畧備而笙竹最可食又曰癸卯七月十二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茗雪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公丞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渡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畱叩門呼算彥平尚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涼風時至毛髮森動算居三面臨水爲城中居地之勝夾徑老柳叅天百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荷氣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三

四

三九七

湖之地此樂非我三人亦不能也以今量之白蘋亭當在館驛河下魚樂亭當在蒲鞋墩今盡爲闌闌矣然城中之勝尚當甲天下也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茲丹山積石臨江笙簫管竹自伶倫嶰谷之後唯此見稱故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其竹圓異於衆處此事載丹陽記亦今人所未聞

宋時郵堠上置木牌書令文曰賤避貴少避長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三

五

二六三

中時聞跳魚撥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行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潼乳持以飲我旋呼兵吹簫相尾道傍居人亦有聞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人勝事但以流傳爲美誦咏不暇安知古人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它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湖有

人也

孫思邈言久食輕身耐老延年者果實中蒲萄

藕芝鷄頭菜蔬中冬瓜子冬葵子野苣穀米中

胡麻白麻子青梁米烏獸中醍醐然七月勿食

生芟作燒蟲冬瓜子久食寒中冬葵子不可生

食又不可同鯉魚食野苣不可同蜜酪食胡麻

油微寒利大腸醍醐百鍊乃佳服藥人不可食

鹿肉以其解藥性也服食中可以仙者草木唯

三戊叢譚

卷之十三

六

二十七

天門冬地黃黃精烏麻栢實松脂茯苓枸杞耳

餘皆次也

三尸九蟲實為二物雖九蟲亦曰三蟲然非三

彭也三尸即三彭無形而靈利人之死為鬼遊

行故庚申日告其過於天此守庚申之說也道

成自滅非藥可殺藥可殺之三蟲即九蟲一曰

伏二曰蛇三曰白四曰肉五曰肺六曰胃七曰

弱八曰赤九曰蟻淳漆蕪夷榷子之類皆可殺

也去此可服藥耳近有會稽陶太守服藥自尾

間出之壽止八十餘耳但不去則服食無效

志雅堂雜抄載治喉間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

紙滲油令滿作燃點燈次滅煙薰喉間即吐惡

血而愈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調下耳間水

聲即愈癆可用黃瓜磨之即消此不可不記也

金人不知生日初興欲倣中華遂分占良時粘

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其重午七夕重九中秋

三戊叢譚

卷之十三

七

中元下元四月以至十一月且謂之周正靡不

占可發一粲

唐宋科目極多而唐更甚如志烈秋霜科幽素

科辭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

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邦家科長

才廣度沉匿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

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材

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能直言極諫科抱器懷

能科茂材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
經邦國科藻息清華科宜興風化科道侔伊呂
科手筆拔俊超越華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
士逸倫屠釣科良才異等科文史兩優科文儒
異等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
安邊科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
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智謀將帥
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秉道
三戍叢譚 十三

納音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遯甲三元
之紀也
元人論詩云纔使唐以下字皆不古載珮楚軒
客談元戚輔之所著王李以爲千古未發之祕
而實元人餘瀋此余所以嘆于活藝甲編耳
永樂天順正德泰昌天啓俱重古僭竊年號故
余別著中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嘆今 上以
逆璫魏忠賢第爲策勳府以待平遼者竟無其
三戍叢譚 卷之十三 九
人今爲中貴主兵署矣然策勳蜀孟僞太子以
名其府後知府呂餘慶改爲治所宋黃休復茅
亭客話所志當時宰相亦不知其事耳
遊宦紀聞載製麥門法不必湯浸只以銀石銚
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
藥味研乳藥末藥入丸法畧研細爲酒或水研
頃刻如泥藏鹽酒蟹法每一器十隻以皂夾半
挺置其中經歲不壞亦良方便用也

唐鄭谷與黃損僧齊已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韵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韵者先二後四轆轤韵者雙出雙入進退韵者一進一退後人無遵之唯宋李師送石介謫英州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雄國已寒天爲君王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蓋難寒一韵山還一韵此爲

三戌叢譚

卷之十三

十

十

進退格也唐末又有章碣以八句詩平晷各一韵自號變體如伴岸看算爲一韵先船眠邊爲一韵是也後人皆無祖之者宋鄒忠公浩作懷恩錄序曰余以元豐五年進士賜第獲綴士版自惟其分未嘗求薦於人然所至薦者輒倍同列旣無德行文學政事之實又無家世朋友氣力之助其取而論之使名聲品秩因以遭遇於時宜必有誤其知者而不可

知也夫惟公心直道爲天子求賢能以輔太平之治固不以此爲私恩然恩之所被自非兼忘天下之人則豈不知所懷哉客謂信陵君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余嘗三復斯言夙夜黽勉思有以稱其萬一又慮歲月浸久或失其詳於是集薦詞而編次之謂之懷恩錄蓋非特自懷其恩而已又將使子子孫孫懷之而不忘也懷之而不

三戌叢譚

卷之十三

十

十

忘則見其子孫如見其父祖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蓋必如是而後庶幾可以無愧云余以特薦起家荷恩徵召後此十六七年始開民牧之舉前此乃曠典也且初授副大將軍又從來未有之格後改翰林待詔時荷樞郎之舉皆希有之事薦劄十數非尋常薦舉等也當學忠公此法以傳後世杜獻公衍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

右軍五十書成不足言矣曹孟德袁伯約老而好學何以過此

蘇子瞻關杭州西湖葑田非今蕩田之類當時陂湖間菱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嘗北人宰蘇有投牒訴夜被人竊去田數畝怒以爲侮已詰問始得當時蔡寬夫云今唯浙西最多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三

七

浙東諸郡已少矣今則絕無蓋時爲之也至如今之公占水利土壅竹杆又宋人所不敢也天下事有一定雖暫掩終昭韓昌黎淮西碑歸功裴中立然未嘗沒李愬愬無中立成功亦何容易只以爵名之故與都統韓弘並列此其所以不甘武人因之憤激致有段文昌之作耳然宋政和中陳珣爲蔡州守始視事見文昌碑卽憤然不平卽日磨去別刻韓文豈能久掩哉

隱居詩話云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砍竹浸水中用草壤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茗溪漁隱曰斑竹惟清湘有之鮮紫倒暈如此卽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轉斑點者但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上蘚封之非盡有也今吳下多斑竹然斑不文

三成叢譚

卷之十三

七

卽隱居所言竹有黑點是也廣中者謂之湘如竹甚行于特又有一種名梅綠竹極小而似之湘中斑竹不復行當爲不得通身斑耳

笠澤叢書曰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挾摘剋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之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藉而死正坐是耳此正所謂吟風弄月亦成罪過古人能咏物情狀亦何

獨此三子耶癡人強解事愚公到底愚此人兼之矣

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
宋則唯視職事 本朝署試官舊時視其階今
則視所署試矣如主事署郎中員外舊服六品
今則五品也然亦漸爲俱非有確然功令也
宋時蠟梅詩蓋以蠟爲之非如今人謂冬梅爲
蠟梅也故東坡詩云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

野航史話序



僕自癸酉夏感奇疾誓不復讀
書嘗以潘木公為質然呻吟之
餘聊蕭無託間復抽編但方較
是荒集不皇著述明年夏疾始

野航史話

序

已集亦成乃攜一小姬東下自
料生平如更無事胸次頗覺有
餘但陽火觴頭與目俱楚暑路
無聊未免咄咄舊蓄二鬟久侍
筆墨知其宿痼陰令小姬叩余

史事余遂欣然為答雖亂抽殘

帙無復條理興寄所及亦無義

例然每一論過亦自快然如吐

喉骨也兩鬟隨即記錄旬日之

間得少許許既抵橫塘重裝行

野航史話

序

二

李乃始知之笑曰何物青衣將
破老僧戒乎然業已授簡姑置
之題曰野航史話

石民記



野航史話卷之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孔子沒其弟子立有子為師事如孔子先時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
 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
 而果然諸弟子以問有子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
 余以有子之似孔子正在於此使後世儒者必
 野航史話 卷之一

測陰陽之變窮生尅之致斐然成章足以聳二
 三子之聽矣而有子不為也然而有子之默有
 子實不知也夫子知之而門人問之亦必默不
 以應也
 司馬季主曰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
 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仿文王八卦以破敵
 國句踐深於易典籀中唯見於此即吳越春秋
 亦止載范少伯六壬神驗耳

褚先生日記曰能得名龜者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
 龜八曰玉龜今人妄以玉琢龜曰此玉龜也得
 之可辟兵相率以千金為售亦何不讀書也
 以人之名取言未有不悞者淳于意古名醫也
 其言曰年二十是謂易貧法不當砭灸致氣逐
 然今之年少以逮兒童因砭灸以已疾者甚夥
 野航史話 卷之一

也拘儒苟以名為符庸可既乎
 凡用人者務得其意得其意之道在不拘常格
 拘常格鮮有能用人者矣漢武帝時胡建守軍
 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丞起居甚得眾心會
 監軍御史為監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欲誅之
 乃約其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則取斬
 則斬眾曰諾於是當選士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畢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

彼走卒輒前曳監下建曰斬之卒輒斬御史諸
護軍校盡驚愕不知所以建則已有成奏在懷
中遂上奏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於黃
帝李法是謂姦人臣謹按軍法制可建以是顯
名

讀書不詳古人通病故建論彈駁互爭甲乙俱
在夢寐如疑獄翻案雖屢經讞決生死殊軌然
皆不察初情徒滋口舌如楊子雲之符命亦一

野航史話

卷之一

三

事也子雲符命後世以此譏之至宋儒直稱爲
莽大夫爲之頌不平者言亦纍纍然亦嘗察其
初乎國史曰初王莽旣以符命自立及卽位欲
絕其源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棻怒投
棻四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
來收雄雄懼不得脫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
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有詔勿問京師
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如此

則作符命者劉棻也棻不過從雄學作奇字耳
雄未嘗與符命之事也故羅織如莽置之勿問
其謂雄作符命者一時譌傳輕薄之語乃不此
之論而至被譏疑無楊子雲何其讀書不詳也
漢武帝悼念李夫人令齊人少翁以術致之爲
是耶非耶之曲又封其弟廣利延年其事甚著
而史又云少翁致王夫人其說兩存殊不可解
我直疑後世抄傳魯豕之誤也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四

古人之技其粗者亦非今人可及也王莽慕奇
技術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能
飛者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
紐飛數百步墮今有此乎余嘗見一人以大鳥
翮飛然無環紐止可踰垣耳余猶以有可用若
得數百步固軍中一奇也安可得哉

余少嘗遊吾郡峴山聞歌呼劇飲者所稱字號
皆郡之貴人也怪之旣察之乃乞兒也嘗以爲

笑既讀後漢書向翊有弟子數人名顏淵子貢季路冉有時乞食街市或悉邀乞兒同飲宿因笑吾郡乞兒固有所本也惜不以賢而以貴卑矣

余嘗怪岐黃家製方必窮析分釐而置劑者每以手為度必不能合欲以已疾焉得不疎古之名醫止華陀置劑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陀能剖腹破背前洗腸胃此可倣効乎

野航史話

卷之一

杜恕家戒云張子臺視之若鄙樣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可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患何從而來可謂名言

秦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彩自飾哉天性自然宓文不甚見然自是文章家第一流語也

西晉石玠問袁甫曰壽陽以西何恒旱壽陽以東何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吳人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積陰成雨積雨成水故其域恒潦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畢入志盈以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言雖鑿似亦一理也

謝晦被誅其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赴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

野航史話

卷之一

此言字字可息吾輩一日當誦三過謝澹任俠不啻當世與名士范泰為雲霞交交道中以此為第一

孔靈符嘗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得此可以老矣

宋時元凶劭弒逆孝武起義主簿顏竣馳入見曰劭已據有天府而四方尚未知義兵之發唇齒不相應危道也沈慶之曰今方舉義而使黃

頭小兒皆得參預禍至矣宜斬以徇孝武遂定策慶之謂竣曰君但主筆札他勿有所預旬日疾下遂斬元凶若慶之者老幹無枝可謂大將矣

宋明帝好園基置園基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園基州大中正王謚沈勃庾珪之王抗四人為小中正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因知當時大小中正之外尚有清定訪問名目今反不著

野航史話

卷之一

而以園基俗署傳故知古之逸事多矣

剛僧紹棲遯齊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也其言可味

蕭子雲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尚友古人頗讓此一頭地

王僧佑為太子中舍人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我以傲得

成庶近之乎惜時無休文不得此摹擬

沈約撰晉書一百餘卷已遇盜失第五帙遂不得為全書蓋其人雖存終不能自續也余之著述被盜屢矣故急急了小集後世當亮此也懷也

殷鈞在郡有聲郡人多病瘡自鈞至瘡竟絕余近病瘡經年頗疑來病君子偶息此言因而顧瞻桑梓當無怪也

人知狄仁傑遷湖州項羽廟不知梁蕭琛嘗厲

野航史話

卷之一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而死乃據此廳事

耶何陋也竟遷他廟祀并絕不知何時復攘郡舍致仁傑一篇文耶項羽在六朝時郡人號為憤王

劉孝綽七歲能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其三妹一適瑯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曠一適東海徐悱並著才

名而俳妻文尤清拔世稱劉三娘人家聚笏滿
牀何足為榮若此者王謝崔盧皆出其下

王筠自撰文章每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
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尚書三十卷
凡一百卷行世余刻詩頗倣此但居官日淺故
渝水之外大槩患難貧賤之時然其分合亦各
自有首尾

近世一士紳歸遇僧出于妻戶謂之曰後莫復

野航史話

卷之一

九

爾聞者傳笑然亦自有本劉師知為陳武帝弒
梁敬帝還報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後
莫復爾師知不對

傳緯以諫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爾受祭
爾去而復來者百許日時聞彈指戶固知嗔苟
不化忠亦為蛇但既已為蛇疇復彈指此不可
解

余嘗自恨不為縣令蓋我家祖父伯叔人人為

循吏如陳之傳琰家世作吏多著奇績故世傳
諸傳有理縣譜余家可謂不媿矣

桓冲之造一器不因風水不勞人力而施機自
運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此
亦一奇也惜其法不傳矣

何敬父仕齊為長城令義嚴一介會歲饑夏至
節忽榜其門受餉數日中遂得米二千餘斛他
物稱是乃悉以代貧民之不能輸租者此等事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十

極易為今人却尊宵

秦皇長城隋煬踵之皆萬世之利如齊文宣可
謂疑漢天子然自西河築長城東至海凡三千
餘里六十里一戍功豈可漸滅

周武帝詔曰至道宏深渾成無際體包空有理
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源流逾遠淳離朴散形器
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
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

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
祕笈玄文有可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
闡一以貫之俾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岵宗積
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近世林三教乃
祖其說耳輒自標置亦云淺矣

婦人自識士者不少若識帝王者齊君王后與
齊武明婁后耳婁后更勝君后者三事強族聘
之多不肖行君后所不聞一也君后先失身于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十一

法章婁后止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聘已父
母許之二也法章本應得王高歡時執役城上
耳三也固是識英雄婦人第一

高閭在齊孝文時上備邊策曰築長城計六鎮
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
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
三百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此可
永式蓋每里一百八十步其曰二百步者舉其

成數也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修整一門女不再譙嘗于
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
尼肅守戒行夫女不再譙易也使寡居爲尼肅
守戒行其難矣乎

火燒張彝宅賀六渾之所以生心也然當時尚
收執八人今并此不可得英雄能無歎乎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十二

邢劭藏書極多而不甚讎較每見人較書笑曰
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較此唯
日息悞書更是一適耳近世謝肇淛方伯家藏
書頗富而抄本未曾加較至不可讀此抄書未
會讀耳讀之當悶死豈能適哉

余少時嘗月夕欲泛西湖無從覓篙師乃棹所
蟻舟往還投數十青蚨于船同遊者笑其迂余
以自不媿也鹿念嘗舟行詣徐至大梁而眺從
者上岸竊禾四束餉馬行數里愈覺卽停船持

縑三丈還至斫禾處置之而還古之迂人當不
乏也

邢子廣謂盧詢祖有規簡彌衡盧思道無水稜
文舉其言可息世間不成格名士大約如此

魏收爲魏書時稱穢史至投牒者百數然史所
譏指况爾朱榮爲韓彭伊霍則不然其原文云
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此深譏直
貶之詞何云曲筆也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十三

世每言楊素散車爲騎以勝突厥此讀史者之
麤心也史曰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命素
討之先是諸將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叅
以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可自固耳乃悉
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大喜以爲天賜
下馬拜天及戰素奮擊衝突任意破其中萬衆
此着緊處在奮擊衝突耳苟不能奮擊衝突不
如自固之愈耳蓋素用法嚴每戰先使一二百

人陷陣如回必人人就戮故能用衆奮擊不然
則達頭之拜天未爲妄也况今之兵恨不能固
固則火器壘出不患不勝又非管比尚可言解
車爲騎乎

天下戶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今
急當澄此以均民力而有司憚于不得要領余
以裴蘊在隋時奏令有司親簡閱又使民互糾
得一丁被糾之家代輸賦稅于是郡縣上計增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十四

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至六十四萬一千五
百此法可做也而更益以先自手實之法使人
畏糾而代輸更易爲力矣
天下不近人情者則必險陋古今一轍田式仕
隋文帝女壻杜寧自長安來省或扇之內齋久
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散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
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而後宣讀
尋被譴除名或恚甚不食至索椒欲自殺椒不

得則陰遣侍僮市毒藥妻子奪棄之怒臥不起
其子勸之抽刃斫焉急避刃中門得免此其不
近人情果于酷虐止爲保此官耳不得官則憤
怒求死固一致也

野航史話

卷之一
十五

野航史話卷之一終

野航史話卷之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馬嗣明隋名醫也楊愔嘗患背腫嗣明以鍊石
塗之立愈鍊石法以麤黃石如鵝鴨卵大猛火
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頻燒至石
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筵和醋塗腫上無不卽差
者此方今醫不知用當廣布之也

王微嘗言文情不怨息抑揚則流澹無味自是

野航史話

卷之二

解人語
張敬兒仕南齊歷位開府武帝立不蒙勞問心
疑之妻謂曰咎吾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已
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乃今復夢舉體熱矣未
幾被收蓋熱極則焚矣其半身熱手熱者禍之
幾也不至開府則不收不歷南陽本州則不至
開府然福之兆未有不爲禍之幾者也故禍之
幾人嘗悞以爲福之兆

王裕事宋與徐傳同朝而絕不一詣子瓚之仕
齊與柳元景顏師古同朝而亦不一詣孫秀之
褚淵欲約婚而不肯蓋三世不事權貴余王父
一忤夏言再悞嚴嵩三忤徐階遂以三黜先君
為臺諫不肯低眉時貴仕垂三十年終于正郎
余不肯而觸忤貴人則云屢矣雖牢落至此自
謂可與秀之一門同傳也

四夷里數與中夏長短懸殊中夏斤兩衡度俱

野航史話 卷之二

至不齊而獨里為百八十步則古今如一獨北
魏書云宣武帝射遠及一里五十步實計三百
五十餘步此不可解當是夷論未銷除耳
北魏羅結任侍中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
已一百七歲後除長秋卿典後宮出入時年一
百一十始聽歸老年一百二十卒賜第東川并
為築城名羅侯城觀此則宋文潞公九十在朝
近日王少師八十四罷仕政未艾也

古人一斛有十斗者有五斗者如高允所論之
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
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
里損益之率為二百二十萬斛此以五斗為斛
也
客有謂賈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為○雅○談○不○直○雅○談○良
至論也

野航史話 卷之二

近世董斯張有書名掌記後夏廣博物志余甚
懼此書難廣然亦彬彬可觀也北魏常景性好
異書嘗有刪正博物志惜不得見耳
均田之法唐尚不廢以後遂無王田之說矣然
考之北魏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下牛一頭受田三十畝
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身沒則還田受田者種桑
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種畢不舉奪其

不畢之地于桑榆地則雜蒔餘果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諸桑田皆世業身終不還盈者得賣不足者得買不得賣其則亦不過買諸土廣民稀之處諸地狹之處諸無桑之處諸舉戶老小疲癯者諸寡婦守志者諸受田而身亾及買賣奴牛者諸移徙他鄉與徙而新居者諸流配遠謫與戶絕無人者一各有一區畫制極周悉其諸宰民官各隨地給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四

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各所宜木皆有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瘦人有死徙者倍半買賣各有限制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此制永廢人不_民知寸土皆王田矣惟開創之主尚可覺斯_耳魏孝文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一十六男此較周八士又倍之矣

野航史話

卷之二

五

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忽復漸縮僅六寸許見之史傳豈其徒之妄說耶
北齊南陽王綽生於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于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斂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尸不壞
元世哲弟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鴿以飛黃頭獨至紫陌乃墜此法今亦不傳矣
北魏氏族法凡三世有二公者曰膏腴有令僕

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為甲姓九卿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如此則本朝身至三公三世者竟無其人膏梁絕矣華腴亦數家耳選舉日以公世官日以廢人才日以弊不知其孰是也

齊文宣時元文遙為楊愔所器每云堪解禳侯印者必此人也一日忽被中旨幽執莫知其故已文宣忽自詣獄執其手謝親解御服及金帶

野航史話 卷之二

賜之即日起尚書祠部郎尋參軍國大事唐太宗貶褚遂良以貽其子文宣則身抑而身揚之矣雖非中道然文遙頗為盡力亦駕馭一策也

周李遷哲世為山南豪族歸朝累戰功都督七州軍事爵安康郡公性華侈厚自奉養姬妾至百數生男女凡六十九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令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往來遊幸鳴笳導從縱酒醺酣極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

其年名者披薄審之此人福澤非常氣局亦包絡一世矣

隋志曰淫蛙之音能使骨騰肉飛此文筆亦有天際飛花之致

隋志曰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屢競分鉢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娶富戚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則近時習于禮義不可謂非理學之漸摩也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唐李文博鯁介清廉薛道衡奏為從事嘗詣房玄齡玄齡謂曰公平生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會此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清流者必潔其源正末者須端其本今源混本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玄齡為之悚然咎 熹宗之世權璫雖恣意威劫然其意在責下以廉至于 聖明當御更倦倦于激揚而貪風益熾民愈不堪治亂不

同同歸于源混本亂也執要之術孰爲剛主
一敷陳哉孤臣淚漸此牘矣

唐麥鐵杖一健兒起家耳遼東之役請爲前鋒
顧謂醫人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
能艾炷炙額瓜蒂顛鼻治黃不差而死兒女手
中耶彼尚如此何況我輩

陳至德初韋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
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皆當

野航史話 卷之二

葬長安期將及故破產束裝耳此人無大名亦
尚與荀魯同見吾輩終日碌碌異日盜賊焚其
廬燼其先人遺編笑曰夫夫空負早見徒虛語
耳豈不媿死

唐天文志曰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
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
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
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

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
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測海
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
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
術錯譬遊于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
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
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干朝夕之際俱說重
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

野航史話 卷之二

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
數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
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
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
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于此表之
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
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北
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

復於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火炬於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視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畧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此論破的天文家所當奉爲指南也

代宗生母吳后及卽位上尊號啓故窆祔葬則貌若生衣成赭色貌若生者靈矣衣成赭誠異事也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十

每怪大第貽後人人不能守而呂丞相爲宰相聽事不足爲太祝廳事有餘之語似止爲子孫計而身之榮顯反置上恩於不問者亦似非中道獨唐河間王孝恭云我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此其言差當但君子素位而行身爲郡王大將壯麗亦宜何必謂要

非我心子孫正宜有素位處既無世爵世勲不得不別有以傳之耳其守不守亦何足介意人主假少君之術以見所嬖者有矣無如唐太宗假以見馬周真君臣知契千古一人也張玄素孫伏伽俱于隋爲令史唐太宗訊之伏伽雖在廣坐而陳說往事略無隱諱玄素顏若死灰精爽頓盡如此氣量却亦直諫顯太宗之訊正窺其不足也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十一

天下固有以抑而得恕雖極惡而姑容者極多也如唐中宗曰朕以天下與韋玄貞亦何不可裴炎程務挺佐武后廢之伊霍一流也僭武后太不理于人口故中宗得復辟耳二子未可盡非也

唐肅宗時十月丙申有星犯昴韋見素言于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刑當火位

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
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對曰五
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
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
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
戮乎及期祿山死占驗之道雖多端不出五行
之理五行無死數在意以神明之通此數語者
三式天官風角充棟俱可束之高閣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十二

韋陟常以五采綵爲書記使侍妾分主報答惟
授意而已書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從來受用姬
妾風雅此爲第一

吳至永嘉而盛然在唐猶未及今也卽以一事
觀之玄宗時韋堅于廣運潭聚舟三百每舟署
某郡卽以某郡物產暴陳其上廣陵則飾銅器
官端綾繡會稽則羅綾絳紗南海則玳瑁象齒
珠琲沉香豫章則力士磁酒茗鐺釜宣城則空

青石綠始安則蕉葛蚌膽翠羽吳郡則方文綾
一物而已使在今日吳物當居天下大半矣它
物如故獨豫章力士今不見

李聽晟之子盛飾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
若示衰薄何以見忠功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
也此大豪傑識量亦純忠臣氣槩可媿殺沽名
酸子數百輩聽又好方書擇其驗者題于帷帶
牆壁間皆滿我所輯方書成當名曰李公帶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十三

嘗疑唐玄宗時蜀中荔枝七日至秦似非人力
按當時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道抵京
師役人凡四十三萬此亦何難今國家玉食萬
方其所謂進鮮者迂迴時日大率過時民亦不
知勞 祖宗德澤深矣

鄭注能以餌黃金起李愬痿今方術亦不知此
方矣

歐陽詢晚自矜重其書狸毛爲筆覆以免毫非

是未嘗輒書今天下無筆不如此可知古人朴也

李林甫作相時張九齡裴耀卿為左右相每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獨軒騫無少讓時謂一鵬挾兩兔此似可保全矣然林甫特以陰狡傾二人而二人不知也未幾罷夫九齡輩幸為林甫傾耳不然何以自解天下後世即磬折終不免何苦多此醜態勁骨者尚如此何況今

野航史話 卷之二 十四

之斗筭

自古英雄未有不憐才根于天性者李克用一健兒天子耳李存孝雖甚勇然背晉歸梁又為書檄罪克用車裂以徇豈足為苛然克用惜其才悵恨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此人焉得不為天子

野航史話卷之二 終

野航史話卷之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五代時朱瑾事楊行密嘗病疽醫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我非以病死者及徐溫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殺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病瘡取瑾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身知不以病死死後墓土尚能已病真快士也

袁象先平生積財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其子正辭正辭守父積錢

野航史話 卷之三

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象先初尚梁太祖姊為宋州十餘年歛積踰千萬梁滅輦金數十萬賂唐宰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以是莊宗厚遇之正辭在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石敬瑭立亦獻五萬緡授雄州刺史雄在靈武西界鄰吐蕃不欲

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忿至以衣帶自縊出帝憐之方欲與一內郡而正辭卒今有財者大要得此效何怪舉世積歛故曰錢之神世之衰也

張筠起家富賈事唐明宗爲河南尹弟錢爲京兆尹筠初嘗代康懷英爲永平而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又于唐故宮掘地得藏金玉甚盛又裨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多

野航史話

卷之三

二

寶筠以事殺威亦盡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王衍自蜀入行至秦州宦者向延嗣殺之盡取衍珍寶已明宗遣人誅宦者延嗣亡命而珍寶又盡爲錢取以是筠錢兄弟積貲累鉅萬然筠好施而錢鄙嗇筠後以市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死而錢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享樂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之報施安在哉人安得不損廉去恥而求富足耶故曰

不咎人而咎天

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得薦所知號曰公薦宋太祖慮其夤緣挾私禁之然宋以前得士較宋以後得士孰多故曰法立而弊滋上疑下而下之報上愈薄

余嘗有句曰曹公亦是青州帥光武初推銅馬君宋史曰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故流賊至百萬終不可盡殺亦不能歸南畝

野航史話

卷之三

三

惟有收爲兵然非創業中興亦不能區處餉若建炎者其善散之尤者也

南宋士大夫不服本等公服及分色樣唯服紫戎衫以爲便當時軍事倉卒高宗之吳后常以戎服侍從况于人臣乎

党進武人而麤名進其自稱每曰暉人問之則曰吾從吾便耳此人大解脫與女妖題詩署我者一意

竇貞固唐五代時位三公少時中蠱若有物贅在喉間哽闕及爲相日偶大吐一物落銀盤中狀如蜥蜴毒氣蒸衝時命斃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苟當貴達蠱不能害又何憂於人

宋綬宋人也嘗補唐武宗以下實錄百四十八卷本朝修元史者皆勝國遺老凡所殘缺不能補一字何也豈時爲之歟

宋時以文臣爲監軍然嘗稱副蓋從古監軍稱

野航史話

卷之三

四

副也國初文臣曰贊理曰叅贊亦其遺意且置之幕寮上佐之間并監之名不設矣今文臣爲帥將反爲屬不則亦爲雌監司稱監軍亦未肯居于副况御史乎如漢時軍正丞猶得斬監軍御史後絕不聞矣以此而求戰勝攻取雖黃帝復生有所不能也

余嘗言鬻官之弊久矣價錢而人冗未有如今日者也觀范純粹疏云今西北三路凡納三千

二百緡者許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者許買供奉並免試注官天下士大夫有服勤至死猶不得霑世恩者而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即可任三子竊爲朝廷惜之當時所納止于九品虛銜價猶如此今豈非徒受其弊乎 主上毅然止之聖政也士大夫反欲開納亦不思甚矣

李大臨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關山谷間耕夫獲之貢者指爲盜械送

野航史話

卷之三

五

于府大臨能辨其異立釋耕者此博物者所當知也

孫覺事宋神宗直諫院嘗以言事忤旨詔奪兩級故事諫官有出外無降官理覺遂連章丐去曰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因出判越州蓋先是中丞趙挺之以論事罰金陸佃爭之謂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今 熹廟時臺官十九加

銜世謂之凸近年臺諫俱鑄級世謂之凹今臺諫求得鑄級不外調以爲幸聞覺之言能無歎乎

虞策在宋徽宗時疏請節用其略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僕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考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所入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所入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

野航史話

卷之三

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惜物力李迨于宋高宗時爲四川都轉運使踰年詔迨具每歲收支之數以聞迨爲考其本末具奏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卽

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六十七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泚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僕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過倍其取于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

野航史話

卷之三

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于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加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臣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之止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

人官員之數比官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此朝廷不可不知也此一爲北宋之末一爲南宋之始宋之國計大約可見矣余之徵討錄獨取於宋以其近於今也此亦大約矣

鄧肅自幼與李綱爲忘年交綱罷肅上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二語足槩綱生平可謂知己矣學正術疎人所易知謀深機淺

野航史話

卷之三

此前者所未發也

王安石經學敗於楊時而成於王居正時嘗出所著三經義辨以示謂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三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書旣進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閣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今王氏書與駁正王氏書俱不流傳亦千古一恨也

紹興三年以地震求言漢擬上言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疎逖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參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酒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是行法止及賈堅也此言甚中今日之病當亦是古今通病

野航史話

卷之三

耳

宋人張威自行伍充偏裨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鄙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散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其臨陣戰酣精采愈奮則兩軍皆號張紅眼又號張鵝

眼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楛號紫大蟲揮之掠陣敵無不披靡者其軍行必銜枚寂不聞聲此真名將也名不甚著當表而出之

唐璘爲御史論宰相以時文之才爲維世之略其言甚可思

宋楊揆本書生工詞賦倜儻任俠嘗貸人萬緡遊襄漢間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爲輒棄去已在叅軍杜杲幕能出奇計解安豐

野航史話

卷之三

之圍在軍中嘗費錢數萬買似道核其數孟珙以白金六百兩與償揆又費之終酣飲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瓊瓊何以用豪傑似道姑置之揆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繙地乘生馬躍初不過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嘗用其法以爲小子房此真奇士將宋人酸腐氣盡洗淨此等人似道尚能姑置之今之賢者未

知如何矣其躍馬法孟珙老將反取資之固知可爲永法也

南宋張惟孝慷慨負奇自襄避亂江陵幹官鍾蜚英見而奇之以告宣撫姚希得希得晏之仲宣樓酒酣謂曰世事如此奈何不出惟孝不答再叩之則曰朝廷負人蜚英曰有國而後有身惟孝乃躍然起曰惟命卽請空名帖三十道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精甲五千至希得大驚喜

野航史話

卷之三

會鼎澧五州危甚惟孝率衆往援戰屢捷希得爲請所部姓名答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未幾遁去物色之不可得或云趨淮甸不知所終此大奇士余嘗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唯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此君亦其流亞歟短喪之制人以爲始于漢文帝嘗爲不平漢文知時不能久故申言之實稍加于管而後世宥

于黃老之術而不知也宋人李性傳嘉定中疏曰東周而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視孝惠前差有加矣至東漢後又損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能復古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我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克篤前烈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嚮風民德歸厚此疏

野航史話

卷之三

可為此事信史

徐霖嘗上疏言史嵩之奸狀略云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至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變化之術甚祕非章章然號于人使為小人也每于善類中擇其質柔氣弱而易奪者親任一二視其稍稍異已即排斥而擯逐之風其餘此術小人工用不獨一嵩之也觀之能無

愧乎

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真亂世確症也萬曆初江陵不惡諛言士大夫工啓事以為媚近有復循此者偏召名士頗費心力裂而還之終致于理彼無啓而金珠者皆高擢矣

喻樛字子才精賞鑒宣和間嘗謂友人沈晦誠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第二會風折大槐樛以作二簡遺之未幾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樛樛曰方今省試不可無此人于是光遠亦第一初

野航史話

卷之三

樛二女方擇配富人爭請婚不許及見汪應辰張孝祥曰佳婿也遂妻之兩人俱擢進士第一此人可謂慣識狀元幾與賣平天冠者同一生意稍不冷落絕耳宋人張愈初負大志嘗請使契丹欲令夷狄自

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屢舉不第用薦
除較書祕閣辭弗就隱于家喜奕棋樂山水每
逢興劇雖數千里必盡室往遊于是浮湘沅覽
浙江升羅浮入九疑所至必買石載鶴以歸歸
而杜門著書其所居爲青城山之白雲谿杜光
庭故址也妻蒲氏亦有文愈卒蒲爲之誄誄曰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氲氲孰謂
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

野航史話

卷之三
十四

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
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
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峰千仞有谿數曲廣成
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
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
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
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
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吾終不遂

亦可與斯人千古爲匹耶

野航史話

卷之三
十五

野航史話卷之二

野航史話卷之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尹洙之兄尹原嘗作唐說其略曰世言唐所以
亾絲諸侯之疆此未及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
既弱矣而久不亾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
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
唐以為重何則假王命以制則順而易唐雖病
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

野航史話

卷之四

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即姦雄附而
起德宗之世朱泚李希烈始僭而終敗亾田悅
降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
卿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田氏稟
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氏之叛先正三
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
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
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雖廣明之後

關東無復唐有而方鎮相侵伐猶以王室為名
及朱溫舉河南劉仁恭戰敗羅氏內附王鎔請
盟則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代唐而諸侯莫
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
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疆相
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
雖溫之暴不過取霸一方耳安能禪天下故唐
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亾河北之弱也此論

野航史話

卷之四

甚異而確談世變者不可不知也

天水碧余嘗以名馬然宋南渡時以餘不溪水
染二蠶絲故以得名先以南唐時李煜妓妾常
染碧色經夕未收令露下色愈鮮煜愛之自是
官中兢收露水染碧衣謂之天色碧一曰宋亾
之兆一曰滅于宋之兆皆好事者之口也

南唐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隱居嵩少著
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契載來歸時烈祖輔吳

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
平欲窮其技能召與晏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
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
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
坐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
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機
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
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于車

野航史話

卷之四

上小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
意世事保大初契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
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巴
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
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
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驂勞
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
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

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之謂之曰先生
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
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
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媿歎卒年六
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我美酒飲之略盡尚
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
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
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

野航史話

卷之四

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此人可謂真隱此隱可
謂卷而懷之史所稱隱逸我不敢盡然也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較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息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
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
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
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使
壯士盡捕斬之將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伏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于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于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

野航史話

卷之四

五

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此人大黠極便亦快

南唐陸昭符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而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憚撫案叱之雷電遽收及舉案唯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此亦異事當爲格物者立一案也

南唐盧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余嘗論女狀元女較書等此亦足補一事

南唐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

野航史話

卷之四

六

事亦賴以濟余嘗用此法以禦亾友鄒公履古人有得我同者良快良快

周俊攻南唐淮南郭廷守濠州籍州民不逞者聚于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此守城者所當法也

南唐故事試進士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此猶盛世造士遺風也今亦不可得矣

南唐劉承勳爲德昌宮使官簿煩委無絲勾較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後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爲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

野航史話

卷之四
七

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此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此事天甚快可爲姦人劈頭一砑

偏霸英雄有盛世開基所不及者如南唐烈祖嬖後宮神時光受禪後得一子甚愛之他日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神氏負

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理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封爵此不在漢高上耶

南唐耿先生者父雲軍大較耿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常着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常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鎗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

野航史話

卷之四
八

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員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園進龍腦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觔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于所進遂得幸于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宗母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

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過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此事有二異耿先生已有道術而尚與人主交一異也一國之母為道士所淫樂經月二異也國之將亾妖孽生焉此之謂歟

金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簡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第令舉子就沐

野航史話 卷之四 九

浴室官置衣為亵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上從之禮失而求諸夷可勝慨乎

金哀宗在蔡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騎入省叫呼幾于罵詈仲德聞大怒縛至杖之六十上謂曰時方多難卿何不少忍仲德曰錄功隱過自是主恩若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前睢陽之禍豈獨奴罪亦有司縱之太過

使然也今而後賞必有中罰則臣任其咎已蔡城陷仲德赴汝水死將士五百餘人皆從死莫有異志者世言將嚴士不附觀此可以知其言謬矣

李西涯有句云本朝科第重三元按金孟宗獻發解府試省試廷試俱第一號孟四元觀此可以知此句不落空矣

元史載湖州長興縣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野航史話 卷之四 十

用此水造紫荷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末屢浚治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所以聞帝賜名為瑞應泉此泉本朝久涸近明月芥茶盛行此泉復溢出然曾為胡虜役不足重芥矣

今當事者堅言西域曆法精思未敢盡信也觀元時西域曆人有奏五月望月當蝕者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言

不蝕卒蝕八分可以驗矣

耶律楚材初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中田稅每畝二升上田三升下田一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千斤此特鹽價太賤無爲其他使後世能遵之萬世之利也

元英宗遇弒後卽位詔曰薛禪皇帝可憐見嫡

野航史話 卷之四 十一

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着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滴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

野航史話 卷之四 十二

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着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此其本色文章也中華何故相率而臣此輩豈不惡死諸君子猶不努力安攘乎

余嘗言天下道路兵家之扼要如蘇生之揣摩至矣然皆在局以內唯用海則在局外而首尾

子部雜家類
摠目未收今入雜說
附百二十八號

明茅元儀撰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據明刊鈔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四庫未著
錄亦不見違碍書目有其名今附於
止生所撰福堂奇貝錄之後第之百
二十八號中光緒丁亥十一月文田記

暇老齋雜記序

蘇長公每問人近得齋亭名否蓋難之也余偶感于
楚邱先生之言以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馬赴車乎
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余今非惡我
者之我逐則北當虜南當海寇矣豈暇老乎今日以
後皆暇老之始也故以名我齋即以其時所記者名
曰雜記時在戊辰之冬掌記既成之後然方僑居齋
亦若諸天意為之耳孰曰記可意為齋獨不可

石氏茅元儀題

暇老齋雜記卷之一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噉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晉靈公欲殺趙盾噉犬
噉焉今疏章頌詞俱每用此字原比受指使之為犬
也

宋時因權酒故酒禁甚嚴然士大夫私釀亦不能盡
禁也故東坡曰請殺耕牛壓私酒即如今人食私鹽
者不少然畢竟官鹽得行故官尚歲得百餘萬之利
耳

坡公十月十六記所見詩曰風高月暗水雲黃淮陰

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

收霧捲已停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電穿戶牖
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顛

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慨疑所見皆
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笑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

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
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其意以龍徙穴不關休

咎而漢書五行志所稱金失性則有白青白祥水失
性則有黑青黑祥之為非也然蛟龍徙穴雖其事適

然氣候所感便為休咎譬如日蝕亦天道之常春秋

謹書之以所蝕之次之日必有類應即如今歲戊辰
東南海嘯兩浙漂人百萬咎孰大于此然海鹽城上
寶見二龍鬪於海目光如日此亦龍自鬪耳民已罹
其咎矣且隆慶戊辰嘗有此變崇禎戊辰乃復值之
豈為偶然耶但隆慶所傷不過數千人今幾百倍之
陰道感而地維不靜人事得無亦過前歟

馮祖居山鬼為築壇自謂修行不至為鬼所識乃捨
去國一大師以獵者之導至徑山有素衣老人前而
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以至此曰自師
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師將久住於此吾將挈其

屬歸天日吾將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師許之言訖
不見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明既霽
秋水盡涸漲沙遂平北峰之源復有草庵可居師乃

止焉庵蓋龍所為也前鬼甚恭敬焉祖却之後龍殊
有不得已國一受之二者宿同異孰是當下一語

大蘇送竹几與劉秀才詩曰贈君無語竹夫人宋援
註曰俗謂竹几為竹夫人今世自有竹夫人以其伴

卧也黃山谷嘗易其名曰青奴當是因竹几遂用此
事耳若以几作夫人太無義味註詩者不能明則以

意言之大率如此

退之謁衡岳廟詩曰我來正逢秋雨節陰雨晦昧無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
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子瞻臨城道中詩曰逐客
何曾着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
獨衡山解識韓序曰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
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為恨過臨城內邱
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
傑忽悟歎曰吾南還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
以付邁使志之然退之在潮不久歸而復顯子瞻請
嶺表已五十九至六十五方還次年即卒豈衡山之
祥獨不驗於長公歟抑太行獨無神歟亦長公未嘗
默禱歟

三

山居要錄曰天門冬酒法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麩麥
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從淘訖
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麩如常法候炊飯適寒
溫用煎和飲令相入釀之秋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
冬十日熱蘇東坡有天門冬酒熟詩而不載其方楊
升菴曰外臺秘要天門冬釀酒初熟微酸久停則香
諸酒不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然亦不
載其方故詳記之以俟它日驗試

蘇眉山臨化聞觀先離徑山琳和尚叩耳大聲與之
問答然平生即有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聲詩豈不待
屬續耶余癸亥在遠東即患耳聾孫少師嘗戲之曰
人是人非不欲聞耶亦不能應句日得秘方乃愈今
患胃火每發即覺牛鬪懸知異日必亦先減耳根不
知誰為琳老或戲之曰眉山耳聾詩曰晚年便似杜
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眉山自以傳少陵詩鉢故應
爾子定不學眉山詩無用着意客為一笑

七

王晉卿風流華藻画亦入能品非杏花帝婿因于瞻
謂官人能不憔悴亦可人也然于瞻和其詩序曰元
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誥亦生累遠
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誥亦還朝相見殿門
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托物悲慨既
窮而不怨泰而不驕其賞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
欲使誥姓名附見于詩集中古人不輕一語如此今
之文人得無愧乎然實溢于弇州而流波于大泌餘
子不足道也

東坡送范中濟經略侍郎詩曰梁季久樂禍自焚豈
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一偶然趙次卿註曰梁季指
言西夏三種族也西夏在唐賜姓李則李繼遷是已

在于前宋朝賜姓趙元昊是已其承襲者既姓趙而其餘種族猶李姓焉梁則其妻之黨也梁氏擅權遂至弑立故梁李有相聞之禍其事正史雖載竟不詳相傳烏美可以已姑似義無所取漢東觀故事曰常五月五日作裊美以賜百官最惡焉欲絕其倫也其義為近惡人去則妬人者少矣謂之已姑當以此近者 熹廟哀詔至臣儀時在民籍與同郡沈少司寇演沈司馬郎祭俱承服但尾仕籍諸公後耳司寇以不便班次至郡托病不出聞之別郡有人原班者有在班尾者然未有不承服者也大蘇集云三月二

五

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以載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三章當時子瞻尚帶團練副使街猶稱官也竟不得承服則知前朝安置竟准今之謫戍矣
宋以金帶為貴但金帶中等差不同以毳文為第一若犀玉則非常體也即今關裝類耳今金山玉帶橋以蘇長公以玉帶施元長老故名然考原事一日值師掛牌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

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則此帶亦非公服所繫可知已
眉山詩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頓壁美何妨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數語極書家妙境所謂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即深於用筆無事臨摹之說也本朝書家知此意者亦數人耳

六

和煙波疊嶂圖稱其詩特奇麗古人可可否不苟如此
今世刻書者亦謂之刊書揚用修以劉勣答揚雄書曰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梓行也余以義有兩用者借用者如亂臣之為治臣以其能治亂即稱亂也如以刊為削除不可作刻書之刻則刻字義為深刻亦主去而不主存也以刻書必去木而始有字形而用之耳如劉勣所云不刊之書自言其書不可朽耳非借刻之言也用修又譏唐肅國初文人而詩云碑因紀績刊

為謬誤然文潞公詩曰宜刊德政碑其來遠矣

李贊皇黃治論云光明砂者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楊升蒼以為今方士亦未嘗見之余幼時見一客攜一石牀可七寸長自然有牀之勢而石理如雪能生米砂掃去之數日自長此世亦不乏升菴所識方士或未見之耳

五穀稻黍稷麥菽也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生於五木汜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苳生於槐小苳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則

七

又似以黍苳麻麥稻為五穀矣然稷為五穀之長故農師曰稷而以配大社之神則用稷去麻為是然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稌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稷冀州謂之緊切珍皆一物也山東之稌河北人至今稱曰緊其飯亦不甚美形似黍而緊字亦從黍似未可以當稷今河北之高梁即山東之蒿蒿江南謂之蘆稷北方此類甚廣又非黍非稻似江南稱之稷為正且語曰黍稷馨香今北方之黃米小米皆黍皆可為酒高粱亦可燒酒然古以高粱為上味今之高梁則飯之粗者必非此也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

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

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類蜀故號小梁州今關中有梁穀米形似黍而色正白似精鑿之稻為飯甚美種之河北亦生但所獲薄耳此正所謂梁也但不知又何以不在五穀之列豈以非常有耶亦黍之別種耶然物理論曰梁者麥稷之總名稻者禾黍之總名菽者諸苳之總名又八穀者指詩所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六穀者周禮注稱黍稷粱麥苳九穀者雜俎云黍稷稻粱三苳二麥矣穀子云禾稷麻麥稻粱苳大苳獨周禮先鄭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苳大小麥亦不及粱也

八

陳同父曰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不傳之絕學今之道學家執二字為把柄如良知主敬之類正此謂也聖人言其全學者自言其所見原相成而非相悖但用以措擊則過耳然終跳不出同父二語也揚用修曰章惇開梅山詩專頌開梅山之利晁無咎開梅山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為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甯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亦秦之長城也不然則為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猛獠哉用

修此言自公論也然非用修身至其地亦烏能出此
言乎大約人品自人品事功自事功恩怨自恩怨是
非自是非因己之恩怨人之人品而察人之事功是
非俱非也子厚才不可及故子瞻交之於前明道稱
之於後後與子瞻為怨而品亦清下無咎子瞻之徒
也子瞻亦每於詩中言河湟之事不當為無咎安得
不為此言乎然子瞻少年詩中甚有河湟之興亦不
可泯也

楊用修曰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
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半

九

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
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
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陰日西入地時
陰避水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
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
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
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
世間之事強辯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
余要曾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
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東萊北潮上即膠西潮下膠

西潮上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
海潮上則江淮已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
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
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
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流
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
力不可思議耳邱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
天原發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錄之然湖亦有不可知
者如錢鏐射湖而湖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
而湖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用修此論

卷二

十

極虛圓而正處機世外人其持論詳確可敬也余往
在遼西見山海關之湖祇日一至東七十里至前屯
趙家嘴即日兩至矣此誠不可測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揚用修謂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影所
在此理不可考又以海光映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
本影又重影勢必翻二說俱非是近年余大成太僕
家南京嘗以意為牕戶取報恩寺塔影入室其影亦
倒此法古人所不知亦可謂巧心矣又嘗製圖碁局
亦甚巧

左傳曰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星之隕實有如
雨之多者友人傅汝舟遠度曾親見之未可以不見

者為槩也

宋人錢糧稱倚閭即今所言停徵也

宋初律有不干已之法非強姦及強姦不得捕告此
忠厚之至也見蘇軾上韓丞相書中本朝律姦情非
姦所獲者不得坐今有司俱坐以不應亦失制律者
之本意也

宋時度牒價甚重深足濟用惜本朝低其值且濫竊
者衆失此大利而又長異端恣姦強宋時貴至三百
緡東坡請定州修營亦二百緡杭州發賑則一百七
十緡然在杭州請修廨宇便乞二百道令人敢請以

三四萬金為修廨之費乎

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
坐諸嘉石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今枷號之法
始於此原以處情浮於律者今郡邑濫以加人矣

蘇長公曰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
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但之用故兵興之際四顧
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
而開猖狂之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
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
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

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
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
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此與近事何相
類也當東奴初起朝廷求才之法雖不如宋仁宗十
科取士之廣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為恥招徠天下
知兵者而與之遊其人亦非素所習者或標竊三式
或祖述條陳或妄說陣圖或詭言幻術或力能挽強
技能舞劍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貴人皆屈
已與之交又竊其餘聞以侈譚於朝廷之上其不能
者即降心推之驟獵美官而去故士大夫有不知其

無當而深信以為可行或明知無當而止欲借此以自便故其人得官得賂侈然自足甚至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將而後出村蒙之鄙夫而揭榜自炫舉朝遂推為孔明之流其間最可恨者以謊謬之言以欺人或據庸妄以自異故余盡出十五年所彙輯兵家之言付之剞劂名曰武備志為二百四十卷士大夫方旁搜自秘之言見盡列其中無不自廢而此輩雖欲為秘說亦無所容之其風頓息而其人試之於事如王撫軍之用令國威王少師之試劉道人皆毫無所當而索大將之杜應奎以職私敗推軍師之劉鎮華為一奔走小吏而不足世遂輕天下無人而不知人苟有才技必有志介即未必能輕富貴而亦恥與小兒倫輩未嘗出而為世用也今天下日以多事而無一人過而問之者人不用則有將自用者可不慮哉

人有言而終身能行其言者必非常人也范文正公天聖中上宰相書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近日孫高陽公始受督師之命上疏言方略數年所為與不及為而人為之及終不得為而理勢可為無不一一如其言豈易及哉

大蘇作范文正集序通篇不及其將略末乃曰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此文章之微可與知者道耳

古人兩字有並起者蘇軾作張恕字說是也略曰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容蘇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其所以自稱子瞻和仲因其兩字而已亦稱兩字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盲聾狂皆病也爽然於口豈為失哉非也爽即爽信之爽也日厚味久使人口失其正味此謂口爽

建學之制宋備於前朝本朝更備於宋蓋宋建學遊而本朝早宋學無定制而本朝則四方如一宋郡學官置師而縣學則否然宋有置廩給食數百人如曹登之為南安軍學是也而本朝自額設廩膳生府四十一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外無有益也間有學田又為師長胥吏之所蠶食甚至督學使者亦分腴焉何耶

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仁宗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此仁宗所以為令主歟

余嘗為塞上春懷詩用曹子桓獸肥草淺字余弟遠士以為用舊語當作獸肥草茂余記問子桓文時嘗賞其淺字深得獵者之情復簡書亦然後偶翻子瞻獵會詩序引子桓語作草茂獸肥因悟遠士偶記此

五

耳然子瞻自是適悞茂淺之凡異不知幾千里也東坡集思子臺賦序曰史經臣嘗作此亡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如此則賦乃命其子過所作豈可并載坡集耶即附見之亦當標明豈可溷作坡作耶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蓋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春夢婆

東坡生前官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止矣及贈太師誥辭乃云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

諡文忠蘇軾則舉其生平曾至之官而不舉其臨卒之官也

宋時封四代三代之制已詳矣然亦有不可解者范蜀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官亦尊矣然其墓誌曰曾祖諱昌祐祖諱遜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何獨不逮其祖曾耶豈有它故耶博覽者考

宋時每言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用錢則更無錢荒之病下之權所以愈重而上愈輕國安得不貧乎夫荒非美事也而後可以救之上得操其輕重耳此國家禁金銀交易之故亦自古有天下者之常法也

六

一但失此貧之本也而奈舉世不知何蘇子瞻代滕達道謝表曰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三復斯言為之隕涕

孫復以春秋教授以獨行顯於時石介首劾文彥博等後賢者推為執政坡公曰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又可施之政事之間乎此坡公不刊之論也

宋時藉權酒以資國用故杭州一歲課至三十萬緡然亦有張弛如京師則不權嶺海夔路亦不權郡邑

官亦得自釀故神宗時有京城榷酒之議有公使庫
釀不得過百石約束有變路深山當行酒禁之說
東坡美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
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盪下菜湯中
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盪覆之不得觸觸生油
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
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過油轍下又為盪所
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
得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
揉洗入甕熟赤豆與粳米半為糝餘如煮菜法

六

人命至重故犯大辟者讞審不一及臨刑時尚三覆
奏即王曰宥之三之遺意也于有司怒于法或應死
而應至秋後不宜即決者及或不應死者俱答掠死
之或瘐死之是帝王之三宥不及有司之一怒也于
和違理莫此為甚自古有之于今為甚緣本朝此條
立法不嚴耳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漢宣帝地節四年
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
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
以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宋

時囚以笞掠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神宗治平
四年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此聞有司歲考天下
有司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
緣為姦簡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
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失不經其具為令今後諸
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兩人
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
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
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
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生木官

八

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
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
法仍仰開封府及諸提點刑獄每至歲終令聚死者
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簡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
行罰當議更加黜責此二詔今當講求以補不及助
元化者也

宋時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法今遼左深
可行遼左沒於虜自天啓壬戌後漸次恢復以軍為
屯每有言軍須食養不如與民民已棄而復來授之
無方徒以啓爭端而為有司武弁之所陰攘即及軍

民而為豪民姦卒之所獨據若斟酌此法行之即可漸復 祖宗屯軍之制而用遼土以養遼民用遼民以守遼土始有着落耳

雇役之法便於差役宋時尚有南北之異今則國初行差役而天下皆言不便近代用雇役而天下皆言其便矣當時司馬光實為固執然亦有故神宗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如此則每歲役錢天下不過四百萬而寬剩錢每歲幾二百萬也後復以它事借用

九

其半蘇軾請降內庫錢補還之不允蘇軾請以其所餘一半雇役一年不必更徵雇役以觀差雇之孰便亦竟不行如此則上設法以苛取民也民焉得無說豈立法之本意耶光不察此耳

宋時西夏元昊與今奴兒哈赤事極相類仁宗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乃始裁塞當時宋既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民其匹五六十千民大悅一使所獲歲

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因以德其民民飽而思奮又窺宋之厭兵而其禍遂與宋為終始矣奴未叛數十年得中國賜予及和市紹參之利歲數十萬及將叛數年所得更奢而尅開鐵遼廣其得不貲其用遂饒而亦奢侈不惜不三四年即大窘故別虜炒花等久役屬彼矣復使之款我我不察而歲予十萬朝鮮久服屬于彼而鮮人亦苦乏布我帥毛文龍居彼欲竭其利遂歲乞布數十萬及他繒帛與鮮為市鮮因于奴奴得不乏絕者此也二者俱中國失策而奴猶以假手于人不得自恣

十

故有復通和市之意奴死我遂發帑使彼以中國方求之急遂為不可應之大言而且以兵尾之以挾之矣幸小挫之去而通市之意未嘗或忘邊帥遂私與之市以二十金易一布邊帥獨得其利朝廷竟不知而奴益富強而禍不已矣我所以資虜者甚於宋而或借於他虜借於屬國甚至出於邊帥朝廷不得制其命并夏人稱男稱臣之虛文亦不可得而彼之資我以德於下使飽而思奮則如西夏此深可太息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宋時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補子弟一二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請不與大約三年進千四五百人為流內官此時為極濫故每一官闕待補者六七人今三年之中進士以及就選舉人貢生任子豈止千百人而貨郎亦有入流內者近日准貢名色更入流者多較之宋時更濫矣選法焉得不壅耶

卷三

一

不可用耳如可用則正不患其多也世祿入仕三五官人之法使人人如王謝子弟亦何妨盡列清華今人雖簡而其人不可不登選俱有牆壁任可至郡守運使其為害豈小近有言不得任至郡守者夫不惟其人而為格以限之今止於郡守運使猶病其隘可復為厲禁耶蘇文忠嘗有議狀曰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以上亦許出官愚以為用此法而融會之每于會試

場令應舉者同入試如卷不完及失旨者去之其餘平通以上率三卷中一人如本等格授官授官之後得與進士一體升除不限所至其不中者三試即給應得官銜致仕如今舉人不願選官遂授都察院都事之例則所用者無所限而所棄者亦不失榮世官選士之法兩盡之矣此即祖宗時軍官比鎗之法也豈惟文蔭使軍官比鎗法亦修明之不惟頓捐冗祿而世弁亦多才矣

卷三

二

蘇眉山乞郡劄子曰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危亡是憂國何緣報此余堅守永退之本志也蘇子先得我同然矣

宋時學中生員之外有入學參假之流即今附學生青衣寄學之流也
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近日西湖葑田復作傳從龍為巡鹽時季之藻太僕嘗建議開之黃汝亨少叅亦力主焉竟不得行當宋築堤時錢塘縣尉許敦仁有議曰西湖水淺葑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年之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滂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

變為菱蕩永無芟草埋塞之患今若用其法則豪家不失利而歲為開除可寓去害于所利之中有志者宜講求也

今江南渡險無過于錢塘江之浮山楊子江之黃天蕩宋時蘇子瞻欲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以達於江後為人所阻不果行不知阻之者何詞按原奏云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故得之則必有以侯臨自欲以陰陽之說利其母之墓

三

者矣近日興化李思聰故相文定公之孫也嘗言鑿河可避黃天蕩之險人以其墓在江邊以為自利莫有過而問之余以苟有利于天下即因以利其私亦何礙乎今河未鑿而思聰兩子登進士第且顯矣安在此耶此末世之難與言便宜也

宋單諤吳中水利書略曰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蘇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蘇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

金陵九陽江之衆水蘇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蘇宣歙販賣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蘇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堰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鈔視其進自西五堰東至

四

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控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極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此書詳悉大得江南水勢雖先後緩急不同而其支派來委古今所

其本朝夏原吉尚書開後最有益於民今廢弛久之
 實宜興工昨崇禎元年 主上召對方以清餉富國
 為急圖吳中二相未有以副 聖意而急急言此宜
 乎 聖心疑其自為故曰得無勞民動眾夫不得明
 水利之人而任其付之有司亦唯有勞民無益於民
 也 聖謨遠哉然任其地者日擊水害十年而不自
 當按諸往籍訊之父老有以佐民之命竟爾潦草以
 工程浩大四字已之悲夫究心水利者所宜知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然廢弛極弊似當更張宋神宗
 王安石君相相合亦一奇也但施為次第用人布局
 少斟酌耳而神宗任用雖專寄聽實廣故一時士夫
 之論宮闈之言終足以動其心而安石不能格其心
 反借助於羣小此其所以債事也然排新法如蘇軾
 亦可謂不遺餘力而其初年對策亦惓惓以改法為
 言後矯時之弊遂曰祖宗法度斷不可改故李定劾
 疏曰軾應制舉對策有厭故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
 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雖忌者之言
 然亦不可謂之無間也故君子主論當原始要終不
 可任時低昂
 余嘗論稍增鹽價不病於民而大益於國蓋以人歲

食鹽十二觔此本朝會典所計實不相遠貧者昂之
 所費無幾富者費多不礙其富言之甚悉然祇論其
 理耳未徵之古也按東坡集揚州鹽元價二十八文
 今揚州鹽四五文即以為貴不肯行引而別請食鹽
 夫揚州產鹽古今所同也繁華亦古今所同也豈遂
 以厲民哉往熊廷弼居鄉遺書袁世振極言鹽貴厲
 民也欲以扶商也當時路人皆知之矣
 宋之公使錢即今之公費也使客交際亦出於此杭
 州七千貫揚州五千貫揚以為不足今其額甚少安
 得不取之民愚以為欲責吏廉則職田公費不可不
 增復也
 宋時有官專領煙火盜賊煙火即今火燭之說今街
 中止言捕賊不及火耳然職仍如故也
 楞嚴經云寃親拒受內障自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
 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
 一切勿變為己主宰即化生相又佛家言在胎十月
 如在地獄故至人多奪胎而來在胎者原從壞彼成
 此損人益己而來安得無胎壞之失并損累其母乎
 余近年子女頗不育亦有壞於胎者因感而記此
 太祖為吳王時甲辰常遇春等圍贛州命中書左司

郎中往參謀過春軍事此文臣參謀之始也

徐中山大兵克通州元順帝議避兵曰豈可復作殺
欽卿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
勸固守京城不聽失烈門等之忠豈下於李伯紀哉
一顯一晦是以論其世也慨而識之

國初取士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
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
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今文日增而後五事不問
致使士于武備吏術俱不之求何如復 祖制為善
耶然愚以為中式而後試此不如先試此而後及文

七

義如武舉騎步射之法不合者不得試文則士皆務
此矣

蘇長公本成師後身故雖持戒每破末後一着炯炯
於五通仙原非本色故厚發願靜養終不能持然其
續養生論將從來長生家格格不能吐者了悉明暢
故知才人之才無不可通也

文章與時今古雖氣韻不宜下流而聲吻必難如一
人言優孟衣冠我以為能為衣冠并不能為面目也
老坡才極一時馳騁百代然其代侯公說項羽辭擬
孫權答曹操書但覺如三家村女子權學時世雅裝

愈增其陋耳况下此者而每言擬秦擬漢甚至公擬
短長哉亦太鄙矣

人之趣向各有不同至於姻戚或結之於前如瞽父
盜兄不能主也柳宗元稱呂恭賢豪絕人蘇軾曰宗
元敢為誕妄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增者乎此正
不然也即宗元稱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
哭之逾月客舟之道於永者必呱呱然歎亦以雖子
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亦未必然嘗見作郡邑得民
心正不必生平俱犖犖也甚至附炎之徒其為宰牧
甚有可稱未可槩量也

八

古人不要作作有不稱不自護短不似今人以為無
不佳也老坡自云作竹千百中得一二耳又云本欲
為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
久待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書畫尚如此况詩文
坡公作鳳翔縣土火星青詞全擬書之體體偶一為
之甚覺有致亦為青詞創格劉子威輩每文思擬之
豈不陋乎

坡公作徐君猷祭文全以啟體為文亦一變格也其
鍾子翼哀詞亦是變格

子瞻薦難疏曰世無不殺之難均為一死法有往生

之路可濟三途雖是老饒亦諧至理

南茶北酒之說甚著然士大夫亦有不善北酒者余每與深於酒者言俱以為北勝也然北酒則不用秣米為者黃米釀耳往在遼左見有雜秣米為者頗佳東坡老人曰麥熟頭昂黍熟頭低此陰陽之理也古人造酒理蓋如此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况如南海無麥而以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皆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

九

在海南取船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如此則坡老亦不以北酒為善矣此未為知味今試以北麥作麴以釀南米不知何如耳江北麥俱晝花江南則夜花故北人每不便於南麥自江北載食之陰陽之說不謬也近日江南人家以米麴釀酒甚佳事固未可以理槩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蘇子瞻與范景仁最相契且曰先君子之益友也故破戒誌其墓然嘗曰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揚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謂謬矣嗟乎何子瞻之責人無已時也禮樂百年後興則百年之內無禮樂矣子雲之言本謬子瞻豈不知之徒欲以深責希仁耳樂為士大夫所不留意既

卷一

一

有所見何可不一修明而遂以為歸功新法耶

宋時所云公狀即今名帖所云圓封即今護封宋時奏疏書牘俱可入通今書牘間有之而奏疏絕無矣宋時書牘入通又有皮筒以防漏濕也

小袖胡服也胡女亦然李長吉曰禿襟小袖調鸚鵡蘇軾稱朝雲曰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則女人

將以此為韻耶廿年前江南女人尚小袖後改為大甚至有用三尺者京師更甚有一豪客楊生者集妓數十夜令工人各為裁去其半旦起不知所以亦一快也

宋元佑間二聖臨朝遠人賀正旦俱二書坤成節亦有賀太皇太后書答之者俱以皇帝代答之略曰恭

因省侍具送來音之類賀彼亦然此殊得體
宋人集中貼子詞樂語正是詩也應入詩類不應入
文類

吳晉時襄陽間民有兩屬者宋與遠亦有兩地供輸
人戶

今以六尚等為內命婦宋於宗室婦亦曰內命婦
蘇子瞻與王定國札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
換武遂作團練子瞻豈得我同然耶為之一噱

子瞻初耕於東坡欲自號麀糟坡襄陶靖節然僅見
於尺牘中未見其自署也余得歸耕當刻此印以補
其志

近年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老者吾輩
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大蘇尺牘曰獨與幼

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笑過嶺雲亦自家妓收而為
妾者也大蘇曾老之則此老字亦有典故

楊用修以易卜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
勾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

者遷就之戊己同為土土不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

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己吳起勾陳而
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其說蓋本於蘇子瞻所云五臟
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
之所入也其說又本于揚子雲法言罔直蒙首冥罔
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首為秋冥復為冬三子之言皆
深於陰陽者也

甚矣創業之時易建法守成之中與其復法難也
世宗稱本朝中興而霍渭陽始又稱遇主其所論十

事俱鑿鑿當行而世宗在御四十五年竟不及行
一事此聖子神孫所當加意也一言洪武中今天

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運徙
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

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
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查覈兵伴招集遊民給

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
衣食之原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於陂塘

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脩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
政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

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
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彙職初試不中者

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貴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賚過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因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

四

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以人廢言道所不載也世廟時武定侯郭勛言三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此在宋時蘇軾曾極言之費小而利大深遠國體二請餘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近日邊儲大匱議者以納銀運司不中邊儲之故此謬也大司農核陳之亦止明邊商開中正引法未嘗廢但餘鹽納銀運司耳不知使如勛言凡餘鹽俱改作正引運司不必收銀解銀戶部不必收銀發銀而盡派中於邊則亦足邊儲之一法也三請開礦課以助工費此取財於地唐宋籍之國初亦

載在會典極宜舉行但勛後請付之內官而仍復內官鎮守此愴人之心後人以悞神廟至今人不敢置喙耳

嘉靖辛丑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歷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歷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况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

五

無修改以今天度乎不報夫大綸曰授時歷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歷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二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歷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歷元者歷家以世遠難竟故裁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年而退一度自堯

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纏算
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
至日纏算六度九十六分宏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
十四分故冬至日纏算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
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纏算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
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今上
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
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兔小故自下望
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
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

六

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
晦則南北地勢然也本朝歷法大約盡此至今不改
日差歲歲矣故略記之
高廟時有內登知文史言及政事立遣還終身不召
遂定制不許讀書識字 宣廟始以詞林教之二
聖各有意而王振速事 宣廟即首亂政汪直劉瑾
俱涉略書傳似 高皇之意遠矣然亂政最酷如魏
忠賢又却不識一字則 宣皇亦未可議也總之立
法宜周而惠生法外不獨此也
洪武六年開文華殿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

肄業其中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則
文武之名因士業而起非絲上德也
閔子京曰馬勝藝花記云花之早放者曰堂花堂一
曰塘今塘報疑沿堂字之譌蓋亦取捷速義也不知
實不然塘報因宋時以河北為邊瓦橋益津等關皆
阻水拒虜為塘以通報故曰塘報 孝廟曾以問廷
臣無知之者

七

近年比筆云李長吉為童初宮教授余所識士人魏
珠字叔夜方就學於童初宮或訊之曰未成道男子
在童初宮未成道女子在易遷宮俱學雲篆長吉已
成道者特為教授耳余曾備載之青光中按陶貞白
冥通記曰男真為童初宮女真為易遷宮又按薛用
弱集異記蔡少霞好問適常被鹿幘褐衣人引去令
書紫陽真人山玄卿所撰蒼龍溪新宮銘尾曰易遷
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甯二百三十
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清甯者豈上帝紀元耶上帝亦
有更替乎抑如後世人主之累改元也又按童初之
義當是曰初學入道如童耳易遷出於韓詩外傳曰
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
知其時之易遷兮此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

棺乃止其意鬼仙尚須學則闔棺亦未可止也
顏淵問于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孔子曰善哉
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
而有禮也夫賤如貴必以為卑而能不屈也夫子則
曰讓而有禮斯為聖人之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斯之謂矣

孝廟時庶子張昇論森相劉吉御史魏璋等阿吉意
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此本朝記載皆云然余以
小人無恥至此等事極矣身在言路不能破森反從
而阿之甘為鷹犬鷹犬止擊物而彼則擊其所擊者
更不如矣獨以魏璋後為吉劾同官湯鼐故遂獨著
而其所等者晦匿紀事者之失也識之以告後之南
董

本朝之弊莫過于臺省太多議論繁雜權要者求賂
賄益張蓋言路之弊宋已受之然其人少尚易精選
即有不端亦易芟逐今臺省至二百餘員非附和為
同即置凌為評成勢之人常十數倍于大臣焉得不
賄日廣而吏治日壞乎嘗考洪武十五年曾置諫院
官以者儒閣賢趙肅何顯周為左右司諫正言此猶
宋制也已而罷之蓋當時六科止承行查核六曹事

御史事權甚輕故與行人各置百餘員以供奔走非
任之為言路也諫院既罷權遂歸之為弊至此 聖
祖制法周察千慮一失胎禍無窮悲哉

太祖時傅友德等平雲南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友
德班師沐英留鎮先是一年炳文方同延安侯唐勝
宗巡視陝西非奉朝請間侯也何以特命此鄭重蓋
鑒于衛瓘鄧鍾之事也况一鎮一歸乎聖意淵矣
洪武初已行科舉之制未幾罷之至十七年始頒科
舉成式而是年即申明鄉舉里選之法蓋終以此為
正條而科舉輔之也行之久而漸失 祖宗之意

矣吏治何絲不散乎
成祖曰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
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此非身親戰陣者不能言書
生坐籌分合聞之可以魂死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何喬新嘗有疏曰國家制律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則值錢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欲折中之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說不行余以即行之亦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知竟以所值定罪方得立法意而贖錢較之呂刑失於太輕不用鈔八錢二之例而俱照收贖律鈔以銀折之但杖一百至鈔四十二貫為贖絞斬則納銀四十兩流三千里納銀三十六兩較之今雜犯死罪一十八兩總徒四年十四兩四錢則為加重庶得其平也若贖罪例鈔及錢鈔兼收例俱賤估鈔時所定最無謂也

國初編戶原以十戶為一里有奇零則附之宏治間定預備倉糧事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則是每里積一千五百石每戶積一百五十石也雖有連年水旱民安得饑死乎脩明此法足矣不必他求也

人皆知舉貢為正途而不知監生吏員亦有正途也

王三原怒為冢宰時曾有奏曰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旱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因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効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誰肯盡心職業此疏大有關係余以欲吏治之興不盡去事例不可然而不敢言者以歲需其數十萬金

之用也今用屯鹽錢三法則足于財矣何難去此或曰恐既富方穀之義未當余以為當用開屯之法使民得以力田起家中有異材不妨如國初顯用稅戶之例則人思自奮矣其刀筆小才各勤於其業自從其正途考選以進何憂阻滯乎

今足邊儲之法如開屯田中餘鹽催民運嚴倉收之外尚有折銀一法當更正德間戶侍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夫以三錢一石之糧即以三兩一石折之而銀不可食究竟糧必貴至四兩五兩即不至四兩五兩而衣金玉死者

比比矣此作備者當追戮也

梁文康儲其所取士田賦嘗証之曰沒其貲可抵天下租稅之半則近王在晉謂沒馮世龍之貲可以免遼餉三年不足謂過矣噫

今閣臣無不同知經筵事者矣景泰初江淵商輅已在閣矣然陳循高穀同知經筵而淵輅兼經筵官而已此今昔所不同也

本朝諸生言事遇知者不少如太學生楊浩諫景帝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裁主之罪即授河東運司判官擢知順德府累官都憲太學生虎臣諫 純帝萬

壽山搭棕棚巡幸即召至左順門至傳 溫旨受其

誅命吏部授七品官得雲南一令而卒其後復以科第起家及或不甚著者甚多也暇日當合為一編以近日錢嘉徵胡煥猷足之

國初定匠籍者班役此即差役法也後折匠班銀官自催之此即催役法也後法便于民然國初時予以營建鉅萬而無固蔽者以行前法耳太祖營南都因

民未定不必言矣 成祖營北都永樂四年閏七月徵天下諸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

聽役半年更代並人月給米五斗較之近日大工催價相去幾何可以知其費否也

仁宗嘗諭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間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侍講王進布衣陳繼對遂建宏文閣于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近日 主上自政事之外所問文學事

實閣臣以下俱莫能對御史黃宗昌請選文學之士前南京光祿少卿文翔鳳前南京考功郎中王象春等以備顧問問臣竟已之蓋恐侵機務也余以本朝

政事入東閣者無預機務之名則亦不關政事如掌誥者是也近年始不用此制耳今若仍復宏文閣而以處文學之士以備顧問何至侵內閣之權而不使天子得博學多聞之益乎

本朝賢登懷恩姓戴氏 宣廟間御史戴綸言事忤旨杖死其諸父太僕卿希文坐逮幼子被宮即懷恩也此當獨表其姓于史傳以識其自

本朝名將山雲生時未嘗封也死後追封懷遠伯此沈東所以請追封周尚文也近年葉福清向高為戚

大將軍繼光頌而不及此僅加廕而已此不足為勸

也

賈誼曰、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無敢、今冠處女四字甚幽

聞鬼者曰、人有鬼、器亦有鬼耶、法苑珠林記劉宋時、吳興費崇先受菩薩戒、每聽經則以鵲尾香爐置膝前、一日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坐側有唾壺、徹去之、即復見此人、還爐于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方知神人所提、蓋爐影耳、爐影即是爐鬼、如此則何物無鬼、今人詩文中于枝入道者、每引鑲子骨事、其事摩載

五

于續玄怪記、其說曰、昔延州有婦人白哲、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購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厯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善捨世俗之欲、無不殉焉、此即鑲骨菩薩、不信可啓驗之、眾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鈎然皆如鎖狀、此義人難遽信、余細細思之、其言不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餓虎號嘯、一歛食之欲耳、

且帶一殺根、使遇腐儒、必告之曰、餓死事小、然佛竟投身飼之、少年思法、其咆哮何減饑虎、且彼無殺業、我不必捐身、慈悲本等、豈有慳惜、大善知識、必首肯斯言也

先正程敏政別號篁墩、此必用程靈銑助虜殺虜事、蓋敏政歛人靈銑亦歛人、必其先也、然歛縣圖經所載、本事則所助之虜為黃墩湖虜

今制殺人於市、殺後無餘刑也、逸史載唐樂生被冤、殺於制使裴郎中、至毬塲、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繇、樂曾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

六

矣、爾慎無拉吾頭、若如此、我死即當殺汝、所繇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答答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而仆於地、死矣、如此則唐法于典刑後尚有答也、亦一異聞記之

刀輪車兵法所載、古人以塞城門、蓋巷戰之具也、近年遼事初起、獻兵器者紛紛、有欲造刀輪以破陣、其人驟得威名、南中公卿奔走視之、余往觀、自知悞、余微哂而去、朝野僉載曰、唐魚思嘔有巧思、武后欲造、無作得者、嘔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嘔云、徐敬業在揚州反、嘔為敬業造刀

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夫古今事有不同理則一也咄雖巧不能使刀輪衝陣救業雖愚不至以刀輪衝陣

南楚新聞曰唐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庭趨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汝不認桑梓耶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州實不曾趨走台階此日况在荆南若論桑梓固非儀也悰怒陷殺之甫死一月而悰卒悰自是駭妄然匡謀曰若論桑梓

固非儀也則于本處節度應行庭趨矣近人甚諂其鄉之督撫然亦無此儀此古今不同也

唐裴炎之甥牛騰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近有士人雅自負舉動如貴人然貧不能具車馬人稱之步行進士足以千古逋匹

唐之李丹丘可與嚴子陵陳圖南同傳竟晦于野史其名不甚大然圖南可為帝王而不為世皆知之子陵本領世或未盡測也顯者人尚不能測况晦者乎丹邱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卒殄疆吳後去越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

時不可妄致也此言豈易及哉廉頗思用趙卒尚未悟此也

神仙山伯甫授藥於外甥女時年七十漸還少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答曰此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山伯甫慈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志之故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七一年矣以此計之生兒之年正六十歲未服藥之時即能既老生子耶近山東平度州民婦七十生子則

此女又不足奇也

白日飛昇者每云乘霍故李抱真高駢輩皆刻木霍習之近一士夫因而仆越以病然謝自然上昇却云去時乘麟來時乘雀何不習之于麟縱不得上昇亦差可免仆後復有癡人習雀當賞余此言也

太白星君傳張士平浚井法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時即為福地浚

井及泉必有良效

宣室志曰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為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嚮所乘驢子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閱卹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今夕可泊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推簷破牖致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常學道于四明山偶

五
九

晦于此適聞王公忘舊甚不平吾為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於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卹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如是耶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練二百匹紫衣又僕而揖於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即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

及練二百呂生乃歸渭北今之貴要自飽囊橐莫肯分潤親舊焉得俞叟十百人分布天下嚇殺五寸紫衣人耶

五
十

暇老齊雜記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異聞集載宰相李泌奏補闕盧景亮穆質于大定中皆自言頗有章奏諫白國有善即言自已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御筆書予一官遂遠貶按本傳泌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舍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章綬梁肅為左右補

卷六

一

闕則其請重貶盧穆應不妄也此泌相業第一事三代以上不設諫官蓋一以事無專官則人人可言雖百工之賤亦得執藝事以諫一以既有專官則彼必自求題目雖賢者不免而三代以後賢宰相知其實而不欲居其名鄴侯識膽俱絕古今故敢為此耳唐人奴稱主人曰郎君今稱人家兒郎為郎君矣古人稱故人子亦曰郎君如此則太無別神仙傳權叔本家傭陳安世曰大家君教我耳此三字典雅可入文章

續玄怪錄載神仙王獎號麒麟客者曰樂雖難求苦

亦易造此言名理甚快我輩富貴得意之場皆有苦趣故捨極樂一途欲求樂境了不易得然余久歷患難每于極迫促之時於空心眼頓覺種種惡趣了無苦味此二語實透實徹

杜子春好酒閒曠資產蕩盡老人贈以三千萬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嗟乎名教何等事而乃銅臭所可圓然要之于至其言不謬每念斯言不覺三喟

彭祖曰仙人者雖有不死之壽然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夫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

卷六

二

未顧此已此言雖非至論然亦快透極矣

王母曰六甲左右靈飛致升之方四十年傳一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夫仙真之分久矣太上者又十倍之乎得道者想即獲鏗所言得道者了非仙人也蓋長壽而終於死者也

仙人黃眉翁曰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洗髓二千年一洗毛此余丁卯所著雜說名為青光之本也亦自謂脫去塵言庶幾洗髓洗毛耳

張果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凡服食者，必取資益。三黃惟取其降火耳，蓋以尅為生也。

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此縱非良人所為，何遂稱不良人，將以其緝不良人耶？然究非美事矣。今士大夫以得金吾廢為榮，是愛其子弟，不如六郡良家子矣。

唐闕史稱裴休實一古盜，以款識有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其門弟子劉蛻以葵邱之役實在前，不得以益稱。裴公惺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此常人易

王

辨，何裴公至此方悟，然其擊碎自是快事，雖似開其宿憤，亦省留偽後世，乃近世嘉禾項氏聞尚寶一銅器，亦以桓公識為奇，當未聞此耶？即未聞此，亦曾不思生前無識耶。

狄梁公博勝，奪張昌宗之翡翠袍，宋之問詩勝，奪東方虬萬鵲袍，二君邪正不同，然其事皆在則天時。北夢瑣言載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併四海，每至論兵，必據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簡譜角觝，今日顏雲亦何多耶？史不勝載，遂忘其名矣。

唐建中時，令狐岷知貢舉，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從，勢擬傾覆，岷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岷無良，放榜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此唐之囑托，所以公行也。然斥逐發私書者，甚可以敦厚道，近有士大夫負美名，而屢發私書以自飾，竟以苟免，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李德裕不繇科第，其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悞與德裕舉子既悞，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故半李構怨時，有請令德裕主貢舉以解忿者。

四

奇章終不許，夫以德裕之才學，自以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使隊中驢馬見輒，以至終身，今會昌一品集昭千古，奇章文人，亦雅避之，况及第李評事，不知安在耶。

唐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郎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

暇覽於是措笏朗宣一遍。郎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郎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郎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郎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郎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眾中有以杜牧不矜細行間之者。郎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此足見憐才之盛。更見大道之公。薦者可以公薦。聽者可以公聽。豈如暮夜關節。齷齪財臭耶。又豈如今盲眼瞎撞。坐收廢鼎耶。然不知狀頭之外。何以重第三第五。而不取第二第四。當質博者。

五

唐代宗雖非純君。然頗有度外之事。非常主所及也。獨異志載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階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右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鐵鉗烈火置其腹心。煙氣燒物。左右皆不忍視。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此。彝對曰。臣實藏之。已然諾于人。終死不可得。遂貶之為瑞州高安尉。此事遇英主庸主。俱無活理。代宗却僅貶之。此兼豪杰聖賢作用。又載房光

庭為尚書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敗。御史陸遺逸逼之急。光庭急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曰。光庭與薛昭有舊。以途窮來歸。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為慈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固不易得。時宰何人。豈庸人可庶幾。竟失其名。悲夫。

古人擲骰子。以堂印為上。不知即今六四否。四在唐時已賜緋。印為紅色。想即此也。唐時王生與夏侯孜同在鳳翔連帥座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

六

俱得登第。當擲堂印。此一證也。

錢式祖惡。物料低下。至萬曆末年以及近三朝。至矣。至崇禎錢。竟無擦磨工。字畫皆不全。開元錢通傳至今者。不惟輪廓精美。即字亦歐陽詢所書。古人不苟如此。今太懸絕矣。

今琴聲差雅於諸樂。楊用修竟謂之胡樂。則似等于竽阮琵琶。然唐于頔嫂即謂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則其來久矣。然唐琴師董庭蘭尤善泛聲祝聲。謂大小胡茄也。則琴之變雅。正自唐人起耳。唐明皇恨琴聲。欲以羯鼓洗之。自然趨入於

胡變其正雅矣。

唐人有送宮人入道詩。今皆以為出家也。然二者自不同。伽藍記曰。後魏高陽王雍。貴極人臣。豪侈無匹。妓女五百。羅綺從風。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則可知二者不同也。入道即今所謂在家修行也。北方于此等。不分男女。皆稱道人。即其遺意。

賓主交拜。其來尚矣。異聞錄唐人所作。乃記后土夫人與韋安道冥婚事。官監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豈古賓主禮如此耶。其事雖証。聊借為

則天分過。然于此可證古禮。

大唐新話。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家事。天威不若其罪無赦。肅宗力救之。下殿叩頭。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長流嶺表。張均伏誅。玄宗小字阿瞞。嘗自稱之。對兒子何自稱阿奴。此不可解。又深恨均而反得長流。亦不可解。

戎幕間談曰。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於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勢。葬於此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侍

七

開時陪師往詣。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但潛遊郊野。恐禍生不測。安石懼。遂止。泓歎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公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買安石曰。舍弟紹有中塲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紹竟買其地。葬中塲男。紹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今世傳父母廢子孫。葬師猶騰湧不已。若加子孫旺父母。當無食暇矣。然古宰相畏諺。不敢擇地。今官愈高。求地愈急。上不以疑。下不以諺。此葬師得安食于今時也。

八

唐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刺血。謁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人心如此。兩都焉得不復。安史焉得不平。唐中興之威。焉得不就。今之男子。豈不如古婦人。然一請當先。必遭讒阻。故兵興數載。人心愈不前。徒使主上曰。女首如舊。插首如舊。可慨也。

北夢瑣言。載唐進士李茵。得宮中流出紅葉詩。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氏家見一言。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數曰。此妾

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如此則稱能書女子為書家，甚典而有據。今人未知用也。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劉禹錫赴任姑蘇過揚州於州帥杜鴻漸座中作也。今本中皆作惱斷，雲溪友議獨稱斷盡，于本事論之，則斷盡為是。

撫言載，唐鄭朗相公。遇一僧善色，謂曰：「郎中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喧者甚眾。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于此考之，唐之狀元及第，亦尚有重試退黜者矣。」

九

玉泉子載鄧敏以孤寒不中第，牛蔚之弟僧儒之子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敏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甯一第耶？時敏已為李評事之壻矣。有女二人皆善書，敏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敏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躡，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敬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敏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候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

日牛氏奴驅其犗索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託好懷帳雜物，列于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甯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共牽跪其袖而止。按高則誠所撰琵琶記，托名蔡中郎，而其婦翁稱牛丞相，或曰元時有百花丞相，百花者華言牛也。時有強贊塔事，故托名牛郎耳。今觀之却不然，直是全用此事，特以鄧敏名不著，故借中郎亦以中郎曾受知鄧瑀君，故可借耳。悲乎！至元美據說郭謂牛名繁，其人為蔡生妻，為趙氏，其事與傳奇更合，而與此小異。

十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冥祥記載晉中散大夫趙泰如見冥吏云殺生者當作野蟒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鶴鴛鷹麋兩舌者作鴝鵒鴝鴛桿債者為驢驘牛馬每疑人殺生甚多使必作猪羊等物債人亦何劫得了有野蟒一連可以了抵則數千殺生亦數年可了差為快便且諸物具殺業只不合自我殺之故一短命野蟒自足抵債不若劫盜殺人之必當以屠割報也蓋亦以所殺之物皆前生劫盜殺我者故此

老

一

得未減耳佛謂冤冤相報此自是從人情中勸出至理想其準報既有主者亦必如擬律者之有輕重增減也此事佛家未嘗暢論焉得明眼人與質證之分野之說千古一大疑今以十二州配二十八宿至鬼方百粵之間即謂諸宿之外豈天體之大止照中土一隅耶或曰南極星不常見則化外諸國自有分野此其說似矣然日月所經亦止此耶又不相合按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海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則三萬里之外亦共此分野矣余嘗曰星之有分野如日

月之在庭院一院之出沒東西不礙天下之出沒東西也而各自具足二十八宿照中土分野亦如一院之日月耳此于理始無礙于大軫之言而益信

鎮江圖山在江之介天啟七年江淮間頗饑有道人指其上可食民競取之時遂傳得一鈴記言涉沃誠然其言又半與舊傳合余疑因土可食人遂附會之蓋逆瑞方熾人心洶洶耳是時在南都奴輩自湖來過而得之余亦曾食焉甚可食入麵更無別人駭其事以載籍不載故附會之說遂成然自是不學之故少所見多所怪耳按紀聞曰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

上

懷州武德武步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未貴人饑若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肅時在懷州親遇之又唐會要曰大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麵人取食之此二事與今正合不足疑也但俱非感世事耳

古人以食器當以藥金為之、可以延年、當時人亦能辨之、東漢陰長生、常作黃金十數萬、以布惠天下、貧人、唐太宗常令成、製造金數萬、所謂大唐金也、此兩金必尚有流傳者、人自不識耳、

劇談錄曰、漢高后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會稽市販珠、乃獻之、賜金百、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勸求珠、復獻四寸者、不知此仙人須金何用、豈欲以布惠貧乏耶、又何不以大還點化、豈厭守丹煩瑣、鍊珠以化全耶、

通幽記載唐張恭之女嫁與唐暉、死後魂復歸、如生

三

人問、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最重者惟漿水、粥了、不可致耳、冥食資于人、蓋以人不以漿水、供鬼也、今京師有之、甚佳、鬼亦頗知味、

獨異志載唐李赤為廁神、郭氏選塔、廁神古傳名郭登、李赤即慕白而名者、其為詩、做白形廓而甚惡、有潤于白集者、余修輯全唐詩紀、已歸之赤矣、赤詩如此、宜為逐臭者所選矣、

唐時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命收蓮子、歸京、種于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工曰、我家世治靛、嘗以蓮子浸於靛底、然後種之、

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為種、即其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之、近世不復見青蓮種、余惟見鄉中一女人、以念佛生極樂、因桶中生青蓮耳、何不以染工法試之、當為我郡續此故實也、

晉咸平四年、立芳圃于金塘城東、多種異菜、名曰雲菘、菘菜有三種、紫色者、上名曰雲芝、余性好植菘、常與友人言、寒夜客至、有蔬脯二十種、鮮十種、便大富足矣、當襲金塘嘉名、以名吾園、此五山家本色、帝王家焉、得胃之、當致頌天上、必斷歸我也、

四

唐時即以陸鴻漸為茶神、密茶之家、陶其像、有交易則茶祭之、不和則以全湯沃之、嗟嗟、鴻漸何辜、每受湯沃、當為消除清福耳、

昔隱人之婢稱芳草、護草、今隱人苟蓄侍兒、當以此廣之、魏武時、有神草、名合歡草、可稱歡、晉武時有異草、如金燈、又稱異草、媚草、亦名雀子草、可稱雀草、歲乾草、一名麗草、亦呼為女草、赤縣洲生紅玉之草、食其實、醉三百歲、名曰醉草、雅州出舞草、漢武時異國獻夢草、桂林有草、見之令人睡、名曰睡草、鄭康成書帶草、又稱書草、又有令草、天草、皆雅名也、

唐天后時有獻三足鳥、以為周室之瑞、左右或言一

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須
史一足墜地。凡為天書。稱山呼。云歡迎。道中皆此意
也。武后快人。直說出耳。近世一種令主。又使人為之
而已。固不居之。更添一番着數矣。然總為史冊書之
耳。

南楚新聞曰。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
孜。令孜學焉。為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勅下。
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
劇職。會信皇幸蜀。乃從令孜。駕止成都。時令孜與
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處于左右。避通仰

五

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為關節。數年之間。聚
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右僕射。後敬瑄敗。
為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
李安者。常為復州後槽徒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
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為姪。未半載。安死。
德權遂更名彥思。繼李安為團人。有識者皆目之曰。
看馬李僕射。近者逆璫用事。凡中貴子弟。及緹騎無
賴。皆驟至一品。甚有加保傅者。事敗之後。誅殛之外。
漏網尚多。俱為匹夫。有復細承差者。不異於看馬僕
射也。士大夫赴此時。加銜者。人目為偽官。不復以大

文選王浩為得深疑
物應居代以離三為國
非地李。指野也。生
極矣

察視之。崇禎元年。尚有開棍行京師者。其隸人自謂
人曰。加銜者不必避。可笑也。此輩又無論矣。
周穆王八龍之馬。六名超光。一形千影。形容捷逸。但
覺形重。古人文章之妙如此。

廣異記載妖狐。唐時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
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
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姪。今
聞陶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
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陶李
之嫌。縶于桃李。古人尚以為羞。近見士大夫家。竟有同

六

姓為婚者。雖為鄉黨所賤。而彼自晏如。何古今之頓
異也。又載老狐蕭公許婚。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尅日。
要知唐婚娶尚必聞之縣官卜人。亦不私致。此皆成
今古矣。
纂異記載。好游王以屈殺馬知言。追贈為安國大將
軍。以其子紙為太史令。於是紙上疏辭爵。略云。臣豈
可因亡父之誅。賴國家之寵。此雖寓言。然今之志士。
何可不知紙也。
史筆至陳隋。不稱合作。然文章句眼。有非後人所及
者。其稱張麗華有神彩三字。已足盡美人之繁。蓋形

貌極妍、而神彩不煥、不足動人也。又曰、舉止華間、形容端麗、間如弓馬間熟之間、古人每稱間雅於間中、再加一華字、其神彩處可想、麗者美人所難、却帶端字、此所以獨居一間、雖孔貴二嬪亦不敢比肩也。陳後主甚諳此中味、豈草草者乎、史筆亦足發之。

宋周伯琦、雅善詞章、兼工小篆、竊住于吳、猶每合同志極意風雅、然論者即以此短之、却不持此也。當脫脫正盛時、也先帖木兒軍敗、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伯琦時為中臺御史、反劾文等、越分干譽、脫脫縱賢相、庇也、先自

七

其失、附賢相而護其短、其短與附執相何異、其素節如此、不持在浙藩時舉動多外、以至陷身寇盜也。儒者好持論、然苟非邪正之關、如王始興之誤得賢名、王舒王之誤居毒籍、亦何必哢哢、理有兩通、辯致層出、非一番剝落、一番新情、然究竟兒戲、王元美論屈致嗜芟事、終之曰、或云屈到之芟、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王子可以無衷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答、此曠世之識、足破從前窠臼、然王子之辯、所不必辯、以至鑿而礙者不

少也、所謂明知而不能禁、多生積習然耶。

元末年、立分司農司、以脫脫之謀也、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農、農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給嗟乎、此善法也、惜元行之遲、不能濟耳、然早可圖、又置之

八

天下事何絲恰好也

自好為鑑斷者、每每腐俗可恨、使學者蒙而見、聞入于其聽、苟非豪杰之士、終身守其說而不可拔、學術政事、皆于此壞、本朝胡粹中者、尤好此、於元末事事事論之、如方國珍不當撫而撫、劉文成爭此失職、其是非較然、粹中却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逆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

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使粹中
之言為然則國珍再叛之後位至平章宜其盡忠於
元矣張士誠一加而為使相再加而三公真王宜其
剛而為忠義矣乃竟何如耶儒者無文成之識不能
言之事前及事後成敗已若觀火而猶為此說說以
快後人何怪今之叛者得上賞也

公論之不暇自唐始也王叔文自非純臣耳然姚崇
張說亦何嘗純而享才臣之名於千古叔文之意亦
豈苟者其事不就遂為千古話端王元美曰叔文以
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為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

九

之所任措如罷官市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
相杜佑賈執諸者碩皆能革德宗大赦之政收已渙
之人心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神策行營
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
吏卒為宦官所持不能全身而至死蓋其事之最
要且正而禍之烈實錄之即劉闢為韋臯求三川而
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甯不
為所解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臯時已逆知叔文
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無所顧且神策
諸將尚為故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況裴均

嚴綬輩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
等因不能盡當執誼鄙亡論然亦以文學為德宗之
寵臣而泰等則天下之所謂名雋有才識者也獨史
所云互相推獎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謂天
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
叔文徑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一人得千錢乃容
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柳宗元云素卑賤暴起領
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
意更造怨讎此最為實錄而苟非賢人君子則亦勢
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識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
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
訓輩伍奚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此言極公而按
事極核先獲我心矣然我曰訓亦非注比也今動稱
訓注注亦不任受也其說略見於史快矣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弇州曰。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夫使介甫虛其心可也。其行之實。古未有加諸者也。使崇其智可也。欲使卑其禮。則介甫盡棄其所學矣。此所以謂之君實也。苟如此。烏能使君實瞠乎後也。今不如此。君實亦未嘗不瞠乎後也。

易威則易衰。極威則極衰。地固有之。况於家國乎。揚州當唐時。紅燈十里。繁華甲天下。而五季之時。蕩無



人煙。至宋百年。漸得興復。宋元之際。又盛矣。高皇帝初取之。改為淮海府。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守將張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為隅。築而守。今又盛矣。南宋小說載兀朮渡江時。蘇州府城惟類垣而已。未幾而又盛矣。其盛極必衰。天也。其衰而復盛。地也。

元末辛丑。高皇帝尚為吳國公。嘗鑄大中通寶錢。自來鑄錢未有不用年號者。此一變也。傳之後世。夫其故實。遂謂有大中年號矣。

古人以五胡雖主中國。然所占止在鼎宿及紫垣有

變而虜主顛沛。此梁武所以嘆虜亦應天宿也。然其時南北分限。固不宜歸帝垣于戎主。至元而一統華夷。更無可應人主之垣。豈遂寂寂乃順帝之末甲午七月。太陰犯昴。十二月。太陰掩昴。丙申正月。太陰犯昴。六月。復如之。丁酉十月。太陰掩昴。戊戌正月。太陰犯昴。十月。復如之。十一月。又如之。己亥正月。復然。戊申正月。我高皇帝即位。彗星見於昴畢之間。三月。彗星復出昴北。則所占誠在昴耳。豈真主已生虜人仍占本宿耶。



高皇帝得天下。與漢高同。而說者曰。陳友諒張士誠。非項羽比。此其所以稍易。此誠然。然友諒之強。世尚知之。而士誠之富。人直謂坐享耳。嗟嗟。以匹夫而得據三吳。享有二十餘年。真主如高皇帝。累戰而僅勝之。豈無自哉。高皇帝嘗謂孔克仁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夫兵不厭詐。阿瞞寄奴之所以能兵者。止以其能奸耳。而士誠有之。孫武子。神於兵者也。以間諜為

上而士誠又能之豈易敵哉終以恃用勦舊兵無紀律此高皇之所以不畏而深畏有紀律之擴廓屈已聘之每稱為天下第一奇男子也

太上答陶隱居註方書殺蟲魚禽獸世皆知之然實不止此事也西蜀華蓋山李桓真人覬曰陶有三是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蟲魚禽獸救治病其二好算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恃聲勢親近朝庭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天創侍仙樓造降真館又謂陶雕刻文詞勞神典籍好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

神二門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余久耽世外昨年後見勉一出旋遭世網陶所謂求縣令不得正此謂也今年三十六正同掛冠神武之年更復何待平生好醫藥然方書不煩更註此非知免矣自幼潛心緯度多謗畏禍絕口不言休咎者數年矣此學亦不欲傳人自此便絕此念其非亦可免也即待仙降真之事自覺平常不屑望想但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此出於性斷不能以彼易此但本無聲勢亦未嘗親近朝庭或真人所非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詞典籍亦自以即復

仙班亦非此無以銷日而宿生曾事二教俱歷歷可記故潛神二門亦終不免然惡意終以兩不相礙上帝豈偏執至此即上帝廢而不用而我自有得亦正不羨瓊陛高班也馬得招李桓而與面質之

鹽官鄭端簡晚名卿也卿之先正也然其為司寇時擬董傳策等三諫為戍曰恐贖徒則加杖熟若完三諫之生以俟它日之報天子也黃恭肅光昇詳述之於昭代典則為恭肅曾擬海忠介瑞以辟以此去官若曰自喻也若端簡之擬王行郭希顏死此不知有說否端簡終不合嚴嵩而去故人亮之然人臣守職

可放空一事否即曰二人不能無罪焉然司寇守其職可迎意加擬手我終不能解也古之大手眼君臣只是善因時以制寬猛而已漢高之用寬諸葛亮之用嚴與我太祖之用嚴皆法此也此意孔明後惟劉青田識之青田嘗語太祖曰自元氏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設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熉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乃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

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賴焉章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然究竟 太祖治道之道何嘗不用青田之說特恐奉法者失其意故利器不欲示人耳溢之頓首正在雲霧中也異日 上謂青田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禁曰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 太祖本

領學問和盤托出矣君臣相契之深必有所因却於應對之際各有時有機亦不混混此非解者不足與道也

湯信國平閩時陳友定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亂遂并力攻城失火一事能使堅者瑕靜者亂觀此則即不瑕不亂而足以疑者鼓敵勇此常料之外也可不慎乎

賦役之法江南至萬曆中年弊極矣後先大夫與朱少師國禎於湖郡倡均田之法蓋不以戶丁而包田然說者紛紛謂市戶等太便宜耳然此百之一二即

在此百之一二以應國家不時之需亦何不可畢竟此法行民得休息而諸郡亦俱做行之近漸以魁按洪武間經營興作命中書省議設法恐役及貧民以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 高皇參酌民宜必極中正然終以田為則故知以田為準雖有踰越不過百之一二藉口一二任意為之無所不至矣 祖宗精密如此憲章之外無他道也

洪武間選官察老成者以六卿兼職新進者又備極一時之選可謂周矣又選國子生周琦等侍太子讀書禁中此即唐明皇命李泌與太子諸王遊之意此

別有一種涵育後之人亦當一舉之也

言官風聞言事此說實無所據不知何以相仍有此言夫所謂風聞者正以事果真實何能盡出已見然事有所據聞必有所自如不可告人言及不可謂其實然何以得借此恣口逆箴是非乎崇禎元年 王

上首詰風聞者真 聖主也然此亦 祖宗家法也 洪武元年 上方即位陶安龍飛舊臣也而御史尚

言其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絲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今上妙年

即同符 聖祖何可及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
來春舉行藉田禮當時儀禮大典亦多矣即以基一
代儒臣何以獨此典隔年預召之此必基嘗力勸
高帝行此今行其說故特召之耳歷朝來間亦舉之
近且置為後事得無未有青田之心者乎事有文而
實寬而急者此類是也誰為當立言哉

大將之下有參隨此自中山王時即行之至嘉靖間
文帥武帥俱不廢也後以鎮守內臣亦有參隨遂避
此名今日聽用曰材官矣然特異其名耳

洪武間戶部請開中陝西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
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今每苦邊無粟又謂開中
患虜不知邊人所需正不止粟如布帛等每以商人
不至其值甚高故雖領折色多而不足以辦使通其
法何物不可中鹽但金銀則當禁耳以金銀者准貨
物之等子非貨物也太祖深識此意禁民金銀交易
不惟為行錢法亦深察其本也

司農司一官端以開闢荒田為事元時嘗設之非如
唐之司農寺如今九卿也我 太祖吳國肇建亦嘗
建立後罷之至洪武二年以中原田多荒蕪乃復設

之開治所於河南今中原屯政久廢荒地甚多此官

不可不復建議者每以責成州邑不知州邑事多終
以文應雖官多則擾而此等事必不可不設專官持
論者每以似是之論以誤國奈何但設官而不重其
權則又如董應舉之屯田終歸掣肘耳然此官罷而
并應舉已成之績亦銷滅矣此專官之效也

本朝精明之治莫過 二祖時然究竟 太祖時為
最耳據先正三楊輩對 宣廟云永樂之末貪風大
作矣然 太祖定議按察事宜即諭之曰凡事當存
大體有可言者弗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弗沽名賣

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惡此
太祖之時所以得成精明之治歟

太歲月將風雲雷雨代天分布威德者也五嶽五鎮
四海代天分治疆守者也人主以天之子以其極貴
不敢自居為百神之主然亦可匹矣本朝祀典祝文
俱稱臣似過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胡瑗蘇湖之教甲於古今者只以刑政實學分科而訓蓋涵養漸募雖士人一生本業然在學校政宜分科而治乃得實際此問禮問官之遺意亦今士業一經之本指也國初設學時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不知廢自何時耳修明六條而夏斟酌於蘇湖舊法庶幾盡善矣又國初以新律頒布天下鄉井小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流漸至今儒生且不知律為

卷九

七

何物矣即已登仕籍使不為有司則撥輔公孤以反初服猶未見律也即為有司者亦臨事翻閱直為胥吏欺耳帝澤何絲下降窮民何以托命乎故學校之中尤當以講律為先而兼及於故實學校之事非天子不得更法何日幾幾至於士大夫頗有肯講說教者然自語錄之外不屑及此此非真心為後進也也余嘗與鹿伯順言士大夫有名教之任者與諸生談經講理之外便當立一會講之學講典故講刑政分門而習崇舍而肄為國家教育真實人材此忠之大者也聖人復起必以我言為然矣

世宗求相汲汲至六年十月始得張文忠入輔然是年文忠即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皇親莊田革旗較三萬一年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今主上求相汲汲更甚 世宗應運而興豈至六年淹也且鎮守內臣 主上不待宰相自能革之英邁過於世廟宰相更可有為矣然當其選者亦必下手即革大弊除大費始足以富强致仁義之實佐一人於中興耳徒曰扶正抑邪而邪者既亂人國正者亦無益國計終於國事無濟也

二

禦虜之不可無車古之良將知此者衆矣 太祖老諳於兵嘗詔魏國督山西河南造獨轅車八百輛曹國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蓋知獨轅之輕便未知小偏廂之更妙耳創業君臣且得天下於虜人之手者知之如此其真後之書生當柄輒以鷓鴣目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本朝置鐵不講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治歲一百六十三萬船臨江府新喻治袁州府分宜治歲各八十一萬

五千劬湖廣興國治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
五劬新州黃梅治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
二劬山東濟南府萊蕪治歲七十二萬劬廣東廣州
府陽山治歲七十萬劬陝西鞏昌治歲一十七萬八
千二百一十劬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治歲各二
十二萬一千劬太平府大通治歲一十二萬劬潞州
潤國治澤州益國治歲各十萬劬歲共為九百五萬
二千九百八十七劬此亦可助邊需一臂今棄置不
講而日稅南畝即有輪臺之悔將何及乎

洪武五年以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

三

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
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
煎辦餘井並塞之今戶口非舊比因時損益司國計
者不可不知也

唐宋時封贈先世俱以次減如父贈太師祖贈太傅
曾祖贈太保太尉之類亦有三代如一者此累恩也
國初尚因其制宋景濂致仕時二代贈誥皆太
祖親製父為禮部尚書祖為太常少卿亦此制也後
改而皆如其官此本朝獨優於前朝者臣子受而不
知耳

洪武時國子生殷敏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
此今武英殿報効中書之鼻祖也但其紀事不專主
書繪耳

國初國子生仕進在科第之上其未仕時自出使歷
事之外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
故士出此途者多矣學校勝於科第可不念哉

高皇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為銓
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
人昔元之弊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
歲月費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

四

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
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今不惟
路費不聞并舟車亦嚴禁之至雲貴遠方脚力亦且
裁減其流落者不止於為醫卜假貸者必倍償於債
主即抵任之後日逐俸給亦不足以資俯仰蓋本朝
設祿原薄而折色更甚又無職田等優養烏得不流
為不肖乎談者每言高皇御吏之嚴然亦必復
祖宗制祿實行之法而後可復嚴誅以清治本王文
成巡撫時憊憊欲增折色有以也
今進士觀政各衙門體統不同最森嚴於吏部最通

融於刑部吏部為進士選注之地宜其然矣刑部於諸司郎甚至以齒飲殊不可解按成化時曾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同見任官問刑此則明似寮友矣此其所以至此

遼之東西以三公河浮橋為界按此河延亘數百里上之黃泥窪船城等處可以直通遼東之瀋陽下之杜家屯耿落屯等處可以直通遼西之右屯浮橋直中道一路耳今欲恢全遼政不必絲中道此非精練遼事者不知中朝人殊憤憤也且此橋亦非舊有直始於成化時馬鈞陽取鈞陽疏曰遼東地方三面受

五

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甯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甯遠為西路遇有緊急彼此應援竊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甯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悞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甯遣兵據此已有明驗請造大船百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墜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悞事此浮橋之始也此時諸城星列急在應援之便故於此地為酌

中而且於遼陽廣甯二大城為最近今遼西廣甯萬不宜先守而遼東之遼陽亦非首下手之地則此途正為緩路兵家首重地利膠柱以謀其謀殆矣

成化時給事中林樂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航海遇風而歿贈樂都給事中乾亨行人司副而已此亦似太卑然今以七品驟得二品三品猶以為不足亦似太過知故事者當斟酌之也

本朝親藩體貌甚重較之前代班在宰相下甚相遠也至文廟入繼大統於是更張非舊矣然初執詞以建文帝疎慢諸藩故儀文尚在至英廟初每

六

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邸王於東廡及景泰帝南宮之役簿報上皇於是此禮後竟廢矣景皇亦尺一念欲私天位耳或言其天性殘刻則亦過矣是時給事中徐正請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鐵灌帝怒誦戍鐵嶺衛夫宋太宗欲私天位遂置廷美於死豈止出封於外而景皇不惟不聽且重懲之此天性之良未可恨也故憲宗追待有加豈無所見耶

韓襄毅巡撫江西時甯王不法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後宸濠圖復護衛以致不執平之者王文成

也斷藤峽之苗韓襄毅大創之至後復猖獗王文成
總制兩廣時復窮其巢穴何二公之功名終始共此
二事耶亦一奇也

天順間以御史李蕃楊珣巡按宣府遼東所過軍衛
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遂挈問之仍降勅戒
諭諸御史令守憲綱今之按院豈止擺列吹手官軍
迎送耶近年鼓吹放砲開門如制撫矣近且有攜優
人以歷諸塞者矣修明 祖宗之法者當何如耶
華文莊感不得大拜世謂李文達賢阻之是誠然然
文莊平生每與賢者相忤如論于少保猶以公事也

七

至御史楊智以星變劾南京大僚王三原恕等令文
莊按之文莊亦言三原不惜名節宜罷黜後又論章
楓山綸考察不公何也

今獄詞皆具於刑部矣都察院并無獄囚况具辭乎
祖宗時實不然也 憲宗時選郎陳雲等以受賄
被吏許下獄言路劾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刑部以
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既而
都察院擬罪 武宗時胡世寤為甯藩所構亦下都
察院獄詞具 上發鎮撫司監候後宸濠敗言路劾
刑尚張子麟曾以啓報濠甚至稱臣 上命王守仁

伍文定等具奏守仁以為實有之但都察院為子麟
力辯此獄不繇刑部未必非姦人假造以誑濠(宸)金
錢也可以見都察院非僅僅會審而已今豈特都察
院并外之按察司獄亦久空司獄亦虛設此理刑之
官也失其職矣蓋國初三司各自問刑不必盡委郡
縣故都司有斷事布政司有理問自以其幕屬主之
今凡事必歸郡縣郡縣之權愈重而監司虛設矣如
近年遼東督師留言路所劾之將領此自當以督師
意論列而亦拘體制行道者議道亦照例行應復
廳詳道自道詳督師督師據以上聞督師授之權

八

耳豈卑官敢論大計哉而言路反得執詞以論廳官
皆漸失 祖宗立法之意也
成化間吏許選郎陳雲等言路尚論掌通政司事侍
郎張文質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今
通政司何疏不留停以使人自為計况於吏乎蓋以
官本十民本一之說為詞然實無勅令從事 聖主
欲遠四聰當首禁此矣
宣德時况鍾等選守大郡俱奉特勅鍾從容假愚盡
羅吏姦一朝宣勅置之於死此人所共知也按成化
時入司禮黃高之謗殺吉安知府許聰聰以吉安民

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行威如此則知
 府于劇郡特奉勅不特况鍾等也
 今監修實錄惟元勳班首而已考 英廟時修仁宗
 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
 原吉為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即元勳亦不止一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于遵化不必江
 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治雖費
 而遵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今遵化撫臣欲開
 鉛礦竟阻於鄉紳不容天不受寶而徒望國富用足
 何可得哉

九

英廟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甯夏大同宣府糧餉
 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
 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
 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
 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
 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
 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武安侯鄭亨甯陽
 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甯夏缺絲布絹綿花
 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
 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

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
 瑛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
 其事此法最善行之已有成效矣今任事者無實心
 遂不復問天啓初遼東軍餉多者月至三兩而窮悴
 如故蓋諸物盡貴則士雖有厚餉之名而未享薄餉
 之利耳余嘗上封事言之欲通有無竟不得達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故事、南京參贊機務、謂兼某部尚書、蓋以參贊為主、而部事其所兼也、故吏部戶部皆可為之、不必皆兵部也、今專任兵部、而兼字之義亦亡矣、

正統十四年、頒己巳曆、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岳正著論、以為曆官以私智揆之、能無搖其本乎、故有土木之變、然本朝大統曆、實本于元之授時曆、授時曆原有六十一刻者、大統曆獨改此耳、不知己巳曆何以復然、然實用授時曆舊法也、

永樂間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江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泥沙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漚沙淤泥

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浚疏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工從之役夫凡十餘萬于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

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復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景奏間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貫嘉靖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其功故日以淤積至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竟奪於眾論不竟其功萬歷間御史林應訓亦嘗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

弊極矣項 主工初親政員外陳懋德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為 上言之 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挑濬不可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道疏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 上以其費罷之 主工初念恐其勞民疑士大夫自為反以厲民耳惜無有為上言勞民所以利民雖小費而東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則未有不汲汲行之者矣回首夏周能無惘然
東宮三太三少今僅為加官於青宮毫無與矣高皇

文皇時俱以勳臣大臣兼之實尚有職守也即

景皇易儲時亦以加六卿雖以媚大臣然亦為青宮而加也今絕不然矣故國初文臣皆贈伯而不得公孤及官師今大將不識字亦得為 帝師儲傳矣益令人想 祖宗封法之善耳

今之吏即古三公州牧郡守自辟椽史也自元而其人不愛士始恥為之至本朝而冠服獨異士人更為人所厭然 祖宗用人正自不拘其中得人甚盛猶有古之遺也至永樂諭吏部風憲官不得用吏以其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也夫知利不知義

豈持不可為風憲哉若知刻薄不知大體則繇學校科貢為風憲者殆更甚耳猶不以任吏是上自絕吏而使之為不肖也今其途仕宦愈下而其人亦愈不自愛豈非上啓之乎

長陵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以調兵今其制亡矣夫古以虎符調兵其制度精密誠慎之也以勘合代之似於疎矣今且不惟勘合不用并勅書亦且不嘗降憑一部咨便以行事至文武大帥行于偏裨者亦無兵符契合如武經所載者急

時嘗以令箭調止令箭甚易偽造且行止又寄之人口而箭無同異今承平日久即有征討亦在夷虜故未見其害異日必有因而大劫者今言之似迂耳本朝罷中書省六卿分職繁簡惟均不相偏畸今禮部職掌漸失其舊矣即如賞功一事 二祖時必令禮部議之蓋以禮曹為議論之地使得憑禮以折衷之耳亦即寓古議郎之職於其內今盡歸吏兵二部矣亦不止此一端也

中山王於古來開國元勳中可稱純臣矣子輝祖又能為革除忠臣輝祖之子欽 成祖令襲爵即乞守

墓以致誦中中都而不悔忠孝又兩盡矣以元勳而身為純臣子孫忠孝古未易兩也

古之仕者皆有告身無論崇卑也故每有事變令納告身以為驗今大僚尚有咨劄可憑至五品以下以凡郡邑之職俱止給憑到任之日即繳矣此在承平日卑官尚有贗偽若一旦搶攘其弊不可勝言者按永樂時初得交趾以陳洽為吏部左侍郎付以吏部勘合二千道凡當授官令與大將張輔沐晟叅贊劉儻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此法自當修復通行海內者也

五

成祖平交趾詔數黎季犛父子罪有曰毀孟子為盜儒當必實有此事也孟子當孝陵時若非者儒錢先生幾不得配食文廟幸聖主易心而借國復毀之何其不幸在一時耶豈聖賢名譽亦有劫數耶佛法在今日像教之盛不如六季宗門之盛不如唐宋然任天下之人自為剃度毫無簡制則六季唐宋所無也佛法興廢付之國王以人道之有王如諸天之有帝釋地獄之有閻羅各有統制今任其人為僧為行而主人者不知其數豈以此為護持佛道哉余於冒言中嘗深論之然不止為度牒之資可以助軍

需及諸大非常之費而今失之也亦以政體不應如此耳佞佛者每以為此說毀佛此不知佛之甚者也昔

孝陵嘗令僧錄司造周知冊天下僧人姓名年甲及始為僧度牒年日與所授度牒俱載其上各寺藏一冊以驗行脚者其法密矣余嘗欲嚴其禁私披剝者成之蓋欲行法不得不如此使其人真心學佛豈成足礙之乎長陵嘗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剝者千八百人為軍發戍遼東甘肅此亦祖宗成憲耳山呼禮三代所未聞漢武封禪關山呼此其始乎雖

六

事君未可言諂然華封人之祝壽亦其一耳孝陵改之曰願君有道天下和平深得之矣羣臣不知大體以不足致臣子之誠乃更為聖躬萬福則亦萬歲之義耳故後復用舊制人臣不能將順以更萬世積習惜乎

太祖既罷丞相即置四輔惜未有稱之者故至成祖漸且直閣是無相名而有其實矣以此觀之相之終不能無非成祖以後漸改太祖之制即太祖亦終不能自持蓋六卿分職如五官四肢也人君如心也心無肺肝等臟不能獨運四肢五官此一定之

理周無相非無相也相自領家宰耳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窩等八冶歲收鐵百萬餘觔洪武時廣平府吏王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太祖以其擾民杖流之蓋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遠近今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風俗變化豈有定哉遼東自中古以來屬夷之日多屬華之日少宜乎風俗淫汰無恥乃洪武時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乃言遼東風俗以獵為上農作次

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有高希鳳家一門五節婦又有裴鐵妻亦殉夫死上為動容稱嘆即旌表之今八版圖將三百年仕于朝者不絕又有大儒賀醫問輩產於其地宜益敦禮教乃富庶之極競為淫蕩恬不知恥承平以來首受屠夷良有以也今漸恢復土重洗腥羶痛改前習是在今日當事者能無留意乎

劉向說苑 太祖嘗命禮部頒於天下學校 成祖又令國子監同律令兼將孟子不得於 太祖而向獨得之于兩朝者聖賢於後世亦自有時耶亦佛家

宿緣之說耶

驛遞之弊極矣然為之制者當酌量人情政體不宜如江陵時之太過以致不可行余嘗於冒言中即著此論矣然此當人主嚴以汰弊之中寓寬以恤下之意耳至於人臣奉法則惟宜王言是守歲在戊辰主上欲澄清之而樞部明與上抗自行其私昔吉安侯陸仲亨開國勳臣也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責捕盜於代縣故于大臣之歸馳驛為異典正以非此不可得耳今無有不絲驛者則此亦虛名近日水西為逆藉烏撒諸部以為聲援人知安氏為

囉囉種耳不知與諸土府原一族也 太祖嘗諭傳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囉囉厥後子孫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 烈祖洞遠直至今日矣

洪武正韻 今天子之同文也然自館課之外無有遵之者豈時王之制不能奪一尺僕耶然考洪武三十二年十月降詔刊行韻會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高皇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令翰林院重加較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

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
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
命刊行焉如此則此書原諸儒草就未當聖心宜
其不能遠也

古人茶重龍團以茶芽為草茶下品今惟用茶芽其
勝龍團豈止天凡之隔然此法實始于高帝高
帝以建甯貢龍團重勞民力故止採芽茶本恤民一
念竟作韵事勝場矣

洪武二十四年命湖廣賈慶舍人倪慶參贊清平衛
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此布衣參贊之始

古人矯詔發粟以濟飢皆犯大罪故行之者為奇節
洪武二十六年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先發貸後奏
聞著為令如此則今雖為之亦不過遵功令耳而人
反不敢古今不相及如此乎

太祖嘗以遼東歲飢令遼王且築營房以居宮殿俟
十年後為之又以雲南未甯命珉王為棕亭以居俟
十五年民富力紓為之此古帝王所不及也

洪武二十六年以禮部言百官朝參賜食供億為難
請罷賜從之費雖省而自此上下漸隔矣先是公侯
一品官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

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
今不惟賜食不可得并坐禮亦廢矣除幸學坐聽講
外即經筵日講亦無坐次此豈祖宗之意耶

太祖明於庶獄庶慎刑獄每親決至晚年始罷之然
武臣死罪猶親審之今武臣犯罪招中獨詳先世功
次亦此意也祖宗報功之切如此今亡矣夫

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極鮮問之用幾何曰五百貫

上曰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此所云貫者當
是鈔此時鈔一貫值銀一兩豈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使用五百兩耶此是洪武三十年事當是鈔價已賤

極矣

太祖上昇前十日諭成祖曰朕之諸子汝獨才智
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據外安內非汝而誰
此即末命也聖神無遺照可以見矣

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嘗遣女生姑魯妹至京讀書此
亦罕聞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王陽明既歿錢緒山王龍溪訃告同志曰嗚呼命也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刑正四書有旁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後諸書俱陸續刻行獨刑正旁註不見豈散失耶亦門人輩隱之耶何後於年譜誌狀中亦更無一字及之也集中止有五經億說十三條其論避卦一條曰避陰漸長而陽退避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避而退避則亨當此

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避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避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避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避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避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避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

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及之間強此之義艱彼之進圖其漸安者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避之時道在於避則避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避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避之時義大矣哉陽明晚年欲一洗晦庵訓詁之習故并億說亦不欲傳緒山於敗篋中簡得之此則正翁註之所以不傳也然觀其論避爻古之說

者未有此曲折明暢惜乎其設經者不多見也

陽明宸濠之變時寄其父家書稱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稱姓於父誠不可解緒山為之解曰自稱姓者別疑也更不可解矣要之陽明高足徐愛早夭王畿得其大德漢終在蹊徑中耳

聖門稱游於藝藝者射御書數盡在其中况文章其大者乎今人一講學便薄之為詞章末技此自立教者不得不堅此門牆耳學者不知懵懵終身為古聖賢笑亦為立教者笑矣如陽明子本朝第一大儒其於文章諸體俱各透柝門人為之刻集將其來雨山

雪園詩刻于賦類中。豈不貽笑萬古乎。

武弁加銜。不緣勅旨。即古之所謂板授牒授也。然古之承勅者。必奉特命。近日則不然。甚至司道而可加將領之銜。濫觴極矣。祖宗時無之。王文成曾劄指揮李楠。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此其漸也。

文移之式。亦漸倨矣。今撫軍以上。行吏部考滿請封等。尚稱本職。言他事。則于六部俱稱本部本院矣。按王文成集尚不然也。初受兩廣之命。行移各屬。尚稱當道。到任後始稱本部耳。如今日則稱本院。不專稱部矣。又如當爵當職。今則止稱本爵本職矣。

功罪之際。議論易淆。即處理之正者。一爭則未免過激。如王新建江西之功。自當推首。而伍文定尚書次之。王懋中中丞以鄉紳倡義。亦不可誣也。後之清者。以新建掩懋中文定之功。過矣。吾郡陸澄公之高第。慷慨爭之。自是大誼。豈阿私所好哉。但云新建令文定請各鄉官盟誓勤王。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又云掠甯藩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此其言欲破衆論。未免過激。懋中既首為盟長。二日亦未為遲疑。文定之兵。亦即新建之兵。豈可以為罪案。正以言者不公。故辯者至此耳。此功名之際。

所以愈難全也。

今廢子者。止曰廢子。做某官。惟廢宦者則曰第姪。然按正德時。廢王文成則曰廢子姪一人。與今不同也。會典一品祭九壇。伯止七壇。以國初伯尚從二品之例。故殺之。然二品止二壇也。嘉靖時。補諸大臣卹。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祭九壇。而新建止七壇。新建豈當在周喬之下。使其不封伯。豈不得一宮耶。此有司之太拘矣。

王文成論討賊疏云。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也。此最切于今之賞罰矣。又曰。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於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此最切於今日之招撫矣。

浙東戴愚齋祭酒。微病。書偶語於門。落筆而逝。語云。百年混世。今朝始得拋除。一笑歸真。俗客無勞挽。可謂宿根不昧者矣。

方正學文種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臺上。望而悲之。

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為記因地入梅都尉家而
耐絕湯若士顯祖為植其墓有田春秋祠之教坊人
先已為李道父郎中放其籍嫁商人若士有四絕其
一曰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伯梅家不知都尉
當年死也是梅花近雨花蓋以都尉殷亦死靖難也
今正學祠歸然矣墓亦脩整人皆知葉李二相表著
之功然不可忘若士始事也

挿首虎墩免愁萬曆間領賞于遠為數不多後廣甯
破王制府象乾撫之驟增至二十萬其說曰籍毀於
兵約略如此因稍加益耳此自通官誰制府耳當泰

昌時遠撫周永春疏曰虎首箭賞額一萬八千兩因
加三萬兩則其數昭然也此載在泰昌實錄可考嗟
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敢以不利於己而棄其籍乎
然諸部皆然不獨虎也何怪虎之索百千萬乎雖然
撫者仍昔人也果虎索與否亦未可知也

天下事敗於不知者尤敗於知者故曰主人略知醫
其疾不治當違事急須海船甚急王給事繼曾疏曰
遼海運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浪之具合募慣造海
舟之人厚其直令初為尖底如閩廣商船式樣乃可
無患若如發造淮揚者耗八萬金於無用矣是時漕

督王紀以八萬金造船江北人不知舟之不中程余
嘗望而知其必破矣後果無一全者不唯失八萬金
而壞糧數萬人數千給事閩人也故其言真切然海
異南北南無礁而北有礁故南洋船惟恐底不深而
北洋船則反是以閩廣船行登萊遼前之間筏不敗
知余募舟能中丞明遇亦嘗持此論余非身涉久亦
不知也故臆談天下事者少知

丈夫立名非其本志然以此繩人非三代以後之道
也夫其事之成否既有命矣及其成也而傳與不傳
又復有命焉萬曆庚辰進士二甲第一董嗣成才士

也制藝詩翰俱卓然一時自以家太華威口絕阿堵
孟給事養浩為國本被杖時為盛客郎中方宴客即
謝之而草疏力爭時養浩方血肉淋漓也家人以太
夫人在堂祖尚書垂老力為請魔不顧乃市木以待
蓋以 神廟於救者罪必加重於言者而給事且杖
矣嗣成弱眇不及中人且華脆必不任也幸 上寬
洪僅削籍去歸而欲傲其家小人反因而乘之家破
大半而尚書怒甚小人且辱焉浙撫王汝訓者固嘗
書生時自傲其家者也意主之而有司奉行不相中
遂以悶悶死死之日見光如燭出倪垣嗣成先姑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子也。家本盛，一旦卒，尚書亦未幾卒，而嗣成父給諫道醇母弟進士嗣昭又先卒，遂中衰。子幸文秀，甫冠而以病廢。自甲午至庚申，二十七年矣。光廟始踐祚，凡以國本遜者，生擢死卹，而嗣成卒不及。余嘗求嗣成原疏，其家已無稿矣。後于他遜者，自訟引其疏始構得之，合先人所為傳刻，而告之四方，聞者皆嘆然。算應也，促其家自訟，子病憤不解，孫在襁中，室老矣，無能為也。養浩已顯，歌為操江都憲，乃上書告之。養浩引為己過，然亦未即應也。而養浩亦卒矣。余至長安，告之郵總憲元標，乃力任之，使其婦上疏，而銀臺不即達。余以辭薦歸，時有任之者，而竟中撤。未幾總憲亦逐，而且卒矣。近讀泰昌實錄，亦竟無嗣成名，嗟乎，此命耶人耶。

唐玄宗贈其兄甯王為讓帝，古稱其友馬，然甯王實兄也，而讓之，此猶在人情之內。溫王重茂，逆韋所立也，宋高宗不能忘情于襁褓之子，而玄宗且于溫王贈為殤帝，此人情所難，故雖失國，而且復焉。天命不謀也。

唐之八關十六子，以錢非關子不行為况也。今此法亡矣。

唐之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置客省處之，即上書言事報未下者，亦實其中，歲常數百人，費度支廉，給令之上書言事者，以百年前有奏下，而其人去者，故無不自通政司取保矣。唐待以客令，待以囚，古今至此。章惇世目為姦邪，然向後欲立徽宗時，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自是早識。正論曾布、蔡卞等以太后意定，欲自為功，遂叱惇下。此建中靖國一年中，惇得貶，而東正得牽復也。然居其功者，即在布、卞而非正人，得與力焉。故一年之後，卞罷而復起，蔡京為政，元祐黨人之禍更酷矣。使助立之功，不在布、卞，徽宗即不端，亦不至純用蔡氏至此極也。此消長之機，天實為之，為之涕流。

正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四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五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觴中，九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此天官家常論也。然唐一行即曰古

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
初度今在斗十度本朝華湘曰堯冬至皆昂中而日
在虛七度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計去堯三千
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則所云日在昏旦之中俱未
可執一論也

大統曆本于授時曆然授時曆夏至日出寅正一刻
入戌初二刻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今崇
禎已巳大統曆夏至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四刻冬至
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已不同矣

舊藁俱置敬廢敗篋矣崇禎己巳二月在河朔檢奚

囊所攜止萬曆乙卯閏八月以後詩耳為六一百六
十七僅得詩八百五十首約略月得詩五首耳陸放
翁有句曰三日無詩自怪衰余嘗感而書于座右今
纔六日一詩是半之也放翁晚年自稱有詩五千首
余即暇老亦僅半之耳勤惰且相倍况工拙乎為之
憮然

臨川之巴邱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樞虎兩函斫之
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馬鐵
之抽其爪牙槲而鏃之經其舌以重鐵之飼以十銖
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首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亦

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內矣以至童子皆得
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棋跌因而賣
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警
動牛後反見夫羊而警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
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
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其業廢

湯若士曰通天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
在氣機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孫
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然以
三年人涉江淮吳會立有江東袁曹貽聘而不敢正

視然竟以蹶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諸葛武侯精其
技至于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漢中夷陵一步窺長
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勝者也其言不可喜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詞曲之道至今幾絕矣近得湯若士然是紫釵特勝耳而大半出於帥惟審蓋若士深得曲意而頗傷於率若紫釵則情文得十八矣但太不協調其言曰周伯琦作中原韻而伯琦於伯輝致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樂府迷而伯時於花庵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為詞九調四聲而已且所引腔證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然已如是復何能縱觀而定其字句音韻耶自謂知曲意者

筆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喚子此其自雄自信之言也中原韻原造於元末故執此以求元曲即高則誠亦深犯落韻蓋沈約造四聲於梁而唐人之詞曲盛於宋元而韻成於元末政未可一律齊余以古詩古韻自可兼行則詞義恰合稍一落韻亦不為過至於犯調別體此宋人知曲本原自能意造故造且可何況於犯今伯時亦徒因末矩本非洞本照末若士之言亦中其膏盲矣特云拗折天下人喚子則曲之所以為曲正以字句轉折而音律調和喚子人之元聲也欲拗折以就之豈得為諧乎然呂

玉繩改之徒便俗工而傷其筆意此若士所以曰昔有人嫌摩詰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可謂知言矣

世間癖事以地遠不傳者何限遂昌縣之廣仁院有佛殿壁有邑人毛會潛畫一婦乳兒夜夜有兒啼聲衆怪之一日僧語會笑曰易耳以筆添乳入口遂絕湯顯祖曾謂令於此有詩曰曾為娥眉新畫師有誰能此畫孩兒自慚繞佛無飛乳滿縣兒啼似不知此與道子龍何異若非若士詩孰知毛會乎

魏給事大中既為璫賢所逮其子學泮字子敬固名士也行乞至定興鹿太公正匿之孫孝子奇逢張明經果中佐馬為營解不得扶喪至家泣血以死崇禎初旌其死孝為村父嗣葬並祭云在定興時日夜號泣過於秦庭太公為對之不食太公瀟瀟孝弟而力田乃義憤所發遂為朱家北海敬仲深感悲慟中成百韻尚斐然也錄之無使泯詩曰赴難趨燕市潛身向范陽日斜懷劇孟風古遺義皇跋德技村鳩涓心拜草堂道顏函渾噩高誼薄穹蒼直諫中無渾端凝動有坊格言蓮葉燧朴性愛農桑俊傑尊冰鑑鄉人敬彥方典型黃髮備碩望白頭良燁煜精神湛繇延

福祉昌使君當日政吳國到今揚封事傳金匱遺碑
匹汜鄉烏衣矜世肯白拾故寒裝韻叶芝蘭靜門流
行蒸香愉容齊醴耐正骨賤膏梁霽澤中為匪鴻波
衍益長赤駒歎汗血紫燕曳晶光介節驚頑懦美聲
震廟廊叩塔爭內帑仗劍出危疆齒嚼謀逾厲鬚掀
氣自昂鸞孤織地掛矯夫射天狼狂志匡中葉雄心
蓋大荒參雲鋌林白照日旆旌黃痛飲犇胡穴歡歌
入建章此心靡敢懈多事許誰襄翁本千尋幹堅同
百鍊剛貽書休念父努力只勤王日月銷兵氣櫓槍
墮夜芒平生交砥泮忠孝勉助勦雕鷄無凡翼長離

又獨翔奇文卑藻績寶色炫琳琅萬國推冠冕千羣
憚頡頏異才輝輝赫王父憺猶祥昌熾追仗始逡巡
謝弗當蔣瓜循別墅占秦候方塘藹藹如舊源源方
方未央曾孫肩逸亞穎質壁成行跨竹甯馨子警書
窈窕郎探懷尋素粟得餌問餒餽倚膝身何軟牽犢
欲吻張互嘲頻咄咄逸去更洋洋樂趣茲為極悲端
總可忘健軀兼雙鑠砂磧恣趨躡馬恒解鐙彎弓
不避強堅標直邁俗作戲亦逢場疎爽隨清算高歌
侑巨觥東遊期泰岱南眺夢蘇杭卓犖談名勝飛揚
羨裏糧蘇米垂官索一意事田莊負雪靈椿勅臨風

玉樹芳翁觀成色動語次却傷神自嘆衰頰日常依
慈母傍視陰催食至撫背訊衣涼母子互相察晨昏
習以常弄孩紛踈踈怡老巧相羊五世懽然聚百齡
穩可望瀟興俄息駕孟模奄空房境熟疑猶在悲未
悟已亡含辛收拄杖杖淚對匡牀聲咽堪酸鼻余聞
更斷腸萬憂謀罔極莫算詎為瑒怪事憑空降吾親
陷世殃觸邪師角構禍起貂瑞緹騎奔騰出檻車
竭慶忙孤身斬犴酷暑困桁楊大命危於綫嚴威
灼若湯九天終新露六月決飛霜生子庸如犬窮途
狀似獐脚疲空躑躅背烟只待程慈訓潛相怵戎心

惜算量破巢憂珍滅廣柳連逃藏草字模糊半愁腸
次第詳南行情怛怛北望涕浪浪兒已尋安在爺誰
送水漿無人與我信有眼總如盲魂蕩潭難繫形枯
迫欲僵人生徒縮胸造死亦羞惶長者深憐憫高言
發慷慨與情爭憤憤天道豈茫茫其諒身如壁何愁
舌有簧螫深今且散氣氣轉成祥解絆馳騏驎開籠
杖鳳凰千年虛射塔七日莫依牆死孝從無濟難貞
自刻將孫嵩忻寓趙張祿怯途穰運僻稀行旅簾開
得左廂極危情激烈排患語鏗鏘暮雀人爭鄙池魚
俗屢防丈夫別有異長笑謂何妨架帙紛紛啓園葵

款款嘗暫行呼麻馬重到投余囊見我纏淒楚更端
引悅康銘恩何可報拊臆不勝愴老父娛家巷先生
泛野航斯言誠獲踐小子劇能狂濁酒乘新舸輕帆
挂短檣遍穿辟荔洞亂舞芙蓉裳事過驚疑伏時平
志氣彰浩歌推下里苦調帶秋商燕屢英雄聚吳山
豔冶妝啞然供一笑跪進介眉觴

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雨大冰凝寒
凍冽甯王見而嘆曰訪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
之後王薨此載在五行志復有占書謂應大喪然實
不然也去年戊辰屢見如瓊林玉樹輔臣劉鴻訓樞

臣王在晉以貪敗戎誦蓋應之矣

符籙以召鬼神自是通理民間正月降紫姑神正不
必符籙也續博物志曰山東風俗取女子十餘歲卧
一榻覆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或欲刺文繡事筆
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此即術家
舞醉童也然彼亦以符籙致之而此則不必盈天地
皆鬼神也符籙正可有無耳

北史曰石國居於藥殺水部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
名涅其國于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
置牀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

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

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
歷金元以來虜主之葬俱刻木而鐵錮之不用此禮
矣近日奴首謀者云老奴死飲牛鹿之金各五兩造
金瓶以藏其燼骨懸於銀架久久乃埋於瀋陽城外
則此禮又行之今日矣牛鹿者奴領兵頭目也奴不
乏金而飲之衆者以見其衆之哀思也

天啟癸亥孫少師初主守甯遠之議遠撫張鳳翼不
以為然也出按歸語少師曰去甯遠二十里日將暮
望前路松塔影交加於地如鏡然近之實無三軍共
睹此何祥也少師語余余曰此名地鏡宋文帝元嘉

時青州城南遠望見地如水有影謂之地鏡唐大曆
時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遠望見人馬往來如
在水中及至此則不見俱載天中記少師唯唯

神廟不豫時沈文定一貫柄政孝端后召入禁中
條諸寬大之政頒行中外詔獄中錮礦稅被繫諸臣
且放還涿鹿矣神廟病瘳追前詔乃復追還君子
惜之余嘗記元史云元世祖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

召耶律楚材問之對曰任使非人責官醫藥囚繫非
辜古人一言而善榮感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
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入奏請肆赦

帝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惜乎文定不如文正詳審。反使帝澤下闕耳。

宋朝科制以二月十二日鎖院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與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今以初九十二二十五三日了之。昔何從容今何遽耶。豈才能勝古人。只落得文更草率耳。

字學書學本為兩家。字學當窮極詣會。搜剔偏點。書學則增減疎密。務合適妙。昔人譏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正坐以字學責書學耳。

柳子厚上淮雅表云。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嗟嗟。子厚先得我同然矣。但云今已無事。猶撫時增慨耳。子厚鏡歌序又云。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非罪等耳。猶莫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請至此。使人淚浪浪也。

宋學士濂在前朝。曾起家國史編修。未嘗就也。請過瞿塘。僧以此詰之。遂於是夕卒。其事載在典籍。班班焉。然余以為過矣。微而不就。亦未可稱委贄也。何遂負心。然考其致仕謝恩表云。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

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初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若未嘗有特徵之事者。此文憲之未慊歟。自反無愧。雖偽朝可仕。心迹未融。則一言慚恨。此人所不知也。或曰。景濂雖不就元官。每於文章尾具銜。則僧言亦未為非也。

高皇平陳友諒。尚未正尊號。宋文憲平江漢。頌語必稱上。此猶吳人稱大帝為至尊。故事。至首句。天命皇上為億兆主。何也。豈文成於後耶。殆不可考。唐宋以來。除官有誥勅。國初尚然。今自卜相以下。俱

取吏部移文知會而已。誥勅止行於給爵之時。蓋古人爵而後官。今官而後爵。此正當施於父母妻子。而不當施於本身。先後之序已舛矣。故文亦因之。然考高帝時手製誥文。玩其文亦似下所司轉移之。此漸失之端也。然其端實開於宋高宗時。戎馬紛紛。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任觀察外。餘則令具錢降勅。

古之贈與追封。原為二事。贈者贈其官。追封者追封其爵。即國初尚然。今五等之爵亦止曰贈。無追封矣。此古今一異也。宋文憲曰。敬親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

道也。愛親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知言哉，簡而透。

祠堂之制，三代以後不失宗法之第一端也。然宗法既不可行，而為祠堂者，又苦拘而不合於古。夫禮從人，清生也，苟合於宜，又何拘乎？余家祠堂先王父先考奮勇割羣議為之，然為羣議所拘，蹉跎者亦幾四十年，而始就，則拘儒之說悞多人也。今族指繁矣，覺神主太累累，亦似藪嘗考國初蒲田林氏祠堂記，以其十三世二百人之多也，列為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跌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則

前祖，有則分支，此亦得禮之意，而善變以合宜也。識之以候他日斟酌焉。

宋元間為文，必自述其位，故鄉貢進士諸生，皆各自署，今人將羣味之矣。味之未為非也，然古人亦欲紀實耳。國初史靖為中書舍人矣，其為宋學士作詩，自稱四明諸生，蓋於學士之門，用魯國諸生之義耳。余謂此較稱門生亦雅可效也。魏文貞當隋末，曾隱為道士，劉文成基當元末，有送宋文憲濂入仙華山辭序曰：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

甚懶，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達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二公事俱不果，然後皆出為王佐，正與文貞為三耳。

元末太常博士胡助作宋氏世譜記曰：宋文昭不問賢愚，心一以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容峰處士之號，此事甚癖，當即令禮部給儒官劄付之鼻祖也。處士號不更雅乎？元之集賢院，庶幾非冷局矣。

宋景濂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姪，余雖不事生產，而子姪俱幼，荏苒三十六，猶未遂斯志，每念及此，為之拍案。

歐陽玄，元以名者也，其言曰：南渡以還，為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息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瞻以雄，意將超唐宋而至西京矣。今觀其言，人有不却走而笑耶？然則今之自雄而薄古者，將無為後之視今耶？雖然，明文自勝於元，玄所評南渡之文，甚正元

及國初牽於徽國諸賢為兩可之辭者甚陋不如元之斷也

陸子靜之學至王伯安而軟然本朝宋景濂即主其學與元之吳幼清相為倡和語道統者不及焉至景濂更無稱矣嗟乎文章掩人如是乎薛方山之言不可泯也述道者當考之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文憲生於庚戌故當時推尊之者曰孔子晦庵與景濂皆生於是歲非偶然其改葬墓誌曰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二與庚戌之說甚合方正學先生第一弟子其所為祭文煇煇照今古然曰處乎世者七十有三年信莫信于及門弟子而况正學乎却有不可盡信故核事者以當時之言為實正未必然也

本朝典制錢一貫值銀一兩宋雖減然晦庵登科狀

元王佐以下各賜錢一千七百貫亦侈矣唐賜宴賞賚亦厚然不及此也

授時曆夏至日有至六十一刻者亦異矣古今歷行曰夏至日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其謬無疑然此何事得相懸乃爾異矣

僧尼皆王人雖方外何可無統乎今隸祠部實始於武后延載元年此秦城隋渠也

宋初科第員寡至文文山登科則六百一人矣近者漸多而主上格之此中興一端也

雲林異景志曰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

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五月生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余性畏熱每至三伏逃暑無法此事窮措大亦能辦便當奉臨之耳

千秋節雖唐玄宗時建置然羣臣有私獻耳未致賀也蓋以此日痛軫幼勞故不忍為賀至唐穆宗時乃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奉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蓋左丞韋綬嘗奏行之宰臣以為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此詔乃終於次年耳今習為故事即賢士大夫亦不知其非古矣

二

高皇敬天每於風雲亦復稱臣余嘗論其太過考之唐玄宗嘗勅風伯雨師濟時育物此又太過斟酌者之間常有至當之禮矣

今人家生日每私祭壽星其事始于唐開元初有司置壽星壇千秋節祭老人星然考之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則生日祭之亦復何義

回道人嘗以榴皮題詩於吳興東林沈氏即白酒釀成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句也東坡和之有曰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近日中書兩房撰

文者古右史之職直武英殿者或以畫供奉餘皆以書進而不能書者多矣當日之為榴皮耳

今之會館即唐之奏進院也堤塘官即唐之主奏進客將也然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者諸候入朝當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可為朝集使造邸第乃于開坊造三百餘所惜乎本朝此事失漢唐制度使鄉自私造有豐約之殊而亦于敘鄉曲反不以待述職此兩失也

三

上元燃燈其來舊矣然宋開寶四年中元京城張燈太平興國五年下元京城張燈至瀋熙元年始罷此載在天中記可考獨余里于中秋燃燈此亦奇也可

以配兩月之燈
朱彥修名震亨世所稱丹谿也以醫名然有實行好為俠嘗捐家身倡以修水利宋學士記之學士又曰藥羹糗飯安若八珍豪家以水陸之羞交錯席上者正襟默坐未嘗下箸近有一客頗稍知醫亦自負俠人爭敬之乃嫌豪家飲食不腆必命主人具諸肥鮮五味自令童子持鼎而烹以是為閒架有序其書者擬之彥修即此一事觀之能無泚耶或曰此聞朱彥修不下箸而又厭藥糗耳為之一笑記之以戒文之

輕擬人者。

宋潛溪曰按士冠禮三加之辭甚具古也而字說則今也故集中有辭辭而無字說又其集中題辭必用韵今則否矣夫既有序引諸而此獨曰題辭則用韵者為長

今之太常贊禮即即宋之太祝也宋以其交神明以為清資故雖几品而宰相任子為之按國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今以黃冠充馬失矣雖然豈止贊禮即黃冠哉往且以卿掌寺近制始至寺丞止然亦有加銜至卿者矣

四

元至正間有方東湖先生者年九十矣大集詞客令為挽歌此亦達者之事也小說家載平康妓臨終使婢邀客貌似能詩者厚款之乞挽詩而後瞑豈士君子反不如一女子乎

散騎舍人國初以處侯家子弟然不必盡侯家子弟也會典中亦不載定品級按宋文憲作徐桂忠孝堂銘有曰桂自散騎舍人即陞指揮僉事自八品起居第四則知為八品也近日仕籍有侯家勳官為散騎者彼亦不知幾品然不特此也公侯世子稱勳衛魏國鎮遠等六家自應襲外介弟支子得別襲一勳

衛他家遇恩恩方可乞然皆不知為第幾品但每題奏應襲勳衛時必云照錦衣衛千戶則正五品也近日應襲勳衛自以不同于他乃遇恩擢即得都督同知是超七級矣固由 熹廟未濫恩然亦主者不知典故無以裁之耳

宋文憲連槐堂銘曰人事無與于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于人事乎則大舜曾閔之行未聞形于草木之祥也天以經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入之道固其職也雖弗報焉可也未至于聖賢而能不悖于道是為奪奪非桂乎是權也

五

范文正有言刑法之史言絲髮之重輕錢較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謀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何其切中今日之病也就有舉此言以告我君者乎

范希文曰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令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儉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此言深達治體余以非特禁奢儉也今縣官之所禁即輦輅之下亦無奉行之者人情既不疑駭主法者亦以為固然禁之再

子部 雜家類 3 反之下

三而下不從。即主上亦付之無可奈何矣。此豈治世之徵哉。雖三王在御而法令不行亦何以淑天下。然非法峻則必不行。觀三代之治甚忠厚也。而違命者殺無赦。可以知治體矣。

今歲貢一途。非唐宋明經之比。止大約相似耳。然宋之明經。范希文曰。講議未嘗知。威儀未嘗學。則又不如今之歲貢矣。

盛世之嘉猷。或學之而不肖。季世之敝俗。則不學而自同。本朝徵聘之典。原與科舉歲貢稱爲三途。世宗時。詔令尚自明白。故近世如劉辰以翰林待詔起

木

家。官至太常卿。惟文徵明則與館閣諸公不合。引歸。然以貢至京。以前曾爲舉。故得優選。非徵聘也。此後以待詔徵者。往往不就。甚至非由鄉貢者。止得國學一席耳。余不佞。始復得待詔。而又以封疆驅人。政爲棘鞬。范仲老曰。近年羔雁下降。或有考槃。不遇助教之命。何其相肖也。

宋初孫吳之書。禁而不學。至神宗時。始頒七書。及經或總要耳。今恣學之。而亦莫精焉。豈不負哉。

西夏避皇帝尊號。稱爲兀卒。當時以兀卒者。譯爲吾祖。以吾祖臨中華。更爲無禮。元昊小點。或亦有此。然

今度之實不然。如可汗單于。彼之極稱。使譯其義。亦何嘗不尊於吾祖乎。吾祖者。即今官府之稱老爺。內監土司之稱祖老爺也。元昊降而就此。豈尊於帝乎。故一偏之辭可聽。而亦當細察也。

宋時用文帥。以西事始。然是時范文正尚請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我高皇帝深鑒其弊。不用文帥。今則并兼用。而亦不可得矣。實以武臣足大任者寡耳。究其弊不在此。而在文武分途。

七

近日崑山所造書刀香斧之類。凡七事。共一匣。皆書帷所需也。謂之七事件。按唐睿宗朝制。武官七品以上帶七事。點蹀蓋本於此。但當七事爲佩刀。刀子。磨石。契。莖。真。熾。厥。針。筒。火石。袋。與此不同耳。

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帝爲衆星天子。如此則治世者似宜屬之紫微矣。人每歸之玉皇何也。豈主星者治上界耶。

唐人日亦登高。不特九日喬侃宋之間。等詩可證。今無此故實矣。

諫官之氣。漢唐不如宋盛。然盛者衰之實也。蘇子由曰。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

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知誰敢發而受其禍何其切中也嗟乎。蓋于今日而更甚盛者愈盛而衰者亦愈衰矣。

唐人多居近郊故仕宦者多有田假李嶠田假限疾不獲還莊詩可考二千石以上徒諸陵漢法也唐宋皆不徒而多在畿輔至本朝此風篋如矣亦地為之也。

唐人制五品以上用魚後用龜後復為魚蓋為別勅徵召恐有詐偽內出龜魚合然後應命今之牙牌即此意也。今官多而牌寡有牌者往往不繳棄之溝中。



而宮門防詐之法全無矣下至隸人出入亦俱無制自古疎虞未有甚于此日者也。徵必有思余言者。

前宋書曰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徒以所選止于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厠皂之間非晉氏選擇濫及冠冕也。本朝之制不限貴賤今縉紳之家恐以虛爵糜其

職事即正位天閭亦所不欲故作儼宸極反多側陋亦一大背也。今士大夫三品以上方立神道碑宋時令甲則五品以上皆得立矣。

范文正作李觀察碑銘曰舜歌南風會阜財財何以

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強兵今孰謂霸才弗富弗強兮王畿其據此宋他儒所不能道也。

吳越錢氏為國士用補陰不設貢舉嗟乎雖小邦豈永乎百年幸矣。

宋兵部侍郎胡則為潯州日有虎患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此亦一異也。見范希文所為墓誌當不妄。

范文正謂胡則侍郎夫人陳氏因舅姑不樂就養二十年代養于家至終喪始隨官所余以此可為士大夫家法。今人子以身許國豈無小星以代中饋以行



嗣續而并婦亦棄姑舅何安乎。

宋蔡文忠齊于真宗時廷對第一及引對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願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俸金吾給清道七人自此。今本朝殿元輒用銀瓜。因而官翰林者亦然皆祖於此也。

范文正上執政書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貴之援或孜孜于子孫之計志不在正功焉及民以獄稍簡為政成以教

言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機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

不亂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此數語何其切于政風也獨宋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今以多准詞狀為得計蓋由賦~~猶~~寬於宋耳此又古今之不同也自余有知以來物價之昂幾于倍矣無物不然無地不然或者以既庶之故果爾則庶不自今日矣即以鼎革為開闢亦將三百年如此易湧則當不至今日矣蓋即余所見奢儉之風亦幾成今古此即騰湧之源也希文有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可謂知言矣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洪武三年使御史張敷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秋誦渤泥國其王遣使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自宋元豐後不復來貢矣至是始通其表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謀沙為這幾年天下不甯靜的上頭俺在番邦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把心只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

百姓每都喫害了托著皇帝詔書來得福蔭喜得一家兒沒事如今國前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用~~的~~土物使將頭目替我身子跟著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謀沙表此表文大足~~勸~~談柄可與日出東方表為聯璧也

古人以字行者有矣然各有故國初所辟諸賢以字行者甚多不解其故按浦陽葉愛同字孝友有司誤以其字聞遂不敢改蓋草昧時避微辟如避讐故有司不暇致詳耳余生於成明之世更生為恪以應有

司試者兩矣。而為牘仍以舊名上。遂因循未及自白。何況草昧乎。

皂角單麻。汴錢銀半。牛立腫死。解牛者每為此。利廉直以得之。為吏者不可不察也。

余嘗以屯田之名歸趙充國。通虛也。合國為屯。無如

兼祇分鎮為屯。無如孟珙。今考宋時尚有鄭忠愍於

紹興中。為川陝宣撫副使。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

軍營田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種種分給外。官為種十

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

萬八千六十四斛。如此則所入約每畝一斛。金州者

或初墾故地。故數不及耳。此較本朝葉文莊屯宣府

者多寡殊異。余嘗感遼東腴土。而屯所入者太少。故

於多寡間。每置意焉。然孫少師有言。即利均於下。而

谷多則價賤。利仍大矣。此至言也。又按忠愍以蜀歲

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惠無

錢以權之。即利州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宋

時錢引之法。實便軍國。但無錢則子不足。應母。今按

此歲鑄十萬緡。即可增錢引四百萬。其運用有妙旋

不可不深思而復其制。以救一時之乏也。

昔人云。義之五十書成。黃山谷亦自紹聖乙亥請黔

中得藏真自序于石陽林宗落筆頓覺超異。時五十

餘矣。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言自棄也。

古人嘗以馬上射毬。故教場稱毬場。今此法不傳矣。

宋景濂題李伯時飛騎圖曰。一人以捷而馳。反首

左顧。右手拽繡裘於馬後。箭中之。毬上次一人。彎弧

所變作放箭勢。猶可想見其遺法也。蓋此技宋時尚

有之。故景濂又曰。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之戲

故追圖之。

宋文憲曰。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今之慕

蘇亦猶宋之宗程。嗟嗟蘇何不幸。不得江南諸廣儒

之緣。今氣雖稍暢。終讓人一頭地乎。夫明道未可議

也。以坡老而謂不如伊川。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不如

夷狄之有君也。

國初士子每言十四經。而常習者五。今定為十三經。

常習者五。經此。昭代所定也。然周禮不得等于戴記。

孝經不得等于學庸。君子所悲也。

太祖嘗令後場題必出于周禮。近日太學生汪某因

上幸學論列其事。竟不果行。

前朝封正一真人之配曰。仕姑進封曰。女君國初仍

之。此亦封典一異也。

元人之姓其字甚夥後有以名為姓者人亦不察也如死事之余闕乃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後竟稱余公又如死事之星吉曾祖曰采吉孫曰搠思吉孫兒只父曰志思志自其祖父名皆有吉字故公亦名星吉字吉甫因其子答兒麻八入國朝賜名曰吉昌故公亦遂稱吉公耳

唐宋養兵及犒賞之費厚浮於本朝至募先登賞格如唐肅宗後唐莊宗有至百緡者矣元末至殺一人即攜首受錢二百五十緡至募兵入伍無有太侈者元末以十伍十無應者遂加至伍十十斯極矣近因

四

違事亦加至十八千然衣裝行囊在馬實無踰十千者然非孫少師為之制亦濫得底時矣士之勇怯全不在此徒以觀世變耳雖然此論常伍耳古稱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以待奇材劍客未可以此論也

元末翰林修史有司曰奉養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危素謂同列曰祿已厚矣矣俟養錢而後為耶元固夷矣任元之儒不又甚於夷乎

國家制祿準漢法以米為則甚得其宜蓋百貨有貴賤則錢幣因之惟米則所必需不以值之低昂而可減口擴腸元末斗米值白金五兩然高皇終以米制

祿後代乃以賤值折米使士不能廉法之弊莫甚於此欲大易風俗當先復此而後可行貪吏之誅行貪吏之誅而後民可安

危雲林授館於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乃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遣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快快不樂辭官居房山順帝奔淮王承制起學士承旨入國朝後居翰林謫死和州余以甚矣杏精之惡也使有定數乎則知雲林之為參政而不其為左丞又起為學

五

士承旨又入國朝為侍講學士兼宏文館學士何耶使其知當為參政而後之為左丞是昧進也再起承旨是欲謝執政之名籍史而圖存也再入本朝終為失節徒以致守余闕之祀以死也則當其繼官之日當一言以決其退當俯井之時當一言以決其死何竟杳然也銀壺之愧既却可忘而不報耶於前則愚於後則薄或者雲林之意非杏精可奪故諱其事不傳耳不然知其餘參政矣獨不知其他乎

元末完者軍稱猶獠軍獠之稱舊矣猶因苗又因獠故亦如犬耳即今土司兵也不復有此稱矣

元末東陽有陳樵先生者宋君采號鹿皮子隱儒也
 是時浙東之學多祖清熙諸先生不敢一字踰而樵
 獨曰清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亦可
 謂豪傑之士矣且謂清熙諸儒不惟不類洙泗而且
 不類伊洛尤卓然也其說經則以九疇為六府三事
 而圖書為易象圖書為易象先儒亦有言之者矣九
 疇為六府三事蓋以即禹之心法也其言甚可思著
 書有易象數新說有洪範傳有經解經有四書本旨
 有孝經新說有太極圖解有道書解有聖賢大意有
 性理大明有答客問有食尸新語有清熙糾繆有鹿

七

皮子有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惜皆未之見也

語曰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
 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地而取諸渙隨杆
 田棺槨之用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
 弧矢之用而取諸睽夫天地一易也故萬物之用皆
 與易通非獨有此象而後聖人則以成德也其所為
 取諸者正文章之變妙耳而儒者泥之甚矣儒者之
 不可與言文也

各朝史法不同如本朝則唯以章奏分曹編纂王一
 帝終則采家狀以共成實錄耳故留中疏且無從考

况它聞隱事乎至萬曆初始設起居注然亦記君相
 交交之言耳它官不得長矣清光也而相疏則盡入
 之以後神皇靜攝則二三十年唯有閣中題翰林
 兩房升轉疎耳近日主上每召對當不寂寞也然於
 國家大政機宜藥乎不及按洪武七年五月新修大
 明日曆成自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凡戒飭
 之詩復征伐之火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
 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之載以後歲再修而續焉
 夫以其散之諸曹而異日合之成實錄世遠事遺何
 如逐時纂成而異日開館之時再加補葺之為該核

七

也雖事有難以一時盡者而制度沿革之間畢竟日
 近則詳今史館諸公之衆歷朝所無聞生無可為何
 如修復此事乎且高皇之制也莫得而議者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稱三學三學諸生俱昂然
 稱士不若今武學生之賤也蓋其時中武科者投簿
 尉之職初調即可補縣與文科者不甚遠今則分途
 太甚焉得不賤乎王文成嘗欲以武科補選簡亦見
 此然亦太賤矣文武之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
 也

事之可為必歸於理之可通然執理之可通則凡極

非威德之事亦未嘗無理可執如前朝人君自加尊
 號豈非至可笑之事然柳子厚草表有曰昔皋陶之
 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教於當
 代又曰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
 武自號曰武王克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觀此
 言豈不確然可據而於事實何如哉故其出於眾人
 據理尚不堅其出於文人則辨矣故據一偏之理不
 可以論事而文人益宜致慎無恣其才力以使人不
 能奪當奪之言也

擬人不於其倫極其說而不自知其醜其來非一日
 矣唐時遂有干謁容杜溫夫者以孔周諛子厚子厚
 答之曰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遠
 而謁于湖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質質擾擾
 焉多周孔哉此語極快近世有頌張江陵為伊周皋
 夔且至舜禹江陵居然受之不怪豈江陵之智出河
 東下哉河東曰我一刺史也刺史多矣刺史而上者
 亦多矣其為周孔必非我一人也故却而不受江陵
 曰尊莫尊于我矣無論六卿而下即同是位者亦如
 屬吏矣無論一時即前此二百年居是位者未有如

我者也故其諛我雖或過之然非面慢我也故受之
 而不怪使易地而居之則皆然矣

唐之赦寬嚴俱異於今唐犯死罪特減從流流已下
 遞除一等本朝赦至死者甚少其常赦則永戍以上
 不赦矣流以下俱全赦亦無降等之法此古今之異
 也

禘者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禘者也唐時先有事必
 質於戶部戶部具詞曰早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瘡
 疫於某則黜其方社之神不及以祭此即郊特牲所
 云順成之方其禘廋通之義也蓋天子為百神主故
 寓賞罰於禘本朝事神太恭且稱臣於社讀矣故其
 禮廢然過矣修禮樂者當申明也

柳子厚曰周仁以重厚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
 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景得薦寵夫言朴
 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于上則及物者達何
 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者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
 非古之所謂能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上揭等
 而致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
 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其言洞透骨髓凡進退百官

者俱當置一通座右者也于厚之言已千餘年矣曾無一人能行其意蓋不肖者注於膏肓已牢固而不可拔即賢者亦曰不如用此輩之未為有益而亦無害也不知輕佻儇薄之人其過顯而易見此輩悞國毒中於人而人不及覺其為禍也遠矣然子厚以周仁許靖為喻此亦深矣後世所云能者去此二者亦尚萬萬也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四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唐時習六朝之餘講德立業廢焉久矣故自訓詁有師而人亦不能以師禮事之其非訓詁而師人為師人皆誹笑之故柳子厚立辭不居韓昌黎居之而人歸以狂名然自昌黎而師道復昌矣然至於今其名更夥如薦辟仕公府古止稱府主故吏今一切薦積未至二千石者俱稱門生稱薦師矣兩榜所錄以選古稱門生而不稱師今此師直冠諸師之上矣此皆古今大殊也然王陽明初受同儕之師而人亦以

一

狂歸之則古今之情一也獨柳子厚與顧十郎書稱門生某官某致書十郎執事後人以為此座主之子也座主不宜稱十郎座主之子又不聞有稱門生者然試度之當是座主之子蓋唐以郎為尊故詔者不敢御六郎而執者曰非人奴然於故舊之子每稱郎君則無以奴禮事座主之理而以故舊之子禮待座主之子為適合也但其所以稱門生者正如今人于女氏無論尊卑俱稱門塔之義也

饒城饒人饒姓名世居鄱水城為室女淵懿靖身雖小家未嘗嬉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城父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 版反內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未屍不得城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龜鼈蛟浮元萬數塞川下流此事見柳子厚集乃世之稱孝者知有曹娥而不聞舉饒娥夫間世而得一奇行焉又間世而得遇子厚焉名尚不甚著况不遇子厚者乎湮沒者可勝道哉友人孫啟泰作取節錄為表微也甚矣其苦心也

南齊威之忠勇世皆知之然知為神將耳至其平生歷官未嘗得朝命人不知也柳宗元作南府君雖陽廟碑曰不階王命橫絕凶威又曰柱勵不知而死難

狼睥見黜而奔師可考矣

柳澤初名載淫卒之亂奔匿終南山賊徒訪其所在授以相印既及而問焉變名氏以給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其愛子榜笞訊問折其右股而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造踰秦嶺絲襖駱朝于行宮猶以偽著之汗請改名以濂之故改為澤視今之士節何如矣

鸞爵非法也然甯使之為錢谷筦庫冗員何至玷辱清班刑名圖書之府乎今兩殿供事中書舍人最濫觴也按唐祕書少監陳京行狀曰細資為胥而仕者

罷之則其來久矣然曰納資為胥則猶之史館辦事也不至為中書冒馬稱較理書籍也祕書天地之精華使目不識丁者冒較理之名舉世不以為怪此足悲也

柳子厚作太白山祠堂碑而其碑陰即記造祠邑令裴均之政今德政碑累累徒為階陞物耳果有善政附於祀廟之碑猶可久也

童子初授句讀每以三言四言者以其易讀也近世村家每投酒詩蓋為異日社飲酒令資耳夫古人蒙教之旨多矣方希直幼儀雜歲二十首切近童蒙更

勝於周興嗣千字况他書乎所宜特為單行者也方正學嘗論讀鄧析子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矣焚之不必也然諸子去古未遠語之精者嘗有聖人不能易而徒以其學術之故故金沙相

雜以希直此意合百子而一之曰子粹其補于大道不小矣亦諸子之幸也

自王季文章創復古之論一去靡頹之習然以古名飾今事識者每嘆之讀方孝孺集曰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以至於官亦以它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所行為何事唯視之

太息而已。如此則今日所為力追前漢者，仍踵其最唾棄之末末也。悲哉。雖然，諸公文實過未末，但此事則同年。

吾友鹿伯順善繼，質行純儒，嘗以文章關于世教者，如出師表、陳情表之類，輯之成書，使文不徒文，而以載道。余曰：無非道也。然合其明白著切于倫紀者，以教後生，亦仁人之心也。按方正學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之文統。此即伯順之心也。正學書以遇禍不傳，今續其志，亦一快也。今督師袁公崇煥與余共事連左，死生患難兄弟也。

四

高陽公嘗欲改余為翰林，不及部覆，竟於袁公疏得俞旨。是又為薦主，項見其予一大老書曰：天下之才莫止生若也，但其志甚大，天之性之，未必非成之也。予之志實不量力而大，然非袁公所知也。袁公所知，滅奴之志耳。滅奴本分小事耳，何以云大。如以為大，則曰不必滅奴而後適可，則又非上之所以倚袁公也。每欲以此語質之，然念身既隱矣，言之何為。讀王文節律華川集，方正學孝孺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以鬱拂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

敢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不覺咄然。夫子車言天之降大任，則有意厚之，即有言天每忘才者，亦以此豈彼者，不得其全者。正學曰：必其不敢與造化爭，然後置之。此即人以人志大，故幸其挫而後可頤，指使之意也。天既如此，人何怪乎。雖然，志不以挫而而遂可頤，指使之也。天亦惟置之耳，使之則不能也。

古有拋磚之戲，即今兒童之擲瓦礫也。江南每專擲于水，名曰打水撒。考梅聖俞拋磚詩曰：聊為飛礫戲，愈切愈紛如。自是取勢闊，非關用意疏。候鶯花鳥起，亂破錦苔初。童指拾將秀，多慙賈勇餘。其事可想，然

五

題曰：奉陪覽秀亭拋磚，則貴者身為兒童之事矣。可以一聚。

梅宛陵詩集有問答體六首，乃與謝希深偶和者。亦詩中一格也。後罕見踵之者。錄之以俟異日與同志者續焉。金鑿落深，留贈行人須滿酌。銀餅忽有宜城醪，及取春風花照灼。小屏風深，座隔流塵素影融。方牀六尺，惟清畫慙無。玉枕石通中，玉蟾蛤深。厠君筆硯，誠有諸可愛。亭亭寒月照瑩然，四座凝冰壺。金錯刀深，連環交刃吹風毛。美人贈我萬錢貴，何必剪犀誇孟勞。青雲梯深，尺木為階行弗迷。勤

修道業生羽翼天門九襲便拳濟鳳于飛帝深差 粹羽今達時桐花正美高雲亂家庭玉樹須來儀
余項見呂太帝維祺為議欲以織綾如鈔廣狹用御
寶以當銀半兩此漢白鹿幣之遺意也非鈔也當
高皇帝時解大紳亦有鈔上置半印勸合流派字號
之議漢所當者垂百金又止下而下不上故不可行
太帝欲通行之而且所當者止及大明鈔一貫之半
似可行也然余終以不如錢引為便錢引者即關會
也蓋有錢為母以權子則其行有據然錢自唐時即
無引不行故引之也易今又廢而復之其間權宜須
得妙用嘗按宋用兵專籍關會及文信公任戎事已
垂亡矣所降軍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
千兩夫金銀止此耳而關會至二千萬此時關會賤
矣然猶值銀八百一萬也八百一萬銀可以自朝廷
自造而不欲于民故猶能辦于垂亡之時失此大柄
而以全盛之日日憂貧悲夫
今祿命家有琴堂五星即元僧妙曠也嘗進言世祖
曰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遂以遷德佑帝于開
平投文信國其年十一月實無他其言不驗於當時
而尚遵信于後世何歎

文忠烈于陽羅壁詩序曰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
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其時心已
無國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貴不得已出見斬以釁
鼓東南再造之機也夫之不圖社稷為墟哀哉斯言
也不惟為當時鑒案亦可作萬世元龜熊廷弼當王
化貞之逃其右屯以西尚四百里也使併力為守虜
且不敢入廣甯况敢踰右屯乎乃盡焚四百里以內
至小堡遠在數十里者亦必使親較往焚之歸而解
甲於山海關曰恐以資虜也使資虜之言為可信則
夏貴亦無罪矣可守不守而焚之曰無以資虜則焚
至崖山而後可謂之曰逆豈其謬哉但西市一行先
於化貞此逆諸諸人之私耳今欲以此并洗其逆嗟
乎天乎此又一堵也
梅聖俞集云尚書晏相公臘日投壺輸詩七首便以
臘日所用物賦投壺輸詩亦風雅典故所當修復
解春兩才氣自擬古人乃有句曰子雲浪作投壺人
此所以終事 文皇歟不待見周是修之詞豕也
文皇平安南當時有羣臣賀中宮東宮箋此後世所
無也箋見解春兩集集中又有太皇太后挽歌其句
曰北地興王運中山淑慶餘此指 文皇后也春兩

卒於永樂何錄得稱為太皇太子其集乃數十年後人為採集廣者多矣亦以春雨詩易以質也

解大紳西厄封事迺倉卒承上命為之故文不條理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集中又有大十策印組織封事以成文者也言無他異當時亦未必敢再上然其組織者止言十條耳其未成文則一也封事云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陷替起而或布於朝省驟歷崇階此太祖所以致治也書生豈能識此所以欲老其才而後用之也後得政於文皇者大紳輩也科舉焉得不日感微辟焉得不表乎

八

解春兩年譜乃其五世孫舉人相所錄其人無識裁齊東野語無不濫入其甚者曰一日外夷進貢玉桶二隻勅文武共視之公獨後至對使臣碎其一羣臣及使皆愕視公從容對上曰天下只有一統豈容兩統耶舉朝聳服又云一日外國來貢啟函則惟烏金紙人亦莫識其機械詔宣公至請紙筆以對使臣愕視其所為則但以筆點紙及遍逆擲筆揮使臣曰爾犬羊之兵如雲而來我天兵如雨而去使人俯首曰北人不復反矣又議商羊脚踏書文星墜等事

更不倫一身忠死已矣文章散失遺事錯亂亦至此乎

徐元玉入綸扉繫街曰武功伯掌文淵閣事王元美嘗議其橫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然考解大紳簡入內閣居七人之首其繫街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元玉沿之耳博習故事如元美亦使元玉詒許地下言不可不慎也

文運成于一方固天若為之然師友推薦亦有力焉國初科名最盛于江右浙東此二地者宋劉方解之郵也永樂時狀元大封策每止詢一事而名物度數

九

極其精核此非先考據恐必有所不能如曾蔡策其最者也然其年解大紳為南宮主司廷試亦讀卷文皇方眷倚居綸扉之首策題必出其手公少時曾館于蔡家是年第二第三為周述周孟簡俱大紳同邑師友一脈何可証也然唐宋科場置典籍堂中恣人簡閱正自不妨此難與今人言耳物久得名則必濫惡曹溪水竟作酒肉場何足怪也金山賦致至今作閣黎干謁資每一過山下受其強滿桂珠作鼻根惡趣按梅聖俞詩云金山寺僧作賦致其來久矣焉得不惡耶

聖俞詩云、試看一生銅臭者、美他登第一何頻、三復斯詩、為之永歎、

宋時稱小弁曰路分地方官曰地分官千戶百戶始見于蒙古軍當是金簽中原民兵故號頭目以戶元仍之耳

宋時稟帖曰覆帖其稟字札牘中通用州守與縣尹者亦曰既有稟見文文山集

五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廟學之制未有備于本朝者也宋較前代為備然多有廟無學廟亦出于吏視吏之賢否以為有無慶曆之時君相崇儒却以西事便廢學校本朝自高皇為吳王即首致意于此因遠通同制廟學森然此固天縱聖主然一時者儒俱勝國舊學故園之汲汲如此亦不可泯也梅聖俞曰已祭孔子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祀於傍曰牛馬其肥瘠疫其銷穀麥其豐更可嘆矣

五
一

察院之稱宋時即有之然臣下自相稱謂如相公明公之類耳非以為官名也本朝始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建文時仍改為御史府而別設察院永樂初復舊今御史稱察院猶其遺也然亦私相稱如宋時耳梅宛陵有句曰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勝客二字可以暑閨閣燕于巾始于梅聖俞詩曰裏髻不裏顏自名燕于巾翼覆尾涎涎誰問果由人猶可想像為之

余嘗論鹽法之弊舉世但知葉洪改本色之非不知窳戶納鹽酬之以鈔故鹽得官貯官賣後鈔法不行

使當時能設處錢米與之何至聽其自賣流弊國家
戶口十倍、業時所增鹽課不能一二、坐失數百萬之
利以資盜賊、而縣官皇皇憂貧、按梅堯臣集載李君
錫學士者、始時邊海鹽亭民常官通其錢往往給腐
米為直棄之而去、浸久民無本多逃者、君錫俾中戶
就邑納租給亭民乃大和、逃者復還、使本朝有此
人、何至弊壞乃爾、

坡公曰、平生不能、惟挑糞擔與矣、此自為不能解嘲
耳、余平生亦不棄、實以勝心未能忘為之、必求出人
頭、其道即既精、亦非臨敵時便可起熱率意、實以費

二

時既日為無益、故夫不為之、梅聖俞曰、人以基銷日、
我觀基輒寐未必盡死生、何茲較思智、只將多勝心、
復取生為利、不若酒之資、悠然共醒醉、余年踰三十
一藝無就、每恐藝家笑、余費日之說、得聖俞言、飲亦
可勝矣、我可自解矣、

松液化為琥珀、每有蟲蛟其中、古人以為遇物得形、
蓋老蠶成繭、亦每肖物為形、此亦理之所有、但液在
土中、蛟何由飛、其所遇之物又有大者、不止蟲也、我
終以物膠其中、遇至寶則毒、故形質不變為理也、
古田者有田漏、蓋貯水為之、不為陰暗所惑、宋時尚

有之、見孫端叟農具詩中、今亡矣夫、
國初尚有奔大父喪者、奉功之不喪、自近始也、宋人
暮喪舉子不赴集、

要州吳彥誠學于宋文憲公、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
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憫其貧、謀于縣人
合數十緡贖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文憲致啟
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
去、獨彥誠左右如平時、及公詢歸、彥誠又將告諸閭
里、知義者以周公此見于方正學、吳氏宗譜記、余嘗
欲作逸史、快其人、可當之、無絲毫其傳、然此數語亦

三

足為傳、當再考之、國初諸公集中、如終不可得、當括
此以存其槩也、

建文即位、需恩、民鬻子者、官為之贖、累聖肇基、不
聞此矣、

言官之衆、本朝所以致禍也、高皇立法周密、宮闈
夷狄外戚藩鎮、宰輔將帥、宦官無不曲致其防、而說
者以言路之敗、國古今一創、高皇智慮所不及也、
余以不然、但高皇始廣其員、以殺其勢、故多至一
二百員、而後反以多益其勢、建文嘗裁御史為二十
八人、文廟又復焉、然神廟師建文之意、嘗至十

數人而其勢愈重。宋元亦不過數人。而勢亦重矣。故多其員者。所以杜言禍。而非銷禍之本也。銷禍之本。安在。曰。在周官。

馭吏之法。莫善於長自辟其佐。蓋欲以天下之吏。付之銓衡一人。雖聖人有所不能。故不得不循資。不抽籤。而銓衡者。竟可以夫人而為之矣。國初時。學教諭猶得自辟訓導。觀方希直教授漢中。辟浙之陳用中。蜀之趙希顏。可考。不知廢於何年。不改此法。而欲吏之得人。無繇也。

燕之老儒杜滋。問于余曰。陳眉公何以眉自居。余曰。

四

不觀方希直之論宋景濂乎。其言曰。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序。而人形妍。無則晝夜永。而容儀陋。方矣。然希直所言者。景濂之文也。眉公關世之妍陋。序也。豈特文哉。

宋時有童子科。按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廬陵王元吉為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太常。即今之會試也。成化間。得童子李文正。楊文襄。程篁墩。輩亦止得翰林秀。才使

庶子黎濬。教之。仍自鄉舉而升。不得即會試也。自後即香然矣。豈今之生才。獨與古殊耶。亦上莫為披剔耳。如近日深陽宋之士。九歲能詩。何減三君。

文文山深于三命星躔之學。然其言曰。甲己之年。生月丙寅。甲己之年。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

五

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福祿則未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三。則耳目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在百二十算中。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一。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萬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于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夭壽。變化交錯。正自不等。斯言也。足以補呂才之所

不足然生同問卷而禍福不同者其所謂向背遠近
淺深者又何以說耶近有謂分刻之說者其言未易
復必有組為成書者蓋昔重月重日至近日而重時
其法漸密容生於窮也則刻之說亦將未所必至也
然一時止八刻八刻之加至不過四百餘萬而止合
中國丁口蓋不止萬萬而四夷如中國者尚不知其
幾則亦未能使其說不破也

世廟時大禮之議與楊文忠之言曰當稱本生母為
皇叔母張文忠之言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則
未嘗有易父為伯叔易母為伯叔母者斯言也萬世

六

不刊之論也然雲溪友議者宋人所著以譏文文山
者也其言曰文山當稱所嫁之本生祖母曰故伯祖
母而文山自辨亦曰此母嫁先伯祖則其禮之失於
下也非一日矣何得不執所聞以強爭乎

文山集有慧和尚說慧蓋傳神者嘗為文山作家慶
圖文山於前惠州於後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左
則為海影泚勢金龜隱見焉此俗工以猿為侯以蜂
為封人指紅日以為萬里封侯之本態無足論者然
文山竟至海而就擒弟望以惠州降元二公忠逆不
同皆于海結局不可謂非奇識也

宋人稱同年曰尊同年國初人尚稱友曰尊契家唐
宋人稱座主亦止曰座主曰公曰執事而不曰師此
今所無也然所稱日異余二十年中所見已成今古
如稱同年為年臺年翁皆近事也然雖語而無大關
係獨座主乃古府主未可以稱師地方官雖曰子民
豈可竟稱之為祖為父此語之極而失禮甚矣况薦
主亦稱師而一千里外同省之郡邑亦稱祖稱父
墨子有二本漢人薄二師何今祖父師之多也

七

三月為孟夏此學者不可不知者吳萊曰秦漢之際
每年之首必以冬書正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造太
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也此
言也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今國家太常聲歌器數雖經冷氏改定然大約得之
勝國而勝國太常所用樂本宋魏漢津所造大晟樂
也自東都不守太樂氏奉其樂器之燕燕都喪亂又
徙汴蔡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元徵
樂東平故樂戶子孫猶世襲河汴間此其源委也
余方披遺逸英靈不見正史者以為逸史快從文忠

烈督府諸豪杰見信國集亦一快也吳淵穎集有書宗簡忠公家傳及部曲記家藏書不多竟未及見此

一恨也識之以俟他搜孔子沒、有孟氏荀氏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今孟荀在、而他子不見矣、春秋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史氏、鄒氏之學、今三傳在、而二家不傳矣、不傳之子、未必不純於傳者、三氏之傳、未必無疵、而有傳有不傳、豈非天乎、附聖人以自見、去聖人之不遠者、尚如此、况我輩今日所為、敢必望後世乎、嗟夫、當陳同父上書時、理學諸儒痛惡之、而有石陵倪先

八

生朴者、先後同父上書萬言、欲以兵戰自効、同父既屢困、而朴亦不能安于鄉里、罪廢徙筠陽、老死、嘗本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為圖、張之壁、然亦惟寄示同父、而不敢示他人也、後武夷謝翔、嘗因其書選為一編、後有雜著者、出金華吳棻、為之序曰、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溪壑、棟宇傾蕩、荒兒牧豎、悲歌踉蹌、猶欲視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學、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專精著

述者之一嘆也、悲夫、讀此、不覺淚淫淫、豈我三人者、其所感同耶、尚當披其遺事、以入逸史、

黃魯直云、當治平時、王才叔筆墨、字直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魯直時已重君謨書、今更不知有才叔矣、嗟乎、書小藝也、猶不能自主、况文章乎、况又不止文章乎、魯直又云、杜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藝、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墻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綾錦、嗟乎、吾輩自為工拙者、藝翰耳、其權亦屬之帝王、何事不憑造化耶、

九

今有司苦於奔走大府、廢日疲精、觀皇甫湜云、廬陵縣言當刺史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錄、將較事、相關論、則唐吏煩於今矣、今自逢五逢十外、苟非公事、亦不趨衙、省會監司多、且分日分官矣、此亦近日漸變之法也、所謂儉吾從衆、士大夫每言國家不宜尚佛、然考之前代、則國家裁抑多矣、唐宋譯經局、歷年不歇、今則絕無、宋時有提點寺務司、今亦無此官、唯內府有漢經番經兩局、黃山谷有次韵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韵云、古今作生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勒枝葉、蒼家遠不逮、江南鐵鉤

鎖、晨許誠懸會、燕山灑墨成、落落與時尚、譬如刺心
松、中有歲寒在、湖州三百年、筆與前哲配、規摹轉銀
鉤、幽賞非俗愛、披圖風雨入、咫尺莽蒼外、吾子學湖
州、涉益功已倍、有來竹四幅、冬夏生變態、須知更入
神、後出遂無對、吾詩被壓倒、物固不兩大、所云江南
者、李後主也、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一鉤勒成、謂
鐵鉤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自山谷之前、工竹
者唯此數公、自山谷之後、卓然可名者、坡公管夫人
夏仲昭王孟端等數子耳、我本無以消日、乃戲為此
及嘗鼎一臠、未免有不如古人之恥、幾何其不自量
也、

周禮春季女奔不禁、說者曰、非先王之政也、不知此
意正非後人所及、無弛不張、無洩不固、宋法京師三
大節、開市并蒲博之禁、即此意也、今兩法皆廢、而淫
博者較古何如、故先王立政之意、非後人所知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六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七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浩翁云、在康莊塵埃中、嘗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
可讀書作字佳耳、余以天下非至靜不能御紛、所謂
至靜者、固不以外境生感、然下手功夫、須有此一段
積聚、所謂自家把柄也、故得靜坐一二年、不唯為讀
書作字之益而已、余自幼以孤子當室、且未免奪於
舉業、每發猛願、未兩月即為事奪、今住江村一年、實
生平未有之靜、蓋平生情緣不斷、在家有親故之擾、
在外有賓客之擾、即往平遊入石址山中、寂處繞一

月、而四方好奇者裹糧而來矣、所以有文債如祖課
詞人成聚都句、今在此數人往還之外、更無他客、即
至密者、亦非五六日不一見、而妻子不在、啼飢之聲
不聞、生產既遠、便已付之逝水、孺食草具、安之固然、
破衲敗椽、若出故我、每日閒寂如老僧、自謂稍稍得
力、但身尚待罪、病復交加、雖付死生度外、未免雲點
太空、故雜文詩歌、頗以百計、雜記稗家、可至數十卷、
而終未能成一書、以寫衷懷、作字未滿百、即復偃臥
于小者尚如此、大者豈能得力耶、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秀進粗人也、今之公卿視之何物、然兩頭蛇、愛之而
不悟、尚不如秀進矣、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
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詮之子隱、姚察之子
簡、李太師之子廷壽、劉知幾之子鍊、而後夏無聞矣、
嗟乎、

平生山水癖、若自性成、管波斯人來問、相古墓有寶
氣、乃謁基鄰、以錢數萬市之、基鄰諱不與、波斯曰、汝
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其基鄰始受錢、波斯

發之、見棺余服肉漬盡、唯心堅如石、錮開觀之、佳山
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靚裝、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
山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至於如此、余胸中當
不止山水、其山水者當自結胎時挾來也、

玄家每事摹訪禪家、如道藏所演、實可發一喙、禪有
南北宗、而玄自宋金而後、亦分南北宗、南則天台張
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受、其學先性
而後命、先性之言、又浸浸禪矣、二教迭為縱橫、然每
讓禪一着、先此着、便分勝負矣、

高皇帝致陳友諒、深入而破之、此最險最奇、然誘之

者康茂才也、嘗疑康與友諒雖有舊、然虎關之恃、何
得輕信老練之言、自取廢墮、友諒亦人傑也、應不至
此、然國史野紀俱莽言、所以、按康公神道碑、出宋潛
溪筆、其詞曰、偽漢陳友諒舉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
我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
乎、公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為內應、招
之、速來、來仍始告以虛實、使兵分三道、以弱其勢、方
知其所以也、蓋康公善開、屢抗我師、勢窮來歸、上下
皆未信其心也、觀 上自問之言如此、則友諒必久

億康公之有叛志也、故因而問之、其問乃成微乎、微
乎、問豈易言哉、然其精微之妙、又在三分之一、以弱其
勢、執史筆者、徒知速致之意、而不知分弱之妙、則速
致亦可以速禍也、此又非文士之所知也、至康之老
練告友諒曰、木橋上開而易之、以石水之間、無關係
也、而上必易之者、蓋正以惑搖其心、惟白樹以標也、

而龐涓之心、先亂矣、故萬弩之得成、此受微乎、微乎、
其即深於兵者、亦不盡知也、
秦少游句云、著書如結髮、聊乃忘憂耳、三復斯言、為
之孤欣、豈持獲我同然、因悟昭烈止因不能著書耳、

莫笑人作酸腐生活，昧却英雄本色也。雖然亦皆能克孔明一呵哉。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鐘繇入抱牘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不下樓，巖山每日坐衙署寫一十字，竟進膳。至于帝王，若唐文皇簡板上作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叙，宋思陵寫千字文八百餘本，而我作報如此，豈可漫謂脫中有鬼。

解大紳作平浪戾晏公記云：張真人過風，呂梁戾致之得免，真人為章奏帝，命提點九江八河，真人不能御風，而乃使帝授神以柄耶，可發一嘆。

唐宋諸君能書者多，本朝唯宣廟為留意。

神廟亦端雅，然去古間矣。書法不如古，豈非上作之耶。高皇雖不以藝名，然解大紳之授中書實以能書。文廟選天下能書者，館之文淵，使溧陽端木武庫教之，盛歟。聖人之用心也。宜國初書學稍勝歟。宋末忠義文山最著，今其集在也。自贛州勤王以前，未嘗見其憂時之語，唯知瑞州日，有題碧落堂句，近來又報秋風緊，頗覺憂時鬢欲斑。終集唯此語耳。蓋當時秋望當事，方輯福華之編，故天下岌岌而士大夫不敢一語憂時，然亦以耐戰逾二百年，如久病之

果如上述之言，止此

家不復以病為事，故不特度宗琴酒自娛，似道蟋蟀平章而已也。往年遼事起，上自公卿，下至閭里，無不有懼心。今遼禍不脚，而晉禍倍之。士大夫以及田畝，無不相忘於無事。我於宋事，不勝汗下。

宋時文移矩式，如申狀則曰具位某照會，不如今之呈為某事也。復云須至申聞者，即今之須至呈者也。其曰門示，即今告示。

宋時省剝除官，即今之部咨剝付也。今辭官者不繳原咨剝，而宋時則寄本州軍資庫，如得解則繳進也。此亦古今一具。

宋時吏為姦弄文書者，尖配外，仍槌碎石指。宋時用法仁厚，然待賊官姦吏，則重于今。

宋時七品亦得廢子，國初亦然。今之法，後所裁耳。其明堂廟却廢子，即今覃恩所廢之恩生也。新天子即位，凡知州郡者，遣子弟修土貢，例得推恩。今唯存問大臣，則有此例。遣賀登極，雖政府亦不得矣。

宋仁宗時士釋褐入見，賜戴記中，中庸大學儒行篇。今中庸大學得溧洛表章，孤行于世，而儒行仍隨行於禮記，豈真有幸耶。雖然，有問矣，非不幸也。

王荆公改創，最不合理者，莫如廢儀禮，獨存禮記之

科荆公受世人砒數百年而此法反至今奉之可嘆也自晦庵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儒之說釋之如此書得成較之集註四書詩易其功十倍而反不成可嘆也

宋時曾布修定神宗實錄舊本則用墨書新修者用朱書之刪去者用黃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其迹而使新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元祐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幸其書尚存因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紹興中以昭

六

慈太后之言令范冲等刊定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謂之朱墨史今光廟實錄成于初者大約出張侍郎鼎之手而葉少師向高取裁焉及以黃給事承吳之言魏閣學廣微輩復啖魏堅忠賢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則今上改元之歲矣求正未登書仍進呈頌賚送至皇史宬諸公有欲焚舊本者大瑞王體乾不可而止今尚兩存之是年余在長安宋中翰獻以職事至皇史宬乃目擊以語余者此史無不復之理而幸其不毀可以省一番修復矣不然雖有傳本未敢據以為實也師成體乾俱非賢奄而

天意寓焉熙豐紹聖中史官范祖禹得罪而冲即祖禹之子孰謂非天乎

國家禮制可商者多而無過於祫之位次

太祖與四祖並南向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夫祖

無二尊如五祖可以同南向列聖不可以千尊

四祖獨可以無本乎誠不得其解也

太祖成祖二廟有功臣配享而列聖則無世廟

更定禮成時禮官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高

廟首蕭曹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人或二三人

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

七

必皆武功也守成也君亦皆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

也我朝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以後輔贊治本豈

無如魏徵李沆輩者乞下廷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

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定裁進脩上不允夫

帝王廟祀異代之君尚有脩者而列聖獨無豈非

闕禮之大者歟遇世廟而不及為又因循數葉矣

即二廟功臣不論時代而統以列爵亦失禮也

逆璫祀宇徧天下其犯大義莫甚于太學千大分莫

甚於留都神功監留都神宮監者所以奉孝陵之祀

事者也今太學首倡之三生已擬大碑而李三才者

孝陵衛指揮首倡改神宮監者也乃止擬戍其主謀之數奄猶得自便田里法之失平議法者亦當深思也

文華殿太子視事之所也武英殿上齋戒時居也後以文華殿近慈聖宮故上每居之而太子講學遂遷南廡至世廟建九五齋於文華殿以為致齋之所而武英致齋故事不得聞矣

子夏對魏文侯問謂溺音者四鄭音好濫濫志宋音燕女溺志魏音趙促數煩志齊音驚辟驕志四者皆濫于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迺論者徒言鄭

八

術而不及宋齊何也乃夫子論為邦又止曰放鄭聲又不及術何也豈舉一以例其餘耶亦各有所見耶觀子夏之言正合論音不論詩義音即今詞曲之腔義則詞曲之文也此與夫子所言鄭聲正相合而考亭乃以鄭術之詩皆濫詩如其濫詩則夫子刪之矣何為而存不知刪詩者采其風即濫詩而亦當存况非濫詩而必儘目之為濫乎詩與為兩道也故曰與於詩成於樂而宋儒直不解此宜其膠執也武平一謂唐中宗曰樂有胡部此所謂雜任侏離之音也先王斥遠之陳之門外聊以備四夷之觀昭報

遠之致非美之也此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狀或列王公名質艷歌劇舞號曰合生趨數驚辟殆亡國之音也此今傳奇之始歟

從來驗氣者必以河內葭葦反考黃鐘者必以上黨羊頭黍唐荊州順之曰太史院景表尺乃元郭守成所造今欽天監表尺是也守成精於律曆決非苟作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嘗取黑黍揀其中者千有二百暴乾之稱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為九尺與表尺果合又截竹為管長同九寸其竅上下均容一

九

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今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鐘之聲如此則正不必羊頭黍而可驗矣此古之所以稱上黨者亦止取其適中耶亦荆川增損以合其中耶律呂之學甲是乙非不知真傳孰在幾二千餘歲矣而韓尚書邦奇樂志成而九雀飛舞豈非元音所在耶蓋元音之必不滅如日月之必不毀於天山河之必不毀於地良心之必不毀於人以其難疑其沒絕而不深求之耶

禹貢揚梁雍冀不貢蒹葭而桑土宜蠶獨言於兗今之蠶事無過於揚而冀州蠶事亦可配充又曰揚州

土下而今膏腴曰冀雍州上土而今中下皆人事以
變地力耳其不蠶而蠶土下而上者人事勝也蠶而
不勝土上而反下者人事之不力也不可委於地
人定勝天天定勝人二語似不可背獨按梁武時用
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鍾離役二十萬人將合
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而壞岸其性惡鐵乃引
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踰年乃成魏人從
戍八公山未幾淮暴漲堰壞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
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天人互勝於此可見矣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君子之敗於小人雖曰小人也審然君子指處
亦必自有破綻如宋哲宗之初政改神宗之政用老
成去太甚未為非也而神宗邊功自不可廢乃一旦
必欲矯而施之此于謀國不忠甚矣烏得宣仁之後
不遽變哉當時秦觀獻策有曰比日以來執事者又
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則告許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
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
也蚩夷猶夏寇賊寇寇隱忍羈縻莫此自罷而天誅
未迄也當時有識者已度其必敗矣而諸公宴然悲
乎後一事不忠之大而其端起於無見解前二事於
國事似不甚關係然事急則同舟遇風事緩則同室
自鬪名為爭意見而實以角名勢君子之所謂君子
者安在哉惡得而不敗乎自宋以後又數百年矣每
一翻局何不錄此

班固曰替毀周之雅頌褒揚公德是以光名著於當
世事譽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
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
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

其鏗鏘而不喻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難哉今自魏晉以來圓丘方澤禘穀嘗蜡朝夕羣神各述其事宗廟列祖各摹其功冠冊耕奠各摹其指而且分律分音以合其節自迎神至飲福各適其時可謂備矣而聽者之不喻如故也喻而不足以風動更甚也則在此不在彼豈不昭然哉

宋尚儒術至矣然秦淮海進策尚曰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年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于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

二

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蓋宋制試法者與進士同賜出身而制科得舉者亦必涉黜黜本朝試法科罷所謂文無害者唯吏員一途而二百年顯者寡矣一甲三人及吉士皆不除州縣二三甲之雋亦竟授京朝官崇儒賤法更倍于宋矣而吏治益不如宋關係治否豈繇此耶
宋時庶僚卒所賻二三十萬如加賻者更得四五十萬大臣且不可計今此法不聞矣人徒言宋嚴賦吏接踵法不勝治無怪也
官至大臣其勢尊矣而恩禮又不可寂寒故多為之

三江其一曰南江自水經注南江散佚不可考其詳也

途迂為之級使上下有稠疊此制法者之善也故宋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今之官銜自宮少以至太師凡十二遷亦此意也故尚書非兩三考不得太子少保均二品也而其難如此故人始以為榮近年凌獵極矣至武官一途自守備而始為出身乃都司遊擊參副戎共六遷而至總兵矣總兵武臣之極也其途太捷亦非法之善也

三

宋當哲宗時邊防費侈矣然賂遼金帛綿絮他物不過七十餘萬西夏轉輸飛輓之費不過四百餘萬而國亦困矣今之揀猶宋之遼也今之奴猶宋之夏也奴所費新餉五六百萬而揀賞遂驟至百萬北宋錢大約一萬直今銀六兩耳則宋之費尚不及今之半而今知財之道不能和五之一民安得不似儂軍安得不脫中國家事安得不盡壞於窮乎
宋熙寧中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杭州之北閘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渠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於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於江以紓吳興之患時論者皆以為然欲行之而葛

書舉時必為餘杭主簿固執不可而去今吳之諺曰
灘了長安壩沒了吳江港見上港之必不可通下渠
也萬曆戊申餘杭南湖堰壞蘇湖侵成大浸撫軍移
湖郡守陳幼學兼治之而定若非舊主簿則湖久為
浸矣

封妻先封元配厚道也然制定於本朝觀秦淮海作
徐氏夫人誌曰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
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
之可以見矣又唐宋身為郎官而妻即為縣縣之君
不如本朝自夫人至孺人列等級之為當也

牛李之黨紛然其後李訓鄭注兩敗之然訓注者實達
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兩敗之然訓注者實達
吉之黨也故兩黨雖各有小人不必論而逢吉僧孺
曼殊近事實類此其兩敗也同其兩敗之故其人出
於何黨也同而其甲乙又何待問耶

宋時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賞其資謂之骨價近年
西虜突犯於連之白塔峪賊之乃增歲額數千又無
禮於大同之新平堡僅贖其百人乃虜我大同十
數萬人掠貨不貲而與之平復增歲額萬金皆謂之
人命錢即骨價之說也但彼之骨價太昂何我人之

和漢化而連制契丹
人殺漢兒者皆不知刑
漢人殺契丹者皆不知刑

骨不直一錢耶宋人猶一償而已我迺為歲額所死
之虜大有功於其國矣

世人謂王元美甚推李于麟死而背之是不然元美
為美克懋銘婦克懋于麟友也是時于麟沒矣而銘
曰不知而賢視而天不知而天視而天之天而天之
天吾天也其以而不朽也然今人感知附勢不吝二
天之稱孰肯於文字之交死而尚曰吾天哉至於抑
揚辨駁不得不爾固有人不及知矣

諸葛忠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俱善畫張彥遠歷
代古畫記我以隆中無事正不知其作何消遣日作

梁父吟亦有厭倦時自不能不遊息於盤礴中也書
中也書法通画法右軍大令馬能不善畫耶

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出鎮西川
明年李出鎮淮西久之李得入為相武以次年十月
復入相李以又次年十月卒卒之日為武生日武以
又次年十月殞盜其日李生日事亦奇矣武比李早
出鎮晚入相一年而其卒遂得遲二年是以二年外
而易二年生也皆人朝甯不在而不欲出外天意亦
如此何怪人乎

自古享國四十八年者周顯王一一人耳而我

神祖正之、諡亦為顯、當時閭臣非能遠稽也、且初諡恭宗神皇帝、已傳示矣、而言者以隋恭帝事議之、惶恐而改、改通符於古、異哉、

李世勣、史言其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元美以為似非實跡、蓋勣十二三時、為隋高帝之末、天下未嘗有大盜、此言何過也、天下縱治、不容無一盜乎、况隋高時耶、文人好教辨、每貽笑端、

宋朝推恩、不唯蔭子、可以及女、觀王荆公為歐陽永叔女樂壽縣君文潞公女安福縣君、可考也、
宋沈括曰、朝廷歲遣拜丹銀數千萬、以其非此方所

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皆沒于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煩歲餉、鄰釁將自此始矣、此亦當時之事然耳、今西虜得銀、仍以內市、彼國中不用也、

宋太宗殺其弟姪而立子、子乃即以是得心疾而廢、天道善復、不待高宗之立孝宗也、

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昉、宋琪二公、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安得復直筆乎、近日召對記、註進、更取一旨申言之、尤失體矣、此宰相

多讀書之弊也、

余嘗謂漢光武之得天下、亦幸也、其人無制馭英雄之略、而好以文自飾、不推至誠、以及人、其所以成者、特以民詭歌思漢、而帝稍賢于夏、始梁王永劉盆子、等耳、其最勁敵、如隗囂、無英雄之氣、公孫述、與帝同調、而酸腐、更勝之、此其所以成也、嘗跡其行事、如隗囂、本漢吏、素臣于夏、始、何為待以敵國之禮、及其既驕、乃始欲正君臣之分、此囂之所以至死不降也、龐參、萌逆順、不知其反可也、而乃欲托以六尺之孤、夫霍子孟、一輩人、豈逆順者乎、不敢通西域、自謂保國、而曰、誠能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則是不能

料敵耳、非保國也、盧芳之降、聞誠以待之、猶恐反側、如不能駕之、則聽其來朝、留之京師、一布衣耳、乃入朝、而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安得不叛乎、即位封禪、俱力辭之、而旋借職、文即事、即位不妨用術、封禪不可以已乎、凡此皆為隆準公、竊笑於天上耳、近世富人肯出錢、為子弟求補諸生、有費至千緡者、矣、往溪恨之、偶讀漢書、文翁傳、稱翁興舉學校、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嗚呼、豈非盛事乎、因憶國初、民不肯仕、至遠遁山林、以求免補諸生、今豈非盛事乎、雖然、南宋垂七元

師至臯亭而尚有出錢以買進士及第者習俗移人死而不悟又可笑也

龐籍今人不甚稱之然考其事如狄青之得不設監軍以成懷智高之功神世衡得終城青澗以開西邊之業皆出於籍也又如力稱文彥博之無所私更虛公哉大臣也欲不列為名相可得乎

師舉主者出於近世宋時監中舉子得第後亦止稱丈如富彥國于范希文事可考也近世不受知者亦不師如彥國之于希文則無弗師矣

宋時安撫使出至藩府皆賜宴此三代之遺也今代

巡所至唯以苛索下吏為事不先以禮而槩齊以法非盛世之風也

唐宋以來以節度使帶平章事銜者為使相然宋之樞密使亦稱使相樞密稱二府然班在親王之下不得如宰相班在親王之上也孫高陽以輔臣理部事復出督師人皆稱為樞輔自是以宰相暫出行邊耳其兼掌部事也祖宗朝亦有故事故福清擬稟止稱督師輔臣而不稱樞輔以後則不然矣此非必盡有意輕之亦未諳典故耳

呂夷簡奏言王曾有意復入真宗許之乃復召當時

宰相可自求人同官亦可為代設此本朝所無也宋之盛君臣如父子可想見矣

盜逼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具牛酒迎勞厚遺之盜徑去富彥國欲斬之范希文持不可希文之言是也獨彥國愠曰方今憲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希文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

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和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此是希文知彥國凶強婉辭以安之耳此事當

論曲直豈法所不可恕者亦恐滑人主之手而置之耶異日彥國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

比夜獨宿遠林嘆曰范六丈真聖人也到此處彥國恹恹盡露矣平日剛大安在乎范六之言果驗則晁仲約未誅仁宗何自手滑乎其入於生死關頭全無下手處宜乎希文就其性所怯說言以籠絡之也范文正天章十事人皆以為疎闊略一行之衆怨紛集此宋人習俗然取幸而文正過仁宗道不終行故令譽終其身不幸而王文公過神宗道行而身名俱

然其十事亦實實有可行如八曰推恩信赦令有

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務使所在無廢上思此乃千古通弊更為今日頂針療也又時議施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為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其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後然後及商賈弛禁此宰相規局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其論違事則遠在韓魏公之下況古之名將乎李卓吾惡其議論不脫窠窟欲列之為大將不特不知將亦未知相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山谷老人書陶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近日馮開之先生曰我輩兒子欲佳誰當不佳者其言雖不得已而發然要之於至更進此一解

惡人者無所不惡之固是癖見亦是其中味淺耳考亭每言王荆公書皆似忙中作那得有許多忙時其言幾一倡百和而山谷獨曰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

宋間人筆墨又曰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山谷惡荆公亦至矣而其言如此直是解書耳

山谷曰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惜大概十字有三四差可耳觀此語殊益人老而好古之志又曰楊少師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觀此語使草行獨勁之氣勃然

禮不王不禘諸候有祫無禘後世三品以上止可視諸候耳乃開元禮三品以上有時享祫享禘享之文四品五品時享六品以下春祠時享可通行於六品

而格之禘享不得行於王公而三品以上踰之皆非禮之中也

元祐諸公若程夫子每事與王荆公異議而獨議祀典則深以僖祖為不可祀淵冰涑水與韓維則深與之異至南宋孝宗升祔時復詩此禮諸儒魯論陳傳良皆主與荆公異而趙汝愚主之獨考亭則是荆公之說今本朝所用之禮則純用溫公之說矣以今觀之程朱極欲與荆公異而及其所同者反未見合乎至正也擇焉而精難以哉

獲議之興韓政至當而議論日竟無着落甚矣英

二

宗之未英也至本朝世廟欲一改其說非大勇孰能與於此然當時羅峰立論以繼統不繼嗣此通於此時合耳萬世之後豈無育之宮中如宋孝宗者乎當時詔廷臣議子稱封爵號名戶部侍郎汪應辰以當定稱皇子本生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玉母張氏為秀王夫人此萬古不易之定論也當時羅峰謂孔子射於矍相圃而黜為人後者此是過激之論耳如此則小宗繼大宗之法可廢矣愚更有甚于是親不可忘也稱伯伯母即繼嗣亦不可况繼統乎汪君之言茂加矣推尊之典不必極于帝而後

羅真人之祖一安屠人
教文成王利可惡而
元明兩代廟主無淵冰
國宗古今虛或曰有
聖皇不道漢道漢亦不
以欺漢無道漢亦不
廣西觀之誅異於非
此以不知何謂也

慄也何也天位非加贈之典也此不特繼嗣者當以

孝宗為法即繼統者亦然也當時世廟亦止為

昭聖在而邵后無為藩妾之禮固聖人之大孝而

後世必欲酌中正以為法則愚言尚可思也

嘗讀內典其所宣之偈將前所說重演一遍殊無義

意鳩磨羅什曰天竺國俗重文製地殷中國人集靈

聖其宮商體韻以八絃為義凡觀國玉必有讚德故

見佛系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其式也但改梵為秦

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譬之嚼飯與人非徒

失味覆令嘔噁耳旨哉言乎今之為銘頌者不能重

七

三

出新意祇將前文敷衍成韻何以異此

天欲成人之富貴巧為之合信非人可置力也元世

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者渡江為問不得達

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殊念胡人好鬼可以計脫

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

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有神術能前知為鄉人尊信

皆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

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為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

以為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

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胎墜曾不知所出

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顛大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說詞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也。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于是使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三品世襲。今雖去天師之號，爵秩尚仍。此以聖祖之明而不能去之。以列祖鑒其子孫荒淫而不能改之，豈非天乎？然其自誇，每謂自漢至今，然實宋時始賜先生號。宋時道家及隱逸之士，賜先生號者，衆非異也。宋理宗時始賚田宅一區，漸以顯耳。國初宋方諸儒俱與其家來往，故歷開國進國兩好更易。

四

之至，俱得安然。即二公文辭觀之，其人亦稍自愛好文雅耳，亦非真有所得者。至元吉而其罪當凌遲。憲廟宥之，戍邊于玄慶，擬流。其後幸脫復襲，以余所見主教者二世，父極淫，子極愚，誠可發千古之笑也。恬然享大位者五百年，非天作合而能如是。王韶言：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王荆公主行其說，文潞公不可。李師中佐之，奪師中官而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問田，僅得地一項。又誦舜卿而韓縝主其事，韶乃得籍以成功。內附者共十二萬人，共得州五，斬

明人撰地理人子須知
其墳墓佳理或然

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韶之功已彰明甚矣，而世猶以開邊為罪案。余謂潞公未履其地，懸處事勢，識膽不及，遂有異同。未為非也。舜卿附會要路，遂以為止得地一項，及事成說者，尚以為本近邊弓箭手地，嗟乎！好勝之弊，亦至此哉！小人善附人，其附人之心，無論所附者何人，總之犬馬所不食也。如舜卿輩，豈不為千古嘔噦耶？

五

嘉靖庚戌之變，大司馬丁汝璣以法誅。大司農李士翔被呵，誅冠服視事。法司沈良材等皆予杖，而夏太宰邦謨獨無恙。廷議時，官諭趙貞吉首出讜論，錦衣華沈鍊，佐之。邦謨目折之曰：若何小吏也！鍊曰：大吏喋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死耶？觀此則邦謨之罪，甚于汝璣矣。罰不及之，幸也。鍊天性如是，故後論列相當，以致於死，而說者尚曰：鍊恨左遷，發憤小人之腹，何所不至耶？

嘉靖二十一年，虜入晉，殺戮二十餘萬人，莫敢言者。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言之，上拊髀以為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嬉笑之，以為越職自炫，驚非所宜言也。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崇禎元年，虜入晉，亦殺戮二十餘

萬人余先四月言幸余先得罪去不然其所坐豈止
如今日耶後且惡其先事之言追恨不休莊肅應笑
我之幸我亦竊笑莊肅之晚也

楊忠愍諫馬市疏曰今之為謬說者不過曰吾外假
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今日閱邸報不覺
啞然

元人稱妓為樂府元遺山句曰醉踏扁舟浩歌起不
須紅袖步重城註曰是日招樂府不至是名亦甚雅
致

元好問飲酒詩曰離官寸亦樂里社有拙言此必當
時諺也今不聞矣今人愈下于此可見

生財之道如權酌海船本朝立法原寬至於茶鐵二
利成法頗極詳切而今皆廢聞茶則更甚茶法曰商
人請所在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照茶百
觔其時零不及引者給錢六百文給絲帖絲帖六十
觔重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所
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以行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戶私鬻者藉其圍入徵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
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為轉相販賣故退引累催
不繳為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

鹽法三不問也雖不產
此產本之地亦始於鹽而
茶四不問也與鹽法不一
生財之道如權酌海船本
朝立法原寬至於茶鐵二
利成法頗極詳切而今皆
廢聞茶則更甚茶法曰商
人請所在買茶已具數赴
官輸錢千文給引照茶百
觔其時零不及引者給錢
六百文給絲帖絲帖六十
觔重地定程以賣而犯私
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所
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以行
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戶私鬻者藉其圍入
徵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
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
為轉相販賣故退引累催
不繳為影射茶出山時不
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

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請批驗所買引而所
在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地分遠者數千里近
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于是
用尚書王恕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
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縣各將賣過引絲造冊
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買領次年合用引絲各批
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
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
合于上司繳部其法未為不備今川省番市者茶積
年不行至累數年而內地茶戶不知官茶私茶之說

久矣天下之言生財者亦罔聞知嗟乎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未三百年也嗟乎
周禮泉府之官於民之吉凶大故適空乏莫能自致
者為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其中窶且貧者又從
而貸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息國俾服役于公償所貸
而止蓋貸之財而備其力保息之道也非子母之息
至唐時尚有公廨錢即以本取息以供諸司之公用
其道雖非古而我以今諸司公用勢不能已厲取之
民尚有庫子直衙等役可以數日之中立破其家
世廟以來始嚴禁之而終不能已至以官償取之各

行戶幾於唐之宮市雖日為禁約而無如之何也不如復宋之職田以養其廉收唐之公解錢以資其用如此而復犯賊私滿貫擬辟作正犯不作雜犯收贖庶乎貪風可瘳也

管子天下奇才也立法於萬世之上而萬世之下莫之能易其論鐵者曰斷山木鼓山鐵收徒擊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近年神宗時開銀礦為天下厲不特中使虎也其立法亦不善使以此法行金銀銅鉛諸冶皆可坐享而無弊近日袁

賢師崇煥於薊鎮開鉛礦亦用此法而辦但三與十之間苟無以稽則又坐失之矣此所謂治人治法也

洪武初初鑄洪武通寶即鑄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及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蓋一其輕重則偽難作而工費所省已多矣且於民之用亦甚便後其法廢而小錢重一錢二分五釐近始議除貢錢減五釐夫五銖錢為輕重得宜而古一錢五分六毫乃今之一錢而唐武德初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重一兩千錢重六兩四兩約算易而輕重得中

以此行至今不廢而宋時所云民間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則又安取其重而當十錢自余始發之已行而為崔呈秀所廢今尚未復可歎也

漢鑄錢令曰敢以鉛鐵為它巧者黜則是純用銅也至新莽時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鉛錫則今之防也及崇禎而鉛勝於銅不知與鵝眼榆莢如何而實本朝所未嘗有也上日厲精而下日欺慢嗟乎

新莽時黃金重一兩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它銀者今之紋銀也以八兩而止直錢千黃金以五換計一兩直今銀

八十兩而直錢萬錢貴而金銀賤於此可見此漢以來大率如此非莽新創也每讀漢書稱幾百萬幾十萬以銀計之似太多以錢計之似太少質之此始渙然矣

宋初始鑄錢其文曰宋元通寶代宋者元天若啟之耶

以紀元鑄錢始於宋太宗鑄太平通寶及治化改鑄曰治化元寶蓋開元通寶世有成說而或者又曰開元通寶故通元之不同也

宋熙寧初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諸路各置監鑄

錢江西湖南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如此則合之天下亦百萬緡也近有云歲鑄百萬緡者舉世駭之嗟乎

劉晏始治鹽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歷末至六百餘萬緡然其法不過曰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監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宋元時官賣商賣其法紛然我高帝遠識獨用晏策今之鹽法足也自鈔價不足聽商人與竈戶自為交易故雖戶口十倍曩時而鹽利不能再倍私鹽盛行故也然晏尚有一策以佐其法凡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今楚苦鹽貴而黔更甚做此法以行之亦大有裨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初之法大率官自賣鹽有顆末二種皆以五觔為斗顆鹽賣價每觔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觔自四十七至八十錢有二十五等至道末賣課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錢二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則鹽利亦實倍于今矣宋時鹽價于此可槩見當時四十餘錢不以為厲近楚鹽至十餘錢而交口詬之使袁世振者恨法之不盡行然天下食貴鹽者甚多未足為深病蓋用之有限貧者所益不多富者雖多不足苦但楚人好器而是時能廷弼入土商數千金欲以阻鹽法耳其槩亦盡余所著冒言中矣

宋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餘利可增帝憮然曰地利阜矣過求將有時而闕抑不許今解池所課歲僅取萬緡而每以掾鹽不滿為苦此天耶人耶當必有詳之者

宋元祐間淮鹽與解鹽歲四百餘萬緡紹興末泰州海甯一鹽支鹽三十餘萬為錢六七百萬緡此今淮

此亦見利害之言

南之鹽也今合淮北者共增至六七十萬而說者遂以為無餘利恐壅積曷亦讀史耶然其弊在於縱私鹽私鹽不禁即再損之亦常虞壅積也

本朝榷茶之地余已著冒言中數年以來舉冒言所言者多矣但未得要領耳獨茶酒二法人無過而問之者以少所見也今復詳宋法于此蓋榷茶之法始於唐而詳于宋宋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發處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歸峽七府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輸

卷三 二

租折稅送六榷貨務鬻之置榷茶務江陵府於真海荆州漢陽無為軍凡六務在淮南則新黃舒廬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為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食用曰食茶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直輸罪園戶輒敗毀茶樹者計所產論罪後乃稍寬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務以射六務十三場給茶券隨所射與之至道末鬻茶至二百八十五萬餘貫後益稍

增至三百六十萬貫而以雍熙用兵令商人入芻塞下即今中鹽之法而高其估遂以三百六十萬貫僅易邊儲五十萬石八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文引舖商舖因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積滯雖二三年不足償邊以頤乏茶法日壞于是使入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即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榷貨務立償以緡錢而茶則罷本錢使園戶與商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劬鬻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行得給券通行為

卷三 三

左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而以商驟失利尼之不行至後始行輸茶之法而茶戶摘山者往受錢於官之困於輸錢之不時入則刑隨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官似簡易而利大損商民亦交困矣蓋其法即今鹽法之變竈戶與商自交易其弊必至此也此後始以王韶言行秦鳳茶即今巡茶御史所巡者今止存此一路而利亦薄矣他之三百六十萬竟付之莫可問而日以簞朴南畝之民嗟戎虜遠徙不常至今日乃與漢酷似漢時冒頤既強盛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尉當戶之屬

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右王將居西方、直上
郡以西、而單于直代郡雲中、隆萬間、俺答獨盛、乃封
順義王者所居直大同、永邵諸部直宣府以東、至遼、
吉囊諸部直陝西、今虎墩兔最盛、又身居雲中、而故
部仍直薊遼、所收服吉囊、仍直陝西、亦何其酷似也、
此固其地勢如此也。

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萬、漢時錢一萬、直銀八十兩、則是歲費銀
六十餘萬兩耳、蓋各邊備虜、歲有常供、出于戍兵自
備、此即今之撫虜與新兵也、光武尚以靡費中國、閉

王門關、今常供之外、九邊增年例數百萬、遼事新餉
復數百萬、撫虜動輒至百萬、而尚不思變通之術、在
遼則不為速戰之計、在九邊則不講復民運屯田之
策、在撫虜則內外交利以為壑、而又無生財之道、日
敵赤子而終不可繼、內離外瀆、其能已乎、每一念及
輒呼、高皇帝者數十。

李允則治雄州、水碓為深廣、蓋燕南之水、莫盛于雄
今久居其地、未見有所謂水碓者、蓋平川漫衍、非阻
而激之、不能為碓、今坐失其利、不獨雄、江南亦然、山
溪之間、有水碓、平流則無、古人修法以致之、不必山

此其真知存心之人
詳其陽之術也
三月之亥豈待自取
而後知乎

漢此民生大利、當講求也。

宋初、倉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闕南、熟
知北邊川源險塞之處、今誠于易河蒲口、導水東使
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
並築堵、堵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闕南諸泊悉
墮、關可播為稻田、即緣邊軍州臨塘水者、可獨留軍
為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實邊、惟順安抵西
止百里許、無水田、惟簡精銳戍之、去其冗濫、此禦邊
之計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為制置河北邊屯使、而滄
海以饒、此宋時塘礮之始、而水田之成、亦可概見、今

既不用水以為險阻、則水田宜更廣、而反不聞、近年
始有創之者、而掛一漏萬、惜乎、然宋所資之水、其制
度迴旋、于此亦略可見。

宋太祖御邊將之妙、在官不過巡簡使、而不輕易置、
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
甚寵、軍市租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
不在是、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此數者、皆御將之
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最緊在事不從中覆聽、唐
末之取敗、在每事稟承于上、以中使傳宣、氣旨而
後戰、故功百無一就、宋末亦如此、本朝以本兵覆邊

事其掣肘更甚。蓋書生不知兵，而又強執意見，爭不必爭之權，故近日邊事至不可為，乃至以宰相行邊，而中樞復欲可否之。此高陽公所以曰：臣待罪政地，今居邊，微當以可否質之。上而中樞欲反安坐而可否之，臣不能任也。卓哉言乎。

晁錯歷述中國匈奴之所長，而繼之曰：今降胡義渠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驥，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道，則以輕車材官之制，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此用降夷之萬世龜鑑矣。近年王之臣，督師于遠，收降夷，閩鳴泰本兵與之異，終為罪案，後有斬獲功，僅得不罪，而二公以瑞故，兩敗後之論之，臣者尚言收降事，且謂欲借降夷以求封拜，此殆非也。王公收降一事，有百是而無一非，其所引收降賞格者，亦以人攻之急，故引會典為言耳，恐亦非初意，希此也。人之口，繇於袁應泰經略，以收降敗，不知時固異也。即應泰之敗降夷者在瀋陽，豈真繇是乎。

李德裕初蒞屬，召甲人于安定，召人于河中，矢人于

浙西，而蜀之器械始犀利。近年徐彥事光啓言兵事，欲召四方之工，聚天下之材，而賢愚皆笑其愚。古今人何不相及至此耶。雖然，使衛公一一條列而求當，必有先今人而笑者矣。故權不在而心空，訂仰給和人事無可為也。此古今之所同也。

唐永隆初，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擊却之。念河源為西戎要衝，欲加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穀五百萬石，而邊安。是以畝田而得十石穀矣。從來屯田收廣無如此者。塞外積粟之多，亦無如此者。世乃言屯田即稱充國，充國不及百一也。豈有幸不幸耶。自是人少讀書耳。

生平於法書名畫，古鼎舊甕，頗亦耽嗜。然性不能留長物，嘗典裘約口，得之見人欲之，不能自吝。故隨手散去，終無一物。偶讀元遺山移居詩曰：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故書堆滿牀，故物貯滿箱。渾渾高寶馬，累累漢銅章。杖飾照敬恭，嚴卯訶瘴剛。雷文繞杖飾，獸面出佩瑛。私印刻玉尊，玉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非硬黃。亦有墨首帖，不辨作鴈行。雪景審思物，宣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因觀宮騎圖，以馳後提囊。谿石含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簾，

雲裾珮鏗鏡背先奏書八字環中央所有亦可謂富矣尚稱貪士耶然余書雖遭盜賊遺散尚有三萬卷此差可做元公耶

漢元康時西羌反軍興乏張敞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使人殺自贖蕭望之李彊深駭之夫駭之猶可也乃曰人情父兄囚執聞出財得生活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又曰天漢四年嘗使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充

滿山谷吏不能禁始詔遣繡衣使者與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此何其謬而敢于欺也民之趨利亦已久矣苟無法以坊之何所不至豈待贖罪之故而始欺行以求哉若為親戚欺行以求之其罪則同其心猶可原也正恐未多耳至于武帝之末盜賊橫行正以窮兵之久勢必至此豈贖罪一端遂激此禍是面護也故曰元帝征西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我以繡衣使者得其威正恃此耳若廢桑孔之術及贖罪之條而如後世之加賦南畝則土崩瓦解雖百繡衣無益也然武帝時以五十萬錢始得減

罪一等故以司馬遷身在廊廟而力不能措是以贖者不濫而所收贖又足以濟邊後之言贖者皆背此矣所以兩敗也

肉刑廢後自漢唐以來論者紛紛莫可甲乙余以惟漢成時有一詔欲以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而他從今制此最得其宜傷人枉法加以肉刑足以懲過盜則其足淫去其勢省天下多少刑罰而又可以止邪後世必有思我言者矣魏陳羣亦言淫盜者宜先施行我以四者當並舉也然傷人亦必真折手足廢耳目受賕亦必真枉法而又滿八

十貫者實直八十金方可加之無解耳古律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今律最詳于奴婢只去此款便名分倒置風俗偷下而官府亦紛紛多事矣夫君以治萬民奴婢不使之自殺而一聽于官且以不聽于官者為罪豈非拂乎考掠之法今寬於古多矣舊制繫囚不即承款加測罰日一上起自脯至漏下二鼓梁定律令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猶以為過輕請詳議今大而謀反小而強盜不即承款亦在審時加掠耳無加測罰之法也此聖政之仁民有之而不知矣然宋太宗令長使

五日一慮囚、情得者立決、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其違限準官文書稽程律論、又令非人命所繫、即量罪處、弗復鞠、本朝于此二者稍欠申明、瘼死掠死、較之法死者多矣、即不死而久繫之苦、豈止一徒、鞠掠之苦、百倍于杖、而每使無罪者例當之、豈制法之意乎、

今京師決囚、以御史錦衣監之、其事始于唐、唐決死刑、准以御史金吾、在外則州上佐、餘皆判官、准之今、在外則皆正官、且及巡方監司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終

十

此條蓋因天督揚左
獄而設崇積中官
寺、構不減、而列上
不工、夫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寬恤刑、人有古過於今者、如唐貞觀中、定制五品以上得乘車就刑、或賜死於家、今職官及宦豎、俱以籃輿而無死家之條矣、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西七里外、有輓銘上揭以榜、令家人收葬焉、今雖得瘞、而無給棺之法、苟非自識之、則甲乙莫辨矣、凡府寺州縣長官、五日一慮囚、官設漿飲、月一沐浴、咨疾病、經醫藥、重者釋桎梏、家一人入侍、今雖有囚、糧醫藥、而長官巡獄無定期、吏卒得恣為虐、漿

三

飯沐浴入侍、久不聞矣、即有之、亦各以賄為之、非上恩意也、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今雖職官有家人入侍之條、而無婦女之例矣、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行覆獄、所至閱獄囚、扭較饋餉、治不如法者、扭較鈿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今長短廣狹雖有定制、而吏卒為姦、以意增減、部寺恤行者出、亦不聞覆閱刑具之條也、官品勳階第七而上、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若廢疾侏儒懷襁者、頌繫以待斷、頌繫、即今取保之意、然皆懸可否于官、而無定制也、此皆守賊、令主所宜加意、探古酌今、以裨祖

秦陵時、大司寇馬文升言、伏觀律款言、凡強盜得財、

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以強盜挾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姦淫惟其意欲、此叛逆相去為不遠也。天順中旨下、人命至重、自今霜降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令多官審錄、庶不冤枉、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而言、非謂強盜也。乃強盜則既決不待時矣、以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而俱至秋後與眾囚會審、比於其時、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柔弱者乃坐無詞、豈有當哉。是此法行而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也。是強盜與鬪毆殺人者無以異也。惟強盜

有犯非時立決、而後擴戾知警、應辟以止辟之義、卓哉先正之時、去尋常倍蓰矣、而朝廷不甚加意庸人樂於因循、今京師尚或舉行、北方響馬盜、張居正為政、使決不待時、而其餘尚仍往轍、夫強盜在獄日久、不為鈞陽所言翻應、而又有挾詐良善及得人賂攀扯無辜、及越獄反獄等事、十年以來、甚至竟脫枷鎖而為牢頭矣、人亦何患而不為之哉。萬曆末年、有者而佞者、為留都大僚、專以庇盜為德、而無識者翕然宗之。天啓間、崔呈秀每見真盜必釋之、後人言盡以賄出、未必然也。實天下方以其人為賢、故其人好鑿

鈞字在利強盜乃應明

井修道、呈秀亦好鑿井修道、以自比於其人、而所以欲自比者、以其人之貪過於我、而以小惠人稱其惠而不言其貪、故汲汲學之耳。今呈秀敗、而其人天下未盡知之、故撫按監司郡縣、無不以放盜為上策、此盜賊縱橫日甚一日也。念我鈞陽、豈可復見。

本朝何尚書喬新、明於法律、其所論事多中、最善者如云、伏觀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例輔律、當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國初監守

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法意矣。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勘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而故禁故勘之致死、刑懲之、所以保民命也。今廢棄正律而不用、故恣難無忌、此皆格言也。惜其所以處計贓之法、欲估計鈔貫、以銀多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為得中、是八十兩而死者、今二兩而死矣、四十兩而死者、今一兩而死矣、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故余嘗于他書中駁之、所謂平民罪本輕、而故禁勘死之、如應得誦戍、止下死一等、而罪實不至此、乃以故禁勘而死、是即致平民於死也、其所重止在

故所謂故者、亦非必挾賄不得、畏威而無含仇必報、性情執拗懶散、皆故也、得於此處推原詳察、而天下之免濫死于無名者、歲十萬矣、殺數酷吏而歲活此數十萬、仁者所必為也。

北宋諸公、雖與王介父生前為敵者、毀之亦不忍盡抹殺、至南宋而幾于林杞合傳矣、勝國之初、大率如此、至世廟時、唐荆川作左編、列之於名相、斯可謂卓識、嘗聞元人張伯雨詩、有讀臨川集一首、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雕謠、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袂字書隨白驢、此非世外高人、那能於流俗中開此

六

隻眼、一袂字書隨白驢、用俞清老事、清老少嘗與黃魯直同學、後與荆公遊、魯直所云荆公晚年、門多佳士者、荆公晚年、則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于此、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書、終席或至千餘字、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道、遙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作王荆公騎驢圖、而山谷老人記之、但此不合、曰鍾山吏耳、此處那着得吏來、宋時、失主自能捕盜、官尚有賞、故子瞻劉醜斯詩略

千古一轍

曰、翁既死于寒客、亦易此貂、我祝與宛物、物色何遮、避行路為出涕、二賊竟就梟、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為精、它日婦、婉然初主醫、今失主得盜、反為吏胥所困、費更倍於賊所劫、近日官欲護盜、更加意苦失主、以使其不敢上訴、嗟乎、民何苦不為盜哉、雖然、典制亦有一疎、唐宋時、不拘欲捕何人、官出賞賚、積錢於市、蓋不獲則法不伸、而以法求之、不如以賞賚之易也、蓋官亦有公田所入、專充此費、民亦計戶出錢以備用、今止曰無礙官錢、而官錢無礙者甚少、且尚不足以供上官支取、而以正課抵之、焉得為捕盜賞格

七

耶、似寬民此賦、而毒民反甚矣、坡仙曰、海南無浴器、故嘗乾浴而已、余在河北亦然、尚於驢背帶得溫州浴器一具、兩年炎灼殺人、得此珠、傲此老、或曰、子患難倍於僮耳時、而輒為此、亦不素位之一也、余無以答、漢時、輕車者、車卒也、騎士者、騎卒也、材官者、步卒也、樓船者、水卒也、故曰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今轅門劾用之士、需次補列、較者、稱材官、此乃名之曰步卒矣、悞矣、儒者論事、不究本末、祇欲是古而非今、嘗考漢制、民

不過三日戍邊。儒者每以漢惜民。然考其時。戍卒之更有三品。其正卒有番休。迭上一月。曰卒更。卒貧願。值得錢聽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曰踐更。法天下人人各宜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不輕復。勢不能皆人人行為三日之戍行者。戍三日亦不可。便往還。因往一歲而更。諸不行輸三日錢入官給戍者。曰過更。漢法不設軍於民外。故京師之南軍取諸郡國。北軍取諸三輔。而戍邊者亦自郡國發。安所得正卒。所謂正卒者。當亦于十人應戍一月之中。僉一人以行耳。其踐更者。亦所令當戍一月者也。故聽自

八

僱其前行者。而過更則直官斂錢於民而給之矣。然十人令一人行。則卒更之錢亦必自官斂之。觀踐更月二千。則他可知。大率每三日出錢二百。是一夫所出之戍錢也。漢二百錢直銀一兩六錢。較今出丁錢孰重孰輕。亦可考矣。今總斂而不給。不如漢法之善也。

漢武功業。誠漢之第一。亦古今帝王之杰也。然兵制之壞。亦壞於其手。不特壞漢。而且壞萬世。置羽林期門屬南軍。置八校尉隸北軍。又設城門校尉十二。城門候。而募兵始此。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為之。而長

從始此。自是有養兵之費。而竭民以養兵。始此。今相仍久矣。驟更之。而人反若以為不便。武帝豈不悞萬世哉。官尊而所將兵少。此亂世不得已之政也。蘇綽號練習。而乃導周太祖。做周典。置六軍。六軍不滿五萬人。而設六都。都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是都督所統。纔八千人也。大將軍所統。纔四千人也。開府所統。纔二千人也。官尊則體大。費多而役眾。伍易虛而士易貧。豈不背哉。

九

寬狹之。鄧元錫太史謂大約三十六畝為一分。其言必有所自。然不可得而考也。或即其鄉論耶。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也。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耳。觀自唐宋來。司空屬有屯田。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官。而本朝屯軍之牛。根農器。屬于工部。屯田司。則其意自在。今官亦不知屯軍之牛。根農器。而屯田官負其名矣。

胡尚書世甯論本朝軍制。疏極剴切中要。最得肯者。如云。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一石而致一石。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跟勢要。上納

月錢銀二三錢。此為以民間三四石之費而為勢要
二三錢之需。天下若仰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
或隸梁集。或隸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故絕而必
清勾。在今充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有可
矜也。何不數年而即蒙赦宥。此皆關一代之國體。國
體。瑞肅之言。烏可不三復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一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萬軍壯隸。勇敢營衛京師。
久多逋逃。王者請治罪。編尺籍。御史練綱言。方召募
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
効。今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飢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
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索何使應募士
與此輩伍乎。詔弗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此或當時
不受安家之費可耳。或虜急已弛。而上自不負前言。
則可耳。若今遠募募卒安家多者十金。少者三金。事
未定而紛紛逃歸。天下莫問。中人數百錢買一廝養。
豈不終其身。而乃侮國家不決歲。或中途而逃。此於
法當誅。使隸尺籍。亦如寬大辟者以戍也。烏得謂之
苛乎。

本朝軍職世其官。報功甚厚。而兵制亦精。然吃緊之
處。在於襲職時。比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襲職
者。比試。年未及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聽襲
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
軍。初不中。而猶得襲。蓋恐防苛求之弊。待之恩甚寬。
再試不中。即充軍。為法甚嚴。而人不能怨。自永樂後。

新官免比試而此法壞矣。新官者，靖難時從龍者也。此可與開國比乎？免新官，最不平也。而欲獨伸法于舊官，其能乎？夫此竅會，而世職便為兵制一大蠹，論異珍而無匙，更貧於匹夫，此之謂也。

周禮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今江南無馬，亦不禁原蠶。河北山東有馬，亦不知原蠶，豈不然歟？此非聖人孰能知其微，若它人言之，則羣笑矣。

揚文襄一清清理陝西馬政，請復六苑草場地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定為大小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

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疋，足支陝西三邊之用。如此則地四項始收，馬一匹也。大約亦寬為之制耳。亦未盡其利也。遼馬所籍，山陝遼東耳。遼東十二監，正統末乃裁其十，天下事孰不壞于變法者乎？

今六部之吏稱都吏，其名亦甚古。漢詔曰：二千石遣都吏巡行，不稱者督之。當時無此位號，總以稱曹掾耳。

王荆公方田法，以六尺起步，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五等定其稅。若瘠鹵不毛，及眾所共利，若山林陂池溝

路墳墓，不方不稅。此是丈量一遍耳。初何屬於民而說者以御史臺受訴，以有田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二十七畝者，其租稅有三錢增至二貫有二百者，有二十七錢增至貫四百五十者，夫以多為少，此是承行者之弊，勢豈無百之一二，以少為多，或原係隱匿，正當改正，而後之論者遂以不務慎重守令行款，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用為民病，不知使

者有騷擾之病，有司有執聞之病，騷擾者尚可用法調劑，執聞者置天下事於一無所成，總之行法於守成之日，難於創業者萬倍也。

賈似道買公田，譬如富室之收租，未為厲民，但以小人行之，以四十緡而抑買十緡，又付之度牒，告身，此為厲耳。後之官田，即此遺也。以其重而均攤之，均攤之是矣，抑究其本否耶？故唐時尚以為王田而授之民，則民無辭矣。

浙西田，即今嘉湖蘇松之田也。租一石，是今中下田耳。宋時直錢四十緡，此時錢賤，所直銀亦尚奢也。今浙東尚有此貴田，浙西絕無也。况有直千緡者乎？當時聚天下於一隅，故田貴其宜也。今甯紹徽閩之田

貴亦以此。今之浙樂於昔矣。不可不知也。

許敬庵先生乎。遠為建昌守時。丈田事極精妥。其論量法曰。諸共圓凹突之田。皆以一直三廣為數。細折之。法簡而易操。此名言也。可為法。

戰國時。李悝盡地力之說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除山澤邑民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唐李翱平賦書。一畝之田。起于六尺之步。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

四

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邱墓鄉井之所聚。以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凡百里之州。為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十畝。宋林勳作本政書。謂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即據其見在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其言雖詳略不同。然可參酌而得也。但云方百國之里。謂古之建封準則。我終不信。古人亦有辨之者矣。

宋儒自推尊其學。每貶漢儒。以張已憾。然宋儒於陰陽之學。靡不心折。康節。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

蓋祖陸士衡之言耳。其徒又從而為之辭。不知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至後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則於陰陽之變化。亦未如董子之博。何以輒侮漢儒乎。

鮑魯齋謂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以橫生倒生者。謂得氣之偏。不知實不然也。物之處胎中。莫不自下而生。人之將生。必待轉胎。有不轉胎而直生者。即倒生矣。不特草木為然也。禽獸亦然。至其臨生。亦自直下。無橫生之理也。

五

唐時以魏周隋之後。為三恪。天寶九載。崔昌衡包獻議。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而魏周黜矣。是時李林甫當國。至林甫卒。復用魏周。而二子黜。以今觀之。二子之言。未必非也。譬如本朝。若用遵金元之後。為三恪。豈得為合禮乎。故留隋而去周魏。得乎禮之中。蓋當時魏之後。為元氏。周之後。為宇文氏。子孫在要地多年。凡立法不問可否。以其人為典。廢此大弊也。玄宗一身當之。而尚如此。况易代乎。

宋時泗州僧伽極靈響。即如朱子最聞之。亦云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則此時光景可知。而今則寂然。

矣。蓋此等事，亦有運氣不能，今古如一也。凡陰陽術數之學，至于筮算卦影，無不稱術士。獨稱葬師為巫，殆不可解。後思之，葬師為人斬草開山，仗劍語喃喃，此所謂巫歟。

宋時有太極感應篇一書，大率道家之學，等次人所善惡大小，列之以數，使人自驗所為乘除之。雖其言未必一，二皆中，然要之使人趨善避惡耳。近世袁了凡黃二十餘，從孔先生卜，始決志讀書。後於考較餼食靡不驗，遂自謂終一四川大尹而無子。後從荆山禪師聞立命之學，遂依感應篇，自力為善，得擢科第。

六

官至職方郎，賜金紫，贈尚寶少卿。子亦擢進士，其所著立命篇，述之甚詳。雲棲大師因以釋家之道，損益感應篇，余當十六七時，嘗合而梓之，名曰了妄錄。意以富貴子息等命，皆妄也。然借為善以了妄，則妄亦是真。今去此二十餘年，昨忽見一儒者深闢佛學，因力嘗了凡之說，余竊懷然自失也。因憶考亭語一條，書之于左。廖德明，字子晦，考亭高第也。少時夢謁大乾，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止此，不欲行，親朋相勉，為質之考亭。考亭曰：

待徐思之，一夕忽扣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而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今之儒者，動關二氏，非真有得于心，亦非仲尼曾為此言也。特遵宋儒之言，守而弗失耳。今觀考亭之語，與了凡所見何異。至其所論善惡，不過殺生放生二端，與吾儒異耳。其他忠

七

孝慈愛貞義，固無兩也。然儒者鈞而不綱，弋不射宿，遠庖厨以牛易羊，皆曰仁術也。何嘗以必殺為親。杜牧之論相曰：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相工來和言隋文帝當為帝，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為福耶，為禍耶。斯言也，余不敢以為然。呂后隋氏之所不足者，德耳。如其福澤，則過于昔遠矣。呂即大族，揚即公侯，然如呂之族者多矣。何以人不聞而聞呂公，八柱國之後不盡為天子，亦未有至今存者矣。隋

之後在唐備三恪。他顯者亦多矣。未殺戮殆盡也。使隋煬帝守文帝之業。則其恭勤。不為汰虐。亦未必及身而亡也。呂后相高祖。定天下。功亦不小矣。使滅如去暴。則亦長孫之流亞也。此豈相者之所能預必哉。若止以福澤論。則數世之帝。不易百世之侯。此固定理。而非收之書生所能矯也。收之又曰。斷一指而得四海。人皆不為。恐亦非人情也。

儒家之說。常病穿鑿。嘗聞道藏載解莊列季咸相壺子則曰。壺者以空虛不毀為心。淵然不測為用。宋華子病意曰。宋者火所次而然。其鑿甚矣。固不能專病

儒家也。

晁文元公。少聞方士之術。云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微。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我自三十前後。奔走邊徼。遂致胃火熾耳。時每聞鈴聲。公之所聞。其殆是乎。我但不敢以為有所得耳。近世鄙彥吉憲副。亦嘗聞天樂。余以却自天中來。何必如是。後竟以蹟終。當亦是文元等耳。馬端臨亦通儒也。其論釋道相為探竊。及互有是非。亦俱斐然。獨謂道家至杜光庭而下。專言經典科教。

然亦古者祝史巫覡為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釋氏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威。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祈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憫衆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濟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于既往。覺悟于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來。非其任也。方以空寂為賢。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豈復故供養香乳之奉。迺盛作莊嚴。至拜以希福利。不亦疎乎。此言則端臨實疎矣。佛氏之學。雖

九

以十地真如為主。然受持之福利。懺悔之開悟。其說皆備。非後人做道家科典而為者也。即如梁皇懺法。亦在杜光庭前久矣。要之此皆二氏之餘。而謂以彼學此。則直似不諳二氏書者所言。非所望于通儒。劉知幾史通。後之評儒者不一。雖語有稍拘。及貶史遷太甚。要之長勝於短。其論天文志曰。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不宜更加述叙。但當載其時。甚字氣。後薄食晦明。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數家。賢于班馬遠矣。余謂其說是也。然謂賢于班則可。賢于馬則不可。馬蓋歷叙上古。以至太初。應有此。

全書有此而後後史可省也。如班則為襲耳。其論藝
文志曰。前志已錄。後志仍書。篇目如舊。煩煩互出。凡
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所列書名。唯
取當時撰者。余以言其說亦是。而未盡。蓋書之存亡。
古今日異。唯有此編。庶幾可考。只不應以已亡之書
重入篇目。如近日焦竑藝文志。唯以敎家書目合為
之。至按其書亦無矣。則毫無益耳。至班氏人物表。以
古人載之。漢史更為不倫。知幾未暇也。其所云應增
都邑氏族方物三志。亦殊有理。自唐以後。則譜牒之
學日替矣。氏族志。後之作者亦不能為也。唐史獨紀
宰相世系。亦自無為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李義山雜纂中。設風景事。有對花點茶。我所未解。近
世曹能始不能飲。遂謂名山名花。不宜以酒污之。二
君之癖。正相當也。

程義為漢起兵。徐敬業。賈賓王為唐起兵。此段風氣
直當祖豆文廟。呼叱揖讓。救溺之大儒。乃翟義至王
元美。始得祠于名宦。賓王至胡元瑞。始得祠于鄉賢。
嗟乎。忠義觀成敗。世烏有忠義耶。公論至此。方出。孰
謂明無人哉。

今江南之酒。自以金壇王家皮酒為第一。而無錫之
蕩口次之。金壇微嫌太香。蕩口微嫌太烈。俱不可多
飲。而金壇為甚。然傾城之色。日與此歎。自致短命。高
逸之士。半稜太峻。亦難日近矣。故獨為程酒。弟昆山
而子吳江。王元美頗深此道。乃曰。獨媿為程酒。虛名
似督郵。蓋數十年前。原稍遜今日。而佳酒在名家。元
美當時所狎者。又非知味。故入官長口者。市酤不堪
耳。此不知湖州負元美。亦元美負湖州也。
奔州曰。郎中初夏。櫻桃後。無良果。惟後庭有老桑。二
結椹。頗繁。指麾兒輩。摘嘗之。初縮胸。不止。樹。華南中

諱以為儉歲之食故也。記張天錫自涼州歸，晉人或詢涼風物，天錫云：桑椹甘香，鳩負羊饗。又謝公曰：此味有王甲云：桑椹可比黃甘，恐公不信，熟時馳駿馬采供，公大以為美。云：此味佳，何黃甘之足擬。然則桑椹固嘗比肩名果，薦御王公矣。余與元美俱江南人也。江南桑椹味殊不佳，頃于河北食之，張謝之言方知不妄。因知江南當時豈無桑椹，獨西北人津津口吻，應是北種佳耳。此義未嘗見知味者。陽秋聊為拈出。

文待詔初名璧，字微明，尋以字行，更字微中。世莫有

言其故者。當以信公弟亦名璧，以手恢之惠州，束手而入于蒙古，博得為我家一語，故不屑同之耳。

王弇州作瞿文懿公傳曰：公知誥勅，而陸太保為綬騎師，與相嚴相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則索金而夜要，公笑不顧曰：公母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悍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按本朝令甲，妻應封，自元配外只封見在，則正所謂最後妻也。至天啟間，以郭筆請開三妻並封之例，不知陸何以謂最後妻不應格也。余因有感焉。今之領誥勅者無專

司，惟意所向，則格于格者，何門不可索金哉。此典制之一壞也。故事，凡間任者不得封，往有以御史間任者，予以部郎滿，將請封，問于余，余曰：此必拜疏乞復，致仕而後可。或語曰：朦朧以原任御史列，孰執之哉。果然，夫司勳且不按格矣，况領誥勅者耶。

王元美曰：迨拉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知言哉。近昭復天啟間得禍諸臣，不論其所得禍，而第問禍之淺深，不曰死有輕于鴻毛者乎。元美又曰：往往介冑多死戰而縉紳大夫僅死守，此豈以惟慳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耶。近日東事，士大夫死戰者，惟潘

宗顏一人而已。而七品死守者，贈六卿，潘僅得三品。他人皆錦衣食事，而潘止百戶，嗟乎，又何可使元美見也。

溫州王氏，固世家也。而兵使叔果者，最有名。子弟俱好文墨家，大腴，近稍衰矣。其先世名號者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有稍著者矣。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有大顯者矣。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而叔果其一也。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子，後復有顯者，今又一再傳矣。不知幾何，使家家若此，天不足以養人矣。

人臣得上賜札、當珍為世寶、以示後人、乃永嘉張文忠卒、而命于上所、賜璽書數百道、白金印記若而枚、何也、蓋文忠三罷三起、君臣之遇隆矣、然其憂畏亦甚矣、恐有以挾重為市、流謗其後者、則文貞碑仆、再見今日矣、故公之恩深矣、上待之恩、亦遂始終、人臣雖忠、不可無智、大約若此、

世廟時、乙科初除試吏部第一人、可得部司務、乙科請官府簡教、有竟推府同知、今皆無矣、待甲科者格愈破、待乙科者格愈束、嗟乎、人何以自見哉、

今甲、計偕而元旅、即者、得贈一官、今不聞矣、此似亦

四

人主所當念也、按常熟周彬嘗贈通州州同、豈後以官卑人不樂耶、然孝廉最下者、得授郡倅、何州也、

彭孔嘉先生年未得為諸生也、太守王祭上提學御史弊徵入郡序、而廉之、已又徵之、應試南都、先生終辭廩、而莫公遠叔明亦然、此感世事也、近年吾友譚友夏元春不第、辭諸生、主者不可、而給事中示詩教、摘其文、降為青衣生、元春遂棄去、而學使者竟徵之、應試、不第、即以充貢、又不第、再試于鄉、以為第一人、此可以匹矣、

王弇州嘗以有大理卿兩遇恩進階、即腰玉、不知階

與品二也、舉為口實、按吾郡凌藻泉翁、名約言者、以郡丞晉員外郎、即歸、則六進階始得稱朝列也、乃一進而輒進朝列、此較大理兩進而腰玉、不惟忘階品之異、且不知品有正從矣、乞墓表于弇州、弇州宜闕不書、乃不能改正之、而曰刑部郎進朝列、大夫凌君之墓、徒于文中曰會宮恩進金緋、然亦不時時服、略寓其意而已、文人諛墓而輕、自弇州始、而濫觴于雲杜若、新都固賈人、不足論也、

近以逆瑞時、實緣而擢者、不可勝計、在臺省又不欲驟離、熟者、乃加京卿銜、甚至如陳維新、且以二品兼

五

七品矣、人稱之曰帶帽子、及事敗之日、求去帽子、不可得、當時彈章曰、臺省以小臣操言柄、故敢于言、若加官、則與大臣接席、而不便言矣、是殆不然、祇問其所以加者耳、豈爵稍崇、遂不當言耶、則大臣又何以言也、世廟時、劉侍郎畿、不嘗以大工功加通參兼給事乎、近發奸得賞者、死不承京卿、以前言耳、然實未察也、

昔楊忠愍之論馬市曰、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天下之威重、甚不可、今捐金錢以媚虜、而忌議者之在其後、乃曰非全予之也、半與為市、

王中樞者曰其半予者必求市而後與之昔以市為
和今求市不可得所云市者聊自欺以欺上耳而其
勢又無仇讐之百一天子且毅然主戰惡和而無一
人敢曰不可夫犬羊之患何代無之士氣若此吾深
慮耳

王弼州諫建甯張府君曰餘事潤屋壯心察員下語
殊萬余萬念俱灰而此癖未忘雖一椽斗室尚欲楚
楚耶書二語以使人疑其足以潤也。可以拉訕貧者
之口矣

余嘗謂今制武官階級大略使愚易窮無論參遊而

六

上即如指揮千百戶為級六七一出身即同為都指
揮體統行事此亦太無別矣王弼州嘗極論之欲自
千百戶者始予以指揮體統行事按王新建在軍中
亦嘗自署官有以指揮體統行事者其說甚可也
嘗見屏子孫為先人述行實于所論列不敢指名乃
諱之曰某子甲十年前胡小山侍御能轟飲按醒兩
浙屬吏萬生每苦中聖一日登子陵釣臺屬吏懼杯
杓先後行侍御躊躇久之呼守祠生至命之飲踏踢
殊甚侍御怒曰唉爾祖于天子不難加膝何遂不敢
與御史酬酢乎麾之去嘗舉此事為足相配乃有自

刻平生集者已騰之天下上之天子可怨則已怨矣
諱之何為項細閱弼州四部稿亦然嗟乎豈不為古
人笑殺耶人每恨弼州不為史如此屏臆即為史亦
焉望董狐耶夫為吾明作者羞為擲筆

甚矣居高而呼其聲易遠也天啟間友人姚希孟在
詞林讀 神廟記居注中載江陵告上曰可惜祖宗
刀尖上掙來的天下被今人輕輕在筆尖上送了
而每為人道之其言實可觀也。不一年即有衡文者
以此命表題祖之姚也然其語具王弼州策中夫
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甯使驅蟲之士從容而

七

盡噴之吁可慨也世人艷江陵而不艷弼州者何也
故曰不可以不居高雖然江陵所為言者人主也其
為益也大矣弼州徒置盈丈集中飽學士之盡幾何
而可及也况又名位或不如弼州者乎嗟乎
王元美論史曰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
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為不稱又
生不及遇左氏傳故其叙春秋世家并忽而不詳好
自發其意故於刺客遊俠貨殖伎幸之倫偏抹而不
忍斥有能刪節其凡例自義黃而下迨於今為一家
言此欲改削史記而益之者李本甯嘗謂余曰太史

公自五帝至建元、不過史記三十篇、而今史蕪冗、欲自建元以至今日、仿其義例、輯成一書、無漏無失、使文章足以後先輝映而倍之可也、吾老矣、于其勉之、此欲置史記而續益之者也、即梁武通史之意、夫以文章則可續也、未可易也、易未必勝、則靡易也、欲以合大觀一義、例元美之言尚矣、雖然、吾日月易邁、方負本甯、何言元美、

蘇長公守我湖日、正得四十四年、王長公分守湖時亦適同此我湖一故事也、

王元美答李駒書、欲加私論於李于鱗、自文外為貞

若介若憲者皆可、欲令收美草一議、後竟寂然、近日北地已得諡文昭、濟南自當朝廷與諡、何言私也、

石室老人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畫、然不闡破三昧、或曰、畫竹如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余以為枝如草、其意尚在影響、節如隸、不如葉如隸也、我嘗有詩曰、八分為葉篆為枝、然恐得其形似、而未得其用筆、又曰、葉如蟹足折、釵枝篆之一語、古人曾云、其三者則余直揭破秘密藏矣、然非深得之不能言、非深得之亦不能解也、

王元美謂文偉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疑、三曰玷缺、

四曰懼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余今年三十六、止一子七歲、而辱病於前、五者備嘗之矣、於後三者未知何如、祇硜硜之守、雖遭無妄、鏃金、自謂白壁猶故、然賀知章縱心沉醜、蘇子瞻攻蜀黨、不免置於此科、余烏得獨免也、

王元美云、大抵世之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而名者、有廣引同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徂賈賈胡、以金帛而賈名、淺夫狂登至用詈罵誇訕、欲以脅士大夫而取名、嗟

可恨也、元美此言甚核、無暇遠引、即以本朝論之、如

宋文憲、楊文貞、李文正、皆以貴而名也、王濟之、楊用修、唐應德、皆以科第而名者也、如文徵明、祝希哲、皆以它技而名者也、如方希直、王稚欽、皆以先達吹噓而名者也、如李獻吉、何仲默、邊廷實、李于鱗、宗子相、皆以朋輩標榜而名者也、雖起名自有其質、而或浮或早、無不以此而成、余雖忝為文人、聞孫而我生也、晚性多愁迂、行年三十六、尚以一官屢沉屢浮、且構多口、科第自其餘事、却以國家之急、未三十而奪其業、一入石渠、旋終老、臨池盤礴、俱不遂志、先達父

行頗有寄托衣鉢之意。而性元多疎。不能唯阿求譽。其他不以文而貴者。更疾之如仇矣。平生交友。亦盡一時之彥。而好作盡言。不能抑心互諱。如徂捨擿價。通年以來。所見買名謗訕之輩。日多一日。痛口柱之。此輩自立名。雖終不果。而敗人有餘。宜乎天下亦頗知其能言。而終不以為儉歲之梁。目為當戶之蘭也。雖然。我所恨者。自恨于可大可久者。未知如何耳。不浮不早。豈無千古。

王元美云。鬱金香草也。古以降神於後世。為姜黃作。得瀟臭物。以時變或鬱金。漸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

三

十

黃特其貌之。近似耳。此元美徒見藥肆中。以薑黃抵鬱金耳。今實有鬱金。特不易多得。若書留後。疑者闕之。何可草草。

李于鱗深賞太公筆銘。王元美以為蒙恬始制筆。疑其贗作。然博物志曰。筆始于舜。則未為贗也。以意度之。戈矛甲冑。自黃帝而下。漸備之矣。何獨於筆始待蒙恬。古人竹簡漆書。改用墨。非以毛縛筆不便。恬或易其法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四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末利花。梵語云。此云素花也。然此土自有素花。盧橘。謂即合枇杷。據吳錄地理志。魏氏花木志。固自有盧橘。當以盧橘。夏熟。且橘渡淮而化為枳。不宜栽之上林耳。王元美以蜀土所產。移栽上林。固宜亦為此耳。然近日易州有橘一枝。歲結實百餘枚。無異江南也。物固有不可常理格者。徒爭較于毫端。幾不為造化小兒所笑。且漢高時。南越王獻龍眼樹。武帝于交趾。移荔枝百株。植上林。此更二千年。而閩粵之外。吳浙尚不能栽者。當時已種之矣。何獨疑於盧橘耶。

卷之二十四

一

古者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恰低憤。出入掖門。出入掖門。非朝會之時也。以近職。竟日在密地方。得衣便服耳。今內閣中舍。入直去帶。亦此意也。

荀子曰。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元美曰。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愆者也。我以為未必然。孟嘗亦何嘗篡乎。當時大臣。稍自任。如孟嘗之所為。故名法家。直坐之曰篡。非實錄也。觀曰。可謂其深文可知矣。漢儒曰。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然則中華

久有惹惹矣。何煩馬援致謗耶。總之以儒者之言。則古帝王以至漢高。俱無父者也。即有之。亦如夢寐之異徵耳。豈有無父之子哉。然實有夢感而生者。我聞其語。我見其人矣。

曾子以蒸棊不熟黜其妻。而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此非有抵牾也。以出作死耳。

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其意。內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故史皆言桀以妹喜

二

亡。竹書紀年曰。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瑛。愛之而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上。苕是琬。華是瑛。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其事似不同。我以無不同也。唐明皇先寵武妃。後寵何環。唐高宗先寵蕭王。後寵則天。沆浪人主。何所不至。寵妹喜而釀天下之禍。禍未及發而寵已衰。此常理也。裂繒事言周幽王於褒姒。世紀却言桀。

古之逸史家往往謂舜囚堯。故有囚堯城在陽城。舜為禹所逼。故陟方於蒼梧。未南巡之日。嘗囚於朝歌。故朝歌有獄臺。又曰。桀棄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

伊尹交。遂以夏亡。故國語亦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如斯言也。天下之淫殺。無有過于聖君賢相者。亦足以為凶人解嘲也。

古未正大位以後生太子者。惟商受劉劭而已。故說者以為不祥。然周成之生康。一賢足以洗二醜。今天子遠在周成之上。天祐國家。乃生元子。必能溢康駕周。垂美萬世矣。

人知周亞夫細柳軍不納。天子以為真將軍。而不知司馬穰苴之夜却齊景公也。人知漢太上皇之新豐鷄鳴識家。而不知為戚夫人思洋川亦嘗致長安也。

三

也。人知田文有鷄鳴之客。而不知燕丹之出門亦嘗為鷄鳴。而衆鷄皆鳴也。人知莊周有蟻何親。而何仇之言。而不知澹臺子羽不葬溺子亦嘗曰。蟻蟻何親。魚鼈何仇也。人知淮陰之報漂母。而不知南卓之報蔡州城南老嫗也。人知陶隱居之華陽洞。而不知東方朔之為華陽舊主也。人知崔相國之女名鶯鶯。而不知范十郎之女亦名鶯鶯也。人知樂府之碧玉。而不知司馬義之妾亦名碧玉也。人知魏文帝之夜來。而不知天寶名妓亦名夜來也。人知為平原定縱之。毛遂而不知墜井而平原君痛哭者。又一毛遂也。人

知魯秋胡而不知漢又有魯秋胡也人知寧滔妻之
迴文八百一十二字不知唐范陽盧母王氏亦作迴
文八百一十二字也人知呂氏春秋有能增減一字
者予千金而不知揚子雲稱淮南子一出入一字直
百金也

王元美考姑蘇字義謂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
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胥得名是又鄉語以胥為蘇
故誤曰姑蘇後遂為蘇州按續圖記云姑蘇臺一曰
姑徐史記正義云在吳門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
水記曰閶閫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閶

閶作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
或謂姑徐不可知而始於閶閫成于夫差豈得云因
伍胥而誤也其考訂甚詳然漂粟贖曰吳王璧羽與
戰楚不利而百姓疲敝王將卒有六甲畫見吳之分
野王訓其子齊言曰嗚乎王時因欲保厥家強國疲
民國卒越弱華余多事于楚邦惟民底疚天式示象
六甲畫見於我吳陰陽靡已罔分節候靡已罔配政
教靡已妄布農時靡已罔授信遲於或師敵者我克
尚匪仁君逞民瘁焉攸利余疾屬罔多漸爾惟保而
王之統緒無底失墜余於地下惟爾勤從茲以往爾

姑蘇我民乎嗚乎因違者余言國乃昌子孫其吉民
久而式匪後言訖屬續太史籍之藏之玉牘齊言於
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後十餘世正臣復通吳於上
國而楚人懼其事之真妄不可知然與前所紀諸家
言俱惶惚也元美其郡人而不能詳其事使用修爾
爾不知元美應作何嗚噤耶鬚吳謠為蘇胥則今胥
門是也俗謠為西不為蘇也

席帽唐宋士大夫俱戴之宋初新進士戴之釋褐即
去唐宋之進士即今舉人也故李吳果舉不第鄉人
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來席帽甚時得離身後詔御

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本朝太
祖時太學諸生俱奉使出故賜戴遮簷大帽即席帽
之遺制也然太學生皆鄉貢歲貢諸生也故景泰初
開援納之例有革車買得戴然高謂以三百兩而得
大帽也以此太學生漸不欲戴而自鄉貢起者無論
已入太學者皆戴之以自表異雲間為甚先大父嘗
見西賓鍾君中第歸戴此笑曰先生何為易此曰我
願舊耳今二三十年絕不見人戴矣按故事本為進
士所戴而今之鄉貢即古之進士則卒業太學之後
戴之既為法古又為從今何為而不然

王元美曰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稀十三人又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美談未必實也余以不然正惟封曹參等大功臣而他未及也乃周竈等三人各以一日後先封

三

六

之似若有不得已之意凡事定則人心定今以數年之戰不以一日封而陸續為之人心不勝希望希望之極遂有不勝封而報怨辱陳坐罪之疑所以急欲反也陳武輩非有大功亦豈在周竈等下乎此沙中偶語之所以必致也故我高皇論決而一日行之卓哉過於漢高矣凡論古人事當以身設處之而模擬其情形偶得一考據即恣意而疑此書生本色豈所望於元美乎元美天上當首肯予言也者老詩酒之會實為盛事所聞者若洛社耆英白居易易等後洛社耆英則富弼文彥博等至道九老則宋

新晚法端

琪李昉僧贊甯寺本朝正統間杭州有郎子貞等嘉靖間湖州峴山逸老劉應麟顧應祥等本朝兩會惟我湖其名爵皆盛然皆無相也後洛社與至道俱有兩故相至道有方外更覺為雅然以蜀寇作不及宴明年昉卒雅事之難就如此

古來堅忍人如司馬仲達亦可謂無兩乃于避曹托風痺時一日曬書暴雨不覺見起收之為婢所見婦殺之而自執燹猶為孟德所遣親信令史所窺遂幾見收可見古來名士大槩惜書勝命無怪日月重光之詩能與老嫗掩映也

二

七

元美曰史稱張歐未嘗究民按昆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棄市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以為不寬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獄也其言外之恨以其考思質公孖之獄出於鄭端簡之手耳吾嘗致恨端簡不能以去就爭幸後一去差足洗耳然恨不去之早也雖然元美好雄黃人而於端簡不敢置一辭其不滿之意如是而已平生以文章誅唐應德不遺力致思質之死以應德有力焉不爾不當鐵人也苟爾則亦不共之仇矣反於文章中叙其事而不敢指其名我以為於道缺如也

未考亭久贈徽國矣。元時改贈齊國。以大國易小國也。故元人文章中每稱齊國。而今不稱矣。杜子美曾於元時諡文貞。今亦無人知之也。豈非君天下而權不伸於後世耶。文天祥。元時曾贈官。諡忠烈。而神即不饗。乃改題其主。此固未嘗受之。又不必言矣。平生若孔方不相眷。徒有嗜古之癖。嘗破產假貸。得一二晉唐真蹟。亦隨手散去。蓋性不能如古人寶惜如命。而奔走南北。屢不戒於宵人耳。自分此生不得意。無絲毫積。然尚有一往事。時往來於懷。實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道之仲山甫古鼎。楚昭輔平江南有運籌功。議封拜自陳。願寢前命。求李煜書画上。嘉其意。遂以名筆僅百畫賜之。种放被召不至。時真宗祀汾陰。在道。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廬中看畫。水牛一軸。詔閱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人生未可量。兩事豈不得一耶。聊以自解。書畫彝鼎之估。與時上下耳。不能一也。如東坡墨蹟。宣和時官定價。每紙萬錢。今佳者亦不能三倍。即宋錢賤。亦不能五倍。無論魯直所云萬金之價不可得。即馮奉二百千。亦香然也。唐時闢立德屏。值金一萬。吳道玄值二萬。次者萬五千。今固不可得。亦不聞此。

價也。唐太宗得蘭亭。賜老僧辨才物三千段。數三千石。而蕭翼拜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寶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今固無如此物。亦未聞如此價也。宣和購蓋敦鏡。觀尊彝之屬。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今則千金止矣。歷世更多。五百年。而價不益也。豈非物無定價。時為之歟。至因所尚而上下其價。無論時代之異。即數年之間。而意向一移。高下頓殊。正以女無美惡。惟容悅已者耳。賈嵩為陶宏景撰傳。叙謂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總知記室。參軍事。尋除左衛殿中將軍。時論稱屈出遊諸名山。還都。錄振武除奉朝請。至姚思廉。梁書李延壽南史直云。為諸王侍讀。奉朝請而已。豈以將軍非雅職。為宏景諱耶。如此置杜征南。阮步兵何地。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續高僧傳護法以曇無最為首小說謂遊者見其為閻羅王所責以諍論不誠心向道送至一黑門似非好處王元美曰傳亦稱後不測所終豈亦為是耶小說所云是死後事傳所言是生前事元美此言何異說夢試舉似之當自錯喉噴面

曰身後最入地獄事見活佛伽藍記

武當不枉五嶽之列儒者所畧一旦遇真主遂稱太嶽冠於五嶽或謂久秘未洩耳然道家久以少室武嘗為嵩山之佐矣是以陪臣而驟得天位也可謂超越矣

提婆達生身謗佛佛於異類中行及修菩薩道時世世為仇吾輩每自反無以解人冤隙觀此則佛亦無如之何又何尤

佛所云枷鎖刀劍如颼然只是不動心耳提婆達好謗佛入地獄尚云不減四禪天樂此是告子不動心亦到盡頭處正非子車氏所可難說倒也凡為聖賢

須有佛力量為姦雄亦須有提婆達力量

三教聖人俱有異表如來三十二相孔子四十九表老子七十二相然老子齒有六八是四十八也如來齒相四十獨孔則稱駢齒

東昏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諫以賜王茂終納吳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以自疑叛如此則潘妃亦不愧綠珠矣何不艷稱於人也若以致東昏亡國此自是男子之過耳其羊后蕭后輩又何責焉

按古記計然一名倪又姓辛名鉞計然其他稱也元美却云名鉞不知何所據亦偶悞耶

近世李日華太僕為司李江右其監司為索西廂記蓋認以為改南西廂之李日華不知改西廂者乃嘉靖間山人也魯秋胡因婦採桑調之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翟公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為薄行而不許婚此二事何壁合也二公者皆士大夫然與黨太尉與說韓信杖者何異不讀書欲稱士大夫真為粗人笑殺

文王四乳宋范鐵百常父子明倪文僖謙俱四乳我親見壽州勇士張國棟四乳僅得一都指輝為毛丈

龍所陷竟陷於奴酋矣烏在其表

坡公句曰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何其似我也當築草堂而名之世殊道家謂三十六天無景無色鬱單天為第一如此則去我甚近我視天下已無景無色當直捫而上此耳築高臺而名之鬱單

東坡在撫州時錄事參將杜子房司戶陳睦司理戴東道各為承受勘夏香事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差張若濟重勘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坡公作詩送之歸有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後烏臺鍛鍊作終不快謂欲致夏香以死罪而三掾不敢以死罪

三

處之則殺人為無憑驗終不得決也觀原文下句自是云使以無罪殺人則中心不快此恨終身何能了故甯以此失官也即如此意亦足文致其罪何必爾爾故知利於口未有不拙於筆刀筆錚錄而破綻自賣徒見其拙耳

錢武肅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云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肅嘆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王者乎奈何因吾民為遂弗改我高皇築南京宮殿實填湖而為之工難就懿文幾以受譴然終不得久居即高皇亦自悔之欲遷關中遷汴遷

濠見於武英殿告庖神文則錢氏亦幸而弗填耳望氣者之言亦未可盡信也益足以見武肅之智耳

宋甯宗之楊后甚于唐肅宗之張良娣矣其妹以藝文供奉內庭凡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題署一日楊娃此其文勝號國夫人遠矣

祭有尸先王之制也今也主王奔州曰尸生近近生狎狎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吾從今愚曰是或一道也然常見神降而有言不于主于土木之象而于人則尸之義先王其知鬼神之情乎吾不敢以非也春秋成而獲麟以為瑞應歟則夫子弗泣也以為獲

四

麟而後作春秋歟則一年之中不可若是其幾也獲麟而春秋可以止矣何為乎而泣歟曰歸而刪詩書定禮樂筆削春秋雖以道托之萬世而其心一日未嘗忘天下也今已矣故泣也祖庭廣記謂夫子生而習有文制作定世符如此則夫子之知道在萬世而不在天下也久矣乃垂老而始思歸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元美作左逸以擬左作短長以擬國策其左逸也無一篇可以等其短長也可者幾過半也何也蓋左氏葩而奇學之者不能以它采易是再染繒也不能以

它奇僻。是道聽也。故弗及也。短長因事之情事。可以變而不窮。情不窮而文亦因之矣。然二者俱文之聖也。而其可及不可及。亦於此見矣。

元美每譏用修。張俊張浚之為兩人。孰不知之。而煩置齒。用修誠無以答。然元美亦自蹈之。于鱗之春流無恙。桃花水三月為桃花水。稍讀數行書者知之。而疊疊註釋不已。又曰。昔為遠公遁迹之岑。今為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此較桃花水更淺近。亦煩注耶。往嘗見南中一曹郎。對客言乘車入鼠穴事。鑿鑿疏注。一曹郎深恨之。恨之不必也。亦未為非也。

五

嘗記高陽公督師還。與高第為代。遇于玉田。言疊疊可記。高在中樞深害邊。至此殊氣折。及論贊畫事。公曰。兄每議我不宜用三四贊畫。我于兵機則資謀議。奏檄則資代草。綜核則資分猷。至于鹿伯順。我直資其端範。以間此心。吾輩此處。豈可一時放却。君今所用一人。或可奔走。恐於數者俱未也。兄到彼自思我言耳。蓋其時所用。乃殿試懷挾之田吉時。以田可耕。認為宗人薦之高。後以黨逆致辟者也。因閱子瞻詩曰。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杆。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繇萌。恍然有會於公言也。

文人大率自矜。但如衙官屈宋之言。稍自誇大耳。即高品脫靴呼嚴挺之兒者。亦是氣槩可尚。降之如本朝王吉士之登樹。桑博士之探脚垢。亦尚有任誕本色。若高廟時之張孟兼。孝廟時之李夢陽。實可異焉。孟兼文章亦平平耳。直為劉青田所許。便自粗豪。官纔至太僕丞。使歸其邑。令長跽上爵。坐而受之。此何為也。夢陽自江右督學。官既平平。齒亦尚壯。凡監司守令見之。皆強使其旁坐。嘗有不堪而起。此是不識丁香拖。驟得為貴家奴。所為何以。文人遂至於此。可謂極然風景。

六

秦始皇滅六國。為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復道相屬。然各自為區。雖一瓦一甍之造。亦如其式。不相雷同。如此則漢高新豐洋川。直是小狡獪。不足當萬一也。烏在其可取而代哉。較書如掃落葉。較自著書更難。蓋眼孰耳。豈特較哉。簡點亦然。元美駁用修諸公。最稱精細。然摘三百篇句。不過數百言。而我躬不閱。惶惶我後。乃兩見。摘本朝五言律一百二十四句。而風塵仍作客。寒暑曷成翁。亦兩見。余為之汗下也。晉宋之末。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

不好古來好詩多所不傳而胡曾咏史更惡於打油釘較至今在人口人世美惡何常然要自有定也

易通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夫雲生於地騰於空去人不遠去星辰甚遠乃云出於宿何耶蓋自其宿分驗之耶又不應謂之出宿每有氣貫直其間此則有之然謂之氣不可曰雲古人之言自有牽強難合者

七

梁冀斥賣家財三十餘萬萬董賢斥賣家財四十三萬萬依王莽時錢一千直銀八兩賢亦止三千二百二十四萬兩冀亦止二十七百萬兩梁孝王薨他物不計黃金已四十萬斤以漢法五銀當一金論已直三千二百萬兩矣因知府庫之賜非私家積財所可希也賢亦出之府庫故勝冀兩世積聚耳然冀亦外戚得橫賜非如近世嚴嵩等皆出賄賂也王導晉之賊也謝安勳位冠晉乃世並稱之良可浩歎王元美欲祖導乃曰始興華路之勳與廬陵雍容之業又倍蓰也即以述論廬陵再造之功豈始興導

養時賊者所可庶幾君子一言以為不智不能不為元美惜

王弼州次第賞鑒好事二家以蔡京章惇歸之好事無論蔡書原在君謀之上章書亦未易抹殺且皆聰穎絕倫此豈評隲人品之地而不得賞鑒一席耶既陸太宰完亦未肯心服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作宅種橘世之婦人未有不欲治家者衡妻獨反是人每舉十頭奴而未言衡之鄙舉哲婦人累累而不及衡妻亦一大冤抑也

八

王莽雖好改作至于錢幣帛抑豈能太遠時王莽時他銀八兩直錢一千武帝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制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環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心重差小方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隋其文龜直三百我嘗論供給南單于事取莽時為則蓋其相去近耳而元美以為是時單于賓服當不至是我未信也至引段熲議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約費五十四億以為五十四萬萬也直黃金五十四萬斤矣萬萬無此理漢武帝與王莽時其輕重已遠則段熲去莽又二百年豈能等然

百萬為億五十四億是五千四百萬去五十四萬萬
止百之一如此則黃金五千四百斤耳以漢法求之
直銀四十三萬二千兩此為寡未為多也元美偶悞
下一算耳

緡貫為千錢此章章傳記王元美欲以百錢為緡貫
太不考矣且無論它只以漢武稅錢每緡去二十使
以百錢為緡則五去其一矣豈能堪乎此最易明之
事元美反不了了何也至于郭汾陽俸豈可以常格
論而直二十四萬云不應爾耶如此言則何以二歲
之俸足以市回紇馬九千匹耶

九

沈存中筆談考樂律改鑄渾象求秦漢以前衡度升
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
一斤當今四兩三錢三分王元美謂始悟所謂黃金
方寸為一斤金一斤直錢一萬或二萬相等也飲酒
一石實可三斗而所謂蓋祿萬鍾解十萬而受萬與
奉黃金萬鎰賜金千斤者皆可類推矣愚謂得此亦
足以證漢時錢是一錢直銀一分二厘五毫也如王
莽時銀八兩直錢一千文今若以此等之則八兩者
止二兩一錢六分五厘一錢抵銀二釐餘與今京師
錢每一兩五百文者不相遠也但段頰三年用兵之

費十萬餘兩覺太省耳然漢法成卒皆自備餽糧只
費行糧耳應不至如今之困也第王楙考周禮及古
斛言六斗當為一斗六升較存中更少升九合元美
謂當以存中為據愚以存中考樂是後人積黍而驗
之楙所言古斛猶古人所為未知孰是也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六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王元美有句云。縱酒此生終得計。論文他代可為權。元美當時之名極矣。即後世豈復能過之。當為我寧寂者說法耶。元美有極感而哀之感耶。明年人家易聯時。我姑惜此。

唐宋於夷狄多賜國姓。本朝武宗於嬖倖賜國姓。獨奚廷珪以墨法之妙。在南唐時賜國姓亦一奇也。王虛中訓蒙法曰。小兒六歲入學。先教叉手。又曰。揖時須先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令人全不解。

此禮矣。又曰。揖時須出手至膝畔。揖尊位則手過膝下。今揖無不至地。而別立一拱以名淺揖。今於尊位之拱亦無不至地矣。禮日繁而敬日衰。奈何。朱晦庵教兒見潘尚書書。謂他是尊官。不可敘事。拜納拜只便敘寒暄畢。又敘晚進。小生服膺日久。今日遂獲道德之光。豈勝榮幸。就坐。吃茶了。便起。再敘。某山野小生。所無知識。徒以大人幸得出入門下。遂獲竊聞德業之隆。不勝景仰。今者大人遣詣呂正字先生席下。經錄此本。不敢僭越。恭候敬慕之深。輒干典謁。特蒙與進。下情不勝慰感之至。急於就學。即今遂行。無餘。

再詣台墀。伏乞台察。揖就坐。少頃再起。揖便有此揖。方呼湯矣。不起揖。坐無了時。湯畢便起。起更不揖。今見達官多如此。可見宋時茶湯二項。以待客。湯必於客行時方獻。與今大不同也。

王虛中謂小兒填詩時。須教他做工夫。如杜工部韓昌黎之選長篇一韻。請一篇上下平聲止。有三十韻。是三十長篇足矣。若舉此韻。此一聲中諸韻皆可以記矣。非唯作省題詩止於六韻。而易成。是雖長篇亦何難哉。可見宋人作詩已稱填矣。不特元人鐵板填詞也。記韻用此法。殊簡捷。余專心此道二十年。每以

不能置韻本為恨。後之學者當選此道也。歐陽永叔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有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為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稍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人能讀九經全文者。誰耶。其日誦千言之才。則十室之邑比比也。除孝經四書本經外。則少者不過讀二十三萬三千八百

五十七字多者不過讀四十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字何難即了而妄冀一日之榮即馳精舉業甚至擬拾高科終身不知經何義豈非大恥耶然此是三四十年來惡習見前輩不然

古今共此文藝而所用字義嘗有不同且無論深遠者如尺牘中承字古人祇作唯字用如云迺承它出之類今則以承為蒙矣古人稱與曰上覆答書曰上復今覆復皆用於答書矣此古今之殊也

劉儀曰舅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姓今有甥且稱姓不知母黨之不宜稱姓矣稱妻之

三

弟曰內弟而舅之子姑之子獨稱表兄弟矣表即外也于義為背

宋人試法一科本於隋唐及仕頗捷宋人嘗論之然列於武法與武何預此可笑也宋神宗時何去非者能文章議論六舉不第以累舉見解廷策中極論用兵利害神宗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後以蘇軾薦換文資承奉郎出為徐州學教授又薦拔館職不知其終得否也余以老書生即受朝廷物色改為老兵出處不偶有同此者然遽得館職方得副帥遭遇之隆迺實過之于知非

備論二十八篇又未知何如良可愧也

居喪婚娶人倫大失從古禁之宋亦循此法復改為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至元祐中又許諸民庶之家祖父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尊長自陳驗實婚娶蘇軾嘗極論之本朝無此弊法而邇年以來每有干之士族且然何況庶民未見一人正法一人糾舉不唯國紀頽廢亦見人心喪盡良為三嘆

揚用修本不知經迺深聞王伯安之學然其說較退之闢佛更不得要領何以攝人用修云宋呂化解格

四

致知云求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默然識之則為物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之吾誰欺欺先聖乎此無論呂氏之說于佛家不可論伯安之說又與呂氏何涉祇自露其昧耳近日馮元成時可亦不知學而好以文言學文人正不必不言學亦正不必言學以堅其藩方知元美識地出人一步矣然元美不言學而以理歸學史歸文亦無礙學自不礙文耳

舜誅四凶稱為聖政然蘇之死後世當憐之屈原曰

蘇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又曰行婞直而不豫兮絲功用而不就何是非之相背也豈禹之明德遠耶然細思之亦自有故舜曰蘇方命祀族其婞直之意自見九載績用弗成似舜之寬然當時洪水當非九年可了蘇雖功不就而精神自有獨到故雖死而化為熊已誅而子成功終以配社以享四百年之祀特其婞直難容于時耳此事關兩聖人人難置論然尚論者自當虛心奈何千古草草也

五

今塲園既寒而施功頽青雲以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勺陳錯施於萬雉扶顛之神仰立而措翔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交之歛成耳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棧飛甍闔楹洞牖此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莫計班倭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于斲漫固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資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此雖賦家形容之語然其壯麗亦可想見一郊所費不貲豈特賞賚將士耶本朝蒞殿所費幾何奢儉相去何替天壤程朱論經多刻獨于周禮可稱功臣周禮一書始皇

禁挾書隱藏百年漢武帝除挾書律迺出於山巖屋壁後入於秘省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劉歆較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功記足之時諸儒苦排以為非唯歆獨識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至林孝存以為末世責亂不簡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胡致堂胡五峯皆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所撰司馬溫公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皆直謂作於劉歆或謂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之附離者或謂多漢儒附會者考亭則曰周禮廣大精密迺周公制作之書程氏亦曰周公致治之

六

大法在其中豈非功臣乎宋儒支離膠固之習以為程朱創之觀此則風氣所釀未可盡為二公之咎特惜二公竟不及表章考亭欲合三禮亦終不就後人崇信程朱於未必合者執不敢異而於獨是者反無為之成未竟之志豈不悖乎恒言星在天為星在地成石如此則是星隕更不宜復有矣春秋言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常見之星也隕如雨泉則滿天星斗盡屬烏有矣後世之星隕如雨者亦屢書焉何以從古至今未見少一星耶即謂大人偉士之亡每有星隕之變然所謂將星

中台隱士星之類終古迺在說者謂隕乃光散非墜而無也此言大有確見

後元年始於漢文按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則不始於漢文矣雖其書不可盡信亦不可盡不信也伏羲畫卦字之祖也卦有乾坤巽艮坎離震兌之名則卦似非字矣有乾為天坤為地巽為風艮為山坎為水離為火震為雷兌為澤之語則乾坤等名亦似贅矣據乾鑿度之言三為古文天字三為古恆地字三為風三為山三為水三為火三為雷三為澤則乾坤等名又其轉注矣雖緯書不足盡信而理實然曲

而致之直而揭之一也

古稱六曆黃帝曆立元用辛卯顓帝曆立元用乙卯夏曆立元用丙寅殷曆立元用甲寅周曆立元用丁巳魯曆立元用庚子然考之皆疎謬故說者皆以為戰國人所造於是真夏曆真周曆出焉余以不必此也即以理斷之直當斷所云魯曆者周公作也且為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使周曆未善則改之可也何為私改於魯否則成王賜天子之禮樂周公受之俱不足辨矣

宋儒之腐其流真可發一笑陸秀夫講正心誠意于

海涯猶云君心一日不可不正也至於制度潤色何妨稍待清夷乃命鄧光等作曆賜名本天曆亦大異矣其說由於唐穆宗謂累世續紀必更曆紀故重造曆夫曆之改否當按其謫正穆宗之說謬矣秀夫復行益王時不大謬乎

釋道家論法界在影響依稀間與之執爭何異癡人說夢然其書自相矛盾刺棘人目與一辨質亦一快也邢澤民雲路曰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去千里天地子午相去九千萬萬里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文始傳

又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夫文始之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則子午徑宜八十一萬八千里而迺云相去九萬萬里當八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八萬二千里矣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則周迴宜九千里乃止云一千里少八千里矣又云日周圍六千里則徑止宜二千里而乃云三千里多一千里矣均之文始傳也一日日周千里又曰日周六千里何自相背也化胡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有四四面有一面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據濟苦崑崙高一萬五千里化胡崑崙九重重高

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少六萬一千里矣稻稗經言月去地四萬二千由旬一由旬四十里共百六十八萬里文始言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則月不及高於天一百一十九萬里之多耶道玄太上靈寶言天地而生然後有天地數起於三成於五盛於七極於九故天生地九萬里崑崙為地柱氣上通崑崙者地之中崑崙直東西南北各一億十餘萬里日月徑止千里周三千里洞真放品經云地有九壘第一地去天九十億萬里第九地去天五百三十億萬里洞真黃氣陽精經曰日縱廣二千四百里月縱廣一千九百里靈寶天尊云日圓千里月圓一千二百里夫既曰天去地九萬里則東西南北亦皆九萬里而崑崙四直則皆一億萬餘里何以相容又謂第一地去天九十億萬里第九地去天五百三十億萬里不太懸絕乎既曰日徑千里周三千里似矣而何以又曰日縱廣二千四百里日圓千里也既日月縱廣千九百里則圓宜二千七百里而何以日月圓一千二百里夫均此天也此日月也均之天尊所說也忽然而多忽然而少此是則彼非乃天尊言天亦有非耶天尊不知天何以為天尊

九

天竺以建巳為歲首此即中國以五月為正陽月亦稱正月之義也佛生於甲寅四月八日出家於二月八日東晉沙門法嘗至天竺摩竭提國見城邑人民以建卯八日華香供養請佛今人以十二月八日為佛出家日則知二月者廼周建丑稱二月實十二月也而却於二月初八為佛生日仍於正月初八何也

卷終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審度嘉量權衡皆出於津自精黍之法不明黃鐘之說紛然如聚訟况其所自出者乎然近代鄭世子考羊頭山秬黍以時制等則秤之百粒得二分五釐至兩倫二千四百重六錢則今之六錢為古一兩以約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為率量以三為率權以六為率故也何等簡捷故知至理在天下亘古昭然直為儒者好辯其說愈多其法愈晦耳

劉履曰詠三良者多矣如王粲陶潛皆感稱之是許其死之當矣然觀魏顆程篤已之事皆以不從亂命見稱則三良之殉未為當也或曰穆公遺命于前康公驅迫於後為三良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授命於康豈不為得其所哉腐儒不解事亦至於此此事只可論穆公之非若三良何罪之有既必死矣必違先君之命使嗣君殺我始得謂賢哉且穆公非閭人也以三良殉或忌之或別有故豈真無謂三良以故違為賢耶此與魏陳事豈可同日道乎蓋

母則慈母妻則妬妻區以別矣履未聞耶至於王粲之稱自述其感魏思之深陶潛之咏三良寄恨於狗主之無人此固非履之區區所得而知也

宋大晟樂即方士魏漢津之所造取徽宗指寸為律故考亭曰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不足以語天地之和然金太宗取汴得之改為太和樂流傳入元本朝破燕京得其樂工今太常雅樂與學宮所謂大晟樂者皆漢津之遺而徽宗之指也至其百戲隊舞亦元聲之遺樂章又近淺無爾雅之辭太祖一革胡風而此事却謂金得之宋先王之遺不復改創

而當時儒者亦憤然不知所自 世宗制禮作樂而止儀文之未略其元聲之本亦張夏諸公之過也今主上毅然此千載之會也世未嘗無其人奈之何樞軸者

邢澤民曰宋書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此言其大畧猶曆斗分四之一耳斯言誠是也蓋絲三分損益分寸而下以布之釐毫絲忽微細其數至於不可行通其管則何量絲忽哉古人治律第約管之九寸以千二百黍寔之與人聲和為黃鐘大率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如是而已即使后夔周公師曠同時制律豈

能必律尺之毫忽皆相似耶歷代尺度微有不同亦其常耳故三分損益猶曆言斗分四之一為大畧若密布曆分則斗分四之一猶有畸零多寡異數也古律言黃鐘長九寸圍分徑三分圍三徑一亦自其大率言之若布密率則圍三徑一猶有奇也古人言其概而後人發其詳正以相成而不以相害諸儒迺辯如聚訟咸詆三分損益圍三徑一為非是不知絲其大率布至毫釐總之不出於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外迺所以發明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精義也不觀之易乎孔子繫易但曰三百六十當期以自大畧言

三

見以生紛紜不決之弊蓋聲從管起苟越不至寸不至失音此非達者烏能語斯
權量之間古今迥異說者已辯之獨道里遠近亦自迥然不無致疑邢雲路曰按古今尺數里數代各不同大都前小而後乃漸大如今之市尺當古人一尺大今以五尺為一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而古未必然也假若古以二百步為一里或四尺為一步而尺又小則今之一里當古之二里餘矣如此則安得比而同之其云天去地七八萬里安知即十餘萬里幾百里差一寸安知非即千里差一寸云日徑千餘里

四

言若密布則以氣率為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朔率期為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無害為三百六十也然則古人論曆為三分損益圍三徑一庸何傷今學人一有所得而概詆古人立論之非然則孔子之論易亦非也是故拘古人大畧言之言而不推見至隱以致律曆之失所也固不可苟有所得正以發古人未發之實而迺詆古人為非是也亦不可此可謂通方之論矣雖聖人復起豈能易之儒者拘守之病好辯之癖俱可以掃故其於曆也必依密率以天體至大其運至捷積微成鉅便有不合於律也不欲拘毫芒之

曆始立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漢末劉洪乾象曆始
悟月行有遲速極差有五度餘晉姜岌造三紀曆始
悟以月食衝簡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
悟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及測景定氣祖冲之造大明
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北
齊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
盈縮入氣加減隋劉焯造星極曆始悟日非皆平行
一度二至後有盈縮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
儀始用定制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奉節元首
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

五

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三大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徐
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之差宋周琮造明天
曆始悟日月會合為朔併朔餘虛分為日法姚舜輔
造紀元曆始悟日食甚泛餘差數元至元庚辰郭守
敬王恂創造簡儀高表其所測實數凡考正七事遂
為極密然按黃帝甲子至其年庚辰止三千九百七
十七年耳而日月星辰晷度變更甚遠矣今自庚辰
至今崇禎己巳積三百四十八年何能以一定之法
推不定之天乎况元統為大明大統曆去其長用其
短乎何怪日食乖錯耶釐正之不容遲何待詞畢耶

儒者好以理論事事有實在理外者非理外有事也
論事者不盡其理耳正統十四年冬至六十一刻岳
正以為從古所無曆官敢於私改土木之變為之應
也正儒者其言從古所無宜可據信自正以後又一
二百年學者甚多苟知其為非宜即駁之乃至萬曆
間邢雲路始曰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曆大都測
景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
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
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至六十
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又疑以為異

六

而不知為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官二至盈縮
之始二至即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暮之中盈
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參差者乎以是而頒
行天下為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膏臺也夫
大都測影之事載在元史既非秘典又非癖書何以
儒者皆不察耶然猶有疑者曆官既知其差矣何以
不六十二刻而六十一刻耶此當有確考
今占術家無一準者由於曆差而三式祿命建除陰
陽皆不得不隨以差也至於祿命家不準則不必以
曆差如子半之交則前四刻三分刻之一屬前日後

四刻三分刻之一屬當日今不以子前屬後日即以子前為友後矣所差不懸絕耶

唐宋之大臣除罷皆宣制今文臣雖閣學六卿俱不得而獨除總兵官有之即亦重矣嗟乎奈之何

宋太祖置賢良方正詔曰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許詣閣門投牒自薦黃衣者猶二氏也

故我太祖於京畿鄉試許僧道俱入試而自服二氏服其入格頓與顯擢者不一開創之君求才於格外守成之君失才於格內時實為之亦人謀失耶

秦置爵以賞武功漢因之有十三等後之勳官從此始也蓋功不可以不賞而若以職事官為賞則人衆而位寡以隆位而受小任名實素矣本朝失此故事多不便唐宋職官有與本品勳階各為高下故有試守行之法今勢窮而加銜以京庶官而加京卿以郡

寮而加監司事不便莫甚於此者也故千慮一失在變之則通耳

宋時詔書尚稱仰今官府稱仰皆稱著矣二字實無分別猶之臣朕古則同而則別也

唐錄段秀實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功則近日廢張銓子錦衣指揮僉事特得南鎮撫

員功則近日廢張銓子錦衣指揮僉事特得南鎮撫

員功則近日廢張銓子錦衣指揮僉事特得南鎮撫

員功則近日廢張銓子錦衣指揮僉事特得南鎮撫

七

六朝皇帝俱稱哀
子在史及史中哀
不可改也

會書亦未為過也特他人不爾而銓獨耳故眾口

無其實而存其名聽者如報言者能無泚乎况筆之簡耶漢昭烈封魯王梁王策全學漢武封三王策然

梁魯之地未入版圖而曰奄有龜蒙世為藩輔維彼畿甸之邦能無忸怩當時君臣俱一時之雄何屑為此知其無終矣

唐玄宗於肅宗哀冊稱哀子今於父稱孤於母稱哀亦後人之分別也

凡德音必於頒到日始奉行故從來敕書詳審周密無過於唐德宗奉天改元者此出於陸贄之手其末云敕書日行五百里今失此意每候使者從容於郵傳之間及至開讀之地又作幾許遲迴始行所屬故有半年未至者而罪人以久羈致死貪吏因朦朧重徵此當國者所當知也

八

今代興之際尊崇母后汲汲不遑探之於古實未必然如英宗尊曹后為皇太后在治平二年歸政之後如此則曹后垂簾尚稱皇后也此亦似不便故禮有今勝於古者此類是也

凡冊文俱稱未更之位故唐德宗策順宗文曰皇帝

凡冊文俱稱未更之位故唐德宗策順宗文曰皇帝

凡冊文俱稱未更之位故唐德宗策順宗文曰皇帝

凡冊文俱稱未更之位故唐德宗策順宗文曰皇帝

若曰咨爾太子誦若唐立宗冊肅宗文是肅宗自立而後補作故稱太上皇而中曰命爾元子而不名嗟乎忍言哉

今諸司進表以 太祖每過求作者故著立定式而不更作間有大臣自為者止於無定格者耳然始於開元禮矣開元禮冊后文用晉穆宗冊何后文改易數字耳雖曰省事亦學太陋

自人門迭興至今而門衰極矣宋末夫今也然貴莫貴於配帝而曹后冊文曰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向后冊文曰資爾向氏孰謂門

不尚哉

唐初宮寮最重故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儀郎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瘵眊矐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處之至於左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傳讀之選可見其輕賤矣至宋時凡初改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可見本朝而一作宮寮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於古也然 祖宗朝必博選於諸寮而自 穆廟以來祇為翰林循級之資則雖

重而實輕矣至於師傅之官古人所重故有甯加大尉而不加大傅者今則總戎緹帥皆得為之雖無與於職業而使天子儲君人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漢鮑宣於哀帝時上書曰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不厭四亡也苛吏錄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夫哀帝時何時也今不幸而一一似之讀此書能無寒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崔與之辭免禮部尚書狀曰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則知追岳飛軍十二金牌皆此類也不必為兵事而後發俱以飛遞御劄耳如此謂秦檜所自發未可也家法遠方小職皆得馳驛即今遠方小官給驛故事也然大官不得特旨不得自錄驛如崔與之自四川安撫使除湖南安撫使聖旨却曰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此蓋必錄特旨之驗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曰周之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孔子空言對齊桓實事大是異想谷永匡術文章經術俱深即所言災異涉於影響然自是漢儒習風獨以阿合王氏同為小入然我以二人中亦自有優劣如匡衡阿石顯而排陳湯谷永與劉向則論救之均為小人亦尚分毀壞也

真德秀曰賈山至言純臣防微之論也其末復開宴遊一路則非陳善閑邪者矣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細按至言言願少衰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一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

所幸耳此正抑揚以諫止射獵何曾開宴遊一路哉甚矣漢儒遭宋儒而窮也如楊雄董仲舒輩以談理著既為考亭輩排擊以攘其名如山以忠諫著者又為西山輩所貶抑何不幸也嗟乎有聖人出未知孰不幸也

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此隄防之始也古人用意深遠不拘拘尺寸故得行其術自戰國後為隄者不知是矣

至近世潘季馴司空始得此意作遙隄莫謂人逐世卑也

呂祖謙曰太史公以賈誼晁錯申商孰味其陳政事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皆中隄等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余以為祖謙尚未能讀賈誼之文何以遂知孔子誼所云隄非斤則斧者祇謂當斷以行之耳其所以斷而行者不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如此豈欲誅之哉嗟乎祖謙之心德秀之心也漢儒之厄五六百年莫有

為之雪者今人方醒宋氏之釀而未有醒時也

余嘗言用錢不用銀可以減省盜賊此意似迂而實

有至理然非我之言古人之言也晁錯曰珠玉金銀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盜賊有所勦亡逃者得輕資也

錯之意宜專用谷專用谷則不可若有錢則得其中

入粟拜爵始於晁錯而漢文採用當時萬二千石為

大庶長亦不過虛爵耳今不過二千金而為最高資

矣用其法而弊未有甚於此時也故唐宋亦有贊郎

而未為病民今病民之甚全在吏監二項援納耳若

如愚議不惟選法清而吏治整十年之後使民渴求

之而後一半漢之制高其估而止授散

之此御世術也孰其察之

一時之論賤今貴古然衡量不平徒為律

智者不免又何責庸愚乎歐陽修於秋青日以

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今青於古名將

中何所愧乎嗟乎可為賤今者之鑒

漢時天子不親郊則解除解除者謝過也故蔡邕曰

雖有解除猶為疎廢今告朔且亡矣嗟乎

漢儒說經尚有膠滯何怪宋人益深高子之固乎劉

向曰周頌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夫麥列

五谷亦已久矣豈於此時始降乎周頌之意言麥之

登如天之貽耳向亦何不思也

論春秋時災異者以長狄入三國為一事夫長狄自

一種類後侵軼中華終受誅夷非魍非魎何以謂災

異若曰人妖則春秋弑父弑君蒸淫攘奪多矣又不

止此也

前某官前進士有之矣李伯起封事稱淵聖為前皇

帝千古一創可笑亦可慨也

梁任昉劾曹景宗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

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爵土職之太常可見當

時之制

宋初與契丹通每稱大遼國彼亦曰大宋故解命之

間兩相尊耳至南宋契丹已殘滅矣與中國仇矣胡

寅何所見而論遣使劄子尚稱之曰大遼可笑也

曹孟德世之杰也軍旅之際不能禁下發塚墓如郭

子儀所云者有之若特設發邱中郎將摸金較尉此

黃巢所不忍為也孟德肯為之手袁紹撤中聊以誑

誑之耳此撤出陳琳筆梁劉勰曰琳之撤壯有骨鯁

雖姦閹携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誑過其虛然抗辭

書之釁敢指操鋒得免於袁黨之戮幸矣此誑六朝

已自昭然今人不知尚指為實事可謂不思之甚矣
薛宣為漢相與元修相惡申威黨其見適宣其過宣
子况不忿賄客楊明創之宮門外中丞議以兩人皆
當辟廷尉以律不至死天子下再議孔光師丹以前
議是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議夫法以律
為準光丹小人之尤不足論矣真山自謂一代醇儒
乃反是中丞宋儒議論如此覩然高置何也
陳思求自試表曰擒權馘亮此時祇知有亮不知有
禪也輕重豈以位哉故武鄉亮而蜀漢已亡矣不待
鄧鍾區區也

五

夏侯惠薦劉劭表曰文學之士嘉其推步文章之士
愛其著論所謂推步者天文歷數之學也獨稱文學
蓋天下之至文萬古之正學莫過於此古人下筆不
草草也

唐人重科第至宋而極矣每於筆札中自稱僅成九
轉之功又曰幸忝千佛之首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真
可發雅士一笑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若子之林可優遊都城而取卿
相何必勒功崑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奇功
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嗟乎真不知天下有

忠義肝膽矣庸人鄙夫千古一轍足使英雄悶悶
唐人於君相有事致賀繁於今甚如皇帝封公主亦
藩鎮皆賀見宋文信公集若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
度至上狀賀宰相見於柳柳州集其他尚多也
王褒僮約曰貴中男子王子淵從城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翳奴使了可知男子女子是當通
稱即今人某處人某處婦也魯國男子亦是此等云
云也不若今人以男子字代豪杰也
歐陽永叔為夷陵令回丁判官書曰折身下首以事
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唱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

六

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較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
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斂手慄股以伺
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此雖文詞抑揚然當時
令體大約可見今之為令者其體恭尊矣然 世廟
時郡守尚有責縣令者上詣下驕至今始極耳
宋制明堂兩郊大臣薦門下之士授官本朝公侯伯
得保舉侯門教讀即此意也

侍中自六朝便為宰相之職唐宋大臣亦帶其銜極
為隆重然無專官其職事不明觀白居易作鄭覃可
給事中制曰有司選補不當得與侍中裁退之觀此

侍中之重可見

盧謨理劉焜表曰。特盧敗亂。晉人歸奔。混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其澹。又以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法整不可便用。現又讓之。義形於色。近日陷虜。自歸者。王在晉。必不欲納之。遂陷十萬。苟非高陽公。則後來三十萬。俱為胡鬼矣。故知其澹亦世所嘗有也。

唐初追崇四世。曰獻懿太世。便使後人真基命。造命者無所措手。故高祖太宗便為極矣。宋人便以為傳順翼宣。而本朝祖之矣。此後世鑒往制禮日詳也。夫以唐文皇手造區夏。不得同於我。文皇稱祖帝王。

固有時也

七

宋太祖名匡胤。太宗登位。即改名炅矣。以後俱單名。至孝宗。太祖六世孫也。名伯琮。始二名矣。此一異也。樂府舊事曰。漢靈帝時。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魏武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悞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一曰明明。魏聖帝。二曰太和。有聖帝。三曰魏歷。長四。曰天生蒸民。五曰為君既不易。不敢充之黃門。僅以成下國之隨樂焉。余以為此皆附會之辭也。武帝時魏尚未受禪。焉得有明明。魏皇帝曆長之說乎。如以

為文帝時。則堅不應如此長年。故曰附會之詞也。

詩人分造樂章。其來舊矣。雖曰合衆長。然複出之病亦參半也。唐時使將相為之。玄宗伐宗廟。舞歌出於郭子儀。雖未必果出其筆。亦足為英雄生色。

大明曆造於劉宋祖冲之。遠人用之。仍其名。一異也。金史曰。天會五年。司天楊紱始造大明曆。天會五年。即宋高宗建炎元年。此金曆之始也。其法不可考。名既襲遼。則法必襲之矣。至大定間。命趙知微重修大明曆。遂終唐之世。則大明之名。亦終金之世也。元初年用金大明曆。至太宗時。耶律楚材更造西征庚元。

八

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世祖始頒行萬年曆。至後迺改授時曆。夫以遼金元三代。閏位而曆名俱以大明。曆有義不甚改。而名則改者。今名不改者。三代。豈非閏位夷狄。適以啟大明之符。而授時之法。又為我朝所用。豈非先天而効其力耶。

宋時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如此。則論官不論衙門也。本朝原無此制。故無定式。近日始有加銜者。則盡依衙門。不依官矣。唐判有一條云。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

津就渡開設管絃有縣人王文身其父喪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此與晉人易服入博場事相類雖為違禮然上尚以禮責下下尚知違禮為恥至於今士人且冒為之况細民乎唐錢塘迎濟人孫戩死於濤女媚容巡江哭以爪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大府斷從縣此與曹娥事同而得不死更異然世人知有曹娥耳

大小蘇文章人品迥然不侔未可同道不必他論即同舉制科各上兩制諸公書大蘇懇懇言天下之務

九

小蘇自敘其學文之道此科之設豈崇為文哉謬矣中有曰轍何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此與近世桑梓言孟子之道傳于我亦庶幾矣當時諸公深惡而欲斥之亦有以也

今人稱無恙曰無事其事蓋矣東坡尺牘曰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有事謂卒也

東坡云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其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自是千古名語我嘗言從楊璉

論魏忠賢皆可從崔呈秀頌魏忠賢其間特立不撓及一意阿內如呈秀者俱不過數人耳故呈秀初亦嘗薦李三才而陳維新輩始論忠賢復頌之後又攻之一人而三變其說矣余又曰考選於乙丑都使考選於戊辰大半為正人之流矣故論文者當論其心術論其生平一時議論隨人正未可定其槩也從小人者必無君子從君子者不必皆君子然值其時亦有幸不幸矣但有幸值君子之時且不察而為小人之言又未幾而倉皇改口此真與維新輩千古同臭耳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八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子瞻與林子中牘曰忽見報當使高麗方喜得人又見辭免何也不知得請否此本為弟差遣遂為老兄作挽然比公之還亦不患貧矣可見此差宋時已為腹府無怪近年錢謙益編修得同官劉鴻訓苦欲讓謙益讓之至於泥首致謝然鴻訓滿蒙竟付波臣固知不貧亦不可計得也

東坡答劉元忠牘云所要白雲居三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便不欲寫近日為人供書者無復有此想矣每見市賈下賤俱有名人為字號書蓋坐不問其何人也况不下字號者乎古人慎而重即此可見

近時章疏可厭無過於末後曰臣草疏已畢又聞云云此皆牽合二事或其事已施行補牘為此借以支吾非實然也即實然人臣入告苟非緊急何難一易稿耶人無不厭之者余戲曰此亦有祖東坡尺牘每曰寫書到此豈果實耶眾為閔堂

子瞻與章子平牘云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中間出處稍異交情無增益也每念斯言為之出涕吾輩

交情幾增益者只為人於出處欲與人異耶嗟乎出處有定數矣求異之子厚與受異之子瞻俱嶺海一行自是天為之非人可強者定交有幾人忍作此事古人豚魚可采而我輩交知難格子瞻與我當共悲千古也

秦少游在處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語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後竟客死藤州可謂識國初莫肯出仕每以糧長富戶充之既而自見職以至諸生俱嚴法微之逃竄毀傷株連親戚或曰此高皇用重典之故也如解大紳所云種田謫戍為分所固然耳然宋太祖待士大夫實寬何以子瞻曰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此其故何也故知久亂之後人不以進為榮世運實然不在人主寬嚴也

蘇子瞻曰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今閣臣入直大率然而諸司報謁微逐無已此一反也

蘇子由曰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不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今之庸相亦然此亦一反也

古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歲輸絹六十尺大約尺帛值今銀三分亦是值今銀六錢也自兩税法天子於無田者不可得而使今之丁銀起於人而不起田蓋兼兩者該之今田無可加而丁銀太賤此當斟酌損益之耳蓋南方大約每丁銀一錢北方九等三則多至五六錢此其最多者直抵古之下耳

三

宋時養兵多不唯兵而併力役之如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皆養人而為之名之曰兵今國家廢此法極得矣然以漕運以之役大工以之修邊則仍三者也嗟乎今弊極矣近有收班軍之資以佐國用者又有賦軍田而廢租軍者其意皆善但行得其道則利不得其道則重弊耳

姜源春卯之事蘇老泉聖妃論辨之詳矣而揚升庵復辨之判判不休義又無出於外者非踵而襲之者乃忘而曉曉耳此恃博者必致之疎學者所當三思也

歐陽修非本論以辨佛其義誠無當然修之意欲漸

而易而未熹曰歐公此計可謂拙矣我不知其所謂不拙者何如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廬而後快于心歟我以考亭之更拙也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綰翟景蘇厲樂毅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夫蘇秦遊說之雄也而列之謀主以蘇厲之徒奉其謀而遊說而秦則合縱之謀所自出也樂毅將畧戰功以云可矣而僅列之於遊說以毅之戰功在於齊而其為燕為趙合力而圖者以口舌而非

四

自將也轉則孫臏之流何其獨書於將以其人專於將而非有謀說之事雖不與秦戰而六國之所以自強即秦之所以屈也賈子之言不苟哉嗚呼以陳平韓信之所不能兼者而毅能兼之古稱管樂良有以也

永叔作五代史宦者傳論因有張承業賢閹也恐小人因而藉口人主因而傾心故通篇極論宦者之禍此良史材也

桓寬鹽鐵雜論極左文學而右桑弘羊然曰桑大夫當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

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此其極貶之中不沒其善而獨曰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阿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桓君此論可謂合于君子矣君子所深惡者容頭過身漫無可否事堯而克事桀而桀惡不當顯名而身實居下流此小人之尤也

至尊太上漢人皆以稱其君後以嫌太上皇故不復稱太上耳

昌黎有言曰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當時相體之尊可知矣葉福清每疲于應對曰今日宰相自序班以上無不送之門而三揖以別直恁宰相亦足以見古今也

稗官家言 武宗南巡舊都止督學察院以叅贊喬公守不欲 上居大內恐久留耳然以官署待車駕當時佞倖無萋菲之者理不可解按沈越新亭聞見紀曰聚寶門有抄沒內官宅改為總督府晝夜修整後駕至在內居住已後屬工部提學聞人銓出職罰買為察院其事始釋然矣是時 上稱總督故以總

督府廉之則 上喜而又為內官房則佞倖亦喜上居之耳故事不求其詳則于理必礙也 正德庚辰正月 武宗在南京迎春是時有迎春謠云倡家却逐浮屠行猪胞拋打還携手黃冠亦共師尼遊假情相謔為配偶可發一笑又聖駕將至京先選寡婦尼姑伺候遂多嫁去內臣又選教坊倡婦千人聚於上元東內臣空宅內春夏蒸為疫癘死者幾盡兩事俱倡苦耳他皆得志也 永叔作老泉誌銘曰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溟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獨不喜學子固作職方誌銘曰二子

曰溟曰洵竟不及澹何也即澹早夭然已舉進士何得略之此子固大謬

歐宋修唐書時同時梅聖俞有唐載二十六卷孫甫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必有異同今不得見矣 宋時以磨勘改官故不求磨勘者輒不改然非職事官也雖名官而無異于勳階故人易以此為恬耳然上待下自求勘而後勘非法之平也

樊宗師官至諫議大夫祖澤官至右僕射父泳官至試大理評事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科策上第則直是世將耳晚唐學詩者推宗師為一祖韓昌黎推其

一萬二千 丹 黃參日 卷八 八 反E內

文曰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尹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頌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以至貶死近日高陽公兩值此事其人無可指摘遂誣身以賄解嗟乎殷鑒不遠奈何忽之

唐時郡縣吏皆會食一堂蓋有食本錢以權其贏此法最善今惟正衙得食於官而又出於庫吏是教庫吏以盜也嗟乎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稱其經脈藥石之藝蘇軾稱秦觀於王安石亦稱精於醫藥古人最高此故以形之

七

嘆賞然二公皆不以此名世賢者固未可盡測也

說者以王陵母邱儉諸葛誕皆晉之忠臣陳壽不宜譏詘阿世然實不然其傳評曰王陵風節格尚母邱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謬惑耶此正當晉時敢為此評後世史官所不能也何以病壽為

周終於秦而始叛周者徐王偃曰皆伯翳之後異哉豈姓當迭興天固久有定序耶

袁宏贊孔明之標格風流此四字下在此老身上微

遠高妙

古之井田人授百畝然古之六尺為步止當今之四尺古以百步為畝今則二百四十步為畝則今之一畝正古之三畝耳如此方可行故考古而不求其實何啻徑庭乎

今水旱蝗災禱以神禮也酬之以牲牢酒醴雖人情乎嘗疑失神之職神當不敢歆偶讀唐司空圖移雨神文略曰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幸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悵其施以愁疲民是神忘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

八

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患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之所以惑也其言深得我然也雖然非私言也周禮大蜡而黜其水旱之社稷殆合是歟

古稱工之聖曰公輸班王爾今蒙夫毀齒皆知班學士博聞或不知爾豈非有幸不幸乎

歐陽公金石錄婦人之書唯唐房璘妻高氏書安公美政頌一篇而已非能書者盡此也婦人書貞珉者寡耳

蘇長公曰、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善真行者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其言美矣、然公所最喜者、顏真卿、楊凝式之書、而凝式不能真書何也、蓋所謂能者在通其意、若其有工有不工、自在習耳、故善書者必當旁通篆隸、予瞻不能篆隸、何以能真行也、如以立行走、則既立必然行、既行必能走、使學真而不學行、學行而不學草、能自工乎、故立言不可幸易、

蘇軾論褚遂良曰、河南固忠臣、但有諧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

九

霍之語、非諧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理甚明、而謠本有以猶為獨便、

陸龜蒙有句曰、耕耘閒之資、嘯咏性最便、二語大有味、在閒資可以類堂、

國子學之稱久矣、獨元魏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至太和、始改中書學為國子學、中書學字面人幾不識矣、今自天子釋奠外、歲遣大學士主祭、亦中書學遺意也、

京師學徒之盛、如東漢太初間、三萬餘生、莫以過矣、

其最希寡、如北魏正光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至永熙中、復置七十二人、及遷都於洛、又止三十六人矣、

李延壽敘北魏儒述、謂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懇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嗟以悲歌、慷慨而遠、至此豈堪永歎、迺世猶徇跡、棄真重儒、賤俠亦不深思之耳、

歐陽修謂唐高宗武后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惟判祥瑞案三牘、即罷、即今諸司開印、必捏造陞授官員事也、此陋習非一日矣、

十

鄭樵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理而理自明、然細繹經文、自是今集傳所云、故者雖小必刑、過者雖大必宥、為是夾滌之言、尚說夢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九 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時諸公集中有放隊勾劇致詞等詩文此今戲劇開場之真祖也永叔集中有五方老人祝壽文此與今八仙慶壽同一格矣

宋時設醮佛會皆用三七人見於青祠齋文可考今不聞矣

宋時二氏為國祈禳其會甚夥至龍圖天章寶文等閣藏御製之所也亦開道場祈雪每到夏時各寺觀有保夏道場可謂密矣

管夷吾諡敬而後不稱諡史記亦略之夫人臣功名如夷吾可矣今諡不重敬謬也

宋人自諸儒外其大概意見尚不薄漢故以頌主每云流大漢之豈弟今無其語矣諛日甚去實愈遠

宋之待下厚然必官於朝始得贈封其先今外吏亦得之恩溥矣然嘉靖前外吏亦甚難得今則濫矣濫則不知感不知感則不勸

宋王絲字敦素會稽人也為御史提舉廣南市舶夷人大說謂之金珠御史貴之也見范文正所作墓志此事頗癖而字面頗雋

蘇長公在杭州曾建運水之法蓋運井水暗從地中流出至惠州復欲以竹管運泉水二十里入城今山中亦尚有有用之者但無此遠耳宋王象為台州判官城少井一舍之外有井焉陶出為筒導入於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人之渴此皆可法而行者

宋陳良器為衡州以稱病不自祭炎帝罷官宋時尚知事神為有司之大務也今亡矣夫

宋幕府中有隨行指使即今聽用官也故韓魏公祭歐陽公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即今以衛所官聽用者

范雎受辱於魏欲假秦以報之此念未嘗終飯忘也即說秦昭王以親魏及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雎之卑辭厚幣魏之所不從也割地以賂秦亦不能為也故先說此二說以堅昭王不然一人進曰張祿先生者范雎也自欲假秦報魏耳交未深功未見信不足而事去矣嗟乎此非後人所知也

古之人主好才而耳目廣者前有漢武帝後有唐武

后耳倪寬為卒史於廷尉廷尉張湯不知之使視北地書數年矣一旦奇其所為奏以為掾上即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何自為上久聞之乎士何幸生斯世

范曄作王丹傳曰家累千金隱居養志非深於世者不能為此言

范史雲陳仲弓碑皆出蔡中郎手于今觀之似亦無設辭而中郎自以無愧者唯郭有道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文以求人不知因人以立文者之真切也然則文之益于人夫矣以二君子尚藉此焉而况他人乎

唐之金吾衛大將軍非今之大將軍也然每自列公而拜亦恭尊矣楊燕奇間關千里感動肅宗以布衣而驟得之亦奇矣哉然此其官耳職則十五遷而始至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則今之巡撫中軍坐營也而爵則已清邊郡王矣此唐時中葉以後官制之最濫也

今之斥削似甚于唐宋貶謫然唐宋貶謫名在刑書家屬不得留長安有司驅遣安見其不甚乎本朝本立法于寬而近以漸苛矣非祖宗深意也

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所作者春秋而已自秦滅文籍至漢除挾書之律及武帝敦儒業重文章宇宙久閱之輝鬱燿煌煌故凡異才者皆思有作述小者則自成一家宗莊周孟軻荀况之例而大者便欲上祖夫子以成一經而見自春秋而來數百年之事不可無紀也且見夫子亦無他作而止以紀事為書則繼此而作其唯斯乎故相如封禪書曰願陛下因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拔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擄之無窮此大史公所以為史記自以為為五百年之

運繼春秋而出也斯志也豈特遷為然哉時使之也左氏無邱明其說昌于啖趙而鄭夾深作辨以張之所論八端亦自鑿鑿特以左氏之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矣其言可謂固而陋兒童所不屑為也

夏正之說諸儒聚訟久矣獨張敷言曰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可謂切中膏肓諸公地下

聞之亦必為之掩面嗟乎儒者坐此弊多矣豈特夏
正哉故曰小儒曰曲儒

啖助以左氏敘事雖多釋意殊少不知左氏書經自
經而傳自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
於其敘可考則其意厚自爭行非可以此責之也
公穀鄒夾四氏並傳春秋公穀初亦口傳非如左氏
筆錄然鄒氏無師夾氏有師無書故其說不傳嗟乎
豈非幸不幸哉寂寞可憐至著書極矣亦有命存焉
君子甯不悲乎甯不懼乎

公羊本齊學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

以為漢初經師者穀梁本晉學有以為名高者有以
為名傲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說者又以公羊載
樂正子之視疾則必在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尸子之
語則或出於漢夫二子之於古今尚影響之間而欲
執其口授之書以斷聖人之意與程胡諸公生千百
年之後以意為猜說鬼說夢亦復何異而攻守異途
聚訟無已何見之陋也故我著春秋論頗自負千古
隻見

見聞雜錄載正德初年兩京承弘治以來物價猪肉
斤值七八錢牛肉斤值四五錢水鷄以斤為束亦值

四五錢嗚呼豈非 孝宗至治之象哉至余幼時所
見物價今大約倍之或五之南北萬里皆然豈口繁
耶亦不當頓益即如戊申浙中大水米不過一兩戊
辰全熟而至一兩四錢殆不可解無它此龍徵耳
學校之制三代以後未有備於本朝者也升堂會食
齋舍業課法至善也今一廢盡廢矣然考聞見雜錄
應天學規壞於嘉^靖二十年後嗟乎苟能復之猶不遠
也嗚呼

三考黜陟幽明非專榮進之地宋法以磨勘轉官故
士大夫每每以不求磨勘為高本朝限以日月革
此弊故雖政府六卿考核之日亦必素服待罪近時
大臣有擢無黜每以遲迴而庶僚亦有過期者皆不
知 祖宗立法之意者也

宋時功令曰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
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
年不日到闕在任并與磨勘者此總論京朝官較之
今論品者似寬然今覃恩京朝官每不及三年則封
贈則又寬於宋矣轉官之日即與應得誥命此唯輔
臣得此殊恩今亦推廣之矣
宋時官小不至大夫不得致任此何說也本朝無問

崇卑及格及未及格而願者俱聽獎恬優老法至善
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
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
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
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唯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
為美官而至佩虎符則又為最貴矣此見劉靜修集
較之元史為詳明多矣亦一代之制不可不悉也
元官制有異據總管府總管雖夷狄不足論然時已
主中國矣足發一笑也

劉靜修丁丑五月二十八日晨起書事詩曰蒼星

六

明河三月麗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
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綠芒誰令月
有瘦飄搖及吾臆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
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
一絲翠暈揭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
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無飛揚呼友與
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
諸聞庸侯知者詳此亦可稱異夢矣
劉文靖本生於北方則中華者其故國耳律以人臣
不二君之義悞矣即華夷之辨聖人亦不為生於夷

者立論也至於有道無道論則殘宋荒濁較之元初
更甚矣然其終身不仕自是格外高節我嘗况之陶
靖節然與靖節實不倫也後世為之辭者曰渡江一
賦自其少年作耳余以文靖不欲亡宋之意全見此
文前後雖敘取宋之意而中間言宋之不易取極其
鋪張此正諷諫之義而作賦者之體耳庸人那得知
劉文靖敘學一篇既不凡遠又不迂闊初學宜於此
求之可自得師矣中間唯敘詩一段略須商量及元
後詩文宜入羅耳稍剛定之以惠來學來者之責也
今人云脚力古人云氣力氣力二字有味

八

河圖之說紛紛多矣獨劉夢吉云義理人心之所同
不必托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得之
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卓哉言乎
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宋故事民百歲男
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
古今不拘禮昧者拘之如神不坐地而蓋簾前陳先
儒有匍匐就食之疑甚至神已南面而拜或西向更
可發一笑也
鄭伯謙太守經國書根底周禮斟酌古今大有可採
其云家制國用漢初用計相之為得亦合事機其

云宣帝之始韓延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譴御史詰問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大夫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此說則非漢之御史與今之御史正等糾察內外諸事故無所不問非領則計也

西夏之事韓范原不滿於胸中然其心力亦止能如此矣仁宗決政守策文正以兩策上而其所為攻者不過曰于賊界侵入漢地中如金湯白豹渡橋三塞大為城塞以援其地漸為逼之之勢耳則今自王在

九

晉撤回漸關關外以為守而已即宋攻之之策矣李卓吾不欲以相許此公而甯許其將我則甯許其相而不許其將也

宋太子賓客謝濤臨終夢中詩曰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可稱名句惜後二語曰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漫生民未悟周孔亦在紙塵中耳李衛公德裕平生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宋人有錢某者求衛公遺文曰一品拾遺今所行者惟一品集耳公經濟之略反遺忘多矣此公邊才真可與藥敵李唐將略

進之權順宗亦曾疑不詳及柳子厚助權唐則真無識

惟兩李衛公而已

余嘗疑王叔文亦奇士也所持亦未大謬而史筆似乎不直然前輩罕有為此論者獨范文正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理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劉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絕韋臯私請欲斬劉聞其意非忠乎韋術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嘉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藥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駭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玉五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文正者可與尚論矣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進士及第進士出身謂之賜者原係特恩不限於庭對故唐宋此途極廣人亦不以為疑本朝惟洪熙監國時特賜宣聖後裔會試副榜孔諤遂為曠典夫必禮部之所取而後賜進士禮部之所選者雖對策不成章亦無不賜安在其為特典而稱賜耶

宋制凡斷獄出入而科罪者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當時有非之者然當時司法孔目尚得執法以與上官爭今盡委之胥吏而郡之節推亦自為問理而無

有爭太守之失者矣寬濫愈多官長咨行而無忌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此不特行法非人而本朝於此一

法原覺疎闊

宋時贈典隆而封典尚薄如田况為陝西宣撫副使而父紹原自有官至是以子恩始得授太子右衛率府率是也然得瓊林苑金明苑以便子養不若今必罷官而始就封

宋制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親嫌者別試太常此法良善近年為主司絀舉人致鬱鬱死者數人嗟乎此聖世所矜也

宋時蔭法有因其人所業而加之者如上官融乃廣文館所舉進士第一人也此即今之鄉試中式舉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士別試太常復中第一此蓋以親嫌故不試禮部耳實南宮中選即今之會試中式舉人也未幾丁父光祿之憂此殿試也朝庭錄光祿之後賜同學究出身蓋不得賜進士而賜學究者當時所出身不同皆自一榜而出故多至五百餘人而進士無幾也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是即其學究資格授官非復如他蔭子之授齋郎太祝之類也此法今亦似可可行如舉人應承蔭者即優與京職

如司務一官舊時舉人原可以初授得之者以與舉人之應蔭者即算一蔭其自歲貢者即諫與國學官亦算一蔭似乎主恩不致虛而人情亦甚願也

宋文憲洪武正韻序曰古者之韻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南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橫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真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斯言也非潛溪之言也鄭夾漈之言也當沈約時七音未入於中國至周武帝時龜茲入蘇祇婆從突厥入中國鄭惲從而習之著書二十餘篇蘇夔何晏牛弘等駁之尚不得行至後世始漸顯耳約之不能知

七音固其所也獨怪源知為此言而所為正韻者亦全不顧七音之旨致高帝既頒行而復疑遂于車書一統之日而其書終不行何也至謂古者之音惟取諸協故無不相通此言亦非也古人七音之法原非中國亡而外夷有者獨秦火之後自喪亡耳故古書之協音原合於七音之旨如以協而已則可以意為之并韻學亦可不設矣

范文正自來稱為名相近世李贄列之於大將蓋不足其相業也余以西夏之事終於苟耳韓范之功俱未可稱而范一意主招尤為失策更未可等諸名將

但其梗槩卓然人不得不敬且畏之者直其氣節忠懶真古人所少如睦州之恥為伏閣論廢后事也既已賤矣乃睦州謝上表復詳論其事其辭愈切至引漢武漢宣魏文唐高之事於漢則曰西漢之祚由此傾微於魏則曰有反報之歎於唐則曰後來之禍一不善此人之所難也耀州之謫謂不宜遺虜主書也幾至殺身之禍却於謝上之表亦更極言利害至謂臣前所措置於此二者並未有妨潤州饒州二表無不侃侃晏元獻其舉主也以其論皇帝不應前殿拜母后稍為寒心即遺書極論曾不少貶此段浩然

是時蓋陽若望學言其可多身而人洗機中而自其行也而謂天下者乎

之氣非有養者不能直是此公德勝功耳

宋時戍士甚驕如宣撫使所到必有特事恩澤近日遠事便復蹈此吁此豈可立國哉

宋時百姓至有為天子作感恩道場者禮犯分亦至於此則郡守必為主上放生祝壽更不足異矣本朝一洗此陋習亦一快也

北宋時即傅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究竟至今五六百年未見有此制也近日亦有言之終不能為即舟之有輪亦以激水行舟耳非能陸行也

王驥自是一奇材但時與王振不能為異蓋封疆之臣實未可責以硜硜之節也不然孰為成天下之大務者當時訓導詹英論其行師無紀律書生之見未必有當弇州良史才也乃亦信之以之衡靖遠嗟乎

威甯越既誑于直驥復株連于振且使本朝無全人而後可試觀古之稱名將者盡律以此幾人免乎亦不怨也已

世祿一途唐宋以來漸絀至我朝極矣然無如其人每不稱何近世如黃綰以任子亞太宗伯歷官詞林

雖以大禮事遇主然文章學業皆楚楚一時乃晚為臺省所攻遂于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

勤嗟乎何其自暴也

成化二十年都察院經歷李幾言邊事下錦衣獄調漢陽通判弘治元年復言兵降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得為都察院照磨贊畫大同總兵神英軍十五年遷鄆陽府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部覆得侯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以侯缺兵備僉事復兵致間任八年又上疏部覆仍放回實錄稱其製全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奔州謂其至正德八年且八十矣而氣不少衰其為壯士為人妖未可測也余嘗考其所著書雖已不傳然其所言圓

五

牌不如立楯確乎知兵者之語箭為連珠砲費輪放驢騾馱砲之類今皆用之未可易其人也東史筆者盡庸妄人其言亦安可盡信乎

王奔州以犬帥有功宜加伯爵而不宜加師保其說是也然以歸咎于嘉靖間不宜加周尚文等始非也阿魯台當永樂時曾加太師于王爵之上猶曰羈縻之也至金忠封忠勇王典兵京塞而加太保太子太保等官久以加降虜矣况將帥乎

自漢以下丞相稱本官者不數數也其所云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俱非真相也以其職為相故相之耳本

朝真稱丞相而復罷之後以閣臣調旨撰制勅遂行宰相之事近雖避其名而實舉其職亦猶古三省之為宰相耳然唐宋相已帶集賢昭文等殿學則殿閣學之稱相亦非始於本朝也然亦有為殿閣學而不得稱相者以不調旨也洪武時無論已洪熙時之權謹是已陳山復調出教內使亦其倫也有撰制勅而不稱相者如吳寬等是已如此則蹇義夏原吉于宣德時俱覈部務以師保入備顧問計議朝政即家訓旨革制勅則雖不帶閣銜而實宰相也即古帶平章軍國事而不帶三省銜者耳論次國朝大臣二公嘗

六

從相例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而所不同者主要擬而不身出與事也如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院近日孫公承宗兼掌兵部俱出而啟事入而調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寄雖重然猶判然兩署獨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嘉靖間命李公本分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璉奉勅肅清百察近日韓公爌分別逆黨則政自閣出矣然張公權掌都察院事李公因冢宰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全謂之政出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功與今蒲

州耳

內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清
自家起政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而出
閣九邊如翟公鑒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
蓋殿大學士張公英以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誥之也
近日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
薊津登軍務自邊累官至少師中極殿則出將入相
者本朝惟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銜而實
不與機務則又似高陽獨也

英宗女重慶公主下嫁鴻臚寺卿周顥子璟

七

憲宗女仁和公主下嫁尚寶司卿齊佑子世英顯佑
各選一官帶俸不任事近日 光宗公主下嫁四夷
館序班鞏燦子永固燦遂驟加至尚寶司卿而無帶
俸不辦事之說

駙馬未有加三公者其始於今之侯拱宸乎嘉靖中
崔元之加太傅也自京山侯也非都尉也

提學之設始於景泰時然 太祖已命駙馬都尉梅
殷提督山東學校則不始於此也

洪武中光祿自卿以下士人內官庖役相兼為之永
樂中命上林監官悉內官文臣兼任今則不然皆以

內官提督之何如參任之為便也

以孝子舉授官者洪武中李德成永樂中權謹皆得
光祿署丞後德成遷陝西右叅政至右布政使權謹
遷文華殿大學士昔王勣為大樂令遂為清職今之
光祿署丞豈應授贊郎乎

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即中季亦自陸令萱等一
二人而外不多見尊崇乃國朝創封夫人而永樂之
保母賢順夫人馮氏夫王忠贈左都督諡恭靖洪熙
之衛聖夫人楊氏蔣廷封追封保昌伯諡莊靖此作
法於涼矣又何怪天啟之奉聖夫人客氏子官俱累

八

都督也當 熹廟大漸時矯旨欲得茅土為霍維華
所阻僅得兩錦衣指揮使使當時有以保昌例告之
者不得而阻矣

都察院之權不知近代何故漸失如刑獄正德中有
都察院不經刑部者已嘗志之矣又舉一事言之如
正德四年戶部郎中劉鐸以上書罰運遼東米千石
又賄補汜爛草米舉家囚繫本身杖比百日不能償
上疏哀懇乞充齋膳徒夫或炒鐵煎鹽下都察院查
釋前罪降級外任送吏部尚書張綵言其才守改降
監察御史如在今日此事不下法司則下部院未有

關重運案維華所以
律法網或據此多為
出既錄其子

都察院專之者矣。一絲部院即以部為主，此其權大異昔日。非祖宗設都察院之本意也。

余嘗論漢錢重以八文，准銀一錢，不特新莽時為然。試以遷史考之，其言更有據。如貨殖傳云：封者食租，稅率戶三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夫，二十萬亦所值不過二千五百兩耳。漢時中二千石，便實得米二千石，則千戶列侯得二千五百兩，庶可相比。如錢更賤，則所值幾何？若曰是緡數，則又無戶出二百緡之理。證此更無疑矣。

九

荆川稗編原名雜編，其自為序可考。後先王父鹿門先生搜其遺編，止得十之七耳。世父康伯公刻之名曰稗編。先王父之序亦曰後更名稗編而已。是出荆川否亦不明言。然按稗官之義，本於劉歆，其曰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則今野史正具倫類，如太平廣記亦尚近之。若荆川稗編所載，或出正史，或以翼經與野史絕不相類。

歆所云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則此書當名為雜編，不當名為稗編也。歆所稱出於何官，亦臆言之。然皆有理。獨謂道出於史，墨出於清廟，稍似拘耳。房中之說久矣，雖黃帝素女之言不可徵，然劉歆較書列於醫之後，神仙之先，則其說亦非後世人所能創也。歆曰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此樂即哀樂之樂，非禮樂之樂。其言甚微，通此意而拘儒疑文王御妃一夕九女之為荒淫，可以破矣。

十

服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 終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緯書極盛於漢衰於六季至於今幾亡矣所餘者春秋元命苞等數種耳當時崇奉之幾加於經則誠過矣然謂之曰緯則其義原次於經雖穿鑿附會者不少然去古不遠傳古之學尚不泯如河圖洛書蓍策等皆緯之所載也今崇信之則其間可信而泯泯者亦多矣此亦古來第一可嘆事

晦庵嘗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自當自祀其老

卷三十二

一

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不當使道家頂之陳後山亦言漢兩劉較中秘書為七略其敘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之靈百神又皆出諸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咒法錄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此二說皆有理余以釋老二氏之學必不能廢道家之祀天使鬼亦任其為之而獨國家祀典自兩郊下至百神自當領之禮官別擇儒者為之何至使神樂觀樂舞生端之因以累資至大官而儒者竟不知祀典僥首問之蓋唐宋尚有三禮出身猶存其意而今則藐

然矣此未可謂非高帝千慮之一失也何怪世廟方興禮樂而即流於齋醮乎

虞書禋於六宗其說最不同或謂天地四方或謂天皇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皆臆說也至卦之六子則更謬矣考亭取孔叢子王肅之說以為寒暑日月水旱然揆之於理亦大謬惟本朝王廉謂舜攝位告祭類於上帝及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

卷三十二

二

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言實為至當不易可以翼經且可以破合郊者謂舉上帝可以包地之說此言雖出於晉虞喜然喜謂地有五宗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反支難耳

天啟甲子七月五星聚張在晨故不見此余所目覩者按湘山野錄曰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

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
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俟之
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嗟乎君
好矯誣而臣又佞諛未有如此之甚者也星近太陽
自然不見甘氏所云正以見為變耳序久知其不見
矣故作兩次言之而又致疑焉以真宗好為天書矯
誣之事也舉朝之臣豈盡愚至是哉蓋貪大赦恩澤
耳

唐荆川順之出視江南北師此時一職方郎然與南
兵部者止平行用咨見其續集中此亦行移中一故

實也

胡襄懋宗憲於江南建非常之功而卒以讒死今士
大夫以及田畯紅女皆能誦其功然其闔閭弛張之
微莫能言者即間有傳其遺事高者其制判擒逆妙
計雄略下者其蹶跪不羈豪酒縱氣至於精神之微
必先鹿門先生知之深惜當時不及為作一傳使千
古之下不能想見其概宋平涵少師國禎嘗以屬余
畢先人之志然見唐凝庵太常崔微輔世編中已有
一傳功次已得大半但未詳其運用耳然精神之微
縱余操觚亦未能以意摹後讀唐荆川先生順之與

即動中志也

公書曰人之相與情昵則衰而貌嚴則隔僕與公杯
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
以寄其跌蕩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舉雜物以為
懽而卒儼然以相別又曰公向言一面笑一面哭纔
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即此數語可見
公一斑惜乎余八歲即不及事先王父以盡聞其榮
耳

著書固不論人然亦有大奇者如太樂立機宋教坊
色長張侯所著其語頗精微近日南寺藏史乃內豎
劉若愚著於貫城中其論內署典故宮殿制度名額

皆異日可備正史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古人之娶必有姪娣故稱繼室繼室不比夫人今再
娶謂之繼室而妾者其家者反不稱繼室皆非也
司馬遷敘謚法歸之周公然周公所身事者成王也
王之崩去公薨未幾而議謚曰成成者謚法所不載
也是足信乎
舜巡四岳首同律度量衡孔子論治曰謹權量今之
為論者曰物從其宜價因其值何屑屑於此其言亦
自可聽然近見兩事一則遼東之斗以十八升率能
廷彌為經略欲以求軍之譽命所司照市斗散夫以

漕斗徵之以市斗散之其可行乎上下室礙軍因以
蠶幾成大釁相頌於朝一則遠東米豆派于畿內畿
內斗有十六升有十三四升者蓋向徵折色而無本
色故民絕不知漕斗有司墨者以市斛徵之糴之以
漕斛解如是者不啻十九民大受弊故知先王先聖
之意遠也

司馬遷以太史而腐然當是時太初歷成詔謁者淳
于陵渠復履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
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之不知陵渠亦自太史
腐也腐而習曆耶我 太祖精於天象故設內臺

五

至今用中人掌之皆切習其業今所占尚詳於外其
所云合璧連珠者謂以曆法推至曆元則然以此見
其密而是年亦在甲寅故以甲寅為太初此說為長
有謂太初元年合璧連珠者妄也無論推算不合果
爾亦人盡暗之何待陵渠復算耶

太初曆既成二十七年太史令張壽王爭之詔使主
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問不服迺與雜候三年言皆疎
闊劫大不敬有詔勿劫復候之又如再前劫死更赦
勿劫誹謗益甚竟以下獄蓋經三十六歲而太初曆
是非始定壽王之術不如鄧平等明矣然其曰安得

五家曆此至言也古聖之曆必不疎闊如所傳顛項
等曆至曰魯曆則周公身相周而自判之更妄矣壽
王之言不可廢也

唐人作詩即有平格半格見于元白長慶集其一依
平仄為異見于沈括筆談至宋人作詞則即用填法
矣填法者因其平仄不可移易其有移易者亦必譜
之所可移易者也尋其長短不可更動其可更動者
必其自譜之所可更動者也即沈括所云隋唐以降
鄭詳諸儒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里耳高下
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風微矣獨太樂署所掌十

六

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教易
但撰詞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
夫有作亦必尋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
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于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
萬章之于闕睢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迤曲折不必
畫同也由此觀之則當時填詞應有全譜不若今所
傳之譜因所有而敘次之半闕不備亦不能名其同
何律何調也宋初如此則唐宋五代為詞者亦必如
此矣但宋人亦頗制詞而自名之亦得之全譜故知
音者得變而為之即括所云逗迤曲折不必畫同也

當時王荆公亦曰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為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寫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橫渠亦曰古樂決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烏能與此皆此意也然當時能自為者亦寡矣今不知其原而徒向字句填之誠無義味然按曲譜尚分律調而據其義則亦曰首尾二句用此調之音耳如此所謂詞者亦如此耳字句長短平仄之說何以必須譜也無論三百篇之聲歌不傳於今即今樂之詞曲亦無有知其源者此吾輩之大恥也

近日徐宗伯光啟治曆引 高皇用回回曆故事蓋

實不始於 高皇也唐志九執曆者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此其肇也

人知楚有洞庭湖吳有洞庭山不知溫縣尚有洞庭水蓋出於縣之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如此則吳楚晉皆有洞庭矣洞庭水見桑欽水經

神有平水王者姓周氏名凱字公生晉人宋真宗澶州之役高瓊奉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髻髻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如此則某公之功當歸神矣何怪乎異日真宗崇奉天書哉即

其崇奉天書亦必為人所惑因前微而酷信之未必以神道設教如史所紀欽若之計也雖然吾又疑之賜王文正珠而成天書則誣也非惑也我且疑平水王之說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也

元儒淵穎先生吳萊者謂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欲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此說亦賦家前次所未有也

名山經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足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

虎齒者雖誦說難徵而余以為理之必然也夫神陰也人與獸俱陽也陰以配陽則凡陽者皆可肖何必盡肖人乎且人之初有牛首蛇身者矣况於神乎

國朝律令有不居公署之禁每疑之豈有行之者耶按宋潛溪書白衛州事謂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則勝國以為固然也故考事不可不周自譜局廢而譜學不明矣此唐末即然然勝國之初諸儒尚以譜譜學為長至于今而杳然絕矣然其不得不絕也亦勢也蓋日愈遠言愈荒而不足信屢言之如嚼蠟強人以無味人不能垂涎也宋文憲深于

講者也其為張氏譜序者四兩則曰少昊五揮為弓
正賜姓為張兩則曰張以字為氏出于晉之公族有
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少昊之說
非也一人而其言矛盾若此豈非以世遠學荒乎故
曰勢也

元制問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
義弗悖於理者始聽此法最善今為句讀師者率不
能句讀有朝為賤工暮為人師亦有髮且未燥尚不
堪為弟子者其悞人蒙養不淺矣此法當採而行之
蓋故宋遺老之深心非胡人之所能為也

九

元詹士龍為高郵興化修築捍海堰三百里初發地
獲范希文石記曰過詹再修希文未聞其術數也何
以有此豈賢者固不可測耶抑古有是說附合之也
亦古有是說亦猶是耶

宋景濂題北山先生尺牘後曰右北山何公與其弟
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
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
再拜稱尊兄可見矣余曰近日師道廢師之與弟子
不唯再拜而且頓首矣兄不止而且丈矣丈者古人
何以稱前輩而不以稱屬行今以稱弟子可乎

元人王毅先生者巨儒縉雲伯胡琛之師也常舉義
兵而不終縉雲為復仇初西鄰有王氏子事身奉神
甚謹嘗斲木為拜具其當額處成室王母有姪夢王
來而誕在赤子時共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
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
之視痲疾大作身熱如火焮榻畔懸繩代梳無風繩
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陷大海茫無津涯風入
手足間痛若刀割姑衣有縹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
不可近熱弗然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
不知其為己矣熱退乃復還此事甚異然余亦有奇
生而病甚一月內食黃連膏五觔下五色痰無算方
蘇未百日先姊嫁錢者剪紙肖古賢聖帖于帷使識
之再訊而目注之百不失一至客座見客呼盧必欲
為之一擲得堂印凡百日以後事至今歷歷能記然
今求似王先生且不可得所謂劫時了了者非耶何
以古人又不然也亦其宿生事歷歷故劫時神猶清
耶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二 終

